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汉藏语同源研究

吴安其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汉藏语同源研究

吴 安 其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苏幸
封面设计：王英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藏语同源研究/吴安其著.—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2
ISBN 7—81056-611-3

Ⅰ.汉… Ⅱ.吴… Ⅲ.藏汉-同源词-对比研究-汉语 Ⅳ.H2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2421 号

汉藏语同源研究

出版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　68932751　传真：68932447
印刷者	北京华正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21 $\frac{1}{4}$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56-611-3/H.66
印　数	801-2800 册
定　价	42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

吴安其先生所著《汉藏语同源研究》一书，与影响很大的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白保罗著《汉藏语言概论》比较，有自己的特点。马著主要是描写，语料限於中国境内。白著主要是比较和构拟，材料陈旧。吴著有描写，也有比较、构拟，语料较新、较广，除了主要论述汉语、苗瑶语、侗台语、藏缅语外，还涉及了南亚语和南岛语。

书稿用一章的篇幅引用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新成果，论述了操汉藏语的族群的起源、迁徙、分布和文化沉积，使语言研究在文字记载，和民间传说之外，增加了一条新的路子。

书稿把汉语、苗瑶语、侗台语、藏缅语的构拟都上溯到了较早的时代。构拟古音在收罗、筛选语料，吸收前人成果、解释错综语音现象方面难度都比较大，作者不回避这些，都作了大胆的评论和假设。

书稿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如：说汉藏语的人是末次冰期（一万多年前）从南方迁到黄河中下游的。-ʔ 尾是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古代语言的区域特征。-ʔ 尾与-p、-t、-k 尾不同，前者构成舒声韵，后者构成促声韵。上古汉语有许多由单辅音充当的前缀和后缀，它们有构词或构形功能，但不单独成音节。汉语、侗台语、苗瑶语的上声（B 调）是由上古的-ʔ 尾转化来的，苗瑶语的去声（C 调）形成于开尾音节和鼻尾音节。苗瑶语的鼻冠音是从声母中塞音后的-r-或-l-转化来的。藏缅语的许多前置辅音在古代是带元音节。苗瑶语和孟高棉语有一些词来源相同。汉语、苗瑶语的长短音区别是后起的等。这些新观点，有的很有说服力，有的虽不一定能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但对开展讨论是有促进作用的。

这部分稿不仅论述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语言源流，也论述了有关民族的族源和接触关系，这对探讨这一地域的稳定和发展有参考价值，因此我乐意推荐它出版。

陈其光

2001 年 10 月 9 日

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

在语言系属分类上,汉藏语系曾被认为是人类最古老和最庞大的语言群体之一,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及来自国际学界的质疑,这个语系是否存在的科学依据正在受到动摇,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和难点问题,传统的理论方法对此显然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吴安其先生的这部新著试图从较新的角度研究汉藏语的分类问题。虽然本书的结论同意我国传统的汉藏语分类意见,但是在方法和运用语料方面与传统的研究有较大的不同。

首先利用了比较丰富如可靠的考古学资料论证了原始汉藏语群体的分布和源流关系,使汉藏语群体的人类学渊源向上大大地推进了一个时期。这样的结论显然只靠语言学的材料和方法不能得到证实。

其次在比较研究所依赖的语料方面引用的更为丰富,不仅包括国内的有关语言,还涉及国外周边地区的南亚语和南岛语的材料。不仅视野更加开阔,还有利于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和接轨。

第三是着重语言中核心词的比较。核心词是语言中比较稳定和具有人类语言普遍性的结构部分,它们的构成情况和源流关系对于说明语言的系属情况比一般词汇更加重要。但是现行的核心词与原始语言相比可能已经面目全非,因此比较和考证的难度是很大的。本书几乎对公认的人类语言 100 个核心词在汉藏诸语中做了逐一的考察,运用非常微观和广征博引的方法证明了诸语言核心词的发生学或借贷关系,对确属同源的词敢于坚持,对互相借贷的词也不回避,这种方法和态度是科学的。

第四是对相当数量的词汇形式和原始形态做了比较严谨的构拟,构拟需要系列的或系统的语料支持,这不同于单个词或形态的对比,因此没有足够准确的材料和严格的方法是难以实现的,但是构拟一旦成立,对于语言的同源关系将具有难以推翻的说服力。

当然我认为汉藏语的系属分类问题还将继续开展下去,新的突破很大程度将依赖于语料的进一步发掘和理论方法的更新(例如基于计算机语料库语言学)。尽管如此,安其先生的这部著作至少向人们展示了这个问题研究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所运用的理论方法及得到的结论对关心这个问题的学者是极富启发性的。我相信本书的面世将会受到学界的瞩目,从更重要的意义上说,本书对于完善和发展形成于印欧语言历史比较法,用于解释亚洲语言的发生和演变问题,是极富建设性意义的。

黄　行

2001 年 10 月 19 日

目　录

第一章　方言和谱系树 …………………………………………………… (1)
一 方言的形成 ……………………………………………………………… (1)
1.社团方言的形成和交替 …………………………………………………… (1)
2.方言的底层 ……………………………………………………………… (2)
3.语言接触的影响 ………………………………………………………… (4)
二 方言的演变和创新 ……………………………………………………… (9)
1.方言的演变 ……………………………………………………………… (9)
2.方言的创新和方言的划分 ………………………………………………… (12)
三 谱系树 ………………………………………………………………… (19)
1.谱系树 …………………………………………………………………… (19)
2.方言的格局 ……………………………………………………………… (21)
第二章　汉藏文化的历史背景 ……………………………………………… (24)
一 蒙古人种的形成和南北不同的文化 …………………………………… (24)
二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末次冰期后的早期文化 ………………………… (27)
1.黄河流域的早期文化 …………………………………………………… (27)
2.长江流域的早期文化 …………………………………………………… (29)
3.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早期文化与华南文化的关系 ……………………… (30)
三 黄河流域新石器中期的文明 …………………………………………… (33)
1.仰韶文化 ………………………………………………………………… (33)
2.马家窑文化 ……………………………………………………………… (35)
3.大汶口文化 ……………………………………………………………… (35)
四 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中期的文化 …………………………………… (36)
1.屈家岭文化 ……………………………………………………………… (36)
2.薛家岗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和马家浜文化 ……………………………… (37)
五 新石器晚期黄河长江流域的文化 ……………………………………… (38)
1.黄河流域的文化分布 …………………………………………………… (38)
2.长江流域的文化分布 …………………………………………………… (39)
六 夏代黄河长江流域的文化 ……………………………………………… (41)
1.黄河流域的文化分布 …………………………………………………… (41)
2.长江流域的文化分布 …………………………………………………… (43)
七 商代的文化分布 ………………………………………………………… (45)
1.商文化的分布 …………………………………………………………… (45)
2.先周文化 ………………………………………………………………… (47)
3.黄河上游地区的文化 …………………………………………………… (47)
4.蜀文化和大墩子—礼州文化 …………………………………………… (48)
5.先楚文化和吴城文化 …………………………………………………… (48)
6.湖熟文化和江南的土墩墓文化 ………………………………………… (49)

7.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 …… (49)
八 西周时期的文化分布 …… (51)
1.黄河流域的周文化 …… (51)
2.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 …… (53)
3.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 …… (53)
4.长江上游地区的文化 …… (54)
5.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 …… (54)
九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分布 …… (55)
1.黄河流域的文化 …… (55)
2.楚越文化 …… (56)
3.巴蜀文化 …… (57)
4.云贵地区的文化 …… (58)
5.岭南地区的文化 …… (58)
十 两汉时期的文化分布 …… (59)
1.岭南地区的文化 …… (59)
2.江南和浙闽地区的文化 …… (60)
3.云贵地区的文化 …… (61)
第三章 汉藏诸语的文化源头和支系 …… (63)
一 汉语的源头和汉语的方言 …… (63)
1.汉语的源头 …… (63)
2.汉语的方言 …… (65)
二 藏缅语的源头和支系 …… (67)
1.藏缅语的源头 …… (67)
2.藏缅语的支系 …… (68)
三 侗台语的源头和支系 …… (71)
1.侗台语最初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 …… (71)
2.侗台语的支系 …… (72)
四 苗瑶语的源头和支系 …… (73)
1.原始苗瑶语史前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区 …… (73)
2.苗瑶语的支系 …… (75)
五 汉藏语的谱系关系 …… (76)
第四章 汉语古音构拟 …… (77)
一 上古汉语的韵尾和声调的起源 …… (78)
1.上古汉语的*-g …… (78)
2.上古汉语的*-r …… (81)
3.上古汉语的*-s …… (82)
4.上古汉语的*-ʔ …… (84)
5.汉语声调的起源 …… (87)
二 上古汉语的元音系统 …… (88)

1.中古的元音系统 …………………………………………………………………… (88)
2.上古的元音系统 …………………………………………………………………… (89)
三 上古汉语的声母 …………………………………………………………………… (90)
1.塞音声母 …………………………………………………………………… (91)
2.流音及其复辅音 …………………………………………………………………… (91)
3.章组是带前缀音的*-l- …………………………………………………………………… (94)
4.上古汉语的介音 …………………………………………………………………… (96)
四 上古汉语的形态 …………………………………………………………………… (98)
1.上古汉语的使动前缀 …………………………………………………………………… (99)
2.上古汉语的完成体前缀 …………………………………………………………………… (100)
3.上古汉语的鼻音前缀 …………………………………………………………………… (101)
4.上古汉语的后缀 …………………………………………………………………… (102)
第五章 藏缅语古音构拟 …………………………………………………………………… (106)
一 藏缅语的分类 …………………………………………………………………… (106)
1.藏缅语分类的依据 …………………………………………………………………… (106)
2.藏缅语的发生学分类 …………………………………………………………………… (109)
二 原始藏羌语的语音 …………………………………………………………………… (110)
1.藏羌语的声母 …………………………………………………………………… (110)
2.藏羌语的前缀 …………………………………………………………………… (115)
3.藏羌语的元音 …………………………………………………………………… (117)
4.藏羌语的辅音韵尾 …………………………………………………………………… (119)
三 原始缅语的语音 …………………………………………………………………… (121)
1.原始缅语的声母 …………………………………………………………………… (122)
2.原始缅语的辅音韵尾和声调的来历 …………………………………………………………………… (131)
3.原始缅语的元音 …………………………………………………………………… (139)
四 原始景颇语的语音 …………………………………………………………………… (143)
1.景颇语的声母和紧元音 …………………………………………………………………… (144)
2.景颇语声调的来历 …………………………………………………………………… (144)
3.原始景颇语的声母 …………………………………………………………………… (145)
4.原始景颇语的元音 …………………………………………………………………… (152)
5.原始景颇语的韵尾 …………………………………………………………………… (155)
6.景颇语的前缀 …………………………………………………………………… (157)
五 原始藏缅语的语音 …………………………………………………………………… (160)
1.原始藏缅语词的语音形式 …………………………………………………………………… (160)
2.原始藏缅语的声母 …………………………………………………………………… (164)
3.原始藏缅语的韵尾 …………………………………………………………………… (169)
4.原始藏缅语的元音 …………………………………………………………………… (173)
5.原始藏缅语的前缀 …………………………………………………………………… (176)
6.原始藏缅语的后缀 …………………………………………………………………… (179)

六 藏缅语的核心词 …… (183)
1.自然事物 …… (183)
2.身体部位 …… (184)
3.动植物 …… (185)
4.动作和感觉 …… (187)
5.状态 …… (188)
6.其他 …… (189)
第六章 侗台语古音构拟 …… (192)
一 台语古音构拟 …… (192)
1.台语的声母 …… (192)
2.台语的元音和韵母 …… (199)
二 黎语古音构拟 …… (202)
1.黎语的声母 …… (203)
2.黎语的元音和韵母 …… (207)
3.黎语声调的来历 …… (208)
4.古黎语的形态 …… (211)
5.黎台语声调比较 …… (215)
三 仡央语古音构拟 …… (219)
1.布央语的调类和声调的来历 …… (220)
2.布央语清浊调的声母 …… (224)
3.布央语的元音和韵母 …… (226)
4.仡央语的送气音和复辅音 …… (227)
5.原始仡央语的声母 …… (230)
6.仡央诸语的声调 …… (232)
7.原始仡央语的元音和韵尾 …… (233)
四 原始侗语的声母和韵母 …… (236)
1.原始侗台语的声母 …… (237)
2.原始侗台语的元音和韵母 …… (242)
五 侗台语的核心词 …… (247)
1.自然事物 …… (247)
2.身体部位 …… (248)
3.动植物 …… (249)
4.动作和知觉 …… (250)
5.状态 …… (250)
6.其他 …… (251)
第七章 苗瑶语古音构拟 …… (253)
一 勉语古音构拟 …… (253)
1.古勉语的声母 …… (254)
2.古勉语的元音 …… (257)

二 苗语古音构拟 …… (260)
1.古苗语的声母 …… (260)
2.古苗语的韵母 …… (268)
三 原始苗瑶语的语音 …… (273)
1.苗瑶共同语和原始苗瑶语的声母 …… (274)
2.苗瑶共同语声调的来历 …… (278)
3.原始苗瑶语的元音 …… (282)
四 原始苗瑶语的核心词 …… (286)
1.自然事物 …… (286)
2.身体部位 …… (287)
3.动植物 …… (288)
4.动作和感觉 …… (288)
5.状态 …… (289)
6.其他 …… (290)
第八章 汉藏语的同源关系 …… (292)
一 汉藏语的前缀和后缀 …… (292)
1.汉藏语的词根和形态成分 …… (292)
2.汉藏语的前缀 …… (293)
3.原始汉藏语的后缀 …… (297)
二 原始汉藏语的语音 …… (302)
1.原始汉藏语前缀和后缀的形式 …… (302)
2.原始汉藏语的辅音 …… (303)
3.原始汉藏语的元音 …… (305)
三 汉藏语核心词比较研究 …… (307)
1.自然事物 …… (308)
2.身体部位 …… (309)
3.动植物 …… (310)
4.动作和感觉 …… (311)
5.状态 …… (312)
6.其他 …… (313)
四 核心词词源关系 …… (314)
1.侗台语核心词的词源关系 …… (314)
2.苗瑶语核心词的词源关系 …… (321)
五 汉藏语的语序 …… (327)
1.藏缅语的语序 …… (327)
2.汉语的语序 …… (328)
3.侗台、苗瑶语的语序 …… (328)
4.原始汉藏语的语序 …… (329)
主要参考文献 …… (330)

第一章　方言和谱系树

一种语言有多少种方言，实际上就有多少种不同的亲属语。以历史语言学的观点看，亲属语和方言是一码事。语言和民族关系的研究中把一个民族所使用的有共同来源的土语群看作是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萨丕尔说："已经知道是在起源上有关系的语言，也就是说，从单一原型分出来的各种形式，可以认为是一个'语系'。""在研究过程里，随时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一线光明，指出一个'语系'不过是一个更大的语群的一个'方言'。方言、语言、语族、语系，不用说都是纯粹相对的名称。当我们的眼光扩大了或缩小了的时候，名称可以改换。"[①] 可见亲属语的谱系分类和方言的划分也是一码事。方言总是是处于缓慢变化中。方言的变化可以从一代一代人所说的话有所不同中观察到。

一 方言的形成

1.社团方言的形成和交替

语言分化为不同方言的原因一般认为是人群的迁移造成的。索绪尔解释说："语言的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每一个创新都是在一定的地区，在分明的区域内完成的。要么，某一创新的区域遍及整个地区，不造成任何方言的差别(这种情况最少)；要么，像通常所看到的那样，变化只影响到一部分地区，每个方言事实都有它的特殊区域：二者必居其一。"[②] 一种地方话中往往有新、老两派的社团方言的存在，这就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

1935年李方桂先生调查武鸣壮语时记下了这种壮语的地方话中有 pl-、ml-和 kl-这样的音位。[③] 梁敏先生80年代到广西南宁西郊下楞乡调查发现当地老年人的方言中还有 pl-、phl-、kl-、khl-、ml-，30多岁的人中这些复辅音已简化。马关县木厂乡大坝村50岁以上的人中元音 a 还有长短的对立，同村的40岁以下的人中这种对立已经消除。[④]

孙宏开先生在羌语调查中发现："北部方言麻窝话，在老年人口语中分舌面前和舌面中两套塞擦音，而有些青年人把这两套塞擦音都读成了舌面前塞擦音。""南部方言的曾头话，在老年人和壮年人口语中分舌根和小舌两套塞音，而一些青年人都读成了舌根音。此外在复辅音

---

① 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陆志韦校订，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7页。

②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77页、279页和280页。

③ 李方桂《武鸣僮语》，中国科学院出版，1953年。

④ 梁敏《两代人之间的语音变化》，《民族语文》1987年第3期。

方面也有差别，在老年人口语中，复辅音和单辅音是分开的，而一些青年人口语中都读成了单辅音。"[①] 就是在我们身边的北京话中也发生了这样的交替现象，这一点下文还会谈到。

语言的变化是在旧的基础上产生新的系统，常常是新的与旧的并存，经历了一段时间以后新的代替了旧的。我们往往没有觉察到一地的方言常常演变为另一种方言。一种语言分处两地，只有经历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它们的系统分别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两种不同的方言。

一地的方言还可能不止两派。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口语语法》和《语言问题》中都提到了北京话儿化韵的老派和新派的不同。李思敬先生发现有老派、半老派和新派的区别。老派和半老派不同的如："棒儿"paᵊʅ/pã˞，"秧儿"iaᵊʅ/iã˞，"凳儿"təʅ/tə̃˞，(赶)"明儿"miəʅ/miə̃˞ 等等。老派和半老派相同，新派不同的如：(一)"撇儿"phiəʅ/phiə˞，(一)"把儿"paəʅ/pa˞，(人)"家儿"tɕiaᵊʅ/tɕia˞，(开)"花儿"xuaᵊʅ/xua˞。[②] 我们应当承认从音系上说，新派、半老派和老派是 3 种稍有不同的结构。老派方言一般代表该方言稍早一段时间以来的面貌，新派方言往往要成为方言今后一段时间的主流。不同年龄层次的新老派的并存为日后方言的变化和替换做好了准备。新派方言的源头是老派方言。方言本身词汇的变化是最常见的。不用说新老派某些词汇的不同可能如同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就是老派内部也总会启用或流传另一些词。语言作为一个系统，语音的变化最能说明问题。新老派语音的不同或许不足以分辨出来，经历了几代之后，语音个别的变化和进一步发生的条件音变以及音位结构的变化总是不可避免的。

新派的语音变化应追溯到年轻人的语言环境。一个派别(社团)的方言是由一定数量的"个人方言"组成的。一个人的发音习惯和对音位的分辨是在幼年和少年期中形成的。人们的心理语音结构是他们的社会所决定的，也就是母语环境所决定的。那个母语环境在古代可能是氏族或部落，后来是村庄或城邑，今天除了村庄外可能是街区及学校。相同的母语环境总是产生相同的心理语音结构，相同的"个人方言"。尽管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棵树上的叶子不管有多少，差别总是很小的，一个方言的派别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语言分化的根本原因是自身的演变。分处两地的相同的方言，由于各自的演变最终要成为不同的方言。语言的演变受自身结构的制约往往有一定的趋向。如汉藏语系众多的语言分别经历了声母的简化、声调的产生，浊塞音和浊塞擦音的清化等等演变阶段。但演变的不平衡性使得不同的系统可能处在不同的演变阶段。系统以外的其他因素，语言的底层和表层也可能使演变一定程度上产生偏离。萨丕尔说："语言自成为一个潮流，在时间里滚滚而来。它有它的沿流。即使不分裂成方言，即使每种语言都像一个稳固的、自给自足的统一体那样保持下来，它仍旧会时时离开任何可以确定的规范，不断发展新特点，逐渐成为一种和它的起点大不相同的语言，一种实际上的新语言。所以，方言的兴起不是由于单纯的个人变异，而是由于两个或更多的群体分隔到一定程度，足以分流下去，或者说，独立地而不是共同地流下去。"[③] 语言总是处在新方言不断地产生，新方言不断地代替旧方言的过程中。

2. 方言的底层

19 世纪印欧语的研究中提出了底层理论。当一种语言分布到另一处时，原本不使用这种语言(或方言)的居民集体转用这种语言时就把母语的成分作为底层成分带进了外来的语言中

---

① 孙宏开《羌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1 年，第 5 页。

② 李思敬《汉语"儿"[ɚ]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125－132 页。

③ 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陆志韦校订，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 134、135 页。

去。底层语言可能对外来语言结构的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不是借用,而是底层的影响。这不能与洋泾浜现象混为一谈。“洋泾浜语”的使用者坚持自己母语的语音,采用了其他语言的数百个词,在有限的场合中使用。使用者另有母语。语言的语音和形态都是较为严密的系统,不能由两种不同的系统混合而成。[①] 底层的确会很快地使外来的语言成为一种新的方言。外地的普通话往往是北京普通话的变体。如粤方言广州语缺少舌尖塞擦音,吴方言一般没有舌尖后塞擦音只有一种塞韵尾。外地老一辈人的普通话往往与北京的普通话差别较大,年轻一代的普通话好一些。北京话的轻声和多音词的重音大多为北京的普通话所采用。普通话多音词的重音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外地人讲普通话时一般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北京以外的地区人们有自己的方言或语言。普通话只在一定的场合使。普通话不是他们的母语或“母方言”。他们的普通话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可能与北京的普通话很接近,也可能差别较大。50年代时我们在农村和城市中都会碰到掺杂着本地方言词,用本地口音讲的“普通话”。这种洋泾浜式的普通话与北京的普通话差别较大。带有外埠色彩的普通话在一定范围内,譬如说机关和学校中,可能成为一种社团方言。

当外来的语言(或方言)不足以完全纠正底层语言的作用时,新的方言必定带有本地的特征。梅耶也承认标准法语无论在哪个外省都不能学得很正确,感到有“本地底子”(substrat local)的影响。由于母语的影响“个人方言”带有自己的特征。它们是言语,不是语言。只有有了新的一致的约定,往往是它们成了新的母语时才有新的方言或语言。不稳定的非母语的“个人方言”群(或称为中介语)与有稳定底层特征的方言应有本质的区别。

汉语吴、闽、粤等方言确有一种非汉的“本地底子”——底层语影响的遗存。这些方言中都有像侗台语那样把“先吃”、“先走”说成“吃先”和“走先”。“先”字见于甲骨文,古文中“先”作为修饰动词的副词,一般放在动词之前。如,“先正其心”(《礼记·大学第四十二》,“先犯陈蔡”《左传·僖二十八》),及“捷足先登”、“先知先觉”等。壮语的“先”koːn^5 只能用在动词后面,“先吃”说 kɯn^{1}koːn^5。傣语“先去”说 pai^{1}ɔn^1。[②] 温州话“先吃”说“吃爻先”,瓯江北边的乐清话把“先”字换成“起”字,说 tɕhəʔ^{7}ga^{2}tɕhi^3。吴方言中的这类用法不是直接来自古侗台语等。古吴方言大约南北朝之前已为中原古方言所代替,大约隋唐之时才产生与今吴方言有系统上的承传关系的原始吴方言。故今吴方言的这类句法现象可能来自隋唐之前的古方言。温州话管咸菜叫“菜咸”,生鱼腌成的菜叫“鱼生”,腌的萝卜叫“菜头生”等。

据说印度雅利安诸语 l-和 r-混淆,一向的解释归因于若干底层语言不能区别这两个音。后期雅利安语的名词变格把同样的格尾加在单数和复数的不同词干上,同达罗毗荼语一样。[③]

底层语对外来语语音结构的演变可能有一定的影响。原始侗台语的塞音是四分的,吴方言的是三分的,可能是带有先喉塞音的吴方言的底层方言使吴方言的一些地方话的塞音走上不同的演变道路。汉语上古塞音结构有三分和四分两种意见。李方桂先生主张三分,双唇音构拟为 * p-、* ph-、* b-,中古亦是如此。吴方言一些地方话相承的原始方言双唇塞音的声母应是 * ʔb-、* b-、* ph-。ʔb-、ʔd-仍保存在上海,浙江等的许多土语中。1884 年派克(Parker)调查发现温州城区居民大部分已把 ʔb-、ʔd-读成 p-、t-,现已都读作 p-、t-。永康、缙云等地的 ʔb-、

①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科学出版社,1957 年,第 68 页。

② 王均等编著《壮侗语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 年。

③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译,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579 页。

ʔd-只出现在不带鼻音尾的韵前，带鼻音尾的韵前分别演变为 m-和 n-，声调为阴调类。缙云话"饼"meiŋ³，"钉"neiŋ¹。[①] 而浙江南端的庆元吴方言的演变是另一个路子。并、定两母已清化，帮、并、滂分别为 ʔb-、p-、ph-，端、定、透分别为 ʔd-、t-、th-。见母多为 k-，或读作零声母。[②] 根据南方诸方言的这种情况陈忠敏认为是古百越语底层的表现。侗台语的 ʔb-和 ʔd-也有类似于汉语吴方言等的演变。[③]

布龙菲尔德称"底层理论"为"神密的说法"，但他又承认这种"神密"的作用。如西班牙士兵当初到了智利，与当地的印第安土著女人结婚，结果智利失去了印第安语。而智利的西班牙语语音上不同于拉丁美洲其他地方上层社会的西班牙语。当初第一代的子女从他们的母亲那里继承了不完善的发音。[④]

使用非本地语的居民所学会的本地话可能对地道的本地话产生影响。汉语曾受到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影响。桥本万太郎先生在《语言地理类型学》中讨论过汉语从南到北主要方言中不同音节数量逐渐减少，声调数减少，而北方方言复音词较多。[⑤] 一方面是北方方言声、韵、调简化，复音词增加，另一方面北方方言既向南方发展又对南方方言有所影响。语音和形态的演变都是语言内部的事，但系统结构的某些支撑点受影响可能引起整个系统的变化。晚唐北方方言中浊上变去的过程应是先有上声分阴阳，然后才有全浊声母的上声和去声的调值相同。可见晚唐以前南北方言在声调结构上还是比较相近的。北方方言全浊声母（浊塞和浊塞擦音声母）的清化发生在宋代，至元代已入派三声——全浊归阳平、次浊归去声、清音归上声。其过程应是入声先分化为三类，然后才能分别与阳平、去声和上声的字同调。入声字有塞音尾，一般读得较短促，既然可与其他调合并，应先变得与那些调调值相同。北方方言塞音尾的简化唐时西北方言中已经开始。-p 尾的消失可以引起-m 尾的消失，-p、-t、-k 合并为 -ʔ时入声短促的调值仍可维持。南宋时北方方言的主要地区仍有入声，到了元代才消失。12、13 世纪时讲阿泰语的人学说汉语大约与解放以后南下的人员到南方一带学说南方话差不多，很难学得像。如果这一类北方人讲的南方话成为风尚，就可能对本地话有所影响。

3. 语言接触的影响

王力先生谈到过西洋语对"五四"以来的汉语的影响。"五四"以前的白话文中"一个"着重是指数量，"五四"以后"一个"、"一种"等像英语不定冠词那样加在了名词之前。如，"其实这在我不能算是一个打击"，"只有一个虚空"（鲁迅《伤逝》）。现代汉语的联结法、共动和共宾的平行式、插入法，都是模仿西洋语法的结果。[⑥] 侗台语中出现的是模仿汉语的语序，如把名词的修饰语放到前头，副词"先"可前可后等。语言之间的影响谈得最多的是借词，实际上经过本地话的语音和词法改造之后，借词对系统未必有多大影响。

5 世纪时盎格鲁、撒克逊和朱特三支使用相近方言的日耳曼人从大陆入侵不列颠岛，他们的语言为古英语的不同方言。日耳曼人二千几百年前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以及与之

---

① 陈忠敏《作为古百越语底层形式的先喉塞音在今汉语南方方言里的表现和分布》，《民族语文》1995 年第 3 期。

② 秋谷裕幸、曹志耘《浙江庆元方言音系》，《方言》1998 年第 1 期。

③ 洪波《台语声母 ʔb、ʔd 的变异》，《民族语文》1991 年第 1 期。

④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 578 页。

⑤ 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04 页至 115 页。

⑥ 王力《汉语史稿》（中册），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 464 页至 474 页。

近邻的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英语属日耳曼语族西支。1066年诺曼人征服了英国，从此法语成了英国的官方语言达3个世纪之久。直到14世纪英语的地位重新被确立。这一时期用英语创作的英国著名的诗人乔叟(Geoffrey Chaucer ,1343—1400)的作品中半数的词是罗曼语借词。英语在中古时期还借入了一些法语的词缀，如-age,-able,-ess,-ment,-ance。英语也先后从拉丁语那儿借来一些词缀。但英语决不是因此变为一种混合语。中古时期英语在词法形态上发生的根本性变化是以词尾变化为主要特征的屈折形式的逐渐消失。中古时期英语的名词失去了性的标志，因此形容词也失去了这一类的标志。名词仍有单、复数之分，但词尾的形式已趋向统一和简化。多数的动词成为规则动词，动词词尾的变化也趋于简化。词序开始成为表达语义的一种手段。[1] 英语从一种带较多屈折形态的语言成为以分析形态为主要特征的语言，是一种系统结构的变化。

萨丕尔把语言的历史演变称为"沿流"。他说："我们环顾一下流行的语言习惯，大概不会想到我们的语言有一个'坡度'，下几个世纪的变化可以说正在今天的暗流里预先成形，这些变化一旦完成，就能看出它们不过是过去已经发生的变化的继续。"印欧语的7个格到了古日耳曼语中已简化成4个，"盎格鲁-撒克逊语和中古英语在这方面更进了一步"。"一经诺曼人征服，英语本身的沿流上就像发生了点什么，叫它欢迎新词。新词补偿了它内部正在削弱的那点东西。"[2]

汉字在汉语方言中往往有多种读法，一般有反映当地话本来说法的白读和借自标准语等的文读两类。不同历史时期的标准语(或普通话)或其他权威方言那儿传播来的读法成为不同的文读。如"车"在温州话中可读作 $tshei^1$ 和 $tsho^1$。前者是白读，如农具"水车"、"风车"的"车"读作前者。后者是文读，"汽车"、"黄包车"的"车"读作后者。我们常常拿方言的字音声韵的所属与《切韵》的比较说明它们的特点。如果文读的字较多，文白两种读法可以总结出同一个音位系统上的两种声韵结构。这时文读反映的是其他方言的声韵结构。但音位系统的面貌可以用来说明方言的历史归属关系。如自北方方言宋代全浊声母清化以后，来自北方的古全浊声母字的文读就不会再有浊音了。吴语北部方言的土语，即使有许多来自北方的文读，如阳上读作去声等，但白读字仍保持着全浊声母字读浊音(或清音浊流)，塞音、塞擦音的清、清送气和浊三分这样的特征。汉语方言中除了各声韵类的白读反映着方言延续的声韵语音系统外还有一些较为零星的白读是不属于这个系统的。如温州话"反"白读 pa^3，又读作 fa^3。"反"属合口三等，非轻唇的读法是上古方言读法的遗存现象，对于吴方言来说，是一种底层。只要我们认识到文读是来自其他方言的借词和方言中后起的词，少数与方言声韵结构不合的白读往往是底层词，方言词和方言的来龙去脉就清楚了。

历史上的亚欧大陆曾经是部落语言的世界。如今天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只有400多万人，但有500多种语言。在有统一语言的大民族形成以前，欧亚大陆上可能有数千种语言，由于交际的需要许多语言已经消亡。

从另一个角度看，亚洲的阿尔泰、汉藏、印欧和南亚诸语的存在已有数千年了。印欧语的印度—伊朗语族的语言在南亚一些地区代替了达罗毗荼语，但没有使它们消亡。尽管语言之间有很多接触，许多不同的部落结合或融合成民族，真正"混合"而成的语言是罕见的。在欧洲

① 秦秀白《英语简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70页至74页。

② 萨丕尔《语言论》，第139、147、153页。

和亚洲,语言之间的发生学关系基本上清楚的。

语言间词的借用是很常见的,即使是最温和的词的扩散,也使语言的词汇起很大的变化。而语言的一部分词比较稳定。一种语言中这样的词总有数百个,它们被称为核心词。原始藏缅语在距今四千多年前就开始分化了,但藏缅语族内部不同的语言的天、地、日、月、鼻、手、乳以及第一第二人称代词仍有同源关系。

语音和语法都有一些在同样条件下要变大家都变,要不变大家都不变的约束。萨丕尔说:“一种语言的语音格局不是不能改变的,可是它变得远比组成它的各个声音为慢。”如英语的首辅音系列与梵语的至今仍然对应。①

阿尔泰语和汉语的接触已有数千年了,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见到语法形态是这两种语言混合出来的第三种语言。梅耶说:“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遇到过任何例子,可以使我们断定某种语言的形态系统是由两种不同语言形态混合而成的。”②

语法类型相近的语言接触时可能借用语法功能成分。如壮傣语支的语言有汉语那样的“了”和“着”。③ 汉语大约在二、三千前就出现了分析形态,虚词“了”和“着”是汉代以后才有的,汉语和侗台语的分化是在更早的时期,壮傣语的这些功能词是从汉语借的。英语曾从拉丁语和法语借用某些后缀,但英语的形态结构与它们的是不同的,非分析形态的语言互相接触可能产生分析形态的语言。如英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语以及法语的接触,使英语带有分析形态的特征。④ 但没有一种语言的形态不是自身演变的结果。

古高丽文化二千多年中发展为现代的朝鲜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朝鲜语借用了许多汉语词,日本列岛上的居民南北朝时开始就借用了许多汉语词。他们在吸取汉文化的同时把汉字作为自己的文字达一千多年之久。朝鲜语、日语和越南语中的汉借词如同侗台语和苗瑶语的汉借词,在词汇中所占的比例较大,是不同时代借入并积累起来的。但有这样的一种语言,它们在较短的时间里用其他语言的词代替自己的词,所替换的词可以占到词的百分之八九十。这种现象一般发生在没有一种现成的语言或方言可以作为族际交际语的情况下。这种以一种语言的语音和语法为基础,大量采用另一种语言或数种语言的词为基本词的语言被人们称为混合语。

沙拉马卡语是苏里南丛林黑人的语言。这些黑人的祖先来自西非。18 世纪时他们反抗奴役逃入丛林,使用这种语言。这种语言以西非班图语的语法为语法,基本词来自英语,混有葡萄牙语和西非语言的词。西非班图诸语是南岛语那样的粘着语,有日语那样的开音节,有音节声调。于是沙拉马卡语的词也带音节声调,使用开音节。下面是沙拉马卡语的一句话:ɛfi: ju: sei: ju: hɛ dɛ, tɛ ju: baj hati:, pɛ ju: pɔti: ɛŋ.(如果你卖掉你的头,再买顶帽子,你把它戴在哪儿呢?)⑤ 丛林黑人逃入丛林以前在种植园时有的是讲葡萄牙语的犹太人的黑奴,这一部分人还把葡萄语的词带进了这种混合语中。

①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68 页。

② A.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第 68 页。

③ 邢公畹《现代汉语和台语的助词“了”和“着”》,《民族语文》1979 年第 2 期。

④ P.特鲁杰尔《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化——论克里奥耳式语言的产生》(黄行译),《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1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

⑤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 585 页。

菲律宾的查瓦卡诺语(Chavacano)是以菲律宾语的语法为一方,西班牙语词为另一方的混合语。斯里兰卡的克里奥马来语(Sri Lankan Creole Malay)的语法是斯里兰卡摩尔泰米尔语的,马来语的词汇。[1]吉普赛人的罗马尼混合语(Romani),印地语的语法,欧洲不同语言的词汇。爪维语(Javino),爪哇语语法,西班牙语词汇。波丢语(Petjo),马来语语法,荷兰语词汇。[2]

在美国暑期语言学院编的《世界的民族语》(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所列的 6700 种语言(其中一部分通常认为是一些语言的不同的方言)中其中的数十种认为是混合语和洋泾浜语。

混合语经历了两三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以后,演变的结果使人们不易从语音或语法上寻找它们的来源,但词的来源较易通过比较研究予以确认,它们往往与一些势力强大的语言有关系。如西加勒比克里奥尔语(Western Caribbean Creole English)是以英语词为基本词的混合语,它的语法据说受过西非的阿坎语和班图语的影响。[3]我们猜想它的语法是在西非的这一类语言的语法上发展起来的。

在语言频繁接触的地区可能产生洋泾浜语(Pidgin),尤其是码头上和海员中,使用洋泾浜语的码头人或海员都有自己的母语。洋泾浜语的词汇和语法规则都较简单,不能算是真正的语言。如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调查过的部落语,其复杂程度并不逊色于现代“文明人”的语言。真正的语言没有一种是简单的。

越南的皮钦法语(Vietnamese Pidgin French),始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在越南军警中使用,1954 年法国人离开越南之后就没人说了,但洋泾浜语(或称为皮钦语)有可能发展为混合语。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托克皮辛语(Tok Pisin)是以英语词为基础的皮钦语,1982 年统计在那儿已有 200 万人以其为第二语言,5 万人以其为母语。洋泾浜语一旦丰富到可以作为母语,成为母语之后由于交际的需要又得以发展,就成为所谓的克里奥尔语,即混合语。美国人冯·奈姆(Van Name)在上个世纪就提出克里奥尔语是从洋泾浜语发展而来的。[4]

语言的词汇通常是上下都是补丁的“百衲衣”,大部分文化词都是借词。但核心词通常比较稳定。核心词的借贷和改变有一定的速率。如中古时期法国人占领英国,一连 300 年英国的国王都说法语,上层社会和宫廷中也使用法语,法语词大量进入英语。有人认为这段时间的英语已成为克里奥尔语,也许当时的英国某处有过以法语词为基本词的洋泾滨语或克里奥尔语,但现代英语的前身一定不是克里奥尔语。因为法语并没有把英语的核心词给换掉。英语仍以正常的保留率保留着古英语的核心词。[5] 英语与同一语支的德语比较相近的词达 60%,与罗曼语族的法语比较相近的词为 27%,与斯拉夫语族的俄语比较为 24%。南非的荷兰语(Afrikaan)有不同时期马来语、班图语、葡萄牙语的借词,但它是不是混合语不能凭这一点来决定。如果把词汇来源复杂,借词较多的语言都算作混合语,问题倒是变得简单了。

广西融水永乐乡的一种方言叫做五色话。罗美珍先生和邓卫荣认为五色话是“一种受汉

---

①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Eleventh Edition, Barbara F. Grime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Inc. Dallas, Texas.

② Notes on Linguistics, Feburary 1997,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③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④ 石定栩《洋泾浜语及克里奥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国外语言学》1995 年第 4 期。

⑤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第 415 页。

语影响而发生了质变的侗泰语言"。[①] 陈其光先生和张伟介绍说，老派的五色话有 pl-和 ml-一类的声母，元音有长短对立，新派的音系中-l-读作-j-，a 的长短对立模糊。有-p、-t、-k 韵尾，中心词的修饰成分多数已前置，仍具有侗台语的特点。[②] 使用五色话的是永乐乡 19 个村寨和三防乡一个村寨的居民，约 5 千人。说五色话的这些人民族成分为壮族。邻近村寨的壮族居民使用汉语方言广西平语，当地叫做土拐话。侗台语和土拐话的语音系统是较接近的，五色话的调类和侗台语及土拐话的都能整齐对应。词汇和语法方面罗美珍、邓卫荣的文章中还提到："汉语对五色话词汇的渗透是从文化词开始的，逐渐深入到常用的基本词汇层和核心词层。至今侗泰语言还使用的固有基本词，在五色话中已经流失，改用汉语，…。""受汉语的影响，五色话的修饰成分有不少可放在被修饰成分之前，并且借用了许多汉语的量词、副词和虚词。"她们的结论是："五色话在历史上曾经是侗泰语族壮泰语支的一种独立语言，但是大量覆盖汉语表层，现在难于将它继续归人侗泰语族，但又不能看作是汉语的一种方言，只能看作是既保留侗泰语言成分又有大量汉语土拐话成分的一种混合语言，再发展下去有可能会完全演变为汉语的一个方言。"[③]

汉语不同的方言多年以来已有许多文章作过比较研究。闽、吴、粤、客、湘、赣和北方方言诸地方话的音系与本方言及次方言(片)的其他地方话的音系结构上比较一致，它们的来历是可以追溯的。譬如说温州话，有古吴方言和更早时期侗台语的底层，但它的音系与吴方言的其他地方话，苏州话或宁波话有一致性，声韵结构与《切韵》的有渊源关系。温州话的词是属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早晚不同的词都是用来源于中原唐代的语音系统(来源于那个时代的汉语的音位和声韵调系统)表示的。温州话的核心词同样可以用语言历史年代学予以解释，说明温州话来自古汉语。目前为止我们发现南方的汉语方言包含有这样或那样的其他语言的底层成分，但它们的系统不是从其他什么语言的系统一点点地变来的。五色话的语音和词汇都表明它来源于侗台语。

罗、邓的文章说明五色话的核心词与汉语对应的有 33 个。这种对应是属于不同历史层次的。其中大约有半数是上古和中古时代的侗台语汉借词，只有少数才是五色话的现代汉语土拐话的借词。如，"一""二""鸟""皮""皮肤""角""心""听""游(泳)""讲""沙""地""火""红"(丹)"白"等应是上古或中古时代的侗台语汉借词。从核心词看五色话并非混合语。五色话核心词的衰变可以用语言历史年代学的理论来解释的。据陈其光、张伟研究，五色话 430 个词中有 292 个(约 68%)与壮傣语和同源。

五色话的语音系统，据陈、张和罗、邓两篇文章的描述，可判断是侗台语的。陈、张的文章还指出老派的五色话有 pl-和 ml-一类的声母。汉语的这一类声母中古前已消失。罗、邓的文章也说它的"声母系统和仫佬语接近"。至于语序的变动和从汉语借入虚词，这在其他侗台语中是常见的，并非五色话所独有。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很少见到短期内放弃自己大多数基本词的语言或方言。一种语言的语音和语法只要是从另一种语言演变来的，即使它的词汇在短期内有很大的变动，还是把这种语言归为是那种的后代语较为合适。历史语言学工作者通常要追溯语言的历史演变。许多语言词汇中的大部分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借词，轻易地把这些语言

① 罗美珍、邓卫荣《广西五色话——种发生质变的侗泰语言》，《民族语文》1998 年第 2 期。

② 陈其光、张伟《五色话初探》，《语言研究》1998 年第 2 期。

③ 罗美珍、邓卫荣《广西五色话——一种发生质变的侗泰语言》。

判为混合语不利于研究。

二 方言的演变和创新

前面已经谈到一地的方言在两代人中可能成为两种稍有差异的方言，方言是母语环境中自身演变的产物。母语环境的不同产生不同的方言。语言是用来交际的社会现象，是群体心理活动的表现。具有共同祖语的方言，可能有不同的底层，后来的演变中可能受到不同的影响，它们的创新受到自身系统结构的限制。不同的亲属语或方言在各自的条件下可以平行发展，其结果十分相似。

1.方言的演变

汉语、侗台语、苗瑶语语音和语法形态的相似应是数千年来各自平行发展的结果。如果承认语音和形态上有不同类型的藏缅语和汉语有发生学关系，也应承认这一点。一千多年前汉语、侗台语（壮傣语支和侗水语支的语言）和苗瑶语的音节结构已经相似。它们都是有音节声调的语音，有4种类型的声调，较为短促的那个调出现在以-p、-t、-k结尾的音节上。稍晚时它们的4个声调都由于声母清浊的不同分化为阴声和阳声两类，在汉、侗台、苗瑶语的多数方言中出现8个调。后来又由于声母有送气和不送气，或入声韵的元音有长短的不同，声调进一步分化。如汉语粤方言阳江话入声有阴阳两类，由于元音短长的不同各自又再分化，阴入分化为上阴入和下阴入，阳入分化为上阳入和下阳入。壮语和侗语中出现粤方言阳江话相同的情况，入声有4种。声母的送气与否使侗语的声调再次分化，每一种阴声调又分化为两类，侗语的一些方言因此有16类声调。[①] 苗语中也发生类似的演变，苗语宗地话的阴声类调由于声母的送气和不送气而读法不同。

萨丕尔管语言的演变叫“沿流”(drift)。他认为语言的演变是有方向的。他说：“早就断绝了关系的语言会经历同一的、或非常相似的变化。许多这样的事例里，完全可以看出，决没有过方言的相互影响。”“沿流上的这种平行现象可以发生在语音方面，也可以发生在形态方面，还可以同时发生在两方面。”英语“脚”和“鼠”的单复数形式分别为 foot/feet，mouse/mice，严格地平行于德语语的 Fuss/Füsse，Maus/Maüse。英语的这种元音变换形式可追溯到公元8世纪，德语的可追溯到公元11世纪。而原始的日耳曼语没有这样的变化元音的复数形式。英语和德语都是日耳曼语族西支的语言，大约是公元5世纪时从共同语中分化出来。早期西日耳曼语“脚”和“鼠”的单复数分别是 fot/foti，mus/musi。先是由于词末元音的作用使复数形式中的元音发生变化，后来由于重音在第一音节的缘故末尾的-i失落，最终成为今天的这个样子。就文献看英语中出现的这种变化比德语早3个世纪。[②] 可见方言语音和形态的创新都是在原始的基础上受到语言演变规律的约制。

汉语、侗台语和苗瑶语是典型的分析形成的语言。但原始汉语的形态可能与原始藏缅语相近，具有粘着的特征，从《诗经》中还可以看到汉语的动词、名词和形容词带前缀音，战国之后就很少见了。[③] 汉语用不同的声调区别动词和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说明声调发生以前用*-s

① 石林《侗语声调的共时表现和历时演变》，《民族语文》1991年第5期。

②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第155页、156页。

③ 王力《汉语史稿》(中)第221页，中华书局，1980年。

后缀或别的什么手段来表示这一类的区别。上古汉语的前缀 * s-、* p-、* k-后来凝固在一些字音中。① 从商代的甲骨文卜辞和西周时代的金文句式、用词看来，商周时代汉语已开始出现分析形态的特征，到了汉代更为典型。

藏缅语中的许多方言是相当保守的，可能在语音和形态方面较多地保存原始汉藏语的特点。藏语支的语言以屈折形式和分析形式为主，彝缅语支的语言以分析形态为主，景颇语支的语言以粘着、屈折形式为主。② 博多语支的博多语(Bodo)和那加语支的那加语(Naga)则是粘着形态的语言。博多语和那加语构形和构词的前缀是带元音的。博多语的弱读，那加语的部分重读，它们的节律与南岛语系的语言相似。如印度尼西亚语的重音通常在最末一个音节上。③ 藏文所记录的古藏语的音节形式常常被作为构拟原始汉藏语音节形式的参照。构拟者认为原始藏缅语和原始汉藏语有很复杂的声母复辅音系统，可以出现四合复辅音。藏语、道孚道等藏羌语支语言繁复的复辅音系统是古前缀元音脱落后形成的。古汉语的特征在南方方言中保存得较多，而较早从原始藏缅语中分离出去的博多话和那加语可能保存较多原始藏缅语的特点。

从藏文转写的古藏语看来，古藏语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把前缀的弱读元音取消掉了。缅文反映出来的古缅语多数情况下也是如此。使动前缀是原始藏缅语古老的前缀，景颇语、博多语、那加语都是以带元音的前缀音形式出现，缅语中一些情况下前缀已经与词根声母辅音相结合，另外也以分析形态来表示。这在彝缅语中为常见。如“回”藏文 log，缅文 pran^{2}，独龙语 lɔʔ^{55}，“(使)回”藏文 slog，缅文 pran^{2}se^{2}，独龙语 sɯ^{31}lɔ̣ʔ^{55}。再如：

	藏文	缅文	景颇语	博嘎尔珞巴语
破	tɕag	kwai^{3}	kaʔ^{31}	beːtak
打破	gtɕag	khwai^{3}	ʃă^{31}kaʔ^{31}	patɕak
转	ɦkhor	laɲ̊^{2}	ʧa̱i^{33}	dʑir
(使)转	skor	hlaɲ̊^{1}	ʃă^{31}ta̱i^{33}	dʑir

“月亮”藏文 zla，z-来自 * s-。“月亮”景颇语 ʃă^{33}ta̱^{33}，独龙语 sɯ^{31}la^{55}，达让僜语 xa^{55}lo^{55}，义都珞巴语 e^{55}lɑ^{55}。景颇语的 ʃă^{33}与使动前缀 ʃa^{33}应 < * sǎ。土家语“月亮”su^{21}su^{21}，可能 < * s-l-。“星星”藏文 skar，前缀 * s-在景颇语中仍为 ʃă^{33}。土家语读作 si^{55}zi^{55}。又如“鼻子”，藏文 sna，独龙语 sɯ^{55}na^{55}，阿依怒语 sɿ^{31}na^{55}。孙宏开先生说：“独龙语中，有丰富的构词前加成分，几乎三分之一左右的词是用添加前加成分构成的。”④

藏语支和喜马拉雅语支的语言是偏重使用后缀音的语言，彝缅语也常常使用后缀音，它们的后缀成分一些有相同的来源。如“太阳”藏文 ɲi ma，阿昌语 ni^{31}mɔ^{31}，哈尼语 nɔ^{55}ma^{33}，纳西语 ɲi^{33}me^{33}等等。这一类后缀音是从藏羌—彝缅共同方言继承来的。博多、那加和景颇的原始方言较早从原始藏缅语中分化出去，藏羌—彝缅共同方言殷商时代还分布在黄河上游地区，下文讨论汉藏语历史分布时还要涉及这个问题。原始藏缅语单音节词根，双音节为主的构词语音节律表现在藏缅语的不同支系的语言中。而且整个汉藏语都是这样。原始藏—彝缅共同方言添加后缀音的构词方式为它的后代方言所坚持，在古藏语等方言中变得很普遍而促使前缀成

① 吴安其《汉藏语使动和完成体前缀的残存和同源的动词词根》，《民族语文》1987 年第 6 期。

② 孙宏开《论藏缅语的语法形式》，《民族语文》1996 年第 2 期。

③ 沙平《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第 19 页，人民出版社，1951 年。

④ 孙宏开：《独龙语简志》第 31 页，民族出版社 1982 年。

分的元音不可能保留下来。

据戴庆厦先生研究，景颇语词汇中超过半数的是双音节词，名词中双音节词占绝大多数。戴先生认为景颇语双音节词主要来自古藏缅语带复辅音声母的单音节词和复合词。[①] 景颇语数词“一”“二”使用前缀成分 $lă^{55}$，“三”“四”“五”“八”带有前缀成分 $mă^{31}$，与原始藏缅语的前缀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如藏文记录的古藏语“一”“二”“三”的前缀 g-。“三”藏语 gsum，羌语 khsə，达让僜语 $kɑ^{31}suɯŋ^{35}$，义都珞巴语 $kɑ^{31}soŋ^{35}$等说明原始藏缅语“三”的前缀可能是 * gă。景颇语数词的前缀可能是后起的，有某种类别的功能。汉藏语不同方言中都用 a-作前缀，或称为词头，它的分布和功能已有许多文章讨论过。不同方言中的 a-不一定有相同的来源，它在汉藏语古今方言中的存在是语音节律的要求。古今的汉藏语方言一直处在语素单音节化和词双音节化的协调中。

汉藏语是单音节词根的语言，有必要利用前缀和后缀增加辨义功能。复合词也尽量采用双音节的形式保持构词节律上的一致。商周时代汉语常用“有”作名词的前缀成分，常用“爰”“曰”“言”等作为动词的前缀成分。春秋时代的《诗经》较能反映当时口语的构词方式，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音节的重叠也是构词的主要方法之一。上古末期记录的汉语出现 a-(阿)前缀，曹操小名叫阿瞒，刘备的儿子叫阿斗。杨雄《方言》十三卷，第三卷之后所记的名词多有双音节的。如：“楚东海之间亭父谓之亭公，卒谓之弩父，或谓之褚。”(卷三)“父”原本是对男子的尊称。如同壮语、布依语用 po^{6} 表示对男子的尊敬，用作前缀。布依语“师傅”叫 $po^{6}sai^{1}$。“子”作为后缀，据王力先生考察已见于周代的《礼记》，[②] 魏晋之为后常见。“老”作为前缀，“儿”作为后缀，从文献看也始于唐代。今天的方言中北方常用“儿”当后缀的词，南方或用重叠形式。如“缝儿”，成都、苏州、福州都叫做“缝缝”。北京话儿化韵的出现是语素单音节化的结果。“儿”当后缀，用得太多，显得重复，便出现了儿化韵。

上古汉语虚词和实词结合构成双音节(或三音节)词里其语音节律的体现。如“其”在殷商卜辞中表示某种语气，反复出现，有配音的作用。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③] 这是王或卜人对神灵的请示。但多不用“其”，如：“王戌雷不雨？”(乙七三一三)“甲申卜，夬贞。兹雨隹我祸？”(乙四七四二)粘着形态的语言把粘着成分连在词上表有某种格(case)的意义。分析形态的语言用虚词来表示。汉语商周已用虚词表示格的意义。常用的有“以”“之”“于”“於”等。“之”在今天的书面语中亦沿用，如“结秦晋之好”，“不惑之年”等等。“於”西周金文写作“乌”，上古汉语中用来作叹词。春秋战国时代的叹词还用双音节的“乌虖”(呜乎)。盛于唐代的律诗更是体现了创造者对汉语节律的感受。

侗台语和苗瑶语也较多地使用前缀和后缀。壮语用 tu^{2} 作前缀，诸如“蜜蜂”$tu^{2}ɣɯi^{1}$，“头虱”$tu^{2}ɣau^{1}$，“蜈蚣”$tu^{2}sip^{7}$，“蚯蚓”$du^{2}duːn^{1}$，蛔虫“$tu^{2}ple^{6}$。[④] 湘西苗语前缀或称为前加成分 $tɑ^{35}$ 用来表示除人以外的动物，“马”$tɑ^{35}me^{33}$，“牛”$tɑ^{35}ʑu^{33}$，“老虎”$tɑ^{35}tɕo^{44}$，“鸡”$tɑ^{35}qa^{35}$，“鸟”$ta^{35}nu^{42}$，“鱼”$ta^{35}mʐɯ^{33}$，“蜈蚣”$tɑ^{35}ʂu^{44}$，“头虱”$tɑ^{35}ȵtɕhi^{44}$等等。这是湘西苗语腊乙坪话的构词方式，王

① 戴庆厦《景颇语词的双音节化对语法的影响》，《民族语文》1997 年第 5 期。

② 王力《汉语史稿》(中册)第 226 页。

③ 刘翔等《商周古文字读本》第 357 页，语文出版社，1989 年。

④ 摘自《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 年。

辅世先生称为前加成分的还有 ɑ^{35}、qɔ^{35}、tɕi^{35}、pa^{44}、te^{35}、pɔ^{53}、pji^{44}、kɯ^{44}、tɕi^{44}。[①] 苗语方言中这一类的构词方式或相近。黔东方言用 kaŋ^{33}，川黔滇方言用 kaŋ^{43}当前加成分。在这些方言中这个前加成分是读法相同的"虫"虚化而来的。"蜈蚣"在这两种方言中分别叫做 kaŋ^{33}khua^{53}和 kaŋ^{43}so^{43}，"蜘蛛"分别为 kaŋ^{33}ɣa^{13}和 kaŋ^{43}z̥ua^{13}。

游汝杰先生曾撰文提到汉语闽方言和吴方言温州话中某些鸟虫名来自古代的台语。如"蟑螂"，闽方言不同的地方话中常用 ka^{1} 作前缀音，游称为词头。[②] 吴闽方言中的这一类词头可与侗台语类似的虫鱼鸟兽的前缀音比较。苗语的祖语汉代时已分布到湘西，贵州等地的苗语是后来迁去的。湘西以外的苗语方言可能受到当地其他语言的影响，接受草木虫鱼的其他叫法。也许苗语诸方言在这二千年中各自都有创新是这一类叫法有差异的主要原因。但总的说来在语音格局方面不仅仅是萨丕尔所说的辅音和元音一类的格局，或在汉语音韵学研究中所注重的声韵格局，分析形态的语言与构词法有密切关系的音节节律也有自己的格局。甚至当汉藏语还是粘着形态时的音节节律直到它们演变为典型的分析形态的语言时仍还保持着。

2.方言的创新和方言的划分

方言的创新可以发生在语音、语法或词汇的不同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能保存下来，也不是每一种创新对方言的演变都有重大的意义。只有那些能使系统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创新才有历史性的意义。人类的生理和心理结构决定了语音结构的局限性和敏感性。当语音的创新发生在音位上时往往要引起语音结构的变化和调整。这一阶段语音结构的历史演变就会成为下一阶段新方言变化的起点。方言语音的历史演变因此成为划分方言的依据。

关于北京话的归属，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林焘先生把北京话和东北官话放在一起，称为北京官话区："北京官话区以北京市为起点，从西向东，范围逐步扩大，形成西南狭窄，东北宽阔的喇叭形区域，包括河北省东北部、内蒙古东部和东三省的绝大部分。在这个人口达一亿以上的广大区域内，不但声韵系统基本相同，调类全同，而且调值全同或极近似，……。"[③] 贺巍所划分的东北官话不包括北京话。他认为："东北官话是在本地话、河北话和山东话的基础上形成的。跟北京话相比，在语音上、词汇上，甚至在听觉上都有明显的差别。"他指出的差别表现在六个方面：(1)古入声清声母字东北官话比北京话多；(2)东北官话声调的调形和北京的相近，但调值比北京的低；(3)北京读 ʐ 声母的字东北官话一般读零声母；(4) 古精组字和古庄章组字声母的读法东北不分，北京分；(5) 唇音声母字北京读作 o 的东北读作 ɤ；(6)东北方言词汇与北京的有区别。[④]

汉语北方方言李荣先生以入声有无和古入声字的去向为特征区分为西南官话、中原官话、北方官话、兰银官话、北京官话、胶辽官话和江淮官话七区。但晋语也有入声，依李先生的条件或许不必独立。[⑤] 北方话入派三声大约始于宋元之时，北京话的古入声字声调的演变有规律的是古次浊声母字变为去声，古全浊为阳平。古清声母字除了归阳平和去声的，还有归阴平和上声。河北保定、唐山等地四声的调值与北京的差别较大，古入声清声母字也是分归阴阳上去

① 王辅世《苗语简志》第 25 页，民族出版社 1985 年。

② 游汝杰：《论台语量词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底层遗存》，《民族语文》1982 年第 2 期。

③ 林焘《北京官话区的划分》，《方言》1987 年第 3 期。

④ 贺巍《东北官话的分区（稿）》，《方言》1986 年第 3 期。

⑤ 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方言》1985 年第 1 期。

四声。归上声字的比北京话的多。[①] 古清入声字西安、洛阳、济南等地读阴平，成都、重庆读阳平，青岛、大连读上声，兰州、银川读去声。北京话、东北官话和北方官话保定、唐山等地的方言古清声母入声的演变规律在还不清楚。李荣先生的评论是，“没有显著的条理，大概与方言的混合有关”。[②] 贺巍指出的六条中(3)和(4)也很得注意。

北京话日母字除了支之韵的“儿”“尔”“而”“耳”等外，声母皆为 ʐ-，东北话中读作零声母字。“儿”字中古以后北京话中读法的演变已有许多讨论，宋时与日母其他韵的字声母一律为 *ʐ-(*r-)。据朝鲜的汉字注音，15 世纪时“儿”“二”等字已读作 ʅ，17 世纪时为 ɚ。日母字“人”15、16 世纪时从 ʐiuʔ > ʐiʔ，疑母与喻母合流。[③] 东北官话原来应与胶辽官话相近，日母字的舌尖后擦音声母变成 j-或 i-，一些韵中因此与疑母字读法相同。精照组的合流东北官话亦与胶辽官话相同。北京话和北方官话精照不合流，日母字宋元以来一直读作 ʐ-。

北方官话精照组中古同一韵字的韵往往不同，东北官话也是如此，这是中古以后精组和章庄组读法不同引起韵的分化。东北官话精照合流是后起的，这与吴方言和粤方言的多数地方话都发生了精照合流的情况一样。支之开口三等日母字韵与支之开口三等其他的不同，有相同的儿化韵，古次浊和全浊入声字分别归去声和阳平是北方官话、东北官话、胶辽官话和北京话的共同特征。日疑母字在北方官话和北京话中韵的读法不同，疑母字韵与见组的其他字相同。

可以考虑北方官话、东北官话、胶辽官话和北京话宋元之际是一组很相近的方言，分布在河北和山东一带。不久分化为两组方言，北方官话和北京话为一组，东北官话和胶辽官话为另一组。日疑母合流是后者的特点。元明以来北京话和东北官话保持更密切的关系，两地方言阴阳上去调值保持相近。林焘先生所说的北京官话喇叭口形分布据贺巍的意见区分为北京官话和东北官话，两者的分界在赤峰、朝阳、敖汉、锦西一带。[④]

东北官话和北京话盐韵日母字“染”等与知章组字读的韵相同，疑母字“验”与见组其他字及精组字的相同，表明东北官话也经历过日母字有舌尖后擦音声母的历史，这一段历史使得盐韵日母字与知章组等舌尖后塞擦音声母字韵相同。东北官话中日母的 *ʐ- > j-或 i-。

北方官话区的保定、涞水地方话知照组与北京的读法相同。附近的涞源话精照知合流，日母字读作 z-。[⑤] 河北南部黄骅、海兴等地知照组与精组有条件地合流，日母仍读为 ʐ-。[⑥] 可见华北和东北的汉语方言中精知照是否合流与日母的读法可能相关。知照组与精组合流读作 ts-、tsh-、s-的，日母字也失去 ʐ-的读法。这是语音系统所决定的。东北官话和胶辽官话大范围内系统的一致性应是较早时期在较小范围内的演变在后来的一个阶段传播的结果，涞源话精照知合流，*ʐ- > z-是较晚才有的。

北京话的历史背景林焘先生有过详细的研究。林先生着重描述了北京中古以来长期作为非汉族政权都城的历史。936 年开始北京地区成为辽金重镇，北京称为析津府，是契丹人的南

① 贺巍等《河北省北京市天津方言的分区(稿)》，《方言》1986 年第 4 期。
② 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方言》1985 年第 1 期。
③ 李得春《韩文与中国音韵》第 18 至 21 页，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8 年。
④ 贺巍《东北官话的分区(稿)》，《方言》1986 年第 3 期。
⑤ 陈淑静《河北保定地区方言的语音特点》，《方言》1986 年第 2 期。
⑥ 钱曾怡等《河北省东南部三十九县市方言概况》，《方言》1987 年第 3 期。

京。金灭辽定为中都。1272年金中都燕京改名为元大都。元末大动乱，大都败落。明洪武时代从山西、山东、浙江等地大批移民到北平。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迁都北京。[①] 关汉卿的杂剧应已反映元代大都话的面貌。关剧中全浊入声字派阳平，次浊归去声，清入声了多数不归上声。明徐孝《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如同今北京话古清入声分归阴阳上去。据对朝鲜反映北方16世纪时音的汉语口语会话读本的《翻译老乞大·朴通事》的统计，清入声字一般归阴平、阳平和去声，极少数归上声。[②] 这个本子中的汉语或许是当时传入朝鲜的一种汉语方言。到了清代由于北京旗人与东北地区的密切关系，东北官话与北京官话有更多的交流，保持两地方言声调调形的相近。方言某一类音的模仿比较容易，不同类的改变是系统演变所决定的。所以东北官话和北京官话之间调值的相近是可以保持的。

元代的北京话是今北京官话的前身。《中原音韵》将入声列为平去上三类，全浊归平，次浊归去，清入列为上声，应有当时的方言为依据。《广韵》的一些韵类下日母字的韵在今北京话和北方官话已与另一些声类的不同，而《中原音韵》中还列在同一韵内，今东北官话和胶辽官话中这些字的韵相同。如："如""鱼"，"软""卷"，"热""烈"，"若""略"等。《中原音韵》中的同一韵字，东北官话和胶辽官话中有所不同，北京话中相同。如："让""上，"认""肾"，"染""占"等。这些日母字东北官话和胶辽官话中带 j-或 i-韵头。

杨耐思先生考证说："元代人称中原，除原有的传统概念外，又扩大了某些地域范围，今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以及辽宁省的一些地区都属于中原地域。""当时已经形成一种在北方广大地区通行的、应用于各种交际场合的共同语音。这种共同语音就是周氏所说的'中原之音'"。[③] 周德清把入声区别出来，当时的入声可能有-ʔ 韵尾，但调值分别与阳平、去声和上声相近。今胶辽官话古入声的去向正与《中原音韵》的相同。所以可以考虑《中原音韵》依据的方言可能是个胶辽官话和东北官话的祖方言，而关汉卿杂剧的方言是今北京话的前身。《中原音韵》的方言是当时的普通话。

50年代规范的汉语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普通话的语音系统与北京的土话不同。北京土话是北京城里百姓的方言，据说早些年间有东城和西城和不同，[④] 现在已趋向一致。北京本地话有一套儿化韵。北京话儿化韵的产生李思敬先生认为明代中期，明代后期成熟。[⑤] 现在台湾地区所讲的普通话和大陆所讲的普通话语音上没有明显的差别，可见普通话的形成和传播是较早时期的事，50年代的规范只是见诸于文字而已。汉语普通话的前身是北京官场和知识界的一种社团方言。

李新魁先生认为："从宋代以来，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大概表现为两个系统，一个是读书音的标准音，一个是口语的标准音。这两者既有联系又互有区别，但基本的语音体系是相当一致的。""不论是读书音的标准音，还是口语的标准音，在清代中叶以前，基本上都是以中原地区即河南地区的语音为代表。到了清代中叶以后，北京音才正式上升为共同语标准音的代

① 林焘《北京官话溯源》，《中国语文》1987年第3期。

② 金基石《朝鲜对音文献浅论》，《民族语文》1999年第5期。

③ 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第68、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④ 江成《谈谈拼音文字的标准音问题》，《中国语文》1955年5月号。

⑤ 李思敬《汉语"儿"[ɚ]音史研究》第5页，1994年版。

表。"[1] 其实宋以前的《切韵》时期以及扬雄时期都有那个时期有"普通话",扬雄之时称为"通语"。

普通话的语法与北京地方话的语法略有差别,与白话文的语法差别大一点。现代白话文的语法受欧美译作的语法影响较大。另一方面,不论古今中外,口语总比书面语先走一步。直到书面语脱离口语太多时就会引发一场语文上的什么运动,或趁着什么运动要把书面语变一变。现代英语的拼写法是 17 世纪中叶以来规范的,也包括它的文法。英语以伦敦知识界口语的语音为标准,所依据的也是伦敦的一种社团方言。现代俄语的标准音是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剧院中的莫斯科话的语音。[2]

李方桂先生最早提出划分汉语方言的语音条件,丁邦新先生把学者们区分方言的语音条件总结为声韵调的 16 项,其中 9 项是有关声母的。如古全浊塞音声母,三等合口双唇塞音声母,知彻澄、照穿床禅母字的读法等等。丁先生认为区分方言的"条件的性质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第一是历史性和平面性。全浊声母的演变是历史性的条件,f、xu 的分混就是平面性的了。第二是普遍性和独特性。有的条件涵盖面广,讨论每一个方言都需要说明,有的则是某一个方言的特点。""分支歧出的时间越早,成为大方言的可能越大,因此,用早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分大方言,具有简单而可靠的理由。"[3] 丁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说:"以汉语语音史为根据,用早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大方言;用晚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次方言;用现在平面性的条件区别小方言。早期、晚期是相对的名词。不一定能确指其时间。条件之轻重以相对之先后为序,最早期的条件最重要,最晚期的条件也就是平面性的语音差异了。"[4] 我很赞同丁先生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讨论方言的划分。

语言或方言的历史包括语音、语法和词汇三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的分歧如运用历史比较法都可以追溯到较早的时代。由于汉语有代表隋唐时代北方方言声韵结构的《切韵》,今天吴、粤、湘、客、赣、平话和北方方言的声类和韵类和《切韵》的声类和韵类有对应关系,所以用语音条件来区分汉语的大方言较为方便。《切韵》的声类和韵类从分不从合,有兼收不同方言的情况。方言中往往有文白异读的不同。方言的研究中比较和构拟都是有必要的。音位系统的历史演变的解释可能被忽视。

隋唐之际汉语北方方言中发生了舌尖塞音变作舌尖塞擦音(传统音韵学中所说的舌头音和舌上音)的创新、隋唐或隋唐之后从北方方言中分化出去的方言就有端知组声母的不同。而闽方言的祖方言是东晋时的古吴方言,其祖方言是西晋时的北方言,没有经历隋唐时舌尖塞音变舌尖塞擦音(或舌面塞擦音)的历史,因此今汉语方言可区分为两个方言群,闽方言群和吴、粤、湘、客赣、平话、北方方言构成的方言群。

在北方方言中唇音分化为重唇和轻唇发生在唐代,全浊声母的清化发生在宋代。从陆法言对当时汉语方音的概述中我们知道隋时北方方言已趋于一致。这种一致并不是一些学者理解的那种方言的互相影响导致方言的相近,而是汉代以来一种权威方言对不同方言覆盖造成的。所以唐宋时代北方方言的这些变化应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我们可以从诸方言地方话的语

① 《李新魁音韵学论集》《普通话语音发展述略》,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 年。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第 62、63 页,中国大是科全书出版社,1988 年。

③ 《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商务印书馆,1998 年。

④ 《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论官话方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音结构中了解到这一点。

就唇音的情况来看,今天的方言中只有闽方言和老湘方言的音系中没有轻唇 f-。两者的情况也不同。《切韵》三等合口字唇塞音闽方言保存古音读作重唇 p-,湘方言双峰话清音声母演变为 x-,浊音演变为 ɣ-。湘方言长沙话通摄的读作 x。长沙话通摄非组的 x-当来自 f-,是条件音变,如吴方言温州话乏、月、阳及东钟韵的非敷母字读 h-,奉母字读 ɦ-是分别从 f-、v-演变来的。双峰话为代表的老湘方言非组的 x-可能不是从 f-来的,是方言的底层语音结构所决定的。

一个方言不同土语的音系是否保存古方言音系的某一特征可以用来与另一方言的土语群区分开来。两个土语群都没有保存古音,但古音在这两个方言群中演变的结果不同,也可以此来区分这两个方言群。中古的全浊塞音声母在吴方言和老湘方言中得以保存。闽方言一般演变为不送气清音,客赣方言中不论平仄都清化为送气音,北方方言中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粤方言广州话平声和少数上声字送气,仄声一般不送气。粤方言上声字的不一致与文白异读有关。中古知彻澄母字一般情况读作 t-、th-的只有闽方言,吴方言南部土语的白读中有少数字读作 t-、th-。吴方言南部土语的白读只有少数字读作 t-、th-。吴方言中的这种情况我们已经认识到是方言的底层现象。①

苗瑶、侗台和藏缅语的研究中也碰到类似于汉语方言的问题。苗瑶语的分类主要依据的是方言的语音情况。王辅世、毛宗武先生为原始苗瑶语构拟了鼻冠塞音声母(但只称之为"苗瑶语古音")。畲语构成的畲语支中古苗瑶语清鼻冠塞音声母丢失鼻冠音,勉语构成的瑶语支中古苗瑶语的鼻冠塞音声母演变为浊塞音。苗语分为黔东、湘西和川黔滇三大方言。川黔滇方言仍保存着古鼻冠塞音的形式,湘西方言中鼻冠不送气清塞音大部分地区演变为带鼻冠音的浊塞音。黔东方言中古鼻冠清塞音声母失去鼻冠音,或仍读清塞音,或读作清擦音或清边音;古鼻冠浊塞音声母失去浊塞音保留鼻音部分。其他的语音条件如认为古苗瑶语是有塞音韵尾的,并且还有小舌音声母。勉语保留了塞音韵尾。古苗瑶语小舌音声母和含有小舌音的复辅音声母在畲语中成为舌根音声母或唇化、腭化的舌根音声母,古苗瑶语的浊塞音声母清化为清塞音或演变为浊擦音。②

侗台语族的语言分归壮傣、侗水、黎和仡央 4 个语支。梁敏、张均如先生为侗台语的分类绘画了一张直观的"侗台语族谱系图"。③ 拉基、仡佬、普标、布央等语言组成仡央语支。论证的依据是这些语言核心词的情况。根据斯瓦迪什二百核心词表,布央语与壮语的同源词达 32%,与苗语的只有 10%,与瑶语的仅 6%。④ 这种归属的论证是以语言历史年代学的理论为基础的。假定词同源关系的研究都是正确的,估计布央语与壮语的分化大约在 2700 年前。布央语与苗瑶语核心词同源的数量表明它们的分化年代是在较为遥远的年代。从仡央语与侗台语基本词的比较,如数词、代词、身体部位名称词等看,它们有同源关系。梁敏、张均如先生除了对这些语言的核心词作比较外,还对它们的语音和语法作比较研究,认为"仡佬、拉基、普标、布央等语言的音韵结构和语法特点比较一致,跟台语支、侗水语支和黎语支的语言也基本相

① 《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吴语中的闽语成分》。

② 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第 4 至 1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

③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第 1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

④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第 44 页。

同"。《侗台语族概论》的作者另外又否定了谱系学说。作者说:"我们认为,百越文化从一产生就是多源的,语言的产生也应该是多源的,所以语言谱系说的发展观点不符合侗台语言的实际情况。""具体地说就是这些语言具有很多源头,但这些源头都发源于一片毗连的区域,相同的人种、相近的气候和自然环境使它们具有不少共同的特点,…。"(第 14 页)侗台语族不同语言的同源关系被归结到人种和环境的因素是不对的。

原始侗台语最初分化为壮傣—侗水—黎共同语和仡央共同语等支系(或许还有别的支系,但今天的侗台诸语分别来自这两支)。在这两个姊妹语中出现了许多相同或相近的语音演变。壮傣—侗水—黎共同语中的创新是 * -i 和 * -u 复元音的出现,即出现 * əi、* ei、* ai、* əu 和 * au 复元音(参见下文第六章第四部分"原始侗台语的声母和韵母"第 2 节的讨论)。壮傣—侗水语和黎语分化后黎语失去了小舌塞音,壮傣和侗水分化之后壮傣语也失去了小舌塞音。壮傣语(台语)的不同方言中 * q- > h-或 kh-(参见第六章第一部分"原始台语"第 1 节的讨论)。

中国境内藏缅语曾划分为藏、景颇、彝缅 4 个语支,[①] 后来又划分为 5 个语支,增加了羌语支。[②] 藏缅语族不同语支的划分和语言的归属有的是从共时的角度考虑,有的是从历时的角度作研究。有时以词汇的比较研究为主要依据,也有从语言、形态和词汇不同角度讨论。藏缅语的情况比较复杂,最初时从共时角度入手分类是难免的。黄布凡先生在《汉藏语概论》中对羌语支语言语音的历史特征的讨论是有特色的。

黄先生认为小舌塞音可能是藏缅语族语言古音的遗存。藏文记录的古藏语没有小舌塞音,今藏语的玉科、红原等土语中仍保存着小舌塞音。羌语支的语言,羌、木雅、普米、尔苏、纳木义、道孚、却域、史兴等 8 种有小舌音,嘉戎、贵琼、扎坝 3 种没有小舌音。结论是"羌语支原始语可能有小舌塞音和鼻音"。[③] 羌语支的不同语言有复辅音声母,分布在北部的更丰富。黄布凡先生认为原始羌语支语言有复辅音声母,南部的羌语支语言复辅音较少,是简化的结果。另外嘉戎语有-p、-t、-k、-m、-n、-ŋ、-l、-r、-s 9 个辅音尾,分别对应于 8 世纪前古藏语的-b、-d、-g、-m、-n、-ŋ、-l、-r、-s 韵尾。道孚语的 7 个辅音尾与嘉戎和藏的相同或相近,而且基本对应。景颇语支的独龙语-p、-t、-ʔ、-m、-n、-ŋ 分别与上述嘉戎语的前 6 个辅音尾对应,-ɹ 和-t 又分别与-r、-s 尾对应。羌语大部分辅音尾里后起的,只有小部分与嘉戎和藏的对应,故此黄布凡先生认为羌语支的语言在语法范畴上的某些表现比语音和词汇更能显示羌语支语言的特点,如动词的趋向范畴的形式和动词有人称和数的范畴。

我们在讨论藏缅语分类时不能忽视的是更多的藏缅语分布在中国的境外。藏缅语不同语支的语言进行比较研究后我们会认识到原始藏缅语的面貌不一定像一些学者考虑的那样与古藏语相近。

前面已经提到汉藏语的单音节词根前往往有一个前缀音,前缀音有的有语法上的意义,有的只有构词的意义,有的兼有两种功能。在汉语的一些方言中前缀音被称为词头,侗台语和苗瑶语中或称为词头或称为前缀音。藏缅语中的前缀音有发生学关系的在藏语支语言中往往读作前置辅音,景颇语中读作带弱读元音的音节。博多—加洛语中一般也是成音节的,也可以成

---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第 509 页、马学良、戴庆厦撰写的"藏缅语族"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 年。

② 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第 107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

③ 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第 235 页。

为复辅音的一部分(参见下文)。缅彝语中情况比较复杂,可能已完全失落,有的还保留为音节的形式,有的取代了词根的辅音。藏缅语中普遍存在的使动前缀的形式说明了这一点。原始藏缅语的 * s-前缀和数词的前缀都应该是成音节的。景颇、那加和博多语中今天仍是如此。藏语支和喜马拉雅语支的语言由于后缀的发展,原始节律使得前缀音节成为前置辅音。

本尼迪克特曾在《藏缅语概论》中述及境外学者构拟的藏缅语的 * b-前缀。如"箭"拟为 * b-la(第 117 页)。景颇语(境外称为 Kachin 译作克钦)pəla,吉利语 məla,内瓦里语 bala,迪马萨语 bala,坦库尔语(那加语)məla。[①] 羌语南部方言桃坪话读作 lə^{33},纳木义语 li^{55},失去了前缀音。另外一些语言把 m-音节放在后边。如载瓦语 lai^{21}mjo^{21},独龙语 tɯ^{31}ma^{55},福贡怒语 tha^{31}ma^{55},纳西语 lɯ^{31}me^{33}(弓),史兴语 lyɛ^{33}mi^{33}。"箭"在原始藏缅语中应是一个双音节词,* b-或 * m-原本是带元音的。"箭"藏文记为 mdaɦ,前面的 * m-已紧缩为前缀辅音或鼻冠塞音声母的鼻音部分。现在不少学者已相信侗台语和南岛语有发生学关系。南岛语"箭"的读法 * panaq (Otto Christian,原始马来尼西亚语)可与壮语、毛南语"箭"na^{5},侗语"弓"pa^{5}na$^{3'}$,西双版纳傣语"箭"puɯn^{1} 等比较。侗语"弓"的读法可与南岛语的比较,傣语读法应是双音节的紧缩形式。藏语支中发生的这种音节紧缩是可能的。

"蛇"那加语 phara,米基尔语 phurul,景颇语 lǎ^{33}pu̱^{33},普米语 ba^{13}ʐa^{55},史兴语 ba^{33}ro^{55},纳西语 ʐv^{35}ba^{33}。木雅语 ro^{53},拉祜语 və^{31},傈僳语 fu^{44}只保留原始藏缅语 * b-rul(本尼迪克特拟)的一个音节。藏文 sbrul,除了 * b-紧缩为前缀辅音外还再加 s-前缀。缅文 mrwe^{2} 的 m- < * b-。

本尼迪克特认为"棉花"一词藏缅语中的读法是带 * b-前缀的,拟为 * b-la。他以米基尔语 phelo,拉克尔语的 pəla 等为例说明。棉花是汉唐之时从西域传入中土的,古籍中称为"白叠"。《唐书·高昌传》:"有草名白叠,撷花可织为布。"棉布古称白叠布。《宋史·占城国传》:"无丝蚕以白叠布缠其胸垂至于足。""棉花"维吾尔语 paxta,柯尔克孜语 baqta 等仍可与"白叠"(* bakdit)的读法比较。藏缅语"棉花"的说法亦应来自古西域,如基诺语 pu^{44}te^{44},木雅语 re^{33}pe^{55}。拉克尔语的 pə-不应是前缀,只是古双音节词的一个音节。"棉花"格曼僜语 kɯ^{31}bat^{55},错那门巴语 kʌ^{55}bɛʔ^{53},义都珞巴语 kɑ^{31}pe^{55}等可与古突厥语(7 至 13 世纪)的"棉花"kepɛz 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藏缅语中的这种构词方式已可追溯到一二千年前。较早时期方言的特征可以作为划分方言的依据。

另一种方法是参考核心词的同源情况为藏缅语族的语言分类。斯氏的一百核心词中藏语与那加语同源的有 22 个,与景颇语同源的 24 个,缅语的 32 个。克伦语与藏语同源的只有 18 个,与缅语同源的有 35 个。克伦语从语音和核心词看都与缅语较为接近,我们不必把克伦语从藏缅语中独立出来。一百核心词中羌语与缅语同源的有 41 个,羌语与藏语同源的 42 个,羌缅的关系比较密切。

彝缅—克伦共同语时期经历了丢失原始藏缅语前缀或使前缀的元音丢失的历史演变。这一点在克伦语诸方言中是显而易见的如"月亮"原始藏缅语 * s-lak,那加语吐古米方言(Thukumi)ʃɑ-nu,景颇语 ʃǎ^{33}ta̱^{33},藏文 zla,缅文 lɑ^{1},克伦语的多数方言为 là,克伦语克伦比乌方言 hlä。"七"古藏缅语有 * s-前缀,如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ʃi-ni,吐古米方言 te-ɲē,景颇语 sǎ^{31}ȵit^{31},嘉戎语 kə ʃnəs 阿昌语 ȵit^{55},克伦语东苏方言(Taungthu)nöt,克伦语因巴方言(Yeinba)nwɑi。

几年前根据羌语等的特点设立了羌语支。黄布凡先生提到:"趋势向范畴是羌语支语言动

① 马学良主编《藏缅语概论》第 118 页。

词所独有的语法范畴，是这个语支在语法上有别于其他语支最显著的特点，也是这个语支各语言最有共性的语法现象。"[1] 前面已经提到用来把一个方言群或亲属语群区分出去的条件有两类。一是它们保存的更早时期的原始语的特征，其他的方言或语言群未能保存；二是它们在共同原始方言阶段演变出来的某种特征，可以用来区分于其他方言或语言群。如果是一些方言或语言互相借用形式的共同特征，则不能用来作为历史语学的分类条件。

羌语支不同语言复杂的动词趋向范畴可能是后来才有的。羌语支诸语言中都有"直上""直下""上游""下游"等趋向前缀，它们的产生可能分属这样两种情况。一是这些缀没有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是这些语言中各自发展起来的。另一种是借用关系。如"向下游方"的前缀，羌语为 sə-，嘉戎语为 di，木雅语 ɦæ 等等。羌语的 s-与嘉戎语的 ʃ-有对应关系，如"血"分别为 sa/ʃi，"柴"sə/ʃE，"新 "khsə/kəʃək。可见这两种语言"向下游方"前缀没有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试比较下表中的读法：

	直下	直上	一	黑
羌语	a	tə	ɑ	ɳɪχ
嘉戎语	na	to	tɐk	nɐk
木雅语	mɐ	tə	tɐ	ɳɪ nɪ

羌语、嘉戎语和木雅语"直上"前缀的相近或相同应是借用的结果。景颇语支的独龙语有用后缀表示里外和上下的动词趋向范畴，景颇语中相应的意义用助动词表示。[2]

三 谱系树

1.谱系树

我们可以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来研究亲属语或方言。壮语、布依语、傣语和泰语通常我们只是比较他们当前语音、语法和词汇方面的不同，说明它们的地理分布，并没有深究它们的历史关系。语言的谱系分类和方言的划分是对它们的历史关系的确定。正如我们把藏缅语的亲属语归到一起，并把它们分别划归不同的语支那样，我们也把汉语的不同的地方话分别归于几个大方言，并进一步再划分它们的归属。亲属语的谱系关系按照施莱赫尔(Schleicher)的办法可以用谱系树一目了然地来表示。梅耶认为语言的"每种新的系统都应该从一种单一的系统出发来解释"。如果我们同意梅耶的这一观点，用谱系树来表示亲属语的关系就没什么不对。亲属语或方言的格局就可以用树形的结构来表示。谱系树简明地表示了复杂的方言或亲属语之间的关系。方言词的借用和各自演变中出现的相似面貌使我们对于方言间的关系感到困惑不解。印欧语的研究中发现某一语族(或语支)的语言与其他好几个语族(或语支)的语言有特殊的相似点。施来赫尔的学生施密特(J. Schimidt)用"波浪理论"(wavetheory)来解释这种现象。不同的语言变化像波浪似地散播在这个语言的地域上，每一个变化可以在这个地域的一部分彻底完成，同先前被另一变化所渗透的部分并不平行一致。[3] 波浪理论是对谱系树理

[1] 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第 297 页。

[2] 杨将领《独龙语动词趋向范畴研究》，《民族语文》1999 年第 1 期。戴庆厦、徐悉艰《景颇语语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2 年。

[3]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 400 页。

论的补充。实际上每一种语言都是由一群各自特点的土语组成的。这些土语就是不同的方言，并且还包含有不同的社团方言。印欧语一组土语在某一权威方言提倡下出现的形态形式往往不能遍及所有的土语。诸方言的语言演变又有自己的方式和进度。波浪理论大约尚未分辨这些不同的情况。不久方言地理学(Dialect Geography)派则以细致的同语线否定了以前的理论。他们以共时的方言特征作为标志。由于他们不能区分方言自身演变和借用，早期共同语的特征遗留和后来的演变，得出的结论是："土语是一个虚假的单位。"

20 世纪的结构主义对于方言本质的认识比方言地理学派要深刻。如梅耶认为："任何土语都有它自己的系统，我们应当经常想到每一细节在每一个系统中的地位。""我们如果只限于考察由调查得来的并用地理方法记录下来的一些词的形式，就会有一种危险，只是孤立地研究一个或者一小组词，一个形式或一小组形式。这种支离破碎的办法是会葬送整个历史语言学的。"①

有古文字记录的语言，如藏语、突厥语族的语言、蒙古语族的语言、印欧语不同语族的语言，可以用《切韵》音韵与今诸方言语音比较的汉语，古今语音结构的演变较清楚。可以用树形结构来表示方言的分化。某一阶段的原始语为 A，A 之后第二阶段的方言假定为 A'_i，第三阶段的假定为 A''_{ij}等等。$A \to A'_1, A'_2, A'_3; A'_1 \to A''_{11}, A''_{12}, A''_{13}; A'_2, \to A''_{21}, A''_{22}, A''_{23}$，等等。A 分化的历史为：

$$A \begin{cases} A'_1 \to A''_{11}, A''_{12}, A''_{13} \\ A'_2 \to A''_{21}, A''_{22}, A''_{23} \\ A'_3 \to A''_{31}, A''_{32}, A''_{33} \end{cases}$$

到了第三阶段，从平面上看 A 的所有方言构成了一个系列。不同的方言往往保留有这样或那样的相同的原始语的特征。由于底层的遗存或方言间的借用，也使一些方言有共同的特征。于是从共时的角度看这一系列的方言构成了方言链，任何一种方言总与另外一种或几种方言有共同的特征。划分方言时必须分别以 A'_1, A'_2, A'_3 的特征把 A''_1 组，A'_2 组和 A'_3 组的方言区别开来，而不是以方言间的借用成分为依据。

方言最初的分化可称为简单的分化。方言的一再分化和互相覆盖使得许多方言又以其他方言的原有形式作为自己的底层，方言间还有词、语音或语法成分的借用，这一切使得打算用一些成分的分布来划分方言变得不大可能。最初分化出来的 A_1'、A_2'、A_3'等方言开始出现语音系统上的不同，这些语言系统上的差异特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传给它们各自的土语群。因此是那些语音系统的特征，而不是词汇或语法成分上的零星变化，使得 A_1'组得土语有别于 A_2'和 A_3'的土语。

印欧语后来的研究中有人否认原始印欧语的存在。欧洲方言地理学学派甚至否认方言的存在，他们认为没法对方言进行划分。我们从最基本的方言分化，从同一方言中不同年龄层次人群语音或用词的代沟可以观察到方言最初的分化。我们从不同方言间的语音、形态和词汇之间的对应可以观察和解释方言之间的关系是同一系统分化后的对应。系统只有演变或被消灭，不能搭配式的混合。真正被定义为混合语的语言，语音系统也是从某种方言中演变出来的。当对语言系统的结构没有深入认识时才轻易地说汉语是混合语，白语是混合语，语言可以变质而属于另一个谱系。

① A.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第 59 页。

"方言"一词中国古代本指四方之言，现又用来指民族语内部的不同的土语。如汉语和苗语，尽管各自内部的分歧很大，传统上仍分别视为是一些不同的方言。不同民族的语言，如蒙古语和达斡尔语、壮语和布依语等，分别都是相近的亲属语或方言，习惯上都称之为不同的语言。我国亲属语历史关系的研究中采用了语系—语族—语支—语言这样的4级分类方式，方言的划分中一般采用语言—方言—次方言—土语（地方话）4级分类。分类法体现了对亲属语或方言形成的历史格局的认识。本尼迪克特在他的《汉藏语言概论》中多设了一级，汉藏之下有藏—克伦，藏—克伦又分为藏缅和克伦两支。[①] 国外还有其他更为仔细的分法。[②]

亲属语或方言的分类理论上说要以它们的语言分化历史为依据。我们说的藏缅语或侗台语，指的是一群语言，又指历史上存在过的一种原始语。我们习惯上所说的汉语或藏语等，都是指一种语言，实际上所有这些语言各自都包含着许多方言土语。汉语吴方言，是指主要分布在江苏南部、上海和浙江的一大群方言土语。历史上有过一种原始吴方言，以及与之相近的一些方言土语。原始吴方言现在已经分化为数以百计或许更多的土语。

汉语的方言实际上组成了一个语族，闽、客、吴、粤、赣、湘、平话及北方方言是不同的语支。吴方言有5个次方言，相当于5种不同的语言（或土语群）。北方方言作为汉语史的主要研究对象，又作为其他方言的主要比较对象，在方言研究中是很重要的。由于有《切韵》为依据，我们对汉语一些方言的语音演变史有了一定的认识。如吴方言保存着中古全浊声母，塞音、塞擦音仍为三分。这是原始吴方言的遗存特征，而不是方言间借用造成的或其他途径带来的相同点。这一特征可将其一系列的土语——也可称为语言或方言，与北方方言、闽方言和赣方言的区分开来。闽方言保存有上古重唇轻唇不分，舌上归舌头的特征亦因此可与其他方言区分开来。所以亲属语或方言的历史演变格局是在对语言或方言的历史有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勾划出来的。晋方言是北方方言中的一部分，因保存有入声，有意见主张可以独立出来。同样保存有入声的还有北方方言的江淮官话，则需要一并考虑。北方方言区中大多数地方话入声的消失大约始于南宋之时，而吴、闽方言内部的再分化应早于此。

2.方言的格局

汉语夏时大约分布在豫东北和鲁西一带，是先商的语言。夏商是不同支系的民族。商人主中原，汉语从黄河下游向西发展。周本小邦，周初效法殷人，周原出土的甲骨文与殷墟的一样。[③] 此时汉语可能已传播到陕西。西周金文与殷商甲骨文很相近，到春秋时有的变化较大。此时汉语已传播到长江中下游楚、吴地区。战国的数百年中，燕向北发展，秦拓蜀地，楚、越向南扩张，各自为政，汉语的方言分歧更大。至秦汉时，形成一种分支繁多的方言格局。当时的汉语有秦晋、周洛、齐鲁、陈楚、吴越和北燕6种主要的方言。

经过了汉代4个世纪的大统一和后来的混乱局面，西晋时的方言格局已有较大的变化。郭璞为《方言》注，拿当时的方言与扬雄时代的比较。函谷关东、西的方言差别已较小，原来的一些楚方言词成了通语词。晋时已形成了覆盖汉初周洛、齐鲁、秦晋和陈楚等方言区主要地区

---

① P.K.本尼迪克特《汉藏语言概论》，乐赛月、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印，1984年，第4页。

② 如将藏语归于：Sino-Tibetan, Tibeto-Karen, Tibeto-Burman, Bodic, Bodish, Tibetan, Central. 参见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Eleventh Edition,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Inc. Dallas, Texas, 1988。

③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第129页。

方言的中原方言。周振鹤、游汝杰先生曾为这个时期的汉语方言格局作一番描述。[①] 南方仍有吴、楚和蜀方言。西汉都长安,东汉、魏和西晋皆都洛阳。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南北裂土,东晋在淮河以南建立王朝,都建康。汉末及三国之时已有不少北人南迁入吴。至东晋又有大批北人南迁。闽方言的形成应与这一时期的北方移民有密切关系。至《切韵》时代,陆法言评四方之音:"吴楚则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隋时洛阳为东都。从陆氏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京师(西安)西边的秦陇方言是非标准语。汉末董卓曾"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隋的标准语仍应是洛阳话。《汉语方言概要》的作者认为闽方言的形成与入闽的中原移民有关,这个过程"大概始自秦汉,而盛于晋、唐","闽语是直接继承了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没有经历中古时期这方面的语音演变"。[②] 罗杰瑞先生认为西晋移民的北方方言对扬子江流域,特别是南朝首都金陵的影响是特别显著的,"甚至可以猜想,江南地区原来的方言更接近于现在的南方方言闽语,现在这个中部方言的过渡性质主要由于北方方言输入的缘故"。[③] 丁邦新先生在分析了吴方言南部土语中的"端、知"不分现象后说:"现在吴语的底层具有闽语的成分,可能南北朝时的吴语就是现在的闽语的前身,而当时的北语则是现在吴语的祖先。"[④]

8 世纪中叶,唐起安史之乱,"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吴、湘方言的形成应与隋唐时的北方移民有密切关系。吴方言的音系与《切韵》的较相近亦说明隋时的洛阳话是标准语,长安话与洛阳话相近。晚唐时北音与《切韵》所代表的音已有相当的差别。北音浊上变去,今吴方言仍保留着四声分化为 8 调的结构。12 世纪时汴京沦陷,南宋政权又建于淮河以南,"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于常时",这无疑对吴方言有较大的影响。吴方言太湖片(次方言)借入较多北方方言的读法,杭州话尤为突出。

粤、客、赣方言的形成虽然都与《切韵》所代表的古方言有关系,但情况各不相同。粤方言内部比较一致,没有闽、吴方言那种差别较大的内部格局。粤方言在岭南的扩张应是稍晚以后的事。粤方言承中古有舌头舌上、重唇轻唇的分别,上声分阴阳(书面语变阳去),形成期晚于闽方言,与吴方言相近。粤方言元音有长短的对应,不是上古汉语留下的特点,可能与侗台语的底层作用有关。

客家方言内部也比较一致,说明今天的这种分布格局也是稍晚以后的事。东晋前客家先民居住在山西南部及河南、安徽一带,后渐南迁。客家方言非母字的白读有轻唇和重唇的区别,说明与北方汉语的分化不早于隋代。赣方言和客家方言的共同特征是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不论平仄都读送气清音,全浊上声字读阴平。可能是南宋时期分的家。[⑤]

湘方言有新老之分。老湘方言仍保留全浊声母,新湘方言一律清化为不送气音。湘方言和北方方言的分化或在晚唐和北宋之间。

从以上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今汉语方言的格局是西晋(5 世纪)至宋(12 世纪)这段时间中形成的。西晋时函谷关以东的北方方言陆续向南发展,分化为今天的汉语诸方言。商周时

①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04 页。

② 袁家骅等著《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 年,第 234、235 页。

③ 罗杰瑞《汉语概说》,张惠英译,语文出版社,1995 年,第 164、165 页。

④ 《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8 年,第 254 页。

⑤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 424 页。

汉语方言的分歧越来越大,西汉时主要的方言有6种。晋时北方方言是使用人数最多的方言,加上其他方言,主要方言大约也有五、六种。晋时的古吴、楚方言渐为隋唐之后的闽、吴、粤、湘方言所消灭,蜀方言为元明时的北方方言所覆盖。

汉语方言的研究中有一种倾向。某某方言中发现了几个反映上古汉语方言现象的词,就认为当地的方言形成于秦汉时代。粤方言、吴方言及平话等的讨论中都有这种不从方言语音历史出发的做法。我们知道今方言中往往有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底层,这种底层可能来自当地的古方言或另一种语言,也可能是这种方言进入该地时带来的。某地居民的语言使用史与该地今方言的历史只有后来的这一段是一码事。方言的分布史应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原始藏缅语夏代之前分布在黄河中上游地区。[①] 原始藏缅语一开始就向遥远的南方扩展。四川地区的考古表明古蜀人与氐羌民族大约在夏代就有密切的关系。由于藏缅语的不同支系向遥远的地方迁移,结果藏缅语保存了语言众多的支系。

马提索夫先生1997年的论文提供了斯特德(Stedt)的藏缅语谱系树(family tree)。斯特德把藏缅语分为7支:喜马拉雅(Himalayish)、羌(Qiangic)、景颇(Jingpho-Nungish-Luish)、彝缅(Lolo-Burmese-Naxi)、克伦(Karenic)、卡马路班(Kamarupan)、白(Baic)。喜马拉雅语支包括中国、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地境内的藏语等。斯特德的卡马路班语支的叫法来自印度阿萨姆邦的古地名。这个语支又下辖3支:库基—那加(Kuki-Chin-Naga)、博多—加洛(Bodo-Garo)、阿博尔—米里(Abor-Miri-Dafla)。[②] 仅库基—那加语中的那加语,已很复杂。它在印度的方言有32种之多。如孔雅克(Konyak)方言有95000人在使用(1987年),不同的土语达23种。马提索夫先生把克钦—依(Kachin-Nung)和彝缅(Lolo-Burmese)两支归于吉布里(Jiburish)语支。对我国国内藏缅语的分类也有几种不同的意见,客观地说,将来我们的工作如不考虑缅甸、印度、尼泊尔诸国缅语以外的藏缅语的情况总是不全面的。[③]

苗瑶语族亲属语的历史关系与汉语诸方言的有点相似。原始苗瑶语可能有过不同的支系,但上古末期保存下来的只有一支,渐分化为苗、勉等不同语言。苗瑶语的不同支系保存着不尽相同的南亚语底层词,主要是与孟高棉语读法相近的底层词。

侗台语与汉语、南岛语都有密切关系,侗台语大多数核心词是汉藏语的,只有少数来自南岛语。侗台语中与南岛语有对应关系的词又可分为两类。一类词较早时已存在于侗台语中;另一类词是侗台语分化之后,如黎语从大陆迁至海南岛时从南岛语那里吸收来的底层词。这两类词的不同表现在分布上和读法上的不同。下文有关侗台语核心词的讨论中我们会作进一步的讨论。原始侗台语新石器末期和夏商之际分布在江浙一带。[④] 使用者战国时成为史称百越的一些支系。瓯越本在浙南瓯江一带,汉初与闽越相争,汉王朝使其举族而迁。《史记·越世家·索隐》:"今珠崖,儋耳谓之瓯人,是有瓯越。"

从历时的角度看,方言就是亲属语。谱系树所代表的就是方言的历史。

---

① 吴安其《汉藏语的渊源和历史分期》,《中国民族语言论丛》(2),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

② 马提索夫第30届国际汉藏语论文,Issues in the Subgrouping of Tibeto-Burman in the Post-Benedict Era。

③ 戴庆厦主编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书海出版社,1998)中除了介绍国内藏缅语的几种分类法外,还介绍了国外谢飞(1955)、白保罗(1972)和马提索夫(1991)的分类。

④ 吴安其《汉藏语的渊源和历史分期》。

第二章　汉藏文化的历史背景

人类学把语言学研究作为学科的一个主要分支,语言的历史研究又把人类学其他分支的研究与自已的研究结合起来。语言的分布常常与人群的迁徙有密切关系,民族学和语言史研究者早已注意到这一点。对于历史上没有记载的或史书上记载不甚明确的古代人群的迁移和生存的考证,以及不同人群间的文化关系,考古学、人类体质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的研究能够互相印证和互相启发。汉藏语史的研究自劳佛尔(Laufer)以来仅有数十年的历史,从语言材料的调查到方法理论方面的研究都有许多事要做。今天从人类学的其他角度,从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结合部来观察研究汉藏语发生学问题,无疑是有益的。

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和南岛语是蒙古人种的语言,这些语言的比较表明它们的原始语是古老的,是史前的语言。[①] 它们的发生和分布与蒙古人种的分布和迁移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有必要把这些语言的发生放到一个更远的时间和更为广阔的空间去考察。考古表明,末次冰期结束以后,气候转暖,东亚的新石器早期开始了,发生了主要是蒙古人种的群体由华南向长江和黄河中下游流域迁移的活动。

一 蒙古人种的形成和南北不同的文化

蒙古人种是指居住在东亚地区的当地人群和美洲的印第安人,可分为北亚、东北亚、东亚、南亚和美洲印第安人等不同的类型。蒙古人种是这一地区的晚期智人在距今3万年至2万年中形成的。分布在中国、蒙古、朝鲜、日本等地的典型蒙古人种在距今1万年前已完全形成。[②] 距今1.8万年的山顶洞人已显示出蒙古人种的基本特征,如颧骨大而向前突出,鼻骨低而宽、鼻梁稍凹、颌门齿呈铲形等等。比山顶洞人更早的广西柳江人已具有蒙古人种的特征。美国学者特纳(Turner)把东亚和东南亚蒙古人种的牙齿特征分为两类:巽他型牙(Sundadonty)和中国型牙(Sinodonty)。前者包括东南亚地区的人类群体、日本的绳纹人、阿伊努人及太平洋地区的波利尼西亚人和密克罗尼西亚人。以安阳殷墟人为代表的中国、朝鲜、蒙古、日本、西伯利亚及美洲印第安人具有中国型牙。巽他牙特征形成距今3万至1.7万年的东南亚地区,具有这一类牙的人群沿亚洲大陆架向北迁移一直到日本的北海道。早期东南亚人的另一分支大约在2万年前沿亚洲大陆内陆向华北、蒙古等地扩散。经过选择或遗传演变的作用形成中国型牙的人群。然后经过西伯利亚和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史前的人类迁移与古代的气候变化有密切关系。

① 吴安其《汉藏语历史比较的择词》,《民族语文》1997年第3期。

② 刘武《蒙古人种及现代中国人的起源与演化》,《人类学学报》1997年第1期。

更新世早中期,① 中国境内南北文化的差别不很大。南方东部的文化和华北南部的文化较相近,南方西部的文化和华北北部的文化较相近。更新世晚期华北出现石叶和细石器文化。到旧石器晚期(距今5万至4万年之后),华北地区的石器工艺较进步,用间接打击法剥片,用石叶制作各种类型的复合工具,如箭头、石矛、石刀、雕刻器等,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工艺。北京、山西、河南、河北、陕西、宁夏、甘肃、内蒙等地都发现了华北的旧石器文化。山西的旧石器文化以沁水下川文化为代表,北京地区的以山顶洞文化为代表。此时南方仍流行砾石和石片文化。从更新世晚期的早期开始,南方一直表现出对本地区文化的继承。由于末次冰期的影响,到了晚更新世后期,以刮削器等小型工具为主导的石片石器文化在华南北部完全代替了砾石文化。② 在距今4.3万至3.8万年的这段时间里东亚的气候与今天相差不大,因为考古发现当时的植被面貌与今相差不大。此后气温逐渐降低,大概在距今2.2万至1.5万年时气候最为寒冷,被称为末次冰期的最盛期。在近200万年的时间里这样的全球性气候变化经历了20次左右。地下植物残存的研究说明末次冰期东北为苔原植被,华北、华中与华东地区的森林也很不发育,多为草原和稀树草原景观。如福建惠安地区距今1.8万年时和鄱阳湖地区距今1.5万年时皆为稀树草原。各地年平均气温比今天约低10℃或更低。距今1.8万年时是末次冰期气温最低的时期。距今1.3至1.2万年时气候已有转暖的趋势。当时江苏宜兴、上海和杭州等地以柏和松为主的森林草原植被,气温比现在的当地还低4℃至6℃

距今1.2万至1万年的开始,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明显好转,北京丘陵平原地区的植被是以椴、桦和栎等树木为主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距今9000至9500年间气温短暂下降,距今9000年时开始我国气候转暖。东北地区是以桦或松、桦为主的针叶森或森林草原,华北地区阔叶树渐增加,上海地区为松属占优势的针阔叶混交林。距今8000至6000年间冀中平原是温带落叶阔叶林和草原景观,上海和杭州一带当时的气温比今天要高2℃至3℃。

孢粉研究证明,7000年前天津地区生长有今天见于淮河流域的水蕨。渭河中下游的西安半坡有高温时期的生物,如竹鼠和貉等。黄河中下游地区生长有竹子,如同今天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属于亚热带南部气候,平均雨量比今天多800毫米,相当地现今海南岛及越南、老挝河谷平原的气候。海平面处于3万年来的最高时期。太湖、杭州、温州这样的地方都被海水淹没。③ 以上简述了末次冰期前后至距今6000年前东亚地区的气候情况。

---

① 地质学把地球经历的年代划分为五个阶段: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中生代又分为三迭纪、侏罗纪和白垩纪。距今7000万年前开始的为新生代。新生代又分为第三纪和第四纪。第四纪再划分为更新世和全新世。更新世距今300万年至1.2万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此后为全新世。距今300万年为更新世早期,100万年至10万年为中期,10万年至1.2万年为晚期。

② 王幼平《更新世环境与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的发展》第2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③ 杨怀仁、陈西庆《中国末次冰期的古气候》、《中国晚第四纪古环境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等论文,载《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第五集),地质出版社1988年。

东北地区旧石器晚期的人类遗址有较多的发现。[①] 如辽宁西八间房遗址中出土相当于华北下川文化的"琢背小刀"。齐齐哈尔昂昂溪地区也有距今1.8万年前和1.2万年前的人类活动遗址。著名的山西沁水下川文化距今2.4至1.6万年。下川文化的晚期以种类繁多的细石器为主，也有沿袭早期的粗大石器。新石器时代北方的沙漠草原文化与其相似，为采猎经济。北亚、东北亚(包括日本、朝鲜)和北美的一些细石器文化与之基本相同，但出现的时代较晚。数千年之后的前仰韶文化中保留的细石器文化因素中有与之相似的一面。[②] 东北地区末次冰期之后形成了此后数千年中有相承关系的文化区。东西伯利亚地区、黑龙江流域和辽宁地区发掘了属于这一时期有不同特征陶器为代表的文化。辽宁地区新石器早期的后洼下层文化距今约8000年，主要分布在丹东地区大洋河以东的黄海沿岸，向北延伸到鸭绿江流域的潘石河地区。陶罐和压印编织席纹等与旅大的小珠山下层文化相似。压印之字纹横排坚压与沈阳新乐下层文化风格一致。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的文化有密切关系，南朝鲜多处的遗址中有小珠山下层和后洼下层的压印席纹直口筒形罐。海参崴遗址中也有辽东和辽南的类似文化。新石器时期阴山山脉以北地区使用打制细石器。陶器质地粗松，以素面、网状绳纹、篦纹为主。使用钵形器、尖底器和缸形器。与阴山山脉南侧的有较大的区别。

华南地区更新世末期冰川首先消退，气候较早转暖，大约距今1.1万年时已出现原始的农业。湖南南端湘江流域的道县发现距今1万年的稻谷的遗存。广西柳州白莲洞、来宾龙洞岩，广东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贵州平坝飞虎山洞，台湾台东县海雷洞等处都发现新石器早期的前陶文化。当时的居民居于山洞，文化的遗存一般在山洞中发现。常见的石器有石斧、石锛、石磨棒等。这一时期的文化基本上持续到距今9500年。此后人群开始迁居到河边台地，开始制造陶器，器形以圜底为主，尚未发现他们有圈足或三足的陶器。内陆的陶器以绳纹为主，滨海地区还有印纹、篦点纹等。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中都发现墓葬，以屈肢葬为主，有少量仰身葬和二次葬。屈肢葬以屈肢蹲葬为主，其次是侧身屈肢葬。

华南地区距今8000至7000年的，或相当于这一时期的文化有桂林甑皮岩上层文化、广西柳州大龙潭文化、台湾大坌坑文化和广东潮安海角等地的文化。这一类文化中夹砂陶减少，泥质陶增加，常见纹饰有绳纹、刻划纹等，仍以圜底为主，出现少量圈足器和三足器。距今6000年时华南不同地区的文化除承更早期的本地文化外，还出现与长江流域交流的情况。如大溪文化向南传播。[③]

以往讨论中华文明时总是特别注重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史前文明。本文有意从南北两类迥异的新石器早期的文化开始讨论，然后再来讨论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早期的文化，这样可以发现过去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我们会注意到黄河和长江地区新石器早期

---

① 人类史前文明以石器工具的物质文明为代表，划分为三个阶段：旧石器，中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旧石器时期指距今300万年至距今1.2万年的这段时间。中石器时期是旧石器至新石器的过渡时期。东亚大陆的文明是否经历中石器时期尚有争议。东亚的新石器时期为距今1.1万年至4千年。东亚已发现的旧石器地点比人类化石地点更多，分布更广。山西芮城西侯度文化遗址是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旧石器遗址。经古地磁断代法判断，约距今180万年。旧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又都划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请参阅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② 石兴邦《下川文化研究》，《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③ 贺刚《南岭南北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

的文化与华南地区的有一定的联系，这些文化与他们的农业生产，器具的制作，死后的埋葬方式有关。

二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末次冰期后的早期文化

1. 黄河流域的早期文化

近年来发现的贾湖文化(距今约为9000年至7800年，也有人认为始于距今8000多年前)，其文化内涵属新石器早期。主要分布在淮河上游的沙河、汝河、洪河流域的黄淮平原上。经济形式为农业同狩猎、捕捞、畜养并存。是长江以北最早的水稻栽培区。其早期文化(第一期，距今约9000年至8600年)的遗物中已有角把罐和双耳罐，纹饰有绳纹、刻划纹和戳刺纹。中期(第二期，距今约8600年至8200年)出现釜和三足类炊具(盆形鼎和罐形鼎)，饰篦点纹、篦划纹、网绳纹、乳钉纹、花边纹。早期居住区和墓区混杂，中晚期居住区、墓葬区和作坊区相对集中。有干栏式建筑遗址。葬式为单人仰身直肢一次葬，另有多人二次葬等。墓向以西为主。中原其他几支前仰韶文化与之比较有不少共同之处。裴李岗文化的早期相当于贾湖的晚期文化，聚落规模小于贾湖。其他如山东后李文化与之有相似之处。占卜用龟和獐牙随葬之俗和后来的山东苏北的大汶口文化相同。发现契刻符号的龟甲。复原的贾湖人的样子与今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居民的长像较相似。① 安徽的薛家岗文化亦应与之有密切关系。

黄河流域发现的最早的水稻栽培是在裴李岗文化的遗址上。裴李岗文化因河南新郑裴李岗村得名。裴李岗文化北至安阳，南达淮河以北地区，西到洛阳以东，东抵开封地区。裴李岗文化的石器以磨制为主(旧石器时代的石器较粗糙，新石器时代用磨制的石器)，有铲、斧、镰、磨盘和磨棒等。死者仰身直肢葬，头向西或南。死者两侧放置随葬品，男性多为石铲、石镰和石镞等，女性多为石磨盘、石磨棒。磨盘多为鞋底形。陶器以素面为主，常见的器形有平底和圜底的碗与钵、圈足的碗和钵、盘、三足钵、三足壶、双耳罐、深腹罐等。在河南舞阳的不同时期(共分三期)遗址中都有大量稻谷遗存，其年代约为距今8800年至7700年，与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年代相近。经鉴定为栽培水稻。遗址中还有旱地作物粟等。②

稍晚于裴李岗文化的是它西边渭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或称大地湾文化)，主要分布在渭水流域及丹江上游地区。此种文化因首先发现于陕西华县老官台一带而得名。老官台文化距今7200至6300年。晚于老官台文化的半坡类型的仰韶文化与之有承袭关系。张光直先生讨论到这一时期的文化时说："在目前所有的考古纪录中，陶器最初出现以后的数千年之内，华北有四组互相关系密切的遗址群，…③ 华北的遗址中出土了粟米农业的证据和有关的器具，包括镰刀、磨盘、磨棒。陶器特有附在底上的三条小型而锥状的足——这些是最早的特征性的中国式的容器即鼎。陶器多素面，但有些器上印有绳纹，还有相当数量的有篦印纹和摇椅式印纹。在华北常见的半地下式草泥土家屋和窖穴式的居住形态在这时候已很普遍。"④ 老官台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② 严文明《我国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考古》1997年第9期。

③ 四组遗址群当指裴李岗、老官台、磁山和北辛文化遗址群。

④ 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第2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文化中的仰身直肢头向西的葬式被作为与半坡类型仰韶文化相联系的证据，[①] 其实它又是张光直所举的这一时期老官台文化与华北地区其它文化有联系的另一证据。老官台文化的遗址中还有稻壳痕迹或稻粒印痕和炭化稻谷及稻米。

黄河北边，又稍晚于裴李岗文化的磁山文化，以首先发现于河北武安磁山得名与裴李岗文化更为密切，豫北地区是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分布的交错地区。磁山文化中的石磨盘、双耳壶和两端刃的石铲与裴李岗文化的相近。磁山文化最早的年代数据为距今 8000 年。早期以釜为炊器，后来发展为鼎。磁山遗址第一文化层(磁山文化早期)上发现 62 个长方形窖穴中有粮食堆积，可能是粟，堆积厚度为 0.3 至 2 米，并 出土有狗和猪的骨骼。如此大量的窖藏粮食表明他们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要谋生手段，并有相当数量的人口。距今 8000 至 6000 年的这段时间里，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比今高出数度，相当于今天的长江流域的气候，宜于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大量繁殖一定伴随着迁徙。分布在黄河南北两岸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互相交错是它们分别充分发展的结果。

在后李和西河文化发现以前我们认为北辛文化是黄河下游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1989 年在山东临淄东北，淄河东岸的后李官庄发现了一处距今最早为 8100 年的文化遗址。1991 年又在章丘市西部，龙山镇龙山村西北的西河河湾处发现距今最早为 8400 年的文化遗址。这些遗址都在黄河南岸，在山前平原上。黄河新石器时期至河北平原人海。古时没有堤防，河道不稳定，大约到了战国中期，公元前 4 世纪下游两岸才全面修筑堤防，河道开始固定。新石器时代的居民为了便于种植和捕渔常常居住在河边的台地上，以躲避洪水之害。海岱地区的后李文化和西河文化较为相近。后李一期的遗址中陶器釜类器占绝大多数，以圜底器为主，有少量平底器，个别为圈足器，不见三足器。葬式主要为单人仰身直肢、头朝东或朝西。西河类时间跨度在 1500 年以上，贯穿始终的是有不同特征的釜类器。西河类晚期遗址中的石器主要是小型石斧、小石锛，大多通体磨光，另有磨棒和石磨盘。小荆山西河类遗址中残存的 21 座墓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墓向北偏东，头向北。个别墓主手握蚌壳，别无他物，这与后李类的完全一样。[②] 黄河下游地区的后李和西河文化与中下游地区的裴李岗、磁山文化有一种联系。他们开始时都以釜(或盂)和支脚作炊器。而辽宁的兴隆洼和新乐下层、小珠山下层文化开始时都以筒形罐作炊器。[③] 北辛文化与磁山、裴李岗文化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北辛文化距今 7200 至 6300 年，主要分布在泰沂山区的南侧及西侧的山前平原。以最初发现于山东滕县北辛而得名。半地穴式房屋构成村落。磨制石器有石铲、石刀、石镰、石磨盘和磨棒。陶器主要有鼎、三足釜、小口双耳壶，圜底、平底和三足钵等。墓葬大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东。钵壶等器形和磁山文化同类器相近。山东地区自北辛文化至青铜时代文化的序列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

潘其风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居民种系分布初探》一文中谈到，"以山顶洞人为代表的北方晚期智人群体可能更多地与现代亚洲北部和极区蒙古人种相关；以柳江人为代表的南方智人群体趋向蒙古人种的南方类型"。"发展到新石器时代，上述蒙古人种发展进程中的地域性差

① 张忠培《关于老官台文化的几个问题》，《中国北方考古文集》第 4 页，文物出版社 1990 年。

② 张学海《海岱地区史前考古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 年。

③ 韩嘉谷《环渤海古文化谱系和区系类型说》，《中国考古学年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

异更趋明确。大致有在三个不同的种系分布区：

1）分布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居民，体质上总的与东亚蒙古人种接近。但是中晚期上游与中下游的居民在体质上还存在一些差异。新石器时代中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居民具有某些接近南亚人种的性状。到晚期即庙底沟二期居民此种性状有所消退。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居民则与现代华北类型更接近。长江中游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基本上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相似，但也显露出存在地方性特征。

2）华南地区诸新石器文化居民的体质特征，具有更明显的接近南亚蒙古人种的性质，并兼有某些与赤道人种相对比的性状。

3）北方地区可能存在两个种族群体，以新开流组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可能与极区蒙古人种类型接近，西部则可能生活着与北亚人种相关的扎赉诺尔人的后裔。由顺山屯组头骨的形态特征推测，该地区可能曾经是东亚人种和北亚人种的接触地带。"

我们已经注意到东北地区的史前文化背景中出现了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满—通古斯语和朝鲜语。华南地区的史前文化背景中出现了南岛语和南亚语。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区的史前文化背景中出现了讨论中的汉藏语系的语言。不同地区的居民处于较少交流的状态，形成不同的语言。在人种上早期的蒙古人种在不同的地区形成自己的一定体质特征。

2．长江流域的早期文化

长江流域最令人注意的是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和下游地区的河姆渡文化。但是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早期的裴李岗文化年代相近的是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湖南澧县的彭头山文化标本距今 9100 年和 8200 年。有大型的地面建筑和小型半地穴房屋。有较细小的燧石器和大型打制石器。陶器多饰绳纹，所见陶器皆为圜底，不见三足器、圈足器和平底器。双耳罐和壶形器甚少。稻作农业在华南的出现可追溯到湖南南端湘江流域道县距今 1 万年的稻谷的遗存。

江西万年县大源仙人洞遗址下层的文化的骨化石测定距今约 8600 年。陶器均为夹砂红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其晚期遗存以山背文化和筑卫城中层文化为代表。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缺环较多，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尚不清楚。

大溪文化分布在四川巫山、湖北秭归、宜昌、宜都、江陵、湖南澧县、安乡等地，因首次发现于巫山大溪得名。大溪文化跨越大江南北，东西一千多里，中心地区当在江汉平原西南部和洞庭湖北岸。大溪文化的年代距今 6400 年至 4700 年。房屋有地面建筑和半地穴式两种。早期的石器器形较大，磨制粗糙。中期的器形变小，磨制精致，并开始出现有肩或有段石器。彩陶在大溪早期数量很少，中期增多，晚期衰退。常见的陶器有釜、支座、鼎、碗、钵等。房屋建筑的烧土块中发现稻壳和稻草末。稻壳经鉴定为粳稻。发现有猪、牛、羊等家畜骨骼。经济生活当以水稻种植为主。葬式有仰身直肢葬、屈肢葬和俯身葬。屈肢葬又分仰身屈肢、侧身屈肢和俯身屈肢三种。多数为仰身直肢单身葬。没有夫妻合葬、殉葬，有母子合葬习俗。在氏族的公共墓地中随葬品多寡不均。个别老年女性有较多随葬品。[1] 大溪文化与仰韶文化关系密切。仰韶文化的人面鱼纹图中有宽鼻人口含两条鱼之形像。大溪葬俗中也有口含两条鱼的方式。与大溪文化有承传关系的是屈家岭文化。

---

[1] 林向《大溪文化与巫山大溪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第 131 页，文物出版社，1982 年。

长江下游地区的河姆渡文化分布在浙江余姚、宁波、慈溪一带，首次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早期文化距今约7000年。河姆渡文化的早期阶段已有栽桩架板方式建成的干栏式木构房屋。遗址中谷、谷壳、叶和秆的堆积，最厚处达七、八十厘米。据鉴定属栽培的籼稻。陶器中釜类和支架、罐最多。晚期阶段釜和鼎的数量最多，有拍印绳纹、锥刺的弦纹、水波纹等。早期的生产工具有石、骨、木、陶等种类。石器有斧、锛、凿、刀等，多为磨制。葬式有单人仰身直肢葬和单人屈肢葬。河姆渡有较多双耳陶器，罐、甑、钵等，如同贾湖。贾湖的B型鼎(《舞阳贾湖》图50)与河姆渡的鼎形状极相似。贾湖的鼎为素面。

长江中下游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早期的居民都使用圜底的釜类，多有支架，后来都渐采用鼎，水稻是主要的农作物，文化上显然有渊源关系。距今六、七千年之后不同地区的文明自成系统。

3. 黄河长江流域早期文化与华南文化的关系

前面引用潘其风先生的文章已经说明新石器时期长江中游江汉地区的居民体质基本上与黄河流域的相似，新石器中期生活黄河中下游居民体质接近于南亚人种。文章还提到河姆渡人"具有蒙古人种的形态特征"，马家浜文化崧泽类型文化的居民"推断属于南亚蒙古人种"。在文化方面，水稻的种植、陶器和石器的制作表明新石器早期的黄河长江流域的文明与华南地区的有密切的关系。

严文明先生认为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前7000年是稻作农业的萌芽期。稻作农业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他说长江流域冬季漫长，需要一种储藏的食品，稻谷正好符合这种要求。[①]但距今1.2万年至9000年的这段时间里长江流域还不宜种植水稻。距今1万年前宜于野生水稻生长的应是华南地区。距今9500至9000年时长江流域的气候尚干冷。长江下游镇江地区为松、栎为主的针阔叶混交林，林外生长藜、蒿和麻黄。杭州湾地区在针阔混交林外为藜禾本科植物为主的草原，粟类作物有可能先在这里栽培后来在北方大量种植。但是我们可以肯定新石器早期黄河流域的水稻是从长江以南地区传过去的。

与稻粟文化相关的是砍伐林木的斧类和炊具的使用。张光直先生曾有一种有所保留的看法："在长江下游和太湖地区的是有红陶的马家浜文化，面在它南边与它隔杭州湾相望的是有黑陶的河姆渡文化。沿着长江向上追溯，最近在长江中游盆地发现了一个非常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然后到了公元前5000年前有了大溪文化。再向南走，沿着东南海岸地区，有以绳纹陶或篦印纹陶为特征的零星遗址，可能是由仙人洞和甑皮岩的石灰岩洞穴文化的所知的早期的底层文化持续下来的，但是遗址数目还太少，分布又太稀散，还不能加以稳固的分类。仅有的发掘较多的遗址是属于台湾的大坌坑文化的，而这个文化将来很可能把进一步的研究推到仙人洞和甑皮岩这一时代。那个时代的绳纹陶文化很可能是所有的华南的种植稻米的文化的祖先；大坌坑、河姆渡和马家浜早期都有绳纹陶，可是大溪的绳纹陶较少。"[②] 渭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的陶器纹饰较为简单，其三足器多饰网状交叉绳纹。冀南豫北的磁山文化中陶器以夹砂褐陶的数量最多，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次之。纹饰以绳纹最多，编织纹和篦纹次之。它们完全有别于内蒙和辽宁地区的以细石器、打制和磨制共存的红山文化，其陶器的纹饰为"之"字纹和席纹。

---

① 严文明《我国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

② 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

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期都使用与东北地区、华南地区有所区别的炊具，先是釜和支架，后来发展为三足器的鼎类。最早的三足类炊具出现在距今8000多年的贾湖文化中。到了新石器晚期黄河流域的遗址中出现袋足类的炊具。

华北地区旧石器晚期的细石器文化与后来东北地区的细石器文化有共同的特征，末次冰期结束以后与长江流域居民体质上更为相近的居民的是依赖于种植农业的，他们使用釜类炊具，在距今8000年至6000年的这段时间里人口增长较快，以相近的文化面貌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不排除当地原有的居民与他们相结合。他们的文化被我们命名为裴李岗文化、老官台文化、磁山文化、后李和西河文化、北辛文化。而这一时期四川、云南的旧石器晚期的细石器文化一直延续到新石新晚期。四川广元中子铺距今7000至6000年之间的文化层中出土大量细石器，不与磨制石器共存，但有夹砂红褐陶片，三足器，与陕西地区前仰韶文化时期的同类器接近。

西藏昌都卡若遗址、拉萨曲贡遗址、贡嘎昌果沟遗址，四川汉源狮子山遗址、丹巴罕依遗址为新石器晚期文化。卡若遗址距今5000至4000年，狮子山遗址稍晚，其余皆距今4000至3000年左右。这些遗址中的细石器都与大型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陶器（多数遗址中有彩陶）等共存。拉萨曲贡遗址中还有一件青铜镞。西南地区的细石器文化与华北的细石器比较具有相同的工艺传统，属于以条形细石器石叶为标志的"非几何形细石器"工艺，这也是东亚地区细石器的共同特点。[①]

从陕西东部到东海和渤海之滨，南到淮河上游，北达桑干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内，在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分布着细石器文化。[②] 华南地区不同于华北地区的是：小型石器较少，石器为砾石打制而成。湖南地区旧石器晚期向新石器早期过渡大约在距今1.3万至9000年的时间里。这一阶段出现较多的盘状器，随着磨制石器的成熟，盘状器衰落。显示出华南地区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过渡。珠江流域距今1.2万至1万年时为前陶洞穴文化，石器中已有石斧、锛、磨盘和磨棒，与同一时期的湖南类似，砾石砍斫器是一种特色石器。

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中出现的石器应与同一时期华南地区的有一定的联系，与华北地区原有的细石器文化没有直接的关系。华南地区距今9500至8000年时期的遗址中出现以绳纹为主的陶器，磨制石器比以前增加。到了距今8000至7000年的甑皮岩上层文化时期出现通体磨光的石器，常见的器形有斧、锛和穿了孔的石器，器形有变小的趋势。上面提到湖南地区盘状器早已衰落，而华北地区直到仰韶文化、齐家文化时期还有相当丰富的盘状器。

华南地区相当于华北裴李岗和老官台文化时代的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中都发现以屈肢葬为主的葬式，仰身葬较少。屈肢葬以屈肢蹲葬为主，其次是侧身屈肢葬。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溪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中屈肢葬是常见的。

我们的结论是末次冰期结束之后气候转暖，华南地区的居民向北迁移，黄淮平原、黄河流域、汉水流域新石器早期的文化应与之有密切关系。他们的文明特征是种植水稻，后来以种植粟为主，使用较为大型的打制和磨制石器，包括石斧、石铲、石磨盘和石磨棒等。夹砂绳纹陶，釜类、三足器是他们的炊具。他们的文化取代了华北地区原有的细石器文化。人口繁殖较快，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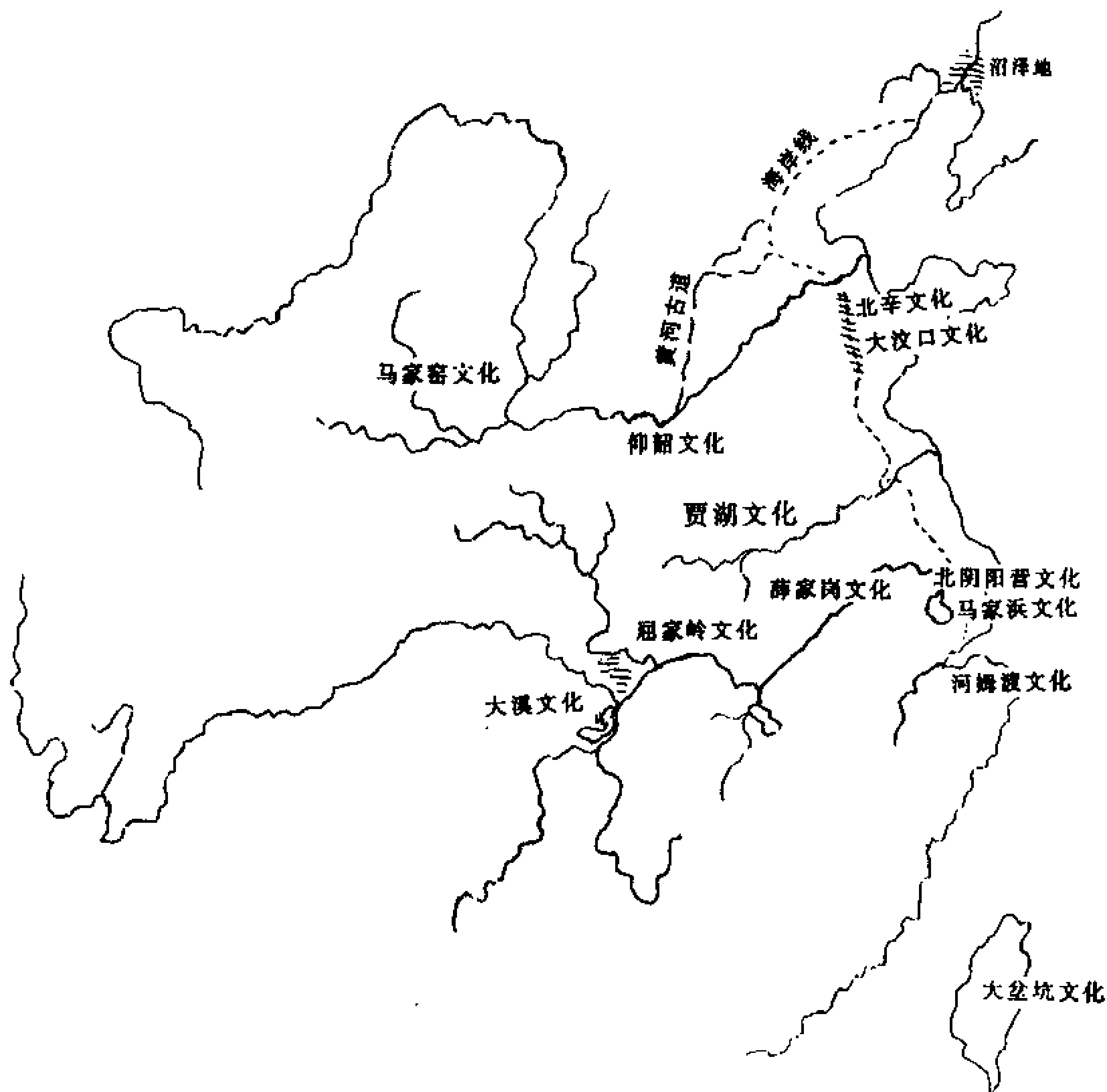
① 李水光《试论中国西南地区的细石器》，《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② 张居中、李占扬《河南舞阳大岗细石器地点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996年第2期。

并进入新石器中期。

以往考古学界较注重黄河流域的史前文明，也注意到史前不同类型的文化发展的序列（区系类型学说），近年来开始认识到更新世与全新世相交、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这段时间里华南的文化比华北文化先进。正如曹兵武在《略说环境与中国史前文化的南北差异》中所指出的"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标志着农业经济和村落社会时代的到来，这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直到90年代，考古学家在华北发现的这一时期的资料一直无法与华南地区的相比。华南地区多个地点地层清楚、证据确凿、年代距今万年左右的稻作与陶器遗存，似乎表明至少在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这个关键问题上，华南领先于华北"。"…而在距今10000年到8000年间，北方地区的文化发展史上则似乎存在着一个缺环"。[①]

新石器早、中期黄河、长江流域文化分布如下图所示：



① 曹兵武《略说环境与中国史前文化的南北差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编《东南考古研究》（二），厦门大学出版，1999年。

三 黄河流域新石器中期的文明

距今7000到5000年的这段时间里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文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一时期为新石器中期,[①] 三足炊具鼎的使用比较普遍,石器的制作比新石器早期的精细。磨制石器已从局部磨光发展通体磨光,穿孔石器普遍出现。农业已从火耕发展锄耕。黄河流域普遍种植粟,长江流域则以种植水稻为主。猪成为一种主要的家畜。在黄河流域原有的老官台、裴李岗和磁山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仰韶文化。

1.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得名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仰韶文化距今6100至4400年,分布的中心在渭河流域、豫西和晋南地区,可分为4个先后相承的文化类型:半坡→史家→庙底沟→西王村。

半坡类型文化距今6100至5600年,相当于秦汉之后两个朝代的时间。仰韶文化的发现早于老官台文化。老官台文化最初的发现是在半坡类型文化发掘的地址上。考古学家在元君庙、北首岭的遗址上发现了老官台→半坡→庙底沟类型文化在地层上的先后关系。老官台文化和半坡文化的关系主要表现陶器和葬俗的共性上。陶器方面都有圜底钵和深腹平底钵,流行绳纹及锥刺纹。他们都把死亡的成年人葬在土坑竖穴墓内,仰身直肢,头向西,单人葬或集体合葬,除了一次葬外,也有少数二次葬,随葬陶器均放置下肢骨附近,亦即墓穴的东部。小孩死后用瓮或钵作葬具。“既然老官台文化和半坡类型具有相同的葬俗,那么,它们当被视为同一族属的不同时间的文化遗存,即半坡类型是老官台文化的直接继承者。”[②]

半坡类型的墓葬发现了1000多座。土坑墓多数分布在公共墓地,墓葬多数排列整齐,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有一定数量的多人二次合葬和同性合葬。还发现男女分区合葬。这种葬式可与易洛魁人的氏族公共墓地的葬式相比较。如摩尔根描述的:“我们正好在刘易斯顿附近的图斯卡罗腊部落居地发现了一个恰当的例子,这个部落有一个公共墓地,其中凡是同一氏族的死者都葬在同一行墓地里。有一行是海狸氏死者之墓,有两行是熊氏死者之墓,有一行是苍狼氏死者之墓,有一行是大龟氏死者之墓,如此分属各氏族者共有八行墓地。夫妻分葬而且异行;父亲与其子女也不同葬一行;但母亲与其子女、兄弟与姊妹却葬在同一行。”[③] 张忠培先生在《元君庙墓地反映的社会组织》一文中根据陕西元君庙这一半坡类型仰韶文化墓地45座年代彼此衔接较紧,排列规整有序的情况作了分析。整个墓地分为两个墓区排列,他说明:“整个元君庙墓地当是包含两个氏族墓区的部落墓地。”“在元君庙的合葬中,没有一座成年男子和小孩的合葬墓,却有三座成年女性和小孩的合葬墓。无疑,它们反映了家族的母系性质。”“在十座男性墓葬中,随葬陶器在四件以下者就有六座;六件以上的只有四座,且其墓主人是四十岁以上的男性。而在十座女性和母子合葬墓中,随葬六件以上陶器的就有九座,其中M420随葬陶器达二十多件,还有彩陶,是全墓地中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墓葬。”“最值得注意的是女孩获得厚葬或使用成人葬习埋葬。”“其中M429(2)号女孩还拥有七百八十五颗骨珠。同属半坡类型

---

① 另有意见,将新石器中期的年代划分为距今7500年至5000年。参阅张之恒主编的《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95页。

② 张忠培《关于老官台文化的几个问题》,《中国北方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③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1页。

的半坡和北首岭墓地，小孩一般都用瓮棺葬，个别的、却毫无例外地也是女孩单有墓穴。"① 半坡类型文化中瓮棺葬除个别为成人二次葬处，绝大多数埋葬幼儿。葬具一般都是一个夹砂红陶瓮上扣一个泥质红陶钵或盆，盆和钵上往往钻一个小孔，可能是供"灵魂"出入用。

半坡类型的陶器上往往有刻划符号。关中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刻划符号的有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零口、垣头，长安五楼，郃阳莘野，铜川李家沟，宝鸡北首岭等。其中半坡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有27种，113件；姜寨27种，129件。

史家类型文化的分布大致与半坡的相同。磨制石器中出现少量的穿孔石器。已出现轮修整口沿的陶器。器表多素面磨光，纹饰有绳纹、弦纹、锥刺纹等。彩陶数量还较少。彩纹中有鱼纹、人面纹、鸟纹等。葬式大多数为多人二次葬。这种多人二次合葬墓有的将若干个个体排成一排或数排，有的将几十个个体分成几层几排排列，放置整齐。头骨放在中央，四肢骨及其他骨骼置于两侧或头骨之下。头向绝大多数为头西面东，少数头东面西。陕西渭河西岸史家村西北的史家类型文化墓地的43座中有40座为合葬墓，合葬墓中一座为男性合葬，其余皆为多人异性合葬。这些情况与半坡类型的墓地所见相似。史家类型测定的标本距今5500年至5000年。

庙底沟类型文化以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得名。这一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是豫西、晋南和渭河流域。传播范围西至甘肃洮河，东达洛阳地区，北抵内蒙南部，南到汉水。它是仰韶文化发展的鼎盛阶段。陶器以细泥红陶最多，夹砂陶次之。制作中慢轮修整口沿已很普遍，彩陶数量较多，占全部陶片的14%左右。彩绘多用黑色，红彩很少。房屋有半地穴式和地上建筑，有的屋内有一排木桩，应表明它们是分间的。如王湾遗址的墓葬中，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无半坡类型文化的同性合葬和多人二次合葬。与半坡和史家类型比较，可知原有的母系氏族一部落社会已处于解体中。庙底沟的标本中，最大数据距今5200年，最小数据距今4400年。距今4000多年的庙底沟文化已被称为"早期龙山文化"。

在原河南地区的裴李岗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河村类型文化因河南郑州大河村得名。其一二期文化的陶器以红陶为主，彩绘多用黑色和棕色，特征性器形为釜形鼎等。与大河村类型相近而稍晚的秦王寨类型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洛阳以东的豫中地区。陶器仍以红陶为主，灰陶次之。彩陶数量较多。彩绘有红、棕、灰、黑等几种颜色。土坑墓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西。瓮棺葬多为幼儿葬，少数为成人二次葬。大河村二期文化距今约5100年。秦王寨类型文化最大数据为距今5000年，最小数据为距今4500年。大河村类型一二期的文化与同期的庙底沟文化相似，又有承裴李岗文化的特点，应是典型的仰韶文化东进的结果。

主要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的后岗一二期文化和大司空一期文化与同一时期渭河流域等地的仰韶文化表现出相近的彩陶文化的特征，以往认为不同类型的仰韶文化。近年来有意见认为有别于仰韶文化。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了一批后岗一期的房屋和墓葬。其规模最大的墓，墓主为壮年男性，身高1.84米，葬于墓坑中央。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南足北。两侧用蚌壳精心摆一龙一虎，龙居右，虎居左。同墓而葬的另外三人年龄较小，西面同葬的是少女，约12岁，头有刀痕。可见这一支系的族群已进入父系社会阶段。西水坡发现的蚌壳摆塑共有三组，另二组分别为龙、虎、鹿，龙、虎、人。鹿卧于虎背，人骑于龙项。后岗一期文化两个年代数据分别为距今5680年和5480年。

① 《中国北方考古文集》第34至47页。

2.马家窑文化

仰韶文化在向冀南、豫北和豫中地区推进的同时又向黄河上游流域发展。黄河上游地区除了有较早时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文化遗存外,稍晚在仰韶文化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有自己风格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一般将其分为先后相承的石岭下、马家窑、半山和马厂4个类型的文化。

石岭下类型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在甘肃东部的天水至武山一带,是庙底沟和马家窑类型之间的过渡类型。其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纹饰有绳纹、弦纹、划纹等。彩绘花纹有几何形和动物形。石岭下类型文化的一个数据为距今5140年。

马家窑类型文化遗存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是甘肃东部的泾、渭水上游和西汉水及白龙江流域。打制石器有石刀、石铲、盘状器和细石器。其细石器当为本地底层文化的遗存。磨制石器有石铲、石斧、穿孔石刀、石锛、磨谷器、石网坠、弹丸等。陶器以红陶为主,有少量泥质灰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彩陶占陶器总数的1/5以上。彩绘多用黑色,有少量红色。彩陶有几何纹和动物纹。动物纹有鸟纹、蛙纹、蝌蚪纹和人物舞蹈纹等。葬式有二次葬、仰身直肢葬和瓮棺葬等。

半山坡型和马厂类型的文化已相当于中原的夏代,距今4180年至3800年。石器和陶器较马家窑类型文化更为多彩。半山类型文化的墓葬发现400余座,有土坑墓、石棺墓和木棺墓。早期多二次葬,晚期多一次葬。早期多仰身葬,中晚期多侧身屈肢葬。男性多随葬石斧、石锛、石凿,女性多随葬石、陶纺轮。马厂类型的墓葬已发掘约1200余座。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也有二次葬、屈肢葬和俯身葬。兰州附近发现的大多是屈肢葬。柳湾马厂类型的墓葬中发现数座殉葬奴隶的墓。土谷台遗址成对成年男女合葬墓占含成年人合葬墓总数的1/3强。未见同性成年人合葬墓。成对成年男女的合葬墓中分别有男子是一次葬,女子是二次葬(迁葬)和女子是一次葬男子是二次葬的方式。也有成对成年男女及儿童合葬的墓中全是二次葬。反映了以男性为本位的单偶制婚姻,亲属世袭制已居统治地位。存在成年女性和儿童合葬,说明妇女对子女仍保留着某种程度的亲权。所有合葬中的成员,实行统一的葬式,侧身屈肢葬。在柳湾半山墓葬随葬品较少的情况下,一年仅12—13岁的男孩用38件陶器、3件绿松石饰、一件臂饰、92件骨片、两件箭头及657颗串珠随葬。[①]

在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发掘中采集到包括马厂、半山类型和齐家文化的一些人骨资料表明,这些人头骨的形态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都具有长而狭的头型,较高的头高,面部狭而高,中鼻和中眶型等特征,与东亚蒙古人种和华北类型比较接近。据此推则甘青地区从马家窑文化到齐家文化的居民基本是一脉相承的。他们与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居民在体质上有一定差异。[②]

3.大汶口文化

在黄河下游地区,新石器中期的重要文化是大汶口文化,距今6300年至4200年,因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根据其叠压的关系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该文化主要分布于鲁中、鲁南和苏北的淮北地区。其晚期遗址西达豫中、豫西,西南到皖北,北到鲁北。

早期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有少量灰陶和黑陶。典型器形有罐

① 张忠培《中国父系氏族制发展阶段的考古学考察》,《中国北方考古文集》。

② 潘其风《中国古代居民种系分布初探》,《考古学文化论集》(1)。

形鼎、釜形鼎、钵形鼎、盆形鼎、三足觚形杯、三足带把罐、豆、壶、钵等。三足觚形杯无实用价值，可能是用于宗教活动的"法器"。北辛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釜形鼎，说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鼎是从北辛文化发展来的。从器形看它们之间有明确的演变关系。鼎在北辛文化产生后，到了大汶口文化前期开始影响周围地区，逐渐扩大到更为广大的地区。到了后来的青铜器时代，发展为铜鼎。[①]

早期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头向一般朝东，也有朝北的。以单人葬为主，一对成年男女合葬墓要到早期的后期阶段才出现。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发现过一座属于该期后期迁葬合葬墓，以一具仰身直肢的成年男性居于本位，其左侧整齐地排列着七个个体的迁葬人骨。早期的后期，随葬品多者达四五十件，寡者一无所有。男性的随葬品多为石斧、石锛、石凿等，女性的多为纺轮等。但也有女性随葬石斧、石铲。野店、大墩子和大汶口墓葬中男性随葬陶器人均多于女性。[②]

大汶口文化的晚期阶段有的陶器上出现较为复杂的意符刻划符号，有的为带柄的斧形，或为锛形。较为复杂的一个上如日月下为火形。晚期的墓葬仍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合葬墓多为一对男女合葬墓，无同性合葬墓。此时当已进人父系社会。这一时期制陶业已相当先进，出现薄胎磨光黑陶，也有硬质的白陶、黄陶和粉色陶。

大汶口文化中可以找到仰韶文化的影响。如其早期偏晚的彩陶的装饰图案，在泥质红陶盆钵上绘黑、红彩并常施白衣作地，风行弧线、圆点、勾叶纹和圆点花瓣纹，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中为典型。[③]

四 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中期的文化

1.屈家岭文化

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为大溪文化，后来的屈家岭早期的文化是承袭其晚期的特点发展起来的。[④] 在时间上屈家岭文化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庙底沟类型文化。

屈家岭文化因最初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而得名，分布的中心地区在江汉平原，波及的范围较广。早期的屈家岭文化石器的制作较粗糙。大型柱状石斧、扁平梯形石锛、穿孔石铲，大型黑、灰陶纺轮是有特点的工具。陶器以黑陶为主，灰陶次之。器形以圈足器为主，三足器次之，平底较少，有鼎、钵等。彩陶大多为厚胎，有些彩纹具有仰韶文化的风格。

中期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中房屋发现较多，多用红烧土筑成。常见的石器以梯形石斧、斜弧刃石镰、扁平长方形穿孔石铲、柳叶形石镞最有代表性。彩陶纺轮是特征工具之一。彩陶数量比早期增多。大型陶锅、缸、筒形器等，厚壁，周围加一道或数道附加堆纹。这些特征都与中原庙底沟二期的文化相似。晚期的屈岭文化已向石家河文化(或称青龙泉三期文化)过渡。屈家岭文化中发现的多为土坑竖穴墓，有一次葬和二次葬。一次葬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二次葬多为三人或四人合葬，也有十几人合葬。合葬墓内的人骨架都是头朝一个方向并排放置，排列整

① 吴汝祚《北辛文化的几个问题》，《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第156、157页。

② 张忠培《中国父系氏族制发展阶段的考古学考察》。

③ 任式楠《长江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文化的交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论文集》。

④ 何介钧《试论大溪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齐，也有埋葬小孩的瓮棺葬。

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都与同时期黄河流域的文化有较多的联系。仰韶文化的南下影响，以庙底沟类型的因素最为强烈，深入到大溪文化的中心区。除了在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遗址中找到仰韶文化风格的彩陶外，也有依当地的彩绘图案对仰韶的作一定的变动。[①]

2.薛家岗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和马家浜文化

长江下游地区相当于这一时期的文化有因安徽潜山县河镇乡薛家岗得名的薛家岗文化，分布于南京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晚期的河姆渡文化和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

薛家岗文化第一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泥质陶较少。主要器形有鼎、釜、罐、甑等。第二期的以夹砂灰黑陶为主，常见器形有鼎、豆、壶、罐、碗等。石器有穿孔石铲、石锛、石凿等。第三期的陶器轮修比较普遍，典型器形有罐形鼎、盆形鼎、釜形鼎、三足带把罐、敛口盘形豆等。第三期的石器均通体磨光，穿孔技术比较发达。石器中以多孔石刀、条状有段石锛、扁平穿孔石铲最有特色。第三期测定的数据距今 5230 年和 5030 年。

北阴阳营下层文化遗址的陶器有夹砂红陶、泥质红陶等，彩陶占 20%。彩绘颜色有红、黑两种。器形以圈足器和三足器为主，有鼎、釜、豆、碗等。鼎是主要炊具。一种带角状把手的三足罐是该文化的典型器之一。石器的磨制比较精致，穿孔技术比较进步。石锛数量最多，石斧次之。石锛有条形石锛、有段石锛，七孔石刀为典形石器。从陶器和石器的制作和器形看来，薛家岗文化和北阴阳营文化有密切关系。北阴阳营文化的葬式以仰身直肢葬为主，有少量的俯身葬和二次葬，头向大多朝东北。北阴阳营文化分为四期。第一期相当于淮安青莲岗时代，第二期相当于青浦崧泽文化的早期，第三期相当于青浦崧泽的晚期或更晚，第四期相当于良渚文化中期。第二期文化有较为独立的特征，鼎、豆、罐形制复杂多变，受北方徐淮地区和东南太湖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影响。第三期文化与崧泽文化的晚期相近。第四期北方文化的影响加强。[②]

马家浜文化因发现于浙江嘉兴马家浜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浙江北部、上海和江苏东南部太湖一带，早期文化距今 6400 年，晚期的距今 5600 年、5360 年。早期的石器比较粗糙，晚期的大多通体磨光，穿孔技术比较进步，和北阴阳文化一样使用管钻技术。早期的陶器以红褐为主，或有拍印的绳纹。器形有釜和支架、钵、盆等。钵为敛口，平底或三足。盉一侧有把手，称为侧把盉。晚期的常见器形有釜和支架、鼎、豆等。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水稻是主要农作物，家畜有狗、猪、水牛等。属于其晚期文化的吴县草鞋山遗址中发现三块炭化了的纺织物残片。纤维原料可能是野生葛。墓葬分布集中，排列整齐。盛行头向北的单人仰身直肢葬，有少量的仰身屈肢葬、侧身葬和二次葬。草鞋山等遗址中发现的两人合葬皆为女性或男性的同性合葬。

崧泽文化是马家浜文化的继承者，因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得名，分布范围大体上与马家浜文化的一致，以太湖流域为中心，两个测定的数据是距今 5230 年和 4630 年。特别要提到的是他们的葬式。大多为头向南的单人仰身直肢葬，开始出现一对成人男女的合葬墓。草鞋山的两座一对成人男女合葬墓中一座有木质葬具，男性仰身直肢，女性侧身屈肢面向男性。随葬陶器的基本组合是鼎、豆、罐，有的还随葬玉璜。

---

① 任式楠《长江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文化的交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

② 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第 95 页至 97 页，文物出版社，1993 年。

大汶口文化中期偏后阶段起至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对同一时期的长江下游流域文化的影响比以前增强。

五 新石器晚期黄河长江流域的文化

1. 黄河流域的文化分布

新石器时期黄河流域的文化承早一时期的文化传统，与后来出现的汉语和藏缅语有密切的关系。这一时期黄河下游从大汶口文化发展为典型的龙山文化，黄河中游地区豫、冀和晋南地区这一时期的文化被称为河南龙山文化。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为齐家文化所代替。新石器中期黄河流域对周围影响最大的是庙底沟类型的文化，而这一时期对周围影响最大的是山东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因最初发现于山东历城（现属章丘）龙山镇而得名。龙山镇这一时期的以黑陶为特征的文化发现以后，又先后在黄河中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类似的文化遗存，即分别亦冠之以龙山文化的名义，但后来发现它们是有区别的，于是把属于山东等地的龙山文化称为典型龙山文化。

典型龙山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包括山东全境、江苏和安徽两省的淮河以北地区，其影响至豫东、豫北。龙山文化时期最为重要的事是城邑的出现。夏王朝在伊洛地区开国大约是距今4100年时，而河南淮阳龙山文化时期的平粮台古城的建城年代距今4500年。城址呈正方形，面积5万多平方米，使用面积3.4万平方米。城内有长方形排房，路土下铺设陶排水管。[①] 龙山镇的龙山文化古城稍晚，约建于距今4300至4400年。山东寿光孙家集镇的龙山时期古城建于距今4000多年。

这一时期另一重要的事是发明了铜的冶炼。淮阳平粮台出土了铜渣，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中出土了两件铜的锥子。铜中掺入锌和微量的铅和锡。但铜显然还是罕见的。石骨器较常见。矛和箭头的数量较大。张光直先生说："这些现象都强烈地指示出当时的弓箭（和矛）不但是猎具而且是兵器，防御城墙的确是作防御工事的。"[②]

龙山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的还带有大汶口文化的特征。轮制陶发达，陶器绝大部分为灰黑色，少数棕、红、白色。有极薄的黑亮陶制的杯、盒和罐，大约是祭祀用器。早期的陶器的器形以三足器和圈足器为主。鼎的典型器形是"鬼脸足"式。从大汶口晚期开始就有袋足鬶。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有极少数屈肢葬和俯身葬。随葬品差别悬殊，多数一无所有。个别用贵重的蛋壳黑陶高柄杯、玉鸟、玉珠等随葬。早期墓中仍有沿袭大汶口文化的习俗，死者手握獐牙。有用人牲作奠基的现象。非正常死亡的"灰坑"墓增多。或身首异地，或剁去双脚，或捆绑活埋。从葬式看氏族制已解体。城邑的出现、人牲的祭礼和残忍的杀人方式，表明已进人奴隶社会。另外还可见到卜骨，烧灼动物肩胛骨从它们的裂纹判断吉凶。

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豫北类型又称为后岗或后岗二期类型，最初发现于河南安阳后冈。主要分布在豫北和冀南地区。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纹饰以绳纹最多，陶器中亦有"鬼脸足"鼎和那种袋足的鬶，与山东龙山文化同类器相近。后岗发现的墓葬，大多单人仰身

① 曹桂岑《论龙山文化古城的社会性质》，《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② 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

直肢葬,无随葬品。邯郸涧沟遗址的葬坑中有相互叠压人骨,另有用废弃水井埋人,男女老少皆有,或身首分离,或作挣扎状。另一房基内发现人头骨,有砍砸和剥头皮痕迹。后岗二期文化中还经常发现卜骨和穿孔龟甲。井的使用是令人注意的。

河南境内,晋南、冀北及皖西北等地区相当于龙山文化时代的文化统称为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文化主要分布在伊洛水流域至郑州一带。陶器以灰陶为主,有少量黑陶。纹饰有绳纹、篮纹和方格纹等。有罐形鼎和鬶。河南登封王城岗发掘的夯土城墙距今约4400年。王湾类型文化的分布与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地域大致相同。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关系密切,王湾类型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正在讨论中。豫西豫中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像其他类型的龙山文化一样,占卜用肩胛广有发现。晋南类型的龙山文化又称陶寺类型,由于晋南襄汾陶寺遗址得名,临汾盆地的坡地上发现70多处。发现的陶器与豫西、豫中地区的相似。墓葬中发现有龙纹的红色陶盆,石玉璧环和斧、玉琮,似铜铃的器物,含铜98%,余为锡、锌。陶寺类型文化早期的陶器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相同或接近。早期使用釜灶,中期釜灶和鬲并用,晚期用鬲。三个时期的文化是同一文化的传承。[①] 临汾盆地陶寺类型文化的遗址相当密集,崇山周围一带更是如此。墓葬都是单人土坑墓,头朝东南。早、中期墓有依性别分排埋葬的情况,可能反映了氏族的结构。晚期的数座或数十座一组,似乎是家族墓地的形式。大型墓占总墓数的1.3%,墓主皆为男性。陶寺遗址的早期为距今4410年,最晚为距今3950年。其晚期已进入夏代。

这一时期陕西地区的文化称为客省庄二期文化,主要分布在关中地区。陶器以灰陶为主,有少量黑陶和红陶,纹饰以绳纹和篮纹最普遍。典型器形有单把鬲、斝等。鬲是数量最多的炊具。陕晋豫地区直到庙底沟型仰韶文化晚期才产生鼎。庙底沟二期无鬲以斝、鼎等为炊具,斝为釜形,从釜形鼎演化而来,与客省庄文化的罐形鬲不同。但在陶器的制作手法上有相似之处。两者都以灰陶占多数,基本停留在泥条盘制筑的水平上。[②] 这一文化的另一特征是使用羊肩胛骨来占卜,烧灼过的羊肩胛骨时有发现。先周文化的分布基本上与客省庄文化分布的区域吻合。"先周文化以高领袋足分档鬲著称,客省庄晚期以单把联裆罐形鬲为其文化的显著特征,两者当不属一个谱系。同时,从客省庄文化陶鬲形制的演变规律看,除了可发展成如齐家文化M36:1及M129:2这样式样的陶鬲外,不可能派生出先周文化陶鬲的形态。总之,先周文化陶鬲是自有渊源的。张忠培先生认为很难把客省庄文化说成是周族的原始文化

黄河上游地区这一时期仍在马家窑文化的序列中。

2. 长江流域的文化分布

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中期马家浜文化发展为崧泽文化,进一步又发展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的晚期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龙泉三期文化又被称为湖北龙山文化。而四川地区这一时期的早期巴蜀文化也是引人注目的。

良渚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浙江余杭而得名,其分布的中心地区在太湖流域,其影响北至鲁南,南抵粤北。早期文化距今5000年至4500年,中期距今4500至4000年,晚期距今4000年至3700年。良渚文化的特征石器为扁平长方形穿孔石斧、有肩穿孔石斧、有段石锛等。陶器以

---

① 参阅高炜、张岱海和高天麟《陶寺遗址的发掘与夏文化的探索》,《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② 张忠培《客省庄文化及其相关诸问题》,《中国北方考古文集》。

泥质黑皮陶和夹砂灰黑陶为主，多为轮制，胎壁薄。器形以圈足和三足器为主，典型器形为鱼鳍足或丁字形足鼎、袋足鬶等。遗址中出土大量磨制细腻、雕刻精细、种类繁多的玉器。余杭反山墓中曾出土“神人兽面图”，余杭瑶山出土的玉器中有另一种人兽结合的图形。瑶山还出土过回龙首玉镯。[①] 葬式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草鞋山发现两女性附葬于一男性墓。男性居中，随葬玉斧、玉琮、玉璧等，两附葬女性为二次葬。绢片、丝线和丝带等中国最早的丝制品出现在良渚文化的遗址中。

良渚文化的早期相当于大汶口文化中期和晚期，晚期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有密切的交流，大汶口文化中有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良渚文化中有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如良渚文化的有段石锛在大汶口文化三处遗址中出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袋足鬶在良渚文化中也常见到。[②]

长江中游晚于屈家岭文化的遗存或称为青龙泉三期文化，也有以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的文化为代表，称之为石家河文化。其分布以汉水中游为中心，北至南河，南至洞庭湖北岸，西至沮漳河，东北至溳水，东南达幕阜山脚。存在年代为距今4700年至4000年。

湖北郧县青龙泉遗址中辨认出来青龙泉三期文化，并从这个遗址中测得数据是距今约4030年，晚于屈家岭文化，大致与屈家岭文化分布的范围符合。青龙泉三期文化的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最多，其次为红陶。器表多素面磨光，纹饰以篮纹最多，也有堆纹、绳纹等。彩陶数量很少。炊器有鼎、釜、斝、鬶、甑。石器的主要器形有石斧、石锛、石锄、石镞、石纺轮。陶纺轮数量较多，有与屈家岭晚期彩陶纺轮相似的一些纺轮。青龙泉文化北抵河南信阳，河南龙山文化南至郧县大寺，两者只是局部地区分布重合。青龙泉文化中的斝，是受庙底沟二期文化影响的器物。[③] 大约在中原龙山文化早期，屈家岭文化中已出现城邦文化，遗存的古城址有石家河古城、走马岭古城、城头山古城、阴湘古城及马家垸古城，这些古城存在的年代为距今5000年到4600年。[④]

湖北松滋县（桂花树）、通城、湖南平江、澧县、沅江县等地这一时期分布的被称为桂花三期的文化与青龙泉文化相近。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褐陶为主，次为红陶。纹饰有拍印篮纹、方格纹和绳纹等。个别遗址有彩陶。三足器和圈足器发达。盆形鼎、罐形鼎、鬶等为特征性器形。石器有石斧、双孔石刀、有段石锛等。

赣江中、下游地区的山背文化和筑卫城中层文化是两种相近的文化，前者稍早。跑马岭山背文化遗址的数据为距今4810年。石器磨制精致，器形长大。特征石器如大型厚重的长条形有段石锛、扁平长方形石斧和半月形穿孔石刀。有段石锛数量最多，占全部石器的1/3。石斧有有段石斧和有肩石斧。石镞数量仅次于有段石锛。还有很少量的细石器。陶器有夹砂或泥质的红、灰、黑陶，夹砂红陶最多。部分器物上拍印方格纹、编织纹、圆圈纹等几何印纹。盛行三足器和圈足器，主要器形有鼎、鬶、钵、豆等。筑卫城中层文化遗址中的特征石器亦有半月

① 牟永抗《良渚玉器上神崇拜的探索》，《庆祝苏秉琦古五十五年论文集》。

② 牟永抗《试论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③ 李文杰《试论青龙泉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

④ 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第7期。

形穿孔石刀、有段石锛。陶器有磨光黑皮陶、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主要器形有鼎、鬶、釜、豆等。

长江上游地区早期的蜀文化可以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为代表，距今4740年至4070年，分布在川西平原、嘉陵江流域和长江三峡地区。陕西汉中也出土过与早期蜀文化相似的青铜器和陶器。三星堆一期遗址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占陶器的80%。纹饰主要为细绳纹、平行线纹及附加堆纹，其次有少量方格纹和粗绳纹。[①] 川西山区的原始文化以平底夹砂陶为主，划纹最多，没有尖底、长柄、三足、圜底器，与滇、藏、甘、青的一些原始文化接近，与蜀文化没有渊源关系。[②]

六 夏代黄河长江流域的文化

1. 黄河流域的文化分布

《左传·昭公四年》："夏启有钧台之享。"杜注："阳翟有钧台陂。"古阳翟即今河南许昌西北的禹县。徐中舒先生说："从历史记载看，夏代的地区不出河南、山西两省，夏民族大概是以崇山(即后来的嵩山)或伊洛为其活动的中心，然后逐步由河南向河北岸发展，而在山西建立了国家。所以山西一带又称大夏或夏墟。夏禹的父亲是崇伯鲧，崇伯之国在秦晋之间，……"[③] 据《史记》夏自禹至桀17世，据说有400多年。[④] 夏王朝存在于约距今4100年至3700年之时。

考古发现继河南龙山文化之后在河南龙山文化分布的范围内分布的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因河南偃师二里头村得名。二里头文化距今3900年至3600年。据统计"豫西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为六十三处，晋西南地区发现的为三十六处，豫东地区的为十三处，冀南豫北地区的为五处，豫南地区的仅有两处。"[⑤] 二里头文化作炊具的是鼎、折沿深腹罐、侈口圆腹罐等。龙山文化中常见的斝、鬲、单耳罐杯等在二里头文化中不见。河南龙山文化的豫西豫中类型文化当与二里头文化有密切关系。豫西豫中类型的文化又称为王湾类型文化，如其乳头足罐形鼎、侈口夹砂罐等为二里头文化所继承。河南密县新砦距今4300年至4000年的文化为河南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时期的文化，被称为新砦期文化，多分布在河南登封、禹县和洛阳一带。[⑥] 可见夏文化的出现与这一地区有密切关系。

二里头文化中的生产工具仍多为石器、蚌器、骨器、木器，与新石器晚期无大差别。但已出现一定数量的青铜器，有爵、铃、戈、镞、戚、刀、锥、鱼钩等。

二里头文化分为4期，第一期的陶器以褐陶为主，磨光黑陶占一定比例，纹饰以篮纹为主，有少量方格纹、细绳纹。第二期黑陶数量减少，以细绳纹为主。第三期中鼎、深腹盆、甑等延用，出现鬲、斝等与商二里岗文化接近的器物，第四期中出现得更多。第三第四期陶器的颜色一般为灰色，以绳纹为主，出现粗绳纹。篮纹和方格纹基本绝迹。一些学者认为二里头一至三

---

① 范勇《试论早蜀文化的渊源及族属》，《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② 赵殿增《巴蜀原始文化的研究》，《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③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第33页，巴蜀书社，1992年。

④ 徐中舒《先秦史论稿》第25页。

⑤ 赵芝荃《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期文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第273页。

⑥ 赵芝荃《略论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

期的文化为夏文化，四期为夏商文化的过渡阶段，二里岗期文化是商王朝建国之后的文化。[①]

河南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山东地区为岳石文化。岳石文化以分布在山东境内为主，西至豫东杞县、鹿邑，南达苏北沭阳、皖北宿州，北抵辽东半岛南端，其年代为距今4000年至3500年。岳石文化与晚期的山东龙山文化有较多的相似之处，陶器均以素面为主，各类纹饰所占比例大致相同。共有的陶器有鼎、甗、鬲、罐、豆等。值得注意的是，拿陶器来说，轮制技术较龙山文化时期大为退化，夹砂陶几乎全为手制，缺乏大件制品。最能体现龙山文化风格的鬶、盉、素面鬲、鸟喙足鼎等到岳石文化时期突然绝迹，而在中原或更远的地方如安徽江淮地区延续下来。[②] 岳石文化的葬式与龙山文化的一致。这一时期的卜骨比前一时期的钻灼点排列更为密集。[③]

岳石文化的外来因素，如扁锥状足鼎，自鲁西南向鲁北、鲁东递减，其来源可追溯到江苏丹徒赵家窑的一类遗存。另外还有中原龙山文化特征的甗、折腹盆，辽东大珠山上层文化的舟形器等。而同一时期的河北磁县七下垣文化（漳河型先商文化）对其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如，绳纹鬲、斝、深腹盆（由鲁西北向鲁东、鲁南递减）、碗形豆、敛口瓮、卷沿绳纹罐、浅盘豆等为七下垣较为典型的器物。两地的纹饰上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如绳纹、S形卷云纹、圆窝纹、小方格纹等。岳石文化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较为明显，而二里头文化对它的影响较小。[④] 看来从龙山文化时期到岳石文化时期的10个世纪中，主要是黄河下游的文化对河南等中原地区有强烈的影响。山东境内的龙山文化在本地衰弱而在中原得到表现说明这一时期曾有东夷人举族西迁和南迁。二里头一、二期文化中所减弱的龙山文化的特征，到了三、四期中得到明显的加强。可见商王朝的建立与此前一段的时间里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在河南地区逐渐得到加强有关。后来山东地区的东夷和淮水流域的淮夷与商的关系仍十分密切。据史书所记羿代夏政，太康失国，少康复国。这一时期山东地区的夷人进入河南，与原有的部落有过激烈的争夺。夏王朝应是部落联盟的政权。

夏时冀中南是夏的二里头文化，冀北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张忠培等先生认为海河北系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区域、年代与邻境文化关系等方面都和文献中的夏代有易氏吻合。[⑤] 太行山西麓的考古文化按其地层关系分别为仰韶文化后岗一期、庙底沟类型、雪山一期、龙山、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一二期属于夏纪年范围，三四期属于商早期。燕山以北，自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之后是夏家店下层文化。

关中地区这一时期仍为客省庄文化。客省庄文化分布区以东和以西的毗邻地区，都是自成系列的文化。

马家窑文化的半山和马厂类型的存在的年代主要在夏代，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在这一地区齐家文化晚于马厂类型的文化。《齐家文化的研究》认为："从两者陶器的基本组合，尤其是从马厂期陶器演变的基本趋势，以及拿齐家文化一期一、二段和马厂期陶器进行比较研究看，

---

① 赵芝荃《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期文化》。

② 方辉、崔大勇《浅谈岳石文化的来源及族属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③ 徐寿群《也谈岳石文化来源》，《考古学文化论集》(4)，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④ 方辉、崔大勇《浅谈岳石文化的来源及其族属问题》。

⑤ 张忠培、孔哲生等《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1)，文物出版社，1987年。

则难以认为齐家文化是马厂期的直接继承者。至于齐家文化和马厂期的某些陶器的相似情形,只能认为是不同谱系的考古文化之间的假借和因袭。"[①] 齐家文化又与早于它的分布在甘肃东部的常山文化有一定的联系。齐家文化是自有特色的文化,它无疑是仰韶后裔文化中的一支。有意见认为"常山下层文化上承仰韶文化的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发展成齐家文化"。[②]

齐家文化以最先发现于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而命名。齐家文化的分布比马家窑文化更广泛,根据其文化面貌,可分为三个地区:甘肃东部泾、渭上游和西汉水上游地区,甘肃中部的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流域,甘肃西部和青海东部地区的庄浪河、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地区。东部的齐家文化早于西部,距今大至年代为4100年至3600年。齐家文化的陶器有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手制为主,轮制较少。纹饰有绳纹、篮纹等。彩陶数量较少,彩绘以黑色为主,红色较少。器形主要有鬲(单把)、斝、罐等。罐的数量最多。石器有斧、锛、铲、刀、镰、镞等,有的遗址中还有细石器。盘状器和细石器为打制。石刀和刀镰大多为磨制。已出现较多的纯铜器和青铜器,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并向青铜时代过渡。葬式有仰身直肢葬、屈肢葬、俯身葬等。大多为一次葬,二次葬较少。以单人葬为主,合葬次之。普遍发现成人男女合葬和殉人墓。男女合葬的共同特点是,男性仰身直肢,女性侧身屈肢面向男性,随葬品一般集中在男性身边。成年男女合葬墓皆为一次葬,可知女性为殉葬。齐家坪还发现多人殉葬的墓,当为奴隶殉葬。随葬品多寡悬殊。有的墓有用玉斧、玉铲、玉琮、石璧等随葬。或用象征财富的猪下颌骨随葬,多者达68枚。另有随葬海贝和骨贝。齐家文化墓地的考察发现不同时期的墓有组织地排列成行,说明他们的氏族联系还存在。[③] 卜骨大多为羊胛骨,也有用猪、牛胛骨,只灼不凿。武威皇娘娘台遗址中曾发现卜骨上有钻痕。永靖大何庄遗址发现天然砾石排列的"石圜",周围分布墓葬,类似辽西红山文化中石块围成的圆形祭台。

2. 长江流域的文化分布

夏代长江下游、中游和上游的文化情况较龙山文化时期有较大的变化。

长江下游的南岸,夏代之时良渚文化突然消失,至商代出现马桥文化,两者并无直接的传承关系。"长江三角洲许多遗址的良渚文化层与马桥文化层之间普遍有一层淤泥和泥炭,这种湖沼相沉,表明在良诸文化之末我国东南沿海又有过一次大规模海侵,这在一些遗址的孢粉组合上也有反映。""由于这次海侵是由南向北发生的,因此良诸文化向北迁徙的可能性最大。沿射阳河分布的良诸文化遗存,反映了良诸文化向北迁徙的过程中曾在射阳河两岸的岗地上生息了一段时期……。"[④]

江苏东部夏代初期沿射阳河两岸分布的文化具有良诸文化的特征。阜宁陆庄出土了这一时期文化的兽面纹玉琮、长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锛、双翼形石刀。陶器鼎、鬶、盉、豆等。鼎、盉、缸皆为夹砂红陶。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下限距今4200年,这地区的文化年代认为是距今4200年至4000年。[⑤]

---

① 张忠培(齐家文化的研究》,《中国北方考古文集》第129页。

② 胡谦盈《庙底沟二期文化与常山下层文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第263页。

③ 张忠培《齐家文化的研究》。

④ 张敏、韩明芳《江淮东部地区古文化的初步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第122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⑤ 张敏、韩明芳《江淮东部地区古文化的初步认识》。

江苏中部相当于夏代的高邮周邶墩遗址文化具有岳石文化的特征。陶器以夹砂灰陶和红褐陶、泥质灰陶为主,有鼎、甗、鬲、尊等。鼎为罐形,圆锥状足,鬲、甗多饰附加堆纹。除缺乏舟形器外,造形与装饰风格与岳石文化尹家城类型晚期遗存相同。尹家城类型的年代距今约3900年至3600年。周邶墩遗址这一类文化可能来自山东泗水流域。

另外,在兴化县南荡、高邮周邶墩等地发现了类似于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型的文化遗存。陶器有鼎、甗、鬶、豆等,鼎皆为罐形,多为三角形侧扁足,饰绳纹。鬶前有流,后有把。王油坊类型因发现于河南永城王油坊村得名,主要分布在河南东部、山东西南部、苏北和皖北一带。又称青堌堆类型。南荡等地的此类文化其年代应晚于豫东的王油坊类型。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的下限为距今4200年。南荡遗址经碳14测定为距今3839年和3706年。

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晚期分布广泛的屈家岭文化地区这一时期由于中原文化的南下而出现较大的变化。由于受庙底沟文化的影响出现青龙泉三期文化。这一时期湘北地区与之相近的文化为松滋桂花树三期文化。这两种文化的情况前面已经提到。鄂西地区原始文化的发展序列为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此后,相当于中原夏代的时期表现出一些不同于东边地区的文化特征。如白庙遗址中的陶器的纹饰有细绳纹、竖篮纹、叶脉纹、斜方格纹、弦纹等。宜昌林子岗遗址的陶器以绳纹为主,次为篮纹、弦纹、苋叶纹、方格纹、附加堆纹等。主要器形有罐、尊、盆等,陶胎普遍夹砂。①

长江上游地区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仍是蜀文化。前面已经提到早期蜀文化。三星堆文化第二第三期,距今约3930年至3160年。第二期的陶器中泥质灰陶比例降至28%左右,以夹砂褐陶主。除一期原有的器物继续流行外,新出现的器形有陶盉、喇叭形大口罐、B型高柄豆、圈足盘等,还有鸟头把勺。常见纹饰有粗绳纹、人字纹、附加堆纹、圆圈纹、戳印纹等。其年代大致在夏至商代前期。三星堆二期的器物与中原二里头的比较,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有陶盉、觚、豆、罐类,以小平底为主。二里头文化的陶盉上,往往捏出眼睛,三星堆的也有在封口部分捏出眼睛。较三星堆二期略晚的三星堆祭祀坑出有牙璋,与二里文化的牙璋形式相同。同时,三星堆二期的小平底罐、高柄豆、空足盉、高领罐、鸟头把勺、觚等,以夹砂陶居多,以绳纹为主等特征又出现在鄂西宜都、秭归、宜昌、枝江等地同时期的一种文化中。而且它们又有别于鄂西青龙泉三期的文化。有意见从川西和鄂西的早蜀文化受二里头文化影响这一点来说明早蜀文化的源头在江汉地区。② 但三星堆一期与二期的遗存表明它们的文化有密切关系,而鄂西的早蜀文化与当地的其他青龙泉文化"迥然不同",可以考虑鄂西的早蜀文化来自川西。

大渡河流域距今4000至3500年左右的这段时间里分布的原始文化被命为狮子山类型和背后山类型文化。以汉源县为中心的狮子山类型的新石器文化其石器以石斧最多,半打半磨,还有石锛、石刀、箭镞等。陶器以夹砂红陶和棕红陶为主,胎质厚重,火候较高。纹饰有篮纹、划纹、绳纹、附加堆纹等。器形有喇叭口壶、高领罐、钵、盆、釜。汉源地区另有一种原始文化,被称为背后山类型文化,石器一般为磨光石斧、石锛。陶器为泥质灰陶,器形有细长柄豆、尖底角状双腹杯、薄胎扁腹罐、卷沿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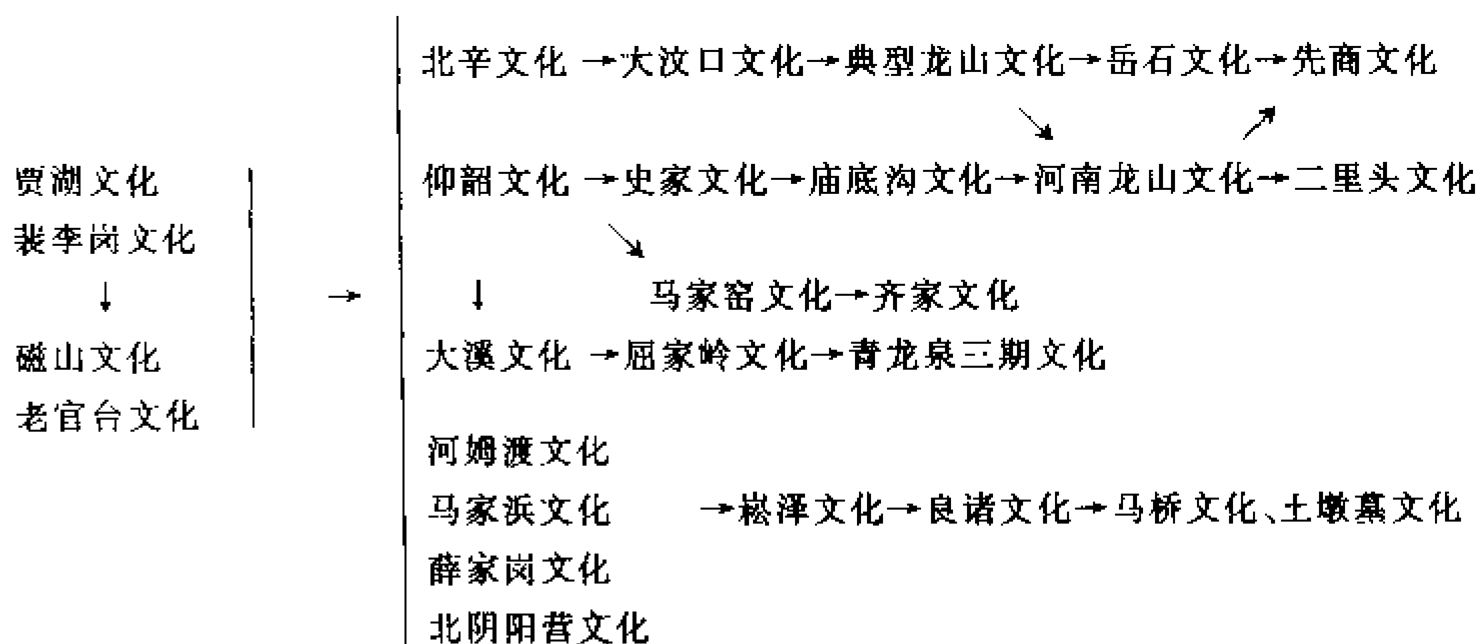
川西北岷江上游河谷地带,主要在汶川、理县、茂汶境内发现的被称为建山寨类型的文化,其风格与甘青马家窑等文化相似。

① 卢德佩《鄂西发现的古文化遗存》,《考古》1986年第1期。

② 范勇《试论早蜀文化的渊源及族属》。

西藏地区距今5000到4000年的卡若文化为细石器文化，是华北系统的细石器。后来的卡若文化中所出现的石器和陶器与云南四川的大墩子—礼州文化相近。陶器多夹砂、火候低，多划纹、锥刺纹，器形均为平底，不见三足器。罐、钵的纹饰和器形都与四川礼州出土的壶、钵基本相同。[①] 卡若地区的原细石器文化与后来进入该地区的藏缅文化没有传承关系。从夏代开始至战国时代，从黄河中上游地区南下并从四川进入西藏的古藏缅文化先后有不同的面貌。大墩子—礼州文化以及与之面貌相近的卡若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中期开始南下，逐渐到达这些地区的文化，亦应是最早到达的藏缅文化。狮子山、建山寨等类型的文化各有自己的特点，也有类似的面貌。如陶器多粗厚夹砂，火候较低，颜色不均匀，平底器物占绝大多数，只有少量圈足，纹饰以划纹为主。[②] 它们是同一系统的文化。

黄河、长江流域史前文化关系示意图



七　商代的文化分布

1. 商文化的分布

殷商甲骨卜辞的发掘使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有另一种可靠的依据。商金文和甲骨文的文字为后世汉字所承。一种文字可以成为讲不同语言的民族所使用。如汉字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文字。商代的文字中已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意符和声符组成的形声字，这些形声字的声符和意符相搭配构成系统。相同声符的字后世汉语仍有谐声关系，故此可以断定殷商时代商王朝中讲的是汉语。商王朝的文化，如礼器和葬式等又为周等后世中原人所继承，所以汉语的直接源头可以追溯到商代。

从考古和传记可见商文化夏代之时已存在和活跃于黄河下游地区。自契至成汤，数迁其都邑，传说中有8次之多。商王朝作为中原的统治者，约有600年，存在于距今3700年至3100

① 李永宪《试论中国西南地区的细石器》，《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1997年。赵殿增《巴蜀原始文化的研究》，《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② 赵殿增《巴蜀原始文化的研究》，《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年。最后的都邑殷墟,经营了近300年。商代考古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以二里头晚期文化为代表,中期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晚期的以安阳殷墟文化为代表。这三个时期的遗存文化以陶器、青铜器和卜骨的变化最明显。早期的青铜容器壁薄,多素面,器形有爵、斝。中期的壁略厚,器表多饰带状饕餮纹,器形有爵、斝、觚、鼎、尊等。晚期的壁较厚,多在云雷纹底上饰饕餮纹,器形有鼎、斝、觚、尊等,早期的卜骨仅有灼痕,中期为钻后再灼,晚期为先钻后凿再灼。

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山文化分布相当,主要分布在河南中、西部的郑州附近和伊、洛、颍、汝诸水流域以及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一带。如郑州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压在二里岗文化之下,年代为距今3900年至3600年。晋南地区夏县东下冯遗址的二里头文化或略晚。前面已经提到二里头文化可分为四期,第四期是商文化(或夏商文化的过渡时期)。也有意见认为二三期为早商文化,四期为中商文化,商王朝统治的年代为公元前1751年至1122年(或1766至1122年),由于一、二期的文化很密切,夏商同属华夏族。[①]

二里岗文化因最先发现于郑州市东南的二里岗而得名。二里岗文化分早、晚期。早期陶器多薄胎、卷沿,饰细绳纹。晚期的多折沿,饰粗绳纹及同心圆印纹。二里岗文化的分布在二里头文化的基础上有所扩大,文化内容上有明显的沿袭关系。二里头文化的主要炊具是夹砂罐类,这类罐属于圜底器或凹底器类。二里岗文化的主要炊具是陶鬲,为三足器类。二里头文化的主要食器是三足盘,二里岗是圈足器类的簋。二里头的酒器以盉为主,二里岗的以斝为主。二里头中、小型墓葬方式和二里岗的基本相同,为单人仰身直肢葬。但二里岗的中型墓墓室内铺有朱砂层,殉狗。二里头墓中一般用陶器随葬,二里岗随葬青铜器。[②] 商代的大型墓殉人多的有数百,少的也有几十个,随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玉石工艺品等。殷商的青铜容器上常铸有饕餮纹。此类饰纹用夸张的手法表现鸟兽虫鱼或脸谱,其勾勒手法可与商金文和甲骨文的书法比较。饕餮纹的来源可追溯到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③]

前面讨论陶寺遗址时已提到他们的墓地可能反映出社会的组织。在其晚期,大约在夏代,向家族形式演变。而殷墟墓地的布局具有如下的特点:(1)整个墓群包含着若干相对独立的更小的墓群。(2)小墓群是先选好墓地,早晚不同的墓构成一组,一组中包含的墓,多者有十多座。(3)这些小墓群(或墓组)渐围成环形,中间留有空地。[④] 我们要可以因此推断,他们的社会基本组织不是氏族组织,是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组织起来的。殷墟墓中成年男女并穴墓甚多,说明在婚姻关系上属对偶婚形态。而上述的一个墓群仅是一个墓区中的一部分。殷墟西区的墓地共有这样的8个墓区。这一墓地为殷人一百多年中所使用,他们有相同的葬俗 。随葬陶器的组合不仅具有分期的意义,还有划分墓群的意义。某些族氏铭文集中出现在同一区的随葬器中。我们是可以认为殷人墓反映出他们的社会结构是家族—氏族—部落—民族。到了周初,如《左传》定公四年卫祝佗所述,"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这些"氏"应是不同的部落。殷的重要部落主要分布在豫西、豫北和晋东南。[⑤] 与商民族有密切关

① 郑光《试论二里头商代早期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② 赵芝荃《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

③ 林巳奈夫《所谓饕餮纹表现的是甚么》,通口隆康主编,蔡凤书译《中国考古学研究论文集》日本东方书店1990年出版。

④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第114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⑤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第83、84页。

系的是分布在山东、冀中南和江淮的东夷部落。这些部落往往有固定的领地，或已构成部落联盟或已形成力量弱于商的民族。

山东内地接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较小。夏代和商早期山东地区主要是岳石文化。二里岗下层的早商文化在山东尚未发现，二里岗上层地区的早商文化多集中在鲁西和鲁中南地区，并与当地文化并存。[①] 这一地区的当地文化持续到周初，主要是不同支系的东夷文化。商代河北南部的漳河流域的文化与河南安阳的相同。冀中石家庄以北的文化内涵上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总的来说与中原商文化保持一致，燕山以北为北方的夏家店文化。燕山以南的京、津、唐地区夏代为夏家店下层文化。[②]

苏淮地区夏时已有南下的岳石文化、北上的良渚文化及当地文化等不同面貌的文化分布。距今3600年前后由于大规模的海侵，使江淮东部地区成为泻湖沼泽环境，直至春秋时代。安徽江淮地区商文化的遗存分布普遍，陶器如鬲、豆、簋、罐、大口尊等与中原同期同类器物相似。但这一地区更多的是本地的土著文化。这一时期的遗址与墓葬都包含有印纹陶，其纹饰与东南沿海等地所出的印纹陶纹饰完全一致。[③]

2. 先周文化

商的早中期，二里岗文化已分布到关中泾河以东地区，并影响到关中中部偏西的扶风、岐山一带。商的后半期，一种分布于关中中部的当地文化开始崛起。到了商王武丁以后，商文化分布区的西界退至西安以东，原来的关中地方文化更为兴盛。这种土著文化以武功县郑家坡遗址的文化为代表，其年代始于二里头文化晚期。如陕西扶风县壹家堡遗址中年代上相当于殷墟一至四期的陶器主要有鬲、甗、豆、罐、盆等5种。壹家堡最后一期，即其第四期的文化中素面圆肩罐、绳纹折肩盆、素面折肩盆等都沿用至西周时期。这种郑家坡类型文化是关中本地文化上发展起来的，它不同于东来的商文化和来自陕北、河套地区的文化。[④] 而壹家堡第一期遗存的陶器如折裆鬲、折裆甗、假腹豆等都是商文化的典型器物，其数量占全部陶器的半数以上。

渭河流域陇山以西地区尚未发现商代的铜器，以东地区商代的铜器表现为多种文化。主要有先周文化、商文化、还有不同的当地文化和夏遗民文化(泾阳高家堡)。[⑤]

3. 黄河上游地区的文化

这一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分布有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卡约文化和沙井文化等。辛店文化因发现于甘肃临洮县辛店村而得名，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洮河与大夏河流域。辛店文化中彩陶较多，陶器有鬲、鼎、豆、盆、大耳罐等。石器有石镰、石斧、石杵、石臼、石纺轮，铜器有锥、矛、匕、凿等。寺洼文化最先在甘肃临洮寺洼山发现，主要分布在兰州以东的甘肃境内。其陶器有三足鬲、四足鬲、鼎、罐、壶，未发现有彩陶。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刀、陶纺轮。青铜制品有戈、矛、镞、刀、铃、镯等。仰身直肢葬形式的土坑葬、二次葬和火葬并存。二次葬又

---

① 王锡平《试论山东地区的素面陶鬲》，徐基《商文化大辛庄类型初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

② 郑绍宗《夏商时期河北古代文化的初步分析》，《考古学文化论集》(1)。

③ 杨德标、杨立新《安徽江淮地区的商周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

④ 孙华《陕西扶风县壹家堡遗址分析—兼论晚商时期关中地区诸考古学文化的关系》，《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⑤ 刘军社《渭水流域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

称迁葬，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青莲岗文化（苏北的早期大汶口文化）中屡有发现。在稍晚的马家窑、庙底沟、北阴阳营文化及较晚的四川石棺文化中多有出现。而在大汶口、屈家岭、仰韶文化之后的龙山文化中，良渚文化和湖熟文化中未见。① 寺洼文化的一期相当于晚商时代，二期估计为商末周初，三期为西周中晚至春秋初年。② 卡约文化首先发现于青海湟中县卡约村，主要分布于甘肃、青海境内的黄河上游沿岸及其支流湟水流域。寺洼文化和辛店文化中所见的陶器亦出现于卡约文化中。卡约文化的年代约为距今3550年至2690年。沙井文化最先发现于甘肃民勤沙井，分布范围限于河西走廊的民勤、天祝和永昌等地。以甘肃玉门火烧沟命名的火烧沟文化的面貌与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相近。陶器中最具特色的四耳罐亦见于辛店文化。双耳小彩陶罐早期多见，双大耳彩陶罐仅见于中期，单耳彩陶罐晚期多见。还出土有石锄、石磨盘、铜镰等。

4. 蜀文化和大墩子—礼州文化

二里头文化夏时已伸展到四川，三星堆的第二、三期中出现类似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器物。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这一时期，蜀地的青铜器一方面与商文化有密切关系，又表现出类似先周文化和本地文化的特征。这一类文化先出现在陕西汉中，如城固县相当于商早期的铜器上，出现在三星堆遗址中为商晚期。这种文化有别于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③ 原始藏缅文化在夏或夏之前已分化为不同面貌的文化，氐羌人南下是较晚的。殷商卜辞所记的"羌"当在商的西北，其地域甚广，人数众多。大约在商晚期，寺洼类型的文化出现在岷江上游。④

这一时期分布在四川南部和云南的主要是大墩子—礼州文化。礼州文化分布在安宁河及其支流两岸，石器有双孔月形石刀、梯形石斧、石锛、陶器多平底，少数为圈足器，不见三足、圜底、尖底器。大墩子文化分布在云南，石器中以斧、刀、锛、镞居多。石刀有双孔半月形和双孔长条形两种，陶器亦与礼州的相似，器形以罐为主。⑤ 金沙江中游的大墩子文化中，儿童陶瓮葬具上钻孔的习俗可与半坡仰韶文化的比较。洱海地区夏末商初时代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亦有双孔和多孔半月形石刀，与大墩子文化相近。⑥

5. 先楚文化和吴城文化

这一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土著文化较衰弱。湖北黄陂发现的商代盘龙城是属于二里岗上层时代的，城的夯土层内除了二里岗期的陶片外还杂有二里头文化的陶片。盘龙城遗址中出土有鬲、甗、罐、斝等陶器。城垣的筑法、宫殿基址的形状和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陶器与郑州商城的筑法与出土器物有许多相同之处。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此城是方国统治中心所在，另一种意见认为它是殷人设置在长江中游的据点。⑦

江汉地区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家河文化是以陶鼎为主要炊具的文化，基本上遍布江汉地区。商代以后，这支鼎文化逐渐被鬲文化所代替，在鄂西的西陵峡区存在着以釜罐为主要炊具的釜罐文化，沙市一带保留有以鼎为主要炊具的土著文化，至西周中晚期为鬲文化所

① 横田祯昭《关于中国史前时代的二次葬》，《中国考古学研究论文集》。
② 田广金《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和类型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4)，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③ 李伯谦《城固铜器群与早期蜀文化》，《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④ 杨铭《试论氐与蜀的关系》，《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
⑤ 赵殿增《巴蜀原始文化的研究》。
⑥ 汪宁生《云南考古》第12页至第1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⑦ 李学勤、徐吉军《长江文化史》第116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取代。荆楚地区无论是盘龙城的印纹硬陶还是江汉的土著鬲，都是具有特色的。后世楚文化中的升鼎和小口鼎，为楚特有，追溯其器形演变的源头为石家河文化中流行的盆形鼎和小口鼎。[①]

赣江流域的清江县吴城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陶器有鬲、豆、盆、罐等。吴城文化中的此类陶器不同时期的与中原商文化的相似。铜礼器发现不多，其早晚变化的趋向亦与中原地区的大体相同。江西北部瓷土较多，吴城文化中硬陶和原始瓷器发达。马鞍形陶刀为其特色陶器，双孔，单面刃，两面压印方格纹等，或刻划文字符号，或认为与甲骨文属同一系统，多为单字，不能识。吴城文化主要分布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亦发现相似的文化遗存。[②]

6. 湖熟文化和江南的土墩墓文化

以江苏江宁县湖熟镇命名的湖熟文化、商周时期分布在江苏、安徽的长江两岸，石器有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石矛、石镞，陶器有鼎、带角形把手鬲、豆、甗、钵、研磨盆等。几何印纹硬陶占少数，大部分是几何印纹软陶。湖熟文化与江淮地区出土的印纹硬陶文化较为相近。

商代分布于长江以南的苏南、浙江地区还有马桥文化。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一样，炊具以鼎为主，生产工具有有段石锛、三角形穿孔石犁、半月形石刀等。新出现的有几何印纹陶和类似中原夏商文化的觚、觯、簋、盆等。苏南的马桥文化又是浙江此类文化北上的结果。

长江下游的南岸，苏南、皖南和浙江地区夏商至战国前期分布有一种土墩或土墩石室墓为特征的文化。杨楠把这类文化的遗存的分布分为三个区，江南的西部区、东部区和南部区。[③]西部区又称为“宁镇区”，分为五期，第一期中已有印纹硬陶、原始瓷器，夹砂红陶素面的分裆鬲和带角形把手的鼎。东部区又称“太湖—杭州湾区”，第一期中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器物与宁镇区的有相似之处，第二期中有夹砂红陶带角形把手的鼎与盉。南部地区称为“黄山—天台以南区”，南抵浙闽赣交界地区。它的第一期中也有类似上述两区的印纹硬陶。第三期中个别点有夹砂红陶角形把手的鼎。它们的石室一般在土墩中部。石室包括墓室与墓道，墓壁用大小不一的石块筑成，条石或巨石盖顶。墓底铺石片或砂砾土。墓道内有1至3道封门墙，其外用大石块封堵。石室与封土之间至封土外缘往往围筑1至3重长方形石坎。有的一墩一墓，有的一墩多墓。多墓者可达10个以上。年代最早的墓居于墩底部中央，以后的墓多在早期墓封土面上稍加平整或挖浅坑后掩埋。石室内通常只有2、3个墓。一墩一墓的石室封门保存较好，多墓的石室或零乱，表明曾多次使用。太湖—杭州湾区一期土墩墓和黄山—天台山以南区的第二期相当于商晚期。它们与稍早亦属商代的马桥文化有渊源关系。宁镇地区的土墩墓文化是当地的土著文化即湖熟文化吸收来自东南方向的文化因素以后产生的。[④] 土墩墓文化在吴、越建国前已存在，直至春秋晚期楚文化向东扩张使其逐渐衰落。

7. 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

粤闽台区商时文化分布仍与新石器时代的有密切关系。距今12000年至10000年这段时间里两广地区为使用砾石砍斫器的洞穴文化，已出现刃磨光的石器，包括石斧、锛和磨盘、磨

① 王劲《从楚式鬲鼎等器的渊源看楚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陈贤一《江汉地区的商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

②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商周考古》第136至140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③ 杨楠《商周时期江南地区土墩遗存的分区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1期。

④ 杨楠《商周时期江南地区土墩遗存的分区研究》。

棒，陶器尚未出现。到了距今9500个至8000年时出现低火候、质地粗疏的夹砂陶、纹饰以绳纹为主，如广西桂林甑皮岩下层、柳州大龙潭鲤鱼嘴第一期文化、南宁豹子头下层文化，广东潮安县陈桥村遗址下层文化等。内陆打制石器的制作以单面单向打击为主，石器的器形以砍砸器为主。滨海地区大多采用交互打击，器形以尖状器为主，比较精致。

广东地区珠江三角洲及邻近沿海距今7000年至6000年时的陶器仍是火候低、陶色杂的粗砂陶，常见粗绳纹、贝齿印纹，仅见圜底釜、罐一类的简单器形。共存的石器以打制为主。已出现彩纹简单的彩陶。在距今6000年至5500年的遗址中彩陶的纹饰有较多的变化。金兰寺、万福庵、夏江村等珠江三角洲的遗址中出土霏细岩双肩斧、锛。有意见认为广西发现的双肩器最早的亦距今6000年5000年。从双肩石器出现的年代和数量（两广最多）看双肩器应起源于岭南。[1] 双肩石器又发现于台湾大坌坑上层和圆山文化以及浙江的良渚文化中。广东地区的史前文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前后的传承关系。珠江三角洲地区商代的陶器夹砂陶为主。泥质陶常见纹饰为几何形印纹。夹砂陶主要纹饰为交错绳纹，主要器类为釜，另有钵、豆、罐等。[2] 石器中有较多网坠。有梯形或长方形石斧，石锛有有肩有段、双肩、长身和梯形四类。有肩有段石锛是较特殊的。绳纹圜底夹砂釜是西樵山文化（或称金兰寺文化）常见和主要的炊器，一直到东汉两晋南朝的岭南遗存中还可见到，形制无大改变。佛山"河宕组的头骨形态反映出既有蒙古人种的特征，又兼有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性状，这种现象早在前一时期的河姆渡和甑皮岩组头骨上就存在。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华南地区居民与中原居民在体质上的差异更趋明朗。值得注意的是河宕组和金兰寺组的头骨都存在人工拔牙的现象，拔牙的主要形态是拔除上颌一对侧门齿，这与大汶口文化中的拔牙形态相同。"[3]

广东的石峡文化，主要分布在广东北部地区，文化年代为距今5500年至4000年。其早晚期类型的除了具有岭南本地文化的特征外还与长江中下游流域同··时代的文化有密切关系，与珠江三角洲的文化有区别。石峡文化属印纹陶文化，石器工具中有有肩石锛、䦆类，亚腰（两侧呈缓凹弧线形）斧钺类石器比较普遍。陶器中的鼎以平底盘式为主，盘类器圈足与三足并用。[4]

福建地区石器时代的文化可以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为代表。距今6000至5000年的昙石山下层文化的陶器仍是质粗、胎软、色杂，手工制造，器类简单，器表拍印、压印、戳刻绳纹、贝齿纹等，少量釜、罐器表涂饰红衣。贝丘成为氏族成员死后集中埋葬的公共墓地。小孩墓除个别外，均未发现有手指骨和足骨，这与半坡遗址的习俗"刈体葬仪"相似。[5] 到了距今5000年至4000年时彩陶有所发展，距今4000至3500年时是其彩陶文化的鼎盛期，又是其新石器文化发展的末期。晚期的昙石山文化中几何印纹硬陶有所增加，器形仍以釜、豆、壶为主，新出现的有方柱形足鼎等。这一时期的角把彩陶壶和石钺是值得注意的。葬式有单人仰身直肢葬、侧身屈肢葬和男女合葬。男女合葬墓中男性仰身直肢，女性侧身屈肢面向男性，随葬品多在男性

---

① 杨式挺《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与毗邻原始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②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珠海平沙、棠下环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7期。

③ 潘其风《中国古代居民种系分布初探》，《考古学文化论集》(1)。

④ 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⑤ 林钊《福建新石器文化与青铜文化概述》，《考古》1994年第5期。

身边。未出过商代的大型铜器。

福建地区出土较多模仿中原二里头文化等铜戈的石戈，似非实用性武器，可能有宗教意义。后来出土的青铜戈和玉戈也是如此。[①]

台湾地区新石器早期的大坌坑文化的特征与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下层文化的类似。到了距今5000多年的大坌 坑文化中陶器多质粗含砂、火候低，易碎，可辨认的仅有釜或罐、钵、矮圈足盘等简单器形，拍印粗绳纹。距今5000上至4000年时出现彩陶。距今4000年至3000年的圆山文化中夹砂陶已很少，与同时期台南的凤鼻头文化一样都拥有彩陶。它们与大坌坑的彩陶有承传关系，受到大陆东南沿海彩陶文化的影响。圆山文化中的有段石锛是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晚期文化中所常见。墓葬中的人骨有拔齿现象。[②]

粤闽台沿海彩陶文化表现有一定的共性，且与长江流域的彩陶文化有一定共性，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有明显的差别。但整个新石器时代黄河和长江流域文化基本上没有深入到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台湾土著文化属于南岛文化，可以推断商代粤闽沿海文化为南岛文化。

八 西周时期的文化分布

本节着重讨论西周至东周的春秋时代阴山以南的文化分布情况。根据潘其风的研究，“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中国境内古代居民人种类型的地理分布，总的趋势表现出存在地域性的延续关系。黄河流域以东亚蒙古人种类型的群体占优势，东北地区普遍分布有东亚和北亚人种混合特征的群体，华南地区仍以接近南亚蒙古人种的群体为主”，“按地理分布，大体上是周人源于西部，夏人居中，商人则可能源于东部。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古代居民从体质特征区分，存在着三个地方性群体，与三族所处的地望大致对应，为探索夏、商、周三族祖先人种类型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③] 陕西凤翔都指挥村有一些先周中期至西周中期的墓，不同时期的颅骨形态没有明显的差异，基本上与东亚蒙古人种接近。周人的颅骨与相近时期的火烧沟人、史前甘肃人(辛店人和寺洼人)、中原庙底沟人、陶寺人的比较结果表明，他们与火烧沟人、甘肃人的体质关系较密切。这说明最初的周人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古藏缅人人种上比较相近。前面也已经提到先周文化是在陕西关中本地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 黄河流域的周文化

周人在公元前约为1028年联合庸、蜀、羌、髳、微、卢、濮等小国(此为史书所称，他们中有的可能是一些部落联盟)东征，攻灭商朝。周的王都在今陕西西安附近，叫做丰、镐，也叫宗周，又在今河南洛阳建立第二个王都，称为洛邑。

先周文化的代表性炊具折足瓦鬲发生在龙山期之末，其分布中心不出陕豫两省，在关中的流行的时间比河南长，其存在主要在殷商时期。[④] 这说明先周文化原来与中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周原的西周人墓中亦罕见爵、觚、盉等酒器，与商文化不同。陕西长安沣水西岸张家坡西周墓地见到的西周贵族和庶民都有丁字形两墓聚合的形式，并表现出数墓一组的家族组合。

① 曾凡《关于福建与中原商周文化的关系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

② 吴春明《粤闽台沿海的彩陶及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

③ 潘其风《我国青铜时代居民人种类型的分布和演变趋势》，《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

④ 苏秉奇《瓦鬲的研究》，《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

贵族墓二、三座一组，庶民墓较多座一组。庶民墓多采取数墓围成门形的方式。[①] 这与上面谈到的殷商墓地的结构不同。另外殷商平民墓用青铜武器随葬的占到半数或更多。张家坡周庶民墓中只有个别随葬兵器，贺家村小墓大都随葬武器。最初周人的武装力量由一些特别的群体组成。

殷商的范围内当时旧氏族组织已瓦解，在武装的宗族组织的基础上形成的王权等级组织，平民阶级是基本群众。贵族和平民都属于商民族。依附于商民族的还有一些其他群体的组织。奴隶制度并不十分发达。周人的组织与之不同。周人在克商以前建立了国家，克商后实行分封制，有利农经济的发展。面商一直热衷于征伐。

商最重要的祭祀是祭自己的先祖，直到商晚期，其内部的血缘关系亦未完全解体。周克商势力达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周的封国除了有血缘关系的同姓之国，还有没有血缘关系的异姓之国。从西往东，重要的封国有黄河北岸的晋、卫和燕，黄河南岸的许、蔡、陈、宋、曹、鲁和齐。周王朝是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体系。

商的金文和甲骨文不少是由意符和声符组成的形声字，并为后世所承。创制这种文字的群体所使用的语言肯定是今天我们所知的最早的汉语。商文化较早时已达陕西关中。周本小国，臣服于商。周原甲骨卜辞所用文字和句子表达方式[②] 以及占卜方式与殷商的相同。周人的先王，文王以前的如《史记·周本纪》所载的13个称号中"公刘"、"公非"、"公叔祖类"三者称为"公"，另有"古公亶父"一称。殷王，常称为"祖"，如"祖乙"、"祖辛"、"祖丁"、"祖庚"。殷商卜辞"公"指"先公"，或"公宫"之"公"。周先王称为"公"，如同殷商卜辞中的称号通称在前，专名在后(或以天干名记)。此当为西周之前周人已把殷商的语言当作"普通话"。最初周人的人数是很少的，他们无疑要利用殷商的语言统治自己的王国。白保罗所持的观点。"……周朝人可能操某种汉一藏语言，后来这种语言融合或渗入到商朝人所操的非汉一藏语言之中"，是不对的，[③] 否则我们不能用始自商周的谐声材料来探讨汉语的上古音。

曲阜鲁故城西周墓地的发掘说明这三处墓地中的一处与另外两处的葬俗有较大的差别，一般的判断是墓主人有不同的族属。有别于两者的是望父台墓地，其少数墓为西周早、中期，多数属西周晚期。其中一座为中型墓(M48)，余为小型墓，共38座墓主头多向北，无腰坑，不殉物。不少墓的墓底有铜鱼、蚌鱼、玉戈等。此类铜鱼、蚌鱼见于张家坡西周墓地、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和上村岭虢国墓地。故此，望父台墓地为周族人的墓地。另外的两处墓地为斗鸡台墓地和药圃墓地。这两处墓地中的墓主人头多向南，有的有腰坑，器物多置于椁底头侧的棺椁间，且无一墓中出土铜礼器和兵器。两处墓地随葬的陶器组合有所不同。如药圃墓地中四件一组的鬲、簋、豆、罐的陶器组合亦见于胶东地区的商周墓中，腰坑、殉狗习俗和安阳殷墓一致。因此这两处墓地应是鲁国的土著。[④] 望父台另有12座东周大、中型墓，皆仰身直肢葬，头向北，没有腰坑，不殉狗，表明周人的这种葬俗到了春秋时代仍与西周时代相同。[⑤]

---

①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第321页，第441、442页。

② 刘翔等《商周古文字读本》第66、67页，语文出版社，1989年。

③ 拙文《汉藏语同源问题研究》(《民族语文》1996年第2期)中已对白保罗和桥本万太郎的"汉语西来说"表示有不同的看法。

④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第270－274页。

⑤ 张学海《试论鲁城两周墓葬的类型、族属及其反映的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

前面讨论商代文化分布时已提到黄河上游地区分布有辛店、寺洼、卡约、沙井等类型的文化,其晚者已到西周时期。

2. 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

武王克商时所率甲兵不过数万,克商之后有封国数十处,驻兵重点必是宗周和洛邑,故边远之地派驻的人是不多的,或赐予异姓。长江中游地区封国主要在西部,姜姓的有申国和吕国,曼姓的有邓国,允姓的有若国,周成王封芈姓者熊绎于丹阳。楚文化始于商。商代初年,荆楚和氐羌方国部落一样,向商朝贡,西周时周文化在汉水以东地区得以发展,汉水以西地区除了商文化的遗存外主要是楚文化。熊绎是异姓,故封到大约是荆山一带的丹阳。江汉地区西周时代的陶器有炊器甗、鬲,鬲较多,有饮食器豆、碗、钵、簋、爵、尊、杯。陶器在形制上保持有先楚文化的特点,如高足盆形鼎、喇叭形圈足陶豆、罐形圆平裆高足鬲等。[①] 西周初年至春秋初年,楚还是偏隅于荆山一带的小国。

湖北当阳发掘的297座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墓反映了当地楚文化的一些变化。这些墓中南北向的200座,东西向的97座。头向南的居多。头西向的从战国时期开始,到战国中期较为普遍。墓的形制和随葬品随墓主的身分发生变化,有与中原相近的礼制。[②]

湖南地区新石器晚期的文化分布比较复杂。洞庭湖西北岸的与当阳季家湖、松滋桂花树同期的相近,洞庭湖东岸的与鄂东南同期文化相近。湘中地区以湘乡县岱子坪为代表的一期文化(相当于屈家岭文化时期)与石硖文化相近。第二期前段多拍印绳纹;后段出现极少量的方格纹。器形有鬶、钵、釜、鼎、豆等。第三期的石器有斧、锛、刀等,并出现有肩石斧、长方形穿孔石刀。陶器纹饰中现较多的方格纹。鼎足出现扁平、正面起棱脊的形式,可与洞庭湖地区屈家岭文化中的鼎足比较。湘中地区的文化先是与石硖文化相近,后来表现出湘北文化的特点。湘西山区原本有一种细石器和盘状器的文化,有别于同时代的大溪文化,此时发展为另一种未受中原和湘北影响的文化。湘西地区出土的陶器可分辨的有罐、盆,不见鼎、鬶和豆。[③]

武王克商,周公东征,原来居于北方的戈族和萬族的殷人南下进入湖南。楚人入湘大约为春秋前期。[④]

3. 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

江淮地区夏时分布有黄河下游地区南下的岳石文化、北上的良渚文化和当地文化。商周时期本地的土著文化仍是这个地区的主流文化,来自中原的商周文化是支流。这两类文化到了春秋末期被楚文化所取代。江淮地区的土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都包含有与东南沿海纹饰相近的印纹陶。他们的陶器如鬲、盆、真腹豆等湖熟文化中多见。巢湖以西大别山东麓地区,炊器以鼎、甗为主,鬲少见。流行角状把手,带把三足盉、鸟形壶等。[⑤] 带角形把的三足陶罐亦曾在有有段石锛、七孔石刀的南京北阴阳营新石文化中所见到。

西周初年,周追封太伯四世孙周章君吴,吴的兴盛在春秋之时。前面已经提到,长江的南岸,苏南、皖南和浙江地区夏商至战国前期分布有土墩或土墩石室墓为特征的文化。宁镇地区

---

① 王劲《楚文化渊源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

② 高应勤、王光镐《当阳赵家湖楚墓的分类与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二年会论集》。

③ 何介钧《湖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区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1)

④ 王恩田《湖南出土商周铜器与殷人南迁》,《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文会论文集》。

⑤ 杨德标、杨立新《安徽江淮地区的商周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

商和周初的铜器较少发现，西周中期至西周末期的铜器中原型的较多，出现少量地方色彩的。到了春秋时期，地方色彩很突出，几何纹线的纹饰应来源于本地陶器的几何印纹。[①]

4．长江上游地区的文化

四川地区的蜀文化从殷代开始进入青铜时代。最初的铜器器形与殷商的相似，到了西周时代较有本地特色。陶器与更早时期的比较，也有变化。长柄器、长把器、瘦袋足三足器逐渐消失，尖底器仍存在，圜底器已占重要比例。不见鬶、盉，出现近似楚文化的高档鬲。发现卜骨，有牛肩胛和龟甲两种，有钻有灼，类同殷周的卜骨，未见有卜辞文字。墓葬为不规则的土坑墓，没有葬具。有用圜底罐等陶器围成一圈作为墓边，尸体和铜器放在中间的埋葬方式。[②]

云南西北的剑川海门口出土过云南最早的铜器，其遗址为商代末期。海门口古文化遗址有干栏式建筑，稻、麦作物的遗存。干栏式房屋的木柱，下端削尖入土，上端凿孔，横梁两头保留枝叉，便于缚扎。今景颇人佤人建房的习俗与之相同。另外还出土有双孔或单孔的半月形石刀，当袭自大墩子文化。[③] 铜器中有钺、斧、镰等。钺、斧的形状与附近更早时期的石钺、石斧相近。如同云县出土的有肩石斧。[④] 云南祥云大波那曾发掘到一座相当于公元前5世纪的铜棺。铜棺墓所出的蟾蜍圆牌上的蟾蜍纹与云南晋宁石寨山战国至汉代的墓中铜器上的虾蟆纹极相似，铜棺墓中铜钟的蛇纹也是这样。最令人注意的是铜棺墓出土的骑马人像，脑后有髻，与石寨山"滇人"的发饰相同。铜棺的主人当为"滇人"的先民。[⑤] 较晚制造的铜器为春秋末至战国中期。滇西北地区伴随这些铜器出现的是石棺墓。滇西地区的墓葬大多为竖穴土坑，少数用巨石砌成"大石墓"。土坑墓皆单人葬，"大石墓"为多人合葬。它们的青铜器相似，有曲刃矛、弧肩形斧。少数大墓中也出土铜鼓，花纹十简单，鼓面多有炊烟。滇池一带出土的有肩石斧、有段石锛较多，但与当地的梯形石斧、石锛比较，不仅数量少，而且时代也较晚。研究者认为使用它们的越人进入这一地区的时间为公元前15－12世纪。滇池地区出土靴形铜斧，整体似钺，刃部两侧不对称。此类铜斧在湖南、浙江、广西及越南东山文化中都有发现。滇南地区出土的有肩铜斧与当地的有肩石斧相似，此外还有靴形铜斧、船纹铜鼓等。[⑥]

5．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

前面已经提到新石器时期福建的昙石山文化与台湾同期的文化有相近的特点。这一时期，几何印纹硬陶文化仍是这一地区的主要文化。商周时期印纹硬陶的某些器形和纹饰与毗邻浙、赣、粤的青铜文化遗物类似，中原商周时期常见的陶鬲东南各省唯福建未见出土。尚未发现等级较高的大型墓葬和城址城堡遗址。闽东北沿海山区与浙南毗邻，文化特征与浙南、闽江下游的较为接近。与几何印纹硬陶同时出现的有武夷山的悬棺葬。闽江下游地区的墓葬中未见有青铜器，随葬器有组合规律，几乎每座墓都有陶杯，杯、豆、罐、壶多成组结合。闽江上游少数地点发现有釉陶、原始瓷和小体青铜器。生产工具仍以磨制石器为主，锛、镞居多，还有相当数量的长条扁圆形大石斧和长方形有段石锛，少量仿铜的圭形石戈、石矛和三棱带铤镞。盆

① 邹厚本《宁镇区出土周代青铜容器的初步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

② 赵殿增《巴蜀原始文化的研究》，《巴蜀考古论文集》。

③ 汪宁生《云南考古》第24页、25页。

④ 王大道《云南剑川海门口早期铜器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

⑤ 童恩正《略谈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的族属》，《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⑥ 张增祺《云南青铜文化的类型与族属》，《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

形三足器、侈口短颈鼓腹凹底罐、钵形器等又与赣东北商周遗物类似。闽中沿海曾出土西周晚期或春秋时期的一批青铜兵器和工具,共存的还有磨制精致的玉戈、玉璜和石斧、石锛。铜戚、铜铃上的几何纹图案与本地印纹硬陶的纹饰风格类似,实心的有段铜锛与有段石锛形制相似,铜戈的形制与中原周代同类器有别。[①]

广东地区这一时期的文化,东部以梯形和有段石器的存在为突出特点,中部低地和海南岛以有肩石器为特点,北部地区以长身的有段石器较为普遍而不见梯形石器。几何印纹软陶和硬陶分布于广东全境。应该考虑,这一时期广东境内分布有不同支系的民族。有段石锛、有肩石斧的传播和演变已有一些文章作过讨论。

有段石锛主分布在太平洋西部的沿海地区,包括中国的东部、南部沿海和内陆的几个省区,南美洲西部海岸,以及南太平洋诸岛屿、菲律宾等地,最南达新西兰。有肩石器主要分布在两广、云南以及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和南亚的印度、孟加拉,南达印度尼西亚。[②] 有段石锛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以起源于长江下游地区之说较为有力。其鼎盛期为新石器晚期,如良渚文化中。到了商周至春秋时代为衰退期。这一时期闽地和粤东、粤北地区的印纹陶文化中有段石器文化表明他们的文化是相近的。台湾地区有段石锛一直到公元纪年几百年后的植物园文化中仍有发现。

有肩石器有珠江三角洲起源说,在珠江三角洲的出现早于有段石锛。如石峡文化第三期的墓中两类共存(两个数据为距今4330年和4020年)。广东中部和南部两种石器汇合后,有肩石器所占的比例比有段石锛的要大得多,广西南部情况相似,有段石锛更少。有肩石斧沿广西南部向西、向南运动。前面的已经提到云南出现了有肩铜斧。越南地区的有肩石器多有伴随铜器出现。喜马拉雅山南侧的印度和孟加拉也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有肩石器,印度的有肩石器主要在阿萨姆地区和孟加拉湾西部沿岸,时间在公元前200年。[③]

广西地区商至西周时期的铜器甚少,其器形与商晚期和西周时期的湖南或周围地区的相近。春秋时期的铜器渐多,有的与安徽出土的器物相近,个别的另有特色,代表广西当地的文化。战国时代的铜器多代表南方的文化。[④]

九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分布

周东迁后49年,公元前722年开始到公元前221年为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期大小国有100多个,到了战国时期大国只有7个,小国10几个。秦在东周初年还是一个新建的国家,后来占有甘肃东部和陕西中部。长江中游的楚,长江下游的吴和越在这一时期都曾迅速发展。先是越灭吴,后又有楚灭越。到了战国时代长江中下游及至岭南地区为楚所领,蜀为秦地。这一时期的文化,令人注目的是可能与古藏缅、苗瑶和侗台等先民有关的文化。

1. 黄河流域的文化

金沙江西面的西藏昌都贡觉地区出现与同一时期金沙江东边四川地区相近的文化。这些

① 林钊《福建新石器文化与青铜文化概述》。

② 傅宪国《论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考古学报》1988年第1期。

③ 傅宪国《论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

④ 蒋廷瑜、蓝日勇《广西先秦青铜文化初论》,《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

用石板砌成的石棺墓中有陶器和铜器,以陶器为主。铜器有刀和刻刀,陶器有双大耳罐、单耳罐、双大耳圈足罐。[①] 这些罐腹部往往饰有相对的漩涡纹。商周时期甘肃、青海的辛店文化中已经见到器形和花纹与之十分相近的大耳罐。那些地区正是商代的羌方和西周时期羌人居住的地方。[②] 这种双或单的大耳罐可在齐家文化中找到它们的样子,如甘肃武威皇娘娘台永靖大何庄等齐家文化的遗址中有双大耳罐。[③] 在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文化遗址中我们还曾见到类似的漩涡纹双耳或单耳罐。马厂类型的文化中有单大耳罐。金沙江以西的藏东高原、川西高原和相邻的云南西北部此类石棺墓分布广泛,随葬此类最有代表性双大耳罐。贡觉香坝的此类石棺推断为战国秦汉时期。战国初年,秦攻掠羌地,羌人避秦兵南下,其后世的支系有牦牛羌和白马羌等。[④]

距今3500年至3000年时期北方干旱趋势逐渐加强,农业经济的发展受影响。距今2500年前后开始北方的气候又开始向暖湿方向发展。这一时期北方地区发生东西之间和南北上下的民族迁移。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这段时间里长城沿线的文化可划分为三个区域:河北和北京北部的燕山南麓;内蒙古中南部黄河河曲的鄂尔多斯附近;陇山为中心的宁夏南部和甘肃东部黄土高原地区。这些地区出土的这一时期的器物中,典型的鄂多斯式铜器占半数以上,陶器为火候较低的夹砂褐陶。[⑤] 甘宁地区出土有夹砂红褐陶系的单耳罐和双耳罐,鄂尔多斯地区亦出土同类的器物,河北北部仅见素面圆腹罐,少见带耳器。各地多出土虎形饰牌,此类饰牌在鄂尔多斯地区--直延续到匈奴时代。此俗应是东来。内蒙古中南部的墓地为长方竖穴土坑墓,头向东,大约是希望死后的灵魂可回到他们祖先的故地。一般为单人仰身直肢葬。河北北部如宜化皆为长方竖穴地坑墓,仰身直肢葬,头多向东,少数向西。张家口有头向北者。以陇山为中心的宁夏南部和甘肃东部,普遍流行长方竖穴偏洞墓,部分为长方竖穴土坑墓。死者多数头向北,少数向东。研究者认为偏洞墓葬俗应是早期"西戎—羌"人固有的,长方竖穴土坑墓葬俗是受东部或东北部各族影响的结果。这种情况在卡约文化和辛店文化中已表现出来。上述墓葬中普遍流行殉牲习俗,一般以牲畜头为主。

山东地区夏代为岳石文化,后来商文化渐取代京浦路以西的土著文化。此时山东地区最大的东夷人方国为奄和薄姑。周在山东建立了鲁齐等国,周文化进一步人侵。胶东地区的黄县、蓬莱、烟台、莱阳等地都出土过西周到春秋初年的铜器,其形制和纹饰大多同于一般周器。在边远的乳山、海阳等地仍为东夷文化,墓地中墓葬排列整齐,多用不规则石板砌成小型石椁墓,墓中有的有薄板木棺。随葬陶器质劣,火候低,大多为灰褐色夹砂陶,素面。器形有鬲、鼎、簋、罐,[⑥] 当为东夷文化的遗存。

2. 楚越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流域主要有楚、吴越和巴蜀文化。

楚文化的中心在长江中游的北岸,战国早中期鼎盛,其影响东至东海,南达岭南。楚势力

---

① 宋治民《战国秦汉考古》第252、253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

③ 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中国北方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 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中)第146页,民族出版社1990年。

⑤ 田广金《中国北方系青铜器文化和类型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4)。

⑥ 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物》1989的第9期。

在春秋中期向湖南发展，已发现的这一时期的楚墓100多座主要集中在长沙，南部的衡阳也有发现。

战国时期的楚墓所发现的超过2000座，绝大部分仍在长沙，南部也不少。广东地区已发现春秋晚期的楚墓以及数十座战国时期的楚墓。战国时代广东地区的铜器有的来自楚地，有的形制花纹似楚器，器薄工粗，应是本地的仿制品。广东出土的这一时代的铁器与湖南楚墓的同类器相同，当自楚地输入。广东到了汉代以后才能铸造铁器。[①]

皖南地区西周时代的大型墓使用青铜的鼎、簋、盉、卣等作随葬品，但另有印纹硬陶、原始瓷器等，与中原的有所不同，表现出土著文化的特点。江北滁县、肥东、含山等地西周墓中出土有陶鬲，合肥出土的铜鼎为中原器物。含山的印纹陶、原始瓷器为土著文化。直到春秋时期，安徽江北地区的文化都含有土著文化的特点。这一时期的印纹陶，其纹饰与东南沿海的一致。[②] 到了战国末期，楚受秦所迫，曾迁都钜阳（安徽大和县）和寿春（安徽寿县）。江西地区东周时期先后为越和楚的地方。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为越文化，与同一时期苏南和浙北的文化一致。武夷山北麓和贵溪的仙崖一带有东周时代遗留的悬崖墓室，随葬品多为鼎、坛、罐等几何印纹硬陶和碗、杯、碟、罐等原始陶器。较大的墓内随葬仿铜器的"越式硬陶鼎"，形同绍兴凤凰山东周墓中的"越式鼎"。江西境内的战国楚墓，形制和随葬品与湖南长沙、楚墓相近。

长江下游地区的先吴文化是苏南、皖南和浙江的土墩墓文化，这一文化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前面已经提到。吴的疆域以太湖平原北部和宁镇丘陵为主体，扩展到皖南的大部分丘陵，苏北的部分平原及淮南。越的疆域以宁绍平原和太湖平原南部即杭嘉湖平原为主体，扩展到浙西、皖南的山地。

今天可以看到吴越具有基本相同的考古文化背景。绍兴凤凰山发现的越墓中出土有黑色的陶器，其中有带盖鼎、盉、壶、三足盘、甗、敦等，与楚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出土的还有几何纹硬陶四耳罐，用破开的圆木凿成木棺。浙江漓渚、上海金山等地的小型越墓中的随葬品主要有印纹硬陶的坛和罐，原始瓷的鼎、罐、壶、碗、钵等，与楚文化不同。越王勾践剑上的铭文等越人使用的汉字为鸟篆体，楚人亦常使用此类不同于中原的字体。可见越的上层深受楚文化的影响，下层仍为土著文化。

福建境内这一时期以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为特征的土著文化占优势，出土的一些青铜器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闽侯县的战国墓具有楚文化的特征。从这些墓的随葬器物看楚人入闽当为战国晚期。[③] 随葬品中有一件琉璃璧。湖南长沙战国墓中较多出土琉璃制品，故最初的这些楚人可能来自湖南。

3. 巴蜀文化

成都平原上蜀文化的形成是这地区原有的土著文化与黄河中上游地区文化的结合，大约在夏代之时开始出现。巴文化稍晚出现在川东地区。战国时代巴人有不同支系，实行船棺墓葬的应是其支系之一。船棺墓中出土有铜器和铁器。陶器主要是罐、釜、钵、豆等。[④] 以船棺

---

① 徐恒彬《试论楚文化对广东历史发展的作用》，《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

② 杨德标、杨立新《安徽江淮地区的商周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

③ 欧潭生、卢美松《楚文化入闽的考古证据—闽侯庄边山九座墓葬的再认识》，《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

④ 邓少琴《巴史新探》，《巴蜀考论文集》。

为墓是沿江东来的习俗。以罐、釜类为炊具为四川平原到鄂西原始文化的遗存。[①] 三星堆一期文化即为此类文化，二、三期时中原文化的进入有较大改观。崇虎的巴人应是巴人中的一个支系。在战国至汉代巴蜀人的铭刻中所见到的巴人的图徽与蜀人的不同。他们的图徽据研究有27类之多，较为突出的有虎、鸟、蝉、鱼、鹿、蛇、人、尾羽等图形。这些图徽少数情况下可在他们的铜器上单独出现，多数情况下以组合形式出现。一种组合形式有一定的分布区域。如果一种图徽是氏族图腾的标志，不同的组合可能代表不同氏族组成的部落。如带尾羽形和小方形的组合主要出现在川西，带笋尖形和栅栏形的组合主要出现在川东川北。这些组合可大致分为川东、川西两大区，应分别属于巴和蜀的不同部落。[②] 可与巴蜀图徽比较的是商代铜器铭文中相当于族徽的那些符号。商代铜器铭文中少数的可与甲骨文中的字联系起来，相当一部分是数个符号的组合，[③] 对此有多种解释。如商铜器的族徽中的"戈"，又组成"复合氏名"，或认为他们是戈氏中繁衍出来的分支。[④]

4. 云贵地区的文化

云南地区这一时期的文化分布根据张增祺的文章可为滇池、滇西、滇北和滇南4个类型。[⑤] 张认为滇池地区的文化为古越人文化，滇西地区为"昆明人"文化，滇西北的石棺墓的族属是南迁的北方游牧民族，滇南属"百越"。"昆明人"自战国、汉至唐代，一直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新唐书·南蛮传》(卷222)中称其为"昆明蛮"。祥云和楚雄东周墓的随葬品表明墓主人的经济生活和农业活动有密切关系，有一定数量的铜锄。他们使用铜釜，陶双耳罐、圜底罐。他们可能是较早南下的藏缅人。

战国晚期，贵州西部属古夜郎国，东部先后属巴和楚黔中。这一时期的古夜郎国地区只发现小型墓，陶器火候低，器形有罐、杯、瓶、豆等，素面居多，刻划纹次之，亦有绳纹。青铜器有锄、钁、戈、矛、剑、斧、刀、鼎、釜、贮贝器等。铜手镯出土的数量较多。青铜器中有的与滇池地区的风格接近。威宁、章赫出土的青铜戈、青铜剑与巴蜀的风格相近，但没有图徽，应是本地所产。与四川凉山地区青铜时代的大石墓文化比较，陶器的特点比较接近。两地出土的陶器器形均瘦长，纹饰中刻划纹占的比例较大，部分陶器底部都有叶脉纹。[⑥]《史记·西南夷列传》："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贵州西部战国末期当有四川和云南来的移民。滇池文化拥有者可能是较早进入的古越人。其次是来自凉山的邛都人和巴蜀人。

5. 岭南地区的文化

商周时期中原文化对岭南地区的影响主要是越过长江中游地区施加的。直到春秋时期广东地区的铜器才渐多起来。东周时期广东境内分布的是几何印纹硬陶文化，又可分为两类：一是以器表饰夔纹和云雷纹印纹硬陶为特征的，伴随有少量青铜器和原始瓷器；二是以饰米字纹、方格纹和划纹硬陶为特征的，除青铜器外还有铁器。随葬有青铜器的墓，大部分在西江地区。这一时期该地区与周围地区有文化交流，青铜器除有与中原相似的，还有与楚、越、广西和

---

① 王劲《鄂西峡江沿岸商时期文化与蜀文化关系》，《三星堆与巴蜀文化》。

② 王仁湘《巴蜀徽识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

③ 参见高明《古文字类编》第557至658页的"徽号文字"部分，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

④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第99至100页。

⑤ 张增祺《云南青铜文化的类型与族属》，《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

⑥ 宋世坤《贵州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初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

云南等地相似的。广东博罗银岗一期的遗存与赣江、鄱阳湖和浙江地区西周、春秋时期的遗址、墓葬的内容有许多相似之处。银岗二期的陶器纹饰以方格纹、三角格纹、菱格纹和米字纹为主，刻划符号较为流行。盛行平底器三足器，少见圜底器。此外还出土青铜器和铁器，应属于战国时代。[①] 广宁县战国墓出土的器物与广西增城等地的相似。[②]

东周时期广西的文化除本地特征外，带有较多楚文化的特色。如广西恭城的一座春秋墓中出土的楚式鼎，是目前在该地区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应是从楚传入。提梁鼎、蛇斗蛙纹尊、靴式钺和扁茎剑则具本地特色。战国时期的青铜器，生活用具主要是鼎，一类有岭北文化的特色，另一类为岭南特色。出土的剑较多，长剑这一类春秋晚期到战国时代流行于中原，钺仍有靴形的。出土的铜鼓为云南石寨山类型。鼓面中心太阳纹八芒，主晕为四只翔鹭。几何印纹陶广为分布，表明与广东地区有相近的土著文化。一些陶器的纹饰仿中原商周青铜器。[③]

战国时代桂东桂西两地的文化从墓葬看有相似性。以平乐银岭为代表的墓群与中原商周墓相似，大多数墓的墓底有腰坑，随葬铜兵器的不见陶纺轮，有陶纺轮的不见铜兵器。铜兵器以剑、矛、镞相组合。具有地方色彩的是靴形钺、陶罐形鼎和米字纹瓮等。与之相似的还有广东广宁铜鼓岗、罗定南门洞、四会鸟旦山、德庆凤村、肇庆松山等地的墓葬。桂西地区的墓没有腰坑。桂西地区的铜鼓、一字格剑、叉形器亦不见于桂东地区。有意见认为桂东地区属于西瓯，桂西地区属于骆越。[④]

十　两汉时期的文化分布

秦统一中国后的历史是短促的，公元前 202 年汉高祖即位，初都洛阳，定都长安。西汉时期，东北有肃慎，阴山山脉以北有匈奴。汉的领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西达帕米尔，南到交趾。我们仍然讨论阴山以南至岭南的文化分布情况。此时，东北和阴山以北地区主要是阿尔泰民族的地盘，西北地区既有阿尔泰人也有藏缅人。

西汉时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已基本成为汉文化区。公元一世纪时的杨雄著有《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书。据此书可知，此时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别已很大，罗常培、周祖谟在《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中把这一时期的方言分为七个区：(1)秦晋、陇冀、梁益，(2)周郑韩、赵魏、宋卫，(3)齐鲁、东齐、青徐，(4)燕代、晋之北鄙、燕之北鄙，(5)陈楚江淮之间，(6)南楚，(7)吴越。从杨雄《方言》看，南楚和吴越两地搜集到的一些讲法显然是非汉语词。战国时虽有楚人入滇，秦时大军抵岭南，但云贵及两广，甚至福建等地的“方言”杨雄偶有提及或未作说明。一是他未能深入边远之地，二是非汉文化是当地的主要文化。汉代开始，边远地方的情况史籍中方有稍为详细的说明。所以此时长江以南的非汉文化的分布应作更多的研究。

1. 岭南地区的文化

广西兴安王城故称越城，其遗址所出的陶、铜、铁器和建筑材料多与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福建崇安、广东五华狮雄山、澄海龟山等汉代遗址所出的同类器相同或相近。陶器的米字

---

①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博罗银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 年第 7 期。

②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宁县博物馆《广东广宁县龙嘴岗战国墓》，《文物》1998 年第 7 期。

③ 蒋廷瑜、蓝日勇《广西先秦青铜文化初论》，《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

④ 蒋廷瑜《广西考古四十年概论》，《考古》1998 年第 11 期。

纹、叶脉纹、席纹、菱形纹及部分戳印纹流行于西汉时期。据所遗器物判断，此城建于西汉中期，东汉时曾加筑，魏晋时废弃。[①]

北海地区东汉墓铺地砖。砖的一面和一侧饰压印方格纹、网纹、回纹、叶脉纹、菱形纹等几何印纹外，少数印有汉字"陈"、"寿"、"夫出"等。所出陶器以刻划纹为多见，有的陶罐上饰方格纹、叶脉纹等。[②] 钟山张屋东汉墓与平乐银岭的战国墓相似，墓底设腰坑，随葬夹砂粗陶鼎。张屋此类土坑墓出土的陶器以泥质为主，质硬，少数施釉，部分饰粗绳纹、四叶纹、叶脉纹及篦点纹等。另有属于东汉晚期的石室墓，还分布在钟山邻近的富川、昭平、蒙山、荔浦等地，分布范围小，流行时间短。[③]

广东地区西汉早期的文化从墓葬看包括中原和本地两种成分，出现过桂东地区战国时期时期的腰坑墓。陶器中有中原地区西汉墓中常见的鼎、盒、壶等，并有当地特色的瓮、罐、瓿、三足盒等几何印纹硬陶和黄褐色釉原始青瓷器。广州沙河顶 1984 年发现的一座东汉墓与同期广东或广西(贵县)的器物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器物中有一件带扁平把手的釉陶三足釜。[④] 此类带把陶器如较早时的有江北安徽新石器末期的薛家岗文化和江南北阴阳营文化中的三足罐，商周时期分布在江南的湖熟文化中的带角形把手的鼎，福建商代墓带角状把手的圜底罐。[⑤] 沙河顶的此种三足器高 27 公分，腹 径 16，应是一种带盖的壶。盖上所饰的变形叶脉纹可与福建光泽出土商代晚期的尊和马桥文化中的罐比较。沙河顶与之同时出土的釉陶鼎，已失盖，腹中部环棱，扁足外撇，饰弦纹、水波纹和划纹。其形状如福建庄边山战国楚墓中的鼎。[⑥]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粤闽台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具有延续性，直到商代。几何印纹陶、有段石锛的存在表明江浙地区新石器晚期的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的有密切关系，孰先孰后有不同意见。或认为靴形钺的源头为良渚文化，后来传播至两广及湖南、云南及越南、老挝和印尼。带把手的三足器先见于新石器末期的长江下游地区，战国时代出现在闽地，在广东的出现为汉代。我们笼统地把新石器晚期以来的沿海几何陶文化都称为越文化，实际上它们较早时已有不同的类型。粤闽的可与台的比较，为南岛文化，长江下游的是侗台先民的越文化，云南地区战国时期的不同的"越"文化中包含有南亚文化的因素。

2. 江南和浙闽地区的文化

西汉之时，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的文化与江北地区较为接近，至少从扬雄《方言》中反映出来的是这样。《方言》中常有荆吴、吴扬之称。如："修、骏、融、绎、寻、延，长也。陈楚之间曰修，海岱大野之间曰寻，宋卫荆吴之间曰融，自关而西秦晋梁益之间凡物长谓之寻。"(《方言》卷一)"鍇、鑙，坚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曰鍇，吴扬江淮之间曰鑙。"(《方言》卷二)而浙南地区为越语，如"恒慨、蝷绥、羞绎、纷毋，言既广又大也。荆扬之间凡言广大者谓之恒慨，东瓯之间谓之蔘绥(郭注：东瓯亦越地，今临海永宁是也)，或谓之羞绎、纷毋"。战国时楚灭越，"越以此散，诸

① 广西文物工作队、兴安县博物馆《广西兴安县秦城遗址七里圩王城址的勘探与发掘》，《考古》1998 年第 11 期。

② 广西文物工作队《广西北海市盘子岭东汉墓》，《考古》1998 年第 11 期。

③ 广西文物工作队、钟山县博物馆《广西钟山县张屋东汉墓》，《考古》1998 年第 11 期。

④ 广东省博物馆《广州沙河顶发现一座东汉墓》，《考古》1986 年第 12 期。

⑤ 福建博物馆，光泽县文化局、文化馆《福建省光泽县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和清理》，《考古》1985 年第 12 期。

⑥ 欧潭生、卢美松《楚文化入闽的考古证据》，《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

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①] 汉时浙南为瓯越,其南为闽越,瓯闽相攻,为史所载。瓯越和闽越之号西汉后期不复见。

苏南、皖南、浙江和江西等地发现的西汉时期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墓陶器为鼎、罍、壶、盆、罐等,多印纹硬陶和釉陶(原始瓷器)。南昌东郊的西汉墓中出土的印纹硬陶和釉陶多饰弦纹、水波纹、方格纹等。

闽越自公元前202年立国至公元前110年,存在了92年。西汉时期闽越式的陶器多平底,少见圈足器和三足器。器形有匏壶、瓿、瓮、罐等。拍印纹中流行方格纹,刻划纹以水波纹、弦纹和篦点纹为常见。匏壶、瓿、罐等与广州地区西汉前期出土的同类器器形相近。被称为南越式的陶器与闽越式的在器形、纹饰方面有共同特征,但南越式除平底器外还常见三足和圈足器,或用方格纹作地,戳印几何图案。到东汉时期,福建地区的陶器无论是胎质、装饰和造型上都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基本上已汉化。如福州金鸡山墓出土的器物中,其釜、仓、灶等为各地东汉遗址中所常见。与岭南相比,闽地汉越文化的融合要晚一个多世纪。[②]

3. 云贵川地区的文化

云南晋宁石寨山战国和西汉墓出土的一批文物中有精美的青铜器。其中较为突出的青铜器如靴形斧(或称靴形铜钺,不对称形铜钺),一字格铜剑,斧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干栏式房屋的模型。类似的文化还分布在江川李家山、安宁太极山。[③] 石寨山古墓群中共出土铜鼓17面,铜鼓形贮贝器31具。铜鼓有几何形花纹,多铸有船形纹。船上的人物头插羽,手执羽或执桨。晋宁贮贝器等铜器上人物的服饰与铜鼓上的不同,但图中也有翔鹭,边上几何图纹饰相似。从战国至秦汉,越南北部主要的青铜文化是东山文化。东山文化所出的剑、戈、矛、靴形钺、玦形耳环等,基本上都是石寨山类型。越南出土的铜鼓,以羽人竞舟为饰,与石寨山的相同。[④] 石寨山出土的约为西汉前期的一铜片,刻有一系列图画,"戴枷的辫者""牛""羊""马"等。一些图旁另有一个或数个小圆圈,当用来表示奴隶、牛、羊、马等的数目。未见用汉文的数字来表示。[⑤] 战国至汉代的百越应包括侗台、南岛和南亚语系的不同支系。到了西汉末期和东汉时期,云南的墓葬习俗始渐中原化。

贵州地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居民是夜郎国人。赫章可乐河南岸有一批土著居民的汉墓。其中20座,墓主头骨置于铜或铁的釜,或铜鼓中,躯体在墓坑底中部,当为二次葬,铜鼓的形制与广西的相近。威宁的一批汉墓,文化特征与同期的云南滇池墓相似。到了东汉时期,贵州盛行砖室墓、石室墓和崖墓。西汉时期夜郎特色的随葬品不复出现,釜、壶、罐、甑等陶器和井、仓、灶、屋、鸡、犬、人俑等陶质明器为随葬品,与内地趋一致。

四川地区这一时期有五种墓:土坑墓、大石墓、石棺墓、船棺墓和崖墓。土坑墓多为竖穴,有棺有椁,与湘鄂等地的同期墓相似。大石墓系巨石砌成,墓内人葬者少者几人,多者百余人。随葬陶器以双耳敞口罐为主,另有斜肩陶罐和带流壶等,铜器有剑、镞、镯、环等。有些墓内还

①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卷41,第175页。

② 林忠干《论福建地区出土的汉代陶器》,《考古》1987年第1期。

③ 宋治民《战国秦汉考古》第258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④ 黎文兰、范文耿、阮灵《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批遗迹》(梁志明译)第134页,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1982年印。

⑤ 汪宁生《试释晋宁石寨山出土铜片上的图画文字》,《民族考古学论集》。

随葬铁环刀和玉石装饰品。石棺墓主要分布在岷江上游的阿坝藏族自治州。随葬品一般只有几件双耳陶罐或单耳罐以及杯、碗等,有的墓内还有剑、戈、钺、盔甲等铜器及矛、刀、剑等铁器。船棺墓在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县有较多发现。四川境内和云南北部有崖墓。

第三章　汉藏诸语的文化源头和支系

东亚大陆，华北、华中和华南早在旧石器晚期（距今四、五万年前）开始就表现出南北文化的差异。华北地区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文化，华南、华中地区为砾石和石片文化。东亚南北的文化此后走上各自发展的道路。与此相关的是阴山山脉以北分布着后世的阿尔泰语系（目前对突厥、蒙古和满—通古斯诸语的渊源关系还有不同的看法），阴山山脉以南分布的是汉藏、南岛和南亚语系。旧石器晚期南方砾石文化的北端为汉中地区，南端考察到的是两广岭南地区。[①]

末次冰期结束之后距今八、九千年时起源于江南的水稻文明出现在淮河流域（贾湖文化），并向北发展到黄河流域。与此同时，黄淮流域最先使用带支架的釜，不久是鼎。鼎代表着最初的汉藏文明，直至商代，黄河流域的居民以鼎为礼器，长江中下游地区以鼎为炊具。粤闽台地区在此前的数千年中保持着相近的文化。台湾的南岛文化可以说明粤闽台地区新石器时代分布的是南岛文化。南亚语系的文化新石器时期分布在湘鄂地区的西部，大约在商代开始南下。

旧石器晚期华南、华中的砾石文化是新石器时代的汉藏、南岛和南亚语系文化的共同源头。砾石文化在黄河、长江流域发展为汉藏文化的体系，新石器中期已成为多种多样的文化。它们是今天所知的汉、藏缅、侗台和苗瑶文化的源头。

一 汉语的源头和汉语的方言

一种语言可能由于使用这种语言的居民人多势众或强悍不可阻挡，成为在更大的范围内有更多人使用的语言。如拉丁语，最初仅仅是意大利半岛中部西海岸拉丁部落（或称为部族）的语言。由于罗马的强盛，罗马人的拉丁语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5世纪的1000年中通行于欧洲。后来从拉丁语中分化出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等。汉语的源头，据甲骨卜辞可追溯到商代，先商时代的汉语是商部落的语言，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商代之前，汉语的分布应与先商文化的分布有直接关系。先商时藏缅语的分布要比汉语更广。

1. 汉语的源头

我们知道二里头文化是夏人的文化，二里岗文化是商文化。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于豫西和晋南，二里岗文化是商建国之后的文化。二里头文化当来自分布在关中、豫西和晋南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庙底沟二期有一数据为距今约4780年。在龙山文化的影响下，庙底沟二期的文化成为河南龙山文化的一部分。而二里岗文化与山东文化有更为密切的关系。

山东龙山文化到夏代演变为岳石文化。岳石文化实质上是古东夷人的文化，这一点前面

---

① 王幼平《旧石器时代考古》第158至166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已多次提到。山东中南部和西南部的岳石文化后来直接被商文化所代替。山东龙山文化与岳石文化共有的陶器器类有鼎、甗、鬲、罐、盆、瓮、豆等,[1] 典型的生产工具有半月形双孔石刀。岳石文化中的甗,见于安阳小屯,来源于豫北后岗二期文化(豫北冀南类型的龙山文化),折腹盆、盂等陶器都与后岗二期的相似。李伯谦先生说:"以岳石文化与早商文化相比,在早商文化中虽可找到一些岳石文化的因素,……确有某些岳石文化作风,但总体来看,早商文化的陶器,灰陶占绝对优势,多施绳纹,鬲为主要炊器,收割工具中盛行弧刃石镰,不见半月形双孔石刀,两者的区别非常显著。在文化内涵上,岳石文化也不可能是早商文化的直接来源。"他认为来源于后岗二期的分布在河北南部漳河中游的下七垣文化是二里岗早段先商文化的"直接前身"。[2] 下七垣文化的炊器主要是鬲和甗,石器中有较多扁平石铲、半月形镰等。从甗的演进和比较角度考虑,也有人认为二里岗早商文化的源头是晋南东下冯文化。[3]

商早期数迁其部,许多遗迹可能为多次泛滥的黄河泥沙所埋未能发现。但在殷墟中已经发现,"殷墟头骨的形态至少存在有体质上可区分的三种类型的蒙古人种。其中以接近东亚蒙古人种的人群为主体,有一部分与北亚蒙古人种相似,还有一部分显示出与蒙古人种南方类型比较接近。""在殷墟的中小墓葬中,有少数具有北亚人种特征的个体,这类墓葬大都随葬有一定数量的礼器,其身分应优于一般自由民,或许可代表殷人统治阶层的体质类型。"[4]

殷人的墓地多处有大规模发掘,如殷墟西区墓地和安阳后岗墓地,所发现的殷商人都是以家族为基本组织。某些氏族的铭文往往集中在同一区内,他们有共同的葬俗。殷墟西区诸家族墓地的墓主,从墓葬的规格与随葬品看,绝大多数属于平民阶级,较为显著应是贵族。大墓或单葬一处,但也葬在族人的墓中间。后岗同一宗族的墓地中,明显地区分为贵族家族墓地与其他平民族人墓地。[5] 殷人的家族有地位的区别,贵族中的那些有北亚人种血统的可能来自黄河的北边。这可能与先商文化与河北的下七垣文化因素这一背景有关。先商文化的产生与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西进在中原形成中原的龙山文化,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演变为岳石文化又与中原龙山文化相互影响。到了夏代,岳石文化又对二里头文化有较大影响。这两个时期,总共有 10 个世纪,山东文化陆续进入河南、陕西东部、山西和河北南部。

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主要分布豫西和晋西南,前面已经谈到,与以二里岗文化为标志的商文化是不同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是庙底沟文化在龙山文化影响下向龙山文化过渡的文化,彩陶已很少,陶器的纹饰已显示出龙山文化的特征——篮纹为主,次为绳纹,有少量方格纹、划纹和附堆纹。其主要器形为鼎、斝、灶等。到了夏代,二里头一二期的文化中龙山文化的因素有所减弱,三四期中又有所加强。在时间上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到夏代,从陶寺墓的组织看,他们正好是从氏族形态向家族形态过渡。传说中有羿代夏政。《左传·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鉏"春秋时的地名,在今河南许昌县,在颍河的支流边上。后羿可能与东夷人有关系。夏可能是一种部落联盟的组织。二里头文化的陶器上没有发现类似商代的陶文。所以还没有证据表明夏人使用的语言与商的相同。如果他们是

---

[1] 方辉、崔大勇《浅谈岳石文化的来源及族属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

[2] 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

[3] 何介钧《中国古代陶鬲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

[4] 潘其风《中国古代居民种系分布初探》,《考古学文化论集》(1)。

[5]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第 126 页。

部落的联盟,通用的语言中也有可能有一种与商的相近。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推测,先商的语言可能是岳石文化中的古东夷方言,或是夏时漳河一带的豫北冀南方言。由于岳石文化无论是山东的还是河南的,原本就与豫北的龙山文化有密切关系。从商文化中表现出的十分重视与之有血缘关系的子族组织,十分重视与东夷民族(或部落)的态度看,靠近山东、河南的漳河地区当时的先商民族是古东夷中的一支。这一部落在形成时有些人来自北方。

根据以上的文化背景分析,原始汉藏语在新石器早期从江南迁移到黄河中游地区,并从黄河中游向下游和上游发展。在下游地区的方言成为原始汉语,上游和中游地区的方言成为不同支系的原始藏缅语。新石器中期和晚期,黄河下游和中游靠近下游的地区,不同的文化有密切的交流。豫北、冀南地区的后岗二期文化是仰韶文化底层上的龙山文化,先商文化源于此,夏代之时这一地区的方言成为最初的汉语。

对于语言的分化和亲缘关系的说明,树形图是最明了的。事实上当语言向周围传播时往往是一波又一波的。处于文化中心的语言以这种波浪方式向周围传播。新石器早中期黄河中游和下游分布的语言主要的影响和传播是从西向东,这是仰韶文化时期,后来是从东向西,这是龙山文化时期。印欧语的研究中人们用这种波浪理论来解释印欧语不同支系间的共同特点的分布。汉藏语的分布在宏观上亲属语或方言在一个方向上形成链的结构。邻近的方言有更为相近的特点。从黄河中游到下游,仰韶文化时期可能已经有一种链式的方言结构。从仰韶文化区到大汶口文化区分布分布着一系列汉藏语的方言。东夷语从东到西也是方言链。原始汉语是该方言链中的一环。

汉语和藏缅语的比较,大多注重汉语和藏语词的比较。在整个藏缅语链中,实际上古藏语与汉语的关系最为密切,尤其是从词汇方面来观察。藏语与汉语,我们所知,至少在唐代还有十分密切的接触关系。

2. 汉语的方言

亲属语之间的关系与方言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没有区别。古代的不同方言后来成为不同民族的语言,我们用民族名命名,如侗台语族中有侗族的侗语,壮族的壮语,布依族的布依语等等。汉藏语中汉语是单独一种语言组成一个语族的,实际上汉语的几个大方言也可以看作是几种亲缘关系的语言或不同的语支,构成汉语族。

活的语言不断以新的面貌出现,演变为新的方言。一种语言千百年来可能只有一种方言传下来,不同时期不同面貌的方言也可以在不同的地区延续下来形成一种不同的方言格局。汉语夏时是先商的语言。商人主中原,汉语从黄河下游向西发展。渭水流域的先周文化中包含较多的商文化。周人较早时已采用商的汉语,如周原出土的甲骨文与殷墟的相同。西周时期的金文仍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写法相近。周原出土 17000 骨甲,绝大部分是龟的腹甲,少数为牛肩胛骨。据研究,这些甲骨大部分属文王时期、少数为武王时期。周原龟甲的钻孔一般呈方形,殷墟出土的十几万片龟甲中没有钻方孔的。周原出土的有字的甲骨 292 片,卜辞的字体与殷墟第三至第五期的相似。用词和句式亦与殷商的基本相同。周人另有一些地名用词。周人称商王为"衣王","衣"指"殷"。[①]而商人自称"商",不称"衣"。《中庸》[注]:"齐人言殷声如

① 徐锡台《周原甲骨文族属及时代的探讨》,《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三秦出版社,1987 年。

衣。"可见"殷"读如"衣"是方言的差别,商时已存在,直至后世。周原出土的陶文,部分为可识的汉字,另有一些圈、划符号不能读。距今六、七千年的半坡遗址的陶片或陶器上已发现有刻划符号,后来的青海乐都柳湾文化、甘肃半山马厂文化、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郑州二里岗文化等的遗址中都发现有刻划符号,或称为陶文。[①] 周原陶器上不可识的刻划符号可能仅仅是陶工的记号而已。从可识的陶文看,汉语和汉字在当地不仅仅是贞人的语言和文字,看来使用的范围更广。

商时,汉语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今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地区。从先商文化算起,到了商周之交,汉语已经历了大约10个世纪。从扬雄《方言》中可以看到,自关而东与自关而西的方言差别较大。如:"逢、逆,迎也。自关而东曰逆,自关而西或曰迎或曰逢。"(《方言》卷一)殷商甲骨文中用"逆"不用"迎"。"逆"、"逢"、"迎"上古音分别为*ŋak、*baŋ和*ŋaŋ。关东方言和关西方言"逆""迎"两字所记的词差异在韵尾上。《方言》最多提起的是自关而东的方言和自关而西的方言的区别。商时汉语方言的差别主要是东西地区的方言差别。因为汉语夏商时代主要是从东往西发展。

西周末至春秋,羌人两度攻陷周的京师,周避戎的侵扰,东迁洛邑。经历了西周、春秋战国时代,从扬雄《方言》看,自关往东有周洛、齐鲁、北燕方言,关西有秦晋方言,长江中下游分别有陈楚和吴越方言。在此10个世纪中,汉语标准语所依的方言原本是东部方言,后是西部的方言。如《方言》所记:"揠、擢、拂、戎、拔也。自关而西或曰拔或曰擢,自关而东江淮南楚之间或曰戎,东齐海岱之间曰揠。"(《方言》卷三)"揠"是原有的通行说法,秦汉之后以"拔"为通语。"苏、芥,草也。江淮南楚之间曰苏,自关西或曰草或曰芥,南楚江湘之间谓之莽。"(《方言》卷三)此条这一部分说明野草之名方言有别,其后未引的部分是说明"苏"这种植物周郑、沅湘方言中另有叫法。"野草"叫做"草"起于关西。其他如"矢"叫做"箭","舟"叫做"船","干"叫做"盾","晞"叫做"晒","冢"叫做"坟"等等,后起者源于关西的方言。可见经历了秦和西汉的一段时间之后汉语可能以当时的西部方言为标准语。如"草"、"晒"的上古音可与藏缅语比较,可能是汉语借自藏缅语。[②]

胶东地区春秋初年仍有东夷文化遗存,春秋时仍称"莱夷"。到了西汉时代表现出来的是方言的不同。《方言》以东齐海岱称之。东齐海岱用词有的与秦晋的相同,与中部地区的周洛赵魏的不同如:"修、骏、融、绎、寻、延,长也。陈楚之间曰修,海岱大野之间曰寻,宋卫荆楚吴之间曰融,自关而西秦梁益之间凡物长谓之寻。"(卷一)"亟、怜、憮、俺,爱也。东齐海岱之间曰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相敬爱谓之亟,陈楚江淮之间曰怜,宋卫邠陶之间曰憮或曰俺。"(卷一)这种跨过中部东西两端用词的一致,可能是西周初年周公东征带去的。"长"作为通语,又见于殷商卜辞。西汉时代的楚方言,分楚和南楚。此时的楚方言与秦晋话有较大差别,与江淮、吴扬的说法常一致,《方言》中常称"荆吴"。

到了东汉时期,长江以北地区的方言用词的差别渐缩小。据周振鹤、游汝杰先生研究,《说文》中"提到次数最多的区域是'楚',共二十三处,这说明当时楚方言的差异可能是最明显的;其次是'秦'十九次(不包括秦晋并提的五次),……;再是'齐'十六次,也是很突出的。"[③]

---

① 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第195至2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②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问题研究》,《民族语文》1996年第2期。

③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第1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汉代末年及三国之时，北方有董卓“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北人大批南下分别建立蜀、吴地方政权。西晋之后又有东晋在淮河以南建立王朝，都建康。此时北人南迁，新的吴方言代替了汉时的吴方言。如游汝杰先生的研究，“兰陵郡和东莞郡本来都在今山东境内，后来因为居民迁居今江苏常州一带，于是在该地侨置南兰陵郡和南东莞郡。部分中原人民迁人福建，所以福州被改名为晋安，泉州被改名为晋江。”“甘肃和陕西北部的人民迁移至四川及陕西的汉中，四川境内的侨置县皆在金牛道（即南栈道）附近，所以金牛道应是陕甘人南下的通道。”①

隋时洛阳为东都。《切韵》作者陆法言评四方之音：“吴楚则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来京师（西安）西边的秦陇方言是非标准语。隋时的标准语应是洛阳话。此时的吴、楚方言已改汉时的面貌，其源头应是汉时的北方方言。如汉时意为“没有”的“冇”（音 *mau），后来分布在吴、闽、粤、客家等方言中。今吴方言中的“冇”，是古方言的底层遗存。隋时的吴、楚方言从陆氏的归类中可知，较为相近。当时的吴方言即为今天的闽方言。

今吴湘客赣粤方言的形成应是唐代的北方方言进一步向南发展的结果。吴湘客赣粤方言可构拟的声韵调系统与《切韵》系统有对应关系是最重要的证据。闽方言的声韵系统与《切韵》的没有这种关系。粤方言的元音有长短的不同，是与《切韵》系统相近的韵演变的结果。南唐徐锴的反切，从声母看，重唇和轻唇已分，从邪合流，床神禅合流，喻三喻四相混等皆与今吴方言同。徐锴反切所反映的方言应与成为今吴方言的那个古方言相近。吴方言的南部地方话，从音系的结构看应是从唐代北方方言演变而来，而不是从闽方言那样的结构中演变出来的。

现代汉语诸方言的源头是黄河下游地区的古汉藏语。原始汉语以来方言歧出，而今诸方言所承的祖方言是西晋时的北方方言。东晋时南下的北方方言是今闽方言的祖方言。隋唐时的北方方言是今其他诸方言的祖方言。

二 藏缅语的源头和支系

1. 藏缅语的源头

前面的研究中我们已经看到古羌人殷商时代分布在黄河上游地区。但早在夏代之时，四川、云南和西藏已分布有大墩子—礼州文化及卡若文化。川西北岷江上游河谷地区的建山寨类型文化的风格和甘青马家窑文化相近。大约到了商晚期，黄河上游的寺洼文化才南下到岷江上游。可见夏商时代，黄河上游南下的文化，应是早期的藏缅文化。

马家窑文化的来源是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应是藏缅语的源头。仰韶文化中的庙底沟型文化是最值得注意的，距今 5200 年至 4400 年。分布在甘肃东部天水至武山一带的是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半山坡型和马厂类型的马家窑文化的出现已为中原夏代，后来又发展为齐家文化。齐家文化在黄河上游地区的分布比马家窑文化更广，仍是东部的早于西部的。仰韶文化由东向西发展也是一波又一波的。最早的南下的藏缅文化是距今 5000 年到 4000 年的云南和四川的大墩子—礼州文化。新石器晚期礼州文化中带流壶、簋形器、单耳罐、

① 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第 102、103 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年。

双耳罐等与后来春秋战国至两汉时代的同一类器物造形上很相近。普格瓦打洛和冕宁地区新石器晚期的文化和后来的大石墓文化有叠压关系，其中间并无第三种文化层的存在。[①] 这说明它们有传承关系。在这一地区此类文化到两汉时期已存在了二千多年。大约在距今3千多年时，大墩子文化还分布到洱海地区和金沙江中游一带。[②]

岷江上游的建山寨文化是另一支与南下的与马家窑文化有密切关系的文化。它有别于年代上大至相近的礼州文化。

前面已经提到，早期的蜀文化，三星堆一期文化亦为新石器晚期文化，与川西同一时期的文化不同。二期文化中有二里头文化的因素。蜀文化到了殷商时代，又有诸多商文化的因素，到了西周时代又有楚文化的因素。战国时代的巴蜀文化仍与同一时期的中原文化不同。夏时，原始汉语分布在东部，从东往西分布的是一种汉藏语的方言链。中部地区，二里头文化的语言可能是一种与汉语很相近的藏缅语。东部的江淮地区，可能分布着与汉语较相近的东夷语方言。蜀文化夏商时代与中原文化有密切关系，蜀文化的语言有可能是另一种藏缅语。夏末商初，大至上有数种重要的藏缅语，它们分别存在于四川西南和云南西北，四川中部、四川北部，甘青地区和中原地区。

黄河中下游新石期中期和晚期的文化关系反映到语言上的应是藏缅语与原始汉语的关系。藏缅语最初的分化应是马家窑文化时期。最早的分化有可能被后来的分化所覆盖。黄河中上游地区原始藏缅语不同方言最初与包括原始汉语在内的东夷语构成一种原始汉藏语从西到东的方言链，邻近的方言比较接近。马家窑类型的黄河上游文化南下时，黄河中游的二里头文化也在南下。黄河上游新石器晚期南下的藏缅语在后来的4000多年中又继续分化，其中一些支系后来到了南亚。黄河中游的藏缅语到了商代为上古早期的汉语所覆盖。

2. 藏缅语的支系

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语言或方言的转用，如汉语晋以前分化出来的南方方言已被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原方言所覆盖，只有它们的底层保留在今天的不同方言中。藏缅语自从四五千年前开始分化以后，不断分化出来的方言由于使用群体相对独立于各自的聚居区，而往往得以保存。从考古看，藏缅文化先是分为中游和上游两大支，它们又分别南下，进入四川、西藏和云南等地。大墩子文化是最早进入云南的一支藏缅文化。后来又有昆明人的大石墓文化和稍晚才到的氐羌人石棺墓文化，战国时期就已分布在云南。石棺墓文化同时又与大石墓文化分布在四川。西藏地区最早的古藏缅卡若文化为周以后迁入的古藏羌文化所覆盖。

藏缅语今天保留下的语言大致上可分为5大支系：藏羌—喜马拉雅语支，彝缅—克伦语支，景颇语支、博多—加洛语支和库基—那加语支。博多—加洛和库基—那加语支与其他3个语支的语言差别很大，它可能与殷商时代云南、四川一带的大墩子—礼州文化有密切关系。殷商时代分布在黄河上游的氐羌人秦汉时代到达云南，他们的文化为石棺墓文化和大石墓文化，他们的语言是原始彝缅语。藏羌—喜马拉雅语支的语言较晚南下，除进入西藏地区外还分布到喜马拉雅山的印度和尼泊尔地区。景颇语亦应是较早离开黄河流域。景颇语管“银子”叫 $kum^{31}\ ph ʒo^{31}$，kum^{31} 当来古汉语“金”，$phʒo^{31}$ 即“白”，意为“白金”（景颇语的形容词修饰名词时放在名词的后面）。相当于中原汉以前的概念。《说文》：“银，白金也。”据传说和史书的记载，有

① 刘世旭《试论川西南大石墓的起源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6期。

② 汪宁生《云南考古》第1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意见认为“景颇族先民最早居住在康藏高原南部名为木转省腊崩(意为‘天然平顶山’)的山区,约自唐代始沿横断山脉南迁。”[①] 原始藏缅语的前缀在景颇语支的语言中仍为成音节的形式,而藏羌—喜马拉雅语支和彝缅—克伦语支中一般为辅音的形式。景颇语支的语言这一方面与博多—加洛、库基—那加语一样。景颇语支语言的数词也反映出它们的相近关系。

(1) 藏羌—喜马拉雅语支的语言

彝缅、羌、藏等语言的祖语是黄河上游商代的藏缅北方共同语,它们的分化有时间上的先后。从甘青地区到四川和云南,藏羌语和彝缅语分布上构成链,语言的关系上也是相邻的语言有词汇、语法和语音上较为相近的关系,也构成链的关系。

藏羌—喜马拉雅语支包括藏、羌、喜马拉雅3支(语支或次语支)。藏语支的语言除了中国境内,还分布于尼泊尔、不丹和印度。羌语支的语言分布在中国,喜马拉雅语支的语言主要分布在印度和尼泊尔。

分布在中国境内藏语支的语言有藏语、白马语、错那门巴语、墨脱门巴语。嘉戎语的是否属藏语支有争议。中国境外藏语支的语言分布在不丹的有宗卡语(Dzongkha)、戈布姆坦普语(Kebumtamp)、萨戈登巴语(Sagtengpa)、沙尔查帕卡语(Sharchagpakha)、桑拉语(Sangla)等,分布在尼泊尔的有坦瓦尔语(Dhanwar)、多尔波语(Dolpo)、戈勒语(Ghale)、江格里语(Janggali)、吉勒尔语(Jirel)、木加里语(Mugali)、那巴语(Naba, Nawa)、拉基语(Raji)、夏尔巴语(Sherpa)、塔米语(Thami)、底楚龙语(Tichurong)等,分布在印度的有拉达克语(Ladakhi)、嘉戎语(Gyarung)、陶楚语(Thauchu)、达克巴语(Takpa)、豪尔巴语(Haurpa)、加戈德语(kagate)、夏尔巴语(Sherpa)、巴尔底语(Balti)、旦戎加语(Danjongka)、荷罗戈语(Hloke)等。

羌语支语言分布在中国境内,主要有羌语、普米语、道孚语(尔龚语)、却域语、木雅语、扎坝语、贵琼语、纳木义语、史兴语、吕苏语(尔苏语)等。

喜马拉雅语支的语言主要分布在印度,分布在印度的有巴兴语(Bahing)、林布语(Limbu)、满查底语(Manchati, Patini)、昌巴拉胡里语(Chamba Lahuli)、加那斯语(Kanasi)、卡瑙里语(Kanauri)、朗加斯语(Rangkas)、迪马尔语(Dimal)、塔米语(Thami)、雅卡语(Yakha)、坎布语(Khambu)、巴拉里语(Balali)、桑班语(Sangpang)、罗荷隆语(Lohorong)、兰比忽语(Lambichong)、瓦零语(Waling)、青当语(Chingtang)、隆成朋语(Rungchenbung)、东马里语(Dungmali)、罗东语(Rodong, Chamling)、那车棱语(Nachereng)、古龙语(Kulung)、吐龙语(Thulung)、朝拉西亚语(Chaurasya)、卡林语(Khaling)、杜米语(Dumi)、吉姆达尔语(Jimdar, Rai)、瓦尤语(Vayu)、古隆语(Gurung)、木尔米语(Murmi)、逊瓦尔语(Sunwar)、马加尔语(Magari, Magar)、尼瓦里语(Newari)、巴迪语(Padi, Pahri)、勒布查语(Lepcha, Rong)、多多语(Toto)等。吐龙语、雅卡语、瓦尤语、古隆语、尼瓦里语也分布于尼泊尔。尼泊尔的耽芒语(Tamang)有东、西两种方言,西部方言即印度的木尔米语。马囊巴语(Manangba)、耽芒语、尼瓦里语归于古隆语群。尼泊尔的达杭语(Tahang)、坎语(kham)也是喜马拉雅语支的语言。

(2) 彝缅—克伦语支

彝缅—克伦语支包括彝、缅、克伦3支和白语。彝语支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缅甸和泰国。白语与彝语支的语言较相近。缅语支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和缅甸,克伦语主要分布在缅甸。

中国境内彝语支的语言有彝语、纳西语、傈僳语、哈尼语、拉祜语、基诺语、毕苏语和土家语

①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第21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等。老挝、缅甸、泰国的哈尼语被称为阿卡语(Akha, Kaw, Aini 等等)。分布在泰国北部的姆比语(Mpi, Mpi-mi)是彝语支南部语群的语言,此外还有姆比傈语、普诺伊语(phunoi)、彬语(Pyen)、西拉语(Sila)等。

中国境内缅语支语言有阿昌语、载瓦语、浪速语、勒期语、怒苏怒语等,分布在缅甸及印度的有载瓦语(Atsi, Szi)、拉斯语(Lasi)、马鲁语(Maru)、马因沙语(Maingtha)、桑蒙语(Samong, Phun)、姆鲁语(Mru)、梅加语(Me-gya)、阿拉肯语(Arakanese)、达温尤语(Taungyo)、因沙语(Intha)、达窝因语(Tavoyan)、查温他语(Changtha)、荷本语(Hpon)、扬比语(Yanghye)、怒苏怒语等。

(3) 景颇语支

景颇语支的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缅甸和印度。分布在中国的有景颇语、独龙语、阿侬怒语、达让僜语、格曼僜语、博嘎尔珞巴语、义都珞巴语等。分布在缅甸的景颇语称为克钦语(Kachin),另外还有景颇语的星颇方言(Singpho)。阿博尔语(Abor)和米里语(Miri),是两种相近的方言,分布在印度阿萨姆邦。阿博尔语和米里语与中国的博嘎尔珞巴语显然是相近的方言,境外的学者将阿博尔语归入博迪语支,而把独龙语(Drung, Trung, Tulung, Dulong)归入缅语支。[1]这种分类显然是混乱的。分布在印度阿萨姆邦的米佐语(Miju)与中国境内的格曼僜语相近。分布在缅甸的独龙语称为日旺语(Rawang)或怒语(Nung)。日旺语的昆兰方言(Kunlang)20 世纪 50 年代进入印度。

(4)库基—那加语支

库基—那加语支(Kuki-Naga)由库基—钦(Kuki-Chin)和那加(Naga)两支构成。这两支的语言主要分布在印度和缅甸。

分布在印度的库基—钦语支的语言有梅梯语(Meithei)、老梅梯语(Old Meithei)、他多语(Thado)、希因语(Siyin)、来语(Lai)、卢舍依语(Lusei)、班尤几语(Banjogi)、班库语(Pankhu)、荷朗库尔语(Hrangkhol)、哈尔兰语(Hallam)、朗龙语(Langrong)、爱摩尔语(Aimol)、齐鲁语(Chiru)、戈尔何棱语(Kolhreng)、康语(Kom)、布鲁姆语(Purum)、阿那尔语(Anal)、黑洛依—蓝干语(Hiroi-Lamgang)、达湾沙语(Taungtha)、钦薄克语(Chinbok)、雅敦语(Yadwin)、钦本语(Chinbon)、卡米语(Khami)、钦语(Chin)等。钦语包括巴浣(Bawn)、法兰(Falam)、哈克(Haka)、苦米(Khumi)、马拉(Mara)、白德(Paite)、底迪姆(Tiddim)等多种方言,或视为不同的语言。拉尔德语(Ralte)、冈德语(Gangte)和钦语的 10 数种方言分布在缅甸。

那加语支有 32 种差别较大的方言,如安格米方言(Angami)、色马方言(Sema)、棱马方言(Rengma)、哥乍马方言(Kezama)、索布窝马方言(Sopvoma)、奥方言(Ao)、荷罗达方言(Hlota)、登沙方言(Tengsa)、吐苦米方言(Thukumi)、雅楚米方言(Yachumi)、达布棱方言(Tableng)、耽鲁方言(Tamlu)、班巴拉方言(Banpara)、南桑亚方言(Namsangia)、昌方言(Chang)、莫桑方言(Mosang)、俄姆比奥方言(Empeo)、加布依方言(Kabui)、夸依佬方言(Khoirao)、米基尔方言(Mikir)、马兰方言(Maram)、夸依令方言(Kwoireng)、坦库尔方言(Tangkhul)、帕当方言(Phadang)、马林方言(Maring)、康奥依方言(Khangoi)等分布在印度。齐阿姆印方言(Khiamngan)、当沙方言(Tangsa)分布在缅甸。

(5) 博多语支

[1]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Eleventh Edition.

博多—加洛语支(Bodo-Garo)的语言主要分布在印度,除博多语(Bodo)、加洛语(Garo)外,还有德奥里语(Deori)、迪马萨语(Dimasa)、卡恰里语(Kachari)、科奇语(Koch)、科克布洛克(Kok Borok)、拉巴语(Rabha)、梅甘语(Megam)和利昂语(Riang)等。分布在印度的卢依语支(Lui Group)的语言有安德罗语(Andro)、生迈语(Sengmai)、蔡勒尔语(Chairel)、加多语(Kadu),应属于博多—加洛语支。加多语也分布在缅甸。

三 侗台语的源头和支系

侗台语(Kam-Tai)是以泰语等为代表的一个语群,19世纪时只是指台语语群的语言。孔好古(August Conrady)将其归于印度支那语系。20世纪30年代开始印度支那语系被称为汉藏语系,不再包括孟高棉语。[①] 20世纪70年代本尼迪克特提出新的设想,把侗台语从汉藏语系的框架中拿出去,纳入他的台—卡岱—印度尼西亚语语言联盟中,引起了较大的争论。到了20世纪末,侗台语族已壮大为包容台、侗水、黎和仡央4个语支的语族。在它的历史分布研究中,梁敏、张均如先生认为距今5千年前侗台先民就"已经初步形成壮泰、侗水和黎三个不同的民族集团"分布在两广地区"。[②] 我们所发现的情况比他们设想的更为复杂。

1. 侗台语最初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

大凡后世有群多方言或亲属语的一种古代的语言。在它的那个时代必定是一个人多势众的语言,不过最初它仍可能是一种使用人数不多的语言。拉丁语开始时不过是地中海西岸的一个部落的语言。随着古罗马的强盛,从古拉丁语中分化出来的方言自成一族,称为拉丁语族。今天阿尔泰语系中的蒙古语族,包括蒙古语、达斡尔语、东乡语、土族语、保安语等,它们都是从原始蒙古语中分化出来的。把这些语言与中世纪的蒙古语比较可说明这一点。尽管它们可能有不同的底层。而原始蒙古语的传播无疑与蒙古部落的昌盛有密切关系。蒙古部落强盛以前也只是兴安岭山麓额尔古纳河一带的小部落。因此我们推测原始侗台语应是二三千年前一个势力强大的民族共同体(或部落联盟)的语言。可能就是春秋时代分布在长江下游的古吴越语。

前面已经提到距今八九千年前黄淮平原上出现了种植水稻,以釜、罐形鼎、盆形鼎为炊具的贾湖文化。黄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早期的文化不同程度上与之有渊源关系。

长江下游地区六七千年前分布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应是以水稻为农作物使用鼎的类似于贾湖的文化的扩张。河姆渡人有南亚蒙古人种的某些特征。稍晚的有江淮地区的薛家岗文化、南京的北阴阳营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到了新石器晚期,来自马家浜文化的良渚文化尤为发达。它的分布中心区在太湖流域,其影响北至鲁南,南抵粤北。到了夏代,长江北岸的江淮地区,除了分布有良渚文化外,还有南下的岳石文化和其他土著文化。长江南岸由于海侵,良渚文化消失。到了商代,南岸出现了一种以土墩或土墩石室墓为特征的文化。在苏南,浙江地区发展起来的此类文化称为马桥文化。马桥文化与已消失的良渚文化有一定的联系。炊具以鼎为主,生产工具有段石锛、三角形穿孔石犁、半月形石刀等。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带角形把

---

① 参见孙宏开、江荻《汉藏语系研究历史沿革》,丁邦新、孙宏开主编《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第6页,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

② 参见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第1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手的鼎(或鬲、盉)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出现在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中,直到秦汉时代伴随着古侗台文化南下。江南的土墩墓文化在吴、越建国前已存在,直到春秋晚期楚文化的向东扩张,才逐渐衰落。从新石器早期到新石器晚期这一系列的文化是有渊源关系的。是后世的夷越文化的早期文化。

粤闽台地区从新石器早期开始到新石器晚期,一直分布有相近的文化。珠江三角洲及邻近沿海地区距今六七千年时陶器仍是火候低,陶色杂的粗砂陶,仅见圜底釜、罐一类的简单器形。闽台地区相近的文化一直维持到距今三、四千年之时。根据台湾和南岛土著文化渊源关系可以肯定粤闽台地区新石器时代为南岛文化。

太平洋诸岛屿上不同历史层次上的文化皆源于新石器早期的岭南和闽台地区。

长江下游距今6千多年时开始分布着与中原更早时期的文化有渊源关系的一些文化,连绵不断。春秋时为吴越文化。如韦庆稳、郑张尚芳先生解读《越人歌》等为古侗台语作品。春秋战国时开始越文化南下,史书有百越之称(其中有的支系情况较复杂),广东地区出现长江下游地区较早时期才有的文化特征。

夏商时代黄河下游地区的古东夷文化,淮河流域的淮夷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古侗台文化到闽粤地区的古南岛文化一直有密切关系。新石器早期和中期之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有渊源关系。末次冰期结束以后黄河中下游的居民主要来自南方。这一时期大致上是北亚人种的居民构成阿尔泰人,东亚人种的居民构成汉藏人,南亚人种及带南亚特征的东亚人构成南岛人。

楚灭越,越人仍顽强地在浙南和福建立国,服朝于楚而已。扬雄时代今浙南地区的语言仍与中原不同。汉时浙南为瓯越,其南为闽越,瓯、闽相攻,为史所载。西汉后期瓯越、闽越之号不复见。西汉时期广东地区已出现与闽地相近的文化。到东汉时期,福建地区的文化才基本汉化。

2. 侗台语的支系

侗台语族包括台(壮傣)、侗水、黎和仡央4个语支。从语音的历史演变、核心词的同源看,壮傣、侗水语支较相近,黎语支的语言又与侗水、壮傣语支的语言较相近,仡央语支的语言除了内部差别较大外与其他3个语支的语言差别都较大。侗台诸语支的原始语都曾有4个原始调,塞音声母为清、清送气、浊和先喉塞浊4分。

壮傣语支的壮语、布依语、傣语、临高语主要分布在中国境内,泰语分布在泰国,老挝语分布在老挝。这一语支的掸语(Shan)、昆语(Khun)分布在缅甸,坎提语(Khamti)分布在缅甸和印度,阿含语(Ahom)分布在印度(可能已消亡),石家语(Saek)主要分布在老挝,侬语(Nung,壮语南部方言)分布在越南,诺语(Nyo, Nyaw)分布在泰国。侗水语支的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境内。黎语支的黎语和村语(又称村话)分布在海南岛。黎语内部方言歧出,加茂方言与其他方言的差别较大。仡央语支的语言有仡佬、木佬、拉基、羿、普标、布央、耶容等,主要分布在境内的云南和贵州,境外的越南。越南除了仡佬语外还有拉梯语(lati)和拉瓜语(laqua)。梁敏先生认为越南的拉梯语就是中国境内的拉基语(境外又拼为 Lachi, Pula 等)。

佐央诸语言核心词同源百分比如:[1]

① 梁敏《仡央语群的系属问题》。

	仡佬	拉基	普标	布央
仡佬		38	38	31
拉基			33	34
普标				39

以上数字说明原始仡央语从原始侗台语中分离出来之后早在汉代之前已分化为不同的语言或方言。

四 苗瑶语的源头和支系[①]

1. 原始苗瑶语史前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区

苗瑶先民史籍中称为"武陵蛮""五溪蛮"。关于他们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北朝范晔的《后汉书》。武陵郡之称始于西汉初年,为今湘西地区。所谓"五溪",即武陵地区的雄、樠、无、酉、辰五溪。(见《水经注》)"苗"专指苗族人见于唐宋时代的史籍,如樊绰《蛮书》等。《后汉书·马援列传》中先有"又交阯女子征侧及妹征贰反,……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后又有"二十四年,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蛮夷"之称既指武陵土著,又指交趾越人。史籍中的蛮夷可泛指南方的古苗瑶人及其他相近的民族。马援征蛮夷,《汉书》称:"初,军次下隽……。"隽,[注]:今辰州沅陵县。可见此"蛮夷"主要分布在湘西。据苗人的《迁徙歌》,苗人是从"水乡"迁人武陵五溪地区的。东汉时古苗瑶人大约居于沅水中游与酉水下游一带。[②]

根据战国及两汉时期湖南地区的考古文化的分布情况,这一时期湖南地区的文化主要可分为三类。

湖南资兴两汉墓出土的陶器与同一时期岭南地区的相近,刻划纹有水波纹、弦纹等,印纹有方格纹、席纹、叶脉纹和米字纹等。[③] 衡阳地区汉代亦分布为此类文化。湘西地区,如溆浦战国两汉墓中出土有一字格剑,簋饰弦纹、罐饰方格纹。[④] 溆浦的此类文化与云南滇池战国至汉代的滇文化相近。滇池地区晋宁石寨山遗址的一字格剑,夹砂灰陶饰方格纹、绳纹、波浪纹等可与之比较。[⑤] 滇池地区的此类文化我们已经知道与越南东山文化相近,是一种南亚文化。湘北地区战国时代的文化仍可观察到与一千多年前洞庭湖区的龙山文化有密切关系。如湘西北慈利县石板村战国墓的陶器主要纹饰有弦纹、绳纹等。凸弦纹多见于鼎,凹纹多见于敦、壶,绳纹见于壶、钵等。[⑥] 湘西北大庸地区东汉墓出土的陶器饰弦纹、篦点纹和网纹等。沅陵地区战国墓出土的陶鼎为多面棱足,饰凸弦纹,陶壶饰凹弦纹。[⑦] 长沙地区战国和西汉时代的土著

① 这一部分写成后以《苗瑶语的历史分布》为题发表在《民族语文论坛》(广西《三月三》1999年专辑)上。现作删改,以免重复过多。

② 伍新福、龙伯亚《苗族史》第85页,第81页。

③ 湖南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资兴西汉墓》,《考古学报》1995年第4期。

④ 怀化地区文物工作队、溆浦县文物管理所《1990年湖南溆浦大江口战国两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1期。

⑤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9期。

⑥ 《湖南慈利县石板村战国墓》,《考古学报》1995年第2期。

⑦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大庸东汉砖室墓》,《考古》1994年第2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沅陵县文管所《湖南沅陵木马岭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8期。

文化与湘北地区的相近，并可追溯到商周时期。东汉时期有所变化。[①] 战国两汉时代湘南、湘西南、湘北地区分布的三类文化应分别是越、南亚和古苗瑶文化。

战国时代湖南地区的这三类文化直接源头可追溯到更早时期这一地区分布的文化。

包括湘北洞庭湖区在内新石器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的序列与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黄河中游地区的龙山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到了商代，江汉地区的土著文化渐衰弱，发展为楚文化。洞庭湖区的屈家岭文化与江汉地区的比较，往往是接受江汉地区的传播，但也形成自身的特点。其龙山文化是长江龙山文化的一部分。洞庭湖西北岸的文化和湖北当阳季家湖、松滋桂花树同期的遗存比较接近。洞庭湖东岸的与鄂东南同时期的相近。弦纹是大溪文化中陶器的主要纹饰，松滋桂花树文化中陶器的纹饰有拍印篮纹、方格纹和绳纹等。湘北益阳战国墓出土的陶器多饰弦纹，鼎足面上有棱，[②] 可与屈家岭文化同一类的陶器中找到相似之处。在湘西北地区较早时期已有龙山文化风格的陶器。

湘中地区新石器晚期出现了不同因素的文化，总体上与洞庭湖区龙山期的文化相近。湘南地区早已有石峡文化的因素。湘中地区，陶器的纹饰中绳纹和篮纹最多，次为凸弦纹和锯齿状宽带堆纹。[③] 鼎有釜形鼎和盘形鼎两类，盘形鼎的形式和石峡文化的相近，是越式的。石峡文化与长江中游新石器中期的文化有一定的联系。湘乡地区的汉墓中出土的鬼脸足鼎其源头为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④] 陶器上方格纹最多，其次为弦纹。战国两汉时期的湘北、湘西北和湘中的文化应与更早时期洞庭湖区的文化有渊源关系，是汉代苗瑶文化的主要源头。

湘西北地区石门皂市新石器时期为细石器和砾石打制的盘状器文化。这类文化是大溪文化的底层文化，但有别于与黄河中游地区的同期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此类文化陶器多圜底、圈足和平底，不见三足器。约有半数陶器有纹饰，以交错的细绳纹、雨线划纹、网格纹、篦点纹为主。[⑤]到了商代，出现了陶制的釜(鼎)、鬲和斝等。釜(鼎)饰细绳纹，鬲饰粗绳纹加弦纹。大口缸多饰堆纹，加印贝纹或叶脉纹，通体饰方格纹、篮纹。云雷纹见于罐、簋、豆。鬲为商鬲的变化形式。釜、鼎为龙山文化居民的主要炊具，本地龙山文化的釜、鼎，较早时饰方格纹，较晚时多饰绳纹。皂市的土著文化一直占主导地位，并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⑥] 湘西保靖商周时期的遗址中出土的钵、罐、壶、鬲等陶器，纹饰有大方格纹、绳纹、水波纹、弦纹、刻划纹、云雷纹等，[⑦] 皆为此类文化。战国两汉时期溆浦地区的南亚文化应与之有密切关系。两汉时期湘南资兴等地的文化亦带有湘西土著文化的特点。宋蜀华先生在述及濮与百越的关系时说："江汉之南的濮人与西南的濮人实际上同族。"他的结论是对的。[⑧] 湘西原有的土著文化战国以后由湘西北开始渐为湘北文化，即古苗瑶文化所取代。

---

① 周世荣《湖南古代文化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汤家岭西汉墓清理报告》，《考古》1966年第4期。

② 《湖南益阳战国两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③ 何介钧《湖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区研究》，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1)，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④ 湘乡县博馆《湖南湘乡可心亭汉墓》，《考古》1966年第5期。

⑤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石门皂市下层新石器遗存》，《考古》1996年第1期。

⑥ 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石门皂市商代遗存》，《考古学报》1992年第2期。

⑦ 湘西自治州文物工作队《湖南湘西自治州境内西水沿岸古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10期。

⑧ 宋蜀华《百越》第215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

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和后来的屈家岭文化一直与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有较多的关系。仰韶文化的南下,以中原庙底沟类型的文化(距今5200年至4400年)对它们的影响最为强烈,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遗址中可以找到仰韶文化风格的彩陶,本地风格的彩绘图案也有依仰韶的图案作一定的变动。屈家岭文化分布的中心在江汉平原,但波及的范围较广。北边达到河南南阳地区,西边到陕西丹江流域,东到湖北东部的黄岗,鄂城和麻城,南抵洞庭湖。这一时期原始汉语作为古东夷语的一支,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原始藏缅分布在黄河中上游地区。到了商代,汉语已在黄河中游地区占主导地位,商文化已是长江中游地区的主要文化。此时苗瑶文化已在长江中游地区退居次要地位,成为楚文化的主要土著文化。

2. 苗瑶语的支系

早在屈家岭文化年代洞庭湖区的文化与江汉地区的虽然是同一类文化,但已有区别。龙山文化时期洞庭湖西北岸的文化和湖北当阳季家湖、松滋桂花树同时期的比较相近。从语言的角度我们已经了解到现代苗瑶语的不同支系的原始语是秦汉时代的一种苗瑶语。也就是说,先秦时代的苗瑶语可能有不同支系,后来传世的只有一种。这种苗瑶语后又分化为苗、瑶、畲三支,流传于世。唐代樊绰的《蛮书》有"黔、泾、巴、夏、四邑苗众"的记载。苗瑶人的三个支系迁徙的路线不同。这三支中苗语支的方言较复杂。

据王辅世、毛宗武先生的意见,苗语支的语言有苗、布努、巴哼、炯奈等4种语言。苗语又有黔东、湘西、川黔滇3种方言。川黔滇方言又有7种次方言。境外的现代苗语主要分布在越南、老挝和泰国。分布在越南的有花苗(Meo Hoa)和兰苗(Hmong Njua, Blue Meo)。花苗话属川黔滇方言。[①] 蓝苗还分布在老挝和泰国,有数千人移居到美国和法国。泰国除了蓝苗(又称为青苗)外还有二三万的白苗(White Meo, Hmong Daw)。泰国的苗族据泰国年鉴是19世纪末迁人泰国的。[②] 广西地区的一些瑶族人使用布努语。布努语有布努、瑙格劳两种方言。一部分瑶族人使用巴哼语。巴哼语分三江、黎平两种方言,分别分布于广西和贵州。巴哼语可能还分布在越南被称为那峨语或巴腾语。

瑶族唐代开始从湖南迁至两广境内,称为"莫徭蛮"、"莫徭"或"徭人"。[③] 瑶语支的语言只有勉语一种。勉话有勉、金门、标敏、藻敏4种方言。勉语还分布在越南、泰国、老挝,另有一些使用勉语的瑶族人已迁居到美国和法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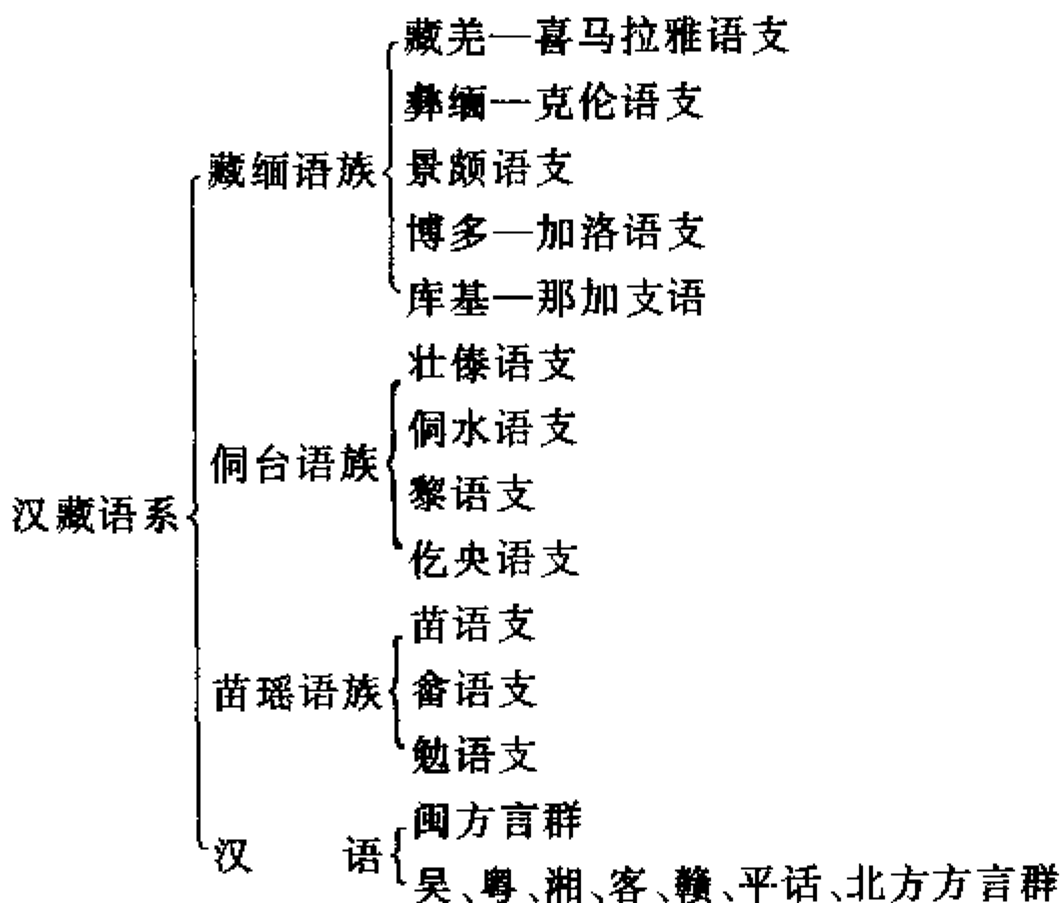
"畲"之名始于南宋,他们在福建一带被称为"畲民"。[④] 畲族人大约在南北朝时沿湘黔边境南下,经桂北、桂东,至广东潮州,聚居于粤、闽、赣交界地区。南宋时部分畲人向福建的不同地区和浙江等地迁移。[⑤] 由于客家人南下广东,与畲人杂居,大部分畲人渐转用汉语客家方言,广东地区保存下来的畲语中亦有不少汉语客家方言的借词。[⑥]

---

①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p.613。
② 乐赛月《国外苗瑶语言研究介绍》,《民族语文》1996年第3期。
③ 江应梁《中国民族史》(中)第517页,民族出版社,1990年。
④ 江应梁《中国民族史》(中)第524页。
⑤ 毛宗武、蒙朝吉《畲语简志》第2、3页,民族出版社,1986年。
⑥ 《畲语简志》第24、25页。

五 汉藏语的谱系关系

下文我们在构拟汉藏诸语语音系统的基础上说明汉藏诸语的同源关系。比较研究表明侗台语首先与汉语、藏缅语和苗瑶语有同源关系，侗台语中与南岛语相近的词除了来自汉藏—南岛共同语的外，一般是侗台语南下时从南岛语方言中吸收来的。较早的一批南岛语词大约来自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的南岛语，这一类词的读法与台湾的南岛语相近。较晚的一批来自原本分布在岭南和海南岛的南岛语。黎语的一些南岛语词应是黎语进入海南岛时吸收的。较晚的这批词一般与印尼语、占语较相近。苗瑶语不同支系中保存着苗瑶共同语时期或苗瑶不同支系分化后吸收的南亚语词。不同支系所吸收的南亚语词往往与孟高棉语族语言的读法相近（参见下文第八章第五部分"核心词的词源关系"）。汉语、藏缅语、侗台语和苗瑶语是4支有亲缘关系的语言。藏缅、侗台和苗瑶诸语分支的发生学关系可表示为：



第四章　汉语古音构拟

汉藏语同源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汉语古音的构拟。现代汉语方言的语音系统都来自汉代的一种北方方言。从现代汉语方言的一个系统出发构拟上古音受到一定的内部条件的限制。但汉语非拼音性质的文献历史悠久，可追溯至殷商时代。殷商以来的文字系统一脉相承，上古的谐声系统，诗经等的押韵，假借及对音材料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那个时代的语音，有助于构拟那个时代的语音。汉语与藏缅、苗瑶、侗台诸语有不同时代的借词也可用来帮助和印证我们的构拟。

自高本汉以来汉语古音有中古和上古之分。中古音构拟的对象是反映隋代北方方言的《切韵》。上古音构拟的对象是《诗经》等。在研究方法上又是从中古音出发构拟上古音。从商周至秦汉近20个世纪，汉语在形态上和语音上都有较大的变化。我们可把这一时期的变化分为3个阶段——上古早期、上古中期和上古晚期。上古中期即诗经时代。只有对有3千多年文字史的汉语语音的历史演变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我们才能对原始汉语、原始汉藏语有进一步的认识，才能对汉藏同源词有较为可信的构拟。

高本汉开了以现代语言学的方法研究和构拟汉语古音的先河。清代的音韵学家受条件的限制，未能在古音音值的构拟上作出确切的表达，但在分类上的成就是举世无双的。《切韵》是对那一个时代认为是最重要的口语的描写，从今天的观点看大体上还是严密的。高本汉比较了汉语诸方言与《切韵》系统之间的关系之后确认《切韵》的系统是单一的，可以作为构拟中古音的依据。事情是否完全如高本汉所说的那样还有争论。就鱼虞两韵的分合看，如温州话鱼韵字有一些读作 ei 韵的，如“蛆”“徐”“猪”“苧”“滤”“渠(他)”“鼠”“车”“去”等。其余的一般与虞韵字同韵。温州话中的这种分别是怎么造成的呢？温州话中读作 ei 韵的是白读，早于其他鱼韵字的读法。而北部的吴方言中这样的白读残存得较少。可见古方言中有鱼虞分别的情况，如颜氏家训中所说的。但后来传播过来的方言鱼虞两韵是没有分别的。从吴方言诸土语韵的结构看鱼韵的这种文白异读应早已存在。今诸方言中尚来发现有一种鱼虞两韵如同《切韵》那样泾渭分明。据此看来《切韵》时代的方言应有鱼韵字的文白异读。或者《切韵》所依据的方言今已无后代方言。构拟古方言的语音系统时，后来的文读是不能作为说明较早时期的系统的依据的，同时更早时期的白读的遗存应在系统构拟中予以解释。隋唐时代的方言难免有文白异读，《切韵》要代表的是文读还是白读呢？《切韵》是读书人的韵书，要为读书人规定读音，首先要把文读表示出来。从《切韵》与后世方言的对应看，《切韵》是一个大体严密的系统。陆法言等编者对当时方言的差别是有所认识的，采取从分不从合的态度。故此若抱较为严肃

的态度，还是有必要对中古音的构拟作进一步的检讨。[1]

汉语上古音的构拟如完全依赖《切韵》的系统，未必可信。构拟上古音的诸家韵部皆出自清代以来音韵学家依据《诗经》等先秦文献梳理的分类。并从上古韵的分类解释《切韵》的韵类。而上古声类的构拟一方面从《切韵》反切上字出发外，另外也注意到《切韵》中声类的互补和现代方言中的读法。构拟是对方言差异的解释。汉语与亲属语的差异来自古代方言间的差异。上古早期或中期的汉语与藏缅语等亲属语间的差别犹如今藏缅语内部的差别。汉语上古音的构拟中，亲属语中的读法应是极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一 上古汉语的韵尾和声调的起源

在汉藏语的比较研究中我们特别关注声调起源的条件。声调形成时是声母或韵母的伴随特征。此时也可说声韵的音位特征是声调的伴随特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音节的声母或韵母的那些特征可能失去（音位的对立中和），声调变作独立的超音段音位。如入声最初是促声韵的伴随特征，入声尾失落之后，入声就不再是伴随特征。平声由于声母的清浊分化为阴平和阳平两个调，浊声母清化之后阴平和阳平就独立为两个不同的声调。汉语南方方言中仍保存着入声的古 *-p、*-t、*-k 尾，入声的来历没有争议，而其他 3 个声调的来历仍有争论，因为产生声调的条件从现代汉语的方言中较难发现。汉语声母的清浊较晚才影响到声调的分化。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汉语声调的发生与声母无关与韵尾有关。上古汉语韵尾面貌的研究和声调起源的研究实际上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高本汉和李方桂先生为上古汉语构拟清浊两套塞音尾，另外高本汉还构拟了 *-r 尾。汉藏语的众多方言中尚未发现有这样两套用来区别意义的塞音尾。古藏缅语和上古汉语 *-k 尾和 *-g 尾并存。这个 *-g 尾在不同的方言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藏文所记录的古藏语中还有-ɦ 尾。[2] 上古汉语是否有 *-g 韵尾学者各有各的说法。蒲立本评论说："把上古汉语处理为不带任何开音节，是最极端又是最符合逻辑的做法。"[3] 发生学上与汉语关系最为密切的藏缅语的面貌对认识上古汉语是最有帮助的。

汉藏语的诸方言中只有藏缅语的一些方言还有较多形式的韵尾，这些不同形式的韵尾对构拟上古汉语的韵尾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汉语和藏缅语方言的同源关系应是系统之间的同源关系，我们应以结构主义的历史观来比较它们之间的关系。

1. 上古汉语的 *-g

---

① 对文白异读的认识从理论上看仍有不足。古代的文读亦应经历不同方言间的传播。在远离权威方言之地文白读必定较为明显，白读保留得较多。读书音应分布在权威方言之外。《切韵》所依据的很可能就是高本汉所说的长安的共同语，其源头是洛阳等地的方言。

② 依据的是藏文转写材料。又如分布在印度的藏语支语言陶楚语（Thauchu）除了-h 尾还有-ɦ 尾，"水"读作 tɕùɦ。参见 G. A. Grierson, 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Vol. I, Part Ⅱ. 古藏缅语 *-g 后缀与 *g-前缀交替（参见下文有关藏缅语形态的讨论）。如喜马拉雅语支的巴底语（Padi）数词"六""七""八""九""十"仍有-gi 和-gu 后缀。藏缅语的-ɦ、-g 应来自古后缀 *-g。

③ 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第 120 页，潘悟云、徐文堪译，中华书局，1999 年。

李方桂先生并未肯定这一套浊塞音尾中的 * -g 尾是否是真的浊音。[1] 这里的材料比较要说明的是原始汉藏语有 * -g 尾，并保存在上古汉语中。但上古汉语没有 * -d 和 * -b 尾。上古汉语 * -g 尾在藏文记录的古藏语中已失落，有的对应于 * -k（古藏语中为-g），缅文记录的古缅语中也已失落，同源词多读作第 3 调。如：

	鱼	耳	苦	五	屎
汉语	*ŋag	*nəg	*khag	*ŋag	*qlag（污）
藏文	ȵa	rna	kha	lŋa	skjag
缅文	ŋa³	nɑ³	khɑ³	ŋa³	khje³

缅文记录的古缅语有 4 个声调，第 1 调来自 * -ʔ，第 2 调出现在开音节或不附其他辅音的鼻韵尾音节，第 3 调来自 * -ɣ（或 * -ɦ）、* -l，第 4 调来自 * -p、* -t、* -k 和 * -s（或 * -ts）尾音节（参见下文有关缅语声调起源的讨论）。与藏文记录的古藏语比较，缅语读作第 3 调的词或对应于古藏语-ɦ 尾韵词如："箭"mra³/mdaɦ，"痒"ja³/gjaɦ，"锈"khje³/gtsaɦ，"跛"（子）kjo³/ɦdʑaɦ。

段注《说文》："鲁，从白鱼声。""鱼"和"白"可能是"鲁"的声符。"鲁"从"白"始于周晚期金文，甲骨文和周早期金文并不从"白"，战国陶文又从"卤"。[2] "鲁"从"鱼"，又从"白"，再从"卤"可能都是用来表示读音。"鲁"作为东夷故地的地名可能读作 * p-rag，与当地"鱼"的读法相近。[3] 与"白" * prak 的古音相近。"卤"战国时当读作 * laʔ（< * lag），已与"鲁" * laʔ 当时的读法相同。

"耳"是上声字，* -g > * -ʔ 如同"鲁"的读法。"眲"《广韵》泥厄切，"茸"而容切，* -g 分别变作 * -k 和 * -ŋ。分布在印度的一些藏缅语方言，如吐龙语（Thulung，喜马拉雅语支）"耳朵"nok（-phlɑ），雅敦语（Yadwin，库基—钦语支）hɑk（-wai）等的-k < * -g。

"五""苦"上古的 * -g > * -ʔ。藏缅语中如那车棱语（Nachereng 喜马拉雅语支）"五"ŋɑk（-bhon）。哈尼语绿春话"五"ŋa̱³¹，紧元音表明原有一种塞音尾。[4]

汉语吴方言"屎"叫做"污"，古汉语"恶" * qlak（影铎）。原始侗台语"屎" * qeɣ，原始苗瑶语 * qlaʔ。汉语"屎"上古音 * qh-lir（书脂）。

汉语鱼、侯部字上古音有 * -g 尾，与藏文词-g（< * -k）对应的如："武" * mag/dmag（军队），"举" * klag/kjag（抬），"语" * ŋag/ŋag（话），"豝" * prag/phag（野猪），"除" * lag/ɦdag（清除），"涂" * lag/ɦdag（泥），"肤" * plag/pags（皮），"后" * gog/ɦog（下面），"蝼" * klog/grog（蚂蚁）等。[5] 汉语鱼、侯部字 * -g 韵尾和藏文词-ø 韵尾对应。如"吾" * ŋag/ŋa（我），"鱼" * ŋag/ȵa，"巫" * mag/ɦba-po（巫师），"垢" * kog/ɦgo（玷污），"喻" * log/lo（说明）等。

---

①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 33 页，商务印书馆，1980 年。

② 参见高明《古文字类编》第 215 页，中华书局，1980 年。

③ 如侗台语"鱼"的声母是 pl-。毛南语"鱼"mbjai³ < ʔblaɣ。侗台语的声调来历请参见下文和拙作《黎语古音构拟》，《民族语文》2000 年第 5 期。

④ 原始汉藏语"五"可能是 * m-lag 或 * p-lag，原本与"手"有词源关系。原始藏缅语"手" * m-lak，如藏文"手"log（pa），雅卡语（Yakha，喜马拉雅语支）muk。原始苗瑶语"五" * plaɣ，"手" * bleɣ（构拟原则不同于王辅世、毛宗武先生的《苗瑶语古音构拟》，参见下文）。汉语"手" * ʂəuʔ（书幽）< * s-lug "余"古音 * lag 与"吾" * ŋag（< * m-lag）应来自不同的方言。

⑤ 参见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 190 页，第 208 页。

上古汉语的 * -g 韵尾来自原始汉语的 * -g 后缀。原始藏缅语的 * -g 后缀到了古藏语的方言中除了已脱落的,可演变为-g 和-ɦ。故此汉语和古藏语有不同的对应。上古汉语 * -g 韵尾和藏缅语的这种对应与汉藏同源词的词根韵尾无关,是袭用原始汉藏语 * -g 后缀引起的对应。上古早期汉语有 * -g 后缀(参见下文“上古汉语的形态”),相当于缅语支语言的-k(< * -g)后缀,如今缅语支姆鲁语(Mru)、阿拉卡语(Arakanese)的-ku 后缀。汉语的 * -g 后缀使 * -k 韵尾读作 *-g,也能使-ø 韵尾词变作 * -g 韵尾词。而在古藏语中少数 * -g 韵尾变作-ɦ,多数脱落,部分合并于来自 * -k 的-g。如汉语“弩” * nag,藏文词“箭”mdaɦ,缅文 mra^3。

幽部字仍如高本汉和李方桂先生所构拟的有 * -g 尾,试将幽部字“九”“鸠”“蚤”和之部字“棋”的读法与缅语比较:

	九	鸠	蚤	棋
汉语	*krug	*krug	*slug	*gəg
缅文	ko^3	khjo^3	hle^3	kja^3

原始藏缅语“九”可拟为 * gru-g。那加语莫桑方言(Mosang)ta-kru,藏语支的巴尔底语(Balti) rgu < * gru。有的方言中 * -g > -h,如那加语昌方言(Chang)guh。有的方言中 * -g > -k,如梯布拉语(Thipura,加洛语支)Chikik,拉斯语(Lasi,缅语支)kok,哈兰语(Hallam,库基—钦语支)kuok,姆鲁语 tŏk-ku,巴底语 gu-gu。汉语“九”古有 * -r-,如“𡊒”《广韵》力救切。“𠩺”《广韵》居六切,“旭”许玉切, * -k < * -g。精母字上古声母为 * sl- * kl-或 * pl-。以“蚤”为声符的字“骚”是心母字。“蚤”上古音拟为 * slug(精幽)。缅语 hl < * sl-。

李方桂先生的构拟中(《上古音研究》)以 * -g 形式出现的为平声字,上声的用 * -gx 表示,去声的用 * -gh。李先生用不同的符号区分不同的读法。上古汉语 * -s 等后缀常常可缀于词尾,引起词尾的变化,后来的平声和上声及去声的关系与形态变化有关。

高本汉为上古汉语构拟浊塞音的依据主要是《诗经》阴入通押和谐声等材料。① 不过去声和入声的密切关系说明有必要对高本汉和李方桂先生的一些构拟另作考虑。蒲立本所提出的 * -s 与 * -p、* -t、* -k 和 * -ɦ 构成的 * -ps、* -ts、* -ks 和 * -ɦs 的假设有较强的解释力。藏文记录的古藏语也确实有这样的复辅音韵尾。只有去入两读的字和一些只有去声而有入声谐声字的字不必构拟为有浊的塞音尾。如鱼部的“怕”“借”“懼”等去声字上古的读法中韵尾是 * -ks 而不是 * -gs。“怕”,普伯、普驾两切,可分别拟为 * phrak 和 * phraks。“借”,资昔、子夜切,分别为 *klak 和 * klaks。“懼”,其遇切,“郹”去约切,分别为 * g-raks 和 * kh-rak。② 上古 * -k 和 * -g 的密切关系还表现在从相同词根派生或孳生出来的不同词中。如“恶” * qlak 和“污” * qlag ,“雹” *bruk和“包”(胞) * prug,“落” * grak 和“下” * ɢrag,“逆” * ŋak 和“忤” * ŋag,“莫” * mak 和“无” * mag 等等。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研究》(第 34 页)中提及的《诗经》中“附”和“属”,“垢”和“谷”应分别是 * -og 和 * -ok 的押韵,“傅”“缚”应是 * -ags 和 * -ak 押韵。③ “数”的两读分别是 * srak 和 * sraks。《广韵》“数”所角切(入声,频数,筭数)。所矩切(上声,计也),色句切(去声,筭数)。中古的上去两读来自上古 * sraks, * -ks > * -s 和 * -ʔ。“構与“講”谐声,上古音分别为 * klog 和 * kloŋ。* -g

① 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聂鸿音译,齐鲁书社,1987 年,第 107 页。

② “害怕”如藏文 skrag,缅文 krɔk。

③ 《说文》:“傅,相也”。“俌,辅也”。“傅”的 * pags 应是“俌” * pag 的派生。* -gs 的 * -g 受 * -s 清化,与 * -ks 音近。

> * -ŋ。

甲骨文假“麦”为“来”,应分别读作 * mrak 和 * mrag。原始藏缅语“来”可拟为 * C-ra-g。现代藏缅语中这个 * -g 多已失落,有的变作-ŋ,有的变作-k。如缅文“来”la²,羌语北部方言 ly,藏文 joŋ,尔龚语 wzεŋ,博嘎尔珞巴语 puŋ,梅梯语(Meithei,库基—钦语支)lak,独龙语 lɔ̆ʔ⁵⁵。

汉语上古韵的构拟中取消 * -g 韵尾则很难解释《诗经》的押韵。如《唐风·有杕之杜》之一,“左”“我”“好”“食”白一平(Baxter)分别拟为 * -jʔ、* -jʔ、* -s 和 * -ks。上古 * -ks 尾中古为去声。“食”《广韵》有乘力、羊吏两切,后者为名词。“曷饮食之”的“食”显然是动词。《小雅·出车》之一,“牧”“来”“载”“棘”,分别拟为 * -k,* -(k),-(k)s 和 * -k。用 * -(k)代替 * -g 来解释过于牵强。如果 * -s 可与 * -k 押韵,* -t 也可与 * -k 押韵。《小雅·大东》之四,“来”“服”“裘”“试”,分别拟为 * -(k),* -k,* -ø,* -k(s),“裘”为 * -ø,认为也与“试”押韵。《小雅·角弓》之六,“木”“附”“属”,分别拟为 * -k,* -s,* -k,认为“附”可与“木”“属”押韵。①

汉语中 * -g 与 * -k 的谐声直到周晚期仍有新的材料出现。* -g 在上古汉语中至少保存到春秋时代。

有意见认为“父”这样的称呼不会是闭音节的。“父”是鱼部字,可拟为 * bag。商金文“父”字为手持石斧之形(父癸鼎)。这个词上古不是“父亲”的专称。《说文》:“父,矩也,家长率教者。”藏缅语中如景颇语“父亲”wa⁵¹ < * ba-g,② 老梅梯语(Old Meithei)-pal。南亚语系的孟语“父亲”a puk。可见“父亲”这样的称谓也可以是闭音节。并不是原始汉语没有开音节,而是上古早期的汉语中 * -g、* -m、* -s 等后缀十分活跃。当这些形态成分逐渐失去活力时,它们会凝固在开音节韵上,使开音节变作闭音节。

2. 汉语上古音的 * -r

李方桂先生把歌部字的上古音拟为 * -r 尾,高本汉最初所拟的歌部字有的有 * -r 尾,有的没有。

李方桂先生不同意高本汉把歌部字分为两类,一类有 * -r 尾,一类没有辅音尾的做法。李先生认为“分为两类不太容易”,“ * -r 到了后来,也许很早就失去了”,“这类字可能有 * -d ~ * -r 的两读”。③ 蒲立本说自己赞成西门(Simon)的意见,拟为 * -ð 尾。④ 郑张尚芳和潘悟云先生最终都为上古汉语构拟了 * -l 尾。⑤ 从汉语和藏缅语的比较看来,原始汉语应有 * -r 尾。至于上古的方言中是否变作 * -l 尾可另作考虑。

① William H. Baxter,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Mouton de Gruyter, Berlin, New York, 1992. p. 630, p. 651, p. 676, p. 689.

② 景颇语的 51 调是 31 调的变调,31 调是古浊声母促音节的声调(景颇语声调来历的讨论参见下文)。古藏语“父亲”作 paɦ。参见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潘悟云、徐文堪译)第 124 页,中华书局,1999 年。

③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 35 页。

④ 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第 127 页。

⑤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 180 页。

藏缅语的一些方言，仍有-r尾，藏缅语中-r尾的广泛分布说明原始藏缅语有 *-r尾。[①] 汉语一些歌微脂部的一些字上古有 *-r尾，可与藏缅语比较：

	背(东西)	低(头)	研	寄	违反
汉语	*gar(荷)	*glar(矬)	*ŋar	*kar	*klar(过)
藏文	khjer	dgur	snur	skur	ɦgal
嘉戎	pkor	gur	ndəl	skər	gar

“研”，汉语上古音 *ŋan < *ŋar，如“肝”《广韵》户圭切。汉语“燔”“蕃”“播”从“番”，“番”古音 *par。“燔” *ban < *bar，藏文“烧”par。“蕃” *pan < *par，藏文“增加”spar。试比较下面的词：

	飞	转	榨(油)	带
汉语	*pər	*gər(回)	*klir(挤)	*krir(偕)
藏文	ɦphur	ɦkor	btsir	khjer
嘉戎	bjam	ntʃir	ktʃər	ktʂut

汉语“挤” *klir > *tsir，塞擦音可与藏语塞擦音声母词“榨”对应，或许是借贷造成的。潘悟云先生所提到的微部字与藏文的对应，“帷”/“帐棚”gur，“馈”/“寄”赠 skur，“贵”/“敬重”bkur，“愦”/“错误”ɦkhrul 等也是充分的证据。[②]

“火”是微部字，上古音应亦有 *-r。原始藏缅语这个词也有 *-r尾，但在现代的绝大多数方言中已无踪迹，包括反映古藏语读法的藏文中，分布在印度的个别方言中还有-r尾。如那加语坦库尔方言(Tangkul)“火”mei，南沙尼亚方言(Namsangia)Van，莫山方言(Mosang)varr。那加语中 *-r > -i。

“锴”的读法可说明脂部字有 *-r尾。《说文》：“九江谓铁曰锴，从金皆声。”“锴”上古音可拟为 *khrir。铁的冶炼始于春秋，大量采用是在战国时代。“铁”这个词的广泛传播与这种金属制成各种兵器和工具有关。藏缅语的方言中，如库基—钦语支的诸语多读作 thir。喜马拉雅语支的底马尔语(Dhmal)chir，博多语支的博多语 ʃurr 等。南亚语系的巴朗语(Palang)“铁”hir，德昂语南虎方言 hir。《说文》：“銕，古文铁，从夷。”“夷”也是脂部字，上古音 *lir。汉代九江地区管“铁”叫“锴”保存了古音。“铁”古齐语又称为“椹”，大约因其色黑如桑葚而得名。“椹”上古音 *p-ləm。如独龙语“铁”ɕam[53]，缅文 tham[2]，喜马拉雅语支的马加尔语(Magar)phalam，秦巴—拉胡里语(Chamba Lahuli)nilam，那加语的耽鲁方言(Tamlu)ni-jam 等。

从“铁”的说法传播看战国时代脂部字的 *-r尾仍还存在。

3.上古汉语的 *-s

---

① 原始藏缅语中 *-r还可能是一些形容词的后缀，如：

	新	黄色	白色	红色
藏文	gsar	ser	dkar	dmar
那加	kathar	—	kachar	—
独龙	sǎɹ[55]	gwaɹ[53]	—	—

“蓝色”藏文 sŋon < *sŋor。原始藏缅语中“蓝”和“绿”可能是不区分的，“绿色”道孚语 sŋur。藏文“凸”ɦbur，“圆”sgor，“稠”gar，“粘”ɦbjar，“错”nor，“酸”skjur，“甜”mŋar，“厉害”ŋar，“陡峭”gzar。有的词中 *-r > -l，如“亮”gsal，“穷”dbul，“忙”brel，“凉快”bsil，“稀”hral，“慢”dal。

②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231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古汉语韵尾的讨论已与声调起源假说成为密切相关的研究。最为关切的问题有：(1)汉语声调的发生与韵尾有关还是与声母或元音的读法有关？(2)汉语声调的发生起于何时？从目前对一些语言声调发生的研究看，语言声调的产生可以有不同的途径。戴庆厦先生称之为“声调起源的多源性”。如嘉戎语梭磨话正处于声调发展的“初级阶段”，“以声调区别意义的词还很少(只找到数十对)。大量的词是声调与其他语音特征一起区别意义的。”“以韵尾的舒促为分化的条件。”而“德昂语广卡话有3个声调，每个音节的声调大多固定，用不同声调来区别意义的词比较多。其声调分化的情况是：促声调只有一个调，尚未分化；舒声调则分为三个(高平、全降、降升)。”① 藏语拉萨话声调的产生和分化与韵尾和声母有关。② 佤语细允话3个调的产生与元音的松紧有关。③ 而汉语声韵历史演变的研究不能得出声调来自声母的设想，也没有研究可以说明来自元音的读法。汉语声调来源于韵尾的假说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我们只能根据语言的事实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脱离事实去寻找声调起源的统一模式。

自奥德里古尔(Haudricourt)提出汉语去声与汉越语锐声和重声的对应以来，越来越多的音韵学学者接受汉语的去声来自上古汉语的 * -s 尾的假定。蒲立本(Pulleyblank)用佛经对音材料来说明。《诗经》押韵的字后世不同调说明《诗经》时代押韵所依据的韵与后世所依据的不同，如同今韵不同于隋唐旧诗。丁邦新先生否定了上声、去声分别来自 * -ʔ 和 * -s 的假设。④ 但梁代《孔雀王咒经》中用“阿贝摩罗”、“阿贝莎摩罗”译 apasmāra，“毗里害波底”、“毗梨害娑波底”译 Brhaspati 说明其中的 s 可译可不译，未用“莎”“娑”字译时正好是用 * -s 来表示。* -s 是上古汉语和藏缅语的形态成分。

藏缅语中仍保留着汉藏语古方言从五进制向十进制演变的历史。藏缅语的方言中“七”由前缀和“二”构成。如：缅文“二”hnas/“七”khuhnas，博嘎尔珞巴语 n̥i/kɯ nɯ，那加语奥方言(Ao)nū/te-net，那加语登沙方言(Tengsa)ānnat/thɑ-ŋet 等。

汉语“七”古音 * tshit < * khlit。藏缅语中“二”如藏文、缅文等所记的古方言有-s 尾，“七”多与汉语相同为 * -t 尾。这两个词本有相同的词根，如那加语登沙方言。在缅语支和藏语支中“二”的词根演变为-s，汉语“二” * nis < * nir-s，脂部字。“次”清母字，《说文》“从欠二声”，上古音 * khnir。“次”为声符的“粢”，《广韵》子结切，* -t < * -rs。又如“未”，字形承自甲骨文，谐声字皆为去声。傣语地支汉借词“未”为-t 尾。较晚时 * -s 附于 * -r 尾之后或取代了 * -r 而读作去声。

从汉藏语的比较看或从谐声看，早期汉语词根以 * -s 为韵尾的可能不多。由于上古时代 * -s 的形态功能使不少词有了 * -s 尾。如同今天汉语北京话中的儿化韵。北京话儿化韵的-r 尾，是后缀“儿”等变来的。

藏语康方言和古缅语的-s 尾成为促声调音节的韵尾。藏语拉萨话中古-s 尾变作-ʔ，-p 尾尚能保存。⑤ 古缅语的-s 尾在现代缅语中也变作-ʔ。拉萨话-p 尾和-m 尾并存。由于-m、-n、-ŋ

---

① 戴庆厦《从藏缅语、孟高棉语看亚洲语言声调的起源及演变》，《藏缅语族语言研究》论文集(二)，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1998 年。

② 胡坦《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民族语文》1980 年第 4 期。

③ 周植志《佤语细允话声调起源初探》，《民族语文》1988 年第 3 期。

④ 丁邦新《汉语声调源于韵尾说明之检讨》，《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出版，1998 年。

⑤ 胡坦《藏语(拉萨话)的声调研究》，《民族语文》1980 年第 4 期。

尾的存在而-p、-t、-k 尾在南方的一些汉语方言中得以保存。* -s 尾则不能。这是语音系统的结构所决定的。汉语中一旦 * -s 后缀不再活动，* -s 就会成为韵尾的凝固形式。与 * -s 有关的声调系统稳定后，* -s 可能很快就消失，如同藏语拉萨话和缅语。

中古去声字在《诗经》时代与入声字通押的据丁邦新先生统计：与收-k 尾押韵的共 27 次，收-t 尾的共 22 次。西汉时之职、鱼屋、鱼铎、祭月保持去入的通押，东汉时已少见。魏晋时只是收-t 尾的与去声字押韵。① 从《诗经》时代到西汉时期的去入通押说明后世为去声的古入声韵可能有蒲立本所构拟的 * -ps、* -ts、* -ks、* -ɦs(* -gs)这一系列韵尾。汉唐以来依尾韵押韵的原则无论在民间文学还是在士大夫的作品中是一致的。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可以用来表明《诗经》时代的押韵不是如此。从西汉到东汉当时的方言中去入通押突然减少，说明 * -s 构成的那种复辅音尾已简化，只剩下 * -ts(或由其演变出的一种形式)，直到中古成为祭泰夬废韵。在汉藏语的方言中，韵尾系统的突然简化，往往与声调的产生有关。从侗台、苗瑶语的早晚借词中也可觉察到汉语古入声字韵尾的变化。如地支字"未"上古 * mət(明物) > 中古 * mjəiᶟ。"未"版纳傣族 met⁸，侗语，水语 mi⁶(古 c 调)。地支词借入傣语的时代为汉代，故读作带-t 尾的。而汉语去声字中古时代借入侗台语读作 C 调。"借"汉语上古末期 * tsaks(精铎) > 中古 *tsjaᶟ。德宏傣语"借"有 tsək⁹和 tse⁵ 两种读法。苗瑶语的"借"也有两种读法。川黔滇方言大南山话 tsai⁷ < * tsak，是"借钱"的"借"，是早期汉借词。"借牛"的"借"qe* < * qlaʔ 是固有词。

高本汉、李方桂先生把"未"的上古音拟为 * d 尾，"借"为 * -g 尾(高本汉的拟音中"借"有 *-k、* -g 两种读法)。根据去入通押，去声的来历和其他语言的借词读音看来这两个字的上古音分别拟为 * -t、* -k 尾才合适。

魏晋时代 * -k 尾的字已不与去声押韵，只有脂、皆韵和中古只读入去声的祭、泰韵字与入声字押韵，② 可能是 * -ks 等已变作 * -s，* -ts 和 * -rs 合并作 * -ts。

魏晋时代去入通押的情况还延续至南北朝才结束。

汉语去声的出现可能在汉代。到了《切韵》时代，不同的方言声调有不同的读法(陆法言：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

4.上古汉语的 * -ʔ

上古汉语 * -g 和 * -r 韵尾的词中古时代有的读作上声即在上古后期变作 * -ʔ 尾。所有语音演变现象最先都是发生在某一种方言中。其他方言中的类似读法也可以是借用，也可能是借用诱发的类推。汉语中的这一类演变最初当然是方言现象。在一个方言内部，某一种演变通常是要变大家都变，但变化也可能中止。如：

	耳	苦	语	五	九
上古早期	*nəg	*khag	*ŋag	*ŋag	*krug
上古晚期	*niəʔ	*khaʔ	*ŋaʔ	*ŋaʔ	*kjəuʔ

藏缅语中 * -g 也有不同的变化，古缅语中变作 * -ɣ(或 * -ɦ)，有的方言中变作-ŋ，有的方言中是-k，有的是成音节的附加成分。"耳朵"，达让僜语 kru⁵³naŋ³⁵，卡脑里语(kanauri，喜马拉雅语支)kɑ nɑŋ，那加语杜苦米方言(Tukumi)noŋ-ku，陶朱语(Tauchu，藏语支)nuχ，杜龙语(Tulung，

① 参见冯蒸《(切韵)祭泰夬废四韵带辅音韵尾说》，《汉语音韵学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

② 丁邦新《上古阴声字具辅音尾说补证》，《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第 37 页，商务印书馆，1998 年。

喜马拉雅语支)nok-phlɑ。“九”库基—钦语支的梅梯语(Meitei)读作 mā-pal,应是五进位数词的遗存,pal < * pala“四”。

上古早期 * -r 尾的词上古晚期变作 * -ʔ 的如:

	我	可	尔	死	比
上古早期	*ŋar	*khar	*nir	*sir	*pir
上古晚期	*ŋaʔ	*khaʔ	*niʔ	*siʔ	*piʔ

* -r 尾另外还可变作 * -n, * -i 或 * -t。“饿”和“蛾”在温州话白读分别为 * ŋai꜄, * ꜀mai。“笴”《广韵》古旱切, * -n < * -r。“比”《广韵》卑履、必至、毗必三切。毗必切, * -t < * -r。“玭”部田切,-n < * -r。

藏缅语方言中“我”的元音 ai 或 aː 应 < * ar。“我”景颇语 ŋai^{33}、那加语登沙方言(Tengsa)、耽鲁方言(Tamlu)ŋɑi,库基—钦语支的不少方言读作 kɑi,博嘎尔珞巴语 ŋoː,缅文 ŋɑː^{2}。尚未发现有-r 尾的读法。“你”,钦本语(Chinbon,库克—钦语支)nar,墨脱门巴语 nan,博嘎尔珞巴语 noː,库克—钦语支和那加语的不少方言读作 naŋ,缅语口语有 nin 和 min 两种读法。

“死”克伦语乍叶因方言(Zayein)ser,博嘎尔珞巴语 ɕiː,缅文 the^{2},嘉戎语 ʃis 等。①

阳声韵(-m、-n、-ŋ 尾韵)的去声一般是后起,是 * -s 后缀造成的。阳声韵的上声来自 * -ʔ。从阳声字内部看,平上去之间多平上、平去相谐。如 * -m 尾韵字中以“咸”为声符的一般读平上声,以“占”为声符的字读平去声。* -n 尾韵的,以“单”为声符的一般读平去声,以“完”为声符的多平声,少数上声,个别去声。* -ŋ 尾韵中,以“登”为声符的字读平去声,蒸拯证韵中少有上声的拯韵字。可见平声是阳声字的基础,去声和上声是在平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去声的出现是 * -s 后缀添加的结果,上声则是添加 * -ʔ 尾的进一步发展。

“涌”余陇切,指自出。“捅”他孔切,使出,用上声。“卬”五刚切,高也。“仰”纑两切,举也,上声。“纑”直连切,绕也;持碾切,纑绕物也,上声。平声的词变作去声是表示使动的形态手段,这里的几个例子只用上声不用去声。

平声的名词和形容词读作上声变作动词,自动动词变使动动词,从中古读法的角度看是声调的变化,追溯到上古应是缀加 * -ʔ 的形态变化。这种形态手段的出现可追溯到上古的早期和中期。如“巫”和“舞”见于甲骨文,后来分别为 * mag(明鱼)和 * maʔ(明鱼)。商甲骨文“舞”为“人两手执物而舞之形”。② “巫婆”缅文 sun^{3}mɑ^{1},“巫师”藏文 fiba po,彝语喜德话 pi^{33}mo^{34}等。“波”/“簸”,“间”/“限”,“圈”/“捲”,“背”/“负”用不同的字表示上古时同词根的词读法不同。这样的同根词上古只有是否缀加 * -ʔ 尾的不同,就可认为这种形态手段的出现是在字形有所分别之前。上古汉语的同根词还说明 * -ʔ 用来表示动作的对象或结果,如“编”/“辫”,“披”/“被”,“居”/“所”,“之”/“止”等。苗瑶语中“编”和“辫子”是用同一形式来表示,很可能原来是一词有两个意义。③ 上古汉语的读法除了有声母清浊不同的意义外还有加不加 * -ʔ 的不同。甲骨文“之”为“趾”履地之形,“止”为“趾”初文。④ “止”“之”上古都是之部的章母字,早期恐怕

---

① 阿博尔语(Abor)、米里语(Miri)sig,卡那斯语(kanasi,喜马拉雅语支)ʃig,是否古藏缅语中这个词有 * -r 和 * -g 的交替。

②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 630 页,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0 年。

③ 苗瑶语“编”“辫子”皆为 * brinʔ。

④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 678 页,第 125 页。

就有是否缀加 * -ʔ 的不同。"居""所"上古音分别为 * klag(见鱼)和 * slaʔ(山鱼)。词根为 * lag,即"余"(甲骨文为独柱屋形)。上古汉语中的 * -ʔ 后缀可能早已存在,到了晚期如同 * -s 后缀,它的使用较以前普通。藏文记录的古藏语没有-ʔ 尾。古缅语有-ʔ 尾韵,这样的音节后来读作第 1 调。古缅语-ʔ 尾失落之后,-p、-t、-k 和-s 尾在现代仰光话中又变作-ʔ 尾。中古以后的汉语方言中入声尾在消失前也往往先读作-ʔ。侗台语 C 调(李方桂的 C 调,张均如的 B 调)和苗瑶语 B 调暂推断来自古 * -ʔ 尾。① -ʔ 尾可能是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古代语言的区域性特征。我们根据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古代民族的分布和史前文化的传播等方面的研究认为夏商之时,汉藏语的主要支系分布在这一区域。藏缅语的另外一些支系分布在黄河和长江的上游地区。同一区域内亲属语的密切接触使得这些方言有相近的特点。如汉语、苗瑶语、侗台语和缅语都有 4 个原始调,都包括-ʔ 尾起源的舒声调和-p、-t、-k 尾起源的促声调。它们的声调是各自独立发生的。

苗瑶语和侗台语中古或上古末期的汉借词依汉语的平上去入分别读作它们的 ABCD 4 个调。分布在海南岛北部与雷州半岛隔海相望的临高语是侗台语族壮傣语支的一种方言。原始壮傣语的 B、C 两调在临高语中已经合并,合并的时代当在声调因声母清浊而分化之前。今临高语有 4 个舒声调 3 个促声调。临高语中汉语上去声老借词读作第 3 第 4 调(B、C 调合并后由于声母清浊再分化为两个调)。如汉语上声字"椅"和"老"分别读作 $ʔi^3$ 和 lau^4。临高语的促声韵有-p、-t、-k、-ʔ 4 种韵尾。但汉语的一些上声字借到临高话中读作带-ʔ 尾的促声韵。如"马"$maʔ^8$,"韭"(菜)$kuʔ^7$,"奶"(乳房)$noʔ^7$,"赌"$deʔ^7$,"改"$keʔ^7$ 等。② 从其他侗台语的对应词看,这些词应是汉借词。借自上声有 * -ʔ 尾的汉语古方言。临高语中"伯父"叫做 $beʔ^8$,"父亲"叫做 $beʔ^8lai^3$,"叔叔"$beʔ^8tok^7$,"铁匠"$beʔ^8kit^7het^7$,"石匠"$beʔ^8kit^7din^2$,不同于侗台语的一般叫法。壮语"父亲"po^6。临高语 $beʔ^8$ 如是其同源词应读作第 4 调。临高语 $beʔ^8$ 的用法正如古汉语的尊称"父"或"甫""。《说文》:"甫,男子美称也。从用父,父亦声"。"父"上古音 * bag(并鱼) > * baʔ。"乳房"侗台语中有不同说法。如泰语 nom^2,邕宁壮语 $nəm^2$,布央语峨村话 $ʔem^{55}$ < * q-nem。黎语通什话 tsi^5 < * pliʔ。临高语 $noʔ^7$,武鸣壮语 $naɯ^5$,仫佬语 ne^6 < * naʔ。汉语"乃"甲骨文为乳房形,③ 上古音 * nəg(泥之) > * naʔ。侗台语 * naʔ 的读法应是上古汉语借词。

这里顺便讨论一下上古汉语是否有 * -q 尾。

藏缅语、侗台语和苗瑶语中都有小舌音的方言。但汉藏诸语中只是发现个别的藏缅语方言有-q 尾。羌语麻窝话韵尾种类繁多,大多数是后起的。后随音节弱化,其声母成为前一音节的韵尾。① 原始藏缅语或原始藏羌语的 * -k 在羌语中一般已消失:

	羌语麻窝话	羌语峨口话	藏文	缅文
眼睛	qən	mɯj	mig	mjak
手	dʒə	jə	lag	lak

汉语、藏语等同源词的 * -k,羌语有少数读作-q,如:

---

① 侗台语和苗瑶语声调起源的研究参见下文有关章节的讨论。

② 参见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编《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 年。

③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 500 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84 年。

④ 参见《藏缅语音和词汇》编写组编写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第 114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

	麻窝话	峨口话	藏文	缅文	汉语
黑	ɳ̊iq	ɳ̊ɪχ	nag	nak	*mək(墨)
露水	rəq	dʐ̥əx	zil	—	*kɹaks(露)
角	ɹəq	ɹəχ	rwa	khjo²	*kɾuk(角)

这种现象大约可解释为古羌方言中有 * -k 和 * -q 的分别，而绝大多数的藏缅语方言中没有这种分别。就目前的材料看来，只能说古藏缅语的羌方言中有这种分别。

羌语“眼泪”ʁlaq，应与怒苏怒语“水”gɹa̠⁵³有同源关系。那加语吐古米方言(Thukumi)“水”kih，藏语支的陶楚语(Thauchu)tɕaɦ，缅语支的浪速语 ɣək³¹。原始藏缅语中这个词的后缀可能是 * -g。古羌语的 * -q 可能 < * -g。原始藏缅语和原始汉语没有 * -q 韵尾，但不排除羌语有 * -q 后缀。

白一平(Baxter)和沙加尔(Sagart)已提出上古汉语有 * -ʔ 后缀。①本文对此作进一步的研究。

5.汉语声调的起源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汉语的方言可分为两个方言群。晋时南下的北方方言是今闽方言的祖方言。而隋唐时代的北方方言是今汉语其他诸方言的祖方言。闽方言与其他诸方言声调的对应关系是晋代共同语声调的反映。另外可以追溯的是反切。反切标音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汉末。许慎时代尚未用反切。反切的运用说明当时的学者已经认识到一个字的读音可以分解为两部分，声和韵，他们用反切下字来表示不同声调的韵。如果当时的汉语尚未有声调，像古藏语那样，后来才产生声调，声调的发生又与韵尾有关，或与别的什么有关，声调产生以后音节特征的变化必定引起反切用字的变化。目前我们知道这一时期反切上字用法上的变化(“类隔”)与声调没有对应的关系。

周祖谟先生在《四声别义创始之时代》中考据用不同的声调区别意义始于汉代。② 如果说那些字的读法是声调的不同，是因为后世这些字有声调的不同。但汉时的情况是否与后世的相同就很难说了。

《说文》成书于公元 121 年，作者许慎常用“某声”或“读若某”来说明字的读音。声符为某字，一般情况下许慎的说明是“某声”。如“娱”和“误”以“吴”为声符，“吴”是平声字，“娱”“误”分别是平声字和去声字，许慎说“娱”“误”都是“吴声”。但“诏”从“召”得声，“诏”“召”都是去声字。许慎：“诏，告也。从言从召，召亦声。”“磏，厉石也，一曰赤色。从石兼声，读若镰。”看来许氏的辨音还是仔细的。许氏没有对字音的声调作出分辨较大的可能是当时的声调是韵尾的伴随特征，没有必要或不易分辨。直到后来汉语 * -s 韵尾脱落，声调成为独立的区别意义的特征时人们才认识到。

汉语、侗台语和苗瑶语的声调一旦成为区别意义的特征，不同方言中的声调往往经历不同的变化。中古的汉语有平上去入 4 个调，侗台语和苗瑶语的中古汉借词也是 4 个调。只有当时的侗台语和苗瑶语也是 4 个调，而且它们的 4 个调与汉语的 4 个调读法较为相近才会有这种对应。隋唐时台水语分布在岭南，苗瑶语分布在湖南，为台水、苗瑶语提供借词的汉语可能是当时的官话。隋时汉语的声调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晚唐时北方方言全浊声母音节的上声变作去声。

① Laurent Sagart,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p.133, p.134,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② 周祖谟《文字音韵训诂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诗经时代声调尚未发生,阴人、去入的押韵只能从韵尾和元音的组合来考虑。藏缅语和南亚语中没有音节调的语言韵尾一般比较多样,元音较简单。如藏文记录的古藏语只有 5 个元音,有-b、-d、-g、-m、-n、-ŋ、-r、-l、-s、-ɦ 10 个单辅音韵尾,另外还有带-s 的复辅音韵尾等。现代的藏语夏河话只有-p、-n、-m、-ŋ、-χ、-r 6 个韵尾,没有区别意义的声调,但音节有伴随的声调。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格木语曼买话有-p、-t、-k、-m、-n、-ŋ、-ʔ、-h、-s、-l、-r 11 种韵尾,没有声调

从上古汉语韵尾的演变和后来的方言情况看汉语声调的发生应是上古末期。

-s 尾从对音材料看一直延续到魏晋。[①] 从去人通押的用韵看西汉时-s 尾还是活动的,东汉时已凝固在其他韵尾上。*-s 或由*-s 衍生的韵尾形式有一种伴随的声调之后,经过了一个时代,*-s 或*-s 衍生的韵尾必定要脱落,去声成为一种独立的声调。去声成为不带其韵尾特征的时代当为隋唐时代。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由于-p、-t、-k 有-m、-n、-ŋ 的支持在汉藏语的许多方言中能保持很久,而-s 尾一旦成声调的伴随特征,-s 尾易失落。就算-s 尾能演变为另一种韵尾,-h 一类的韵尾,在汉语的方言中也很难持久。

二 上古汉语的元音系统

元音系统从这一时期到下一时期,往往逐渐发生演变。古英语的 i 在相对开音节中演变为 ai,并引起了长元音中的前元音一系列的高化。[②] 此外元音音位的变化又先见于诸变体的变化。所以,元音音位的变化有分又有合。元音系统受到整个语音体系的约制。如古藏语的元音系统较为简单,没有复元音,只有一个由 a、i、u、e、o 构成的 5 元音系统。而现代康方言拉萨话有 9 个单元音。这一演变的主要原因是古藏语的声母系统和韵尾系统都比现代的拉萨话复杂。拉萨话只有增加元音的数量才能构成更多不同的音节以保持音节在信息负担上的平衡。汉语从上古到中古,也是经历了这样的变化。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和韵尾系统都比中古的复杂,上古的元音系统应比中古的简单。《切韵》的系统,从与现代方言比较看,不应算是拼凑出来的。如果没有《切韵》,我们从现代方言逐步上推上古音困难要更大一些。

1. 中古的元音系统

高本汉构拟的中古元音系统,仅单元音就有 16 个:a、ɐ、æ、ɛ、e、i、ə、ɑ、ɔ、o、u、ǎ、ě、e̯、ə̯、ǔ 等。还不算复元音。[③] 来自晋代北方方言的现代闽方言厦门话,韵尾仍保存有中古的面貌,描写所用的单元音只有 a、ɛ、e、i、ɔ、o、u 7 个。古声母清浊的对立已转入声调阴阳的不同。[④] 如果中古的音系还能完整地保存在现代的某种方言中可供我们调查和描写,从现代音位学的手段来处理,一定不会用高本汉这么多的单元音来处理。《切韵》系统有 193 韵,高本汉为了作出精确的构拟,如此处理也是可以理解的。《切韵》的韵类从分不从合,忠实于材料也是一种严肃的态度。王力先生的中古元音只有 a、æ、ɛ、e、i、ə、ɑ、ɔ、o、u 10 个,相对较合理。

现抄写潘悟云先生对郑张尚芳先生构拟所修改的中古元音系统如下:[⑤]

---

① 参见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潘悟云、徐文堪译,中华书局 1999 年。

② 参见徐通锵《历史语言学》第 187、188 页。

③ 参见高本汉《汉文典》,潘悟云等,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 年。

④ 参见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等编《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年。

⑤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 89 页。

等	一	三	三	二	三	二	三$_{AB}$	四	三$_{AB}$
元	ɑ			ɯa	ia	ɯæ	ɯiɛ	e	ɯi
音		iɑ	iɐ		wia		iɛ		i
ø	歌	歌		麻	麻	佳	支		脂
-ŋ	唐		阳	庚	庚	耕	清	青	
-m	谈		严凡	衔		咸	盐	添	侵
-n	寒		元	删		山	仙	先	臻真
-i	泰		废	夬		皆	祭	齐	
-u	豪			肴			宵	萧	

等	一	三	二	三	一	三	一	三
元	ə		ɯɔ		uo		u	
音		ɨ		iɔ		io		iu
ø		之		鱼	模	虞		尤
-ŋ	登	蒸	江		冬	锺	东$_{一}$	东$_{三}$
-m	覃							
-n	痕	殷			魂			文
-i	哈	微			灰			
-u	侯	幽						

在以上韵中-ɯ-、-i-是介音，单元音有 a、æ、ɛ、e、ɨ、ɐ、ə、ɑ、ɔ、o、u 11 个。潘悟云的构拟与郑张尚芳的大同小异。如二等字的介音，郑张拟为 * -ɣ- ，潘拟为 * -ɯ-。

语言中能够伴随语义活动的最小语音单位是音节，一种语言的全部单音节构成音节的系统。音节系统历史演变的特点是音节有动态关联：要变，具有某一共同特征的音节都变。音节的结构声韵二分（或声韵调三分）是合理的结构分析。辅音性的介音严格地说是属于声类的音位，但可变作元音性的，成为韵的一部分。韵的进一步分解就是音位（音节声调是超音段的，仍可算作是一种音位，所以有调位之称）。韵母的元音系统由单元音和复元音构成。这两个小系统中单元音的研究又要优先于复元音。因为复元音中主元音以外的部分在许多语言中（尤其是汉藏语中）或来自介音和辅音韵尾，或是主元音演变出来的。

从《切韵》与闽方言以外的诸汉语方言的比较中我们认识到它们是大体对应的。郑张尚芳和潘悟云参考温州话的音系修改中古的语音系统是对的。吴方言和现代北方方言的任何一个土语系统都来自隋唐时代的北方方言的一个系统。我们研究的是系统的演变。非系统的掺杂不能反映历史的面貌。正确分类比音值的推测更重要。

2. 上古的元音系统

高本汉的上古元音系统为后来的学者所修改。李方桂先生构拟了 a、i、ə、u 4 元音系统，王力先生构拟了 a、e、ə、ǒ、o、u 6 元音系统，郑张尚芳把 6 元音系统构拟为 a、e、i、ɯ、o、u。上古的元音系统是中古元音系统的源头。

李方桂先生指出上古元音系统的推测只有两个途径，从古诗押韵及谐声系统所定的上古

韵部和从中古的韵母系统来推导。[①] 但从韵母的整体结构构拟看，李先生为幽宵两部构拟的 * -gw 尾未能在汉藏语中见到。相信上古只有单元音韵，没有复元音韵，幽宵两韵中古的 * -u 尾在上古早期是不存在的。藏缅语中前缀较为丰富的语言，如那加语和博多语的方言通常是这样的。复辅音较为繁多，韵尾种类较多的古藏语也是这样的。复元音的出现是声母和韵尾简化的需要。

汉语“九”“鸠”音同，缅文分别为 ko³，khjo³。藏文“九”dgu，原始藏缅语 * gru-g，缅语支的浪速语 kuk³¹，阿昌语 kau³¹。阿昌语的-u 尾正好与汉语“九” * -u 尾的产生有相同的条件，是在 * -g 尾的作用下产生的。苗瑶语诸方言“九”如苗语养蒿话 tɕə² < * qju^A（对王辅世先生苗语古音的修改参见下文），勉语大坪江话 dwo² < * gru^A。从苗瑶不同方言的系统构拟看来原始苗瑶语“九”的元音是 * u。早期汉语“九” * krug > * kjəug > * kjəu。甲骨文和早期金文中“九”作曲臂形，可能是“肘”“九”音同，假借“肘”之音为“九”。汉语“肘”是后起的字。藏文“肘”gru，嘉戎语 kru。宵部字“烧”“熬”“焦”“燎”“照”等和幽部字“烤”“炮”可构成一族词，分别表示不同的用火形式。字的读法才是词。“烙”这个字晚起，这个词在某一方言中以自己的形态形式存在。

原始汉语成音节的前缀，* s-、* p-、* k-等到了诗经时代可能已经成为辅音前缀，像藏文记录的古藏语那样。而原始汉语复音词的读法像那加语、景颇语和博多语那样。诗经时代的元音系构拟为 6 元音系统可能是合适的。这一时期元音和韵尾的关系可表示如下：[②]

	-g	-k	-r	-t	-p	-ŋ	-n	-m
a	鱼	铎	歌	月	叶	阳	元	谈
e	宵	锡				耕		
i	支	质₂	脂	质₁		真₂	真₁	
ə	之	职	微	物	缉	蒸	文	侵
o	侯	屋				东		
u	幽	觉				冬		

三 上古汉语的声母

中古汉语声母最初的构拟是高本汉做的。他所依据的主要是《广韵》、日语、朝鲜语和越南语中的汉借词和汉语的不同方言。后来的学者大体上同意高本汉的意见。他们对浊送气，知组、庄组等的构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如李方桂先生在他的《上古音研究》中对高本汉的中古声母系统进行修正。[③] 对汉语上古音的构拟，诸家的分歧很大。虽然都是从中古的系统出发，但采用的方法和资以比较的材料差别都很大。

上古汉语从有文字依据的商周时代算起，到汉代末期，跨越了一千多年。有的声类，在一二千年中或许变化不是那么大，有的声类一定会有较大的变化。声母音位在这么长的时间里，

①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 27 页。

② 下表质₁ 质₂、真₁ 真₂ 的分立请参照郑张尚芳和潘悟云的构拟。

③ 参见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 7 页。

分化和合并是难免。一个音位在不同的时代中会有不同的演变结果，在不同的条件下也会有不同的演变结果。诸家分别有所考虑。因此我们有必要把把汉语上古音区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内部构拟和比较相结合力求合理。

1. 塞音声母

中古影母来自上古的 * q-。这一点潘悟云先生的证据是比较充分的。波斯语的 kurkum 译“鬱金”（ * qət kjam）。到了魏晋之后影母字才用来对梵文的零声母字。① 影母字的声母上古中期和晚期都应拟为 * q-。上古中晚期辅音的塞音系统为：

p	ph	b
t	th	d
k	kh	g
q	qh	ɢ

潘悟云认为晓母中古的 * h- < 上古的 * qh-，云母中古的 * j- < 上古的 * ɢ-。还提出上古 * ɢ-声母三等的变作云母，一、二、四等的变作匣母。②如“雨”，《说文》“雩省声”。③“雩”上古音 *qhrag（书鱼），“雨” * ɢrag（云鱼）。上古汉语的“雨”，与藏缅语“水”有同源关系。原始藏缅语“水”gra-g。④

“胃”，《说文》“谷府也”，上古音 * ɢrət（云物）。如“喟”《广韵》苦怪切，二等字。“胃”羌语 qhʂəs，藏文 grod（肚子），义都珞巴语 khɹɑ³¹-。看来潘的设想是可以接受的。就是说匣母分别与云母和群母互补。匣母中部分来自 * g-，其余的来自 * ɢ-。

书母字的来历大体上有三类，* qhr-，* qh-l-和 * s-l-（ * s-n-、* s-m-）。“鼠”上古音可拟为 *qhrag（书鱼）。“鼠”缅文 krwak，怒苏怒语 ɣɹu̱a⁵³。“水”上古音 * qhrər（书微）。以“水”为声符的字，“瘵”《广韵》，其季切，熟寐也。藏缅语同源词是“河”，羌语 khsis，道孚语 ɣrə，基诺语 khrɔ⁴⁴。“屎”上古音 * qh-lir（书脂），缅文 khje³ < * khreɣ，怒苏怒语 khɹi⁵⁵，羌语 qhʂə。

“手”上古音 * s-lug（书幽）或 * s-nug。谐声字“杽”，《说文》“械也，从木从手，手亦声”，《广韵》敕久切，古文“杻”。“少”上古音 * s-meg（书宵）。以“少”为声符的字，如“秒”“妙”上古音当为 * meg。

2. 流音及其复辅音

中古时期的流音声母，即来母字的声母。从上古的谐声系统看来母字有两类。一类是声符本身是来母字。另一类的声符原本不是来母字，与意符结合成为来母字。高本汉关于“各”“洛”谐声，声母分别属于何种形式为诸家所关注。丁邦新先生认为：作为声符的来母字上古为 * l-，以它们为声符的字上古为 * -r-构成的复辅音声母（即有 * -r-介音）；声符中古不属于来母而以它们为声符的字中古读作来母和声符本身上古都是 * -l-构成的复辅音。⑤ 根据沈兼士主

①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 334 页。

②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 340 页。

③ 所谓“省声”，指与所举之字音相近。

④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 347 页中有一组汉语云母字上古音与藏文读法的比较，现摘录其中数例，括号中为笔者的拟音：“帏” * ɢŭl（ * ɢər-s）/gur，“胃” * ɢʷ(l)ŭts（ * ɢrət-s）/grod（肚子），“越”ɢʷ(l)ăt（ * ɢlat）/bgrod（行走），“羽” * ɢʷ(l)ă（ * ɢlag）/sgro（翎羽）。

⑤ 丁邦新《论上古音中带 l 的复声母》，《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89 年。

编的《广韵声系》,检到的全部来母声符共 47 个。这些声符不与章组字谐声,可见作为声符见于章组字的来母字另有来历。《切韵》二等字上古有 * -r-介音已如诸家所拟。根据精组与来母的关系我们把精组字的声母拟为 * -l-类的复辅音。上古有 * -r-和 * -l-两类复辅音声母。

上古时期的塞音和鼻音可分别与 * -r-和 * -l-构成复辅音声母。这个系统的结构是:

pr-	phr-	br-	mr-
pl-	phl-	bl-	ml-
kr-	khr-	gr-	ŋr-
kl-	khl-	gl-	ŋl-
qr-	qhr-	ɢr-	
ql-	qhl-	ɢl-	

-r-构成的系列中古成为二等字。-l-构成的系列从上古到中古变化较大。如 * qh-l- > * hl- > 中古书母字的声母。* qhl- > * hj-,为见、溪、影、匣等谐声的晓母字的声母。如"险"与"检""脸"等谐声。"歇"与"揭"、"谒"谐声。"唤"与"换"谐声,"烘"与"洪"谐声。

上古汉语和古侗台、苗瑶语藏缅语一样早期缺少 * tr-和 * tl-一类的声母,因为古汉藏语的方言中 * -d-与 * -l-常交替。* kl-一类的声母较早时已演变为 * ts-类塞擦音。如"酒",精母字,上古音 * klug(精幽)。"酒"的酿造殷商时已很发达。"酒",泰语 lau^{3},仫佬语 khɣəːu^{3} < * khləu^{B},古苗语 * kjiu^{B} < 原始苗瑶语 * kluʔ,可能是早期汉借词。"稷"(小米),上古音 * klək(精职),"小米"藏文 khre,景颇语 ʃă^{33} kji^{33} < * səkli, 勒期语 lək^{31}。"借"上古音 * klaks(精铎),缅文 khje^{3} < *khleɣ,浪速语 tʃ i̱k。

清母中古 * tsh- < 上古 * khl-。"清" * khleŋ(清耕),阿昌语 kʐəŋ^{31} < * krəŋ, 缅文 ʜrɑŋ^{3} < *khrɑŋɣ,黎语通什话 ɬuɯŋ^{3} < * k-ləŋɣ。"青" * khleŋ(清耕)。"绿色"格曼僜语 kɯ^{31}lɑuŋ^{35},原始藏缅语 * m-laŋ,原始苗瑶语 * m-leŋɣ。"切" * khlit(清质),《说文》"刌也,从刀七声"。"弄断"(线)缅文 phrɑt,藏文 gtɕod。缅文用送气的 ph-表示使动,藏文用 g-表示使动 。①"切"临高话 set^{7} < *kret,水语 qat^{7},黎语通什话 gat^{8} < * grat。

从母中古 * dz- < 上古 * gl-。"脐" * glir(从脂)。"肚脐",缅文 khjɑt < * khrɑt, 藏文 rked < *kred(腰)。"腰"邕宁壮语 hliːt^{10}, 柳江壮语 hjiːt^{7} < * khlit。"肚脐"古苗语 * ntut < 原始苗瑶语 *klut。"藏"(东西) * glaŋ(从阳),黎语保定话 ruːŋ^{1},通什话 tuːŋ^{4} < * gruŋ。"墙", * glaŋ(从阳),藏文 gjaŋ,道孚语 ɟjoŋ,仫佬语 tjaːŋ^{2},黎语通什话 gjaŋ^{6} < * graŋɣ,勉语大坪江话 dzoŋ^{6} < * gluŋ。

庄组字在谐声上与精见两组相近,既然精组为 * kl-系列庄组应与之相近。上古晚期庄组字有 * -r-介音,分别为 * tsr-、* tshr-和 * dzr-。

如以"臿"为声符的字,初母字"插"楚洽切;"锸"《广韵》缀衣针,丑辄切;"歃"山洽切;"敌"呼洽切。《说文》:"锸,郭衣鍼也,从金臿声"。注曰楚洽切。"插""锸"在后来的方言中读法变得不同。"歃"《说文》注和《广韵》都是山洽切。

---

① 藏缅语中仍保存着屈折形态的使动形式:

	藏文	缅文	景颇语	独龙语
(线)断	tɕhad	prɑt	tiʔ^{31}	dɑt^{55}
弄断(线)	gtɕod	phrɑt	să^{31} tiʔ^{31}	sɯ^{31} dɑːt^{55}

景颇语和独龙语的使动前缀是 * sə-。景颇语 tiʔ^{31} < * lit。* kh-是上古汉语的使动前缀之一。

《说文》:"助,左也。从力且声。"床倨切。"祖,始庙也。从示且声。"则古切。"祖""租"是精母字,"且"是清母字,"助"是崇母字。

"插"黎语通什话,保定话 n̥iːp⁷,白沙话 ŋip⁸,元门话 ʔip⁷。武鸣壮语 dam¹,邕宁壮语 nam¹',临高话 lɔm¹,仫佬语 hɣam¹。苗语养蒿话 ʈhi⁷ < * thjap。[①]侗、台语中 * -p > -m。诸语的"插"与汉语的"插"显然有同源关。《说文》:"婚,从女臿声读若慑。""插"的上古音可与黎语诸方言比较。古黎语"插"可拟为 * k-ŋip^D < * k-lip,仫佬语 hɣam¹ < * kh-ləm。侗、台语中 * -l-可变读为 * n-和 *d-。上古汉语"插" * khlap > * tshrap。"臿"的声母为 * khl- > * tshr-,可作为 * ts-(精母)、* sr-(山母)声母词的声符。"婚"在方言中读若"慑",是 * kh-ŋap 这样的读法。

"少"上古音 * s-meg > * s-neg(书宵)。黎语保定话 rau²,通什话 tɯ² < * srauʔ,可能是上古汉语借词。仫佬语、水语 sjeu³ 是近代汉语借词。

庄组字上古晚期读法中的 * -r-可能主要来自早期的 * -l-,有的可能来自中缀 * -r-。沙加尔在他的著作中以"侪"(* sr-lij > dzreaj) ——"某一类",与"齐"(* s-lij > dzej)——"同类"来比较说明。[②]沙加尔的意见来自较早时期蒲立本的设想。蒲立本假定上古汉语有 * -l-中缀,这个中缀有使动词及物化或使役化的功能。他的文章中所举的例子有"至""致"、"合""洽"、"圈""卷"等。[③]

作为声符的来母字谐声时代其声母可拟为 * l-,如丁邦新先生所言,否则不好解释可与不同部位的塞音及鼻音构成的复辅音声母字谐声的现象。另外我们应该区分谐声的早晚。如"来",甲骨文为来麰之形。[④]一期甲骨文中"麦"字下加"夊"以区别于"来"。可见原本假"麦"为"来",两者读音相同或相近。"来"上古早期方言中当有读作 * m-rəg,藏亲属语中的读法可与之比较。藏缅语"来" * k-lok, * mroŋ,来自原始汉藏语的不同方言。《方言》(卷二):"仪、格,来也。陈颍之间曰仪,自关而东周郑之郊鲁之间或谓之格或曰怀。"格"《广韵》古柏切,上古音 krak。"来"上古汉语早期的读法可能是 * g-ləg 或 * m-ləg。* -l-演变为 * -r-。

"林", * ləm(来侵) < * krəm。藏缅语缅语支的仙岛语"树林 kʐom⁵⁵ < * krom,或借自古汉语,亦可说明"林"原本有 * k-。以"林"为声符的字如"禁"上古音 * krəm 完全与"林"上古音相同。而"噤"渠饮切,"䫴"于禁切,"僸"牛锦切等则是音近,与同时代的"林"首辅音稍有区别。

"六"藏缅语中的同源词如缅文 khrok,景颇语 kʒu̱ʔ < * kruk。这一点潘悟云先生已提到。[⑤]从"六"得声的字"毶"七宿切,古音 * khluk。

"力",《说文》"筋也"。"筋"缅文 kro³ < * kroɣ,藏文 rgjus < * rgus(* -s 为后缀),独龙语 gɹu⁵³。"力"汉语上古音 * lək(来职) < * grək 。

可见作为声符的来母字上古较早时期多为流音 * -r-的复辅音。"来"的声母来自早期的 *k-l-。与上古来母字读音相关的还有余母字。与余母字有读音对应关系的古藏语的读法是

---

① 养蒿话"筷子"ʈɯ⁶,"穿"(鞋)ʈi⁵ 应分别借自汉语"箸"和"著"。"著"汉语上古音 * k-lags > * tjas、* tjak,《广韵》陟虑、张略两切。

② Laurent Sagart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P.42.

③ 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第 90 页。

④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 616 页。

⑤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 276 页。

l-。[1] 李方桂先生先是说明喻母四等汉代的读音很近 r 或者 l。乌弋山离译 Alexandria，却好是用余母字“弋”译 l-，来母字“离”译 dr-。[2] 后来李先生又说明，“跟舌根音谐声的喻四、禅以及床三都是从 * grj-变来的”。[3]

“酉”，地支字，又为“酒”之初文。“酒”《说文》“从水从酉，酉亦声”。汉末之时“酒”也可读与“酉”音同。“酒”《广韵》子酉切，上古音 * klug(精幽)。西双版纳傣语地支字“酉”读作 lau³，德傣语 hau⁴。“酒”版纳和德宏傣语都读作 lau³，仫佬语 khɣəːu³ < * kh-ləu^B。原始台语“酒”李方桂先生拟为 * lau^C(即后来张均如系统中的 B 调)。[4]所以我们可假定余母字“酉”最初读作 * k-lug。“酒” * k-lug > * klug > * tsjəu。

“余”，甲骨文“象以木柱支撑屋顶之房舍”，“卜辞借为第一人称代词”。[5] 殷人的第一人称还有“我”(* ŋar)，“我”在卜辞中为复数第一人称代词，多为殷商之自称。[6] “我”的读法与藏缅语的第一人称代词同。黎语保定话“我”de³ < * k-deɣ。汉语“余”早期的读法应还带前缀。词根类似于 * lag 或 * dag。以“余”为声符的字“荼”，就是后来的“茶”。《说文》：“荼，苦荼也，从艸余声”。徐铉注：“此即今之茶字”。茶为南方居民的饮料，当始于长江以南地区。“茶”西双版纳傣语 la⁴，靖西壮语、德保壮语 kja² < * gra 或 * gla(如“呻吟”靖西话 kjaŋ²，壮语隆安话 klaŋ²，壮语贵港话 kraŋ²)。汉语“茶”中古 * ꜀dra < * g-la。

“叶”汉语上古音 * lap(余叶)。“叶子”景颇语 lap³¹，独龙语 lɑp⁵⁵，格曼僜语 lɑp⁵³，珞域语 ba¹³la⁵⁵等显然与汉语“叶”有渊源关系。以“枼”为声符的字如“蝶”徒协切，“煠 ”土洽切。我们可假定“叶”的 * lap < * b-lap。

上古中期以后余母字读作 * l-，而来母字读作 C-r-。到了上古末期余母字的声母变作 * j-，来母才成为 * l-。来母字来自上古早期有成音节前缀的 * C-l-或 * C-d-，中期变作 * Cr-。原始汉语和原始藏缅语的前缀都是带弱读元音的。

3.章组是带前缀音的 * -l-

中古章昌船母与舌根音字谐声的李方桂先生认为来自上古的 * krj-、* khrj-和 * grj-，余母来自 * brj-或 * grj- 。[7] 郑张尚芳 、潘悟云等学者认为章昌船母等的上古音应拟为 * klj-、* khlj-和 *glj-。

章组与知组的关系最为密切，章组的字又与帮、见组字谐声。李方桂先生的设想是很有道理的。部分章组字又与余母字有谐声关系，可假定章昌船母字上古是带前缀音的 * l-声母字。

章组字较少与精组字发生谐声关系，可见在上古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精章组字的读音在同一种方言中很少在同一时段中能合符古人约定的谐声条件。精组字的声母到了上古末期已变作塞擦音。精、清、从上古早、中期应是 * -l-类的复辅音，章、昌、船(禅)为带前缀的 * -l-声母字。

---

①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 268 页。

②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 13 页。

③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 87 页。

④ Fang Kuei Li ,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⑤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 72 页。

⑥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 1380 页。殷商的居民从种系看有东亚、北亚和南亚的人种，北亚人种的居民死后陪葬品丰富，当为统治者。

⑦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 88 页，第 14 页。

如“者”,见于周早期金文。《说文》:“书,箸也,从聿者声。”“书”字商甲骨文是会意字,周中期开始有“者”声符,直到小篆。① “瘏”见于战国时代的印章。《说文》:“瘏 ,病也,从疒者声。”同都切。以“者”为声符的字后世读音歧出,“者”“煮”是章母字,“闍”是禅母字,“都”是端母字,“书”是书母字(审三),“㜻”是溪母字(《广韵》苦瓦切)。我们可假定“者”的上古音是 * k-lag,“书”上古音 * qh-lag 可比较。* k-原本是前缀音,与 * -l-的关系不同于精母的 * kl-。前缀之后的 * -l-与舌尖塞音 * -d-的读音相近。侗台语和藏缅语的演变中常发生 * -l-和 * -d-的交替。“者”的声母从上古早期到晚期的演变可假定为: * k-lag > * klag > * kjaʔ。而“瘏” * klag > * da。“书” * qh-lag > * qhlag > * hla。

“舟”,谐声字“貈”《广韵》下各切。“貈”即“貉”字。“舟”上古音 * k-lug(章幽)。② “船”藏文 gru,嘉戎语 ʒgru,缅文 hle^{2},克伦语阿果话 khli^{55}。

“折”,谐声字“𥿋”《广韵》普蔑切。“折”(断)上古音 * p-lat(章月)。“弄断”(线)缅文 phrat,嘉戎语 prɐt,景颇语 ʃa^{31}ti^{31} < * s-lit,黎语通什话 ɡat^{8} < ɡrat(切)。汉语折断之“折”与藏缅语等亲属语“弄断”或“切”有相同的词根。汉语有 * p-使动前缀,景颇语用 * s-使动前缀。

“折”《广韵》有常列、旨热两切,常列切指“自断”,旨热切指“拗折”。常列切“折”,禅母字。禅船中古互补,上古音 * g-l-或 * b-l-。“折”又有杜奚切。《礼记》:“吉事欲其折折尔”。注曰:“安舒貌“。其上古音 * dat(定月)。当与折断“折”的词根有相同来源。“𨿽”《广韵》以芮切。“𨿽”是余母字。常列切“折”上古 * b-lat > * dat 和 * dʒjat。

“帚”,谐声字“婦”《广韵》房久切。“帚”上古音 * p-lug(章幽)。“扫帚”藏文 phjags,嘉戎语 sɐ pjɐk(分别用-s 和 s-),勉语大坪江话 phwat^{7} < * phlat,仫佬语 phɣət^{7} < * phlət。

昌母字“赤”,谐声字“赦”《广韵》施只切,书母字。“赤”上古音 * kh-lak(昌铎)。“红”景颇语 khje^{33},坎语(kham)gjah。《说文》:“捇,裂也。从手赤声。”呼麦切。此为二等字,上古末期当读作 * khrak,与“赤”音近。“裂开”景颇语 kaʔ^{31} < * klak,博嘎尔珞巴语 beː tak,泰语 tɛːk^{9},标语 tɔːk^{9}。

“醜”,从“酉”,上古音 * kh-lug(昌幽)。《说文》:“醜,可恶也。从鬼酉声。”“坏”黎语保定话 zeːk^{7} < * khlek(“丑”zeːk^{7}laːi^{3}),墨脱门巴语 duk。“酉”是余母字。“酒”上古音 * klug < * k-lug,甲骨文从“水”从“酉”(京都 1932),周早期金文径直作“酉”(盂鼎)。③

“處”,谐声字“膚”《广韵》甫无切 。“處”上古音 * ph-lags(昌鱼) 。“地方”柳江壮语 tuːk < * dək,黎语保定话 fok^{7} < * pok,仫佬语-pɣak^{8} < * blok 。

船母字“舌”,谐声字“括”《广韵》古活切。“舌”上古音 * b-lat 或 * g-lat(船月)。“舌头”黎语通什话 ɬiːn^{3} < * p-linɣ 或 * k-linɣ,景颇语 ʃiŋ^{31}let^{31},勉语大坪江话 bjet^{8} < * blet。“舌”又有下刮切,上古音 * grat。

“甚”,谐声字“勘”《广韵》苦绀切。“甚”上古音 * g-lən(船侵)。齐人把铁叫做“椹”。④ “椹”《广韵》知林切,上古音 * p-ləm。“铁”缅文 tham^{2}。分布在印度的藏缅语族喜马拉雅语支的一些语言如巴拉里语(Balali)、瓦零语(Waling)等“铁”phalam。佤语马散话 rhiam。达罗毗荼语系的

① 高明《古文字类编》第 378 页。

② 周晚期和春秋金文“舟”为黄河上的羊皮伐子形。见高明《古文字类编》第 334、335 页。

③ 高明《古文字类编》第 467 页。

④ 《周礼》圉师注:“齐人言铁椹”。

泰米尔语"铁"irum-bu 这样的读法可能来自中国。

船、禅两母上古读音无别，中古的的分布大致上是互补的。禅母字"石"上古音 * g-lak（禅铎），缅文"石头"kjok，怒苏怒语 l u̱⁵³ < * kluk，嘉戎语 ɟjələk，羌语 ʁlu，原始藏缅语 * ɢ-lok。

"熟"上古音 * g-lok（禅觉），缅文（饭）"熟"kjak。

中古的端透定母和知彻澄母也是互补的关系，分别来自上古末期的 * t-、* th-、* d-和 * tj-、* thj-、* dj-，端知两组在谐声上与章组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仍从谐声关系出发来构拟和解释。包拟古用 * k-l- > t-，* kh-l- > th，* g-l- > d-来说明与舌根音有谐声关系的端知组字读音的来历，用 * p-l- > t-，* ph-l- > th-，* b-l- > d-来说明与唇塞音有谐声关系的端知组字读音的来历是合理的。

端组字"多"，谐声字"㶊"《广韵》康礼切。"多"上古音 * k-lar。黎语通什话"多"ɬaːi < * k-lar。"多"是后来才通行起来的，古汉语中常见的是"众"字。《尔雅》："黎、庶、烝、多、丑、师、旅、众也"。"黎"上古音 * k-lir，与"多"k-lar 应是不同方言的相近说法。

"登"，谐声字属端、透、定、知、彻、澄等母，"澄""澄""瞪"等又为二等字。"登"上古早期读作 * k-ləŋ（端蒸）。"登"（高）是上下的"上"的派生词。"上"上古音 * g-laŋ（禅阳）。"上"除表示方位外亦可作动词意为"登"。试与藏缅语比较：

	汉语	缅文	博嘎尔珞巴语	景颇语
上	* g-laŋ	thak（上方）	jaŋ（上方）	thaʔ³¹ > * dak
登	* k-ləŋ	tak（爬上）	tɕaŋ（上楼）	luŋ³¹

商金文和甲骨文"登"皆从"豆"（器皿豆）。一期甲骨文从两"止"，战国盟书仍仿此。春秋金文"登"（姬鼎）与周早期金文"蒸"（盂鼎）字形近。"蒸"字没有两"止"。[①] 后世"蒸""登"仍音近。章母字"蒸"谐声字"薆"《广韵》居隐切，"蒸"上古音 * k-ləŋ（章蒸）。"蒸"缅文 poŋ³ < * ploŋɣ。"蒸气"藏文 rlaŋs。

"體"，谐声字"禮"《广韵》卢启切。"軆"又作"骵"。"體"上古音 * kh-lir（透脂）。"身体"藏文 lus，嘉戎语 skru。古苗语 * kje^B < * kleʔ。

"頭"，谐声字"短"《广韵》芳否切。"頭"上古音 * b-log（定侯）。"头"仫佬语 kɣo³ < * kloɣ，黎语通什话 go⁶ < * groɣ。"頭"是后起字，"头"古称"首"。"首"上古音 * qh-lug（书幽）。"頭" * b-log 的来历可能是"颅"。"颅"，《说文》"从页卢声"洛乎切，上古音 * b-lag。

4.上古汉语的介音

中古汉语有 * -j-、* -u-两种介音。中古声母知组普遍与端组谐声，现代南方方言中也有系统或零星的知组字读与端组字同的现象，可见端知的分别最初是方言现象，这种方言现象发生在上古汉语的末期。上古末期方言中的部分舌尖塞音变作舌面音的原因是这一部分舌尖塞音后随了 * -j-介音。如闽方言的祖方言应是上古末期北方汉语中的方言，现代闽方言中知组字读与端组同。蒲立本（E.G.Pulleyblank）提出："如果把介音- i̯ /-j-看作是后起现象，那就要确定产生这些介音的语音特征是什么。有些例子好像说明它们是介音-l-失落引起的，……。我现

① 高明《古文字类编》第 326、327 页。

在的假设是上古汉语原来有长短元音系统，长元音发生了腭化。"① 俞敏先生根据梵汉对音认为-j-介音至少有一部分是后起的。郑张尚芳先生根据《一切经音义》所记的南、北音说明三等介音的增生最初只见于北方。认为上古元音存在长短对立，短元音产生-j-(i)介音 。② 上古汉语方言中＊-j-介音产生的条件是什么？我们仍从个别词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澄母字"沉"本作"沈"，③ 声符"冘"是余母字，读作＊ləm(余侵)。"沈"《广韵》有直深、式任两切，前者用俗字"沉"作区别。式任切来自上古音＊qh-ləm。"枕"章荏切，上古音＊k-ləm。"炈"巨金切，＊gjəm < ＊gləm。

"箸"，澄母字，从"者"。"者"是章母字，上古音拟为＊k-lag。"箸"上古音为＊g-lag > ＊glag > dlas > ＊dʒjo°。"猪"，知母字，＊k-lag > ＊klag > ＊dla > ＊꜀djo。声母为 k-的叫法仍保存于古方言中。《方言》(卷八)："猪，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豭，关东西或谓之彘或谓之豕。""豭"二等字，古牙切，上古音＊krag。

"肘"，知母字，上古音＊k-lug。甲骨文"九"为曲臂形，当借"肘"为"九"。"九"上古音＊krug。藏文"肘"gru，嘉戎语 kru，达让僜语 kɹau^{53}。藏缅语"九"＊gru-g。

"转"，知母字，上古音＊k-lan，声符及谐者字"叀""砖"等皆为章母字。缅文"转"(动)lanꜜ^{2}，(使)"转"hlanꜜ^{1} < ＊slanʔ。普米语"转"khuɯ^{11}l ɛ̃^{55}。

"长"(短)，澄母字。(生)"长"，知母字。上古音分别拟为＊g-laŋ 和＊k-laŋ。"长"(短)藏文riŋ，达让僜语 ka^{31} luŋ^{55}，景颇语 kǎ^{31} lu^{31} < ＊k-luɣ。"长"(大)达让僜语 suŋ^{55}，错那门巴语 khroŋ^{53}。

从上文的讨论中我们得出的推测是＊kl-，＊gl-分别变作＊tl-，＊dl-后，＊-l-有两个变化方向，失落或成为＊-j-。在闽方言的祖方言中＊-l-失落，在《切韵》所代表的方言的祖方言中成为＊-j-。是声母系统演变的结果，与元音系统的演变没有直接的关系。

现在再来讨论见组三等＊-j-的来历。

"九"，藏缅语拟为＊gru-g，汉语上古音可拟为＊krug(参见上文)。也就是说上古初期的＊-r-上古末期的＊-j-。

"禁"，从林，上古音＊krəm。

"嵰"，谐声字"廉"为来母字。"嵰"上古音＊kram。

"京"，谐声字"掠"是来母字。"京"上古音＊kraŋ。

上古晚期二等字的介音是＊-r-，而这些三等字的介音是＊-j-。同样是与来母字谐声，上古末期它们的演变方向不同。见母三等字"均""钧"的声符"匀"是余母字。"贯"的谐声字"遗"是余母字。余母字的声母在上古的末期从＊l- > ＊j-，而谐声的见母字中＊-l- > -j-。

见组字中另有端组字谐声的三等字。

"居"，《广韵》侯古，丁古两切。"居"的上古音可能是＊k-lag > ＊krag > ＊kjo。"锯"从"居"，上古音＊k-lag。

---

① 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1962)第 52 页，潘悟云、徐文堪译，中华书局，1999 年。

②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 143 页至 147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年。郑张尚芳《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介音、声调的发源问题》，《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 年第 4 期。

③ 殷商甲骨文"沉"刻以牛、羊人水之形，表示的是一种祭，卜辞中作为祭名。周金文"沉"从"冘"。

“鬼”是“腺”“愧”“槐”等字的声符。“腺”《广韵》都罪切，上古音当为 * k-lər。“愧”，重纽三等，上古音 * krər < * k-lər。“槐”二等字，上古音 * grəi < * g-lər。“鬼”上古音 * k-lər > * kjəiʔ。“神”，景颇语 $sǎ^{31}kja^{31}$ < * s-glaɣ，木雅语 $læ^{53}$，却域语 $ɬy^{55}$（鬼）。

“捲”，声符“卷”为重纽三等字，“捲”上古音 * kranʔ。“捲”，邕南壮语 $kliːn^{3}$，融安壮语 $kjuːn^{3}$。或是早期汉借词。

“古”及以“古”为声符的字“姑”“估”“故”“固”“苦”等中古一等字与以“古”为声符的“居”及又以“居”为声符的“锯”中古为三等字原本都有 * -l-，到了上古末期 * -l-都已失去，但在“居”“锯”等字中 * -l- > * -j-。在今闽方言中“居”“锯” 等字原本没有 * -j-（或 * -i-）。另外也没有轻唇和重唇的区别。我们可以假定古北方方言中三等字的 * -j-主要有两个来历。一部分来自 * -r-（或 * -l-），另一部分是读音的类推造成的。也就是说鱼部字 * o 韵中分化出 * jo 韵。* jo 韵还代替了另外一些原来没有 * -r-的 * o 韵。①

三等的见组或非组字在闽方言以外的方言中往往保存着古方言不带 * -j-的读法。非组字的重唇读法的分布甚至是很普遍的。有的是底层方言的表现，有的是古方言演变与古北方权威方言不同。如“居”客家方言梅县话${}_{c}$ki，粤方言阳江话${}_{c}$kei。“斧”梅县话^{c}pu，阳江话文读^{c}fu，白读^{c}pou。梅县话“符”${}_{\underline{c}}$phu，“扶”${}_{\underline{c}}$phu，“浮”${}_{\underline{c}}$phau，“伏”phuk${}_{\underline{c}}$ 等的读法显然不是底层的表现，来自自身的古方言。湘方言双峰话轻唇清音读作 x-，轻唇浊音读作 ɣ-。“浮”的白读${}_{\underline{c}}$bɤ 是底层方言的遗存，文读${}_{\underline{c}}$ɣue 是系统的表现。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上古末期之后 * -j-在北方方言的权威方言中才普遍起来，越早分化出来的方言，带 * -j-的字越少。而上古末期以前的汉语方言一般说是不带 * -j-介音的。如果说汉语 * -j-的出现与元音长短有关，一方面很难解释 * -j-的这种方言现象，另外也很难解释假定中的长短元音的分布。粤方言的长元音显然是后起的，主要来自复元音。粤方言诸韵与《切韵》韵类的对应可说明这一点。

藏缅语、侗台语和苗瑶语的-j-一般来自 * -r-或 * -l-。如缅文的-r-现代缅语仰光话中读作-j-，壮语方言还有苗语和勉语的方言中有的还能保存-l-，有的已经读作-j-（参见下文有关讨论）。

蒲立本认为：“中古汉语的 w 虽然必须看作是介音半元音系统的一部分，但是它的分布是不完全的。唇音没有带不带-w-的对立，舌面音、舌齿音后面的对立则严格限制于几个韵类之后。…只有在舌根音和喉音之后才有带 w 和不带 w 的系统对立。在上古汉语中最好不要把-w-看作介音，而是声母的形容性成分，…”② 李方桂先生认为：“这个合口介音我们认为大部分是从圆唇舌根音来的，一部分是后起的…现在暂时假定上古时代没有合口介音。”③ 由于中古 * -u-（ * -w-）的出现受声韵条件的限制，我们可以遵照诸家的意见认为上古没有 * -u-介音。

四 上古汉语的形态

上古汉语的形态研究做得很不够。如果要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语与藏缅语的发生学关系，

① 中古鱼虞韵字分别来自上古的鱼、侯两部（鱼韵无唇音字，虞韵唇音字来自鱼部）。中古以来方言中鱼虞有别，源自上古，而方言中鱼韵字有不同的历史层次最初应是方言之别。相信是中古文白异读造成这种历史层次。

② 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第 47 页，潘悟云、徐文堪译。

③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 21 页，商务印书馆，1980 年。

形态的比较研究是不可缺少的。

1.上古汉语的使动前缀

笔者曾撰文说明直到汉代分析形态的使动式才大量出现,所以汉代之前粘着方式的使动形式在汉语中应是常见的。[①] 使动前缀中最为常的是*s-、*k-、*p-等。

(1)*s-和*k-前缀

"亡""丧"是同根词,上古音分别为*maŋ(明阳)和*smaŋ(心阳)。"丧"是"亡"的使动形式,*s-是使动前缀。梅祖麟先生曾以此例说明*s-前缀的作用。[②]

古汉语水下曰"滴",叶下曰"落",手取为"摘"。自动词"滴"上古音*tek(端锡),"摘"上古音*trek<*k-rek。"析"甲骨文以斤伐木会意。"析"上古音*sek(心锡)<*s-rek。"霹"《广韵》山责切,上古音*srek,可证"析"本有*-r-。"解",甲骨文以手解牛角会意。"解"上古音*krek(见锡)。"解""析""摘"的不同读法皆表示使分离,*k-和*s-为使动前缀。

"熬""烧""炮""燎"等为同根词。"燎"《说文》"放火也,从火尞声"。如甲骨卜辞所示,"尞"本是一种火祭。[③] "尞"是"燎"本字。《说文》:"燎,放火也"。"燎"上古音*leg。"熬",《说文》"干煎也,从火敖声"。《方言》(卷七):"凡以火而干五谷之类,自山而东,齐楚以往谓之熬。""秦晋之间谓之㷄。凡有汁而干谓之煎。""熬"上古音*ŋeg<*pleg。[④] "烧"从"尧",上古音*s-ŋreg。《说文》:"炮,毛炙肉也。从火包声。""炮"上古音*preg<*p-leg。

"黏""沾""苫""蘸"为同根词。《说文》:"黏,小黑也。从黑占声。"多甜切。"黏"古音*tjam(端谈)。《说文》:"黏,相箸也。从黍占声。"女廉切。"沾"*tjam<*k-lam。[⑤] 谐声字"阽"《广韵》余廉切。《说文》:"苫,盖也。从艸占声。"失廉切。"苫"上古音*qh-lam>*hlam。"黏"上古音*k-lam。"蘸"*klam>*tsram(庄谈),使"沾"。

"蜕""脱""说""捋"等是同根词。《说文》:"蜕,蛇蝉所解皮也。从虫挩省。"输芮切。"锐"从"兑"《广韵》以芮切,古音*lat(余定),为其词根的读法。又如"悦"郎外切,来母字。"蜕"上古音*kh-lat>*that(透月)。"捋"《广韵》郎括切。如《诗》"薄言捋之"。[传]:"捋,取也"。"捋"上古音*k-lat。*k-为使动前缀。

"易""赐"是同根词。"易"甲骨文本字为两酒器相倾注承受之形,有更易之义。[⑥]《说文》:"赐,予也。从贝易声。"斯义切。"易"上古音*lek(余锡),"赐"上古音*s-lek。*lek是词根,"易"余母字,上古早期或读作*g-lek。

(2)*p-前缀

"别"为"折"同根词。"别"《广韵》方别、皮列两切。方别切义为分别、皮列切义为离别。又

---

① 吴安其《汉藏语使动和完成体前缀的残存与同源的动词词根》,《民族语文》1997年第6期。其中一些例子由于汉语上古音的构拟有所修正而有必要另作说明。

② 梅祖麟《上古汉语 前缀的构词功用》,《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编印,1989年。

③ 甲骨文"尞"刻为木柴交积以燔之形。卜辞,"己丑卜,尞夕雨"。参见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1110页的解说。

④ *pl->ŋ-,如"鱼"古音ŋag,而"鲁"从"鱼"古音*lag,可与壮语平果话"鱼"pla^1<*pla,"烤"plo^5<*ploʔ等比较(参见《壮语方言研究》第623页和732页)。"熬"古字又从"麦",古方言中可能读作*mlag。

⑤ 《说文》:"沾,…一曰沾益也。从水占声。"徐铉注:"今别作添非是,他兼切。""添"当为方言读法。

⑥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1063页。

属重纽三等。上古读音分别为 * prat < * p-lat，* brat < * b-alt。* p-表示使动。

"落""剥"原本可能是同根词。"落"上古音 * g-lak，"剥" * prok < * p-lok。

"泡""炮"分别指水火的不同处置方式。* p-为前缀，* leg(潦，燎)为词根。

"旋""専""般"是同根词。"旋"甲骨文以人于旗下周旋会意。[1] "専"甲骨文以手转纺锤，使三股线合一会意。徐中舒释甲骨文"般"，"制盘时须旋转陶坯成形。""旋"上古音 * g-dan(邪元)，"専"上古音 * k-lan(章元)。"般"二等字，布还切，上古音 * pran < * p-lan(帮元)。"般"作动词意为"还"，"回师"古称"班师"。《说文》："般，辟也。象舟之旋。"北潘切。"般"为名词，即"盘"之本字，薄官切。

"败"，《广韵》薄迈、补迈两切。薄迈切，自破。补迈切，破也。《吕氏春秋》："败楚人于城濮。"[注]："败，破也"。此两读声母 * b-、* p-有别。* p-为使动前缀。

"扒"是"蜕"的同根词。"扒"本亦写作"拜"。《诗·召南·甘棠》："勿翦勿拜"。[笺]："拜之言，拔也"。《广韵》："扒，博拔切、彼列切，拔也。本亦作拜。""扒"是后起的字。"拜"上古音 * prat < * p-lat。

"劈"是"析""解"等字的同根词。"劈"是后起字，本字为"辟"，上古音 * ph-lek 及 * p-lek。

2.上古汉语的完成体前缀

上古汉语的动词词根的形式如上文所及，还可与其他亲属语比较，这一点已在拙文《汉藏语使动和完成体前缀的残存与同源的动词词根》中作过初步的讨论。[2] 这篇文章中还提出上古汉语有 * b-、* g-和 * ɢ-完成体前缀。完成体前缀表示动作或变化已经完成或发生。如上文提到"别"为分别义时读作 * b-lat，是动词 * lat(蜕，裂)的已发生、已完成的形式。"劈"《广韵》子悦切，断也，上古音 * klat。[3] "绝"，《说文》"断丝也"，"古文绝象不连体，绝二丝。""绝"上古音 * g-lat(从月)。* g-表示已断。

"折"，《广韵》旨热、常列两切。上古音分别为 * p-lat 和 * b-lat。[4] "𧈧"以芮切，可用来代表词根的古音("𧈧"是后起字，* lat 是上古末期的读音)。* b-lat(折)则表示已断。"折"见于甲骨文，"绝"是后起字。"绝"本字以丝断会意。

"闸"，上古音 * g-lap > * dzrap，同根词"押" * k-lat > * krap。

"陷"，上古音 * ɢram < * ɢ-lam，同根词"沾" * k-lam。另有同根词"嵌"上古音 kh-lam(溪谈) > * khram 和"淹" * q-lam。* ɢ-表示完成态。

"淋""渗""浸""沈"是同根词。《说文》："淋，以水芺也。""淋"上古音 * k-ləm > * ljəm(来侵)。《说文》："渗，下漉也。从水参声。""渗"上古音 * s-ləm > * srəm(山侵)。"浸"是后起字，《说文》作"𣸍"，上古音 * k-ləm > * kləm(精侵)。《说文》："沈，陵上滈水也。""沈"本有两读，后世用"沈""沉"两字表示。"沈"甲骨文为沉牛羊等人水之祭(见上文)，澄母字，上古音 * g-ləm > * djəm。这 4 个字所代表的上古 4 词词根同为 * -ləm，前缀分别是 * k-，* s-和 * g-。以"冘"为声符的字如"枕"上古音 * k-ləm(章侵)。故"沈"上古有 * g-前缀，表示是受水浸泡之态。而 * k-、* s-

①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 733 页。

② 参见《民族语文》1997 年第 6 期。

③ 今北方话"折断"叫做"撅"，半截子木块叫做"橛"，古诗上下篇分别称作"上阕"和"下阕"。其古词根皆为 * lat。

④ "折"为声符的另有"䖂"和"哲"，《广韵》分别为方结切和火吊切。

是使动态前缀。

“捲”“圈”“卷”是同根词。《说文》:“捲。…一曰收也。”徐铉注曰有居转、巨员两切。《广韵》:捲,居倦切。“捲”上古音 * k-lan > * kjan(见元)。“捲”是后起字,本字为“卷”,重纽二等。依巨员切上推古音为 * gran < * g-lan,指卷曲之形。腿捲叫“踡”,手屈之形称“拳”,虫曲为“蜷”,发如胡人是“鬈”等等。“圈”专指围牲之栏。这些已捲之物名声母皆为 * g-。“倦”《广韵》渠卷切,以劳累身体不直形喻疲劳。

“尽”,《广韵》有即忍、慈忍两切。《说文》:“尽,器中空也。”慈刃切。与这个字同声符的“烬”原本是指火余之物。《说文》:“烬,火余也。从火聿声。一曰薪也。”徐刃切。《玉篇》:尽,终也。《诗·小雅·谷楚》:“孔惠孔时,维其尽之。”此时“尽”义为“尽力”,读作即忍切。即忍切和慈忍切两读上古音分别为 * klin(精真)和 * glin(从真)。以 * g-为前缀的读法表示已尽。

“作”“乍”的读法是同根词。《说文》:“作,起也。从人从乍。”则洛切。《说文》:“乍,止也。一曰亡也。”鉏驾切。“作”“乍”上古音分别为 * klak(精铎)和 * glaks(崇铎)。“乍”上古的 * -k 在加后缀 * -s 后失去,读作 * glas,中古为去声字。前缀 * g-和后缀 * -s 双重的作用都是表示已作。

“分”“份”是同根词,上古音分别为 * plən(帮文)和 * bləns(并文)。“分”表示“分别”,“份”是分别后的结果。“颁”布还切,二等字。“贫”符巾切,财散而乏,也是一种结果。“份”是去声字,古以 * -s 表示动作的结果或动词变作名词。《说文》:“份,文质偕也。从人分声。论语曰文质份份。”春秋时代“份”即“彬”。仍是清声母字,不带 * -s。而“分”如《广韵》,有清浊两读。“彬”上古音当为 * plən(帮文)。“分”上古 * plən > * pjən。“分”(东西)藏缅语中如景颇语 * $kǎ^{31}ʒan^{55}$ < k-ran,独龙语 $kaɹ^{53}$(分开),格曼僜语 $paɹ^{55}$。上古汉语“分”清浊声母的读法不同应与使动前缀 * p-和 * b-完成体前缀有关。

“降”,《广韵》下江、古巷两切。《说文》:“夅,服也。”段注:“凡降服字当作此。降行而夅废矣。”《说文》:“降,下也。”《吕氏春秋》:“有人自天降。”古“夅”“降”本两字,“夅”意为“心服”,“降”意为“落下。”“心服”是心气已服之态。下江切,上古音 * ɢrəms(匣冬)。古巷切,上古音 * krəms(见冬)。* ɢ-或 * g-,完成体前缀。

“立”“位”的读法是同根词,原以“立”一字表两义,读音分别为 * ləp(来缉)和 * ɢ-ləp(匣缉)。《说文》:“列中庭之左右谓之位。”“位”本是已立之态,许慎释为“左右之位”。后世汉语转指“位置”之“位”。

“夹”“狭”上古音分别为 * krap(见叶)和 * ɢrap(匣叶)。“狭”字用来表示两而受夹之态。故两面合夹之物又称“蛱”(蝶)、“荚”、“颊”、“睞”(即睫)。又如“见”“现”,上古音分别为 * kan(见元)和 gan(匣元)。“现”是后起之字,代替“见”用来表示“现露”之义。“夹”“见”的词根缀以 * ɢ(或 * g-)派生的意义有别于“夅”作“降”的派生。这可能是 * ɢ 前缀的另一形态作用,有用来表示被动态或把动词转为形容词的功用。

3.上古汉语的鼻音前缀

蒲立本认为古汉语有一个标志不及物动词的 * ɦ-前缀,沙加尔用 * N-前缀来解释“见”和“现”,“折”的两读。①蒲立本的构拟可能受藏文不及物动词前置字 ɦ-的启发。从藏语和藏羌语支的方言看来原来的前缀大约是鼻辅音 * m-等(参见下文关于藏缅语前缀的讨论)。

沙加尔的 * N-前缀的解释用苗语的鼻冠音来作证据。苗语的鼻冠音一般说来是后起的

① Laurent Sagart,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p.95.

（请参见下文原始苗瑶语的构拟说明）。从汉语的谐声材料看上古汉语有 * m-前缀，主要放在形容词和动词前。如以“翏”以声符的字，“膠”“勠”“缪”等读音的不同是不同前缀造成的。

“膠”上古音 * krug（见幽），《广韵》“粘物。”“勠” * lug（来幽），《广韵》“并力也”。“缪” * m-rug（明幽），《广韵》“犹缠绵也。”[①] * m-当为词根 * rug 的前缀。

“邈”“遼”同根词。“邈”上古音 * mrags < * m-rags，《广韵》“远也”。“遼” * leg（来宵），《说文》“远也。”

“睦”“续”同根词。“睦”上古音 * m-luk（明屋）。“续” * g-luk（邪屋）。《说文》：“续，连也。” * luk 表示相连，引申为人际关系之“和睦”，读作 * m-luk。如地势高平曰“陸”。“续”指“续接”（ * g-表示行为的结果）。

“密”“緻”“窒”同根词。“密”上古音 * m-lik > * mrit（明质），“緻” * g-lik > * kjit（定质），“窒” * k-lik > * tjit（端质）。《说文》：“緻，密也。”两词分别用 * m-和 * g-前缀。* m-为形容词前缀。“窒息”之“窒”为动词，* k-使动前缀。又如“实” * g-lik > * dʒit（船质）、“室” * qh-lik > * hlit（书质），也是同根词。“实”指植物结果，“緻”指织物緻密。“室”指可“实”之处。《释名》：“室，实也。人物实满其中也。”

“满”“漫”“灌”同根词。《说文》：“满，盈溢也。”上古后期“满”，早、中期叫做“盈”，上古音 * leŋ（余耕）。“满”藏缅语中如藏文 kheŋs，达让僜语 blɯŋ[55]，阿昌语 pʐəŋ[35] < * prəŋ 等与汉语“盈” * leŋ 有同源关系。苗瑶语“满” * ploŋ。侗台语“满”如临高语 dik[7] < * ʔdik，与汉语“实”有同源关系。“满”上古音 * m-ran（明元）> * manʔ。“漫” * m-ran > * mans。“慢”“缦”等为二等字，推测“满”“漫”的词根为 * -ran。“漫” * mans 的 * -s 是使动后缀。“灌” * k-ran > * kans，* k-和 * -s 都是使动前缀。目不明曰“瞞”，踰墙为“蹣”，心烦称“懣”等。荆蛮之后本姓“蛮”，改为姓“瞞”。[②]“蛮”上古音 * mran（明元），与“瞞”古音同或相近。

“滵”“泌”“溢”同根词。“滵”《广韵》弥毕切，上古音 * m-lik（明质），“泌” * p-lik，“溢” * lek（余锡）。

* m-前缀亦出现在一些名词前，如“庙”、“名”（命）等。其谐声字和读音的同根词说明它们原本有 * m-前缀。

4. 上古汉语的后缀

上文关于上古汉语韵尾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涉及这个问题。上古汉语有 * -s 和 * -ʔ 这样的后缀。从谐声字的读音看，上古早、中期前缀的形态作用比较普遍，主要反映在声母读音的变化上。* -s 和 * -ʔ 的作用较小。中期及中期以后，* -s 和 * -ʔ 的形态作用较常见，最终形成四声发育的格局。但上古早期可能还有 * -g 和 * -m 后缀的活动。

（1）* -g 后缀

上古汉语鱼、宵、支、之、侯、幽 6 部的读法有 * -g 尾。与现汉藏语的任何方言比较，或与有古文献的藏、缅和泰等古方言比较，都是出乎意料的。这种构拟倘若大体接近《诗经》时代的汉语的面貌的话，从原始汉语到上古汉语，或从原始汉藏语到上古汉语，这 6 个部字的韵尾读法，可能经历过某种变化，才有 * -g 韵尾如此广泛的分布，成为与 * -k、* -ŋ 两类韵尾相对应的结构。

上古汉语的 * -g 韵尾来自 * -g 后缀。上文论及上古汉语韵尾时已作过比较。古缅语第 3

① 《说文》：“缪，枲之十也。一曰绸缪。从糸翏声。”

② 沈兼士《广韵声系》第 420 页.

调，来自 * -ɣ（或 ɦ），与汉语有同源关系的词的 * -ɣ 与汉语的 * -g 对应。上古汉语的 * -g 尾与形态有关。试比较以下几组词。

"黑""晦"同根词，上古音分别是 * C-mək（晓职）和 * C-məg（晓之）。《说文》："黑，火所熏之色也。""晦，月尽也。"藏缅语"黑" * nak，如藏文 nag，缅文 nak。① 侗台语中"灰色"如布依语 mak^{7}，德保壮语 moːk^{7}，来宾壮语 ʔɡwuːk^{9} 等。可见汉语"黑" * C-mak 是较为古老的形式，"晦"专指"月尽之黑"是"黑"的派生或孳生词。又用"悔"表示心态，"侮"为行为。

"恶""污"同根词，上古音分别为 * qlak（影铎）和 * qlag（影鱼）。《说文》："恶，过也。"但方言和亲属语中的相近读法指的是"脏"。"脏"壮语 ʔuːk^{7}，阿昌语 ək^{35} 可能是早期汉借词。"恶"古汉语中又指"屎"，可与藏文"屎"skjag、缅文 khje^{3}（< * khleɣ），苗瑶语 * qlaʔ，水语 qe^{4}（< * ɢeʔ）比较。汉语"污" * qlag 似为 * qlak 的孳生或派生读法，指"污秽"。

"雹""包"同根词，上古音分别为 * bruk（并觉）和 * prug（帮幽）。《说文》："雹，雨冰也。"蒲角切。古文"雹"为"雨"字头下画三球形之物。《说文》："包，象人褢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布交切。故"包"为"胞"本字。古凡包藏裹物皆称"包"。"匏"是瓜的一种，"泡""炮"则分别指水和火的淹渍、炙热。

"昔"上古音 * slak（心铎），"古" * klag（见鱼）同根词。②

"落"上古音 * grak（来铎），"下" * ɢrag（匣鱼）同根词。

"路"上古音 graks（来铎），"途" * g-lag（定鱼）同根词。

"逆"上古音 * ŋak（疑铎），"忤" * ŋag（疑鱼）同根词。

"曲"上古音 * khok（溪屋），"勾" * kog（见侯）同根词。"弯"藏文 gug，缅文 kok，苗瑶语 * klok。"钩子"苗瑶语 * qle。

"独"上古音 * djok（定觉）< * g-lok，"孤" * kag（见鱼）< * k-lag，③ 及"寡" * krag（见鱼）同根词。试比较藏文"一"gtɕig < * g-tik。

"莫"上古音 * mak（明铎），"无"mag（明鱼）同根词。"莫"上古汉语为否定性无定代词，而"无"是可带宾语的否定词也用来作副词否定动词。④"无"当为否定性无定代词"莫"的虚化用法。

从以上比较看来，带 * -k 尾的一般是指具体的事物，带 * -g 尾的同根词多有引申泛指或虚化的意义。与亲属语同源词比较可肯定 * -k 尾是原始的。

以上的例子并不能证明 * -g 是后缀。我们来看其他一些原来的韵尾不是 * -k，缀加 * -g 后变作 * -g 韵尾的词。

"弗" * pət 与"不" * pəg 是上古常用的否定词。甲骨卜辞中"弗"为完全否定，如"贞父辛弗蚩王"（乙 4516）。而"不"又用于表示疑问的句子，如"贞自今至乙亥雨不雨"（前 3.20.4）。⑤ 这样的卜辞选择问句中也可以省去句末的动词，"不"置于句尾。何休注曰："弗者，不之深也。"

---

① "脏"嘉戎语 mak，阿力克藏语 mŋok，错那门巴语 bok^{35} 等可比较。* nak 可能 < * m-nak。

② "昔"的谐声字"浩"，《广韵》山责切，上古音 * srak。"古"的谐声字"居"，《说文》"美石也，从厂古声"，《广韵》侯古、丁古两切，上古音当为 * g-lag。"老"亦是同族词。

③ "獨"谐声字"濁"上古音 * drak < g-lak。"孤"从"瓜"，"瓜"《广韵》古华切，二等字。

④ 王力《汉语史稿》（中）第 327 页，

⑤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 1354 页和 1268 页。

(《公羊传·桓公十年》)藏缅语中还有一些方言的否定词是 mak 和 met 这样的形式。藏语支的巴尔底语(Balti)、拉达克语(Ladakhi)met，库基—钦语支的老梅梯语(Old Meithei)nat 等。*-t、*-r和 *-p 韵尾词的 *-g 派生词还可以举出不少来。

"兀" *ŋət(疑物)和"傲" *ŋeg(疑宵)。《说文》:"兀,高而上平也。""傲,倨也。""倨,不逊也。""傲"应是"兀"的引申义。

"述" *g-lət(船物)和"叙" *glag(邪鱼)。《说文》:"述,循也。""叙,次第也。"

"哲" *k-lat(端月)和"晓" *qhleg(晓宵)。《方言》(卷一):"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古方言派生词多已失传。《广韵声系》沈兼士按:"知,韵会引说文从口矢声。"[①] "矢"上古音 *qh-lir。故"知"上古音 *k-lir > *k-lig(端支) > *tje。

"奔" *krat(见月),"假"krag(见鱼)和"夏" *ɢrag(匣鱼)。《方言》(卷一):"东齐海岱之间曰奔或曰幠,宋鲁陈卫之间谓之假或曰戎。秦晋之间凡物壮大谓之假或曰夏。…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大"上古音 *g-lars > *dats(定月)。

"多" *k-lar(端歌)和"余"lag(余鱼)。《说文》,"多,重也","餘,饶也。"

"皮" *blar(并歌)和"膚" *plag。"皮"藏文 lpags < *plag,泰语 plɯək[9]。原始汉藏语"皮"当拟为 *plak。*blar 与 *plag、*plak 的关系尚需作进一步的研究。"被" *blarʔ > *baʔ 显然是"皮"的派生词。

"差" *khlar 和"愈" *log(余侯)。《方言》(卷三):"差、间、知,愈也。南楚病愈者谓之差或谓之间谓之知。知,通语也。或谓之慧。""慧"ɢalts(匣月)。

"私" *sir(心脂)和"小" *seg(心宵)。《方言》(卷二):"自关而西秦晋之郊、梁益之间,凡物小者谓之私小或曰纤缯。""细"上古音 *sirs(心脂)。扬雄所记的"私" *sir 是"细" *sirs 的词根。"少"书母字,《说文通训定声》"小亦声"。"少"上古音 *s-meg(书宵)。"杪"精母字,《广韵》子了切,上古音当为 *s-neg(精宵)。故此上古汉语或原始汉语表示某种东西"小"用 *s-nir,*s-neg 是其派生词。试比较藏缅语"小"等的读法。基诺语 a[44]ni[55],阿昌语 n̥i[55]指"小"和"细"。"少"木雅语 ni[55]ni[53],武定彝语 nə[55],嘉戎语 mnɛ,缅文 naŋ[3] < *naŋɣ。

"偞" *lap(余叶)和"奕"lag(余鱼)。《方言》卷(二):"奕、偞,容也。自关而西凡美容谓之奕或谓之偞。宋卫曰偞,陈楚汝颍之间谓之奕。"

"集" *gləp > *dzəp(从缉)和"聚" *glog > *dzog(从侯)。《方言》(卷三):"萃、杂,集也。齐曰聚。""朴、翕、叶,聚也。…楚谓之扑或谓之翕。叶,楚通语也。"藏缅语中如勒期语"集"(聚)tsuːp[31]。从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出 *-g 是上古汉语的后缀。*-g 的派生词往往有使词根的具体意义虚化或另有引申义。在古方言中可分别保存不同的形式,而后世难以追寻其派生的过程。

(2) *-m 后缀

前面已经讨论到上古汉语"下" *ɢrag 当为"落" *grak 的派生词。"降"有两读。《广韵》古巷切,下也,归也,落也,上古音 *kram(> *kraŋs)。[②] 下江切,降伏,上古音 *ɢram(> *ɢraŋ)。"降"的读法应是"下"的派生词,*-m 是后缀。《说文》:"赣,赐也。从贝竷省声。""赣"表示上至下的方式。

---

① 沈兼士《广韵声系》第 773 页。

② *-s 是后来才有的。"夅"本有 *-m 尾,如"赣"《说文》"夅声",苦感切。

"曲"*khok,"勾"*kog都表示"弯"。"弓"上古音*kəm>(*koŋ)。"弓"中古三等东韵,如"风"等,古韵尾为*-m。

"多"*k-lar,"余"*lag。"滥"上古音*gram,《广韵》胡黤切、卢暂切、卢瞰切。水多为"滥"。犬吠不止曰"獵"或作"獭"。火延为"爁"。多用盐曰"醃"。"鬑",发长也。

上古汉语早期有后缀*-m,后来还在非权威性的方言中使用。古字的异读中反映出*-m的存在。《说文》:"户,护也。半门曰戾,象形。""戾,古文户,从木。"《广韵》戾,苦减切。"户"上古音*gag(匣鱼),"戾"*kam。藏缅语中有与之对应的词。

"门"藏文sgo,墨脱门巴语ko,道孚语ʁa。嘉戎语kam,浪速语kham[35],那加语坦库尔方言khāmoŋ。*-m后缀的活动最初可能发生在原始汉藏语中,在后来的方言中仍存在。

"夹",《广韵》施只切,失冉切,盗窃怀物。上古音分别为*qh-lak和*qh-lam。[①] 试比较藏缅语"偷",羌语ʂquəχ,那加语坦库尔方言khali,浪速语khuk[55],缅文kho[3](<*khoɣ)。试比较侗台语"偷",黎语通什话ɬok[8]<*glok,龙州壮语lak[10]。汉语*qh-lak当与藏缅、侗台等方言的说法有同源关系,*qh-lam的*-m是后缀。

"瘁",《广韵》苏本切,"瘁瘀"恶寒;又踈锦切,寒病。据此两切拟上古音分别为*srin和*srəm。两读的上声为后起,可解释*-m的作用。

上古汉语形态上的派生关系音韵学学者一般归为"对转"。如古宵部字和谈部字语义和语音的这种关系自章太炎以来已有一些文章作过不少研究。[②] 宵谈两部字的这种密切关系自然与上古汉语有*-g和*-m后缀有关。

① "盗"汉语上古音*deg(定宵)<*g-log,疑*-g为后缀,<*g-lok。

② 参见冯蒸《上古汉语的宵谈对转与古代印度语言中的-am>-o,-u型音变》,冯蒸《汉语音韵学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第五章　藏缅语古音构拟

新石器中期分布在黄河中游地区汉藏语的方言是今藏缅语的祖方言——原始藏缅语。处于不断的分化之中的古藏缅语中的一些语言又不断向黄河上游地区发展，它们是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的语言。藏缅语的不同方言在新石器晚期南下，南下四川和西进西藏。南下四川的又向南亚发展，成为今缅甸和印度的语言。三、四千年前，从黄河上游到南亚，没有什么其他民族能阻挡这些藏缅人的势头一直到印欧人在印度定居，使用南亚语的人群在南亚立足，藏缅人又不能与长江中游的那些人一争高低，他们退避三舍。除了与中原居民融为一体的，余下的藏缅人基本上分布在陕甘青、西藏、四川、云南、缅甸和印度的南亚地区，主要分布在山区。自从他们的祖先分手以后，各自天涯，不能交流，才有今天差别很大，支系较多的藏缅语。

藏缅语族内部差别较大的语言或方言，大约有 200 种之多，如何对这些藏缅语进行分类，是汉藏语工作者和藏缅语专家十分关心的问题。

一 藏缅语的分类

语言可依据类型学的特征，地域的分布以及它们的特征，它们的亲缘关系三种分类法进行分类。对某一地域分布的语言的分类最初往往是根据它们的共时特征。这些共时的相近的特征相当一部分是借用或共同的底层造成的，这为地域的分类提供了方便。谱系分类依据的是这些语言所包含的、历史语言学所能追溯的历史特征。

1．藏缅语分类的依据

印欧语以数词“百”的读音为标志分为 K 类和 S 类。进一步的分类，如日耳曼语族的确定以大约公元前 500 年 K 语群(西部语群)的分化为依据。原始日耳曼语的辅音发生了系统的变化，不送气清塞音 p、t、k 变为送气的，浊送气的 bh、dh、gh 变为不送气浊塞音 b、d、g，而 b、d、g 变为清音。罗曼语族以其与古拉丁语的形态比较为依据。印度—伊朗语族的建立以梵语和伊朗语古文献所记录的古印度—伊朗语与拉丁语的比较为依据。印欧语的分类以语音和形态的历史演变为依据。历史语言学这种经典的谱系分类的依据是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它的理论依据是结构主义，注重语言系统的演变，而不是零星的语言现象。

关于藏缅语的分类 有各种不同的意见。[①] 本尼迪克特等著名的藏缅语专家已经认识到原始藏缅语是粘着形态的语言。[②] 孙宏开先生撰文谈到藏缅诸语从粘着形态出发发展的不平衡

① 参见吴安其《藏缅语的分类和白语的归属》，《民族语文》2000 年第 1 期。

② P.K.本尼迪克特《汉藏语言概论》，J.A.马提索夫编，乐赛月、罗美珍译，瞿霭堂、吴妙发校，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 1984 年印。

性。[1] 藏缅语的粘着形态表现为使用不同的前缀和后缀。藏缅诸语语音和形态的历史特征是分类的依据。

藏缅语有古老的前缀和后缀。原始藏缅语的前缀到了后世的方言中则演变为不同的形式，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本尼迪克特在《汉藏语言概论》(Sino－Tibetan: A Conspectus)提到藏缅语前缀有 * s-、* r-、* b-、* g-、* d-、* m-等。正如本尼迪克特所指出的，“藏缅语前缀在原始藏缅语时期曾是可分离的，而且起过很大的作用；同时也表明它们在现代藏缅语言里变成一个与词根不可分割的整体是后来发展的”。[2]

藏缅语古老的后缀有 * -s、* -m、* -g、* -l(* -r)和 * -t(* -n)等。黄布凡先生认为原始藏缅语的 * -s 后缀是“表示动作行为已进行或已完成”，古藏文中辅音后的 * -d 是 * -s 的变体，“仅出现在韵尾为-n、-l、-r 的动词词根后。-s、-d 还配合词根元音屈折手段表示命令式。在分析型的语言里 * -s 可变为助词、连词。[3] 库基—钦语支的一些方言用-tā 来表示过去式。如荷朗库尔语(Hrangkhol)：

gē-jēm. 我打。（现在时）	gē-jēm-tā. 我打过。（过去时）
ā-mā ā-fē. 他去。（现在时）	ā-mā ā-fē-tā. 他去过。（过去时）

原始藏缅语的前缀和后缀是成音节的，而不是简单的辅音成分。后来不同的方言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前缀的变化更大。藏羌、彝缅语支的语言前缀往往成为辅音，而库基—那加、博多—加洛和景颇支系中前缀仍带元音。从使用藏羌、彝缅语的先民，古羌戎人的历史分布，与中原民族的交往推测，从商周到秦汉的 1000 多年中羌人分布在青海、甘肃、陕西和四川，甘青地区是他们的发祥地。南下的其他支系仍保存着一些较为原始的形态面貌时，藏羌和彝缅的共同语已开始失去古前缀的元音。看一看数词“一”的读法对研究这个问题是有帮助的。

——藏羌—喜马拉雅语支

藏文 gtɕig	错那门巴语 theʔ^{53}	嘉戎语 kə tɛk
羌语 tɕi	桃巴普米语 ti^{35}	木雅语 tɐ^{35}
林布语 thik (Limbu)	吉姆达尔语 tik-pu (Jimdar)	雅卡语 ikko (Yakha)

——彝缅—克伦语支

缅文 tas	阿昌语 ta^{31}	载瓦语 ʒa^{21}
南华彝语 thi^{21}	纳西语 dɯ^{31}	土家语 la^{35}
克伦语阿果话 tø^{55}		

——库基—那加语支

他多语 khat (Thato)	卢舍依语 pa-khat (Lusēi)	爱摩尔语 an-khat (Aimol)
坦库尔那加 khat-ka (Tangkhul)	奥那加 ā-kā (Ao)	沙玛那加 khe (Sema)

---

① 孙宏开《论藏缅语的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民族语文》1992 年第 5 期、第 6 期。

② 《汉藏语言概论》第 109 页。

③ 黄布凡《原始藏缅语动词后缀 * -s 的遗迹》，《民族语文》1997 年第 1 期。

——博多—加洛语支

博多语 se	加洛语 sā	迪马沙语 ɕi
(Bodo)	(Garo)	(Dima-sa)

——景颇语支

景颇语 lă^{55}ŋai^{51}	达让僜语 khɯn^{55}	义都珞巴语 khɯn^{55} ge^{55}

原始藏缅语"一"* g-ta-g，* g-是前缀，* -g 是后缀。* -g 来自原始汉藏语 * -g。在原始藏羌一喜马拉雅语中 * -g 失去元音。古藏语中的 * g-现代方言中变作 ɣ-，如泽库藏语 ɣtɕək。错那门巴语和墨脱门巴语中 * g-已失落。嘉戎语的前缀 kə-是后起的。如嘉戎语"四"kə wdi，"五"kə mŋo。羌语支语言如同彝语支的语言，前后缀都已丢失。缅语支语言前缀丢失，克伦语诸方言大体如此。

库基—那加语支一般失去后缀和词根的元音，前缀元音被加强成为新的词根 * khat。卢舍依语、爱摩尔语加了新的前缀。

博多—加洛语支中词根 * tɑ > * sɑ。如"站立"博多语 gosoŋ，藏文 laŋ，达让僜语 deŋ^{35}，义都珞巴语 de^{55}。在 * g-之后，* t- > * s-。

景颇语支的达让僜语、义都珞巴语 * -t > -n。义都珞巴语还保存古后缀 * -g-。景颇语的 lă^{55} 是前缀，词根 ŋai^{55}可能 < * mat。51 调是促声调 31 调的变调，原本有辅音尾。

原始藏缅语的名词和数词一样采用成音节的前缀并形成双音节律为主的形式。

"贼"藏文 rku ma 或 rkun po，景颇语 lă^{31}kut^{31}。藏语的 r-和景颇的 lă 对应。"偷"藏文 rku，景颇语 lă^{31}ku^{55}，纳木兹语 nkhu。古藏语的这个 * r-应是较古老的，在藏羌语其他语言中表现为其他形式。如夏河藏语"偷"hkə，羌语 ʂquəχ，道孚语 ʂkə 等。

"粗糙"藏文 rtsub po，景颇语 lă^{55}pʒau^{55}，独龙语 bɹɯp^{55}。景颇语-ʒ- < * -r-，藏语一些词中的 tsw- < * pl-，① 藏语的 r-与景颇语的 lă-对应。

原始藏缅语以成音节前缀和单音节词根结合的构词和构形的方式造成了名词、形词、数词和带形态标志的动词常常以双音节词的面貌出现。节律在语音学中通常指的是词的重音，如果将其概念扩大到包括词的音节数的话，我们可以称藏缅语的这种现象为双音节节律现象。在藏羌—彝缅共同语中由于后缀音节使得成音节的前缀渐成为辅音前缀，彝缅语中仍有古辅音前缀的残存，个别语言如克伦语中甚至还有古成音节前缀 gă 的残存。

	亮	粗	塌	拆
藏文	gsal po	rtsub po	ʑig	bɕig
嘉戎	kə khsəl	kə jdʐot	kə grək	kə krək
羌语	tɛ ʂuɛ	khəɹ	—	ɣdʐɛ
缅文	laŋ	krɑm	pro^{2}	phro^{2}
阿昌语	səŋ^{31}	tsaʔ^{55}	ləŋ	l̥əŋ
怒苏怒语	bɹa^{31}	—	bia̱^{53}	phia̱^{53}
克伦语阿果话	gă^{31}bɔ^{33}	gă^{31}thɔ̱^{55}	lɔ^{33} buɔ^{31}	xo^{55}lɔ^{33}

表中"亮""粗"是形容词，藏语有辅音前缀和形容词后缀。嘉戎语为了保持双音节节律使用了

① 吴安其《藏缅语分类的原则和白语的归属》。

后来发展起来的前缀，克伦语保留着古成音节前缀。“塌”是自动词，“拆”是“塌”的使动态，藏语用 b-前缀表示使动，嘉戎、缅、阿昌、怒苏怒语都是用屈折的形式表示，可假定原本是用辅音形式的前缀，羌语还保留着。

克伦语是彝缅语边缘上的一种语言，它的特点表明它是从原始彝缅语中分化出来的，即它的一些后缀音节应来自原始彝缅语，古前缀辅音多已消失。如“月亮”克伦语阿果话读作 la̱^{55}，已失去古辅音前缀 * s-，如同勒期语 lo̱^{53}。“雷”lɔ̱^{55}，可与藏文 ɦbrug，错那门巴语 brɯʔ^{53}，达让僜语 bɯ^{31}ɹuɑ^{35}比较，失去古辅音前缀 * b-。“石头”lø^{31}，可与藏文 rdo，怒苏怒语 lu̱^{53}，彝语武定话 lɤ^{11}bɤ^{11}，纳西语 lv^{33}等比较。-bu 是克伦语含“洞”义的后缀，如“嘴”kho^{31}bu^{31}，“腋”dǎ^{31}la^{31}bu^{33}，“肛门”khi^{55} bu^{33}，“井”thi^{55}bu^{33}，“洞”da^{31}bu^{33}。-mo、-mɯ̱ 是阴性后缀，如“母马”gǒ^{31}tθe̱^{31} mo^{31}，“母鸡”tshɔ̱^{55}mo^{31}，“女儿”pho^{55}mɯ̱^{31}，“姐姐”wɛ^{33}mɯ̱^{31}，“孙女”li^{33}mɯ̱^{31}等等。

从语音、形态和词汇（主要是核心词）的演变看来，景颇、库基—那加和博多—加洛语支比较相近，藏羌—喜马拉雅和彝缅语支比较相近。根据反映藏缅民族迁徙史的考古材料，我们推测大约在距今 4000 多年时藏缅语有南北两大方言。南部方言是景颇、库基—那加和博多—加洛语支的共同语，分布在四川一带。北部方言是藏羌—喜马拉雅和彝缅语支的共同语，分布在黄河上游地区。

2.藏缅语的发生学分类

(1)藏羌—喜马拉雅语支

这一语支由藏、羌、喜马拉雅 3 支组成，它们的共同语是原始藏羌—喜马拉雅语。它们一般保留着古北部方言辅音性质的前缀，而后缀可以是成音节形式。

原始藏缅语的 * g-前缀藏文中为 g-。“二”藏文 gȵis，羌语麻窝话 ɣnə，道孚语 ɣnə。“三”藏文 gsum，羌语麻窝话 khsi，道孚语 xsu。羌语支语言中 * g-的演变与藏语方言中的演变有相近之处。喜马拉雅语支（或次语支）中这样的数词前缀已失去，* -g 后缀如同藏语支语言，变作-k 或 -ŋ。“二”的 * -s 后缀成为-s 韵尾或仍为成音节的后缀。“二”马加尔语 nis，巴兴语 nik-si。藏文“太阳”ȵi ma，古后缀 * -m 为成音节形式。藏语支语言大多数是这样的。羌语支语言如扎坝语 ȵʌ^{55}mi^{55}，吕苏语 ȵi^{33}mi^{53}。喜马拉雅语支中或成为-m 韵尾。如林布语 nam，吉姆达尔语 nām，巴兴语 nɑm。

(2)彝缅—克伦语支

彝缅—克伦语支包括彝、缅、克伦或许还有白语这样的 4 支。这些语言往往失去古北方方言的辅音前缀，缅语支语言中还残存着后缀。“一”，缅文 tɑs < * tak-s，浪速语 ʃi̱k^{55}，阿拉肯语（Arakanese）tɑi ku，彝语喜德话 tshɿ^{21} < * thi-s，克论语阿果话 tø̱^{55}。

(3)库基—那加语支

古前缀为成音节形式，古后缀多已消失。“一”，卢舍依语 pɑ-khɑt，他多语（Thādo）khɑt，那加语登沙方言（Tengsa）khɑ-tu，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hɑt-kɑ，钦语哈克方言 pɑ-hkɑt。“二”卢舍依语 pɑ-hni，他多语 nī，登沙方言 ānnɑt，坦库尔方言 khɑ-ni，哈克方言 pa hni。“太阳”，卢舍依语 nī，他多语 nī，他多语 nī，那加语奥方言（Ao）ānɑ，那加语米基尔方言 ār-nī。

(3)博多—加洛语支

博多—加洛语支由博多、加洛和卢依（Lui）3 支构成。试比较博多语、加洛语和卢依语支安德鲁语（Andro）的数词：

	一	二	三	四	五
博多语	sè	nè	thàm	brè	bā
加洛语	sā	ŋī	gi-tàm	brī	bǒ ŋā
安德鲁语	hà-ta	hà	som hà	pīhà	ŋā-hà

博多语和加洛语中古藏缅语"一"词根的 * t- > s-,"三"词根的 * s- > t-。数词古前缀 * g-和后缀 * -g 安德鲁语中分别成为 ha-和-ha。而"六"博多语可读作 sinī或 snī,加洛语 snī-nī h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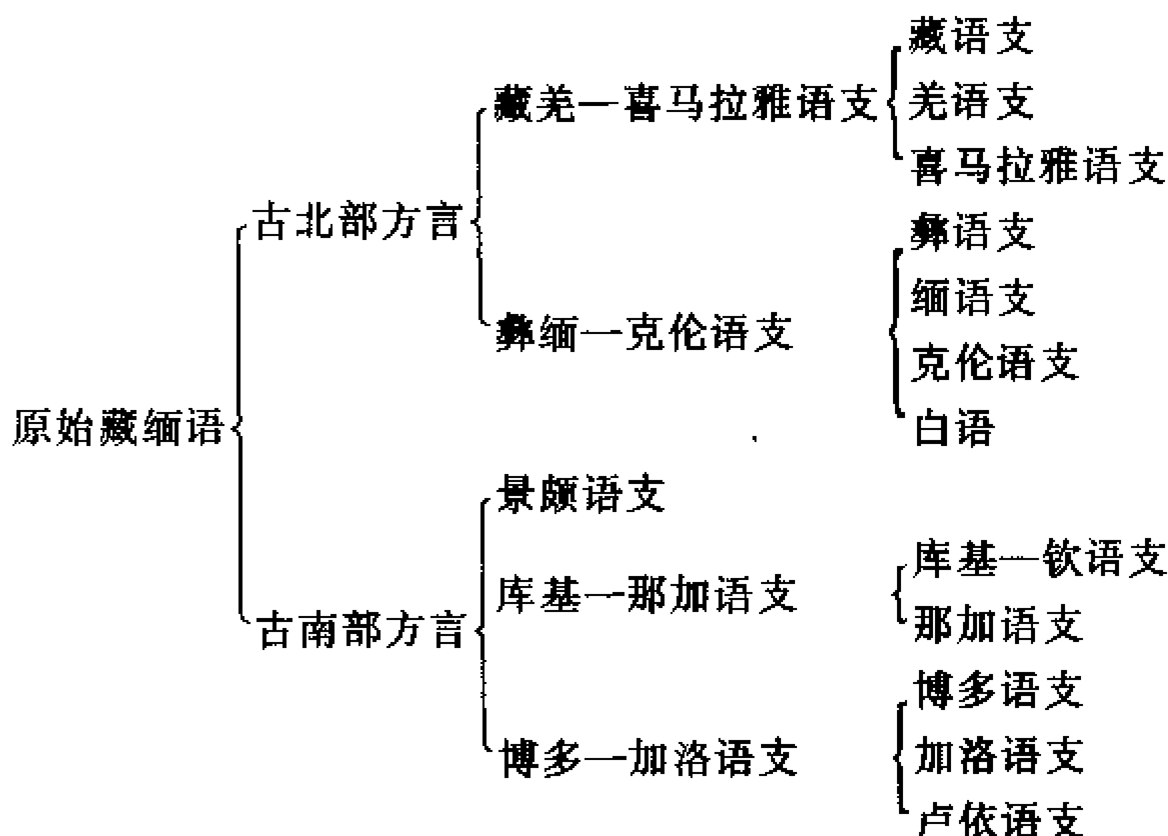
(5)景颇语支

原始藏缅语及藏缅语古南部方言的成音节前缀在景颇语支中仍能保持成音节的形式。如"月亮"和"七":

	景颇语	独龙语	达让僜语
月亮	$ʃǎ^{33}ta^{33}$	$suɯ^{31}la^{55}$	$xa^{55}lo^{55}$
七	$sǎ^{31}nit^{31}$	$suɯ^{31}ɲit^{55}$	$weŋ^{53}$

"七"在库基—那加、博多—加洛语支的语言中也保留有古 * s-前缀的形式。

藏缅语诸支系的发生学关系可以下图表示:



二 原始藏羌语的语音

藏语支、羌语支和喜马拉雅语支是相近的支系。原始藏缅语带元音的前缀,如数词的前缀,在藏羌—喜马拉雅和彝缅共同语中成为辅音性质的前缀。后来的彝缅共同语又把这些原始的前缀也丢失掉。喜马拉雅语支语言的创新是发展自己的动词、形容词和数词后缀。羌语支语言则发展自己的鼻冠音声母。这一部分中我们来讨论原始藏羌语的语音。

1. 藏羌语的声母

藏文记录了一种古藏语。藏语相近的亲属语有错那门巴语、墨脱门巴语、拉达克语、巴尔底语等,稍远的有喜马拉雅语支和羌语支的语言。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亲属语的语音对应关系

构拟这些亲属语的原始面貌。根据藏文字母的转写我们看到古藏语的辅音是这样的：

p	ph	b	m			
t	th	d	n		l	r
k	kh	g	ŋ	h	ɦ	w
tɕ	tɕh	dʑ	ȵ	ɕ	ʑ	j
ts	tsh	dz		s	z	
ʔ						

个别藏文字母的转写尚有不同的看法，实际上不妨碍比较研究和构拟。

(1) 藏羌语的单辅音声母

古藏语的单辅音声母即古藏语书面语的 30 个声母。试比较 p-、ph-、b-、m-声母：

	藏文	墨脱门巴语	羌语峨口话	木雅语
蚂蟥	pad	pat	—	mbø^{55}
皮肤	pags	—	piɛ	mbɐ^{53}
膝盖	pus	—	pɑχ	phə^{55}lɑ^{33}
父亲	pha	pa	bɑː	βɐ^{24}
猪	phag	phaʔ	piɛ	βɐ^{53}
败	pham	pham	—	phɐ^{53}
吹	phu-	mu	phə	phə^{53}
霜	ba	ba	xə̠ɹ-	vɐ̠^{53}
棍子	beŋ	—	wɛ-	mbɐ^{53}
瓶子	bum	—	—	mbi^{53}
名字	miŋ	miŋ	ʐmə	mi^{53}
火	me	mi	mə	mə^{53}
眼睛	mig	miŋ	mɪj	mi^{53}

这些方言中唇鼻音声母对应较为整齐，并可与其他支系的方言比较。唇塞音在古藏羌原始语中应仍是三分的。t-、th-、d-、n-声母的对应如：

	藏文	墨脱门巴语	羌语峨口话	木雅语
酒	gtor	tor	sɛ	tə^{53}
虎	stag	—	—	tɑ^{53}
赢	thob	—	tu	—
能够	thub	—		tho^{53}
锤子	tho	thoŋ	ʁduɑ	thu^{55}
犁	thoŋ	—	tuəχ	to^{24}
那	de	—	thɛː	—
去	doŋ	de	—	tɕuæ^{55}(到达)
慢	dal	ten	stɑ	tho^{53}
毒	dag	duʔ	duə	tu^{24}

黑	nag	—	ȵiχ	ȵi^{33}
乳房	nu	nu	—	nø^{24}
错	nor	nor	—	nɑ^{33}-

古藏羌语舌尖塞音三分。如木雅语中送气的唇塞音、舌尖塞音与藏语的对应。舌尖鼻音也是如此。在羌语和木雅语中 * n-在高元音 i 前变作 ȵ-。k-、kh-、g-、ŋ-声母的对应如：

	藏文	墨脱门巴语	羌语峨口话	木雅语
偏	kjog	—	qhuɑ	qua^{55}
难	dkaɦ	ka	squ	ʁa^{33}
害怕	skrag	—	qu	qɑ^{53}
狗	khji	khu	khuə	khuə^{53}
苦	kha	kha	qhɑχ	qha^{53}
针	khab	kham	χɛ	ʁɐ̠^{53}
衣服	gos	kha-	—	ŋguə^{53}
弯曲	gug	kho rak	quɹ ʁəɹ	quɑ^{55}
习惯(于)	goms	—	ku	khə^{33}mu^{53}
我	ŋa	—	qɑ	ŋə^{53}
哭	ŋu	gep	—	ɴɢɐ̠^{53}
脸	ŋo	—	—	ʁuə̠^{55}
胫	ŋal	—	—	ŋuə^{55}

藏语支语言的舌根塞音和舌根鼻音与羌语支语言舌根音和小舌音对应。如果说原始藏缅语没有小舌塞音，羌语支的小舌音是后才有的，我们没有发现分化的条件。从"苦"等词的对应看，原始藏羌语有送气的舌根塞音和送气的小舌塞音。

试比较藏文的舌面塞擦音和舌面鼻音：

	藏文	墨脱门巴语	羌语峨口话	木雅语
东西	tɕa—	tsaŋ	—	tɕuɐ^{55}
什么	tɕi	tsi^{35}(错那)	tɕɑː(那里)	—
水	tɕhu	ri	tsə	tɕə^{53}
雨	tɕhar	—	—	qhɐ^{33}
大	tɕhen	tɕhi	bɹɛ	ki^{33}kɐ^{33}
断	tɕhad	phut	bɹɛ	—
茶	dʑa	dʑa	tʂhɑ	tɕæ^{24}
开始	dʑe	—	tɕəχ	ngø^{53}
强盗	dʑag	dʑak	—	tɕɐ^{55}
太阳	ȵi	—	—	nə̠^{24}
鱼	ȵa	ŋa	ʁzɔ	ʁuə̠^{53}
近	ȵe	—	-ȵɛ	—
买	ȵo	ŋo	—	—

藏羌两支语言一些词有舌面塞擦音的对应。“水”嘉戎语 tə ʧi，普米语兰坪话 ʧə^{55}，扎坝语 tʌ^{13}。这一类舌面塞擦音的对应不整齐。藏羌古方言分化后产生舌面塞擦音。如“茶”，是稍晚的汉借词，诸方言以塞擦音声母音节表示。普米语中仍是浊的塞擦音。“鱼”“买”两词墨脱门巴语的声母是 ŋ-。“太阳”缅文 ne^{2}，拉祜语 ni^{33}，基诺语 njɯ^{42}等表明原本声母是 * nj-，才会变成这样。原始藏羌语不一定就有 * ɲ-这样的声母。

古藏语的舌尖塞擦音应来自原始藏羌语，试比较：

	藏文	墨脱门巴语	羌语峨口话	木雅语
鼠	ʦig	—	—	ʦhuə̱^{24}
根	rʦa	ʦa	—	ʦɐ^{55}
热	ʦha	ʦha	dʐ̩e（麻窝）	ʦɐ^{53}
脂肪	ʦhil	—	—	ʦɐ̱^{53}
山羊	ʦhe	—	ʦhɛ	ʦhə^{53}
刺	ʦher	ʦu^{53}（错那）	ʦhə	ʦhuə̱^{53}
滤	ʦhag	ʦɐk	ʦ̥ɑ	ʦɑ^{53}
插	ɦdzugs	ʦuk	ʦhuə	ndzu^{53}
踏	rdzi	—	ʦ̥hu	ʦə^{33}

试比较擦音声母 s-、z-：

	藏文	墨脱门巴语	羌语峨口话	木雅语
地	sa	sa	zəp	sæ^{53}
谁	su	—	sə	—
擦	sub	ɕe	ʂu	sa^{55}
吃	za	za	dzə	ndzə^{53}
角儿	zur	zur	ɣdʐ̩uə	zy^{24}
桶	zom	zaŋ	—	zø^{55}

古藏语 z-与羌语的 z-或 dz-有对应关系。

ɕ-和 ʑ-的对应如：

	藏文	墨脱门巴语	羌语峨口话	木雅语
肉	ɕa	ɕa	piɕɛ	—
鹿	ɕwa	ɕaː^{55}（错那）	ɕtɕɛ（麂子）	ɕæ^{53}（麂子）
死	ɕi	ɕi	ʂɛ	sə^{53}
虱子	ɕig	ɕiŋ	xʦ̥ə	tshə^{55}
树	ɕiŋ	ɕiŋ	səø	tshə^{33}
知道	ɕes	se	—	—
帽子	ʑwa	—	lɑ wɑ	ta^{24}
绳子	ʑags	do	dʐ̩əɹ	wɐ^{53}

田地	ʑiŋ	reŋ(水田)	zə	rə^{53}
走	ʑugs	de	sɛj	ro^{55}

藏文的 ɕ-在其他方言中往往与 s-对应。如“死”在彝缅语中彝语喜德话 sɿ^{33}，哈尼语 si^{55}。景颇语 si^{33}，独龙语变作 ɕi^{53}，格曼僜语 si^{53}。“虱子”嘉戎语 sor，独龙语 ɕiʔ^{55}，格曼僜语 săl^{53}，哈尼语 se^{55}。“树”独龙语 ɕiŋ^{55}，格曼僜语 săŋ^{35}。“田地”藏文 sa ʑiŋ，嘉戎语 sɐ ʒəŋ，格曼僜语 ɑ^{31}kuŋ^{55}，墨脱门巴语 ʔuŋ，原本有前缀。古藏语的 ɕ- < * sr-，ʑ- < * C-r-。“绳子”“走”墨脱门巴语中 d- < *r-，* -gs 韵尾已失去。

试比较 l-和 r-。

	藏文	错那门巴语	羌语峨口话	木雅语
手	lag	laʔ^{53}	jə	ɣi^{53}
绵羊	lug	—	—	ʁa^{53}
好	legs	li^{35}	—	—
拿	len	lɔŋ^{35}	—	zø^{53}
叶子	lo	lɔ^{55}	khʂu	lo^{33}
山羊	ra	ra^{35}	tshɛ	tshə^{53}
山	ri	ri^{35}	ʁuəɹ	mbo^{53}
犄角	rwa	ru^{35}	ɹeχ	ʨhə^{55}
黄铜	rag	raʔ(墨脱)	—	ra^{24}
自己	rag	raŋ^{35}	—	—

原始藏缅语、原始藏羌语“手”* lak，而羌语支中变化较大。羌语中 * l- > j-。却域语 le^{55}pa^{55}，扎坝语 ja^{33}pa^{55}。“叶子”却域语 ba^{13}la^{55}，扎坝语 lo^{33}ma^{55}。“犄角”道孚语 qrə mbə，却域语 ʨhi^{55} mbə^{55}，扎坝语 ʐʌ^{33}pə^{55}，史兴语 qhuə^{53}等说明羌语的 ʁ-和木雅语的 ʨh- < * qr-。原始藏羌语的 *C-r-部分演变为原始藏语的 * r-。错那门巴语 r-与藏文的 r-对应。“铜”，藏文 rag，缅文 kre^{3}(< *kriɣ)，浪速语 kjik，怒苏怒语 gɹi^{55}，景颇语 kʒi^{33}说明在藏羌语中 * kr- > * r-。当初“铜”被做成“刀”，“刀”也就叫做“铜”。“刀”藏文 gri，格曼僜语 kɹɑ^{35}。而勒期语中“刀”ʃam^{33}原本是指“铁”。藏文的 r-应来自原始藏羌语的 * C-r-。

藏文 ɦ-作为前缀是很受关注，现讨论它作为声母的来历。试比较：

	藏文	墨脱门巴语	羌语峨口话	木雅语
猫头鹰	ɦog	wuk	wu	-ɣø^{53}
光	ɦod	wø-	—	ɦø^{33}

“猫头鹰”，藏语巴塘话 ɦu^{13}pa^{53}，贵琼语 wu^{35}pu^{55}。“光”嘉戎语 wot，道孚语 ɣu，史兴语 ɦu^{35}等说明藏文声母 ɦ- < 原始藏羌语 * ɦ-。“来”，藏文有 ɦoŋ 和 joŋ 两种写法。藏语夏河话、阿力克话也读作 joŋ。其他支系中，如库基—钦语支的朗龙语(Langrong)、荷朗库尔语(Hrangkhol)等中读作 hoŋ，那加语吐苦米方言(Thukumi)ruŋ，加布依方言(Kabui)gāŋ。原始藏缅语 * g-roŋ“来”“回来”。

藏文中较少以 h-单独作声母的词，如“明白”ha go，其他语言中如错那门巴语 ha^{55}ko^{35}，道孚语 hɑ goŋ。“空”藏文 haŋ(< * khrag)，阿昌语 kʐoŋ^{55}，博嘎尔珞巴语 a roŋ。

“狐狸”，藏文 wa，夏河话 ʁa，阿力克话 ɣa，羌语峨口话 ʐguɛ，羌语麻窝话 rgua，普米语桃巴

话 guə[53]，木雅语 ndzɯ[53]等。“耳环”，藏文有几种写法，wa loŋ，ʔa loŋ 和 rna loŋ(rna“耳朵”)。“狐狸”wa 可能 < * r-gwa。缅文 mre[2]khwe[2] 即“地犬”。

“喉结”，藏文 ʔol mdud，错那门巴语 ʔo[55] tɑŋ[55]，却域语 o[55]ma[55]，木雅语 o[55]ndy[53]。“喉咙”，藏文 ʔol tɕog，木雅语 u[55]tʂho[53]。“孩子”藏文 ʔo lo，贵琼语 e[55]le[55]tsə[33]。

藏文 j-在藏羌语支的这几种语言中的对应关系如：

	藏文	墨脱门巴语	羌语桃坪话	木雅语
歪	jo	jor	—	—
树枝	jal ga	—	ʐ̥e[55]kha[31]	jɐ[33]gɐ[53]
以上	jan tɕhad	—	—	jɐ̃[33]tɕhø[53]
往上	jar	jur(错那)	—	tø[53]

“睡”墨脱门巴语 jip-景颇语 jup[55]，独龙语 ip[55]，缅文 ip，哈尼语 ju̱[31]，藏文 jur 应有同源关系。-j-在藏缅语中相当古老。

根据以上的讨论，原始藏羌语的单辅音系统拟为：

p	ph	b	m			
t	th	d	n	l	r	
k	kh	g	ŋ	h	ɦ	j
q	qh	ɢ	ɴ			
ts	tsh	dz		s	z	
ʔ						

2. 藏羌语的前缀

藏语有复杂的复辅音，嘉戎语、道孚语也是如此。与亲属语的比较研究说明，原始藏缅语和原始藏羌语词根声母的辅音应比藏文所记录的古藏语简单一些。古藏语词根辅音前常常加上前缀。当这种构形手段不活跃时，前缀也常常粘附在词根声母之前使声母变得更为复杂。这样的前缀有 * m-、* b-、* d-、* g-、* s-、* r-、* l-等。本尼迪克特在《汉藏语言概论》中讨论过 * s-、* r-、* b-、* g-、* d-、* m-、* l-。* l-与 * r-在一些方言中是交替的。“五”藏文 lŋa，藏语阿力克话 rŋæ，错那门巴语 le[31]ŋe[53]，错那门巴语中 * l-保存着成音节的形式。

藏文转写为的 ɦ-是动词的前置音，在动词之前往往是自动词的标志。如“动”的自动形式 ɦgul，使动形式 sgul。“变化”ɦgjur，“改变”sgjur。这种自动形式也用 m-作标志。如“符合”mthun，(使)“符合”stun。* m-作为自动的标志或凝固在动词之前。羌语支的却域语“符合”mthe[55]mba[55]，(使)“符合”mthe[55]。原来的自动词作为使动词，在自动词之后又后随 mba[55]表示是自动。藏文 ɦ-作为前置音不是原始的形式，原始藏语中应是 * m-这样的形式。试比较：

	藏文	巴塘语	嘉戎语	道孚语
成了	ɦgrub	ndʐ̥u[ʔ53]	ŋɐ kpen	mtʂhɛ
完成	sgrub	dʐ̥u[ʔ53]	sɐ kpɐn	ʑgrəv

嘉戎语中 ŋɐ 是自动词的标志，道孚语中是 m-。“变化”(自动词)藏文 ɦgjur，道孚语 mɟjər；“改变”藏文 sgjur，道孚语 ʑɟjər。“牵”藏文 ɦkhrid，道孚语 mtshi。“转动”(自动词)藏文 ɦkhor，嘉戎

语 mtʃir，道孚语 nkhər；“转动”（使动词）藏文 ɦkhor，嘉戎语 sɑ mtʃir，羌语支的语言中 * m-一般成为 n-或 ŋ-。

本尼迪克特引用沃尔芬登的论述，说明原始藏缅语 * m-前缀与 * s-对立的情况下总是表示不及物的。到了原始藏羌语时代这个 * m-可能成为不同的鼻音前缀，古藏语中可能成为鼻冠音。最初的 * m-凝固在道孚语的词根“成了”上。

ɦ-也不都是自动词的标志，也出现在形容词前。如：

	藏文	巴塘语	嘉戎语	道孚语
光滑	ɦdʑam	ndʑã[55]	mno	mbla
凸	ɦbur	mbu[55]	mbur	mbər

“光滑”藏文 ɦʑam po，“凸” ɦbur ɦbur，前者用后缀 po，后者用重叠形式使得原本是自动词形态的动词作形容词。

藏文的复辅音是相当繁复的。原始藏羌语的复辅音应较简单。古藏语的舌面塞擦音 tɕ-、tɕh、dʑ-部分来自复辅音。如：

	藏文	嘉戎语	扎坝语	古隆语①
一	gtɕig	tɛk	tɛ[55]	kri
割断	gtɕod	rpɐt	tʂi[55]	tho
水	tɕhu	tʃi	tʌ[13]	kju
大	tɕhen	ktɛ	tɕi[55]	the
跳蚤	ldʑo	ndzɑ	sʌ[33]phi[55]	to
重	ldʑid	li	lo[55]	lhi

原始藏羌语“一” * g-tik，“割断” * C-tot，“水” * khru，“大” * khrer，“跳蚤” * slo，“重” * slit。

缅语支中，“水”缅文 re，怒苏怒语 ɣɹi[33] gɹɑ̱[53]，阿昌语 ti[55]。“大”缅文 kri，怒苏怒语 ɣɹi[55]，阿昌语 kʐ̥ə[31]。“跳蚤”缅文 hle[3] < * sli[3]，怒苏怒语 l̥i[55]。“重”缅文 le[3]，怒苏怒语 li[55]。“跳蚤”“重”的藏文声母 ldʑ- < * zl- < * sl-。如“月亮”藏文 zla < * sla，藏语阿力克话 rdza。

“舌头”，藏文 ltɕe，墨脱门巴语 le，古隆语 le，嘉戎语 tə ʃmɛ，原始藏羌语 * smle。

“肝”藏文 mtɕin pa，马加尔语 mi-sin，原始藏羌语 * m-sin。由于前缀 * m-与词根的密切关系，藏语中词根声母 * s-变作 tɕ-，嘉戎语为 pʃu。

“磨”（石磨），藏文 mtɕig，嘉戎语 rən ntɐk，原始藏羌语 * m-tik。

前缀 * b-使得 * g-和 * -r-换位。如：

	藏文	嘉戎语	古隆语	却域语
八	brgjad	wə rjɑt	phre	pʃɛ[13]
百	brgja	pə rjɐ	phra	bdʑə[13]
饱	brgjags	kɐ pkɐ	—	bdʑe[13]

藏羌语支以外的语言中，“八”格曼僜语 gɹɯn[53]，缅文 hras。“饱”，景颇语 khʒu[55]，独龙语 gɹɑ[53]，格曼僜语 lun[55]。“饱”藏文又作 rgjags，省去 b-。在另一些词中，（刀）“扎”藏文 rgjag，仙岛 xʐ̥ɔk[35]，

① 古隆语（Gurong），分布在尼泊尔，喜马拉雅语支。材料来源：Gurung - Nepali - English Dictionary，W.W. Glover，J.R.Glover，Deu Bahadur Gurung，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怒苏怒语 khɹa̱^{53}。“涨”(水)藏文 rgjas，缅文 kri^{3}，阿昌语 kʐɔ^{31}。“筋”藏文 rgjus，缅文 ɑ^{1}krɔ^{3}，独龙语 dɯ^{31}gɹu^{53}，怒苏怒语 gɹɯ^{55}。“肠子”藏文 rgju ma，义都珞巴语 kɹu^{55}，道孚语 va rə，羌语桃坪话 pzɿ^{33}。在“扎”“涨”“筋”“肠子”等词的原始藏羌语 * b-前缀在古藏语支语言中已失去。

“八”缅文 hrɑs < * srɑt，阿昌语 ɕet < * sjet。那加语耽鲁方言(Tamlu)set，马兰方言(Maram)sā-chɑt。马兰方言“六”sɑrruk，“七”sinnā，sɑ-是五进位系统的古前缀。“八”独龙语 çɑt^{55}，景颇语 mă^{31}tsa̱t^{55}，格曼僜语 gɹɯn 等。“百”景颇语 tsa̱^{33}。藏缅语“八”主要有两类读法。一类是前缀为 * s-的语言，主要是缅语支、那加语支、博多—加洛语支的语言。另一类是加 * g-或 * b-(或 * m-)的语言，主要是藏羌语支和库基—钦语支的的语言。库基—钦语支中少数的读法与那加语的相近，其他的读法如荷朗库尔语(Hrangkhol)gɑ-rit，卢舍依语(Lusei)pɑ-riɑt 是 * g-和 * b-的交替。藏语支语言是 * g-、* b-双重前缀。上古汉语是 * p-前缀。

3. 藏羌语的元音

藏文记录的古藏语只有 a、e、i、u、o 5 个元音，墨脱门巴语单元音有 a、e、i、o、u、y、ø，另有复元音 ai、au。羌语峨口话单元音有 ɑ、æ、ɛ、ɪ、i、y、o、u、ə、ɑː、æː、ɛː、uː，复元音较为复杂。木雅语元音分松紧，松元音有 ɐ、æ、e、i、u、ø、ə、y，紧元音有ɐ̱、a、e̱、i̱、o、ø̱、ə̱、ɑ。[1] 古藏语元音的构成与墨脱门巴语的较为接近，与羌语、木雅语的差别较大。可比较高低、前后的对应。

试比较藏文 a 的对应关系：

	藏文	墨脱门巴语	羌语峨口话	木雅语
苦	kha	kha	qhɑχ	qha^{53}
仇人	dgra	dʐa	ʐbə	dʐa^{33}
汉人	rgja	dʑa	ʁəɹ	ʁɐ̱^{24}
霜	ba	ba	mə-	vɐ^{53}
鱼	ŋa	ŋa	ʁzə	ʁuə̱^{53}
吃	za	za	dzə	ndzə^{53}
盐	tshwa	tɕa	tshə	tshə^{53}
水稻	ɦbras	bar	qhəɹ	ndʐue^{53}
八	brgjad	jen	khɛɹ	dʐue^{53}
屎	skjag	khi	qhʂə	ʂə^{24}
路	lam	lam	—	-lɐ^{53}
败	pham	pham	—	phɐ^{53}
箱子	sgam	gam	qhɛʂ	gɐ^{24}

从以上的对应看，在闭、开音节中羌语支语言除了 a(ɑ)多以 ə 或 ɐ(木雅语)与藏文 a 对应。“鱼”缅 ŋɑ^{3}，汉语上古音 * ŋag，侗台语 * pla。“五”缅文 ŋɑ^{3}，汉语上古音 * ŋag，藏文 * lŋa。这种更高层次的对应说明古藏语的元音 a 应保持了原始汉藏语的读法，而羌语支语言中有的发生了变化，如羌语和木雅语。

试比较藏文 e 的对应关系：

---

① 参见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语音简介”。

	藏文	墨脱门巴语	羌语峨口话	木雅语
火	me	mi	mə	mə^{53}
山羊	tshe	—	tshɛ	tshə^{53}
寿命	tshe	tshe	tʃɛ	tshi^{53}
姑母	ne	ȵi	—	ni^{53}
刺儿	ɦtsher	—	tshə	tshuə̠^{55}
会	ɕes	se	ʂʐ̩ə	—
没有	med	ma	mɛw	-mə^{53}
爬(树)	ɦdzeg	—	—	ndʑə^{53}

峨口话以 ɛ 和 ə,木雅语以 ə 和 i 与藏文 e 对应。

试比较藏文的 i:

	藏文	墨脱门巴语	羌语峨口话	木雅语
死	ɕi	ɕi	ʂɛ	sə^{53}
四	bʑi	phi	ʂʐ̩ə	rə̠^{53}, ʑi^{53}
百姓	mi ser	mi tshe	pɛ sɛ	mə^{33}se^{53}
狗	khji	khu	khuə	khuə^{53}
二	gȵis	ȵik	jɪ	mə^{53}, ȵi^{53}
胆	mkhris	tshis	χtʂə	tʂə^{53}
眼睛	mig	miŋ	mɪj	mi^{33}
胶	spjin	pin	—	pi^{55}
握	zin	—	—	zə^{53}

藏文的“二”“四”可与汉语“二”* nis、“四”* sit 比较。“太阳”藏文 ȵi ma,汉语“日”* nit。“死”汉语 * sir,藏文 ɕi < * sri。可见古藏语不同音节中的 i 一般来自原始藏羌语的 * i。峨口话中 * i 往往变作舌位稍低的元音,ɪ、ɛ 等,木雅语中或为 i 或为 ə 等。

试比较藏文的 o:

	藏文	墨脱门巴语	羌语峨口话	木雅语
石头	rdo	—	ʁuɑ	dʑo^{53}
叶子	lo	—	—	lo
牙齿	so	ɕa	ʂuə	—
肺	glo	lo	tshuə	—
门	sgo	ko	dʑuə	ʁə̠^{24}
错	nor	nor	—	nɑ^{33}
犁	thoŋ	—	tuəχ	to^{24}
千	stoŋ	toŋ	stu̥	tõ^{53}
方向	phjogs	tɕhoʔ	—	tɕho^{53}

大体上是墨脱门巴语 o、峨口话 uə、木雅语 o 与藏文的 o 有对应关系。在汉语上古音的研究中

发现汉语侯部字的元音与古汉越语的 o 及藏文的 o 对应。如汉语“喻”，藏文 lo“解释”等等。[①]

藏文的 u：

	藏文	墨脱门巴语	羌语峨口话	木雅语
吹	phu	mu	phə	phə⁵³
水	tɕhu	ri	tsə	tɕə⁵³
贼	rku	—	ʂkuə	ku⁵⁵
银子	dŋul	ŋul	ŋuə	ŋu⁵³
插	ɦdzugs	tsuk	tshuə	ndzu⁵³
六	drug	—	χtʂuə	tʂu⁵³
三	gsum	sam	khsə	sõ⁵³

峨口话以 ə 和 uə 与藏文的 o 对应，声母或韵尾为舌根音的，变为 uə，如同与藏文 o 元音的对应，而木雅语中则为 u。古藏语、墨脱门巴语、羌语峨口话和木雅语元音的主要对应关系说明原始藏羌语至少有 *a、*e、*i、*o、*u 5 个元音。峨口话和木雅语的 ə 又与藏文的 e、i、u 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一方面羌语支的语言，如羌语峨口话等 ə 有不同的来历，另一方面或许原始藏语(藏语、白马语、错那门巴语、墨脱门巴语的共同语)是一个 6 元音系统的语言。原始藏羌语的 *ə 元音在鼻辅音声母后可演变为古藏语的 e 和门巴语的 i，如“火”“姑母”。在“水”这个词中 *ə 演变为古藏语的 u 和门巴语的 i。这样把原始藏羌语构拟为 a e i o u ə 6 元音系统，或许更容易解释藏语支语言和羌语支语言的元音对应关系。

4. 原始藏羌语的辅音韵尾

藏文记录的古藏语有-b、-d、-g、-m、-n、-ŋ、-s、-l、-ɦ 10 个单辅音韵尾。另外还有-bs、-ds、-gs、-ms、-ŋs 复辅音韵尾。早期的藏文文献中还有以-d 结尾的复辅音韵尾，构成-nd、-rd 和-ld，在 10 世纪以后的正字法中被取消。[②] 古藏语的-s 和-d 能与其他辅音韵尾结合，因为它们是形态的后缀，显然两者是互补的。前缀和后缀，在活跃时期对词根的读法有一定的影响。在它们停止活动之后，易凝固在一些词根上，对词根的语音演变产生较大的作用。原始藏羌语的形态情况需要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才能有所了解。

羌语支中的普米、木雅等语言辅音韵尾已失，羌语麻窝话、峨口话虽然有多种辅音韵尾，不少是后起的。嘉戎语有与藏语相似的单辅音韵尾。道孚语的韵尾较嘉戎语简化，复辅音声母较为复杂。以下挑选藏文记录的古藏语、嘉戎语、羌语峨口话和木雅语作为研究藏羌语辅音韵尾的对象。

	藏文	嘉戎语	羌语峨口话	木雅语
灶	thab	thɐp	tsur	thɐ⁵⁵
针	khab	kɑp	χɛ	ʁɐ̠⁵³
盖(土)	ɦgebs	pkɑp	dʐɛ	kɐ⁵³
光(亮)	ɦod	wot	—	ɦø³³
声音	skad	skɐt	qɛj	kɐ⁵³

① 参见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 208,209 页。

② 格桑居冕《藏文字性法与古藏语音系》,《民族语文》1991 年第 6 期。

藏人	bod	pot	ʂpɛ	pu^{24}
手	lag	jɐk	jə	ɣi^{53}
眼睛	mig	mɳɑk	mɪj	mi^{53}
骨节	tshigs	tshək	sɑχ	tshi^{53}

藏文的-b、-d、-g 尾与嘉戎语的-p、-t、-k 尾分别有对应关系。道孚语-d、-g 尾已失，-v 与藏文的-b 尾对应。如"鼻涕"藏文 snabs，道孚语 snav。"踩"藏文 rdab，道孚语 rɟjav 等。与藏语支语言较为相近的喜马拉雅语支的语言中，塞音尾有的读作浊的，有的读作清的。如卡瑙里语（kanauri）"眼睛"mig，林布语（Limbu）mik。但尚未发现有-p、-t、-k 和-b、-d、-g 两套的语言。我们只好认为原始藏羌语只有一套塞音尾，清的或者浊的。如果一开始就是浊的，*-s 后缀就易被浊化为 *-z，可能有 *-z 后缀的方言。景颇语支的阿博尔语（Abor），清塞音尾的词与浊音（元音或浊辅音）开头的词结合时清塞尾变为浊的，是条件音变。羌语中还保留着古塞音尾演变的残存，麻窝话中 *-k > -q，"黑"ɳiq，峨口话 ɳɪχ。看来，原始藏羌语只有一套清的 *-p、*-t、*-k，到了原始藏语中变作浊的。

试比较藏文的鼻音尾：

	藏文	嘉戎语	羌语峨口话	木雅语
桥	zam	ndzam	tshuɑ	ndzo^{24}
三	gsum	sɑm	khsə	sõ^{53}
好吃	ʑim	mɛm	zɛ	ɣe^{53}
药	sman	smon	sɛ	tsə^{53}
高	mthon	mbro	bɹɪ	thø^{53}
读	ɦdon	ndon	zdə	dæ^{55}
地(旱)	sa ʑiŋ	sɐ ʒaŋ	zə	rə^{53}
心脏	sɲiŋ	ʃne	ɕtɕɪj	jɐ^{53}
房子	khaŋ	ʧəm	tɕɪ	tɕe^{53}

藏文的-m 与嘉戎语的-m 对应，木雅语中只有个别词为鼻元音韵。"高"藏文为-n 尾韵，嘉戎语已失，木雅语中 *-on 变为-ø。"心脏"墨脱门巴语 thiŋ(lom)，载瓦语 nik^{55}(lum^{21})，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maluŋ。藏文"房子"khaŋ 当 < *kham，如缅文读作 im^{2}。

-s 韵尾的对应如：

	藏文	嘉戎语	羌语峨口话	木雅语
二	gɲis	nɛs	jɪ	nə^{53}，ɲi^{53}
祖宗	mes	mɲəs	—	—
水稻	ɦbras	mbrɐs	ɹɑχ(粮食)	ndʐue^{53}
(这)边	phjogs	ptʃɛs	khʂɛ	phɐ^{33}
插	ɦdzugs	ʧhut	tshuə	ndzu^{53}
力气	ɕugs	khʃət	qu	ɕu^{53}

嘉戎语和古藏语的-s 尾有对应关系。喜马拉雅语支语言的读法说明"二"的-s 最初是后缀。"二"巴兴语（Bahing）nik-si，朝拉西亚语（Chaurāsya）nīk-si。克伦语乍叶因方言（Zayein）"二"ner

说明-r是词根的韵尾。汉语"次"古读与"二"同(《说文》)也说明原本有-r尾。在一些词中,古*-s凝固在另一个词尾之后又取代了原有的那个词尾,嘉戎语(这)边 pʧɛs 也是如此。而在"插"和"力气"两词中*-gs > -t。*-s对词根韵尾的影响在缅语语音的演变中也是如此。

藏文-r、-l韵尾与在嘉戎语等中的对应关系如:

	藏文	嘉戎语	羌语峨口话	木雅语
黄	ser	khsər	ʂʧə	—
陡	gzar	ʃɐr	xɛp	zi53
酸	skjur	ʧor	tsuɛ	tɕu53
凸	ɦbur	mbur	buχ	—
慢	dal	tɑl	stɑ	tho53
发展	ɦphel	mphəl	təʁ	—
戳破	rdol	jdut	dɛ-	—
熬	skol	skɑ	ʂqu	tsə53

嘉戎语、藏语的-r和-l分别有对应关系。由于各自的演变一些同源的韵尾已起了变化。如"新鲜"藏文 sos pa,嘉戎语 kə sɐr。藏语词根应为*sor,加后缀*-s变作 sos。"美"嘉戎语 kə mʃor,藏文 mdzes po 也是这种情况。"戳破"嘉戎语的韵尾为-t应<*-ls。"熬"嘉戎 skɑ,*-l尾已失。

藏文转写的-ɦ韵尾的对应关系如:

	藏文	嘉戎语	羌语峨口话	木雅语
锡	bɕaɦ	ʒik	kɛs	tsæ53
虹	ɦdʑdɦ	ndʒɑ	ʧhuɛj	ɳdʑæ53
蜗牛	ɦbaɦ-	mbə	məɹ	—
蚂蟥	dpaɦ	mbæ	—	mbø55
锈	gtsaɦ	rtsɐ	dzɛr	-ɦu55
难	dkaɦ	khɐ	ʂqu	ʁa53

"锡",汉语上古音*slegs > *sjek,[①] 嘉戎语 kɑ ʒik,阿昌语 ɕek,峨口话 kɛs 等应借自汉语。羌语中原本应读作*kɛ sɛk,后词根音节弱化渐失去,词根声母*s-成为韵尾。"难"缅文 khɑk,景颇语 jak31。"锡"是熔点较低的金属,是制造青铜的原料,夏商时代中原以及周围地区的民族无疑已知这种金属。从藏文"锡"的拼法可知藏文-ɦ所代表的韵尾当为*-ɦ或*-ɣ。*-ɣ在羌语中可演变为*-r。"蚂蟥"普米语兰坪话 fphã,木雅语 mbø55等说明原本有*-n尾<*-r尾。

三 原始缅语的语音

缅语支的语言除了缅语,分布在中国境内的还有阿昌语、仙岛语、载瓦语、浪速语、波拉语、勒期语、怒苏怒语、碧江怒语等,分布在境外的据调查还有10多种。其中有的方言是否可称为语言有不同的意见。在亲属语或方言的比较研究中这只是叫法上的问题,它们之间的亲疏关

① "锡"以"易"为声符。"易"《广韵》以豉、羊益两切。谐声字中"赐"斯义切,去声字,"锡"-ŋ尾平声字。"易"上古音*legs,"锡"slegs。《说文》:"锡,银铅之间也。从金易声"。

系是可以解释的。分布在境外的如 D.布莱德雷在《彝语支源流》中所提到的马鲁语(Maru),《印度语言调查》中所记的阿拉肯语(Arakanese)、因沙语(Intha)等。

现代缅语划分为 5 个方言区,仰光话是中部方言区的一种方言。① 现在仍在使用的词的缅文拼写法反映的是 13 世纪前后蒲甘碑文时代的古缅语的语音,是很有价值的。② 缅文转写所代表的是转写者对古缅语语音的认识。把缅文转写的读法与现代缅语的方言及缅语支亲属语的比较主要是为了构拟原始缅语——缅语支语言共同语。

缅文拼音转写的声母单辅音系统为:③

p	ph	b	bh	m			
t	th	d	dh	n	tθ		
s	sh	z	zh	ɲ	l	r	
ṭ	ṭh	ḍ	ḍh	ṇ	ḷ		
k	kh	g	gh	ŋ	h	w	j

单元音有 ɑ、ɑː、ɛ、e、i、ɔ、o、u。这儿用 ɑː 代替《藏缅语族语言词汇》转写中的 ɑɑ。

16 世纪以后的缅文有声调的标志。引用的材料有调的标志。

以上声母的转写还夹有专为拼写梵文、巴利文而用的字母的转写,它们的读法显然不是古缅语的读法。表中加点的舌尖 ṭ 等不作讨论。④ 另外为节省篇幅上表不引用转写的复辅音声母,讨论时再作说明。转写的韵尾也有只反映外来语的情况。此处为了便于核对材料,不对转写作修改。

1. 原始缅语的声母

缅文所反映的塞音声母较为复杂。外来的文字符号系统可能不能精确地反映当时的读音。另外转写本身也有可能不能确切反映它们的读法。但它们至少能反映声类的不同。以下的讨论中我们还是依转写把古缅语的声母区分为单辅音和复辅音两类。单辅音声母又区分为塞音、流音和擦音 3 类。

(1) 缅文转写的单辅音声母

从所引的转写看古缅语的塞音是清、清送气、浊和浊送气 4 分。试比较与亲属语唇塞音的对应情况:

	缅文	阿昌	载瓦	怒苏
虫子	po^{3}	pau^{31}	pau^{31}	—
给	pe^{3}	—	pji^{21}	bi^{31}
腐烂	pup	—	pup^{21}	$b\underline{ɔ}^{53}$
拍	put	pat^{55}	pat^{21}	$pɹ\bar{ə}^{31}$
父亲	phe^{2}	—	va^{21}	pha^{3}

① 汪大年《仰光话和土瓦方言比较研究》,《民族语文》2000 年第 1 期。

② 黄布凡《藏缅语族语言词汇》第 656 页。

③ 黄布凡《藏缅语族语言词汇》第 656 页。

④ 缅文表示 t、th、d、n、l 等舌尖音有两套字母,一套专用来拼写梵文、巴利文外来词,这一套字母表中转写为带点的音标古代实际读音可能是 ʈ、ʈh、ɖ、ɳ、ɭ。参见《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第 304 页的说明。

青蛙	pha^{3}	phɔ^{31}	—	pɔ^{55}
补	phɑ:^{2}	phɔ^{55}	pho^{51}	pha^{33}
爷爷	bho^{3}	—	—	pɔ^{33}
伯父	bhɑ^{1}-	phaʔ^{55}	va^{21}	—
鸭子	bhɑi^{3}	pi^{31}	pje̠t^{55}	—
梳子	bhi^{3}	phʐa^{31}	pje̠^{21}	pɹe^{55}

缅甸语仰光话塞音清、清送气、浊3分，阿昌语和载瓦语都是清、清送气2分，怒苏怒语与仰光话一样清、清送气、浊3分。缅文单纯的唇塞音声母是p-、ph-、b、bh- 4分。现代仰光话b-与缅文的bh-对应。仰光话"爷爷"bo^{55}bo^{55}，伯父 bɑ^{53}tɕi^{55}，"鸭子"bɛ^{55}。古缅语中浊唇塞音当无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阿昌语和载瓦语的浊塞声母已清化，怒苏怒语与缅语或清浊交叉对应。原始缅语"鸭子""梳子"的声母应是 * pr-。

原始缅语支分化以后某一些方言中发生清塞音浊化的演变。试比较舌尖塞音声母的对应情况：

	缅文①	阿昌	载瓦	怒苏
桥	tɑm^{2}-	tsam^{55}	tsam^{51}	dza^{33}
筷子	tu^{2}	tso^{31}	tse^{21}	dʐu^{33}
短	to^{2}	—	to̠t^{21}	du^{31}
钝	tum^{3}	təm^{35}	tum^{21}	dɔ^{55}
厚	thu^{2}	—	thu^{51}	thu^{33}
锋利	thɑk	thɔʔ^{55}	thoʔ^{55}	thu^{55}
竖的	dɔŋ^{2}	—	tsu̠ŋ^{51}	tu^{33}

"筷子"的读法当借自古汉语"箸" * djas（或 * djags）。原始缅语分化为两支，缅、阿昌、载瓦共同语中发生了浊声母的清化，怒苏怒语的这一支中不但没有清化，不送气的清塞声母有的还发生浊化。如"短"藏文词根 thuŋ，博嘎尔珞巴语 təŋ，怒苏怒语有 du^{3}和 dʐɔŋ^{55}两种读法。"竖的"藏文 gʑuŋ，古 * g-前缀使一些方言中的词根声母浊化。古缅语这个词的浊声母后来才有。

"桥"，藏文 zam pa，嘉戎语 ndzam，格曼僜语 kɯ^{31}toŋ^{55}，阿侬怒语 gu^{31}ɹɑŋ^{53}，古藏缅语 * C-ram。"竖的"，藏文 gʑuŋ，景颇语 tiŋ^{31}tuŋ^{33}，古藏缅语 * C-ruŋ。缅文 t-当有 * t-、* d-和 * C-r- 3个来源。

"刀"缅文转写 dhɑ^{3}，仰光话 dɑ^{55}，阿昌语 mʐau^{31}，怒苏怒语 mɹɯ^{55}，彝语撒尼话 mɪ^{55} thɒ^{31}有同源关系。

试比较缅文转写的舌根塞音声母的对应：

	缅文	阿昌	载瓦	怒苏
九	ko^{3}	kau^{31}	kau^{21}	gɯ^{33}
渡(河)	ku^{3}	kʐo^{31}	ku^{21}	gu^{55}
只(鸟)	kɑŋ^{5}	—	—	gɔŋ^{33}
喊	khɔ^{2}	kʐə^{55}	—	khɯ^{31}

①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转写为 ht-的声母即这儿引用的《藏缅语族语言词汇》的 th-声母。

苦	khɑ^{3}	xɔ^{31}	kho^{21}	kha^{55}
盛(饭)	khu^{3}	kə^{55}	khu^{21}	khu^{55}

"九",藏文 dgu,景颇语 tʃă^{31}khu^{31} < * d-gu-g。古缅语声母清化,怒苏怒语保持原来的浊声母。古缅语与怒苏怒语的 kh-仍有对应关系。原始缅语塞音声母清、清送气、浊 3 分。原浊声母清化,后来又产生新的浊声母。

(2)缅文转写的鼻音声母

缅文转写为 hŋ-、hn-、hȵ-和 hm-的声母应是清鼻音,与不带 h-的放在一起讨论。试比较转写为唇鼻音的声母:

	缅文	阿昌	载瓦	怒苏
天	mo^{3}	mau^{31}	mau^{21}	mɯ^{55}
火	me^{3}	poi^{31}	mji^{21}	mi^{55}
忘记	me^{1}	ȵi^{35}	mji̱^{55}	m̥i^{31}
靠	hmi^{3}	ŋ̊a^{55}	ŋe^{51}	ȵ̊e^{33}
熟	hmɑȵ^{1}	ŋ̊eŋ^{35}	mjiŋ^{55}	m̥ɹɚ^{31}
眨	hmit	—	—	m̥ɹɚ^{53}

"天"景颇语(lă^{31})mu^{31}应与缅语支语言的读法有同源关系,来自原始藏缅语的 * mu-g。缅文所记的 hm-实际读音当为 * m̥-。"靠"景颇语 ʃă^{31}mjet^{31} < * s-m-,藏文 sȵe-。缅文 hmi^{3} < * s-m-。"熟"(果子),藏文 smin,景颇语 mjin^{33},原始缅语 * s-mrin?。从怒苏怒语"熟"、"眨"的读法看应把原始缅语的词根声母构拟为 * mr-。

试比较转写为舌尖鼻音的声母:

	缅文	阿昌	载瓦	怒苏
太阳	ne^{2}	ni^{31}	—	ȵi^{33}
耳朵	nɑ^{3}	ni^{31}	nŏ^{21}-	n̥a^{55}
乳房	no^{1}-	nau^{33}-	nau^{55}	nɯ^{31}
嫩	nu^{1}	ȵuat^{55}	nu^{55}	ŋə^{55}
脑髓	hnɔk	nuʔ^{31}	nuʔ^{55}	ȵ̊u^{53}
鼻涕	hnɑp	n̥ap^{55}	na̱p^{55}	n̥a^{53}
挤	hnɑs	ŋ̊uɑt^{55}	—	ȵa̱^{53}

原始缅语 * n-古缅文时代仍为 * n-,亲属语中高元音节往往演变为 ȵ-。"鼻涕",藏文 snab,古缅语 * n̥ap < * snap。古缅语清的 * n̥- < 原始缅语 * s-n-。

试比较舌面鼻音声母:

	缅文	阿昌	载瓦	怒苏
右(边)	ȵɑ:^{2}	—	jo^{51}	ia^{33}
累	ȵɔŋ^{3}	muai^{31}	tsa̱ŋ^{51}	—
芽	hȵɔŋ^{1}	ŋɔŋ^{55}	tsui^{55}	ȵ̊u^{53}
火钳	hȵɑp	ȵap^{55}	ŋjap^{21}	ȵa^{53}
拧	hȵɑs	—	—	ne̱^{53}

"右"(边),缅文又作 jɑ²。"累",浪速语 mjauŋ³⁵,勒期语 mjɔːŋ³³,载瓦语声母为塞擦音,原始语是鼻辅音声母的词。"芽",努苏怒语 ŋ̊u⁵³可以说明古缅语这个词的声母是ŋ̊-。"火钳",藏文 skam (pa),景颇语 lă⁵⁵kap⁵⁵,缅文 hɲap < * ŋ̊ap < 古藏缅语 * k-ɲap。喜德彝语 kɑ³¹ɲa̱³¹。烧火用金属的钳子应是较晚的事。"拧"古缅语ŋ̊as,原始缅语 * s-ɲaps。

试比较舌根鼻音声母:

	缅文	阿昌	载瓦	怒苏
鱼	ŋɑ³	ŋa³¹	ŋŏ²¹-	ŋa⁵⁵
五	ŋɑ³	ŋɔ³¹	ŋo²¹	ŋa⁵⁵
哭	ŋo²	ŋau⁵⁵	ŋau⁵¹	ŋɯ³³
鸟	hŋɑk	m̥ɔʔ⁵⁵	ŋo̱ʔ⁵⁵	ŋ̊a⁵³

"鱼""五""哭"等词缅语与缅语诸亲属语的声母都是舌根鼻音的对应关系,原始缅语的声母为 * ŋ-。"鸟",阿昌语的声母不同于诸亲属语,可能是古 * m-前缀造成的。如那加语坦库尔方言"鸟"vānao。

(3)缅文转写的擦音声母

这一部讨论的是缅文转写为 tθ-、s-、sh-、z-和 zh-的声母。《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转写为 tθ-的声母在《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转写为 th-。试比较声母转写为 tθ-的词:

	缅文	阿昌	载瓦	怒苏
肉	tθɑ³	ʂua³¹	ʃo²¹	ʂa⁵⁵
肝	tθɑɲ³	ʂəŋ³¹	siŋ²¹	ts ə̃⁵⁵
虱子	tθɑn³	ʂan³¹	ʃin²¹	ʂɚ⁵⁵
水果	tθi³	ʂə³¹	ʃi²¹	ʂi⁵⁵
三	tθum̊³	sum³¹	sum²¹	sɔ³³
儿子	tθɑ³	tsɔ³¹	tso²¹	za⁵⁵
血	tθwe³	sui³¹	sui²¹	sui⁵⁵
牙	tθwɑ³	tɕoi⁵⁵	tsui⁵¹	sua⁵⁵

"三"藏文 gsum,景颇语 mă³¹sum³³等可与缅语支的语言比较。现代缅语"三"tθ õ⁵⁵ < 古缅语和原始缅语 * sum。"牙"藏文 so,独龙语 sɑ⁵³ < 原始藏缅语 * s-khlo。

"虱子",藏文 ɕig,独龙语 ɕiʔ⁵⁵,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rik,原始藏缅语 * srik。景颇语 ʃă⁵⁵kʒa̱t < * s-krat。"肉",藏文 ɕa,独龙语 ɕɑ⁵⁵,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sā。"水果",阿力克藏语 si,景颇语 si³¹,独龙语 ɕiŋ⁵⁵ɕi⁵⁵,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āthei。

上表缅文"肉""肝""虱子""水果"的声母与"三""儿子""血""牙"两组词阿昌语的声母不同。

"肝",藏文 mtɕin,马加尔语 mi-sin,阿博尔语 a-ʃin,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āmathin。藏文 mtɕin < * m-sin。我们可假定缅语、阿昌语的共同语中"肉""肝"等词中阿昌语的词根声母 ʂ- < * sr-。

试比较转写为 s-的词:

	缅文	阿昌	载瓦	怒苏
吃	sɑ³	—	tso²¹	dza⁵⁵

核	se¹	tsiʔ³¹	tʃi⁵⁵	dʐi³¹
字	saː²	pʐo³¹	—	dzi⁵³
流	si³	so³¹	—	ʑe³³
摸	sam³	sut⁵⁵	sop⁵⁵	sa⁵³
插	sok	tɕhoʔ⁵⁵	tshuʔ⁵⁵	tshu⁵³

“吃”,藏文 za,羌语峨口村话 dzə,彝语喜德话 dzɯ³³,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azā。“核”羌语峨口村话 zuə,扎坝语 vʑʌ¹³等。可见古缅语“吃”“核”等词可拟为 * dz-。

“摸”,景颇语 mă³¹sop³¹,独龙语 sop⁵⁵,哈尼语绿春话 to³³。

“戒指”,缅文 lak sop,载瓦语 loʔ²¹ʧop⁵⁵,景颇语 laʔ³¹ʧop⁵⁵(载瓦语借词),傈僳语 lɛ³¹dʑu³³。

缅文 s-可能有 * dz-、* s-等不同来历。* dz-在缅语中 > * z- > s-。

试比较转写为 sh-的词:

	缅文	阿昌	载瓦	怒苏
盐	sha³	tɕhɔ³¹	tsho⁵⁵	tsha⁵⁵
刺儿	shu³	tɕo³¹	tsu²¹	ʦu⁵³
药	she³	—	ʧhi²¹	tshi³¹
十	shaj²	tɕhe⁵⁵	tshe⁵¹	tshe³³
臼	shuṁ²	tɕham³¹	tshum⁵¹	tshɔ³³
肥(猪)	shu²	tɕho⁵⁵	tshu⁵¹	tshu³³

缅文转写为 sh-的声母与这些亲属语的送气塞擦音有对应关系。彝语喜德话“盐”tshɯ³³,“刺”tʂhu³³,“药”bu⁵⁵tshɿ³³,“十”tshi³³,“肥”tshu³³。彝语支语言和缅语支语言这一类声母的一致对应说明彝缅共同语时期这些词已是送气的塞擦音。“盐”,藏文 tshwa。这一类声母彝缅共同语时期到原始缅语时期的读法都可拟为 * tsh-。古缅语已经历了浊声母的清化,塞擦音只有 * ts-和 * tsh-的对立,直到现代缅语仰光话成为 s-和 sh-的对立。

(4)缅文转写的其他单辅音声母

这一部分要讨论的是转写为 l-、r-、j-、w-和 h-的声母。

试比较转写为 l-的词:

	缅文	阿昌	载瓦	怒苏
月亮	la¹	lɔʔ³¹	lo⁵⁵	l̥a³¹
四	le³	mi³¹	mji²¹	vɹi³³
弓	le³	—	lai²¹	li⁵⁵
来	laː²	ʐə³⁵	le⁵⁵	la³³
抢	lu¹	lu³⁵	lu⁵⁵	l̥uə⁵³
手	lak	lɔ⁵⁵	loʔ²¹	la⁵³

“四”,缅语 l- < * bl-,藏文 bʑi。怒苏怒语一般以 l-或 l̥-与古缅语的 l-对应。“月亮”,原始藏缅语有 * s-前缀,怒苏怒语成为 l̥-。古缅文时代的 * l-来自 * l-和 * C-l-。

转写为 r-的词:

	缅文	阿昌	载瓦	怒苏
水	re^{2}	ti^{55}	vui^{51}	ɣɹi^{33}gɹa̠^{53}
笑	rɑj^{2}	ʐ̥ə^{55}	vui^{51}	ɣɹe^{33}
皮	re^{2}	ʐ̥ɿ^{55}	—	ɣɹi^{33}
骨头	ro^{3}	ʐ̥au^{31}	vui^{21}	ɣɹɯ^{55}
刮(毛)	rit	khʐ̥ət^{35}	vuʔ^{21}	xɹe̠^{53}

缅文 r-对应于阿昌语 ʐ̥-,载瓦 v-和怒苏怒语 ɣɹ-。"刮"(毛),嘉戎语 khrot,独龙语 xɔt 等。"野鸡",缅文 rɑs,怒苏怒语 khɹe̠^{53}。"水",道孚语 ɣrə,格曼僜语 li^{35},勒期语 kjei^{31}。"骨头"藏文 rus pa,嘉戎语 ʃɐ rə,独龙语 ɑŋ^{55}ɹɯ^{55}纳西语 so^{33}lo^{33}。古缅语 * r- < * C-r-。* C-可能是 * g-或 * kh-(* k-)。

声母转写为 j-的词:

	缅文	阿昌	载瓦	怒苏
右(边)	jɑ̰^{2}	ʑɔ^{55}	jo^{51}	ia^{33}
漏	jo^{2}	ʑau^{55}	jui^{51}	ʑɯ^{33}
拿	ju^{2}	ȵu^{55}	ju^{51}	ʑu^{33}
痒	jɑ^{3}	jɔ^{31}	jo^{21}	ia^{55}

载瓦语与缅语的对应最为整齐。"痒",藏文 za,景颇语 kă^{31}ja^{55},彝语喜德话 ʑi^{33}。"漏",藏文 zags,景颇语 kă^{31}jun^{33},彝语喜德话 ʑɿ^{33}。"右"(边)藏文 gjas pa,景颇语 khʒa^{55}(< * khra),彝语喜德话 lɑ^{34}ʑi^{33},缅文又拼为 ȵɑ̰^{2}。阿昌语也有 ʑ-和 ȵ-的交替。"苍蝇",缅文 jɑŋ^{2},载瓦语 jaŋ^{51} khuŋ^{21},博嘎尔珞巴语 ta jiŋ。古缅文 * j- < * C-ʑ-,* C-是鼻音时可出现 ȵ-和 j-的交替。

声母转写为 w-的词:

	缅文	阿昌	载瓦	怒苏
远	we^{2}	ve^{31}	ve^{21}	ue^{55}
买	wɑj^{2}	oi^{55}	vui^{51}	ue^{33}
竹子	wɑ^{3}	o^{31}	va^{21}	m̥a^{33}, va^{33}
嚼	wɑ^{3}	—	—	ua^{55}
猪	wɑk	oʔ^{55}	vaʔ^{21}	va̠^{53}
戴	wɑt	xut^{55}	vut^{21}	uɔ̠^{53}
孵	wɑp	xup^{55}	xup^{55}	ɣɔ̠^{53}
熊	wɑṁ^{2}	ɔm^{55}	vam^{51}	na^{33}

"猪",藏文 phag,景颇语 waʔ^{31}。"竹子"怒苏怒语的m̥a^{33}可与彝语喜德话 mɑ^{33}比较。景颇语 kă^{55} wa^{55},普米语兰坪话 mʐ̥ɐ^{55},却域语 lma^{55}。"孵"彝语南华话 mu̠^{55},博嘎尔珞巴语 gup,景颇语 phum^{55},独龙语 bɯm^{53}。古缅语 * w- < * m̥- < * C-m-。

缅文 h-声母词如"是"hut,勒期语 ŋuːt^{55},载瓦语 ŋu̠t^{55},怒苏怒语 ŋuɔ̠^{53},彝语喜德语 ŋɯ^{33},嘉戎语 ŋos,藏语阿力克话 ret,藏文 red。"吠",缅文 hɔŋ^{2},勒期语 mjəːŋ^{31},怒苏怒语 mɹə^{33},格曼僜语 ɹɑ̆k^{55},藏文 zug。古缅语 * h- < * r̥- < * C-r-。

(5)缅文转写的-j-和-w-

缅文单辅音和复辅音声母都有-j-和-w-介音。试比较如下-j-介音的词：

	缅文	阿昌	载瓦	怒苏
蜜蜂	pjɑ³	tʂua³¹	pjŏ²¹	bia⁵⁵
眼睛	mjɑk	ɳɔʔ⁵³	mjoʔ²¹	mɹa̱⁵³
蚂蟥	hmjɔ¹	muʔ⁵⁵	—	fɹə̱⁵³
猴子	mjɔk	ɳuʔ⁵⁵	mjuʔ²¹	miu̱⁵³
虎	kjɑ³	lɔ³¹	lo²¹	la⁵⁵
冷	khjɑm³	—	—	gɹa̱⁵³
松	ljɔ¹	—	—	bɹi³³，phɹi³³
舌头	hljɑ̰²	ɕɔ⁵⁵	ʃo⁵¹	ɦa³³

"眼睛"，藏文 mig，嘉戎语 mɲak，景颇语 mjiʔ³¹，独龙语 mjɛʔ⁵⁵。藏文的读法只是代表古藏缅语的一种形式。原始彝缅语可能是 * m-lik。"蜜蜂"，藏文 sbraŋ ɦbu。[①] "虎"，原始彝缅语语 * k-l-。[②] "冷"，藏文 graŋ mo，古缅语 * -m 是后缀影响词根形成的。"松"，博嘎尔珞巴语 a lu，基诺语 khrə³¹ khrə³³，克伦语阿果话 klɔ̱⁵⁵。"舌头"，独龙语 pɯ³¹ lɑi⁵³，格曼僜语 blɑi⁵³，基诺语 mø⁴⁴ɬɔ⁴⁴。怒苏怒语的 f-来自古前缀 * m-。缅语支的-j-当有 * -l-和 * -j-两个来源。l-声母的介音-j-应是后起的。

试比较塞音声母的-w-介音：

	缅文	阿昌	载瓦	怒苏
花	pwɑŋ¹	—	pan²¹	vɹə̱⁵³
坑	twɑŋ³	tɔŋ³¹	khɑŋ³¹	doŋ⁵⁵
蹄	khwɑ̰²	xo⁵⁵	khji⁵¹	khua³³
狗	khwe³	xui³¹	khui²¹	khui⁵⁵
汗	khjwe³	xə³⁵	—	xɹi⁵⁵
水牛	khjwɑi³	—	lui²¹	—

"狗"，藏文 khji，景颇语 kui³¹，彝语喜德话 khɯ³³。但喜马拉雅语支的语言如巴兴语(Bahing)khli tʃɑ，吐龙语(Thulong)khlē bā，杜米语(Dumi)khlēb 等。"水牛""狗"原始缅语的声母可能是 *khl-。"坑"，藏文 doŋ，博嘎尔珞巴语 a ruŋ。原始缅语可能有 * kh-前缀。

转写为 tθw-声母的词：

	缅文	阿昌	载瓦	怒苏
炭	tθwe³	ka³¹	xi²¹	zue⁵⁵
血	tθwe³	sui³¹	sui²¹	sui⁵⁵
牙齿	tθwɑ³	—	—	sua⁵⁵

"牙齿"，藏文 so，巴兴语 khlō，吐龙语 ljū，吐米语 ŋi-lo，却域语 ski⁵⁵。原始藏缅语当为 * s-khlo。

---

① 藏文 ɦbu，"虫子"。

② "虎"，缅语土瓦方言 klaː，参见汪大年《仰光话和土瓦方言比较研究》《民族语文》2000 年第 1 期。D.布莱德雷拟原始彝语 * k-la²，参见 D.布莱德雷《彝语支源流》第 322 页。

"血",藏文 khrag,普米语九龙话 sa^{13},景颇语 sai^{31},达让僜语 xɑ^{31} ɹuɑi^{53},彝语喜德话 sɿ^{33}。"炭",藏文 sol,却域语 skɛ^{13},彝语喜德话 si^{33}。"炭",原始缅语 * sg- > * zu- > 古缅语 * su-。"血""牙齿",原始缅语 * sk- > * su-。

其他声母的-w-:

	缅文	阿昌	载瓦	怒苏
牛	mwɑ^{3}	ŋ̊o^{31}	no^{21}	nuɔ^{55}
温(水)	nwe^{3}	—	ŋje^{21}	—
银子	ŋwe^{2}	ŋui^{55}	ŋun^{51}	ŋui^{33}
村子	rwɑ:^{2}	o^{55}	vɐ^{51}	—
金子	hrwe^{2}	se^{55}	—	—
容易	lwɑj^{2}	ŋai^{55}	lui^{51}	ʂue^{33}
锯	hlwɑ^{1}	lə^{31}	—	—

"银子",藏文 dŋul,独龙语 ŋun^{55},原始缅语 * ŋul > * ŋui > 古缅语 ŋwe。"金子",藏文 gser 原始缅语 * gser > * srwe > 古缅语 hrwe。"容易",原始缅语 * ŋl- > * ŋlw- > 古缅语 * lw-。这些声母后的 * -w-介音是舌根塞音或舌根鼻音声母增生出来的。

(6)缅文转写的-r-复辅音

缅文的-r-复辅音是指塞音、鼻音等与-r-构成的复辅音。古缅语塞音清化后,失去浊塞音和流音构成的复辅音。

试比较 pr-和 phr-声母词:

	缅文	阿昌	载瓦	怒苏
扁	prɑ^{3}	phʐ̩ap^{55}	pje̱n^{55}	pia̱^{53}
灵魂	-prɑ:^{2}	pʐ̩ua^{55}	pjo^{51}	-ɬ̥ia^{33}
满	prɑŋ̊^{1}	pʐ̩əŋ^{55}	pjiŋ^{55}	bɹə^{31}
平	prɑn^{1}	—	—	biə^{33}
胀	prɑŋ̊^{2}	pʐ̩əŋ^{55}	pjiŋ^{51}-	bɹɚ̃^{33}
豪猪	phru^{2}	phʐ̩o^{55}	pju̱^{51}	bɹu^{33}
白	phru^{2}	phʐ̩o^{55}	phju^{51}	ba^{31}

"灵魂",藏文 bla,缅文 lip prɑ:^{2}。"满",藏文 gaŋ ba,景颇语 phʒiŋ^{55}(< * briŋ),达让僜语 bluɯŋ^{55}。"白",景颇语 phʒo^{31}(< * bro-g),道孚语 gɛ phru,彝语喜德话 tɕhu^{33},原始彝缅语 * phru。

试比较 kr-和 khr-声母词:

	缅文	阿昌	载瓦	怒苏
铜	kre^{3}	—	kji^{21}	gɹi^{55}
鳞	kre^{3}	tɕet^{35}	kja̱p^{55}	ʂ̥i^{55}
大	kri^{3}	kʐ̩ə^{31}	ko̱^{21}	ɣɹi^{55}
鸡	krɑk	kʐ̩uaʔ^{55}	vo^{21}	ɣɹa̱^{53}
爪子	khre^{2}	tɕhi^{55}-	—	khɹi^{33}
园子	khrɑṁ^{2}	khʐ̩ɑm^{55}	khjam^{51}	khɹa^{33}

六	khrɔk	xʐo^{ʔ55}	khju^{ʔ55}	khɹu̠^{53}

“六”,彝语巍山话 kho^{21},拉祜语 khɔ^{21}等与缅语支语言的对应关系说明原始彝缅语这个词的声母是 * khr-。“园子”的读法也是如此。“铜”,彝语巍山话 gɯ^{21},景颇语 mă^{31} kʒi^{33}(< * gri),古缅语中变作清的。“大”,彝语巍山话 ɣɯ^{21},怒苏怒语 ɣri^{55} < gri。原始缅语 * gr-。原始缅语塞音和 * -r-构成的复辅音仍是清、清送气和浊 3 分。

鼻音和-r-构成的复辅音声母:

	缅文	阿昌	载瓦	怒苏
地	mre^{2}	mi^{55}	mji^{51}	lia^{33}
尾巴	mri^{3}	—	mji^{21}	m̥ɯ^{55}
高	mraŋ^{1}	m̥ʐaŋ^{55}	mja̠ŋ^{51}	m̥ɹə^{33}
马	mraŋ^{3}	m̥ʐaŋ^{31}	mjaŋ^{31}	mɹə^{55}
草	mrak	—	—	mɹa̠^{53}

“地”,原始彝语 * ʔ-mre^{1}(布莱德雷)①,彝语喜德话 mu^{34}dɯ^{33},却域语 mɯ^{55}lɯ^{55},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ŋalei,原始缅语 * m-l-。“尾巴”,原始彝缅语可能有 * k-前缀,如同那加语坦库尔方言读 ākhamei,故怒苏怒语声母为清鼻音,彝语巍山话 ʔmɛ^{21} phɛ^{21}。原始缅语为 * k-mri。“高”“马”“草”原始缅语的声母为 * mr-。

(7)缅文 h-构成的声母

缅文转写的声母中有 h-与鼻音和流音构成的声母。试比较:

	缅文	阿昌	载瓦	怒苏
靠	hmi^{3}	ŋ̊a^{55}	ŋe^{51}	ɲ̊e^{33}
埋	hmrup	m̥ʐop^{55}	mju̠p^{55}	—
前	hre^{1}	-ɕiʔ^{31}	xi^{55}	xɹu^{33}
八	hras	ɕet^{55}	ʃit^{55}	ɕə̠^{53}
长(短)	hraɲ^{2}	səŋ^{55}	xiŋ^{51}	xɹɯ^{33}
船	hle^{2}	xə^{55}	la̠i^{51}	l̥i^{33}

“八”,藏缅语的古词根是 * -rat,景颇语 mă^{31} tsa̠t^{55}。mă^{31}-是后来才加的前缀,tsat^{55} < * k-rat(参见下文的讨论)。古藏语 brgjad < * b-grat,嘉戎语 wə rjat。库基—钦语支表现出 * g-和 * b-前缀的交替,如卢舍依语 pa-riat,荷朗库尔语(Hrangkhol)ga-rit。原始缅语 * kh-rat > 古缅语 * h-rat。

“船”,克伦语阿果话 khli^{55},原始彝缅语 * kh-li > 古缅语 * hle。

“长”,彝语喜德话 a^{33}ʂo^{33},原始彝缅语 * s-kriŋ。藏文 riŋ po,嘉戎语 kə skrɛn。

“靠”,藏文 sɲe,景颇语 ʃă^{31}mjet(< * s-mjet),古缅语 * s-mi。

“埋”,藏文 sba,彝语喜德话 nbo^{21},原始缅语 * s-mup。缅文声母辅音前的 h-主要有 * kh-,* sk-和 * s-等不同的来历。

(8)缅文的零声母

缅文零声母词往往与同语支其他语言的零声母词对应,但有的语言中并非如此。试比较:

① D.布莱德雷《彝语支源流》第 374 页。

	缅文	阿昌	载瓦	怒苏
房子	im²	in⁵⁵	jum⁵¹	iɔ³³
针	ɑp	ap⁵⁵	ap⁵⁵	ɣa⁵³
蛋	ɑ̂¹	u³¹	u⁵⁵	u³¹

"房子",独龙语 cim⁵³,错那那门巴语 chem⁵³,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shim,巴兴语 khim,藏文 khjim(住处)。"针",独龙语 ɑp⁵⁵,错那门巴语 khɔm⁵³,藏文 khab,普米语 qho⁵⁵,勒期语 ŋap⁵⁵。上下的"下",缅文 ɔk,藏文 ɦog,木雅语 qua⁵³。"蛋",普米语 qu⁵⁵,纳西语 kv³³,彝语南华话 xu³³。

我们假定原始缅语这一类词的声母是小舌塞音。"房子"原始缅语 * qhim,"针" * ɢrap,"下" * m-qok,"蛋" * qu?。

2.原始缅语的辅音韵尾和声调的来历

《藏缅语族语言词汇》缅文转写材料的辅音韵尾有-p、-t、-k、-s、-m、-m̥、-n、-n̥、-ŋ̊、-ŋ 和-j。其鼻音韵尾较缅语支其他语言复杂。古缅文反映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韵尾结构呢?

(1) 古缅语和原始缅语的塞音尾

缅文转写的-p、-t、-k 尾与缅语支其他语言藏缅语其他语言有对应关系。试比较:

	缅文	阿昌	载瓦	勒期
鼻涕	hnap	n̥ap⁵⁵	nap⁵⁵	nap⁵⁵
埋	hmrup	m̥ʐop⁵⁵	mjup⁵⁵	ŋju:p⁵⁵
腐烂	pup	—	pup²¹	pu:p⁵⁵
针	ɑp	ap⁵⁵	ap⁵⁵	ŋap⁵⁵
肚脐	khjɑt	-tɔt⁵⁵	tʃhoʔ⁵⁵	tʃhɔʔ⁵⁵
渣滓	phɑt	—	pat⁵⁵	pat⁵⁵
断(线)	prɑt	pʐat⁵⁵	pit²¹	pji:t³¹
拍	put	pat⁵⁵	pat²¹	pa:t³¹
眼睛	mjɑk	ɲɔʔ⁵⁵	mjoʔ²¹	mjɔʔ³¹
手	lɑk	lɔʔ⁵⁵	loʔ²¹	laʔ³¹
脑髓	hnɔk	nuʔ³¹	nuʔ⁵⁵	nuʔ³¹
鸟	hŋɑk	ŋ̊ɔʔ⁵⁵	ŋoʔ⁵⁵	ŋɔʔ⁵⁵

"针",藏文 khab。"断"(线断),藏文 tɕhad,嘉戎语 mbrət。"眼睛",藏文 mig。"手",藏文 lag。古缅语这些词的 * -p、* -t、* -k 尾应来自原始缅语。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载瓦语和勒期语这些促声韵的词有两类不同的声调,55 调和另一个调,21 调和 31 调。与怒苏怒语比较可以看出,是声母清浊不同引起的。

古缅语的第 1 调来自 * -ʔ 尾。这个 * -ʔ 尾在阿昌语中还能保存:

	缅文	阿昌	载瓦	怒苏
月亮	lɑ¹	-lɔʔ³¹	lo⁵⁵	lo⁵³
核	se¹	tsiʔ³¹	tʃi⁵⁵	tʃei⁵⁵
蛋	ɑ̂¹	uʔ³¹	u⁵⁵	u⁵⁵
白天	ne¹khɑŋ³	niʔ³¹	ŋji⁵⁵khjui⁵⁵	ŋjei⁵⁵kuŋ³¹

现在	ja¹khu¹	xai⁵⁵xuʔ³¹	a²¹khui⁵⁵	a³¹khui⁵⁵
我们	ŋaː²to¹	ŋɔ⁵⁵tuʔ³¹	ŋa⁵⁵moʔ⁵⁵	ŋɔ̌³¹nuŋ⁵⁵
怎么	-tθo¹	-suʔ³¹	-su²¹	-su⁵⁵
跳舞	ka¹	-kɔʔ⁵⁵	-ko⁵⁵	-kɔː⁵⁵

妙齐提碑文中的刻字表明古缅语的第1调(现代仰光话53调)的音节有喉塞音尾。如:"我"tiʔ/ti⁵³,"做"plɔʔ/pju⁵³,"说"minʔ/mẽ⁵³,"和"(连词)hnaŋʔ/n̥i⁵³。① 阿昌语读作31调与缅文第1调对应的同源词非鼻音尾的也可不带-ʔ。如"膨胀",缅文pwa¹,阿昌语pə³¹;"伤"(了)缅文hra¹,阿昌语xa³¹。与缅文鼻音尾的第1调词同源的阿昌语词不以-ʔ结尾。缅语支语言的声调结构不尽相同,但还是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声调的产生与韵尾有密切关系。可见古缅语和阿昌语的-ʔ韵尾来自原始缅语。

(2) 古缅语的*-s

缅文转写为-s的韵尾只与a元音结合构成-as韵:

	缅文	阿昌	载瓦	勒期
一	tas	ta³¹	ʒa²¹	ta³¹
七	khu¹hnas	ȵit⁵⁵	ŋjit⁵⁵	ŋje̱t⁵⁵
八	hras	ɕet⁵⁵	ʃit⁵⁵	ʃe̱t⁵⁵
根	mras	mʐ̥uat⁵⁵	—	—
稠	pras	—	peʔ²¹	—
新	tθas	ʂɯk⁵⁵	sik⁵⁵	səːk⁵⁵
二	hnas	sək⁵⁵	i⁵⁵	ə̱ːk⁵⁵
沉	nas	ȵɔp⁵⁵	nop²¹	nuːp³¹
挤(牙膏)	hȵas	ŋ̊uat⁵⁵	—	ŋjiːn⁵⁵
射(箭)	pas	pɤk⁵⁵	pik²¹	pəːk³¹

缅语同语支的其他语言,大体上以塞音尾与之对应,元音没有一致的关系。"一",阿昌语ta³¹<*taʔ,载瓦语和勒期语的是浊的促声调。而藏羌语支"一"为*-k韵尾,库基和那加语支为*-t尾。"二",阿昌语和勒期语-k尾,藏语支*-s尾。喜马拉雅语支的巴兴语(Bahing)nik-si,朝拉西亚语(Chaurasya)nik-si。看来藏语支"二"*gȵis的*-s尾来自后缀。*nik一度是古藏缅语"二"的词根。古缅语"二"*snas<*snik-s。"八"古缅语*khras<*kh-rat-s。如库基—钦语支卢舍依语"八"pa-riat,雅屯语(Yadwin)khret。

"沉",藏语夏河话nəp,景颇语lup³¹,应与阿昌语、载瓦语的读法有同源关系。古缅语*nas<*nup-s。

"新",藏文gsar pa,嘉戎语kəʃək,独龙语aŋ⁵⁵ɕaɹ⁵⁵,那加语坦库尔方言kathar。*sər,*sək古藏缅语的词根。古缅语*sas<*sək-sa。古藏缅语*sək的*-k尾是形态变化造成的,<*-g。古方言中有*-g形容词后缀。

可见原始缅语有*-s后缀,但在其他缅语支的语言较早失去,古缅语中使韵尾塞音变作

① 参见曾晓渝、陈平《从妙齐提碑文溯缅语声调之源》,《民族语文》2000年第2期。

*-s。汪大年先生说明在蒲甘时代的碑文中韵尾-t 和-s 可自由转换,《缅甸馆译语》中用汉字"诈"注这个韵尾。① 可见这个韵尾音位是塞音与 *-s 结合形成的,可以读作 *-s、*-t 或 *-ts。但在巴利文借词中-s 尾音节的元音可以是 u 或 i。古缅语中的 *-s 后缀可能是 *-sa。

(3)古缅文的-h

孟文和古缅文记录的早期缅语有-h 韵尾。如"儿子"tθah,"黄牛"nwah,"村子"rɔwh 等。②文献中保存下的这一类词只有几个。现代彝缅语支的语言均无-h 韵尾。"儿子",后来的缅文 tθɑ^{3},阿昌语 tsɔ^{31}lo^{31},怒苏怒语 za^{55},夏河藏语 ɕalə,博多—加洛语支的底布拉语 bɑ-sā-lā,库基—钦语支的荷朗库尔语 nāi bā-sāl。原始缅语这个词保存了原始藏缅语的 *-l 阳性后缀,古缅语的-h < *-l。"黄牛",后来的缅文 nwɑ^{3},勒期语 nɔ̌^{31}lo^{33}。这个 *-l 在古藏缅语的方言中大约可以辅音 *-l 和成音节的 *-l 两种形式出现,但在原始缅语中以辅音韵尾的形式出现,11 世纪时已演变为-h。

(4) 缅文的-m 和-ṁ

缅文所记的-m 来自原始缅语,如:

	缅文	阿昌	载瓦	勒期
铁	tθɑm^{2}	ʂam^{55}	ʃam^{51}	—
桥	tɑm^{2}	tɕam^{55}	tsam^{51}	tsam^{31}
房子	im^{2}	in^{55}	ju̱m^{51}	jɔ̱m^{33}
芝麻	hnɑm^{3}	—	nɑ̱m^{21}	nɑ̱m^{55}

汪大年先生转写为-ṁ的韵尾拟为哪一个音合适是有争议的。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结论较简单。试比较:

	缅文	阿昌	载瓦	勒期
头发	shɑṁ^{2}-	—	tsham^{51}	tsham^{33}
水獭	phjɑṁ^{2}	sam^{55}	xam^{51}	ʃa̱m^{33}
园子	khrɑṁ^{2}	khʐam^{55}	khjam^{51}	khjam^{33}
运气	kɑṁ^{2}	nam^{35}	—	kam^{31}
臭	nɑṁ^{2}	nam^{55}	nam^{51}	naːm^{31}
飞	pjɑṁ^{2}	ʨam^{55}	taŋ^{21}	taːŋ^{33}
输	hruṁ^{3}	—	sum^{51}	suːm^{55}
三	tθuṁ^{3}	sum^{31}	sum^{21}	sɔm^{55}

"三",藏文 gsum,景颇语 mǎ^{31}sum^{33}。"水獭",藏文 sram 景颇语 ʃǎ^{31}ʒam^{33}这样的同源词说明-ṁ同样来自原始语的 *-m。缅语支内部有对应关系,现代缅语仰光话-m 和-ṁ都已脱落使元音鼻化。浦甘王朝时代-m 和-ṁ可能没有音位的区别。

(5) 缅文的-n 和-ŋ

缅文转写为-n 的韵尾那个时代无疑是 *-n。同语支亲属语的对应关系如:

---

① 汪大年《缅甸语中辅音韵尾的历史演变》,《民族语文》1983 年第 2 期。

② 钟智翔《论缅语声调的起源与发展》,《民族语文》1999 年第 2 期。

	缅文	阿昌	载瓦	勒期
老鹰	son^{2}	—	tsun^{51}	tsɔn^{31}
震动	tun^{2}-	than^{35}	nun^{55}	nu:n^{55}
虱子	tθan^{3}	ʂan^{31}	ʃin^{21}	ʃɛ̱n^{55}
硫磺	kan^{1}	—	kan^{51}	kan^{55}
晒(衣)	hlan^{3}	l̥ap^{55}	lap̱^{55}	la:p^{55}

“晒”，藏文 skem，景颇语 lam^{33}。古缅语这个词 *-mɣ > *-n，而其他诸语中的-p 与彝语支的读法一致。“老鹰”“震动”等词古缅语 *-n < 原始缅语 *-n。“虱子”嘉戎语 sor，格曼僜语 sɑ̆l，原始缅语可能是 *-r 尾韵。

试比较转写为-ŋ 韵尾的词：

	缅文	阿昌	载瓦	勒期
喉咙	khɔŋ^{2}	khʐ̥ɔŋ^{31}	khjɔŋ^{21}	khjuŋ^{55}
象	shaŋ^{2}	tɕhaŋ^{55}	—	tshaŋ^{23}
坑	twaŋ^{3}	tɔŋ^{31}	khoŋ^{21}	khuaŋ^{33}
马	mraŋ^{3}	m̥ʐ̥aŋ^{31}	mjaŋ^{21}	mjaŋ^{33}
姜	gjaŋ^{2}	tɕhaŋ^{31}	tʃhaŋ^{21}	tshaŋ^{55}
芽	hȵɔŋ^{1}	nɔŋ^{55}	—	—
角儿	thɔŋ^{1}	tʂɔk^{55}	tʃu̱n^{51}	tʃɔ̱n^{33}
高	mraŋ^{1}	m̥ʐ̥uŋ^{55}	mja̱ŋ^{31}	mja̱:ŋ^{33}
等待	sɔŋ^{1}	luaŋ^{35}	lɔŋ^{25}	la:ŋ^{55}
打开	phwaŋ^{1}	phɔŋ^{35}	phaŋ^{35}	pha:ŋ^{53}

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缅文-ŋ 尾代表古缅语的 *-ŋ 尾来自原始缅语的 *-ŋ 尾。读作第 1 调的-ŋ尾 < *-ŋʔ，第 3 调的-ŋ 尾 < *-ŋɣ。

（6）缅文的-ȵ 和-ȵ̊

缅文的-ȵ 尾藏缅语中是独特的。钟智翔先生认为古缅语中是-ȵ 和-ŋ 的合流①，潘悟云先生认为-aȵ 来自原始缅语的 *-iŋ，曾晓渝和陈平先生的意见与潘悟云、龚煌城先生的相近②。试比较：

	缅文	阿昌	载瓦	浪速
肝	tθaȵ^{3}	ʂəŋ^{31}	siŋ^{21}	saŋ^{35}
少	naȵ^{3}	naŋ^{31}	—	—
名字	naȵ^{2}	ȵiŋ^{55}	mjiŋ^{51}	maŋ^{31}
转动	laȵ^{2}	—	liŋ^{51}	laŋ^{21}
清的	kraȵ^{2}	kʐ̥ɔŋ^{21}	kjiŋ^{21}	kjɔŋ^{35}

① 钟智翔《论缅语声调的起源与发展》，《民族语文》1999 年第 2 期。

② 潘悟云《缅甸文元音的转写》，曾晓渝、陈平《从妙齐提碑文溯缅语声调之源》，《民族语文》2000 年第 2 期。

线	khjaɲ²	khʐəŋ⁵⁵	khjiŋ⁵¹	khjaŋ³¹
胀	praɲ²	pʐəŋ⁵⁵	pjiŋ⁵¹	pjəŋ⁵¹
长	hraɲ²	səŋ⁵⁵	xiŋ⁵¹	xaŋ³¹
满	praɲ¹	pʐəŋ³⁵	pjiŋ⁵⁵	pjaŋ⁵⁵
熟(果)	hmaɲ¹	ŋ̊əŋ⁵⁵	mjiŋ⁵⁵	mə̱ŋ⁵⁵
(使)转动	hlaɲ¹	—	liŋ⁵¹	l̠aŋ⁵¹

缅文-ɲ 尾词的元音都是 a，即-ɲ 尾韵只有-aɲ 一种。现代缅语支诸语通常以-ŋ 尾韵词与之对应。浪速话和波拉话对应词韵为-aŋ(或-a̱ŋ)。而现代仰光话这个鼻音尾早已失去，而缅文的-ŋ 尾，还使元音鼻音化。浪速话和波拉话的读法说明古缅语这些词的元音有可能是 a。这些词韵的演变可能是从原始缅语 * -iŋ > * -euŋ > 蒲甘时代的 * -aɲ。如"名字"藏文 miŋ，景颇语 mjiŋ³³，独龙语 əŋ⁵⁵bɹiŋ⁵³，博嘎尔珞巴语 a³¹mǎŋ⁵⁵，缅文 naː²maɲ²，仰光话 na²²mi²²或 naː²²mɛ²²，原始藏缅语 * m-liŋ，原始缅语 * mliŋ。试比较韵尾转写为ɲ́-的词：

	缅文	阿昌	载瓦	浪速
酸	khjaɲ́²	—	tʃi̱n⁵¹	tʃi̱ŋ³¹
松鼠	hraɲ́¹	tsen³⁵	vun⁵⁵	--

"狭窄"，缅文 kjaɲ́³kjap，勒期语 tʃiːn⁵⁵tʃa̱p⁵⁵。转写为-ɲ́尾的词仰光话中元音鼻化。如"酸"，仰光话 tɕhĩ²²，"松鼠"ɕĩ⁵³。可见缅文-ɲ́尾的来历不同于-ɲ 尾。"酸"，藏文 skjur，景颇语 khʒi³³，那加语 kathur，原始藏缅语 * k-rur，原始缅语 * khrir > * khrin。缅文-ɲ́ 的字母比转写为-ɲ 的稍简略。我们假定-aɲ́韵的实际读音是 * -eɲ < * -ein。

(7)缅文的-j

缅文转写的-j 仍只与 a 元音结合。我们关心的仍是-aj 蒲甘时代的实际音值是什么。来自原始缅语的何种形式？试比较：

	缅文	阿昌	载瓦	勒期
星星	kraj²	khʐə⁵⁵	kji̱⁵¹	kji̱⁵³
十	shaj²	tɕhe⁵⁵	tshe⁵¹	tshe⁵⁵
小	ŋaj²	ɲi⁵⁵	—	ŋɛː³¹
容易	lwaj²	ŋai⁵⁵	lui⁵¹	ləː³¹
救	kaj²	—	khji⁵¹	khuː³³
买	waj²	oi⁵⁵	vui⁵¹	ɣəː³¹
笑	raj²	ʐə⁵⁵	vui⁵¹	jiː³¹

缅文-aj 只出现在第 2 调，说明原来可能有一种韵尾，不能在它之后再加 * -ʔ 或 * -ɣ 变作第 1 调或第 3 调。

"星星"，藏文 skar ma，道孚语 zgre，景颇语 ʃǎ³³kan³³，库基—钦语支的钦博语(Chinbok)ē-khserr。原始藏缅语"星星"当为 * k-ser。在后来的方言中有 * krer 和 * sker(-s-和 k-交换)这样的说法。古缅语 * krar < * kser。* -j < * -r。

"十"，那加语的方言中带-r 或-ro 这样的尾音。如奥方言(Ao)ter，安加米方言(Angami)kerr。库基—钦语支的钦博语 shrar。"十"这个词古藏缅语中有不同的说法。嘉戎语的 ʃtʃᴇ 的

ʃ- < * s-，词根 tʃʀ 与缅语支语言的读法有渊源关系。那加语的米基尔方言（Mikir）kep，马林语（Maring）chip 可与古汉语“十” * k-rəp > * djəp 比较。

“笑”，怒苏怒语 ɣɹe^{33} < * gr-，格曼僜语 kɹit，博嘎尔珞巴语 ɲir，古藏缅语 * grer，原始缅语 *grer > 缅文时代 * raj。

孟文和古缅文记录的古缅语还有-w 韵尾。如“那”妙齐提碑文 thiw，蒲甘王朝碑文 thow，尚不清楚它的来历。

古缅文时代缅语的辅音韵尾有：* -p、* -t、* -k、* -ʔ、* -h、* -s、* -m、* -n、* -ŋ、* -ɲ、* -r、* -w 和 * -j。①

(8)缅语支语言声调的对应关系

上文缅语支语言声母和韵尾的比较中我们已经发现它们的声调往往有对应关系。但缅语的 4 个调与同语支诸语的对应并不是很整齐的。缅语的第 4 调，缅文-p、-t、-k、-s 尾的词的对应最容易看清楚。如：

	鼻涕	针	手	眼睛	腐烂
缅文	hnap	ɑp	lɑk	mjɑk	pup
阿昌	n̥ap^{55}	ap^{55}	lɔʔ^{55}	ɲɔʔ^{55}	—
浪速	nɛ̱ʔ^{55}	ŋɛ̱ʔ^{55}	lɔʔ^{31}	mjɔʔ^{31}	pap^{31}
载瓦	na̱p^{55}	ap^{55}	loʔ^{21}	mjoʔ^{21}	pup^{21}
勒期	na̱p^{55}	ŋa̱p^{55}	lɔʔ^{31}	mjɔʔ^{31}	puːp^{55}
怒苏	na̱^{53}	ɣa̱^{53}	la̱^{53}	mɹa̱^{53}	bɔ̱^{53}

缅语第 4 调，阿昌语一般读作 55 调，浪速语 55 和 31 调，载瓦语 55 和 21 调，勒期语 55 和 31 调，怒苏怒语 53 调。浪速、载瓦和勒期语浊声母（包括浊的边音和鼻音）读 31 调或 21 调。怒苏怒语已失去塞音尾，对应的是紧元音。而浪速、阿昌、勒期等的紧元音是清声母引起的。

缅语第 1 调（仰光话 53 调）的词阿昌语 31 调（见上文“古缅语和原始缅语塞音尾”部分的讨论），浪速话、载瓦语、勒期语 55 调，怒苏怒语 31 调。

缅语第 2 调（仰光话 22 调）对应于阿昌语 55 调，浪速话 31 调，载瓦语 51 调，勒期 33 和 31 调，怒苏怒语 33 调。如：

	风	房子	豪猪	蚯蚓	我
缅文	le^{2}	im^{2}	phru^{2}	ti^{2}	ŋɑː^{2}
阿昌	l̥i^{55}	in^{55}	phʐ̥o^{55}	ta^{55}	ŋɔ^{55}
浪速	la^{31}	ja̱m^{31}	pju̱^{31}	tɔi^{31}	ŋɔ^{31}
载瓦	lai^{51}	ju̱m^{51}	pju̱^{51}	—	ŋo^{51}
勒期	le^{31}	jɔ̱m^{33}	pju̱^{33}	ti^{31}	ŋo^{31}
怒苏	l̥i^{33}	iɔ^{33}	bɹu^{33}	di^{33}	ŋa^{33}

缅语的第 3 调（仰光话 55 调）对应于阿昌语 31 调，浪速话 55 和 31 调（与上文促声韵同），载瓦语 21 调，勒期语 33 调，怒苏怒语 55 调。

① 汪大年《缅甸语中辅音韵尾的历史演变》，《民族语文》1983 年第 2 期。

	三	五	九	虫子	筋
缅文	tθuṁ³	ŋɑ³	ko³	po³	krɔ³
阿昌	sum³¹	ŋɔ³¹	kau³¹	pau³¹	kʐ̥ə³¹
浪速	sam³¹	ŋɔ⁵⁵	kuk³¹	puk⁵⁵	kji³¹
载瓦	sum²¹	ŋo²¹	kau²¹	pau²¹	kji²¹
勒期	sɔm⁵⁵	ŋ³³	kou³³	pou³³	kji³³
怒苏	sɔ⁵⁵	ŋa⁵⁵	gɯ³³	—	gɹɯ⁵⁵

这几种语言(或方言)声调之间的对应关系为:

缅文	1	2	3	4
仰光	53	22	55	4
阿昌	31	55,35	31(51)	55,35
浪速	55	31	55,31,35	55,31
载瓦	55	51	21	55,21
勒期	55	33,31	33	55,31
怒苏	31	33	55	53

怒苏怒语共有 4 个声调,恰好与缅语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其他的主要是 3 个声调与缅语 4 个声调对应。阿昌语的 51 调主要是变调和借词的声调。55 调与缅语的第 2 第 4 调普遍有对应关系,但部分词中出现 35 调与缅语的其他声调有对应关系。如"监狱",缅文 thɔŋ²,阿昌 thuɔŋ²⁵,勒期 thɔŋ²³。"犄角",缅文 khjo²,阿昌 khʐ̥au³⁵,勒期 khjou³³。"裂开",缅文 ɑk,阿昌 tiak³⁵,勒期 kɔ:ʔ³¹。"贴",缅文 kɑp,阿昌 thap³⁵,勒期 ta:p³⁵。

浪速语有 55、35 和 31 3 个基本调,51 调也是变调或出现在借词中。浪速舒声韵的 35 调主要与缅语第 3 调有对应关系。如,"心脏",缅文 hnɑ¹ luṁ³,浪速 nak⁵⁵ lam³⁵。"肝",缅文 tθɑn̥³,浪速 sɔŋ²⁵。"狗",缅文 khwe³,浪速 lǎ³¹kha³⁵。"老虎",缅文 kjɑ³,浪速 lɔ³⁵。"跳蚤",缅文 hle³,浪速 khǎ³¹la³⁵。

浪速语与同支其他语言比较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较多的词有-k 韵尾。与缅文诸调对应的浪速语词都可带-k 尾。除了缅文开音节 o 韵和 e 韵浪速语同源词韵为 uk 外,浪速语-k 尾多与缅语第 3 调对应。如:

	天	烟	铜	骨头
缅文	mo³	mi³kho³	kre³	ro³
浪速	muk⁵⁵	mji³⁵khuk⁵⁵	kjik⁵⁵	ɣuk⁵⁵
怒苏	mɯ⁵⁵	mi⁵⁵khɯ⁵⁵	gɹi⁵⁵	ɣɹɯ⁵⁵

	屎	毛	虫子	给
缅文	khje³	mwe³	po³	pe³
浪速	khjik⁵⁵	mɑk⁵⁵	puk⁵⁵	pjik⁵⁵
怒苏	khɹi⁵⁵	m̥e⁵⁵	—	bi³¹

	四	九	(棍)断	弄断
缅文	le^{3}	ko^{3}	kjo^{3}	khjo^{3}
浪速	pjik^{31}	kuk^{31}	kjuk^{55}	khjuk^{55}
怒苏	vɹi^{33}	gɯ^{33}	gɹɯ^{55}	khɹɯ^{55}

浪速语与载瓦语、境外缅语支的拉斯语(Lasi)比较相近。境外缅语支的阿拉肯语、因沙语数词带-ku后缀,如同喜马拉雅语支的巴底语(Padi)数词有-gi后缀。浪速语数词"二""四""九"为-k韵尾,浪速语数词-k韵尾应来自古后缀,多与缅文开音节o韵和e韵对应。

(9)缅语第3调的来历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缅语第3调的还可与藏语的-g尾词有同源关系。如藏文与缅文的"竹子"smjug/wɑ^{3},"屎"skjag/khje^{3},"甥"gcag/khwɑi^{3},"崖"brag/pɑ^{3},"铜"rag/kre^{3}。

但藏文-gs尾的缅文读作第2调。如,"风"藏文lhags/le^{2},"身体"gzugs/koj^{2},"漏"zags/jo^{2}。

藏文中几个-ɦ尾的词缅语读第3调,浪速话带-k尾:

	藏文	缅文	浪速
箭	mdaɦ	mrɑ^{3}	mjɔk^{31}
痒	gjaɦ	jɑ^{3}	—
锈	gtsaɦ	khje^{3}	kjik^{55}
跛子	ɦdʑaɦ—	kjo^{3}	khjik^{31}

据此看来缅语第3调原本是有韵尾的,但不是*-k,而是*-ɦ(或*-ɣ),藏缅共同语时代是*-g后缀。古藏语的*-k变作-g时*-g变作-ɦ,大多混同于原来的-k,*-ɦ较少保存。缅语支的*-ɣ大多数情况下浪速话中读作-k。

(10)原始缅语的*-l尾

上文已经谈到古缅语的-h韵尾应来自原始缅语的*-l韵尾。后来读作第3调的"儿子""黄牛"这两个词的-h < *-l。原始缅语中*-l韵尾的词还有一些。缅文第3调的词不与浪速话-k尾的对应,但与古藏语-l尾或-r尾词的对应:

	藏文	缅文	浪速	怒苏
青蛙	sbal	phɑ^{3}	pɔ̱^{35}	pɔ^{55}
渡(河)	rgal	ku^{3}	kau^{35}	gu^{55}
稀疏	hral	krɑi^{3}	kja^{31}	bɹo^{55}
跌倒	ɦgril	lɑi^{3}	laŋ^{35}	bo^{55}
刺儿	ɦtsher	shu^{3}	tsau^{35}	tsu̱^{53}
借(钱)	gjar	khje^{3}	tʃik^{55}	ʑa̱^{53}

"稀疏",羌语峨口话qhaɹ,独龙语kɹɑn^{53},博嘎尔珞巴语be tɕor等。古藏缅语中可能有*-l和*-r的交替,读作*qh-ral或*qh-rar,独龙语变和-n尾,原始缅语*qhral。

"跌倒",格曼僜语xɑ^{31}lol^{55},博嘎尔珞巴语get(-t < *-l)。

原始缅语的*-l尾是产生古缅语第3调的另一个韵尾。古缅语4个调的来历为:

-ʔ、-mʔ、*-nʔ、*-ŋʔ →第1调
-ø、-m、*-n、*-ŋ →第2调
-ɣ、-mɣ、*-nɣ、*-ŋɣ、*-l →第3调
-p、-t、*-k、*-s →第4调

我们推测最初缅语的声调是韵尾的伴随特征，当引起不同声调的 * -ʔ、* -ɣ(* -l)韵尾失落时，声调才成为独立的特征。缅语支语言的声调研究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3.原始缅语的元音

根据缅文的转写，那个时代缅语的元音 ɑ 有长短的不同，还能形成复元音 ɑi，单元音共 6 个：

ɑ　ɛ　e　i　ɔ　u

(1) 转写为 ɑɑ(ɑː)的长元音

转写为长元音 ɑː 的缅文字母比 ɑ 多一个符号。但文字和转写只能接近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用符号来区别，至少听起来有区别。当时还没有音位理论。近数十年来记录这些语言时，记录者已自觉地运用音位理论。当时使用这些婆罗米字时是一种音素上的概念。现在我们用亲属语的语音对应关系来研究长短元音的对应关系。

	缅文	阿昌	浪速	怒苏
鱼	ŋɑ^{3}	ŋa^{31}ʂua^{31}	ŋɔ̆^{31}tsɔ^{31}	ŋa^{55}
五	ŋɑ^{3}	ŋɔ^{31}	ŋɔ^{55}	ŋa^{55}
我	ŋɑː^{2}	ŋɔ^{55}	ŋɔ^{31}	ŋa^{33}
来	lɑː^{2}	z̨ə^{35}	lɔ^{31}	la^{33}

上文已经讨论过原始缅语 * -ɣ、* -l 韵尾是古缅语产生第 3 调的条件。* -ɣ 在浪速话中变作-k。

其他一些可以比较的词如：

	缅文	阿昌	浪速	怒苏
青蛙	phɑ^{3}	phɔ^{31}	pɔ̠^{35}	pɔ^{55}
补(衣)	phɑː^{2}	phɔ^{55}	—	pha^{33}
痒	jɑ^{3}	jɔ^{31}	phan^{35}	ia^{55}
右(边)	jɑː^{2}	ʑɔ^{55}	jɔ^{31}	ia^{33}
扁	prɑ^{3}	phz̨ap^{55}	—	pia̠^{53}
灵魂	prɑː^{2}	pz̨uɑ^{55}	pjɔ^{31}	l̥ia^{33}

“五”，藏缅语的方言中有 * -l 和 * -k 的交替。如喜马拉雅语支的吐龙语(Thulung)ŋo-lo，米里语(Miri)ŋɑ-kɑ。“青蛙”，藏文 sbal。“痒”藏文 gjaɦ，嘉戎语 kə rɑ jɑk。“扁”，藏文 leb leb，却域语 lɛ^{13}blɛ^{55}(mə^{33})，景颇语 pje̠t^{31} < * blet，独龙语 ɑŋ^{31}bɛt^{55}，勒期语 pji̠ːn^{55}等。原始缅语可能是 *plel < 原始藏缅语的双音节叠韵词 * ple ple。

缅文的拼法看转写为长元音 ɑ 的词一般是第 2 调。妙齐提碑文中第 1 调的词没有转写为带长元音，多带-ʔ。第 2 调的往往转写为长元音，包括 ɑɑ，ii，uu。第 3 调的也有一些。第 4 调为-p、-t、-k、-ts、-ʔ 尾，显然无例外地没有长元音。① 古缅语的长元音可能来自 * -l。丢失 * -l 读作第 2 调。

我们推测原始缅语没有元音长短的分别，后来由于韵尾的不同有了不同的声调。妙齐提碑文时代(1112 年)声调已是伴随特征。如读作第 4 调的“喜悦”(hnats)kluiʔ，“心”sijʔ 当时带-ʔ 尾。如果此后才产生声调，应读作第 1 调。

---

① 曾晓渝、陈平《从妙齐提碑文溯缅语声调之源》，《民族语文》2000 年第 2 期。

怒苏怒语的4个调与缅语的4个调较为整齐的对应关系，应是相近的声调起源条件造成的。如浪速语许多-k尾的词与缅语第3或第1第2调的词有同源对应关系，而读作促声调，没有共同的声调来源。

妙齐碑文时代一些词既可读作长元音，也可读作短元音，可见元音长短并不区别词的意义。①

(2) 缅文转写的开音节单元音韵

古缅文时代元音ɑ的长短没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不同声调的ɑ韵与缅语支的不同语言存有较为整齐的对应关系。试比较：

	缅文	仰光	载瓦	浪速
月亮	lɑ^{1}	lɑ^{53}	lǒ^{55}	lɔ̱^{55}
晚上	ȵɑ^{1}	ȵɑ^{53}	mjin^{55}	mji^{55}
我	ŋɑ^{2}	ŋɑ^{22}	ŋo^{51}	ŋɔ^{31}
舌头	hljɑ^{2}	ɕɑ^{22}	ʃo^{51}	ʃɔ^{31}
五	ŋɑ^{3}	ŋɑ^{55}	ŋo^{21}	ŋɔ^{55}
虎	kjɑ^{3}	tɕɑ^{55}	lo^{21}	lɔ^{35}

藏文"月亮"zla ba，"我"ŋa，"五"lŋa。古缅语ɑ < 原始缅语*ɑ。

试比较缅文转写的开音节中的e韵：

	缅文	仰光	载瓦	浪速
核	se^{1}	si^{53}	tʃi^{55}	tʃik^{55}
忘记	me^{1}	me^{53}	mji^{55}	mjik^{55}
爪子	khre^{2}	tɕhe^{22}	san^{21}	khjik^{55}
土	mre^{2}	mje^{22}	mji^{21}	mjik^{31}
屎	khje^{3}	tɕhe^{55}	khji^{21}	khjik^{55}
四	le^{3}	le^{55}	mji^{21}	pjik^{31}

怒苏怒语"核"dʐi^{31}，"忘记"m̥i^{31}，"爪子"khɹi^{33}，"屎"khɹi^{55}，"四"vɹi^{33}。载瓦语单元音韵为a、e、i、o、u(有后起的松紧之别)，怒苏怒语单元音韵为a、ɛ、e、i、ə、ɔ、o、u、ɯ(有松紧之别，紧元音韵对应于缅语促音韵)。藏文"四"bʑi，"屎"skjag pa。

缅文开音节中的i韵：

	缅文	仰光	载瓦	浪速
知道	tθi^{1}	tθi^{53}	se^{55}	se^{55}
红色	ni^{2}	ni^{22}	ne^{51}	nɛ^{31}
梳子	bhi^{3}	bi^{55}	pje̱^{21}	pjɛ̱^{35}
火	mi^{3}	mi^{55}	mji^{21}	mji^{35}
尾巴	mri^{3}	mji^{55}	mji^{21}	mji^{21}
尿	shi^{3}	shi^{55}	i^{21}	ik^{55}

① 曾晓渝、陈平《从妙齐提碑文溯缅语声调之源》

屁	i³	i⁵⁵	khji²¹	khjik⁵⁵

藏文"知道"ɕes,"红色"dmar po,"火"me,"尾巴"rŋa ma。

看来缅文所代表的古缅语开音节的 e 主要来自原始缅语的 * i,缅文代表的古缅语的 i 主要来自原始缅语的 * e 和 * i。

缅文 ɔ 韵的对应较复杂:

	缅文	仰光	载瓦	浪速
融化	pjɔ²	pjɔ²²	pji⁵¹	pji³¹
嚷	ɔ²	ɔ²²	kĕ²¹ʒu²¹	tʃa̱u³¹
筋	krɔ³	tɕɔ⁵⁵	kji²¹	kji³¹
混合	rɔ³	jɔ⁵⁵	ŋ̊io⁵⁵	—

"融化",景颇语 pju³¹,独龙语 bjɯʔ⁵⁵,怒苏怒语 gɹi³³。"筋",藏文 rgjus < * grus,独龙语 dɯ³¹gɹu⁵³,怒苏怒语 gɹɯ⁵⁵。"旱",缅文 sɔ³,怒苏怒语 na̱⁵³,藏文 sŋa。

试比较缅文的 o 韵:

	缅文	仰光	载瓦	浪速
奶	no¹	no⁵³	nau⁵⁵	nuk⁵⁵
蘑菇	hmo²	m̥o²²	nau⁵¹	muk³¹
角	khjo²	khjo²²	khjui⁵¹	khjuk³¹
漏	jo²	jo²²	jui⁵¹	juk³¹
天	mo²	mo⁵⁵	mau²¹	muk⁵⁵
虫	po³	po⁵⁵	pau²¹	puk⁵⁵
锅	o³	o⁵⁵	au²¹	u̱k⁵⁵

o 韵词在缅语支亲属语中的对应较整齐。怒苏怒语"蘑菇"m̥ɯ³³,"角"khɹɯ³³,"漏"ʑɯ³³,"天"mɯ⁵⁵,"铁锅"ʂa³³ɣɯ⁵⁵。

缅语"奶",与汉语"乃"(甲骨文乳房之形)的读法对应。藏文"乳房"nu,"蘑菇"ɕa mug,"虫子"ɦbu,"铁锅"khro。

(铁)"锅"藏语和缅语的说法应与汉语"鬲"有渊源关系。缅文 o 韵可代表古缅语 * o 韵,来自原始缅语 o 韵。

试比较缅文 u 韵:

	缅文	仰光	载瓦	浪速
蛋	û¹	u⁵³	u⁵⁵	a̱u⁵⁵
抢	lu¹	lu⁵³	lu⁵⁵	la̱t⁵⁵
嫩	nu¹	nu⁵³	nu⁵⁵	nau⁵⁵
肠子	u²	u²²	u⁵¹	a̱u³¹
人	lu²	lu²²	pju⁵¹	pju³¹
拿	ju²	ju²²	tsui²¹	ju³¹
刺	shu³	shu⁵⁵	tsu²¹	tsau³⁵
挖	tu³	tu⁵⁵	khai²¹	tau³⁵

怒苏怒语"蛋"u³¹,"肠子"u³³,"人"su³³,"拿"ʑu³³,"刺"tʂu̠⁵³。

"肠子",藏文 rgju(ma) < *gru,义都珞巴语 kru⁵⁵。"拿"独龙语 lu⁵⁵,道孚语 zu,彝语喜德话 zu³³。"挖"怒苏怒语 khua̠⁵³,波拉话 khøʔ³¹另有来历。缅文 tu³与独龙语 du⁵³,景颇语 thu³¹,傈僳语 du³¹有同源关系。"刺",藏文 ɦtsher ma,景颇语 tʃu⁵⁵,彝语喜德话 tʂhu³³应与缅文 shu³所表示的有同源关系,古缅语 *tshul。

古缅语单元音韵应有 *a、*e、*i、*ɔ、*o、*u 6 个。但 *ɔ 韵可能是后起的。原始缅语单元音韵为 *a、*e、*i、*o、*u 5 个。

(3)缅文转写的 ɑi 韵

缅文的 ɑi 有第 1 调和第 3 调,与只有第 2 调的 ɑj 构成互补关系。我们很想知道这种关系是怎么形成的。试比较:

	缅文	仰光	载瓦	浪速
粗糠	phwɑi¹	phwɛ⁵⁵	phui²¹	phɔi³⁵
鸭子	bhɑi³	bɛ⁵⁵	pje̠t⁵⁵	phje̠t⁵⁵
砂子	tθɑi³	tθɛ⁵⁵	sǎ²¹-	ma³¹ʃo³¹
跌倒	lɑi³	lɛ⁵⁵	leŋ²¹	laŋ³⁵
换	lɑi³	lɛ⁵⁵	thai⁵⁵	tha⁵⁵
破	kwɑi³	kwɛ⁵⁵	koʔ²¹	kjøʔ³¹
剖	khwɑi³	khwɛ⁵⁵	khoʔ⁵⁵	khɔʔ⁵⁵

怒苏怒语"糠"phe⁵⁵,"换"l̥e⁵⁵。

"糠",藏文 phu mag,嘉戎语 tə rpᴇ,彝语巍山话 phᴇ²¹。

"砂子",载瓦语 sǎ²¹ mui⁵¹,勒期语 sə̆⁵⁵mui³¹,阿昌语 sǎ³¹ le⁵⁵。它们的 s-前缀对应于古缅语 *s-声母(缅文 tθ-)。

"跌倒",藏文 ɦgril,史兴语 kha⁵⁵ra⁵⁵,景颇语 kǎ³¹ to̠³³(t- < *l-),博嘎尔珞巴语 get(< *grel)。原始缅语 *g-lel。藏文 ɦgril 对应于汉语"跌" *g-lit。

"换",景颇语 kǎ³¹lai⁵⁵,格曼僜语 ɑ³¹let。原始缅语 *plal,对应于汉语"移" *lar。这一点潘悟云先生已经指出,缅文的 ɑi "在更早的年代也是 aj,例如 phrɛ³'扯破,裂开' 对应于汉语的'破' *phlals > phlaj;lɛ³'换,交换'对应于汉语的'移' *lăl > lăj。"① "换",错那门巴语 pleʔ⁵³,阿昌语 poʔ⁵⁵。

藏文(衣服)"破"dral,独龙语 bɹɛʔ⁵⁵,缅文 prɑi³。古藏语 dral < *bral,原始缅语 *bral。"破"的自动和使动形式缅语用声母不送气和送气的对立来表示。

可见缅文的 ɑi 韵来自古缅语 *ɑj,原始缅语 *ɑl。演变为 *ɑj 的,古缅语时代为第 2 调,演变为 *aiʔ 的读第 1 调,*al 读第 3 调。

(3) 缅文的-w-

缅文-w-和现代仰光话的-w-有对应关系。如"狗",缅文 khwe³,仰光话 khwe⁵⁵,载瓦语 khui²¹,彝语喜德话 khɯ³³,藏文 khji,巴兴语 khli-tʃhɑ,卢舍依语 ui。

从亲属语的读法看古缅语的 *-w-原本是 *-u-。试比较:

① 潘悟云《缅甸文元音的转写》,《民族语文》2000 年第 2 期。

	缅文	仰光	载瓦	浪速
蛇	$mrwe^{2}$	mui^{51}	mju^{31}	$vɹi^{33}$
蹄	$khwa\text{ː}^{2}$	$khji^{51}$	$khjei^{55}$	$khjei^{33}$
狗	$khwe^{3}$	$khui^{21}$	$khui^{55}$	$khui^{55}$
毛	mwe^{3}	mau^{55}	mou^{55}	$m̥e^{55}$
暖和	nwe^{3}-	$ŋje^{21}$	$ny\text{ː}^{33}$	—
血	$tθwe^{3}$	sui^{21}	sa^{55}	sui^{55}
牙齿	$tθwa^{3}$	$tsui^{51}$	$tsɿ^{31}$	sua^{55}

"牙齿",藏文 so,却域语 ski^{55},巴兴语 khlo。从藏羌语支看原来的 * s-前缀变作古藏语的声母。克伦语格可方言(Gheko)θa ku,θa < * s-,是成音节的前缀。那加语的方言,喜马拉雅语支的方言,库基—钦语支的方言往往还带后缀。藏语支的达拉克语可读 so,也可读 so-ga。原始藏缅语"牙齿"可拟为 * s-khlo(-g),原始缅语 * sliɣ > 古缅语 * swe^{3}。"狗",缅语 $khwe^{3}$ < * khu-l。"蛇"原始缅语 * mru-l。

四 原始景颇语的语音

景颇语支的语言除了景颇语,还有独龙语、达让僜语、格曼僜语、义都珞巴语、苏龙珞巴语、博嘎尔珞巴语、阿博尔语(Abor)、米里语(Miri)、福贡怒语和阿侬怒语。景颇语支的语言能保持原始藏缅语词的双音节节律。如数词的古前缀仍带元音。原始景颇语是古藏缅语库基—那加、博多—加洛和景颇共同语中分化出来的一支。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中我们以景颇语的语音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比较研究——一方面是景颇语支内部的比较,另一方面也涉及与其他语支语言的比较来构拟原始景颇语的语音。云南盈江县铜壁关景颇语的辅音系统是这样的:①

p	ph	m	f		
t	th	n		l	
k	kh	ŋ	χ	w	
ts	tsh		s		
ʧ	ʧh		ʃ	ʒ	j
ʔ					

pʒ、phʒ、kʒ、khʒ 是卷舌化的塞音,pj、phj、mj、kj、khj、ŋj 是颚化的塞音。这些构成景颇语的声母系统。

景颇语元音分松紧,有:

i i̠	e e̠	a a̠	o o̠	u u̠
		ai a̠i̠	oi o̠i̠	ui u̠i̠
		au a̠u̠		

① 参见《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编写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第 321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

1. 景颇语的声母和紧元音

戴庆厦先生曾说明景颇语的送气声母只同松元音结合，这对研究景颇语松紧元音对立的来源是重要的提示。① 此外我们注意到景颇语的紧元音一般分布在 p-、t-、k-、ts-、ʧ-等辅音声母音节中，也分布在 kʒ-、pʒ-、kj、pj-这样的辅音声母音节中。除了不与送气辅音结合外，一般也不与 s-、ʃ-、l-及鼻音声母结合。较少出现在 31 调(包括其变调 51 调)音节中。双音节词中紧元音多出现在第二音节。紧元音的分布与其所在音节是否舒促无关。显然景颇语紧元音不像彝语支语言那样是塞音韵尾影响元音造成的，而是与声母辅音的紧张度有密切关系。送气清塞音声母和擦音一样，也有擦音成分-h-，不能像不送气清塞音那样使元音变成紧的。kʒ-、pʒ-声母辅音也只是带有卷舌的发音特点，仍能使元音变成紧的。

我国境内的景颇语无浊塞音，因为经历了浊塞声母清化的历史。分布在境外的景颇语星颇话(Singpho)仍有浊塞声母。如："鼻子"景颇语 lă^{55} ti^{51}，星颇话 nād ī，"头"po^{33}/bōŋ，"嘴"n^{31} kup^{31}/niŋ-gūp，"脚"lă^{31} ko^{33}/là-gōŋ，"星星"ʃă^{33} kan^{33}/ts ī-gàn，"马"kum^{31} ʒa^{31}/gūm rōŋ，"狗"kui^{31}/gui。②

景颇语 j-原本当有清浊之分。j-声母音节在促音节中多读 31 调，如"打"kă^{31} jat^{31}，"烂"jat^{31}，"跛子"lă^{31} jot^{31}。但仍有读 55 调的，如"痒"ja^{55}，"睡"jup^{55}。带清音性质的 j-声母有的是借词。"睡"应与载瓦语 ju̱p^{55}，浪速语 jap^{31}，缅文 ip 以及独龙语的 ɪp 等有词源关系。"痒"ka^{31} ja^{55}应与载瓦语 jo^{21}，仰光缅语 jɑ^{55}，缅文 jɑ^{3} 等有词源关系。景颇语"剥"je̱n^{33}读作紧元音，这个词 < * ʔj-。

景颇语 kʒ-和 pʒ-声母中的-ʒ-和作为声母的 ʒ-读法上不同。"臭虫"ʃă^{55}kʒe̱p^{55} < * krep，如格曼僜语 mɯ^{31}klɑp，缅文 krɑm^{3} po^{3}。"眼泪"mjiʔ^{55} pʒu̱i^{33}的 pʒu̱i^{33} < * prui，与福贡怒语"眼泪"phɹɿ^{31}，达让僜语 blɑi^{55}有词源关系。(牛)"角"n^{31}ʒuŋ^{33}中的 ʒ-表现为浊音，与博嘎尔珞巴语"角"araŋ，格曼僜语 kăŋ^{35}有词源关系。"根"ʒu^{31}来自古浊声母，今读 31 调，与独龙语"根"uŋ^{31}ɹɯ^{55}，碧江怒语 gɹɯ^{55}有词源关系。而"头发"景颇语 kă̱^{55} ʒa̱^{55}，ʒa̱^{55}从声调看来古清声母音节，可能来自 * k-ra。如藏文"头发"skra。

下文关于声调起源问题的讨论中说明 31 调来自古浊声母和送气塞音声母音节，但紧元音的出现晚于声调的发生，31 调中的紧元音是浊声母清化之后出现的。一些不送清塞音声母音节不能像预期的那样出现紧元音，这有两种可能。一，可能是一些清塞音声母原本是送气的，后来变作不送气的。二，可能是紧元音发生之后才来到的借词，不能再有那种变紧元音的经历。"桌子"să^{31} poi^{55}应是借词。如载瓦语"桌子"să^{21}poi^{51}，缅文 sɑ^{3}pwɑi^{3}。

2. 景颇语声调的来历

景颇语有 55、33、31 和 51 4 个声调。55、33 和 31 调是基本调，51 调是 55 和 31 双音节词后一音节的变调。刘璐先生在《景颇语简志》(第 16 页)中关于景颇语声调的分布有一个很好的说明："固有词中出现的二十七个节头辅音和三个声调都能结合；鼻音 m、n、ŋ 或元音作节尾的音节普通和三个声调结合，但节尾是 p、t、k、ʔ 的只出现第一调和第二调。"即促音节不分布 33 调。我们也注意到清送气塞音声母不论是哪一类的，都不分布 55 调。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促音节中 55 调分布在清辅音声母音节，浊辅音和清送气塞音声母促音节分布 31 调。55 调同时又

---

① 戴庆厦《我国藏缅语族松紧元音来源初探》，《民族语文》1979 年第 1 期。

② 参阅 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分布在清辅音的舒音节，清辅音声母的舒音节分布 33 调。

景颇语声调产生之后曾发生浊声母的清化。现代景颇语清辅音的 33 调和送气清音声母以外的 31 调词(或词根)古景颇语是浊声母。除了上文星颇话的材料能说明问题，如《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

	景颇	独龙	博嘎尔珞巴	达让僜
风	puŋ^{33}	bŭɪŋ^{53}	luŋ	ɹuŋ^{55}
蛇	pu̲^{33}	bɯ^{55}	bɯ	bu^{55}
月亮	ta̲^{33}	lɑ^{55}	lo	lo^{55}
溢	pʒat^{31}	bjɑʔ^{55}	pit	be^{55}
蹄	khʒuʔ^{31}	gɹɔ^{53}	—	gɹoŋ^{53}
破	woʔ^{31}	bɤ̆ʔ^{55}	pet	—

景颇语“风”puŋ^{33} < * bl-，“蛇”pu̲^{33} < * b-，“月亮”ta̲^{33} < * l-，“溢”pʒat^{31} < * br-，“蹄”khʒuʔ^{31} < * gr-，“破”woʔ < * b-。景颇语支的亲属语，尤其是独龙语同源词的读法可以说明这一点。下文关于原始景颇语声母的构拟中还会再讨论这个问题。

现代景颇语舒声韵(开音节韵和鼻尾韵)词根有的也读 31 调，如果是景颇语固有词(声调产生时已存在于景颇语中)，原本应有 * -ʔ、* -ɣ 和 * -s 韵尾。

如“酒”，景颇语 ʒu^{31}，独龙语 ɹɑ̆ʔ^{55}，藏文 rag，缅文 rak。“胆”景颇语 ʃă^{31} kʒi^{31} < * s-griʔ(或 *-s)，藏文 mkhris pa。“崖”，景颇语(luŋ^{31})pʒa^{31} < * braʔ，独龙语 ɑ^{31}pɹɑ̆^{55}，藏文 brag。

景颇语支语言中的 * -mʔ、* -nʔ 和 * -ŋʔ 后随的 * -ʔ 基本上都已消失，只是在独龙语的方言中第一人称的动词有这样的形式。下文有关景颇语韵尾的讨论中还会涉及这个问题。

擦音 s-声母音节的 31 调往往与古前缀有关。如“杀”，藏文 gsod，景颇语 sat^{31}。景颇语原本也有 * g-前缀或 * m-前缀，如苏龙珞巴语 waʕt。景颇语“假”(话)sot^{55}可比较。

古景颇语最初由于音节的舒促分化为两个调。后来舒音节送气和不送气清声母的读作 55 调，浊声母的读作 33 调。促音节不送气清声母的读 55 调，浊声母和送气清塞音声母的读 31 调。景颇语声调的来历可简单地表示为：

舒音节	清声母	→55 调
	浊声母	→33 调
促音节	不送气清塞音声母	→55 调
	浊声母、清送气塞音声母	→31 调

3. 原始景颇语的声母

景颇语词一般为双音节，有的是弱读音节(往往是前缀)和重读的音节构成。我们讨论的主要是重读音节的声母。试比较景颇语单纯的唇塞音声母：

	景颇	独龙①	博嘎尔珞巴	达让僜
拔	po̲^{55}	pɔl^{55}	bu	plu^{55}
肿	pum^{55}	gɤ̆ŋ^{55}	biŋ	plɯŋ^{35}

① 本节未加注明的独龙语词皆摘自《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为独龙语龙拉村话。

风	puŋ^{33}	bɯ̆ŋ^{55}	luŋ	ɹɯŋ^{55}
蛇	pu̠^{33}	bɯ^{55}	bɯ	bu^{55}
花	pan^{33}	wăt^{55}	pin	pɯ^{55}
堆(土)	pum^{31}	—	pum	tɯm^{55}
辫子	pan^{31}	blɑt^{55}	pa	plɯ^{55}
晴	phoŋ^{55}	gɑŋ^{55}	—	dɯŋ^{55}
哥哥	phu^{31}	—	ba:	—
开(门)	phoʔ^{31}	puʔ^{55}	—	po^{35}

"辫子"景颇语 sam^{55} pan^{51}，pan^{31}与独龙语 blɑt^{55}有同源关系。格曼僜语 ɕɑm^{55} phlăt^{55}。景颇语 pɑn^{31} < * blat。"堆"(土)福贡怒语 bom^{55}，达让僜语 ɑ^{31}tɯm^{55}，景颇语 pum^{31} < * blumʔ。古景颇语唇塞音声母应是清、清送气和浊 3 分。

试比较舌尖塞音声母：

	景颇	独龙	博嘎尔珞巴	达让僜
手	ta̠ʔ^{55}	—	lok	tio^{55}
月亮	ta̠^{33}	la^{55}	lo	lo^{55}
核	tu̠m^{33}	—	—	lɯm^{55}
家	ta̠^{31}	dɔ^{31}	—	doŋ^{55}
织(布)	taʔ^{31}	ɹaʔ^{53}	—	—
亮	thoi^{31}	—	—	thɯ^{31}-
村寨	thoŋ^{31}	kɹoŋ^{55}	luŋ	tiɯŋ^{55}
拾(起)	thaʔ^{31}	tɯ^{55}	tɯ	tɯ^{35}
滴	theʔ^{31}	t ŏʔ^{55}	dɯ	—

"手"景颇语 ta̠ʔ^{35} < * l̥ak，"月亮"ʃă^{33}ta̠^{33} < * s-la。"家"景颇语 ta̠^{31} < * daɣ。"村寨"thoŋ^{51} < * k-roŋs。"滴"theʔ^{31} < * thek 藏文 ɦthig。景颇语 t-可归纳为 4 个来历：< * l̥-、* t-(55 调中的)，来自 * l-、* d-(33 调和 31 调中的)。"连接"景颇语 mă^{31}tut^{55}，独龙语 sɯ^{31}tɔt，达让僜语 mɑ^{55}tho^{55}。景颇语的 th-有 * th-、* d-和 * C-l- 3 个来历。"拾"(起)，同语支的亲属语如独龙语是 t-，福贡怒语 thɯ^{55}，原始景颇语当读作 * th-，来源于原始藏缅语的 * g-ruk。如藏文 sgrug，缅文 kɔk。

试比较景颇语的单纯舌根塞音声母：

	景颇	独龙	博嘎尔珞巴	达让僜
箩	ka̠ʔ^{55}	kɔ̆ʔ^{55}	—	—
星星	kan^{33}	gɯ̆t^{55}	kar	dɯn^{55}
烤	ka̠ŋ^{33}	gɑŋ^{55}	—	lɑuŋ^{35}
赶(牛)	kot^{31}	kal^{55}	kər	—
狗	kui^{31}	gɯi^{55}	ki:	kuɑɯ^{53}
射	kap^{31}	ap^{55}	op	ja^{31}
痰	kha^{55}	—	kak	kha^{53}

种(菜)	khai[55]	kat[55]	—	—
苦	kha[55]	ka[55]	ka:	khai[55]
乌鸦	kha[33]	ka[55]	—	kla[55]
烟(火)	khut[31]	ɯ[55]	kɯ:	khɯɯ[53]
手镯	-khon[31]	—	-ken	-dzeŋ[55]

"星星"格曼僜语 kɯ[31]grɯn[35],景颇语 kan[33] < *grar。"烤"景颇语 kaŋ[33] < *glaŋ。"苦"景颇语 kha[55] < *khaʔ。"烟"(火)景颇语 wan[31]khut[31],格曼僜语 ta[31]khɯi[53],达让僜语 ma[31]khɯɯ[53],原始景颇语 *mar khut。

以上的比较说明原始景颇语如同达让僜语和格曼僜语声母塞音为清、清送气和浊3分。

试比较景颇语 j-和颚化塞音的声母

	景颇	独龙	博嘎尔珞巴	达让僜
睡	jup[55]	ĭp[55]	jup	—
喉咙	juʔ[31]	xɹŏʔ[55]	jom	gɹu[53]
融化	pjo[33]	bjɯʔ[55]	—	ji[53]
飞	pjen[33]	bĕɹ[53]	bjar	jim[35]
蚂蟥	pjin[31]	pŭt[55]	—	pe[53]
蛆	pjet[31]	pi[55]	—	pɯm[53]
屁	phjet[31]	xɹŏʔ[55]	jom	pɹai[53]
塌	kji[31]	bɹɯ̆t[55]	—	—
屎	khji[55]	—	—	klai[53]
干	khjiŋ[33]	—	lɯŋ	dzɯŋ[55]
他	khji[33]	—	ko:	—
搔	khjit[31]	ɹŭʔ[55]	—	—

"睡"缅文 ip,载瓦 jup[55]等应与景颇语支诸语的读法有同源关系。景颇语 jup[55] < *ʔjup。浊声调的 j- < *C-l-,如"喉咙"。景颇语塞音声母的颚化成分-j-有*-j-和*-l-两个来源。"屎"达让僜语中保留-l-,原始藏缅语*qhla-g > 原始景颇语*khla > 现代景颇语 khji。

景颇语 ʒ-声母的对应关系如:

	景颇	独龙	博嘎尔珞巴	达让僜
东西	ʒai[55]	sɯ[31]ɹa[53]	—	bɹɯ[53]
雨	ʒaŋ[33]	dzaʔ[55]	doŋ	ɹa[55]
水獭	ʒam[33]	ɹam[53]	ram	ɹɯŋ[35]
角	ʒuŋ[33]	xɹɯ[55]	raŋ	ɹau[55]
买	ʒi[33]	—	rə:	bɹai[35]
根	ʒu[31]	ɹɯ[55]	—	ɹai[55]
脱	ʒoʔ[31]	leʔ[55]	—	ɹueŋ[53]
哪(个)	ʒa[31]	ɹa[55]	lə	—

景颇语声母 ʒ-与博嘎尔珞巴语 r-,独龙语、达让僜语 ɹ 对应。读作55调的 ʒ-当 < *r̥- < *C-r-。

“雨”景颇语 mă³¹ʒaŋ³³，博嘎尔珞巴语 medoŋ，坦库尔那加语 kaziŋ，原始景颇语 * m-r-。

景颇语卷舌化塞音声母的对应如：

	景颇	独龙	博嘎尔珞巴	达让僜
扎	pʒup⁵⁵	dʑaʔ⁵⁵	—	ploŋ³⁵
溢	pʒat⁵⁵	bjɑʔ⁵⁵	pit	be⁵⁵
工资	pʒai³³	pŏʔ⁵⁵	—	—
崖	pʒa³¹	pɹŏʔ⁵⁵	—	bɯi³¹
稀	pʒuŋ³¹	mɯ³¹ ɹin⁵⁵	beː	—
满	phʒiŋ⁵⁵	—	biŋ	blɯŋ⁵⁵
解(结)	phʒan³¹	pɯt⁵⁵	keː pen	—
白	phʒo³¹	mɑŋ⁵⁵	puŋ	lio⁵³
修理	kʒam⁵⁵	zap⁵⁵	—	ɹu⁵³
六	kʒu̠ʔ⁵⁵	kɹŭʔ⁵⁵	kɯ	xɹo⁵³
铜	kʒi³³	—	raː	ɹɯn⁵⁵
胆	kʒi³¹	xɹi⁵⁵	—	—
啃	kʒe̠t³¹	gɹɔl⁵⁵	—	—
饱	khʒu⁵⁵	gɹɑ⁵³	jet	—
野鸡	khʒaŋ³³	dăŋ⁵³	—	—
哭	khʒap³¹	—	kap	khɹo⁵³
蹄	khʒuʔ⁵¹	gɹɔ⁵³	—	gɹɔŋ⁵³

景颇语 pʒ-、phʒ-、kʒ-和 khʒ-分别来自 * pr-、* phr-、* kr-和 * khr-。“崖”景颇语 pʒa³¹ < * bra-g，与古藏语 brag，古缅语 pɑ³(< * pɑɣ)有同源关系。“胆”景颇语 să³¹ kʒi³¹ < * s-gris，古藏语 mkhris，古缅语 khre²。

景颇语鼻音声母的对应如：

	景颇	独龙	博嘎尔珞巴	达让僜
云	mui³³	mŭt⁵⁵	muk	m̩⁵⁵
毛	mun³³	mŭl⁵⁵	mɯ	m̩⁵⁵
梦	muŋ³³	mluŋ³⁵	moŋ	mo⁵³
天	mu³¹	mŭʔ⁵⁵	—	—
尾巴	mai³¹	mi⁵⁵	n̥o	mɯn⁵⁵
名字	mjiŋ³³	bɹɯŋ⁵³	min	mɯŋ⁵⁵
眼睛	mjiʔ³¹	mĕʔ⁵⁵	mik	—
想	mjit³¹	mit⁵⁵	mɯŋ	tiɯŋ⁵³
闻(嗅)	nam⁵⁵	nɑm⁵⁵	nam	nɯŋ³⁵
推	noŋ⁵⁵	nɔl⁵⁵	num	n̥ɯŋ⁵⁵

岁	niŋ^{33}	niŋ^{55}	ȵiŋ	nɯŋ^{55}
耳朵	na^{33}	na^{53}	ȵa	naŋ^{35}
笑	ni^{33}	—	ȵir	—
鼻涕	nep^{31}	ɲep^{55}	nap	—
揉	nut^{31}	dʑɯp^{55}	nuː	—
鱼	ŋa^{55}	ŋa^{55}	ŋoː	ŋaŋ^{53}
牛	ŋa^{33}	ŋua^{53}	—	—
我	ŋai^{33}	ŋa^{53}	ŋoː	—
摆动	ŋat^{31}	ŋat^{55}	—	—

景颇语 33 和 31 调的 m-、n-、ŋ-一般分别来自 * m-、* n-、* ŋ-。55 调的 m-、n-、ŋ-原本是清音。如"闻"景颇语 mǎ^{31}nam^{55}，独龙语 pɯ^{31}nam^{55}，藏文 snom，库基语支的钦语(Haka Chin)hnim，古词根前原本还有 * s-前缀。推测原始景颇语"鱼" * sŋa-g。土家语"鱼"soŋ^{35} < * s-ŋa。

景颇语 l-声母的对应如：

	景颇语	独龙	博嘎尔珞巴	达让僜
拿	la^{55}	lu^{53}	loŋ	—
换	lai^{55}	klai^{53}	lɯk	ja^{31}
种子	li^{33}	—	liː	piai^{55}
男人	la^{33}	la^{53}	—	—
路	lam^{33}	lǒŋ^{53}	lam	lim^{55}
晒	lam^{33}	lam^{55}	loː	la^{55}
墓	lup^{31}	lɯp^{55}	—	—
石头	loŋ^{31}	luŋ^{55}	lɯŋ	phlaŋ^{35}
叶子	lap^{31}	lǎp^{55}	—	—

景颇语 l-声母的词有的原本有前缀。"换"kǎ^{31}lai^{55} < * k-lat。独龙语中成为 kl-声母。格曼僜语 a^{31}let^{35}。羌语支的史兴语 qa^{55}lɛ^{55}。"叶子"，景颇语古词为 phoʔ^{31}。[①] 碧江怒语"叶子"si^{53}pha̠^{53}da^{55}。

景颇语 s-声母的对应：

	景颇	独龙	博嘎尔珞巴	达让僜
筋	sa^{33}	gɹu^{53}	—	sa^{55}
来	sa^{33}	lɔʔ^{55}	—	—
死	si^{33}	ɕi^{53}	ŋiː	ɕi^{55}
肥	sau^{33}	ɕa^{55}	—	so^{53}
血	sai^{31}	ɕɯi^{55}	—	ɹuai^{53}
杀	sat^{31}	sat^{55}	men	se^{55}
送	sa^{31}	sɔ^{55}	—	sa^{55}

① 参见戴庆厦、徐悉艰《景颇语词汇学》第 289 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年。

深	suŋ³¹	ɹɯ³¹	rɯŋ	ɹɯm⁵⁵

“筋”藏文 rgjus < * grus，独龙语 gɹu⁵³与之有同源关系。景颇语“筋”la³³sa³³，的 s-原本是前缀。如哈雅哈尼语 sa³¹gu³¹，史兴语 sɛ⁵⁵tsɑ³³。

古藏语“来”ɕog 与景颇语“来”sa³³有同源关系，s-最初是前缀。景颇语“血”sai³¹原本有辅音尾，可能是 * sra-g，与古藏语 khrag 有同源关系。在不少藏缅语的方言中这个 * s-都成声母。景颇语中 * sr- > * z- > s-。

“杀”藏文 gsod，缅文 thɑt 等与景颇语 sat³¹有同源关系。藏文有 g-前缀，原始景颇语是 * m-前缀。如福贡怒语 sɑn⁵⁵(-n < * -t)，博嘎尔珞巴语 men < * m-sat。

“深”原本是 * -m 尾，因 * -g 后缀变作-ŋ。声母的来历与“血”同。钦语(Haka Chin)htuk < * sruk。苏龙珞巴语 ɣək。

景颇语 ʃ-的对应如：

	景颇	独龙	博嘎尔珞巴	达让僜
抢	ʃun⁵⁵	tun⁵³	—	—
冷	ʃuŋ³³	—	—	dzoŋ⁵³
蛙	ʃuʔ³¹	ɹi⁵³	tɯk	ɹɑi⁵³
钻(洞)	ʃaŋ³¹	laŋ³⁵	lɯk	lo⁵³
落下	ʃoŋ⁵¹	gləm⁵³	oŋ	lɯŋ⁵³

景颇语“抢”kă³¹ʃun⁵⁵与独龙语 tun⁵³，义都珞巴语 ɹu⁵⁵，勒期语 lu̱t，墨脱门巴语 run(bu)等有同源关系。景颇语“冷”kă³¹ʃuŋ³³与达让僜语 dɯŋ⁵³，古藏语 graŋ，坦库尔那加语 khaiheŋ 等有同源关系。“蛙”达让僜语 pɑ³¹ ɹɑi⁵³，阿博尔语 ru-ik(田鸡一类的蛙)。“落下”义都珞巴语 diaŋ³³，阿博尔语 so-lik(太阳下山)、go-lik。

从以上比较中可以看出景颇语 ʃ-来自带前缀的流音。“钻”(洞)怒苏怒语 khɹoŋ，独龙语木力王村话 dʑaŋ³⁵，龙拉村话 ləŋ，博嘎尔珞巴语 gɯ lɯk，格曼僜语 liɯŋ⁵³等有同源关系。景颇语 ʃ- < * C-l-。

景颇语 w-声母的对应如：

	景颇语	独龙	博嘎尔珞巴	达让僜
肺	wop⁵⁵	ɹɯ³¹	loː	po⁵⁵
斧头	wa³³	wăɹ⁵³	jaː	pɑ³⁵
火	wan³¹	mi⁵⁵	mə	mɯn⁵⁵
猪	waʔ³¹	wăʔ⁵⁵	jək	—
破	woʔ³¹	bĕʔ⁵⁵	pet	—
雾	wan³¹	mɯi⁵⁵	muk	baŋ³⁵

“咬”景颇语 kă³¹wa⁵⁵ < * g-pa，阿博尔语 pa(蛇咬)。羌语支语言中，羌语桃坪话“咬”χbe³³，史兴语 pu⁵⁵。“肺”景颇语 sin³¹wop⁵⁵，wop⁵⁵ < * pop，阿博尔语 â-rop，原始景颇语 * prop。

“火”阿博尔语 me-gu(大火、)，景颇语 wan³¹ < * mer-g。原始藏缅语“火”有 * -r 尾。如那加语南桑亚方言“火”vān，莫桑方言 varr。“猪”景颇语 waʔ³¹ < * mak < 原始景颇语 * blak。景颇语 55 调的 w- < * p-或 * pl-，33 调和 31 调的 w- < * m-或 * bl-。

景颇语 ts-声母的对应如：

	景颇语	独龙	博嘎尔珞巴	达让僜
熊	tsap^{55}	ɕɯi^{55}	ɕu tum	mm^{55}
站	tsap^{55}	—	rop	—
八	tsat^{55}	ɕăt^{55}	—	—
麻雀	tsa^{33}	tɕăl	—	pɹɑi^{53}
说	tsun^{33}	—	ben	ɹo^{55}
生(肉)	tsiŋ^{33}	tŭɯŋ^{55}	—	xoŋ^{55}
百	tsa^{33}	ɕɑ^{55}	—	—
簸(米)	tsap^{31}	zɑp^{55}	—	tshɯɯ^{55}

“八”格曼僜语 gɹɯn^{53} < *grɯt。“站”阿博尔语 da-rop,与景颇语“站”有同源关系。“生”(肉),阿博尔语 i-teŋ,独龙语 tŭɯŋ^{55},坦库尔那加语 khariŋ 应与景颇语 tsiŋ^{33}有同源关系。景颇语 55 调 ts- < *k-r-或*p-r-,33 和 31 调 ts- < *g-r-或*b-r-。“高”,景颇语 tso^{31} < *g-rog,达让僜语 kɑ^{31}lɯŋ^{55},苏龙珞巴语 gɹa^{33},阿博尔语 ke-dok。

景颇语 tʃ-声母的对应如:

	景颇	独龙	博嘎尔珞巴	达让僜
乳房	tʃuʔ^{55}	nuŋ^{55}	tɕu:	—
劈	tʃeʔ^{55}	—	tak	—
插	tʃun^{55}	tɕɑʔ^{55}	—	—
太阳	tʃan^{33}	luŋ^{55}	duŋ	ɹɯn^{53}
知道	tʃe^{33}	sɔ^{55}	tɕen	sɑ^{53}
黑	tʃuŋ^{53}	—	ka:jaŋ	maŋ^{53}
金子	tʃa^{31}	seɹ^{55}	ɕer	—
苍蝇	tʃi^{31}	dʑŭɹ^{53}	—	—
尿	tʃit^{31}	tɕi^{53}	ɕi:	tɕɯŋ^{53}
骑	tʃon^{31}	ɕon^{55}	ɕen	dioŋ^{53}
小	tʃi^{31}	tɕăl^{53}	tɕop	tie^{53}

“骑”藏文 bʑon,藏语巴塘话 ɕon,独龙语木力王村话 dʑɔt^{55},格曼僜语 tɕon^{55}。“金子”藏文 gser,阿博尔语 a-ŋin。“金子”藏缅语中有借自汉语的“金”,如格曼僜语的 sum^{53}。藏文的形式似乎是更早时的读法,是“黄”ser 的派生。独龙语“黄”gwɑɹ^{53}可以比较。景颇语“金子”tʃa^{31} < *dʑaʔ < *g-ser,“骑”tʃon^{31} < *dʑon-ɣ。达让僜语“骑”dioŋ < *g-ron-ɣ,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atoŋ。

“黑”,藏文 nag,独龙语 nɑʔ^{55},缅文 nɑk,坦库尔那加语 katʃik,博嘎尔珞巴语 ka:jaŋ 有同源关系。景颇语“黑”tʃoŋ^{53} < *dzaŋ < *g-nak,达让僜语 muŋ^{53} < *g-naŋ。阿博尔语 jo-raŋ。-ŋ 尾和-k 尾的交替,*-n-演变为-r-。

“乳房”,独龙语 nuŋ^{55} < *nuk,缅文 no^{1} < *noʔ 景颇语 tʃuʔ^{55} < *k-nuk。

“太阳”,景颇语 tʃan^{33} < *g-nan。达让僜语 rɯn^{53},苏龙珞巴语 kə^{33}ri^{33},格曼僜语 min^{55}。

“劈”景颇语 tʃeʔ^{55} < *k-sek,博嘎尔珞巴语 pa tak,藏文 gcag。

55 调 ʧ- < * k-s-、* k-n-、* k-r-等,33 调和 31 调 ʧ- < * ɡ-s-、* ɡ-n-、* ɡ-r-等。

4.原始景颇语的元音

以下我们对景颇语舒促两类音节中的元音进行比较。景颇语浊声母清化后才有元音松紧的分别。紧元音大体来自相应的松元音。试比较景颇语舒音节中的 a 元音(包括紧元音a̠):

	景颇	独龙	博嘎尔珞巴	达让僜
月亮	ta̠^{33}	lɑ^{55}	lo	lo^{55}
鱼	ŋa^{55}	ŋɑ^{55}	ŋoː	ŋɑŋ^{53}
耳朵	na^{33}	nɑ^{53}	ruŋ	nɑŋ^{35}
五	ŋa^{33}	ŋɑ^{53}	ŋo	ŋɑ^{35}
水獭	ʒam^{33}	ɹɑm^{53}	ram	ɹɯŋ^{35}
闻(嗅)	nam^{55}	nɑm^{55}	nam	nɯŋ^{35}
晒	lam^{33}	lɑm^{55}	loː	lɑ^{55}
烤	ka̠ŋ^{33}	gɑŋ^{55}	—	lɑuŋ^{35}

"月亮",藏文 zla,缅文 lɑ^{1};"鱼"藏文 ŋa,缅文 ŋɑ^{3};"耳朵"藏文 rna,缅文 nɑ^{3};"五"藏文 lŋa,缅文 ŋɑ^{3},"闻"缅文 nɑm^{3}。景颇语舒音节中的 a 与独龙语的 ɑ 有对应关系,与藏文、缅文记录的藏语和缅语的词比较也有这样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假定原始藏缅语舒音节中的 * a 到了原始景颇语的许多词中仍读作 * a。而"太阳"景颇语 tʃan^{33},独龙语 luŋ^{55};"筋"景颇语 sa^{33},独龙语 gɹu^{53} 是不合规则的对应关系,形成的原因还不清楚。

试比较促音节中的 a:

	景颇	独龙	博嘎尔珞巴	达让僜
哪(个)	ʒa^{31}	ɹɑ^{55}	lə	—
溢	pʒat^{55}	bjɑʔ^{55}	pit	be^{55}
崖	pʒa^{31}	pɹɑ̆ʔ^{55}	—	bɯi^{31}
摆动	ŋat^{31}	ŋɑt^{55}	—	—
叶子	lap^{31}	lɑ̆p^{55}	—	—
杀	sat^{31}	sɔ^{55}	—	sɑ^{55}
猪	waʔ^{31}	wɑ̆ʔ^{55}	jek	—
八	tsa̠t^{55}	ɕɑ̆t	—	—

"八"藏文 brgjad,缅文 hrɑs;"猪"藏文 phag,缅文 wɑk;"杀"藏文 gsod,缅文 thɑt;"叶子"藏文 lo,缅文 lap。"杀"汉语上古音 * srat,"叶"汉语上古音 * lap。我们仍可把原始景颇语这些词中的元音构拟为 * a。

景颇语舒音节词根的固有词中元音 e 较少出现,试比较舒、促音节中的 e 元音。

	景颇	独龙	博嘎尔珞巴	达让僜
知道	ʧe̠^{33}	sɔ^{55}	tɕen	sɑ^{53}
肾	te^{55}	ɹĕʔ^{55}	—	ɕi^{55}
飞	pje̠n^{33}	bĕɹ^{53}	bjar	jim^{35}
鼻涕	nep^{31}	ɲep^{55}	nap	—

滴	theʔ³¹	tɔ̆ʔ⁵⁵	dɯː	—
啃	kʒet³¹	gɹɔl⁵⁵	—	—
臭虫	kʒep⁵⁵	gɹe⁵⁵	—	—

景颇语舒促音节的 e 与独龙语 ɔ、ɔ̆、e、ĕ 对应。独龙语元音的长短不同是后起的，景颇语 e 可能来自 *ɔ、*e。"知道"，藏文 ɕes，缅 tθi¹（< * seʔ）；"滴"藏文 ɦthig，缅文 kjɑ¹。"飞"，藏文 ɦphur，缅文 pjɑm²；"鼻涕"，缅文 hnɑp，格曼僜语 n̥ɑp⁵⁵；"臭虫"，缅文 kram³，格曼僜语 klɑp⁵³。

试比较舒音节中的 i：

	景颇	独龙	博嘎尔珞巴	达让僜
数	thi⁵⁵	ɹɯ⁵⁵	kɯː	—
死	si³³	ɕi⁵³	ŋiː	ɕi⁵⁵
酸	khʒi³³	tɕɯ̆p⁵⁵	tɕup	xɹɯ⁵⁵
生	tsiŋ³³	tɯ̆ŋ⁵⁵	—	xoŋ⁵⁵ɹu⁵⁵
重	li³³	li³³	—	—
年	niŋ³³	niŋ⁵⁵	n̥iŋ	nɯŋ⁵⁵

景颇语舒音节中的 i 与独龙语 ɯ̆、ɯ 和 i 有对应关系。"死"藏文 ɦɕi，缅文 tθe²；"重"藏文 ldʑid，缅文 le³。"酸"藏文 skjur，缅文 khjɑɦ²；"生"藏文 rdʑen < * r-grin，错那门巴语 lin⁵⁵，阿昌语 tsin。景颇语舒音节中的 i 应来自原始景颇语的 *i，独龙语中分化为 i、ɯ̆和 ɯ。

景颇语促音节中的 i：

	景颇	独龙	博嘎尔珞巴	达让僜
搔	khjit³¹	ɹɯ̆ʔ⁵⁵	—	—
胆	kʒi³¹	xɹi⁵⁵	—	—
苍蝇	tʃi³¹	dʑɯ̆l	—	—
皮肤	phjiʔ³¹	pɯ̆n⁵⁵	pin	—
尿	tʃit³¹	tɕi⁵⁵	ɕiː	tɕɯŋ⁵⁵

景颇语促音节中的 i 也是与独龙语同源词中的 ɯ̆ 和 i 对应。"尿"藏文 gtɕin，缅文 shi³；"胆"藏文 mkhris，缅文 khre²；"露水"景颇语 num³¹ʒiʔ⁵⁵，藏文 ʑil；"眼睛"，景颇语 mjiʔ³¹，独龙语 mĕʔ⁵⁵，藏文 mig 等可以看出景颇语的 i 和古藏语同源词的 i 有对应关系。

试比较景颇语舒促音节中的 o 元音：

	景颇	独龙	博嘎尔珞巴	达让僜
拔	po⁵⁵	pɔl⁵⁵	bu	plu⁵⁵
推	noŋ⁵⁵	nɔl⁵⁵	num	n̥ɯŋ⁵⁵
村寨	thoŋ³¹	kɹɔŋ⁵⁵	luŋ	tiɯŋ⁵⁵
白	phʒo³¹	mɔŋ⁵⁵	puŋ	lio⁵³
骑	tʃon³¹	ɕɔn⁵⁵	ɕen	dioŋ⁵³
揭(盖)	phoʔ³¹	paŋ⁵⁵	—	po³⁵
脱(衣)	ʒoʔ³¹	leʔ⁵⁵	—	ɹueŋ⁵³
破	woʔ³¹	bĕʔ⁵⁵	pet	—

景颇语 o 与独龙语 ɔ、e(或 ĕ)有对应关系。“村寨”藏文 bgroŋ,“骑”藏文 bʑon。“脱”(衣),藏文 ɦphud,缅文 khjot。景颇语 o 一般来自原始景颇语 * o。

试比较景颇语舒促音节中的 u 元音:

	景颇	独龙	博嘎尔珞巴	达让僜
蛇	pu̱^{33}	bɯ^{55}	bɯ	bu^{55}
风	puŋ^{33}	bɯ̆ŋ^{53}	luŋ	ɹuŋ^{55}
冷	ʃuŋ^{33}	dzɯŋ^{53}	—	dzoŋ^{53}
角	ʒuŋ^{33}	xɹɯ^{55}	raŋ	ɹɑu^{55}
烟(火)	khut^{31}	ɯ^{55}	kɯː	khɯu^{53}
根	ʒu^{31}	ɹɯ^{55}	—	ɹɑi^{55}
六	kʒu̱ʔ^{55}	kɹŭʔ^{55}	kɯ	xɹo^{53}
天	mu^{31}	mŭʔ^{55}	—	—

景颇语舒促音节中的 u 与独龙语 ɯ、ɯ̆和 ŭ 有对应关系。“蛇”藏文 sbrul,缅文 mrwe^{2}(< *mrul);“毛”景颇语 mun^{33},独龙语 mɯ̆l,藏文 spu,缅文 mwe^{3};“六”藏文 drug,缅文 khrok。景颇语舒促音节中的 u 一般来自原始景颇语 * u。

景颇语元音的松紧是较晚才有的,晚于浊音声母的清化。松紧元音的不同尚未使元音产生高低和前后的音位性差别。以下再来讨论复元音的来历。

试比较景颇语舒、促音节中的复元音 ai:

	景颇	独龙	博嘎尔珞巴	达让僜
东西	ʒai^{55}	sɯɹɑ^{53}	—	bɹɯ^{53}
换	lai^{55}	klɑi^{53}	luk	jɑ^{31}
改(正)	ʒai^{55}	klɑ̆i^{55}	—	—
我	ŋai^{33}	ŋɑ^{53}	ŋoː	xuŋ^{31}
虫子	tai^{33}	bɯ^{31}liŋ^{55}	pum	pum^{55}
血	sai^{31}	ɕɯi^{55}	—	ɹuɑi^{53}
尾巴	mai^{31}	—	ŋo	mɯn^{55}

景颇语复元音音节没有辅音韵尾。有的古词原本应有辅音尾。辅音尾失落留下 i 尾。景颇语“一”lă^{55}ŋai^{51},la^{55}前缀,词根 ŋai^{31}。景颇语“一”“二”用 lă^{55}前缀,格曼僜语用 kɯ^{31}前缀。格曼僜语“一”kɯ^{31}mu^{53}。景颇语“一”ŋai^{31} < * mat。库基—钦语支中有的语言保留着这类读法。如钦博语(Chinbok)“一”tu-mat,克央语(Khyang)māt,梅梯语(Meithei)ɑ-mā。[①] “锋利”,景颇语 tai^{55},独龙语 dɑi^{53},达让僜语、义都珞巴语 ɹɑ^{55},博嘎尔珞巴语 ret,格曼僜语 kɹɑt^{55},原始景颇语 * k-lat。“血”“尾巴”等的-i < * -l(见下文“原始景颇语的韵尾”的讨论)。

试比较景颇语的 au:

	景颇	独龙	博嘎尔珞巴	达让僜
油	sau^{55}	—	—	so^{53}

① 当来自南亚语。孟高棉语中“一”如越南语 mot^{8},蒙达语(Mondari)miɑt。

肥	sau^{33}	ɕa^{55}	—	so^{53}
抬	ta̠u^{55}	tɑm^{53}	dʑoŋ	tiɑŋ^{55}
粗	pʒau^{55}	—	poŋ	ɹɯŋ^{55}

“粗”藏文 sbom，阿力克藏语 rom，原始藏语 * s-brom，景颇语 pʒau^{55} < * pro-g。“炒”藏文 rŋod，景颇语 kă^{31}ŋau^{33}，格曼僜语 ŋauŋ^{35}。景颇语“粗”“炒”“抬”等词韵的演变可能相近。“油”景颇语 sau^{55} < * sos，达让僜语 tɑ^{31}so^{53}，义都珞巴语 ɑ^{31}mi^{55}so^{55}，马加尔语 me-sos，坎语 ɕasoj。

试比较景颇语的 oi：

	景颇	独龙	博嘎尔珞巴	达让僜
借	khoi^{31}	ŋɑ^{55}	nar	ŋɑ^{55}
容易	loi^{31}	lɑ^{55}	po	—
割	toi^{31}	tɔt^{55}	—	—
叫(鸡)	koi^{31}	gɯi^{53}	gok	—
响	ŋoi^{33}	ŋɔi^{53}	—	—

“割”(绳)独龙语 tɔt^{55}，景颇语 kă^{31}toi^{31} < * g-tot。“借”(钱)，藏文 g-jar，缅文 khje^{3}，景颇语 khoi^{31} < * gol。景颇语-i < * -l。如“吊”藏文 gzar，景颇语 noi^{55}；“带”(孩子)藏文 ȵar，景颇语 woi^{33}。原始景颇语 * -al > -oi。后来古景颇语中 * -ot > oi。现代景颇语有相当一部分载瓦语借词读 oi 韵。如“水牛”，景颇语 wă^{33}loi^{33}，载瓦语 nŏ^{21}lui^{21}。“秤”，景颇语 tʃoi^{33}，载瓦语 tʃoi^{55}。

“狗”，景颇语 kui^{31}，独龙语 dɯ^{31}gɯi^{55}，达让僜语 kuɑɯ^{55}，原始景颇语当为 * d-khui-l。缅文“狗”khwe^{3} < * khui-l < * khu-l。

“脓”，景颇语 ma^{31}tsui^{33}，词根 tsui^{33} < * grul。“疮”景颇语 ʃă^{33}kʒɯi^{33}是孳生词。如嘉戎语“疮”ʃkhor < * s-khor。

景颇语-i 韵尾 < * -l、* -r 或 * -t。从景颇语元音的分布看，原始景颇语是 * a、* e、* i、* o、* u 5 元音系统的语言。

5. 原始景颇语的韵尾

现代景颇语有-p、-t、-k、-ʔ、-m、-n、-ŋ 7 种韵尾，而独龙语还有-ɹ 和-l 韵尾。原始景颇语除了有 * -r、* -l 韵尾外，当有来自后缀的 * -s 和 * -g 韵尾。

(1) 原始景颇语的 * -r 韵尾

我们拿独龙语、博嘎尔珞巴语、阿博尔语与景颇语比较：

	景颇	独龙	博嘎尔珞巴	达让僜
磨(米)	ʒin^{55}	kɔɹ^{55}	—	—
镜子	man^{33}-	mɑ̆ɹ^{55}-	—	—
新	man^{33}	sɑ̆ɹ^{55}	—	ʃɑ̂r
飞	pjen^{33}	beɹ^{53}	bjar	bér
金子	tʃa^{31}	seɹ^{55}	ɕer	aŋin

“磨”(米)“镜子”“新”“飞”等词中景颇语-n < * -r。“金子”景颇语 tʃa^{31} < * gser，原始景颇语另有后缀 * -g。如那加语夸依令方言(Kwoireng)“金子”kɑ-tʃjăk。

(2) 原始景颇语的 * -l 韵尾

独龙语-l 韵尾词与景颇语、博嘎尔珞巴语及阿博尔语的对应关系如：

	景颇	独龙	博嘎尔珞巴	达让僜
推	noŋ^{55}	nɔl^{55}	num	niŋ
磨(刀)	ʒaŋ^{33}	xɹɑl^{55}	—	—
滚	tʃa̱i^{33}	tǎl^{55}	ŋur	—
十	ʃi^{33}	tsǎl^{55}	—	—
小	tʃi^{31}	tɕǎl^{55}	—	ʃut
指甲	mjin^{33}	ɲɯl^{55}	gin	ʃin
啃	kʒe̱t^{31}	gɹɔl^{55}	—	kât
洗(衣)	khʒut^{31}	dʑǎl^{55}	—	—

从独龙语和景颇语等的对应关系看古独龙语有 * -l 后缀，现成为韵尾形式。格曼僜语"洗"(衣)ɹuɯl，"滚"xɑ^{31}lol^{55}也有-l 尾与独龙语对应。这样我们可为原始景颇语构拟 * -l 尾。"十"从那加语的不同方言看原本有 * -l 后缀。那加语索瓦马方言(Sopvoma)Chi-ro，登沙方言(Tengsa)the-lu。那么独龙语"十"把原来的后缀变成韵尾，而景颇语中已失落。独龙语-l 韵尾有不同的来历，来自原始语的韵尾 * -l，或来自古后缀 *-l。原始景颇语亦应如此。古景颇语的 * -l 韵尾一般都已成为现代景颇语的 i 韵尾。

(3) 原始景颇语的 * -g 韵尾。

景颇语 31 调一般分布于古浊声母促音节上，但部分 31 调词没有塞音尾，它们可能丢失了某种或某些塞音尾。试比较：

	景颇	独龙	达让僜	格曼僜
火	wan^{31}	mi^{55}	mɯŋ^{55}	mǎi^{53}
村寨	thoŋ^{31}	kɹɔŋ^{55}	tiɯŋ^{55}	tǎŋ^{53}
落下	ʃaŋ^{31}	glɔm^{53}	lɯŋ^{53}	ŋom^{55}
狗	kui^{31}	gɯi^{55}	kuaɯ^{53}	gɹɿ^{55}
根	ʒu^{31}	ɹɯ^{55}	ɹai^{55}	kɹɑ^{53}
白	phʒo^{31}	mɑŋ^{55}	lio^{53}	mphlɑŋ^{55}
崖	pʒa^{31}	pɹǎʔ^{55}	—	—
酒	ʒu^{31}	ɹǎʔ^{55}	ju^{53}	si^{53}

现代景颇语许多 31 调的词没有辅音尾，其中有的词原本有 * -ʔ 韵尾。如"零"景颇语 e^{31}借自载瓦语 eʔ^{55}。"秃鹫"景颇语 laŋ^{31}ta^{31}来自载瓦语 laŋ^{21}ta^{21}，缅文 laŋ^{3}tɑ^{1}(< * tɑʔ)。"酒"景颇语 ʒu^{31} < * ruʔ，独龙语 ɹǎʔ^{55}，缅文 rɑk。

"白"景颇语 phʒo^{31} < * phro-g，独龙语和格曼僜语中 * -g > -ŋ。这个 * -g 在原始景颇语中应是常见的后缀，如同今喜马拉雅语支语言往往用作形容词后缀，如马加尔语(Magar)用-khe 或-ke 后缀。"九"景颇语 tʃǎ^{31}khu^{31} < * d-guɣ，这个 * -ɣ 来自原始景颇语的 * -g，藏缅语少数方言中还存着。如库基语支的哈尔兰语(Hallam)"九"ā-kūok，荷朗库尔语(Hrangkhol)gūōk。藏语的 * d-前缀也保留在库基语支的一些语言中。阿那尔语(Anal)tɑ-kū。那加语奥方言"九"tɑ-ko。那加语昌方言(Chang)"九"guh，* -g > -h。那加语的一些方言和博多语支的一些语言保留 * s-前缀。埃姆比奥方言(Empeo)"九"sū-gūi，迪马沙语(Dimasa)sugū。

景颇语声调分化阶段的 * -ʔ 和 * -ɣ 韵尾到了稍晚时失落。如同缅文所反映的早期的 * -ʔ

尾产生第 1 调，但现代仰光话的-ʔ 是后起的。

“火”景颇语 wan^{31}，-n < *-r。藏缅语的绝大多数方言中这个 *-r 已丢失。格曼僜语中-i < *-r。古景颇语“火”应有 *-ʔ 尾。

“落下”，阿博尔语 ik-ʃâŋ（影子等），ruk（树叶），râg（山陡峭）。阿博尔语的 *-g 通常是后面还有一个浊首音音节。景颇语“落下”ʃaŋ^{31} < *C-raŋɣ。

古景颇语中可能有 *-g 这样的构形后缀。如“男子”la^{33}，“公的”la^{31}；“剥”jen^{33}，“扒开状”jen^{31}；“成熟”kṵŋ^{33}，“强”kṵŋ^{31}；“堵”tim^{33}，“结尾”tim^{31}；“脱”ʒun^{33}；“拆”ʒun^{31}等。[①]

（4）景颇语的 *-ʔ 韵尾

景颇语的 *-ʔ 韵尾应是原始景颇语分化以后产生的。与亲属语的比较可说明这一点。如“崖”景颇语 pʒa^{31}，独龙语 pɹɑ̆ʔ^{55}，博嘎尔珞巴语 duŋ，藏文 brag。原始景颇语 *brak，*-k 在博嘎尔珞巴语中变为-ŋ，独龙语中变为-ʔ，景颇语中先是 *-ʔ，后丢失。“脱”景颇语 ʒoʔ，独龙语 leʔ^{55}，达让僜语 ɹuaŋ^{33}，阿昌语 khʐ̥ək^{55}，缅文 khjok。“炭”景颇语 n^{31}ʒaʔ^{31}，独龙语 mɯ^{31}kεʔ^{55}，格曼僜语 tɕiŋ^{55}gro^{53}，缅文 mi^{3}tθwe^{3}。这个-ʔ 应来自 *-g

独龙语中有-mʔ、-nʔ 和-ŋʔ 这样的形态形式。如-p、-t、-k 尾的动词为第一人称时分别读作-mʔ、-nʔ 和-ŋʔ（-ʔ、-k→-ŋʔ）。[②] 景颇语读作 31 调的鼻尾韵音节早些时候还可能附有 *-ʔ 尾。

古景颇语可能有 *-s 后缀，如同现代的藏羌语。如“胆”藏文 mkhris，景颇语 ʃă^{31}kʒi^{31}，词根是促音节，原本当有 *-s。“皮肤”藏文 ɕa pags，景颇语 phjiʔ^{31} < *phliks，独龙语 puɯn^{55} < *prit < *priks（独龙语 55 调来自古促韵尾）。原始景颇语的 *-s 后缀到了古景颇语中成为 *-ʔ 韵尾。

6. 景颇语的前缀

现代景颇语双音节词占优势，双音节词往往由弱读和重读的两个音节组成。这些弱读的首音节从构词的角度看起着前缀的作用，从形态的角度看只有部分弱读首音节才是前缀。戴庆厦、徐悉艰先生在《景颇语词汇学》中对这一类弱读音节有详细深入的讨论。[③]

（1）景颇语数词的前缀

景颇语“一”lă^{55}ŋai^{51}，“二”lă^{55}khaŋ^{31}，“三”mă^{31}sum^{33}，“四”ma^{31}li^{33}，“五”ma^{31}ŋa^{33}，“六”kʒṵʔ^{55}，“七”să^{31}nit^{31}，“八”mă^{31}tsa̱t^{55}，“九”tʃă^{31}khu^{31}，“十”ʃi^{33}。这些数词有 lă^{55}-，mă^{31}-，să^{31}-，ʧă^{31}- 4 个前缀。

să^{31}-前缀本原是 *s-，ʧă^{31}-前缀原本是 *d-。“九”，独龙语 dɯ^{31}gɯ^{53}可比较。

分布在缅甸的克伦语方言有类似景颇语“一”的读法。克伦语巴达温方言（Padaung）lɑ̀mɑ̀，格可方言（Gheko）tɑ̆mɑ̀。

“百”景颇语 lɑ̆^{31}tsa̱^{33}，巴达温方言 lɑ̆jɑ̀，格可方言 tɑ̆jɑ̀，德尔姆哈方言（Dermuha）lɑ̆zɑ̀。这种相近的读法说明景颇语“一”“二”和“百”的前缀是古老的。

出人意料的是格可方言用 mɑ̀ 作数词的后缀。“二”nɔ̆ŋ mɑ̀，“三”θɔ̆ mɑ̀，“四”lwī mɑ̀ 等等。lɑ̆^{55}（或 lɑ̆^{31}）作为景颇语数词的前缀是特殊的，同语支的其他语言都不采用这样的前缀。*l-在克伦语的好几种方言中都有分布。如毛尔闽方言（Maulmien）“一”lɑ̆dū，比乌方言（byu）dă mă。克伦语方言间的差异较大，*l-前缀应属于较早时期的原始克伦语。

① 参见戴庆厦、徐悉艰《景颇语词汇学》第 174 页的比较。

② 孙宏开《独龙语简志》第 85 页，民族出版社，1982 年。

③ 戴庆厦、徐悉艰《景颇语词汇学》第 58 页至 93 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年。

(2) 景颇语的使动前缀

景颇语的使动前缀放在自动词和形容词前表示使有某种行为和使产生某种变化。这一点徐悉艰先生已有专文讨论。① 景颇语的使动前缀有 tʃă³¹-、ʃă³¹-、să³¹-、a³¹-、ʃiŋ³¹- 5 种。但它们的使用与词根的声母有关。根据徐悉艰先生的研究,它们的出现是这样的:

tʃă³¹-出现在 ph-、phʒ、phj-、kh-、khʒ-、khj、th-、ʃ-、s-前。

ʃă³¹-出现在 p-、pʒ-、pj-、k-、kʒ-、kj-、t-、tʃ-、ts-、m-、mj-、n-、ŋ-、ŋj-、l-、ʒ-、j-、w-和元音开头的音节前。

să³¹-出现在 ts-声母的音节前。

a³¹-和 ʃiŋ³¹-构成的使动形式较少。a³¹-使动前缀可替换成其他前缀。

景颇语 tʃă³¹-、ʃă³¹-、sa³¹-互补分布的整齐形式应是现代景颇语声母格局形成之后才有的。独龙语使动前缀 sɯ³¹-在浊声母动词前读作 zɯ³¹-。当动词的声母为 s-、ɕ-等擦音时为使动前缀 tɯ-³¹。与景颇语不同的是自动词带 a³¹-前缀时,使动形式去掉这个 a³¹-。②*s-使动前缀在藏缅语中广泛分布,景颇语和独龙语的不同形式是语言的各自演变造成的。试比较:

	景颇	独龙	达让僜	义都珞巴
(棍)断	toʔ³¹	ɑ³¹tɔt⁵⁵	diu³⁵	diu³⁵
(弄)断	ʃă³¹toʔ³¹	sɯ³¹tɔːt⁵⁵	xɑ³¹diu³⁵	tiu³⁵

可假定原始景颇语的*s-使动前缀在独龙语中仍保存有 s-声母的前缀形式,义都珞巴语中已失而使词根清化。达让僜语的 xɑ³¹-前缀 < *s-,景颇语的 ʃă³¹- < *s-。

景颇语不送气的声母前*s-变作 ʃ-,送气的声母前*g-和*s-的交替最终读作 tʃ-。如同"金子"*gser > tʃa³¹。

景颇语中残存的用动词声母(或元音)的屈折形式表示的自动和使动的对立,如"垮"pjaʔ⁵⁵/"拆垮"phjaʔ⁵⁵,"脱"lot³¹/"放脱"tat³¹等应是更早历史层次上的形态形式。

(3)景颇语的名词前缀

景颇语的名词前缀有两类,一类是构词的,另一类是构形的。构形的前缀如 tʃa̱⁵⁵-、tʃa̱³³-、ʃă⁵⁵-、ʃă³³-、mă³¹-、n⁵⁵-、la³¹-、pa̱⁵⁵-、lă³¹-、kă³¹-等。构形前缀能把动词或形容词变作名词。现代景颇语构词前缀如 a³¹-、mă³¹-、lă³¹-、tʃă³¹-、n³¹-等,可引申词根的意义。构词前缀 a⁵⁵-、mă⁵⁵-、ʃă³¹-等可构成新词。③ 语言总在不断地创新,景颇语还在发展新的名词前缀。景颇语有古*s-名词前缀。

景颇语名词的 ʃa-前缀 < *s-,试比较:

	景颇语	独龙语	达让僜语
月亮	ʃă³³ta̱³³	sɯ³¹lɑ⁵⁵	xa⁵⁵lo⁵⁵
水獭	ʃă³¹ʒam³³	sɯ³¹ɹɑ̆m⁵³	xɑ³¹ɹɯŋ³⁵

"月亮",境外的景颇语(克钦语)读作 sī tå,④藏文 zla(< *sla)。"水獭",博嘎尔珞巴语 ɕə ram,阿昌语 sam⁵⁵,藏文 sram。"星星",景颇语 ʃă³³kan³³,博嘎尔珞巴语 ta kar,藏文 skar。

① 徐悉艰《景颇语的使动范畴》,《民族语文》1984 年第 1 期。

② 孙宏开《独龙语简志》第 101、102 页。

③ 戴庆厦、徐悉艰《景颇语词汇学》第 63 页至 67 页。

④ 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p.95.

景颇语 s-有不同的来历，来自古 * s-前缀或 * s-C-。“心”景颇语 sǎ^{33}lum^{33}，福贡怒语 ɲi^{55} ɹɯm^{31}，缅文 hnɑ^{1} lum^{3}。景颇语这个词的 sǎ^{33}- < * snǎ-，这个双音节词借自古缅语。“胆”景颇语 sǎ^{31}kʒi^{31}，载瓦语 siŋ^{21}kji^{51}，缅文 thɑn^{3}khre^{2}。

景颇语、博嘎尔珞巴语等身体部位名称词的 l-声母前缀应有渊源关系。如：

	景颇	博嘎尔珞巴	阿博尔
小腿	lǎ^{31}pop^{31}	lə paŋ	lé-pum
脚	lǎ^{31}ko^{33}	lə pjo	lé-po
指甲	lǎ^{31}mjin^{33}	lu gin	lé-ʃin(脚指甲)
膝盖	lǎ^{31}phut^{31}	lɯ pɯŋ	lé-buiŋ

景颇语支古方言用 * l-作为四肢部位名称的前缀。藏语支中如藏文“脚”rkaŋ，r-是前缀。此外还有“腰”rked，“屁股”rkub。“鼻子”，景颇语 lǎ^{55}ti^{51}。前缀的声调不同于上述的 lǎ^{31}-。境外的景颇语读作 nā-di。nā < * sna，-di 是后缀。

“下巴”，景颇语 n^{31}kha^{55}，独龙语 mɯ^{31}kɑi^{55}，格曼僜语 mɯ^{31}xɑ^{53}。景颇语 n^{31}- < * m-。“下巴”这个词的 * m-前缀当来自原始景颇语。藏文 ma ne，普米语九龙话m̥a^{55}ka^{55}，缅文“下巴”me^{3}。

原始景颇语身体部位名词有 * s-、* l-和 * m- 3 种前缀，它们都来自原始藏缅语。后来分布上有较大的变化。

(4)景颇语形容词的前缀

现代景颇语意义对立的形容词或被归为一类用相同的前缀。如：“大”kǎ^{31}pa^{31}，“小”kǎ^{31}tʃi^{31}；“快”lǎ^{31}wan^{33}，“慢”lǎ^{31}ŋja̱n^{31}；“热”kǎ^{31}thet^{55}，“冷”kǎ^{31}ʃuŋ^{33}，“凉快”kǎ^{31}tsi̱^{33}pjo̱^{33}。

“长”，景颇语 kǎ^{31}lu^{31}，达让僜语 kɑ^{31}lɯŋ^{55}，义都珞巴语 kɑ^{55}luŋ^{35}，阿博尔语 bo-doŋ。* g-前缀当属于原始景颇语。其他语支中如藏文 riŋ po 词根有同源关系。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a sāŋ。

“冷”，景颇语 kǎ^{31}ʃuŋ^{23}，达让僜语 dzoŋ^{53}，格曼僜语 tɯŋ^{53}，阿博尔语 an-ʃiŋ。“冷”藏文 graŋ mo，有 * g-前缀。怒苏怒语 gɹa̱^{53}，哈尼语绿春话 ga̱^{33}。

“陡峭”，景颇语 kǎ^{31}tuŋ^{33}，独龙语 kɔŋ^{55}dɑŋ^{55}，义都珞巴语 tɔŋ^{55}。藏文 gzar po，道孚语 gɛ ɣzir，却域语 ʁzɛr^{13}mu^{55}，克伦语阿果话 thə^{31}gǎ^{31}dzø^{31}。

本尼迪克特在《汉藏语言概论》中早已指出：“在嘉戎语、克钦语、博多—加洛语和米基尔语里前缀 g- ~ k-是一个形容词(或动名词)前缀。”① 景颇语的这个形容词前缀显然来自原始藏缅语。

景颇语 * l-形容词前缀对应于藏文 * r-前缀。如“粗糙”，景颇语 lǎ^{55}pʒau^{55}，独龙语 bɹɯp^{55}，藏文 rtsub po。

(5)景颇语动词的前缀

现代景颇语中 mǎ^{31}-、kǎ^{31}、ʃǎ^{31}-、tʃǎ^{31}-是分布很广的前缀。前面已经讨论过 ʃǎ^{31}-、tʃǎ^{31}-、sǎ^{31}-作为使动前缀互补分布，主要来自原始语的 * s-使动前缀。有的词中 * s-的使动功用已失去。如(虫子)“动”ʃǎ^{31}mu^{33}是自动词，(触)“动”ʃǎ^{31}mot^{31}是使动词，由词根的屈折形式来表示。而独龙语(虫子)“动”ŋɑt^{55}ɕɯ^{31}，(触)“动”sɯ^{31}ŋɑːt^{55}。后者仍保持用 * s-前缀。藏文(虫)“动”ɦgul，(触)“动”sgul。ɦ-(< * m-)代表其自动形式，s-是使动前缀。

---

① P.K.本尼迪克特《汉藏语言概论》第 119 页。

景颇语动词前缀 mǎ³¹-、kǎ³¹-的作用相似，在景颇语支的亲属语中或交叉对应。景颇语“剜”有 kǎ³¹lok⁵⁵和 mǎ³¹lok⁵⁵两种读法。mǎ³¹-的对应如：

	景颇	独龙	达让僜	义都珞巴
吞	mǎ³¹ut⁵⁵	mlɑʔ⁵⁵	blɑi⁵³	bɹi⁵⁵
连接	mǎ³¹tut⁵⁵	sɯ³¹tot⁵⁵	mɑt⁵⁵ho⁵⁵	mɑ⁵⁵tho⁵⁵
捂	mǎ³¹kum³³	mɯ³¹guʔ⁵⁵	—	—

“吞”藏文 mid，原始藏缅语的 * m-前缀仍保留在景颇语中。“连接”，藏文 bstud，以 * b-前缀与景颇语的 * m-对应(数词前缀中也有这种对应关系)。“捂”藏文 ɦgeb，词根 geb 与景颇语的同源，ɦ- < * m-。“泻”景颇语 mǎ³¹seʔ³¹，藏文 bɕal，也是 * m-与 * b-的对应。“叠”，景颇语 kǎ³¹thap³¹ < *g-dap，独龙语 mɯ³¹dɛp⁵⁵，博嘎尔珞巴语 bom tom。前两者是 * g-和 * m-的对应。

“偷”，景颇语 lǎ³¹ku⁵⁵，藏文 rku。原始藏缅语的 * r-(或 * l-)前缀在景颇语中仍保持成音节的形式。又如“拍”(桌子)，景颇语 lǎ³¹thum⁵⁵，藏文 rduŋ。

原始景颇语的动词有 * s-、* m-、* l-前缀。

原始藏缅语的 * s-成音节前缀在藏羌、彝缅语支中失去弱读的元音，成为辅音前缀或丢失。在库基—那加、博多—加洛和景颇语支中能以音节的形式保留下来。景颇语支的语言都有这个特点。如“月亮”，景颇语 ʃǎ³³ta³³，独龙语 sɯ³¹lɑ⁵⁵，福贡怒语 sɿ³¹lɑ⁵⁵。“鼻子”，独龙语 ʂɯ³¹nɑ⁵⁵，福贡怒语 sɿ³¹nɑ⁵⁵。格曼僜语、达让僜语、义都珞巴语、苏龙珞巴语、博嘎尔珞巴语和阿博尔语等“月亮”已采用别的说法，它们的基数词与景颇语和独龙语一样，还带前缀。如“三”格曼僜语 kɯ³¹sǎm⁵³，达让僜语 kɑ³¹sɯŋ³⁵，义都珞巴语 kɑ³¹soŋ⁵⁵，博嘎尔珞巴语 a ɦum，阿博尔语 a-um。苏龙珞巴语“九”dɔŋ³³gɛr⁵³与独龙语、福贡怒语前缀和词根的读法相近。

五 原始藏缅语的语音

1.原始藏缅语词的语音形式

经典的结构主义历史比较的研究注重语言音位系统的演变，音节中音素的演变，以及重音节律的表现。藏缅语语音演变内容所涉及的超出了典型的结构主义历史语言学语音研究的范畴。原始藏羌—彝缅语中曾出现过的形态和词音节构成的变化是一种以成音节前缀和词根构成的词向另一种以词根和后缀音节构成的形式演变的过程。藏缅亲属语的同源和分类研究中不仅仅是词根还有它们的古前缀都有必要受到重视。藏文记录的古藏语的形式应看作是较多地保留原始藏羌语支特点的形式，而还不是原始藏缅语以及原始汉藏语的形式。原始藏缅语不同词类的构拟有必要从词根和前后缀两个方面进行研究。

本尼迪克特先生在沃尔芬登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综述了藏缅语 * -s、* r-、* b-、* g-、* d-、*m-前缀的用法。总的说来他的研究是合理的，有启发意义的。他的“藏—缅—汉词根的索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本氏并不在意这类前缀在原始藏缅语中是否成音节。他还提到景颇语中“除了 * b 外，藏—缅语的前缀很好地被保存了下来，虽然有时发生特殊的音变现象”。“用前加成分(完整的音节形式)取代前缀或与前缀交替尤其是克钦语的特点”。① 从这一段话中可

① P.K.本尼迪克特《汉藏语言概论》第 108、109 页。

以看出，他认为原始藏缅语的前缀是不成音节的，到了景颇语中才成音节。

景颇语中使动前缀 * s-等因词根声母的不同分别演变为 ʃă³¹、tʃă³¹和 să³¹三种形式，tʃă³¹出现在送气清音和清擦音作声母的音节前，să³¹只出现在部分舌尖清擦音声母前，但可用 ʃă³¹来代替，tʃă³¹出现在包括元音开头的词根在内的其他声母词根前。此外景颇语还以 a³¹、ʃiŋ³¹作为使动的前缀。① 但景颇语的 31 调应出现在古浊或送气清音声母音节中。古 * s-声母在一些词中变作浊的 * z-，读作 33 调，如："月亮"ʃă³³ta̠³³（< * săla），"星星"ʃă³³ kan³³（< * să kar），云 să³³mui³³（< * să m̥ui）等。景颇语和其他的一些藏缅语一样，古前缀 * s-可作为使动前缀，也可作为构词前缀。

古藏缅语使动前缀 * s-在许多语言中仍保存有一定的形式：

	燃烧	点（火）	动（自）	动（使）
藏文	ɦbar	spar	ɦgul	sgul
缅文	lɔŋ²	hro¹	hlup	hlup se²
景颇语	tʃi̠ʔ⁵⁵	ʃă³¹tʃi̠ʔ⁵⁵	ʃă³¹mu³³	ʃă³¹mot³¹

"点（火）"意为"让烧起来"，是"燃烧"的使动形式。古 * s-前缀加在古彝缅语词根上，在古缅语文中，应是 * s- > h-。"动"的使动形式缅语用分析形态表示。景颇语用 * -t 表示"动"的使动。缅文用 se²。

	（线）断	弄断	分离	分开
藏文	tɕhad	gtɕod	ɦbral	ɦphral
缅文	prat	phrat	—	—
景颇语	tiʔ³¹	ʃă³¹ti³¹	khaʔ³¹	tʃă³¹khaʔ³¹

"弄断"藏语的使动前缀为 g-，缅语用屈折形式表示，景颇语仍用 ʃă-。嘉戎语"断"mbrat，"弄断"prat，与藏语"燃烧"和"点（火）"等的变化一样，自动态动词另有一种标志，古藏语中应是鼻冠音，藏文用 ɦ-来表示，嘉戎语中是鼻冠音。达让僜语"断"bɹɯn⁵³，"弄断"phɹɯn⁵³如同缅语，用声母的清浊不同表示使动和自动的区别，尚不能肯定使动态的形式是前加 * s-或 * k-引起的。"分离"和"分开"这一对中藏语用声母的不同来区别，景颇语仍用 * s-。嘉戎语分别为 kə nə ŋkas 和 kə snə ŋkas，用 s-前缀表示。

	毁灭（自）	毁灭（使）	转动（自）	转动（使）
藏文	nub	snub	ɦkhor	skor
缅文	pjak	phjak	laŋ̥²	hlaŋ̥¹
景颇语	mjit⁵⁵	ʃă³¹mjit⁵⁵	tʃa̠i³³	ʃă³¹tʃa̠i³³

嘉戎语"转动"mtʃir，使动态 sa mtʃir。撒尼彝语"转动"tʂo⁴⁴，使动态 kv³³tʂo⁴⁴。这一类的使动表示法或许是一种方言的底层现象，是古方言的一种残存说法。

在博多、那加等语言中古 * s-前缀不像藏羌和景颇语支的语言那样较多地保留下来，但仍可找到这一原始藏缅的前缀。博多语"断"káw/"切断"sakáw，"裂"go/（使）"裂"sogo，"害怕"gi/"吓唬"sigi 等，前缀和词根元音和谐。那加语坦库尔方言"死"kathi/"杀"shokathat。那加语"杀"

① 徐悉艰《景颇语的使动范畴》，《民族语文》1984 年第 1 期。戴庆厦《景颇语使动范畴的结构系统和历史演变》，《藏缅语族语言研究》（二），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 年。

的前缀 sho-现不常用，当 < * s-。如“屁股”那加语 shakshira，可与吕苏语 ʂu^{55}nbu^{53}li^{31}，扎坝语 she^{55}li^{55}比较。“蹄”那加语 àsho，扎坝语 qa^{55}ɕye^{55}，哈尼语 se^{31}，拉祜语 khɯ^{33}ɕi^{11}。那加语多用 khaŋasak 表示使动。如“害怕”khaŋachi/“吓唬”ŋachi khaŋasak，“短”kashæ/“缩短”shæ-khaŋasak，“看”-kathei/“叫看”thei-khaŋasak。sh-前缀曾移到词末作后缀表示同样的意义，如“锐利”khamarik/（使）“锐利”khamasha。另外也用 * m-前缀表示使动，如“长”kasāŋ/“弄长”khamasaŋ，“吃”kazā/“喂”mikazā 等。

*s-作为构词前缀藏文中记为 s-，景颇语中的读法和使动形态的标志 ʃă^{33}等相同。古藏语的 s-和景颇语的 ʃă^{33}等都来自古前缀 * s-。试比较：

	星星	月亮	云	雾
藏文	skar	zla	sprin	smug
羌语	ʁdʐə	tʃhəʂa	zdɤm	zdɤq
缅文	kraj^{2}	la^{1}	tim	mru^{2}hnaŋ^{3}
景颇语	ʃă^{33}kan^{33}	ʃă^{33}ta̱^{33}	să^{33}mui^{33}	sai^{33}wan^{31}

羌语“星星”ʁdʐə 可能 < * qrə，可与缅语比较。尔龚语 zgʐe 的 z-应是 s-受后面浊的-ʐ-（ < * -r-）同化的结果。藏语“月亮”的 z- < * s-。藏语“月亮”zla ba 的 ba 是古后缀，应来自古前缀 * ba-，如哈尼语“月亮”ba^{33} la^{33}，基诺语 pu^{33}ɬɔ^{42}，阿昌语 phă^{31}lɔʔ^{31}，卢舍依语 po-lo 等说法都是古前缀 *ba构词的遗存。羌语 tʃhə ʂa < * qhə sla。羌语“云”和“雾”中的 * s-都已浊化为 * z-。景颇语“云”să^{33}mui^{33} < * să mul。以下是身体部位名称词加前缀的情况：

	头发	鼻子	心脏	屎
藏文	skra	sna	sȵiŋ	skjag
羌语	qətɕu	stɤq	sti: mi	qhʂə
缅文	sham^{2}paŋ^{2}	hna^{2}khɔŋ^{3}	hna^{1}lum^{3}	khje^{3}
景颇语	kă̠^{55}ʒa̠^{55}	lă^{55}ti^{51}	să^{33}lum^{33}	khji^{55}

藏语“头发”skra 的 s-是前缀，kra < * qra，羌语可说明这一点。藏语中 * s-、* b-、* d-、* g-、* l-和 *r-等前缀会使后面的送气音成为不送气音。① 藏语的方言不能说明。景颇语 kă̠^{55}ʒa̠^{55} < * kăʔ ɽa。土家语“头发”sa^{35}tɕhi^{55}中的 sa < 古前缀 * s-，tɕhi^{55} < * khi。“鼻子”羌语北部方言 stɤq < * snɤ qə，南部方言 χȵi^{31}qo^{55}pə^{33}多用了后缀 pə^{33}，χ- < * s-。-qə 是后缀。尔苏语“鼻子”sɿ^{55}nbu^{55}，“心脏”sɿ^{55}ȵi^{55}，“胡子”su^{55}maɹ^{55}（藏文 sma ra），古 * s-前缀表示为成音节的前缀。彝支系的语言“心脏”的词根 * ni 后带后缀 * ma，如喜德彝语 he^{33}ma^{55}（h- < * n-），傈僳语 ni^{35}mo^{33}，纳西语 nv^{55}me^{33}等。羌语既保留着古 * s-前缀，也保留着后缀 * -ma。“屎”藏文 skjag < * s-khlak 可与其他藏缅语方言比较。羌语 qhʂə < * s-qhl-。

“肺”藏文 glo ba，但藏语诸方言的读法表明古藏语有 * s-前缀：

	藏文	拉萨话	巴塘话	夏河话	阿力克话
心脏	sȵiŋ	ȵiŋ^{55}	ȵ̊i	hȵaŋ	rȵ̊aŋ
鼻子	sna	nə^{55}	n̥a^{53}	hna	rn̥æ

① 李方桂《藏文前缀音对于声母的影响》（冯蒸译），冯蒸《汉语音韵学论文集》附录，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

肺	glo	lo:^{55}	lɑ^{55}	hlo	rlo

藏语泽库话“肺”ɣlɔ < * glo。

“舌头”藏文 ltɕe 的拼法是令人奇怪的。缅文 hljɑ^{2} < * sljɑ，景颇语 ʃiŋ^{31}let^{31} < * -lit。景颇语的词根 * lit 与古汉语的“舌” * lit 同源。

*m-也是藏缅语身体部位名称词的一种前缀，如“胆”藏文和嘉戎语的说法都说明原本有*m-前缀。“舌头”嘉戎语 tə ʃmE，tə 是较晚才有的前缀，ʃ- < * s-，保留有古 * m-前缀。独龙语 pɯ^{31}lǎi^{53}、福贡怒语 phɯ^{31}lɛ^{31}中前缀 * m-为成音节的形式。“舌头”基诺语 mø^{44} ɬɔ^{44}，绿春哈尼语 la^{55}ma^{33}，喜德彝语 ha^{33}ne^{33} < * na le < * ma le。

藏文“舌头”原本 * le tɕe。喜马拉雅语支的塔米语(Thami)“舌头”Chi-le，那加语南桑亚方言(Namsangia)thā-li 可说明古藏语读法的来历。试比较：

	藏文	泽库藏语	夏河藏语	门巴语
舌头	ltɕe	rtɕi	htɕe	le^{53}
铁	ltɕags	rtɕak	htɕak	lek^{53}
柳树	ltɕaŋ	rtɕaŋ	htɕaŋ	klʌŋ^{13}

门巴语的说法说明古藏语“舌头”的词根是 * le。藏文 ltɕaŋ ma“柳树”，ltɕaŋ lo“辫子”“柳叶”，ltɕag“鞭子”，它们有孳生的关系。古藏语中 * le-被紧缩为 l-。

有的动物名称词也用 * s-前缀。如，“水獭”藏文 sram，嘉戎语 tʃə ʃram，尔苏语 ʂɿ^{55}ji^{55}，阿昌语 sam^{55}，独龙语 sɯ^{31}ɹǎm^{53}，景颇语 ʃǎ^{31}ʒam^{33}，达让僜语 xɑ^{31}ɹɯŋ^{35}等。“蛇”藏文 sbrul 是单音节形式。另一些语言中 * s-前缀失落，如错那门巴语 bre:^{13}，扎巴语 bru^{53}。有的语言用双音节表示，如普米语 bɐ^{35}re^{53}，史兴语 bɑ^{33}ro^{55}。有的语言把这样的两个音节倒过，如景颇 la^{31} pu̱^{33}，达让僜语 tǎ^{31} bu^{55}，博嘎尔珞巴语 ta bɯ。喜德彝语 bu^{33} ʂɿ^{33}，ʂɿ^{33} < 古前缀 * s-。如“水獭”喜德彝语 ʂo^{33}。“蛇”南华彝语 ʂɛ^{33} mʌ^{21}。“蜜蜂”喜德彝语 sɿ^{33} dʑi^{33}，古 * s-前缀在彝语支系的语言中通常已简化，一般不以前缀音节的面貌出现。

藏缅语的一支方言曾经历过发展它的后缀，把它的古成音节前缀变成前缀辅音的历史，这支方言就是原始藏羌—彝缅方言。藏羌—彝缅语中的-ma 和-ba 后缀是较古老的，在这两个支系的语言中可找到词根和这类后缀的对应。如：

	藏文	羌语	南华彝语	哈尼语	阿昌语
太阳	ȵi ma	mun	mɯ^{21}ȵi^{33}	ni^{55}mɔ^{33}	ȵi^{31}mɔ^{31}
月亮	zla ba	tʃhə ʂa	ɕo^{33}bo^{33}	pɔ^{33}lɔ^{33}	phǎ^{31}lɔʔ^{31}

阿昌语与缅语比较接近，阿昌语、哈尼语“太阳”的读法词根和后缀与藏文的有对应关系，它们是同源的。南华彝语的读法是原始读法两个音节交换的结果。由于 * -ma、* -ba 后缀是在原始藏羌—彝缅语中发展起来的，在景颇语、那加和博多三种以前缀构词为主要形态手段的语言中则不易找到这一类古后缀的踪迹。“月亮”南华彝语读法的第一个音节 ɕo^{33}当来自古前缀 * s-，哈尼和阿昌的读法表明 * ba 原本大约是前缀，后来变作后缀。景颇语支的博嘎尔珞巴语“月亮”读作 poŋ lo。藏羌语支的语言后缀发展得较为充分，它们的词根发生了两种变化。一是一些古前缀音节失去元音成为前缀辅音，有的已成为词根的声母或声母复辅音的首辅音。其原因是这些语言要保持双音节节律，既然要发展后缀，就要把前缀音节和词根作紧缩处理。二是某些词根的韵尾辅音脱落。古藏语是典型的此种语言。如“月亮”的词根阿昌语中还带有塞音

尾,博嘎尔珞巴语的-ŋ可能 < * -k。原始藏缅语“月亮”的词根当为 * lak,可与古汉语“夕”的读法 * lak 比较。[①]

藏羌—彝缅语分化以后在不同的语言中分别发展了它们的前缀和后缀,如阳性后缀 * -po 和阴性后缀 * -mo。在羌、嘉戎、普米等语言中又发展了自己的前缀音系统。

以往汉藏语同源研究未能深入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往往没有认识到同源关系的证明不能只是简单地拿藏语的一些词,仅仅是藏文或缅文所记录的古藏语和古缅语的一些词与汉语等来比较。比较对象间的借用成分使得同源关系缺乏说服力。语音、形态和语义是经历了历史演变的系统,我们要对不同语支和语族中的这些历史演变进行研究。前面我们也已谈到词的语义除了自身的演变外同时又与语音和形态系统的演变有密切关系。藏缅语与汉语等同源关系的证明除了要说明这些语言的原始语音系统和形态形式一致外还要用一批同源词来证明。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藏缅语的一些基本词,尤其是核心词进行构拟。藏缅语不同语支同源词的构拟和对原始藏缅语语音系统的构拟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研究。我们从藏缅语不同语支同源词的一些讨论中已经认识到原始藏缅语基本词的构拟应从现有或古方言的词的读音中寻找它的词根着手。不同语支中的同源词根有的与相同的古前缀结合在一起,有的与不同时代的不同的缀音有密切关系。

2.原始藏缅语的声母

前面我们讨论了原始藏羌语、原始景颇语和原始缅语的语音,还认为原始藏缅语的前缀是带元音的,如同今天分布在南方的库基—那加和景颇语支语言那样。不少同志认为原始藏缅语乃至原始汉藏语词根声母的结构如同古藏语的声母,我们把以上讨论的 3 个不同语支原始语声母放到一起来研究问题会更清楚一些。

(1)藏缅诸语的塞音声母

上文为原始藏羌语构拟了 p、t、k、q 4 个系列清、清送气和浊 3 分的塞音结构。我们以一些同源词的读法比较这 3 个语支中的对应。以下是原始藏羌、原始景颇和原始彝缅语唇塞音声母的比较:

	藏文	原始藏羌	原始景颇	原始彝缅
膝	pus	*puk-s	*l-phut	*put -
堆(草)	spuŋ	*s-puŋ	*s-bum	*pum
白	—	*phru[②]	*phro-g	*phru
打开	phje	*phlek[③]	*phok	*phluŋʔ
肩膀	prag	*phrak	*phak	*paʔ-
虫子	ɦbu	*m-bu	*bu -	*bul[④]
穿孔	bug	*buk	*buk	*bok
飞	ɦphur	*m-bur	*bjer	*bjam

---

① 吴安其《藏缅语的分类和白语的归属》,《民族语文》2000 年第 1 期。

② 羌语峨口话 phɹiʂ,史兴语 phu,马加尔语 bo-ke。

③ 墨脱门巴语 phek。

④ 缅文 po³ < * bul。古缅语经历浊音清化。彝语喜德话“虫子”bu³³,纳西语 bi³³di²¹,古藏缅语 * bu lu。羌语峨口话 bəl,-l 来自后一音节。古缅语的 * -l 亦应如此。

“飞”藏语阿力克话 mpər，嘉戎语 ka bjam，道孚语 bja，马加尔语 bhwr-ke。* m-是古藏缅语自动词的前缀。* m-在一些方言中可成为 * -m 后缀，古缅语-r 韵尾变作 * -m 韵尾。怒苏怒语 bja33。这些读法中的-j- < * -r-。基诺语“飞”prε42。

试比较舌尖塞音声母：

	藏文	原始藏羌	原始景颇	原始彝缅
一	gtɕig	*g-tik	—	*g-tiks
弄断(线)	gtɕod	*g-tot	*s-dat	*p-dat
上方	stod	*s-thot	*l-that	*thak
厚	ɦthug	*m-thuk	*that	*thu
这	ɦdi	*m-di	*m-dar	—
那	de	*m-de	—	*g-do

试比较舌根塞音声母：

	藏文	原始藏羌	原始景颇	原始彝缅
发誓	-skjel	*s-kjel	*-kar	*-kjer
扶	skjor	*s-kjor	—	*kal
酸	skjur	*s-khrur	*khri	*khrin
狗	khji	*khli-g①	*d-khui-l	*khui-l
九②	dgu	*d-gu	*s-gu-g	*go-g
渡(河)	rgal	*r-gal	—	*gul

这一组用“酸”与“扶”等比较，说明词根声母原本有 * kh-和 * k-的对立，藏文中由于前缀的缘故对立消失。

羌语支和彝语支的语言中都有小舌音声母。这些读作小舌音声母的词与藏语支和缅语支语言的舌根音或擦音等对应。试比较：

	藏文	原始藏羌	原始景颇	原始彝缅
头发	skra	*s-qra	*k-ʔra	—
屎	skjag	*s-qhlak	*khli	*qhli-g
苦	kha	*qha	*kha	*qha-g
弯	gug	*ɢuk	*gok	*ɢrok
难	dkaɦ	*d-ɢag	*jak	*ɢak

“头发”，羌语峨口话 qəɸ，羌语桃评话 qə31χmə55。“毛”桃坪话 χmə33。峨口话“头发”是“头”“毛”两个单音节词的缩合。-ɸ < * ɱ-。普米语箐花话“头”qho55。景颇语“头发”kǎ55ʒa55，55 调分布于不送气清音声母音节，所以 ʒa55 < * ʔra。拉祜语中也有类似羌语的读法，“头发”o35qo11mv33。藏文反映的古藏语的形式也是一个缩合词。

“屎”，羌语峨口话 qhʂə，拉祜语 qhε53。景颇语 khji55，达让僜语 klai，怒苏怒语 khɹi55。

---

① “狗”喜马拉雅语支的巴兴语 khli-tʃa，吐龙语(Thulung)khle-ba，那车梭语(Nachereng)ha-ga。原始藏羌语声母为 * khl-，还有后缀。

② 那加语莫桑方言(Mosang)“九”ta-kru，昌方言(chang)guh，喜马拉雅语支逊瓦尔语(Sunwar)guh 等说明古藏缅语“九”的词根为 * gru，古后缀 * -g 使产生韵尾-h。

"苦",羌语峨口话 qhɑχ,拉祜语 qhɑ^{53}。

"弯",羌语峨口话 quɹ ʁəɹ,怒苏怒语 gɹuə̰^{53},拉祜语 qɔ^{21},纳西语 gv^{21}。

"难",羌语峨口话 ʂqu,桃坪话 χqɑ,木雅语 ʁa^{33}ʁa^{53}。缅文 khak,浪速语 ɣuk^{55},纳木兹语 ʁa^{55}。原始藏羌和原始彝缅语的词根声母拟为 * ɢ-。

根据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我认为原始藏缅语的塞音为清、清送气和浊 3 分,有唇、舌尖、舌根和小舌 4 个塞音系列。

(2) 藏缅诸语的鼻音声母

在藏羌语的比较中我们肯定了原始藏羌语有 m-、n-和 ŋ-鼻音声母,没有进一步讨论原始藏羌语是否有 ȵ-和 ɴ-两类声母。藏羌、景颇和彝缅语 m-、n-和 ŋ-声母的对应是易见的:

	藏文	原始藏羌	原始景颇	原始彝缅
火	me	*me	*C-mir	*mil
眼睛	mig	*mik	*mjik	*mlik
耳朵	rna	*r-na	*na	*na
黑	nag	*nak	*nak	*nak
五	lŋa	*l-ŋa	*m-ŋa	*ŋa
我	ŋa	*ŋa	*ŋar	*ŋa

独龙语"黑"nɑʔ^{55},景颇语 tʃə̱ŋ < * g-nak(参见上文)。景颇语"我"ŋai^{33}。-i 韵尾来自古辅音尾 *-l、* -r。

藏文 ȵ-声母与其他亲属语不易有一致的对应关系:

	藏文	扎坝语	独龙语	怒苏怒语
太阳	ȵi	ȵiʌ^{55}	nam^{53}	ȵi^{33}
鱼	ȵa	dʑy^{13}	ŋɯ^{55}	ŋa^{55}
二	gȵis	nɛ^{13}	ni^{55}	m^{55}
软	sȵi	nu^{33}nu^{55}	nɯp^{55}	ŋ̊a̱^{53}

从一种语言的音系结构来说,如果 ȵ-是独立的音位,往往有其他相应的舌面音。原始藏羌语没有舌面塞音和舌面塞擦音,故不必构拟同一部位的鼻音。ȵ-往往是舌尖鼻音 n-后随前高元音-i-或擦音-j-的变化形式。"鱼",景颇语 ŋa^{55} < * s-ŋa-g,达让僜语 tɑ^{31}ŋɑŋ^{53}。墨脱门巴语 ŋa 藏文 ȵa < * ŋja。

羌语的不同方言,如峨口话、桃坪话有小舌塞音和小舌擦音,没有小舌鼻音。羌语支和彝语支有小舌塞音的语言一般都没有小舌鼻音。有的有小舌鼻冠音。"五"道孚语记为 ɴɢvɛ,羌语峨口话 ʁuɑ,木雅语可读作 ɴɑ^{53}或 ŋæ^{53}。藏缅诸方言"我"和"五"词根声母一般都是 ŋ-。"五"的声母为小舌音,当与古方言中有 * q-或 * qh-这样的数词前缀有关。我们暂时假定原始藏缅语没有小舌鼻音。

(3)藏缅诸语的擦音声母

我们已经为原始藏羌语构拟了擦音 * s-、* z-、* j-。* s-作为原始藏缅语的前缀分布广泛。原始汉藏语或原始藏缅语时代的 * s-前缀后来又成为声母的一部分:

	藏文	原始藏羌	原始景颇	原始彝缅
死	ɕi	*sji	*sri	*si

肉	ɕa	*sja	*slan-g	*sja
来	ɕog	*s-lak	*sra	*la
杀	gsod	*C-sat	*srat	*sat

景颇语"死"si33,"肉"ʃan31,"来"sa33,"杀"sat31。景颇语 s-声母和 ʃ-声母的来历上文已讨论过,此处不再重复说明。

那加语的方言中有丢失原始藏缅语"死"* s-ri 前缀的读法。如塔布灵方言(Tableng)li,南桑亚方言(Namsangia)ri。

"来",藏缅语中有 * b-、* k-和 * s-等不同前缀。那加语南桑亚方言 kār,只留下前缀和词根的一部分。那加语莫桑方言 kā-lō。博嘎尔珞巴语读作 puŋ 就不奇怪了。

试比较藏文读作 z-和 ʑ-的词:

	藏文	原始藏羌	原始景颇	原始彝缅
吃	za	*gla	*k-la	*tsa, *gla
身体	zug	*gluk	*gluŋ	*gor
走	ʑugs	*gruk	*gom	—
瘸(子)	ʑa(bo)	*gra	*groŋ	*gro-g
田(地)	ʑiŋ	*griŋ	*gruŋ	—

古藏语 z- < * gl-,ʑ < * gr-。"吃",景颇语 * ʃa55 < * k-la。"吃"缅文 sa3、怒苏怒语 dza55 < * dz-,拉祜语 lɛ21。

"身体",藏文有多种拼法,gzugs,lus 和 zug。lus 当 < * lugs。嘉戎语 skru,道孚 ɣzu,木雅语 ly33(pu53)应有同源关系。"身体"独龙语(ɑŋ55)guŋ55,达让僜语 tiuɯŋ55应有同源关系。

"摔",藏文 zags,嘉戎语 kɑ ʒɑ,独龙语 glɑ。

"走",藏文又拼为 ɦgro,tɕha(< * khra)。景颇语 khom33 < * gom。傈僳语 gi33,拉祜 语 dʑu53。

"塌毁",藏文 ʑig,嘉戎语(kə)grək。"倒",藏文 log,道孚语 ʁle,景颇语 ka31tɑŋ53 < * g-loŋ,载瓦语 leŋ21等应有同源关系。

"瘸子",藏文为 gjol po,gjol < * gro-l。如"国王"藏文 rgjal < * gra-l。"瘸子",达让僜语 gɹɑŋ53 ɑ31be35,缅文 ɑ1kjo3,怒苏怒语 khɹi33gɹɯ55。

田地的"地",藏文 sa ʑiŋ,嘉戎语 sɐ ʒəŋ。藏文 sa"土"。"地",格曼僜语 ɑ31keŋ25,博嘎尔珞巴语 a ruk。

藏缅语中-j-是常见的。藏文的 j-声母在藏羌语中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试比较诸语支语言的读法:

	藏文	原始藏羌	原始景颇	原始彝缅
歪	jo	*C-jor	*C-jəŋ	*C-jaŋ
睡	jur ba	*jip	*ʔjup	*jup
宽	go jaŋs	*g-jaŋ	—	*khjoŋ

"歪",墨脱门巴语 jor,嘉戎语 kɐ ɟjor ɟjor,博嘎尔珞巴语 pa jəŋ,缅文 jwɑŋ3。

"睡",景颇语 jup55(清声母调,< * ʔjup 或 * ʔiup),缅文 ip。"复盖"藏文 jub,景颇语 up55,独龙语 dʑɯp55。

"宽",藏文 go jaŋs po(-po 是后起的后缀,go 是较早时的前缀,如"窄"go dogs po),藏语夏河话 jaŋ mo。嘉戎语 kə rɟjɑm,kə 是后起的前缀,-m 是后缀同化的 * -ŋ。"宽"缅文 kjɑj2,阿昌语

kaŋ³¹。

藏缅语诸语支没有发现可构拟为 * h-或 * ɦ-声母的对应。

(4)藏缅诸语的流音声母

l-、r-一类的声母有的对应较简单,有的较复杂。如藏文读作 l-和 r-的:

	藏文	原始藏羌	原始景颇	原始彝缅
手	lag	*lak	*lak	*lak
叶子	lo ma	*lo ma	*lap	*C-la[①]
路	lam	*lam	*lam	*lam-g
铜	rag	*g-rak	*gri	*gri-g
犄角	rwa	*q-rak	*kruŋ	*khru
生命	srog	*s-rok	*s-ruŋ	*sak

"铜",藏文又拼作 zags < * g-rak-s,与藏文 rag 的读法应有共同的来源。景颇语 mă³¹ kʒi³³,缅文 kre³(< * gri-g),怒苏怒语 gɹi⁵⁵。

藏文"角"的-w-应是-r-前面的 * k-造成的。"角",羌语峨口话 ɹəχ,道孚语 qrə mbə。这说明原始藏羌语"角"的声母是 * qr-。"角",景颇语 n³¹ʒuŋ³³(n³¹-是后起的前缀),格曼僜语 kɹɑŋ³⁵,缅文 khjo²,怒苏怒语 khɹɯ³³。

"寿命",独龙语 sɛ⁵⁵ɹuŋ³¹。景颇语-ŋ 与藏羌语-k 有对应关系。"生命""寿命"缅文(ɑ¹) tθɑk,勒期语"寿命"a³¹sak⁵⁵。

藏羌、景颇、彝缅诸支的 * l-有对应关系, * -r-也有对应关系。藏文的 r- < * C-r。

(5)塞擦音

藏文反映了古藏语有两套塞擦音,舌面塞擦音和舌尖塞擦音。舌面塞擦音如"一"gtɕig,"水"tɕhu 的声母显然是藏缅语分化之后才有的。而舌尖塞擦音来自原始藏羌语。试比较诸语支中的对应:

	藏文	古藏羌	原始景颇	原始彝缅
肋骨	rtsib	*krip	*g-rem	*grom
粗糙	rtsub	*r-krup	*b-rup	*kram
根	rtsa	*kra	*kra	*gri
骨节	tshigs	*tshik-s	*khrik	*tshik-s
核	tshi	*C-ri	*kri	*tsiʔ
刺儿	ɦtsher	*m-tsher	*s-la	*tshul
缝	ɦtshem	*m-tshem	*krap	*khrup
踏,揉	rdzi	*r-dzir	*blet	*C-nar
拄,种	ɦdzugs	*dzuk-s	—	*C-ruk
乱	ɦdziŋs	*m-khrug-s	*s-lut	*krut

表中暂时用"古藏羌"代替原本想讨论的"原始藏羌"。

---

① "叶子",缅文 rwak < * C-rak,怒苏怒语 pha̠⁵³ l̥a⁵⁵,哈尼语墨江话 pha³¹ l̥a³¹。古彝缅语中可能有 * pha la 这样的形式, < * ba la。如羌语支的却域语 ba¹³la⁵⁵、* la ba 的音节交换。

“肋骨”，错那门巴语 kep，景颇语 kă^{31} ʒep^{31} < * g-rep。勒期语 nam^{31} tʃham，怒苏怒语 ɣɹɔ̃^{31} (li^{33}) < * grom。

“粗糙”，道孚语 qhra qhra，羌语峨口话 khəɹ。景颇语（lă^{55}）pʒau^{55}，独龙语 bɹɯp^{55}，缅文 kram^{3}。

“根”，道孚语 shə rko，羌语峨口话 kɛ。独龙语 ɑŋ^{55} ɹu^{55}，格曼僜语 kɹɑ^{53}，怒苏怒语 gɹu^{55}。

“骨节”，藏语支和羌语支语言的词根声母一般是 tsh-，喜马拉雅语支的坎语(kham)a khəla。景颇语 khʒi^{31} khʒoʔ^{31}，缅文(a)shas < * tshaks。这个词藏羌、彝缅分化为相近的方言时已演变为 * tsh-，景颇语支中保持着原始藏缅语 * khr-的形式。

“核”，藏文 tshi gu。gu 是指小的后缀，有的词用 ɦu。普米语九龙话 phʐʅ^{55}，史兴语 phiæ^{53}，道孚语 ʂqhə cçha。藏羌语支中似为 * ph-和 * qh-的交替。景颇语 kʒi̱^{33} < * kri。缅文(a^{1})se^{1} < * tseʔ。

“刺”，缅文 shu^{3} < * tshul，哈尼语墨江话 ɔ^{55}ku^{33}。

“缝”，独龙语 kɹɯp^{55}，缅文 ap khjup，怒苏怒语 khɹɔ̱^{53}。

“踏”，景颇语 kă^{31}pjeʔ^{31}，缅文“揉”naj^{2}。

“拄”，缅文 thɔk < * duk 或 * luk，景颇语 laŋ。

“乱”，藏文又读作 ɦkhrug 与 ɦdziŋs 应有共同来源。景颇语 ʃă^{55} nut^{55} < * s-lut，阿昌语 kʐ̥ut < * krut。

从以上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舌尖擦音声母在藏缅语中是后起的，应是藏羌、彝缅语不是很分散时就产生了。那加语坦库尔方言“肋骨”ārāp(-thiŋra)，“种植”khariŋ 可以说明较早分化出去的语言是 * C-r-这样的形式。

藏羌、彝缅语中往往以 z-与 dz-对应。如“漏”，藏文有 zags 和 ɦdzag 两种拼法，羌语峨口话 zə，彝语武定话 dze^{11}等。这应是不同方言和不同历史层次的演变造成的。

(6)原始藏缅语的声母系统

藏缅语的构拟我们以系统的历史演变为研究对象。拿以藏文为代表的古藏语的系统与景颇和彝缅的不同系统作比较构拟原始藏缅语。根据以上的讨论暂时构拟原始藏缅语的声母系统为：

p	ph	b	m		
pr	phr	br		r	sr
pl	phl	bl			
t	th	d	n	l	s
k	kh	g	ŋ	j	
kr	khr	gr			
kl	khl	gl			
q	qh	ɢ	(N)		
qr	qhr	ɢr			
ql	qhl				

3.原始藏缅语的韵尾

古藏语有-m、-n、-ŋ、-b、-d、-g、-s、-r、-l、-ɦ 10 个单辅音韵尾。还有一些复辅音韵尾。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原始藏羌语有-p、-t、-k 的塞音韵尾。羌语的-q 韵尾来自 * -k 韵尾及 * -q 后缀。

从藏缅、彝缅和景颇语支的比较看来原始藏缅语应有 * -p、* -t、* -k 塞音韵尾。

(1) 藏缅诸语的塞音韵尾

原始藏羌语有 * -p、* -t、* -k 单塞音和 * -ps、* -ts 和 * -ks 复辅音韵尾。但藏羌语的复辅音形式的塞音韵尾是塞音韵尾缀加 * -s 的结果,不是词根韵尾的原有面貌。藏羌语 * -p(s)、* -t(s)和 * -k(s)与景颇、彝缅语的这一类塞音尾分别有对应关系。如:

	藏文	原始藏羌	原始景颇	原始彝缅
肋骨	rtsib	*krip	*g-rem	*grom
鼻涕	snabs	*s-nap-s	*nap	*s-nap
八	brgjad	*b-grat	*s-rat	*kh-rat-s
(线)断	tɕhad	*phrat	*ph-rat	*p-rat
手	lag	*lak	*lak	*lak
眼睛	mig	*mik	*mjik	*mlik
骨节	tshigs	*tshik-s	*khrik	*tshik-s

"肋骨",景颇和彝缅以 * -m 与藏羌的 * -p 对应。藏羌语内部也有这种情况 。如"针",藏文 khab,错那门巴语 khɔm^{53},独龙语 ɑp^{55},缅文 ɑp。

(2) 藏缅诸语的鼻音韵尾

藏羌语与景颇、彝缅语鼻音韵尾的对应如:

	藏文	原始藏羌	原始景颇	原始彝缅
三	gsum	*g-sum	*m-sum	*sum
水獭	sram	*s-khram	*s-ram	*s-gram
七	bdun	*b-nun	*s-nit	*kh-snit-s
指甲	sen	*sen	*m-nin	*san
兔子	boŋ	*boŋ	*braŋ	*braŋ
满	kheŋs	*kheŋ-s	*briŋ	*braŋ-s

"七",格曼僜语 nɯn^{55} < * nit,景颇语 sǎ^{31}nit^{31}。缅文 khu^{1}hnɑs,-s < * -t-s。"满",景颇语 phʒiŋ^{55},达让僜语 blɯŋ^{55},义都珞巴语 bɹoŋ^{55}bɑ^{55}。怒苏怒语 bɹɚ ^{31},阿昌语 pʐaŋ^{35},缅文 prɑŋ^{1} < * brɑŋʔ < *brɑŋ-s。

藏羌语支鼻音尾与别的语支同部位塞音尾的对应有不少例子。如"缝"(上),藏文 ɦtshem < * m-khrem,独龙语 kɹɯp,载瓦语 khjup^{55} < * khrup。鼻音韵尾与同部位塞音韵尾(倒过来也一样)的对应古今方言中是常见的。汉藏诸语的方言中韵尾塞音通常不除阻,较易变为鼻音。

(3) 藏缅诸语的 * -s 韵尾

* -s 韵尾在藏缅诸语中的出现一般与后缀 * -s 有关。试比较:

	藏文	原始藏羌	原始景颇	原始彝缅
二	gȵis	*g-nis	*kh-ni	*kh-nit-s
胆	mkris	*m-khris	*s-kri-s	*khri-s
筋	rgjus	*grus	*s-gru	*s-gro-g
骨头	rus	*s-rus	*C-rak	*s-ro-g
男人	skjes	*s-khres	—	*-kja-g

从原始藏缅语到古藏语, * -s 后缀一直是很活跃的。数词"二"的 * -s 主要出现古藏羌和彝缅语

中，景颇、那加和博多诸语支所见到的语言中不出现，或出现-r、-t 这样的韵尾。藏缅诸语中可以看出“七”是“二”的派生词，“七”的韵尾是 * -t，可见“二”的韵尾也曾经是 * t-或 * -r。如喜马拉雅语支的巴兴语“二”nik-si < * nit-s，那加语登沙方言 ānnat。

身体部位名词中藏羌语常常用 * -s 后缀，彝缅语用 * -g 后缀。“骨头”格曼僜语 $ɕiŋ^{55}ɹak^{55}$ < * s-grak，怒苏怒语 $ɣɹɯ^{55}$，缅文 $a^{1}ro^{3}$，浪速语 $ʃɔ̆^{35}ɣuk^{55}$，原始藏缅语的形式可能是 * C-ru-g。

藏文“人”skje bo，“男人”skjes。缅文“男人”jok kja^{3}。这个词应来自原始藏羌—彝缅语，也就是殷商甲文记为“羌”的那个词。藏缅语诸方言中一般都把“人”、“女人”叫做 * mi。藏羌—彝缅共同语的“男人”(羌)可拟为 * s-khreks，* -k 尾丢失和 * s-kh- > * sk-，藏文中为 skjes。①

只有我们发现原始藏缅语的哪个词的词根韵尾可拟为 * -s 我们才能为原始藏缅语构拟 * -s 韵尾。

(4) 藏缅诸语的 * -r 和 * -l 韵尾

原始藏羌语有 * -r 和 * -l 韵尾，与其他语支语言的对应关系如：

	藏文	原始藏羌	原始景颇	原始彝缅
星星	skar	*s-gar	*s-gar	*krar
飞	ɦphur	*m-phur	*bjer	*bja-m
雹子	ser	*ser	*zir	*sel
刺儿	ɦtsher	*m-tsher	*C-ru	*tshul
蛇	sbrul	*s-brul	*brul	*mrur
稀疏	hral	*qhral	*krar	*kral
包(药)	sgril	*s-gril	*m-kar-g	—
跌倒	ɦgril	*m-gril	*g-lol	*lal-g

“蛇”，景颇语 $lă^{33}pu^{33}$ < * l-bu，格曼僜语 $ɹuul^{35}$，原始景颇语当有 * -l 尾。缅文 $mrwe^{2}$ < * mrui < * mrur，纳木兹语 bəːr。

“稀疏”，羌语峨口话 qhaɹ，道孚语 sqha ra 说明词根声母是小舌送气塞音，* -l 在藏语中是韵尾，羌语支中是 * -ra 后缀。景颇语 $ʒan^{33}$，独龙语 $kɹan^{53}$，博嘎尔珞巴语 be tɕor。原始景颇语是 * -r 尾。缅文 $krai^{3}$ < * m-kal。

“包”(药)，景颇语 $mă^{31}kai^{31}$ < * m-kal-g。

“跌倒”，景颇语 $kă^{31}to^{33}$ < * g-lo，格曼僜语 $xa^{31}lol^{55}$。缅文 lai^{3} < * lal-g。* -g 后缀使另一些语言读作-ŋ 尾。如阿昌语 $laŋ^{55}$。

原始藏缅语有 * -r 和 * -l 韵尾的分别。少数词不同方言有 * -r 和 * -l 的交替。原始藏缅语 * -l(或 * -r)还是后缀，在藏羌语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5) 藏缅语的 * -g 韵尾

原始藏缅语当有 * -g 韵尾和 * -g 后缀。前者出现在词根上，是更早时期 * -g 后缀的遗存。试比较：

	藏文	原始藏羌	原始景颇	原始彝缅
爱(吃)	dgaɦ	*r-gag	*rak	*krok

① 藏文 rgja“汉族、汉地、广大”。rgja < 原始藏羌语 * Cra。“夏”汉语上古音 * Grag-s。“汉人”，木雅语 $ʁa^{24}$，贵琼语 $ndʑɛ^{35}$ 等应直接来自古代中原人的自称“夏”。

难	dkaɦ	*r-qag	*jak	*khak
箭	mdaɦ	*m-lag	*m-la	*bek-s(射)
痒	gjaɦ	*g-jag	*g-jak	*ja-g
边	mthaɦ	*m-dag	*m-lu	*na-g

“爱”(吃),景颇语 ʒaʔ < *rak,缅文 krok。“难”,景颇语 jak^{31},缅文 khak。

“箭”,景颇语 pă^{55}la^{55},博嘎尔珞巴语 u puk。缅文“箭”mrɑ^{3} < *mrɑɣ。“射”,阿昌语 pək,怒苏怒语 be^{53},缅文 pɑs < *bek-s。

“痒”,嘉戎语 kə rɑjɑk,博嘎尔珞巴语 ak,景颇语 kă^{31} ja^{55},缅文 jɑ^{3}。

“边”,景颇语 mă^{31} tu̠^{33},缅文 ɑ^{1}nɑ^{3}。

原始藏缅语 *-g 景颇语中可演变为 *-k,彝缅语中为 *-k 或 *-ɦ(-ɣ)。某些古方言中可演变为 *-t。如“蚂蟥”,藏文 dpaɦ po,墨脱门巴语 pat pa,普米语兰坪话 fphă^{13},景颇语 wot^{31} < *bot。“锈”,藏文 gtsaɦ < *g-qrag,缅文 khje^{3} < *khraɣ,景颇语 n^{31}khan^{33} < *m-khrat,达让僜语(xuɑ^{55}) ɹɯn^{55}。

(6) 藏缅诸语的 *-ʔ 韵尾

缅语的第 1 调来自古缅语的 *-ʔ,从不同语支的比较看古缅语 *-ʔ 的来历比较复杂。克伦语是彝缅语中不同于彝、缅语的一支,试比较:

	缅文	古缅语	克伦语①	原始藏羌
月亮	lɑ^{1}	*s-laʔ	la̠^{55}	*slak
舞蹈	kɑ^{1}	*kaʔ	ka̠^{55}	*ɢla-s(歌)
轻	pɔ^{1}	*poʔ	phu̠i^{55}	—
软	pjɔ^{1}	*broʔ	găbu̠^{55}	—
松	ljɔ^{1}	*ljoʔ	klɔ̠^{55}	*qhlul
假	tu^{1}	*duʔ	do̠^{55}	—
淡	pɔ^{1}	*boʔ	bla̠^{55}	—
得到	rɑ^{1}	*raʔ	—	rak
掉(下)	kjɑ^{1}	*graʔ	—	*glak-s
放(火)	hro^{1}	*sroʔ	duɛ̠^{55}	*srek
积攒	su^{1}	*dzuʔ	—	*g-sok

克伦语阿果话与缅语第 1 调词对应的这些词一般读作紧元音,为 55 调。阿果话有 55、33 和 31 3 个调,55 调和 31 调末尾大多带-ʔ。② 缅语和克伦语声韵对应较为整齐的词往往与缅语支其他语言对应较差,如“轻”“软”“松”“假”“淡”等,可见缅语的这些词借自克伦语。借来时古缅的系统中语已有 *-ʔ 尾,克伦语的这些词也有 *-ʔ 尾。

“得到”“掉(下)”“放(火)”“积攒”缅语与克伦语一般不对应,与藏文所代表的古藏语有较为整齐的对应。这几个缅语词的 *-ʔ < *-k。这一演变可能发生在原始缅语分化之后。怒苏怒

① 克伦语阿果话,引自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

② 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第 677 页。

语中除了“掉”(下),都读紧调,原本应有 * -k 尾。

	缅文	阿昌	载瓦	怒苏怒
得到	rɑ^{1}	ʐua^{55}	ju^{51}	tha^{53}
掉(下)	kjɑ^{1}	kʐua^{35}	kjo^{55}	gɹa^{31}
放(火)	hro^{1}	ŋ̊e^{35}	ŋje̠^{55}	l̥i̠^{53}
积攒	su^{1}	xʐɔm^{35}	tsi̠ŋ^{21}	dzɔ̠^{53}
月亮	lɑ^{1}	lɔʔ^{31}	lo̠^{55}	l̥a^{31}

“月亮”“掉”(下)怒苏怒语为不读紧元音的 31 调与诸语是对应的,53 调与缅语第 4 调对应。这是彝缅语不同历史层次的演变。

上文已经把景颇语的 * -ɣ 和部分 * -ʔ 尾归于原始景颇语的 * -g(个别的 < * -s)。有必要对景颇语这一类词与其他语支中的读法再作一点考虑。古景颇语 * -ʔ 和 * -ɣ 尾韵词现代景颇语中读 31 调和 55 调,试比较:

	景颇语	原始景颇	原始藏羌	原始彝缅
白	phʒo^{31}	*phro-g	*phru-m	*phru
吵	kă^{31}ʒu^{31}	*g-ru-g	*C-ru	*dzu
屎	khji^{55}	*khli-g	*s-qhlak	*qhre-g
竹子	kă^{55}wa^{55}	*k-ɱa-g	*s-mruk	*C-ma-g
剥	ko^{55}	*ko-g	*b-kok	*khal-g
破(了)	tʃe^{55}	*s-re-g	*g-rik	*prak

景颇语这些带 * -g 的词,原始藏羌语的同源词多以 * -k 尾与之对应,原始彝缅语为 * -g 尾(缅语第 3 调)。

“狗”,藏文 khji,藏语阿力克话 tɕhə ɣə < * khji gə。① 喜马拉雅语支的语言“狗”多带后缀。如巴兴语 khli-tʃa,桑班语(Sangpang)hō-g 等。加洛语中后缀变作韵尾,ā tʃāk。

“屎”,藏文 skjag pa,羌语峨口话 qhʂə < * qhrə,普米语兰坪话 xqa < * sqa,达让僜语 klɑi^{53},义都珞巴语 khɹi^{55},怒苏怒语 khɹi^{55},拉祜语 qhɛ^{53},原始藏缅语 * qhlik,* qhli-g。“屎”,汉语上古音 *qh-lir(书脂)。原始藏缅语假定没有 * -ʔ 韵尾,不同支系中的 * -ʔ 尾是后起的。

4.原始藏缅语的元音

上文讨论了藏羌、缅和景颇原始语的元音结构。在藏羌语的比较中发现羌语、木雅语 ə 又与古藏语的 e、i、u 有一定对应关系,把原始藏羌语构拟为一个 6 元音的语言更易于解释它们的对应关系。景颇语支和缅语支各自的对应关系使我们推测它们的原始语是 5 元音的语言。现在我们可以拿这 3 个构拟的系统来作比较探讨原始藏缅语的元音结构。在一些细节上我们关注构拟的系统与古藏语的对应关系。

(1) 原始藏缅语的 * a

藏文记录的古藏语的 a 元音一般来自原始藏缅语的 * a。试比较:

① 如“喜鹊”,藏文 skja ga,阿力克话 rtɕə ɣa,“树枝”藏文 jal ga,阿力克话 ra ɣa。

	藏文	原始藏羌	原始缅语	原始景颇
月亮	zla	*s-lak	*s-laʔ	*s-la
耳朵	rna	*r-na	*na-ɣ	*na
鱼	ȵa	*ŋja	*ŋa-ɣ	*ŋa-g
五	lŋa	*l-ŋa	*ŋa-l	*m-ŋa
苦	kha	*qha	*kha-l	*kha-l
吃	za	*gla	*dza-ɣ	*k-la
路	lam	*g-lam	*g-lam	*lam
水獭	sram	*s-ram	*ph-ram	*s-ram
八	brgjad	*b-grat	*kh-rat	*m-krat
手	lag	*lak	*lak	*lak
雕	glag	*glak	*laŋ	*laŋ①

以上的对应大体说明开、闭音节中原始藏缅语 * a 元音在不同语支中还是以 * a 的面貌出现。

但在另一些词中，如：

	藏文	原始藏羌	原始缅语	原始景颇
脚	rkaŋ	*l-kaŋ	*khre-ɣ	*l-groŋ
皮肤	pags	*pak-s	*bre	*phlik
血	khrag	*khrak	*skhre-l	*sra-l
屎	skjag	*s-qhlak	*khle-ɣ	*khli-g

这组词中原始缅语 * e 与原始藏羌语对应。景颇语中 * -l-之后变作 * i。“屎”古汉语又叫做“恶” * qaks，吴方言中叫做“污”(< * qag)。看来经历了藏羌共同语和原始藏语的演变，古藏语一般说来还能较好地保存原始藏缅语的 * a。

(2) 原始藏缅语的 * e 和 * ə

藏羌语的 * e 与景颇的对应不整齐。藏羌语的 * e 可能有不同来源。试比较：

	藏文	原始藏羌	原始缅语	原始景颇
知道	ɕes	*sre-s	*se-s	*k-se
劈	gse	*g-srek	—	*k-sek
金子	gser	*g-ser	*sre	—

“金子”缅文 hrwe^{2}，这个词可能是原始藏缅语分化之后才传播开的。彝缅语的读法与藏羌语的比较一致，喜马拉雅语支的多不同。那加语中个别方言，如米基尔方言(Mikir)ā-ser。可见 * s-之后的 * e 此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些方言仍能保持一致。“劈”，藏文 gse，gɕags，却域语 la^{55}kɕye^{55}，原始藏羌语拟为 g-srek，应与汉语“析” * srek(心锡)有同源关系。② “知道”“劈”这两个 * s-之后的 * e 当来自原始藏缅语。

藏羌语的 * e 还有其他的对应：

---

① “雕”，景颇语 laŋ^{31}ta^{31} < * laŋ la-g，博嘎尔珞巴语 pljaŋ laː。载瓦语 laŋ^{21} ta^{21}，与景颇语有借贷关系。

② “析”这个词见于甲骨卜辞，甲骨文以“柯折枝”示意。不同于周之后汉语中的一些藏缅语借词，易与藏缅语对音。“析”中古四等，但“掰”是二等字，中古的 * -i-是否来自更早时的 * -r-。

	藏文	原始藏羌	原始缅语	原始景颇
刺儿	ɦtsher	*m-khrer	*tshul	*k-ru
掺(水)	sre	*s-re	*C-roɣ	*g-ru
脖子	ske	*s-ɢreŋ	—	*g-ruk
蒙盖	ɦgebs	*m-ɢep	*khrum	*m-gap
缝(上)	ɦtshem	*grem	*khrup	*krap
晾	skem	*s-kram	*slam	*lam

原始缅语一般以 * u 与之对应，原始景颇语以 * u 和 * a 与之对应。汉语这些词的元音多为 * ə。如汉语“棘”上古音 * krək，可与藏缅语“刺”对。“掺” * srəm，“鍼”(针) * ɢ-ləm(> * kjəm) 可与藏缅语“缝”(上)比较。

“火”，藏文 me，景颇语 wan[31] < * C-mar-g，缅文 mi[3] < * me-g，原始藏缅语 * mər。“火”汉语上古音 * C-mər > * həi(晓微)。

(3) 原始藏缅语的 * i

看来原始藏缅语开、闭音节的 i 在藏羌、彝缅和景颇语中一般读作 * i。如：

	藏文	原始藏羌	原始缅语	原始景颇
死	ɕi	*sri	*sri	*sri
四	bʑi	*b-li	*m-li-ɣ	*m-li
狗	khji	*khli-g	*khui-l	*d-khi-l
胆	mkhris	*m-khri-s	*khri-s	*s-kri-s
名字	miŋ	*mjiŋ	*mriŋ	*mriŋ
白天	ȵin	*s-nin	*niʔ—	*s-ni
骨节	tshigs	*tshik-s	*tshiks	*khrik
眼睛	mig	*mik	*mrak	*mjik

“眼睛”，缅文 mjak se[1]，怒苏怒语 mɹa̱[31] dʑi̱[31]。“名字”，缅文 naː[2] man̰[2]，怒苏怒语 m̥ɹɚ[33]，载瓦语 mjiŋ[51]，阿昌语 a[31] ȵiŋ[55]。原始彝缅语“眼睛” * mrik，“名字” * mriŋ。原始缅语中可能是词根与前缀或后缀等元音的影响使得词根的元音变作 * a。又如“木头”，藏文 ɕiŋ，彝语支中往往读-i-，喜德彝语 sɿ̱[33] < * sik，缅文 tθas(tuʔ[3]) < * sik-s。后缀 * -s 原始缅语时代可能读作 * -sa。

(4) 原始藏缅语的 * o

藏羌语 * o 与缅、景颇主要有两类对应关系，缅、景颇读 * o(或 * u)以及 * a。原始藏缅语有元音 * o，一些动词，原始景颇语、原始缅语读作 * a，藏羌语读 o 的，原始藏缅语应是 * a 元音。试比较第一种对应：

	藏文	原始藏羌	原始缅语	原始景颇
头	mgo	*m-qho	*khoŋ-ɣ	*kru
尸体	ro	*m-ro	*loŋ-ɣ	*gru
炒	rŋo	*r-ŋo	*kh-lo	*ŋo
凹	koŋ	*qoŋ	*khak	*khjok
蠢	rmoŋs	*r-moŋ	*mok	*ŋok
熬(煮)	skol	*s-qol	*kjo	*s-kon

叶子	lo	*la ma	—	*lap
搅混	sȵog	*s-njok	*s-nok	*kh-nuk

第二种对应如：

	藏文	原始藏羌	原始缅语	原始景颇
杀	gsod	*g-sot	*sat	*sat
闻	snom	*s-nom	*namɣ	*m-n̥am
看见	mthoŋ	*m-thoŋ	*mraŋ	—

这几个词原始藏缅语的元音当为 * a。

(5) 原始藏缅语的 * u

原始藏缅语 * u，原始藏羌、原始缅语和原始景颇语中无论开闭音节都演变为 * u。试比较：

	藏文	原始藏羌	原始缅语	原始景颇
九	dgu	*d-gu	*gu-ɣ	*s-gu-g
毛	spu	*s-mu	*mul-ɣ①	*mur
蛇	sbrul	*s-brul	*mrul②	*l-bu
三	gsum	*g-sum	*sum-ɣ	*m-sum
六	drug	*d-khruk	*khruk	*kruk
插	ɦdzugs	*dzuk-s	*dzuk	*kruŋ-s③

少数情况下原始藏缅语 * ə 演变为古藏语的 * u：

	藏文	原始藏羌	原始缅语	原始景颇
水	tɕhu	*kh-rə	*g-ri	*g-rak
骨头	rus	*rə-s	*g-ru-ɣ	*C-ra

“水”，道孚语 ɣrə，木雅语 tɕə^{53}，却域语 ʒi^{13}。“骨头”，道孚语 rə ra，木雅语 tɕhue^{55} rə^{53}，却域语 ʃə^{55} rə^{55}。

藏羌、缅和景颇诸语支开闭音节元音间的对应关系系使我们有理由把原始藏缅语构拟为 * a、* e、* i、* ə、* o、* u 6 元音结构的语言。

5. 原始藏缅语的前缀

正如本尼迪克特在《汉藏语言概论》中所谈到的藏缅语的古前缀 * s-、* r-、* b-、* g-、* d-、*m-等容易被取代或丢失，又经常发生音变。④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不同语支的语言中往往有不同历史时期的前缀或后缀。

(1) 原始藏缅语的 * s-前缀

原始藏缅语的 * s-一方面是使动前缀，另一方面又是身体部位名称词的构词前缀。前面已经讨论过景颇语有一些互补分布的使动前缀来自 * s-和 * d-。* s-使动前缀在藏羌和彝缅语中的分布也是常见的。如“燃烧”藏文 ɦbar < * m-par，“点火”spar < * s-par。(墙)“倒”藏文 log < *lok，“弄倒”藏文 slog < * s-lok。古缅语时代已出现分析形态表示使动，原始缅语的 * s-已使声母成

---

① 缅文“毛”mwe^{3}，古缅语 * mui^{3} < * mul-ɣ。

② 缅文“蛇”mrwe^{2}，古缅语 * mrui^{2} < * mrul。

③ “插”，景颇语 tʃuŋ^{31}，格曼僜语 taŋ^{55} khɹot^{55}，* -s 后缀使 * -k > -t。

④ 《汉藏语言概论》第 108 页。

清音,缅文转写为前置的 h-。如“转动”缅文 lɑn̥^{2},“使转动”hlun̥^{1}。

博多语仍活跃着使动前缀 s-。如“裂”go,“使裂”sogo;“害怕”gi,“吓”(使害怕)sigi;“断”káw,“切断”sakáw。

身体部位名称的前缀 * s-藏羌和彝缅语中往往还能对应,景颇语中也能找到对应词:

	藏文	原始藏羌	原始缅语	原始景颇
心脏	sɲiŋ	*s-niŋ	*s-naʔ lum	*s-lum
鼻子	sna	*s-na	*s-na	—
痣	sme	*s-me	*s-mal	—

“胆”,藏文 mkhris(pa) < * m-kri-s,道孚语 skrə < * s-kri。景颇语 ʃă^{31}kʒi^{31} < * z-griʔ < * s-gri-s。藏语中用 * m-代替 * s-,羌语支中仍用 * s-。

库基—钦语支中“鼻子”也有 * s-前缀留下的痕迹,如卡多语(kadu)sɑ-nā,伸迈语(Sengmai)sɑ̀-nūŋ。

(2) 原始藏缅语的 * r-前缀

古藏缅语 * r-前缀往往与 * l-前缀交替,缀加在肢体名称前表示分叉或突起。如藏文“耳朵”rna,“屁股”rkub,“腰”rked(缅文“肚脐”khjɑt),“脚”rkaŋ,“疮”rma,“肋骨”rtsib,“牙龈”rɲil,“尾巴”rŋa(ma)等。植物的“根”rtsa,也用 * r-。

“脚”,景颇语 lă^{31} ko^{33} < * l-goŋ,博嘎尔珞巴语 lə pjo。喜马拉雅语支的雅卡语(Yakha)lɑŋ,古隆语(kulung)loŋ,可能是前缀代替了词根的声母。那加语支的登沙方言(Tengsa)tɑ-chiŋ,博多—加洛语支的安德鲁语(Andro)tà-kà,* r- > t-。

“偷”,藏文 rku,景颇语 lă^{31}ku^{55},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lika thui。

(3) 原始藏缅语的 * b-前缀

原始藏缅语 * b-前缀用于数词(与 * m-交替),作为动词的完成体及少数形容词的标志。

藏文“四”bʑi < * b-li,“七”bdun,“八”brgjad < * b-g-rat,“十”btɕu < * b-k-ru。其中“四”的 * b-前缀在诸语支中分布。如景颇语“四”mă^{31}li^{33} < * m-li,缅文 le^{3},载瓦语 mji^{21} < 原始缅语 * m-li-ɣ。① 喜马拉雅语支的吐龙语(Thulung)blī 马加里语(Magari)buli。博多语支的迪马沙语(Dimasa)bri。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ma-ti,莫桑方言(Mosang)bá-lī。库基—钦语支的梅梯语(Meithei)ma-ri,阿那尔语(Anal)pɑlli。

古藏语的书面语中 b-用来表示完成体、未来时,间或表示使动态。完成体用 b-再缀加-s 表示。一些书面语材料表明最初可以只用 * b-来表示完成体。如藏文词典中“杀”gsod,“已杀”bsad,“已闭上”btsum 或 btsums,“已缝上”btsim 或 btsims。当完成体和将来时同形时-s 标志完成体。② 本尼迪克特认为 b-属于动词词根,③ 这只是看现在的形式。原始藏缅语“杀”的词根是 * sat,但 * s-又是原始汉藏语的使动前缀,* b-是原始藏缅语的前缀。

“闭上”(嘴),“已闭上”藏文 btsums,b-是前缀,词根 tsum < * krum。独龙语 mɯ^{31}gɯp^{55} < * m-krum(* m-代替 * b-),达让僜语 blɯm^{55}(* b-前缀已成为词根的一部分)。

---

① 缅语支的有几种语言有-ku 后缀,如阿拉卡语(Arakanese)、因沙语(Intha)le ku,浪速语 pjik^{31}。

② 张济川先生认为藏语动词的时间范畴,最初只有完成和未完成对立的二时制,现在、将来、过去对立的三时制是后展起来的。参见张济川《藏语的使动、时式、自主范畴》,《民族语文》1989 年第 2 期。

③ P.K.本尼迪克特《汉藏语言概论》第 116 页。

“剥落”藏文 gog,“剥”bkog。* b-是使动前缀。“剥”嘉戎语 kɐ kɐk,* b-前缀已失去。浪速语 phauk^{55},* b-成为词根的声母。

“孵”,藏文(bji ɦu)bkab,博嘎尔珞巴语 gup(前缀 * b-失落,声母 * k- > g-),景颇语 phum^{55}(*b- > ph-)。

(4) 原始藏缅语的 * g-前缀

从数词的比较中我们已经看到 * g-是原始藏缅语数词的前缀。另外它还是形容词和动词的前缀。

“三”,藏文 gsum,博多语支的迪马沙语(Dima-sa)ga-tām、加洛语(Garo)gi-tām,那加语的俄姆比奥方言(Empeo)gū-jūm,库基—钦语支的希洛伊—兰冈语(Hiroi-Lamgang)ka-dūm。

*g-前缀在藏语的古书面语中出现在数词“一”“二”“三”词根前。博多语支、那加语支和库克—钦语支的语言中也分布在数词“二”的词根前。如迪马沙语 gin-ni,俄姆比奥语 ga-na,希洛伊—兰冈语 ki-ni。

作为形容词的前缀,如“新”,藏文 gsar(pa),格曼僜语 kɯ^{31}tan^{35},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athar,博多语 gadan。博多语中 ga-是现在仍广泛分布的形容词前缀,如“好”gəgən,“大”gədər,“旧”gazam,“长”galaw、“重”gilir,“热”guduŋ 等等。这种语言由于元音和谐,前缀所带的元音和词根的元音一致。

“冷”,藏文 graŋ(mo),怒苏怒语 gɹa̱^{53},博多语 gusu,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asik,景颇语 kă^{31}ʃuŋ^{33}(* g-C-luŋ)。

藏文“干净”gtsaŋ,“活的”gson,“清楚”gsal,“陡峭”gzar 等。

g-在古藏语中又是动词的前缀,较为明显的是有使动的功能。古藏语 b-、g-、d-前缀在分布上有一定的互补作用。b-不出现鼻音和唇塞音声母之前,g-不出现在唇塞音、舌根塞音和舌根塞鼻音前,d-只出现在唇和舌根的鼻音、塞音之前。① 显然 d-处于完全互补的位置上,而 g-和 b-并非如此。 g-和 * d-最初是一对互补的前缀。

自动词“破”和使动词“打破”的读法:藏文 tɕhag/gtɕog,吕苏语 na^{33} pha^{53}/de^{33} pha^{53},哈尼语绿春话 de̱^{31}/di^{31} be̱^{31},彝语巍山话 tɕhi̱^{21}/dE^{21} tɕhi̱^{21}。

自动词“失散”和使动词“打散”,藏文 ɦthor/gtor,彝语撒尼话 bɪ^{11}/dæ^{11} bɪ^{11},基诺语 se^{44}/tɯ^{44} se^{35}。

自动词“断”(线)和使动词“弄断”(线),藏文 tɕhad/gtɕod,拉祜语 the^{33}/tɔ^{54} tɕhe^{54},嘎卓语 thɛ^{33}/tɛ^{31}htɛ^{33}。那加语坦库尔方言“切断”kakatat。

(5)原始藏缅语的 * d-前缀

古藏缅语的 * d-前缀与 * -g 前缀等互补。这种互补的状态是否来自原始藏缅语? 试比较数词的情况。

“九”,藏文 dgu,喜马拉雅语支的卡瑙里语(Kanauri)zgui 那加语奥方言(Ao)ta-ko、雅曲美方言(Yachumi)tu-gu、莫桑方言(Mosang)ta-krū,博多语支的德乌里—曲地雅语(Deuri-Chutiya)dgu,库基—钦语支的阿那尔语(Anal)ta-kū、卡米语(Khami)ta-ka,缅语支的姆鲁语(Mru)tāk-kū。

---

① 李方桂先生最先指出 b-出现在 k、t、tɕ、ts、ɕ、s、g、d、ʑ、z 10 个辅音前,g-出现在 t、tɕ、ts、ɕ、s、d、ʑ、z、y、ɲ、n 11 个辅音前,d-出现在 k、p、g、b、ŋ、m 6 个辅音前。参见李方桂《藏文前缀音对于声母的影响》,冯蒸译,冯蒸《汉语音韵学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

"六"，藏文 drug，错那门巴语 kroʔ^{53}，墨脱门巴语 khuŋ，道孚语 xtɕho，卡瑙里语 ʈug，巴兴语 ruk-ba，原始藏羌—喜马拉雅语 * d-khruk。景颇语 kʒuʔ^{55} < * kruk，达让僜语 ta^{31}xɹo^{53}，义都珞巴语 ta hɹo^{53}，原始景颇语 * d-khruk。* d-使词根声母在景颇语中变成不送气音。那加语支中如奥方言 te-rok、坦库尔方言 tha-ruk。库基—钦语支的阿那尔语 ta-rūk，梅梯语 ta-ruk 等。

可见 * d-和 * g-的互补来自原始藏缅语。* d-不仅用数词，也用于动词表示使动。

*d-作为前缀还出现在名词中。

"狗"，藏文 khji，缅文 khwe^{3}。景颇语 kui^{31}，独龙语 dɯ^{31}gɯi^{55}，格曼僜语 kui^{55}。原始景颇语有 * d-前缀，使景颇语支中这个词的词根声母起了变化，缅语支的一些语言如姆鲁语 ta-kwi，因沙语(Intha)kwi(ta-失落，声母不送气)。那加语的夸依令方言(kwoireng)tā-ki。

(6)原始藏缅语的 * m-前缀

原始藏缅语的 * m-前缀加在动词词根前以区别于其他的形态变化。本尼迪克特表达为"通常表示动词的持续、不及物或反身的性质。"① 如藏文"符合"mthun < * m-thun，"使符合"stun < * s-thun。"吞"，藏文 mid < * m-lit。嘉戎语 ka mə l̥ʒuk，景颇语 mă^{31}ut^{55}，独龙语 mlaʔ^{55} < * m-lat。

*m-前缀到了中古藏语中大多变成鼻冠音，藏文中用小 R 来表示，转写为 ɦ。如"牵"，藏文 ɦkhrid < * m-khrit，道孚语 mtshi，吕苏语 de^{33}ntsha^{53}。"聚齐"，藏文 ɦdzom < * m-dzom，道孚语 mtsoŋ，却域语 ndzo^{13}。"成了"，藏文 ɦgrub，道孚语 mtʂhɛ，却域语 kɯ^{55}ndʐ̩ɿ^{13}。② "变化"，藏文 ɦgjur，道孚语 mɟjər，却域语 ndʑər^{13}。③

*m-作为身体部位，或内脏名称的前缀。藏文"肝"mtɕin pa，"肾"mkhal ma，"胆"mkhris pa。"脖子"，mdʑiŋ(pa) < * m-ɕriŋ，羌语峨口话 mu ku，嘉戎语 tə mki。

"额头"，义都珞巴语和达让僜语 ma^{31}plaŋ^{35}，缅文 na^{1}phu^{3}，纳木兹语 mo^{33}npæ^{55}，扎坝语 mo^{55}ŋui^{55}等的第一音节当来自古前缀 * m-。

"舌头"，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明的，原本有 * m-前缀。如，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ma-le，奥方言 te-meli，库基—钦语支的荷朗库尔语 mi-lē，克伦语的方言中多读作 bli 或 pli，克伦语阿果话 ble^{33}，独龙语 pɯ^{31}lai^{53}，景颇语 ʃiŋ^{31}let^{31} < * s-mlet，原始藏缅语 * m-let。

6.原始藏缅语的后缀

藏缅语的不同支系中，藏语支、喜马拉雅语支的语言后缀活跃，而且有不同历史层次的后缀。羌语支、彝语支的语言大多失去词根的韵尾，更不用说后缀了。我们要仔细地从文献的记录中和方言的比较中找出原始藏缅语的后缀。从现有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原始藏缅语有 * -s、* -m、* -g、* -l(* -r)和 * -t(* -n)等。

(1) 原始藏缅语的 * -s 后缀

*-s 后缀存在于原始藏羌和原始彝缅语。景颇语中少数读作 31 调的现代舒音节词原始景颇语时代有 * -s 尾。如上文提到的"胆""皮肤"。

"一"，藏文 gtɕig < * g-tik，缅文 tas < * tak-s。

"皮肤"，藏文 ɕa pags，独龙语 pɯn，博嘎尔珞巴语(a)pin < * pit < * pik-s。阿侬怒语 sa^{55}

① P.K.本尼迪克特《汉藏语言概论》第 124 页。

② 使动态"完成"，藏文 sgrub，道孚语 zgrər。

③ 使动态"改变"，藏文 sgjur，道孚语 zɟjər。

pho^{31}, sɑ^{55} < * s-前缀。我们已经观察到古方言中 * s-前缀和 * -s 后缀交替使用。古藏语身体部位词上交替使用的例子很多。

喜马拉雅语支的林布语（Limbu）“三”sūm-sī，“四”lī-sī，“五”nā-sī，“六”tūk-sī，“七”nū-sī，是 *-s后缀在数词中用得最多的语言。库基—钦语支中的阿那尔语（Anal）“七”tak-si，齐鲁语（Chiru）“七”si-rik。可见在 * s-和 * -s 带元音的语言中，它们也可以交替使用。

（2）原始藏缅语的 * -m 后缀

藏文“太阳”ɲi ma，“星星”skar ma，-ma 是构词的后缀。它以成音节的形式分布于最初的藏缅语北部方言，即藏羌—喜马拉雅和彝缅共同语。今天的羌语支语言中“太阳”，如扎坝语 ɲʌ^{55} mi^{55}，吕苏语 ɲi^{33}me^{53}。喜马拉雅语支的瓦尤语（Vayu）nomo，缅语支的阿昌语 ni^{31}mɔ^{31}，彝语支的纳西语 ɲi^{33}me^{33}等等。少数方言中 * -m 变作前缀。如彝语南华话 mə^{21}ɲi^{33}。“星星”，拉祜语 mɤ^{21}kɤ^{33}。藏语支的荷洛科语（Hloke）“星星”kam，* -ma 变作韵尾。

“河”，藏文 kluŋ ma，吕苏语 dʐu^{33}mæ^{53}，彝语喜德话 ʑɿ^{21}mo^{21}。藏语的 kluŋ 可能是借词，-ma 作为构词成分是古老的。而缅文“河”mras < * m-raŋ-s，与努苏怒语的 khɹoŋ 可以比较。

“砂子”，藏文 bje ma，博嘎尔珞巴语 dʑe mə。彝缅语支的多数方言把 * -m 放在前面。如浪速语 ma^{31}ʃa^{55}，基诺语 mɤ^{21}ɕi^{33}。

“水”，达让僜语 mɑ^{31}tɕi^{53}，义都珞巴语 mɑ^{55}tɕi^{55}，喜马拉雅语支的逊瓦尔语（Sunwar）māk，词根的声母变作韵尾。

藏文中的身体部位名称，如“乳房”nu ma，“胎盘”ɕa ma，“肋骨”rtsib ma，“肾”mkhal ma，“肠子”rgju ma。

“脚”，藏文 rkaŋ pa，藏语支的巴尔蒂语（Balti）rkaŋ ma。喜马拉雅语支的洛赫龙语（Lohorong）lāŋ-phekma（脚掌）。那加语俄姆比奥方言（Empeo）mi-pi，奥方言（Ao）te-mopo，使用 * m-前缀。俄姆比奥方言中 mi-较多地用作身体部位名称的前缀。“嘴”mi-mui，“鼻子”mi-nēō，“牙齿”mi-geo，“耳朵”mi-kon，等等。

“肚子”，林布语 sā-pōk，博多语支的拉龙语（Lalong）pu-mā，那加语吐古米方言（Thakumi）mi-po，库基—钦语支的卢舍依语 pum，缅文 wam < * pam。那加语中仍用 * m-前缀，拉龙语用 * -m 后缀，卢舍依语和古缅语中 * -m 后缀变成韵尾。词根 * pok 与汉语“腹” * puk（帮觉）同源。

从以上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原始藏缅语的 * -m 后缀与 * m-前缀有相同的构词功能。在最初的北部方言——藏羌—喜马拉雅和彝缅共同语中后缀 * -m 的使用更普通，而最初的南部方言——景颇、博多—加洛、库基—那加共同语中 * -m 几乎绝迹。古南部方言的后代语言中还存在 * -m 的凝固形式，如“腹”。

古藏缅语的动词也用 * -m 后缀。

“跪”，独龙语 gum^{55}，博嘎尔珞巴语 gu mɯ。

“膨胀”，独龙语 bɹɔm^{53}，博嘎尔珞巴语 beː por，墨脱门巴语 phor，却域语 tə^{55}mpher^{55}。

“洒”，独龙语 pɹɑm^{53}，格曼僜语 mphlɑt^{35}，道孚语 sphro。

“晒”，独龙语 lɑm^{53}，达让僜语 mɑ^{31}lɑ^{55}，博嘎尔珞巴语 loː。

“迎接”，独龙语 sɯm^{53}，阿侬怒语 so^{31}m̩^{31}，藏文 bsu。

如果不是从形态变化的角度来研究则不能解释独龙语这些词与亲属语同源词的对应关系。这一类带-m 尾的词不仅仅出现在独龙语中，也出现在其他支系的语言中。如“飞”，藏文 ɦphur < * m-phur，错那门巴语 phir，独龙语 bɛɹ^{53}，博嘎尔珞巴语 bjar，古藏缅语 * m-bjər。缅文 pjɑ

ṁ²,怒苏怒语 bja³³,达让僜语 jim³⁵,古藏缅语 * bja-m。这个词古藏缅语的不及物动词(或自动词)前缀 * m-在彝缅语的方言中为后缀 * -m 所代替。

"滚",嘉戎语 kə walor lor(kə-为后起的前缀,wa < * ma-,lor 是词根),格曼僜语 xa³¹lol⁵⁵,缅文 hlim¹,哈尼语墨江话 mu³³ lu³¹ lu³³。古缅语词的形式显然是 * -m 后缀的派生词。可见古彝缅语中动词的前缀 * m-也有用同样功能的后缀 * -m 所代替的情况。

(3) 原始藏缅语的 * -g 后缀

根据藏文的转写我们推测古藏语有-ɦ 韵尾。前面又为原始景颇语和原始彝缅语构拟了 * -g 韵尾。从藏语和缅语的比较看来古藏语的-ɦ 与彝缅语的 * -g 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藏文中表现出古藏语的数词使用 * g-前缀,在"六"和"九"这样的词根前由于声母的关系 *d-前缀代替了 * g-前缀。景颇语支的米佐语(Miju)和阿博尔语(Abor)分别采用 * k-和 * -k。如:

	一	二	三	四
米佐语	kǒmō	ka-niŋ	kā-sām	kambrin
阿博尔语	a-tēr-ko	anji-ko	a-um-ko	pi-ko

"五"以后的数词大体上也是如此。缅语支的一些语言数词采用 * -k 后缀。如阿拉肯语(Arakanese)、因沙语(Intha)和浪速语:

	一	二	三	四
阿拉肯语	tai ku	hnai ku	θòn ku	le ku
因沙语	ta ku	ni ku	soŋ ku	le ku
浪速语	ta³¹	ʃik⁵⁵	sam³¹	pjik³¹

后缀 * -k 在头两种语言中读作-ku,在浪速语中失落或变作-k 韵尾。从缅文转写的形式中可以看出这样的后缀完全失落,只是古缅语的"三""四""五""九"读作第 3 调。所以我们推测古缅语在产生声调之前这几个数词有-ɣ 后缀,来自原始彝缅语的 * -g。喜马拉雅语支部分语言与缅语支的一些语言一样数词带有后缀。喜马拉雅语支的吐龙语(Thulung)数词带-le 后缀,林布语(Limbu)带-si 后缀。令人注意的是巴哈里语(Pahri)"一"thi-ki,"二"nisi,"三"soŋo,"四"piŋi,"五"ŋo-ŋu,"六"khu-gu,"七"hnā-gi,"八"che-gi,"九"gu-gu,"十"ji-gi。巴哈里语除了"一"和"二"的-ki 和-si,其余的都应来自古后缀 * -g。* s-和 * -s, * m-和 * -m 在古方言中交替使用, * g-和 * -g 也能交替使用。

喜马拉雅语支的马加尔语(Magar)动词和形容词都带后缀-ke。① 喜马拉雅语支的坎语(Kham),动词带后缀-ŋa,形容词词末带弱读的-o。② 这是古北部方言的后代语言形态向词末方向发展的一种情况。

羌语支的贵琼语恰好表现出一种与藏文使动前缀 * g-对应的使动后缀,当来自古后缀 * -g。如:

	活(了)	养活	(线)断	弄断(线)
藏文	sos	gso	tɕhad	gtɕhod
贵琼语	su³¹su⁵⁵	su³¹su⁵⁵ku³⁵	ʦue³⁵	ʦue³⁵ku³⁵

① A Vocabulary of the Magar Language, Gary and Barbara Shepherd.

② A Vocabulary of the Kham Language, David and Nancy Watters.

	(虫子)动	(触)动	乱	弄乱
藏文	ɦgul	sgul	ɦkhrug	dgrug
贵琼语	sʉ^{31}sʉ^{55}mu^{31}	wu^{35}sʉ^{31}sʉ^{55}ku^{35}	lã^{31}	wu^{35}lã^{55}ku^{35}

至少原始藏缅语的 * -g 后缀在羌语支语言中表现出有构形作用。

(4) 原始藏缅语的 * -r(* -l)后缀

景颇语有数词和形容词的 * l-前缀，数词的 * l-前缀是古老的，形容词的 * l-前缀可能稍晚。动词的 * l-前缀相当于藏语支词的 * r-前缀。藏缅语中作为后缀的 * -r 和 * -l 作用是相同的，与作为前缀的 * r-和 * l-在不同的方言中作用相同。

普米语九龙话的数词都使用后缀 lĩ。喜马拉语雅语支中如吐龙语，"一"kole，"二"nɑ-le，"三"su-le，"四"blo-lẽ，"五"ŋo-lo，"六"ru-le 等。罗东语(Rodong)，"一"aū rɑ，"二"hā-kɑ-rɑ，"三"sūm-rɑ，"四"ljū-rɑ，"五"ŋā-rɑ，"六"tuk kɑ rɑ 等。如此整齐的后缀显然是后来才有的，但它们的出现应与古方言的 * -r 或 * -l 有密切关系。

墨脱门巴语的形容词或使用后缀-lo 或-lu。如"大"tɕhi lo，"红"tsa lo，"蓝"jeŋ lo，"浑浊"mo lo lo，"热"tsha lo，"难"ka lo，"骄傲"po pa tɕhi lo，"黑"tɕhaŋ lu，"容易"ja lu，"苦"kha lu，"高兴"phe lu。这种后缀也残存于藏语中。

藏文"凸"ɦbur，"稠"gar，"粘"ɦbjar，"错"nor，"酸"skjur，"甜"mŋar，"厉害"ŋar，"陡峭"gzar，"亮"gsal，"穷"dbul，"忙"brel，"凉快"bsil，"稀"hral，"慢"dal 等。

"大"，藏文 tɕhen(po) < * khrer，-po 是后起的后缀。古后缀 * -l，如墨脱门巴语 tɕhi lo。缅文 kri^{3}，原始缅语 * gre-l。

"稀"(头发)，藏文 hral hral(< * qhra-l)，独龙语 kɹɑn(< * -r)，博嘎尔珞巴语 be tɕor，缅文 krɑi^{3}，原始缅语 * kra-l。

* -l(* -r)在原始藏缅语中又是表示阳性的后缀。"公狗"和"母狗"，那加语塔布林方言 kui lā/kui jā，班巴拉方言 hī lā/hi-nu，景颇语星颇话(singpho)gui lā/gui vi，博多—加洛语支的拉龙语 khukuri/mɑiki khukuri(-ri 固定在词根之后)。

景颇语"公猪"waʔ^{31}la^{31}，"母猪"waʔ^{31}kă^{31}nu^{31}。藏语夏河话"儿子"ɕə lə，"女儿"ɕə mo。博嘎尔珞巴语"儿子"ɦo ro，"女儿"ɦo məː。

(5) 原始藏缅语的 * -t 和 * -n 后缀。

本尼迪克特在《汉藏语言概论》中已经说明：

"后缀 * -t 和 * -n 最初的作用不明，有时用于动词词根派生的名词，还用于使役或命令的意义"。① 藏文中"哭"ŋu ba/"哭声"ŋud mo，"吐痰"lu-ba/"痰"lud pa，"变暖"dro-ba/"热"drod。②

藏文"偷"rku/"贼"rkun po，"老"rga/"老头"rgan po、"老太太"rgan mo(藏语阿力克话"老头"rgat po，改用-t)，"疯"smjo pa/"疯子"smjon pa。这一类的例子还只能说是古藏语的派生方式。

诸语支语言一些交替形式可能是古方言派生的遗存。"吹"，景颇语 kă^{31}wut^{31}，独龙语 mɯt^{55}，达让僜语 mɯŋ^{53}，义都珞巴语 mu^{55}，墨脱门巴语 mu，道孚语 ɣmɛ，缅文 hmut。"挤"(奶)，藏文 bʑo，博嘎尔珞巴语 dʑuː，独龙语 dʑɔt^{55}，缅文 hnɑs，阿昌语 ŋ̊ɔt，原始缅语 * snjat-s。名词和动

① P.K.本尼迪克特《汉藏语言概论》第 102 页。

② P.K.本尼迪克特《汉藏语言概论》第 106 页。

词原本用有无 * -t 或 * -n 的方式来区别,后来改用其他标志。

藏文"集"(聚集)ɦdu < * m-du,是自动词。其使动形式"集合"sdud < * s-du-t,是 * s-和 * -t 双重的使动标志。

"看"藏文 lta < * l-ta,是自动词。使动形式"让看"bstan < * b-s-ta-n。* b-是最晚加上的使动标志,* s-早于这里的 b-。羌语支中普米语兰坪话"看"sto^{55},"让看"sto^{55}ku^{55},* s-已凝固在词根上。古藏语 * b-sta-n"中" * -n 也是使动后缀。如藏语阿力克话"看"rtæ,"让看"rton。

看来古方言中 * -t 和 * -n 曾是使动标志,活跃的时间并不很长。* -t、* -n 是不同方言的交替形式。

六 藏缅语的核心词

这儿我们参考斯瓦迪什的核心词表,讨论和构拟大约 100 个核心词。原始藏缅语用 P̥TB 代表。

1. 自然事物

"太阳",藏文 ȵi ma,缅文 ne^{2} < 原始缅语 * ni (ma)。缅语支姆鲁语(Mru)tɑ nin 的-n < * -t。藏文"天"(一日)ȵin,格曼僜语 ŋin。义都珞巴 i^{55}ȵi^{55},博嘎尔珞巴语 doŋ ȵi。① 库基—钦语支卢舍依语 nī。② PTB * s-nin-m。

"月亮",藏文 zla < * s-lak,缅文 la^{1} < * laʔ。景颇语 ʃă^{33}ta^{33} < * s-la,卢舍依语 thlā,那加语登沙方言(Tengsa)lu-tā。PTB * s-lak, * p-la。

"星星",藏文 skar ma,缅文 krɑj^{2} < * kral。景颇语 ʃă^{33}kan^{33} < * s-kar,博嘎尔珞巴语 ta kar,卢舍依语 ɑr-ʃi,③ 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si-rā,加洛语 ās-ki。PTB * s-grar。

"水",藏文 tɕhu < * khru,陶楚语(Thauchu)tɕàɦ 缅文 re^{2} < * gri,马鲁语 ɣik,克伦语乍叶因方言(Zayein)ser。景颇语 khaʔ^{31} < * khak,格曼僜语 ɑ^{31}li^{35}。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tɑ-rɑ,吐古米方言(Thukumi)kih。卢舍依语 tui,博多语 dŭi。PTB * grər-g, * kh-ru-g。

"雨",藏文 tɕhar (pa) < * khrar,木雅语 mə^{55}qhɐ^{33},怒苏怒语 mɯ^{55}ɣɹuɑ^{33} < * m-gra。景颇语 mă^{31}ʒaŋ^{33} < * m-raŋ,博嘎尔珞巴语 me doŋ,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aziŋ。缅文 mo^{3} < * mo-ɣ,浪速语 muk^{55}。PTB * m-qhra-g。

"石头",藏文 rdo < * r-do,羌语峨口话 ɹɑ ʁuɑ,原始藏羌语 * r-ɢro。缅文 kjɔk < * krok,怒苏怒语 lu < * luk。景颇语 n^{31}luŋ^{31} < * m-luŋ-g,达让僜语 phlɑŋ^{35},藏文 brag(岩石),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ŋaluŋ。PTB * b-la-g(石头,岩石), * r-ɢro, * C-lok。

"砂子",藏文 bje ma,景颇语(tsai^{31})pʒu^{31} < * bru-g,博多语 bala。④ 缅文 tθɑi^{3} < * sɑ-l,阿昌语 să^{31}le^{55}。PTB * b-le, * s-le。

---

① 独龙语 nɑm^{53}与藏文 gnam"天"有同源关系。

② 阿那尔语(Anal)ɑ-ni,卡米语(Khami)kani 的前缀是后起的。

③ 库基—钦语支中改用后缀 * -s。钦博语(Chinbok)ĕ-khserr 还保存相近的词根,但 * s-成为词根的一部分。

④ 喜马拉雅语支的马加尔语(A Vocabulary of the Magar Language)"砂子"baluwa,注为尼泊尔语借词。达杭语(Tabang)pālwa。

"土",藏文 sa,普米语兰坪话 tsɑ^{55},木雅语 tsa^{53} < * kra。独龙语 gɑʔ^{55},景颇语 ka^{55}。缅文 mre^{2},浪速语 mj̱ik^{31}(地),土家语 li^{53}(地)。PTB * s-kra,* m-li-k(土,地)。

"云",羌语峨口话 zdɑm,缅文 tim^{2}。① 景颇语 să^{33}mui^{33} < * s-mul,独龙语 ɹɯ^{31}mɯt^{55},载瓦语 mu̱t^{55}mau^{55}。墨脱门巴语 muk pa,傈僳语 mu̱^{33}ku^{55}。PTB * s-dem,* s-mu-l(-g)。

"雾",藏文 smug,义都珞巴语 ɑ^{55}mu^{55}ko^{55}。PTB * s-muk。

"火",藏文 me,缅文 mi^{3} < * mel,博多—加洛语支的蔡勒尔语(Chairel)phɑl,库基—钦语 支的梅梯语 mɑi,阿昌语 poi^{31},景颇语 wan^{31} < * mar-g。PTB * məl 或 * mər。

"烟",墨脱门巴语 mu gu,木雅语 mu^{33}khə^{53},坎语 mǐkwiː,缅文 mi^{3}kho^{3}(kho^{3} < * kho-g),景颇语 wan^{31}khut^{31},错那门巴语 me^{33}kun^{55}。② PTB * khu-n,* khu-g。

(草)"灰",错那门巴语 pla^{53},道孚语 ɬɛ,缅文 prɑː^{2} 独龙语 ɑ^{31}plɑ^{53}。PTB * pla。

"山"藏文 la(山,山坡),博嘎尔珞巴语 deː loː(山坡),达杭语(Tahang)lă,波拉语 pjaʔ^{31}(山坡)。缅文 tɑŋ^{2},景颇语 kă^{31}toŋ^{33} < * g-loŋ,博嘎尔珞巴语 guŋ tuŋ(山坡),怒苏怒语 lɔ̃^{33},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aphuŋ,库基—钦语支的哈克钦语(Haka Chin)ktlaŋ。PTB * p-la,* g-luŋ。

"夜",藏文 mtshan(mo) < * m-khran,吕苏语 nkhu^{35}(晚上),彝语喜德话 khɯ^{55}mo^{21},傈僳语 mɯ^{31}khɯ^{31}(晚上),波拉语 mjɔn^{35},阿昌语 ni^{31}tɕhot^{35}(晚上),哈克钦语 zan。PTB * m-khran。

2.身体部位

"头",藏文 mgo,普米语兰坪话 qho^{55},达让僜语 kɹu^{55},拉祜语 ɑ^{35}qo^{11},博多—加洛语支的迪马沙语 kō-rō,那加语的奥方言 to-kolōk,库基—钦语支的阿那尔语 kɑ-lū-chē,缅文 khoŋ^{3} < * khoŋ-g。景颇语 po^{33} < bo,喜马拉雅语支的卡瑙里语 bɑl,扎坝语 gu^{33}po^{55}lo^{33}。PTB * C-lo-g,* g-polo。

"头发",藏文 skra < * s-khra,错那门巴语 khra^{53},景颇语 kă̱^{55}ʒa^{55} < * k-ra,那加语昌方言(Chang)kulo。缅文 shɑ m̥^{2}(pɑŋ^{2}) < * kh-rɑm,那加语夸依令方言(Kwoireng)thā-thɑm、俄姆比奥方言 mi-tūm,库基—钦语支的堪方言(Kom)kɑ-sɑm,喜马拉雅语支的迪马尔语(Dimal)po-ʃom。PTB * qh-lo,* C-ram。

"眼睛",藏文 mig,嘉戎语 mɲak < * mjak,喜马拉雅语支的罗东语(Rodong)mi-chɑk、龙郴本语(Rongchenbeng)mɑāk,缅文 mjɑk se,怒苏怒语 mɹa̱^{53}dʑi^{31},景颇语 mjiʔ^{31} < * mjik,③ 阿依怒语 ɲi^{55}loŋ^{35},博多—加洛语支的底布拉语(Tipura)mŏkŏl,TB * m-lak。

"鼻子",藏文 sna,独龙语 sɯ^{55}nɑ^{55},缅文 hnɑː^{2}(khɔŋ^{3}) < * s-na,库基—钦语支的梅梯语 nā-ton、阿那尔语 kɑ-hnāl。博多—加洛语支的底布拉语 bu-kuŋ,博多语 gɑn-thɑŋ。PTB * s-na,* C-koŋ。

"耳朵",藏文 rna,喜马拉雅语支的兰比从语(Lambichong)no-ro、龙语(Rong)ā-ɲor,缅文 nɑ^{3} < * na-l,那加语棱马方言(Rengma)ɲe-li,阿那尔语 kɑ-nā。PTB * r-na,* na-r。

"嘴",藏文 kha,史兴语 qhuɜ^{55}pu^{53},拉祜语 mɔ^{21}qɔ^{33},克伦语阿果话 kho^{31}bu^{33},博多语 khū-gā,景颇语 n^{31}kup^{31} < * m-gup。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hɑ-mor、马林方言 mūŋ,库基—钦语支的荷朗库

---

① D.布莱德雷拟原始彝语 * C-dim^{1}。

② 第一个音节如缅语和景颇语中皆为"火"。

③ 景颇语境外的方言读作 mit,< * mjik-s。克伦语格可方言(Gheko)mɑi plo,克伦尼语 mä θä plă。* plo 可能是底层语言的读法。库基—钦语支的一些语言读作 mit。PTB * m-lak,* m-是原始汉藏语的前缀。

尔语(Hrangkhol)ā-mūr。PTB*qha-g,*m-kup,*mur。①

"牙齿",藏文 so < *skho,却域语 ski,巴兴语 khlo,缅文 tθwa^{3} < *sua-g,那加语俄姆比奥方言(Empeo)mi-geo,② 加洛语 wā-gam。PTB*s-khlo,*s-khlo-g。

"舌头",藏文 ltɕe < *l-tje,巴兴语 ljam < *lja-m,林布语 le-sōt,缅文 hlja^{2} < *s-lja,基诺语 mø^{44}ɬɔ^{44} < *m-lja,克伦语阿果话 ble^{33},景颇语 ʃiŋ^{31}let^{31} < *siŋ-let,博多语 si-la,加洛语 srē,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ma-le,库基—钦语支的阿那尔语 ka-bili。PTB*s-let,*m-le。

"脖子",藏文 ske,却域语 lʁɛ^{55},阿依怒语 go^{31}ɹo^{55}。景颇语 tu$ʔ^{31}$ < *luk,博嘎尔珞巴语 luŋ guŋ,彝语喜德话 ku^{21}li^{33},藏文 mdʑiŋ(pa) < *m-griŋ,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āgahuŋ,哈克钦语 hŋawŋ。PTB*s-Gro,*g-luŋ。

"手",藏文 lag pa,嘉戎语 tɐ jɐk,缅文 lak,景颇语 ta$ʔ^{55}$ < *l̥ak,加洛语 jāk,那加语耽鲁方言(Tamlu)lāk,蔡勒尔语 lak。PTB*lak。

"乳房",藏文 nu ma,道孚语 nu nu,浪速语 nuk < *nu-k,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naror,哈克钦语 huuk。PTB*nu-g,*na-r。

"肚子",嘉戎语 tə pok,林布语 sā-pók,缅文 bok,那加语登沙方言(Tengsa)ta-buk,梅梯语 puk,卢舍依语 pum < *puk-m。PTB*bok。

"脚",藏文 rkaŋ,缅语支的马鲁语(Maru)kloŋ,达让僜语 gɹoŋ,克钦语(境外景颇语方言)lăgaŋ,梅梯语 khoŋ,那加语登沙方言 ta-tʃiŋ、吐古米言(Thakumi)i-tʃuŋ。PTB*l-kaŋ,*groŋ。

"皮肤",藏文 ɕa pags,达杭语 phi:(树皮),景颇语 phji$ʔ^{31}$ < *phlik-s,独龙语 pɯn^{55},③ 义都珞巴语 ko^{55}pɹa^{55}。PTB*plak-s。

"心",藏文 sɲiŋ < *s-niŋ,缅文 hna^{1}(lum^{3}) < *s-nak,怒苏怒语 i^{53}lɔ^{53},景颇语 sa^{31}lum^{33} < *s-lum,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maluŋ,哈克钦语 luŋ。PTB*s-niŋ,*s-lum。

"肝",藏文 mtɕin(pa) < *m-krin,缅文(a)tθaŋ^{3} < *sran-g,阿昌语 a^{31}ʂaŋ^{31},景颇语(sin^{31})tʃa$ʔ^{31}$ < *s-grat,阿依怒语 bɯ^{31}ɕin^{55} < *m-srin,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mathin,哈克钦语 a htin。PTB*m-krin,*s-grin。

"骨头",藏文 rus pa,缅文(a^{1})ro^{3} < *ro-g,怒苏怒语 ɣɹɯ^{55},格曼僜语 ɕiŋ^{55}ɹak^{55},哈克钦语 ru,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ārakui。PTB*k-ru-s,*k-ru-g。

"膝盖",藏文 pus mo,载瓦语 khji^{31} phut^{55},景颇语 lă^{31}phut^{31}。PTB*l-put-s,*l-phut。

"血",藏文 khrag,达杭语 ka:,马加尔语 mi-rhus,缅文 tθwe^{3} < *skhri-l,克伦语阿果话 a^{31}θui^{31},景颇语 sai^{31} < *sra-l,格曼僜语 a^{31}ɹui^{35},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shi,哈克钦语 a hti,博多语 táj。PTB*s-ru-l,*kh-rak。

"肉",藏文 ɕa < *sra,缅文(a)tθa^{3} < *sra-l,阿昌语 ʂua^{31},独龙语 ɕa^{55},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asā,哈克钦语 a sa。PTB*sra。

"肌肉",藏文(ɕa)gnad < *g-nat,景颇语 ʃan^{31} < *C-lan,克伦语阿果话 da^{31}ɲa^{31},哈克钦语 a tit(肉)。PTB*C-nat。

3. 动植物

① *mur 是底层词,如独龙语"脸"mɯɹ < *mur。

② 前缀*m-使词根声母*k- > *g-。

③ 独龙语的-n 说明景颇语-ʔ < *-k-s。

"鸟"，缅文 hŋak，阿昌语 m̥ɔʔ^{35}，原始缅语 * m-ŋak。藏文 bja，却域语 ɕe^{55}bʑi^{33}，坎语 baza，哈克钦语 va，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vānao，阿博尔语 pir。PTB * m-ŋak，* b-ra。

"鱼"，藏文 ȵa < * ŋja，墨脱门巴语 ŋa，钦语 ŋaː，缅文 ŋɑ^{3} < * ŋa-g，景颇语 ŋa^{55} < * s-ŋa-g，达让僜语 tɑ^{31}ŋaŋ，哈克钦语 ŋa。PTB * ŋa(-g)。

"狗"，藏文 khji，喜马拉雅语支的罗东语(Rodong)khli，缅文 khwe^{3} < * khui-l，缅语支的马因沙语(Maingtha)hwilǎ、马鲁语 kǎlǎ、拉斯语(Lasi)lǎ-khwit，景颇语 kui^{31} < * d-khui-l、克钦语 kwi là，① 独龙语 dɯ^{31}gui^{55}，那加语塔布林方言(Tableng)kui lā、夸依令方言(Kwoireng)tā-kī，博多—加洛语支的拉龙语(Lalung)khukuri。② PTB * khli，* khi-l。

"虱子"，藏文 ɕig < * srik，墨脱门巴语 ɕiŋ，马加尔语 sik(头虱)，博嘎尔珞巴语 ta jɯk，阿博尔语 rik，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rik，哈克钦语 hrik，缅文 hle^{3} < * sli-g(跳蚤)。景颇语 ʃǎ^{55}kʒat^{55} < * s-krat。缅文 tθan^{3}，怒苏怒语 ʂɚ^{55}，嘉戎语 sor。PTB * srik，* s-krat，* sor。

"树"，藏文 ɕiŋ phuŋ，墨脱门巴语 ɕiŋ，马加尔语 siŋ，独龙语 ɕiŋ^{55}，格曼僜语 sɑŋ^{55}，阿博尔语 e-ʃiŋ、a muiŋ，③ 缅文 tθɑs(pɑŋ^{2}) < * sik-s，载瓦语 sik^{55}，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thiŋroŋ，哈克钦语 htiŋ kuŋ。景颇语 phun^{55}，嘉戎语 ʃə phu，道孚语 ʃə phu。PTB * sriŋ，* phun。

"种子"，墨脱门巴语 li，却域语 rlɯ^{55}，达杭语 plù，载瓦语(a^{21})mji^{21}，缅文 mjo^{3}(se^{1}) < * mlo-g，义都珞巴语 ɑ^{55}pɹe^{55}，格曼僜语 xɑ^{31}lɯi^{35}。PTB * m-li。

"叶子"，藏文 lo ma，马加尔语 lha，达杭语 pàː，却域语 bala，怒苏怒语 pha̠^{53}l̥a^{55}，景颇语 lap^{31}，独龙语 lap^{55}，博多语 bilaj。PTB * bala，* lap。

"根"，藏文 rtsa(ba)，错那门巴语 ra，缅文(ɑ^{1})mrɑs < * m-ra-s，义都珞巴语 ho^{55}ɹo^{55}，哈克钦语 a hram，嘉戎语 tə srəm。PTB * s-ra(-m)，* C-ra。

"油脂"(脂肪)，藏文 mar(酥油)，纳西语 mɑ^{21}，独龙语 tɯ^{31}mɑɹ^{53}。景颇语 sau^{55} < * so-s，阿侬怒语 ʔo^{55}su^{31}，马加尔语 me-sos，坎语 ɕasoj，哈克钦语 sa htao。PTB * mar，* so-s。

"蛋"，藏天 sgo ŋa，普米语兰坪话 ʐa^{13} qu^{55}，扎坝语 ʂkui^{13}，缅文 u^{1} < * quʔ。嘉戎语 tɑ gɑm，错那门巴语 lum^{53}，独龙语 ɑŋ^{31}lɯm^{53}，阿侬怒语 lim^{55}。加洛语 bidəj，坎语 bazuri，克伦语 di^{31}，④ 哈克钦语 ti。PTB * s-qu，* g-lam，* b-di(-r)。

"角"，藏文 rwa，马加尔语 mi-rhaŋ，缅文 khjo^{2}，怒苏怒语 khɹɯ^{33}，景颇语 n^{31}ʒuŋ^{33}，格曼僜语 kɹɑŋ^{35}，阿博尔语 a-riŋ，博多语 goŋ。PTB * g-raŋ，* q-rak。

"尾巴"，藏文 rŋa(ma) < * r-ma，坎语 or mèn，缅文(ɑ^{1})mri^{3} < * mre-l，景颇语 mai^{31} < * mal，义都珞巴语 lɯ^{31}mɯm^{53}，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hamei，哈克钦语 mei。PTB * r-mer。

"毛"，藏文 spu < * smu，坎语 mùl，缅文(ɑ^{1})mwe^{3} < * mul-g，景颇语 mun^{33} < * mur，格曼僜语 bɯl。PTB * s-mul。

---

① 原始景颇语这个词有 * d-前缀，使词根声母浊化。克钦语是分布在缅甸的景颇语方言，被称为星颇语(Singpho)的方言"狗"gui là。* -l 是表示阳性的后缀。缅语支、景颇语支和那加语的这个后缀附着于普通的叫法上。参见上文关于 * -l(* -r)后缀的讨论。

② 拉龙语古 * -l 后缀已不能用表示阴性的后缀替换，"母狗"māiki khukuri。

③ 阿博尔语"倒下的树"ʃiŋ，见 A Dictionary of the Abor-Miri Language，p.391。古汉语管柴禾叫"薪"，立着的是"木"。阿博语 a muiŋ < * m-ʃiŋ。

④ 景颇语 ti^{31} < * diʔ，当为克伦语借词，与本语支其他语言的读法不同。

4.动作和感觉

"吃",藏文 za,羌语峨口话 dzə,缅文 sa³ < dza-g,拉祜语 lɛ²¹,景颇语 ʃa⁵⁵ < * C-la。喜马拉雅语支尼瓦里语(Newari)na,库基—钦语支他多语(Thado)nē、朗龙语(Langrong)nek。PTB * C-la, *na-g。

"喝",藏文 ɦthuŋ < * m-thuŋ,达杭语 thuŋ pa,纳西语 thɯ²¹,① 博嘎尔珞巴语 tɯŋ。墨脱门巴语 dʑam < * gram,达让僜语 tim³⁵。PTB * m-thuŋ, * g-dam。

"咬",独龙语 gɹɑt⁵⁵,载瓦语 ŋat²¹,达杭语 khrap pa,那加语索布凡马方言(Sopvoma)kot(吃),阿博尔语 kât。墨脱门巴语 ŋam,博嘎尔珞巴语 gam,阿博尔语 gâm(扑咬)。PTB * grat, * gram。②

"说",藏文 bɕad(ɕad < * srat),③ 嘉戎语 ka rjo,达让僜语 mɑ³¹ɹo⁵⁵。缅文 prɔ³ < * bro-g,基诺语 pjə⁴²,彝语南华话 be̱³³,阿博尔语 po,独龙语 sɯ³¹pɯɹ⁵⁵(告诉)。PTB * C-rat(如 * s-rat, * p-rat, *g-rat)。

"看见",藏文 mthoŋ,马加尔语 daŋ-ke,缅文 mraŋ²,格曼僜语 ŋuŋ,阿博尔语 kâŋ,④ 达让僜语 kɑ³¹tiɯŋ⁵³。PTB * m-daŋ。

"听见",藏文 go,缅文 kra³,彝语撒尼话 nɒ⁴⁴gɒ¹¹,布莱德雷拟原始彝语 * gra²,克伦语阿果话 gă³¹ na̱³¹,⑤ 景颇语 na³¹(可能借自克伦语),博多语 kana。PTB * g-na。"听",景颇语 mă³¹ta̱t³¹ < *m-lan,藏文 ɲan,却域语 kɯ⁵⁵mɲo³³。PTB * m-lan。

"知道",藏文 ɕes,墨脱门巴语 se,达杭语 sjeː pa,缅文 tθi¹ < * seʔ,景颇语 tʃe̱³³ < * g-se,达让僜语 kɑ³¹sɑ⁵³,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aʃei。坎语 sjən(-nja),⑥ 博嘎尔珞巴语 tɕen。PTB * g-sre(-n)。

"睡",藏文 ɲal,嘉戎语 ka rma,坎语 ŋə̆l(-nja),达杭语 mĕr pa,马加尔语 mis-ke,博多语 mu rú,哈克钦语 i ŋel,克伦语阿果话 mi̱⁵⁵,阿昌语 e³¹mui³⁵(睡着)。墨脱门巴语 jip,缅文 jup,彝语南华话 ʔi̱²¹。PTB * mu-l, * ŋal, * ʔip。

"死",藏文 ɕi,羌语峨口话 dɛ ʂɛ,道孚语 dɛ shɛ,缅文 tθe² < * sri,怒苏怒语 ʂi³³,克伦语乍叶因方言(Zayein)ser,喜马拉雅语支卡那斯语(Kanasi)ʃik,景颇语 si³³,阿博尔语 sig,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a thi、南桑亚方言(Namsangia)ri、大布令方言(Tableng)li。博多语 htəi,底布拉语(Tipura) thai,那加语俄姆比奥方言 jai。⑦ PTB * sri(-g)。

"杀",藏文 gsod,嘉戎语 ka sat,马加尔语 sat-ke,缅文 tθat,景颇语 sat³¹ < * g-sat,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shokathat。PTB * g-sat。

"走",藏文 ɦgro < * m-gro,木雅语 tə³³ro⁵⁵ra³³,基诺语 zo⁴⁴,克伦尼语 gljà(跑)。达杭语 prā

① 彝语喜德话 ndo,傈僳语 do³³,布莱德雷拟原始彝语 * m-daŋ¹。

② 这两个词可能有派生关系。载瓦语的 ŋat 可能 < * m-gat。

③ 藏文另有 ɦtɕhad, tɕhad < * khrat 与汉语"说" * qh-lat 有渊源关系。

④ 阿博尔语"能看见"pe beŋ,"勉强能看见"kâ-ŋok kâ-rok。

⑤ 阿果话"耳朵"na̱³¹。那加语"耳朵"kha nā,"听"khaŋanā,藏文"耳朵"rna,"听"ɲan。藏缅语"听""听见"等说法是名词"耳朵"的派生词,不来自原始汉藏语。

⑥ A Vocabulary of the kham Language 中拼作 sxyn-nya,词根上的-y-当在 s-之后。

⑦ 博多语支和那加语的这一类说法可能来自其他语言,如南岛语和侗台语的 thai。甚至达罗毗荼语系中的哥拉瓦语(Korava)"死"sāg,与藏缅语中的个别说法,阿博尔语的 sig 相似,或许是巧合。只有全面系统的比较才能说明问题。

pa，嘉戎语 ka ptʂɛ，缅文 pre^{3} < * pre-g（跑），喜马拉雅语支朝拉西亚语（Chaurasya）prō（跑），那加语俄姆比奥方言 pag（跑），白语 pe^{44} < * peʔ。PTB * gro，* pre-g。

"飞"，藏文 ɦphur，嘉戎语 ka bjam，坎语 bŭr（-nja），缅文 pjaṅ^{2}，基诺语 prɛ^{42}，独龙语 beɹ^{53}，景颇语 pjen^{33} < * bjer，博多语 bir。PTB * m-bjer。

"游泳"，藏文（tɕhu）rkjal < * kral，羌语峨口话 ʁluə，达杭语 kjal pa，坎语 cjol（-nja），缅文（re^{2}）ku^{3} < * ku-g，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rakhajāk，博多语 dəwgá。① * PTB * kral。

"来"，藏文 ɕag < * srak，马加尔语 ra-khe，缅语支的梅加语（Me-gya）ɣwōk，那加语莫桑方言（Mosang）kā-lō，哈克钦语 ra，梅梯语 lāk。藏文 joŋ，博嘎尔珞巴语 puɯŋ，那加语俄姆比奥方言 wāŋ、加布依方言（Kabui）gaŋ，马鲁语 waŋ。PTB * C-ra-g，* C-jaŋ。

"坐"，藏语支巴尔蒂语（Balti）、拉达克语（Ladakhi）duk，景颇语 tuŋ^{33} < * duŋ，博嘎尔珞巴语 duŋ。克伦尼语马包克方言（Mapauk）sà nuŋ，那加语莫桑方言 noŋ，库基—钦语支荷尔兰语（Hallam）sūŋ，加洛语 ā-sōŋ。PTB * C-dok，* C-noŋ。

"站"，藏文 laŋ，马加尔语 toŋ-khe，那加语大布令方言（Tableng）joŋ、坦库尔方言 ŋa-niŋ，康奥依方言 mā-liŋ，库基—钦语支他多语（Thado）、卢舍依语 diŋ，达让僜语 deŋ，格曼僜语 loŋ。嘉戎语 ka rjap，达杭语 rap pa，缅文 rap，独龙语 ɹep，阿依怒语 sɿ^{31}ɹom，那加语俄姆比奥方言 sāp，梅梯语 lēp。PTB * m-laŋ，* s-rap。②

"躺"，景颇语 kă^{31}leŋ^{31} < * g-leŋ，阿博尔语 dōŋ（背向下躺），勒期语 leŋ^{31}，错那门巴语 ɲaŋ^{33}。PTB * C-leŋ。

"给"，墨脱门巴语 bi，羌语麻窝话 ʂpu，喜马拉雅语支林布语 pi、达杭语 pim pa、尼瓦里语 bi，缅文 pe^{3} < * bi-g，马鲁语 pjit，浪速语 pjik^{55}，克伦语格可方言 pi，那加语俄姆比奥语 pē、昌方言 lā，库基—钦语支的老梅梯语 ku-bi、埃姆尔语（Aimol）pēk，博嘎尔珞巴语 biː。羌语峨口话、麻窝话 gʐə，喜马拉雅语支朝拉西亚语 gak、巴兴语 gɨ、卡那斯语 raṭ，彝语巍山话 gu^{21}，那加语班巴拉方言（Banpara）lāk。PTB * pla，* bi（-g），* gra（-g）。

"烧"，藏文 ɦbar < * m-par，错那门巴语 par^{35}，坎语 ĕr（-nja），基诺语 phro^{42}thɯ^{31}，纳西语 bɚ^{21}，独龙语 waɹ^{53}（点火）。PTB * m-par。

5. 状态

"新"，藏文 gsar pa，羌语峨口话 khsə，却域语 xsar^{55}pe^{55}，坎语 săro，③ 缅文 tθas < * sak-s，阿昌语 ʂək^{55}，布莱德雷拟原始彝语 C-ʃik^{L}，独龙语 aŋ^{55}ɕaɹ^{55}，哈克钦语 a htarr，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athar。PTB * g-sar，* sar-g。

"好"，藏文 legs pa，普米语九龙话 ɣu^{35}lə^{55}，缅语支阿拉卡语、因沙语 lu，阿依怒语 sɿ^{31}la^{55}。义都珞巴语 pɹa^{55}，克伦语巴达温方言 pra，博多—加洛语支底布拉语（Tipura）bŏrok，那加语马兰方言 bī-lē，博多语 modaj，藏文 bdaɦ（甘美），博嘎尔珞巴语 doː po。PTB * lek，* b-ra（-g），* m-da-g。

"热"，藏文 tsha po，④ 墨脱门巴语 tsha lo，坎语 ră-o，达杭语 kro po，却域语 qa^{55}lu^{55}，那加语

---

① 这个词多由"水"加"游"构成。藏文 rkjal ba"游泳""浮水渡河"。博多语"水"dəj。

② 藏文 laŋ"站""起来"。阿博尔语 dāk"站起来"，dāg-rop（用后腿）"立起"。* laŋ 和 * rap 最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③ -o 是坎语形容词后缀。

④ ts- < * phl-或 * sl-。

坦库尔方言 kasā，哈克钦语 a sa。PTB * C-la，* C-ra。

"冷"，藏文 graŋ，马加尔语 juŋ（天气冷），达杭语 khaŋ pa，怒苏怒语 ɡɹa̱^{53}，布莱德雷拟原始彝语 C-grak^{H}，景颇语（kǎ^{31}）ʃuŋ^{33} < * g-luŋ，达让僜语 dzoŋ，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asik，哈克钦语 kik。PTB * g-raŋ。

"满"，藏文 gaŋ ba，马加尔语 piŋ-khe，怒苏怒语 bɹə̃^{31}，缅文 praṇ^{1}，景颇语 phʒiŋ^{55}，义都珞巴语 bɹoŋ^{55}bɑ^{55}，博多语 buŋ。PTB * braŋ。

"干"（燥），藏文 skam，嘉戎语 kə rum，道孚语 ɣro ɣro，缅文 khrok，阿侬怒语 ɡeŋ^{55}，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atheŋa，博多语 garan。PTB * gra（-m，-g）。

"红"，羌语桃坪话 χn̥i^{31}n̥i^{33}，① 吕苏语 de^{33}n̥i^{53}，缅文 ni^{2}，义都珞巴语 ɕi^{55}nɑ^{53}。景颇语 khje^{33} < * gle，博多语 gazá，马加尔语 gja-ke，达杭语 wala，坎语 gjǎ mo，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ahuŋa。PTB * s-ni，* g-la（-g）。

"黄"，藏文 ser po，马加尔语 or-khe，嘉戎语 khsər po，独龙语 guɑɹ^{53}，②阿博尔语 kisha-pe。格曼僜语 kɯ^{31}lǎuŋ^{35}，阿昌语 luŋ^{31}，波拉话 ŋjuŋ^{55}。PTB * g-ser，* g-luŋ。

"白"，藏文 dkar（po）< * d-kar，错那门巴语 char^{55}po^{53}，达杭语 dar，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achar。道孚语 gɛ phru，马加尔语 bo-ke，坎语 palo，缅文 phru^{2}，怒苏怒语 ba^{31}，格曼僜语 kɯ^{31}mphluŋ^{35}，阿博尔语 puŋ，博多语 a raŋ。PTB * d-khar，* bru（-g）。

"黑"，藏文 nag po，马加尔语 cik-ke，缅文 nak，景颇语 tʃu̱ŋ^{33} < * g-naŋ，博嘎尔珞巴语 ka: jaŋ，阿博尔语 jo-raŋ、ja-uk（天空暗），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achik。PTB * g-nak。③

"大"，藏文 tɕhen（po）< * khrer，嘉戎语 kə ktɛ，却域语 qo^{55}rʒi^{13}，马加尔语 ka rhaŋ-ke，坎语 gjo:-o，缅文 kri^{3} < * gre-l，怒苏怒语 ɣɹi^{55}，达让僜语 dɯ^{31}ɹɯŋ^{55}，阿博尔语 bodi，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azoka，博多语 gezen、geder。PTB * g-der（-g）。

"小"，基诺语 a^{44} ni^{55}，缅文 ŋaj^{2} < * ŋal，景颇语 kǎ^{31}tʃi^{31} < * g-ni-l，阿侬怒语 tɕi^{55}lɑ^{55}，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ateo，博多语 maŋaj。PTB * g-ni-l（或-g）。

"长"，藏文 riŋ po，嘉戎语 kə skrɛn，达杭语 rěŋ pa，坎语 khjo:-o，缅文 hraṇ^{2} < * sriŋ，景颇语 kǎ^{31}lu^{31} < * g-lu-g，独龙语 mɹɑŋ^{53}，达让僜语 kɑ^{31}lɯŋ^{55}，阿博语 bo-doŋ，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asāŋ，博多语 galaw。PTB * C-riŋ，* C-lu-g。

"多"，藏文 maŋ po，墨脱门巴语 zak po 缅文 mjɑ^{3} < * mla-g，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tārākkha。藏文 du，坎语 kudu:，阿侬怒语 dɯ^{35}，基诺语 thə^{42}。PTB * m-la-g（或-l）* C-du。

"圆"，藏文 sgor，道孚语 ʁar，景颇语 tin^{31} < * lin-g，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aŋum。PTB * Glor。

6.其他

"一"，藏文 gtɕig < * g-tik，嘉戎语 kə tɛk，林布语 thik，古隆语 ghrī，道孚语 ro，却域语 tɯ^{55}，缅文 tas < * g-tak-s，缅语支阿拉肯语 tɑi ku，载瓦语 ʒa^{21}，纳西语 dɯ^{21}，博嘎尔珞巴语（a）ken < * ket，

① χ- < * s-。如"直"，桃坪话 χtə^{55}，麻窝话 stəɾ。

② "黄"是"亮"的孳生词，试比较它们的对应关系：

	藏文	嘉戎语	克伦语	独龙语	景颇语
黄	ser	khser	a^{31}bo̱^{55}	guɑɹ^{53}	thoi^{33}
亮	g-sal	khsal	ga^{31}bo^{33}	ga^{53}	thoi^{33}

③ 博多语 gəsam，格曼僜语 kɑ^{31}im^{35}等可能是底层的词根加藏缅语形容词 * g-前缀的形式。

那加语俄姆比奥方言 kāt,坦库尔方言 khat-kha,卢舍依语 pa-khat。PTB * g-ti-g, * k-li-g。

"二",藏文 gnis < * g-nis,嘉戎语 kə nEs,巴兴语 nik-si,古隆语 hnī < * s-ni,杜米语(Dumi) sāk-pu,缅文 hnas,阿那卡语 hnai ku,浪速语 ʃik⁵⁵ < * snik,那加语俄姆比奥方言 ga-nā,坦库尔方言 kha-ni,迪马沙语 gin-nī。PTB * g-ni-s。①

"我",藏文 ŋa,喜马拉雅语支巴拉里语(Balali)kā-ŋā,缅文 ŋaː²,那加语莫桑方言 ŋā,加洛语 āŋā。羌语峨口话、麻窝话 qa,克伦尼语因达拉方言 kwai,喜马拉雅语支雅卡语(Yakha)kā,库基—钦语支的来语(Lai)kai(-mà),卢舍依语 kei(-mā)。林布语 aŋ-ā,博多语 āŋ(ā),加洛语 āŋā,迪马沙语 āŋ,马鲁语 āŋ。PTB * ŋa(-r), * qa, * aŋ。

"我们",藏文 ŋa tsho,错那门巴语 ŋa³⁵ra²⁵³,道孚语 ŋa ji,缅文 ŋaː²to¹ < * ŋa du?,载瓦语 ŋa⁵⁵ mo²⁵⁵,那加语登沙方言 a-khala,康奥依方言(Khangoi)i-ro,② 迪马沙语 āŋi-rao,博嘎尔珞巴语 ŋoːlu,阿博尔语 ŋa-lu。PTB * ŋa-khro, * ŋa-r。

"你",马加尔语 naŋ,塔米语(Thami)nān-ko,缅文 maŋ³ 卢舍依语 naŋ-mā,那加语莫桑方言 mnaŋ,马兰方言 naŋ-lē,景颇语 naŋ³³,博嘎尔珞巴语 noː,克伦尼语 nà,克伦语格可方言 nà。PTB * m-naŋ, * na。

"这",藏文 ɦdi < * m-di,嘉戎语 ʃtə < * s-tə,景颇语 n³³tai³³ < * m-dar,阿博尔语 si-de,哈克钦语 hi,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hi,③ 义都珞巴语 i⁵⁵he⁵⁵。PTB * C-dir。

"那",藏文 de,嘉戎语 wu tə,道孚语 ə thə,羌语峨口话 thɛː,缅文 tho²,彝语喜德话 a³³di⁵⁵,博多语 di,阿博尔语 ede,义都珞巴语 a⁵⁵he⁵⁵。PTB * C-de, * C-le。

"谁",藏文 su,嘉戎语 sə,马加尔语 su,缅文(maŋ²)tθu² < * su,因沙语 mǎ su lạ,喜马拉雅语支塔米语(Thami)su-gu-ri,巴拉里语 ā-sā-lo。迪马沙语 sere,博多语 sur,那加语奥方言 ʃir。景颇语 kǎ³¹tai³³ < * g-dar,克伦语阿果话 mǎ³¹da³¹,库基—钦语支荷朗库尔语 tū-mō。达杭语 khala,阿侬怒语 kha³¹ɭo⁵⁵,坦库尔方言 khi-pā-khala。PTB * su-la, * khala, * g-dar。

"什么",普米语九龙话 me³⁵,巴兴语 mā-ra,克伦尼语 mà,博多语 mā,迪马沙语 ʃū-mō,库基—钦语支埃摩尔语(Aimol)i-mo。藏文 ga re,④ 梅梯语 kā-ri,那加语米基尔方言(Mikir)ko-pi,昂阿米方言(Angami)ke-di-pǒ,义都珞巴语 ka⁵⁵di⁵⁵。PTB * su-ma, * ga-de。

"人",藏文 mi,嘉戎语 tə rmi,巴兴语 mū rjo,古隆语 hmi,逊瓦尔语(Sunwar)mur,缅文 lu² < * mlu,缅语支姆鲁语(Mru)mrū,博嘎尔珞巴语 miː,坦库尔方言 mi,梅梯语 mi。PTB * m-(lu), * m-nu。

"女人",藏文 bud med,嘉戎语 tə mi,道孚语 sme,逊瓦尔语 misi mur,缅文 min³ma¹,⑤ 克伦比乌语(Karenbyu)mi hmu,阿博尔语 mī-ma,库基—钦语支阿那尔语 sē-nū,哈克钦语 nu,景颇语 num³³ < * nu ma。PTB * s-mi。

"男人",藏语夏河话 ɕalə(tɕho),景颇语 la³³,景颇语星颇话(Singpho)lā-ʃā,博多语 zala,迪布

① 我们注意到 * -s 可与 * s-交替,当用 * s-时往往出现-k 后缀(< * -g)。

② 康奥依方言 i"我"。

③ 坦库尔方言-h- < * -th-。

④ 藏文 ga 相当于古汉语"何"。藏文"哪里"gar 当为 ga der(der"那里")的约音,博嘎尔珞巴语 ɦeː lə。藏文"几时"ga dus,博嘎尔珞巴语 ɦiː duː。

⑤ 缅文 min³ < * mir"人",ma¹"女"。藏文 bud,当为自称。

拉语(Tipura)chalā,库基—钦语支他多语 pa-sal。PTB * s-la。

"不",藏文 mi,嘉戎语 ma,巴兴语 ma-a,马加尔语 ma-,缅文 ma^{1}…bhu^{3},傈僳语 ma^{31},景颇语星颇话 n'rē,阿博尔语 ma,ma-rû-lo(强调式),卢舍依语 nī-lo。PTB * ma(-l)。

"名字",藏文 miŋ,嘉戎语 tə rmE,马加尔语 armin,载瓦语 mjiŋ,独龙语 $aŋ^{55}$ $bɹiŋ^{53}$,阿博尔语 a-min,博多语 muŋ,坦库尔方言 āmiŋ,哈克钦语 a min。PTB * r-miŋ,* mriŋ。

"路",藏文 lam,达杭语 kjăm,坎语 em,缅文 lam^{3} < * lam-g,景颇语 lam^{33},博嘎尔珞巴语 lam tə,阿博尔语 lam-te,博语 ali。PTB * g-lam。

"全部",藏文 tshaŋ ma,阿昌语 $pʐa^{55}pʐa^{55}$,浪速语 $pəŋ^{31}ʃɔʔ^{55}$,景颇语 $joŋ^{31}$,博嘎尔珞巴语 kə baŋ,阿博尔语 a puiŋ。PTB * praŋ。

第六章 侗台语古音构拟

一 台语古音构拟

1977年李方桂先生的《台语比较手册》(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出版,1996年梁敏、张均如先生的《侗台语族概论》出版。

李方桂先生的《手册》(《台语比较手册》)根据对泰语、壮语龙州话、布依语的比较研究构拟原始台语的声母和韵母。李先生的构拟依据的是这3种方言声韵调的共时特征。构拟是解释语音历史演变的方式。由于语音的历史演变是方言本身的系统所决定的,任意性的符号一旦进入系统一定会服从系统的演变。[①] 用音位表示的系统是否合理在于辨析和归纳。不同的调查者往往有不同的意见。只要分类正确,几种方言的比较可以弥补一些音位归纳上的分歧。系统中的辅音和元音音位的演变往往不是以音位为单位的。如元音在闭音节中的变化常常与开音节不同。归纳上的不同变体可能有不同的历史来源。

原始台语(或称原始壮傣语)与原始侗水语的分化应发生在上古末期的某一个时期。我们暂时把它们的共同语称为台水共同语(或壮傣—侗水共同语)。在这个共同语时代,这种侗台语的古方言应有较多人在使用,至少是某一地区一个颇有势力的民族的语言。它们的后代方言成为今天分布在东南亚地区的泰、傣、老挝、壮、布依、侗、水、仫佬等不同民族的语言。

台语(壮傣语支)和侗水语(侗水语支)的分化大约在汉代的南越之后。台水语与中古汉借词声调的一致应是分化以后的事。至少我们可以利用中古汉借词来讨论侗台语的中古音。

1.台语的声母

这一侗台语的支系中,壮语武鸣话等塞音两分,没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壮语龙州话等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塞音三分。下面是壮语龙州话的声母系统:[②]

p	ph	b	m	f	v
t	th	d	n	ɬ	l
tɕ	tɕh			ɕ	j
k	kh		ŋ		
ʔ				h	

介音-i-和-w-又可与塞音等构成声母 pj-、phj-、bj-、mj-、kj-、khj-、hj-、kw-和 khw-。

(1) 台语的塞音声母

从汉借词的读法可以看出,现代台语方言全浊塞音已清化,像龙州这样三分的塞音系统的格局,原本是四分的,问题是清送气音到底是后起的还是后起的。试比较下面的这一组词:

① 借词的读法对于借入方来说往往是任意性的符号。

② 李方桂《台语比较手册》第9页。

	龙州话	武鸣话	水语	黎语
姜	khiŋ¹	khɔŋ¹	siŋ¹	khɯːŋ¹
白	khaːu¹	haːu¹	—	khaːu¹
绿	kheːu¹	heːu¹	ɕu¹	khiːu¹
客	kheːk⁷	heːk⁷	hek⁷	—

“姜”“白”“绿”是同源词，“客”(人)是汉借词。龙州、靖西等壮语地方话中“客”的声母为 kh-，武鸣、钦州为 h-，柳江、龙胜为长 k-。[①] 这个词的声母与“姜”“白”等台语方言中的对应关系表明是台语分化前借入的，借入时方言中有 * kh-声母。而原始侗台语的 * kh-到不同的语支中演变的情况不尽相同。“姜”原始侗台语的声母是 * khr-，侗水语中往往演变为 s-。

李方桂先生为原始台语构拟了送气的清塞音，这些送气清音在龙州、泰和布依等方言中的读法如：[②]

原始台语	龙州话	泰语	布依语
*ph-	ph-	ph-	p-
*phl-/r-	phj-	ph-	pj-
*th-	th-	th-	t-
*kh-	kh-	kh-	k-
*khl-	khj-	kh-	-tɕ
*khr-	khj-	kh-	l-，tɕ-

李先生所说明的原始台语浊塞声母在这三种方言中的读法如：[③]

原始台语	龙州话	泰语	布依语
*b-	p-	ph-	p-
*bl-/r-	phj-	ph-	pj-
*d-	t-	th-	t-
*g-	k-	kh-	k-
*gl-	kj-	khl-	l-，k-
*gr-	kj-	khr-	tɕ-
*gw-	kw-	khw-	kw-

《手册》中构拟了先喉塞浊塞音。[④]

原始台语	龙州话	泰语	布依语
*ʔb-	b-	b-	m-
*ʔbl-/r-	b-，d-	d-	n-
*ʔd-	d-	d-	n-
*ʔdl-/r-	d-	d-	n-

先喉塞浊声母仍保留在武鸣话中。这种塞音在侗台语的其他支系中都有分布。也有布依

① 张均如等《壮语方言研究》第 657 页。

② 李方桂《台语比较手册》第 64、88、102、192、227 页。

③ 李方桂《台语比较手册》第 66、88、104、198、230、239 页。

④ 李方桂《台语比较手册》第 68、91、108、129 页。

语这样的演变形式。如“飞”武鸣话 ʔbin¹，龙州话 bin¹，黎语通什话 ben¹，毛南语 ven³。“薄”龙州话 baːŋ¹，侗语 maːŋ¹，佯僙语 ʔmaːŋ¹。

有必要重新构拟李先生构拟的 *ʔdl-/r-。在《手册》和《侗台语族概论》构拟为 *ʔdl-，*ʔdr-的词中没有发现方言中有一例有这样的声母。如“红”龙州话 deːŋ¹，邕宁话 niŋ¹'，临高语 liŋ¹，黎语通什话 geːŋ⁴ < *greŋᴬ，布央语峨村话 luːn¹¹。侗台语方言中 d-和 l-的交替应是原始侗台语 *d-或 *l-在前缀后的表现形式。“骨头”泰语 kra-duːk⁹，龙州话 duk⁷，布依语 nuːk⁹，佯僙语 raːk⁹。

李先生拟为 *ʔdl-/r-的词如：

	龙州话	版纳话	邕宁话	傣拉话
星星	daːu¹	daːu¹	naːu¹'	laːu¹
骨头	duk⁷	duk⁷	noːk¹⁰	lou⁵
梯子	dai¹	dai¹	lai¹	lai¹
红	deːŋ¹	deŋ¹	niŋ¹'	leŋ¹

“星星”黎语通什话 raːu⁴ < *-r-。“骨头”黎语保定话 vuːk⁷，通什话 fuːʔ⁸，中沙话 ruː⁷，加茂话 liək¹⁰ < *brək。“热”(水)龙州话 dəːt⁷，邕宁话 naːt¹⁰，通什话 tiːt⁷，元门话 vut⁸ < *brit。这类词原始台语的形式可拟为 *C-l-或 *C-d-。*C-是清塞音 *p-或 *k-。原始台语 *p-lət > 古壮语 *ʔdət。原始黎语 *p-rit 或 *b-rit > 古黎语 *brit。

李先生拟为 *ʔbl/r- 的词如：

	龙州话	版纳话	邕宁话	傣拉话
月亮	bəːn¹	bən¹	mliːn¹'	ven¹
花	bjoːk⁷	kɔk⁹	—	jɔu⁵
耘(田)	bjaːi¹	baːi¹	mlaːi¹'	vjaːi¹'

这一声类的词原始台语的声母当为 *ʔbl-。“月亮”黎语通什话 ȵaːn¹ < *ʔnianᴬ < *p-lan，布央语峨村话 tiːn¹¹ < *dinᶜ，拉基语曼蓬话 m̩⁰thjo²³ < *m-d-。

台语方言中读作 ʔ-声母的词，侗水语支方言中的同源词也作 ʔ-，原始台水和原始台语亦为 *ʔ-。

(2)台语的鼻音声母

李先生构拟的原始台语鼻音声母诸方言中的对应关系为：

原始台语	龙州话	泰语	布依语
*m-	m-	m-	m-
*hm-	m-	m-	m-
*ml-/r-	mj-，m-	ma-，l-	mj-，n-
*n-	n-	n-	n-
*hn-	n-	n-	n-
*nl/r-	n-	n-	l-
*ȵ-	j-	j-	j-
*hȵ-	j-	j-	j-
*ŋ-	ŋ-	ŋ-	-ŋ
*hŋ-	h-	ŋ-	h-，ŋ-，j-

*ŋl-/r-	ŋ-	ŋ-	ŋ-,l-
*ŋw-	v-	w-	ŋ-

浊鼻音*m-、*n-、*ɲ-、*ŋ-,清鼻音*hm-、*hn-、*hɲ-、*hŋ-的构拟显然不必再作讨论。复辅音*ml-/r-不同方言中的对应如:

	龙州话	版纳话	邕宁话	傣拉话
虫子	meːŋ^{2}	mɛŋ^{2}	mleːŋ^{2}	meŋ^{2}
光滑	ləːn^{5}	mɯn^{6}	liːn^{3}	min^{6}
虱子	min^{2}	min^{2}	mlan^{2}	mɛn^{2}

这个声类还是拟为*ml-比较合适。①

李先生拟为*nl-/r-的词如:

	龙州话	版纳话	邕宁话	傣拉话
鸟	nuk^{10}	nok^{8}	nok^{8}	nou^{4}
水	nam^{4}	nam^{4}	nam^{4}	nam^{4}
露水	naːi^{2}	—	naːi^{2}	naːi^{2}

由于布依语的读法李先生把它们拟为*nl-/r-。"鸟"仡佬语贞丰话 mo^{42}naŋ^{42},仡佬语六枝话 mɑ^{33}no^{35},拉基语 li^{13}ɲo^{13},布央语峨村话 ma^{0}ðe^{11},布央语郎架话 li^{0}ma^{0}nuk^{11}。拉基语 li-与仡佬语、布央语 ma-都是前缀。"鸟"侗语 mok^{8} < *m-nok。故此,原始台语"鸟"的声母不应是*nl-/r-,应是*m-nok。布依语中变作 l-或 z-,壮语平果话为 r-。"水"黎语通什话 nam^{3} < *ŋ̊am^{C} < *C-namʔ。侗台语"水"的读法与南岛语的相近。"水"如何眉斯语 nanum,耶眉语 ʐanum,萨斯特语 ralom。

"芝麻"的声母李先生拟为*ŋl-/r-。

"芝麻"黎语通什话 keɯ^{4} < *ŋeɯ^{A},黎语黑土话 kɯ^{2}ŋeɯ^{1},侗语 ju^{2}me^{2},② 布央语峨村话 ŋa^{33} < *ŋa^{A},布央语郎架话 la^{0}ŋa^{312}。壮语隆安话 lik^{8}ŋa^{2},河池话 lak^{8}ra^{2},平果话 lɯk^{8}ra^{2},傣语德宏话 ŋa^{2}lo^{5}。从诸方言的读法看,"芝麻"一词古侗台语应是一个双音节词,不必拟为 这样的复辅音。③

(3)台语的擦音声母

李先生构拟的原始台语的擦音方言中的对应关系如:④

原始台语	龙州话	泰语	布依语
*f-	ph-	f	f
*v-	f-	f-	f-
*w-	v-	w-	v-
*hw-	v-	w-	v-
*s-	ɬ-	s-	ɬ-
*z-	ɬ-	s-	ɬ-

①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第 316 至 318 页。

② 侗语 ju^{2},"油"。

③ 藏缅语中,如扎坝语"芝麻"me^{33}lo^{55}。

④ 李方桂《台语比较手册》第 77、79、81、82、153、161、178、181、208、214、233、240、242、249 页。

*j-	j-	j-	j-
*ʔj-	j-	j-	j-
*x-	kh-	kh-	h-
*ɣ-	k-	kh-	h-
*xr-	h-	h-	l-
*xw-	kh-	kh-	v-,h-
*ɣw-	v-	kh-	v-,h-
*h-	h-	h-	h-

原始台语 * f- > 龙州话 f-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涉及的词有“手掌”“云”“棉花”“搓”“埋”“补”“做梦”“雨”等。试比较：

	龙州话	版纳话	邕宁话	傣拉话
雨	phən^{1}	fun^{1}	phən$^{1'}$	fɛn^{1}
云	pha^{3}	fa^{3}	phi^{5}	fa^{3}
棉花	phaːi^{3}	faːi^{3}	poːi^{5}	faːi^{5}

“雨”侗语南部方言 pjən^{1}，北部方言 ljən^{1}，壮语来宾话 ɣun^{1}。原始台水语可能是 * phlun。《侗台语族概论》中把这些词的声母拟为 * pw-，大概以此区别于 * p-。我们还是把它们的声母分别拟为 * ph-和 * phl-比较合适。

《手册》中把“天”“火”“孵”“牙齿”“种子”等词的声母拟为 * v-。试比较：

	龙州话	版纳话	邕宁话	文马话
火	fai^{2}	fai^{2}	fei^{2}	vɛi^{2}
种子	fan^{2}	fan^{2}	phan$^{1'}$	vă^{2}
天	fa^{4}	fa^{4}	—	vo^{4}

壮语文马话可能保留古台语这类词的声母。壮语的另一些土语中，“种子”如河池话 pwan^{3}，钦州话 phan^{1} 等。泰语 phan^{2} < 原始台语 * b-。数词“万”文马话 vă^{6}，龙州话 faːn^{6}，水语 faːn^{6}，台水语内部声调对应，又以 C 调与汉语的去声对应，应是较早时期的汉借词。借入年代当为中古早期或上古末期。“万”是微母字，中古时代汉语方言中当有 * mj-、* bj-及 * v-这样的声母。原始台语可能没有轻唇音，* v-在古台语中是后起的，< * bj-。这些双数调的 f- < * v- < * bj。

“扇子”“空”“说”等李先生拟为 * w-。“扇子”龙州话 vi^{2}，版纳话 vi^{2}，邕宁话 pei^{2}，文马话 vi^{2}（扇），泰语 waː^{2} 仍应来自原始台语的 * b-或 * bj-

“冷”（天）“梳子”“甜”等李先生拟为 * hw-。试比较：

	龙州话	版纳话	邕宁话	傣拉话
甜	vaːn^{1}	vaːn^{1}	vaːn^{1}	vaːn^{1}
梳子	vi^{1}	vi^{1}	hloːi^{1}	vi^{1}

“甜”水语 faːn^{1}，侗语 khwaːn$^{1'}$。布央语峨村话 ʑɛn^{33}，郎架话 qaᵒɛn^{24}。原始侗台语这个词应有 * q-或 * k-前缀。① “冷”（天），龙州话 kat^{7}，柳江话 kwat^{7}，来宾话 kɣat^{7}，泰语 wat^{7} < 原始台语 * k-lat。“冷”布央语峨村话 ʔaᵒʔbɔt^{55}。

① 郎架话“淡”qaᵒtsɛt^{11}，“热”qaᵒtɔt^{11}等。峨村话浊声调的 ʑ- < * d-。参见下文关于仡央语的讨论。

"嫁""膝""开""苦"等李先生拟为 * x-。试比较：

	龙州话	版纳话	邕宁话	傣拉话
膝	$khau^5$	xau^5	ho^6	kau^5
苦	$kham^1$	xom^1	ham^2	$kham^1$

"嫁"龙州壮语 kja^5 显然是汉借词。水语"膝"qu^5，"苦"qam^1。原始台水语有 * q-塞音，原始侗水语的 * q-保存到水语中。原始台语以后的方言中 * q- > h-或 kh-。

"金子""喉""人""猫头鹰"等李先生拟为 * ɣ-。试比较：

	龙州话	版纳话	邕宁话	傣拉话
人	$kən^2$	kun^2	hun^2	$kɔn^2$
喉	ko^2	$xɔ^2$	ho^2	xo^2

水语"喉"qo^6，"猫头鹰"qau^1 等说明原始台水语及原始台语的 * ɢ-在台语的现代方言中读作 h 或 k。

"寻找""六""耳朵""笑""路"等李先生拟为 * xr-。试比较：

	龙州话	版纳话	邕宁话	傣拉话
六	huk^7	hok^7	$hlok^7$	$tshou^3$
耳朵	hu^1	hu^1	hli^2	$tshu^1$
笑	hu^1	xo^1	$hli:u^{1'}$	kho^1

"六"汉语上古音 * khluk。① "耳朵"水语 qha^1，仫佬语 $khɣa^1$，原始台语的声母当为 * qhr-。

"斧子""裤子""挂"等的声母李先生拟为 * xw-。"裤子"龙州话 $khwa^5$，显然是中古汉借词。"横"，《概论》中也归入 * xw-类，龙州话 $khwaŋ^1$。这一类词可拟为 * khw-，* -w-是介音。

"水牛""炊烟""话"等李先生拟为 * ɣw-。试比较：

	龙州话	版纳话	邕宁话	傣拉话
水牛	$va:i^2$	$xwa:i^2$	$va:i^2$	$va:i^2$
炊烟	van^2	$xɔn^2$	$ho:n^2$	—
话	$va:m^2$	kam^2	kam^2	kam^2

水语"水牛"kui^2，"炊烟"$kwan^2$。原始台水语至原始台语它们的读音可能是 * gw-。汉语古有"夔牛"之称，② "夔"中古音 * gjwei。

"五""给""香"等词李先生拟为 * h-。试比较：

	龙州话	版纳话	邕宁话	傣拉话
五	ha^3	ha^3	ha^3	ha^3
给	$huɯ^3$	$huɯ^3$	hai^6	$haŋ^3$
香	$ho:m^1$	$hɔm^1$	$ho:m^{1'}$	$ho:m^1$
盖	hum^5	hom^5	ham^6	hom^5

"给"，黎语保定话 $tuɯŋ^2$ 当与壮语来宾话 $haŋ^3$ 有同源关系。这个词古方言有 * ɣ-尾和 * -ŋ

① 参见上文第 96 页。

② 陈保亚《汉越(侗台黎)六畜词文化有阶分析》，《民族语文》2000 年第 4 期。

尾的交替。黎语白沙话 kau^{2},通什话 deuɯ^{1} 等 < 古黎语 * k-le^{A}。当与汉语"赉" * m-ləg 有同源关系。① 佤佬语"给" * khɣe^{1} < * kh-le^{A} 与黎语 * k-le^{A} 有同源关系。

"盖"(被子),黎语保定话 tom^{1},通什话 plom^{5} < * plom^{B} < 原始黎语 * p-lomʔ。"盖"(被子)原始台语 * kh-lom^{C} < 原始台水语 * kh-lomʔ。"盖"(上)黎语通什话另有 khop^{7} 与台水语的对应。

"敲"(锣),龙州话 hoːi^{5},版纳话 hai^{5},佤佬语 kui^{5},佯僙语 koi^{5}。

"头"龙州话 hu^{1},版纳话 ho^{1},傣拉话 vo^{1} < 原始台语 * kh-lo^{A}。

但"五"台语当为 * ŋ̊a^{B},是中古时代或上古末期的汉借词。"汗",龙州话 huɯ^{5},版纳话 hə^{5},泰语 ŋuə^{5}。* ŋ̊-即李方桂先生构拟的 * hŋ-。

(4)台语的塞擦音声母

李先生为原始台语构拟了一套塞擦音,对应关系为:②

原始台语	龙州话	泰语	布依语
*tɕ-	tɕ-	tɕ-	ɕ-
*tɕh-	ɕ-	tɕh-	ɕ-
*ʤ-	tɕ-	tɕh-	ɕ-

"牵""吻""麻雀"等李先生拟为 * tɕ-。试比较:

	龙州话	版纳话	邕宁话	傣拉话
牵	tɕuŋ^{1}	tsuŋ^{1}	tsiŋ^{1}	tsuŋ^{1}
吻	tɕup^{7}	tsup^{9}	tsɔp^{7}	tsup^{9}
麻雀	tɕoːk^{7}	tsɔk^{9}	—	tsɔu^{5}

"牵",壮语诸土语,如武鸣话 ɣiŋ^{1},柳江话 jiŋ^{1},河池话 siŋ^{1}。毛南语 chɔŋ^{3},佤佬语 chen^{1},原始台水语 * klin。武鸣话中是另一种演变方式的遗存。"麻雀",水语 ʈuk^{7}—。而汉借词"七",龙州话 tɕit^{7},版纳话 tset^{7}。可见原始台语或壮傣共同语阶段产生了 * tɕ-这样的塞擦音。

"大象""早""尝""绳子"等词泰语的声母是双数调的 tɕh-,李先生拟为 * dʒ-。如"绳子"龙州话 tɕaːk^{8},临高语 dak^{8},水语 laːk^{7},佤佬语 l̥u^{7}。"窟窿"泰语 tɕhɔːŋ^{3},傣语德宏话 koŋ^{6} 佤佬语 luŋ^{1}。原始台语这个词读作 * g-l-或 * k-l-。"大象"龙州话 tɕaːŋ^{4},泰语 tɕhaːŋ^{4},临高语 siaŋ^{4},佤佬语 tjaːŋ^{4},黎语保定话 * keːŋ^{2}。

(5)台语的流音声母

李先生为原始台语构拟了 * l-、* hl-、* r-和 * hr-声母,对应关系为:③

原始台语	龙州话	泰语	布依语
*l-	l-	l-	l-
*hl-	l-	l-	l-
*r-	ɬ-	r-	l-
*hr-	h-	h-	l-

"鸟窝"泰语 raŋ^{2},龙州话 ɬaŋ^{2},毛南语 koŋ^{1}。"细糠"泰语 ram^{2},龙州话 ɬam^{2},黎语通什话

① 《说文》:"赉,赐也。从贝来声。"洛带切。

② 李方桂《台语比较手册》第 164、167、168 页。李的č和ǰ分别转写为 tɕ 和 dʒ。

③ 李方桂《台语比较手册》第 133、137、142、149 页。

ɬ-即泰语 r-应来自原始台水语、原始台语 * kr-。

“吠”“缩”等词李先生拟为 * hr-，梁敏、张均如先生把原始侗台语的形式拟为 * skr-。“吠”泰语 hau^{5}，龙州话 hau^{5}，仫佬语 khɣɔu^{5}。“打呵欠”泰语 haːu^{1}，龙州话 haːu^{1}，仫佬语 khɣɔ^{5}。“荸荠”泰语 hɛːu^{3}，龙州话 heːu^{3}，仫佬语 khɣəu^{3}。“缩”泰语 hot^{7}，龙州话 lut^{7}，临高 sut^{7}，佯僙语 rɔːt^{9}。原始台水语和原始台语这一声类应是 * khr-。

(6)原始台语的声母系统

上文对李方桂先生原始台语声母的构拟作了简要的讨论，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并已检查了壮语龙州话声母系统的来历。修改后的原始台语声母系统为：

p	ph	b	ʔb	m̥	m		
pr	phr	br	ʔbr			r	
pl	phl	bl	ʔbl				
t	th	d	ʔd	n̥	n	l̥	l
k	kh	g		ŋ̊	ŋ		
kr	khr	gr					
kl	khl	gl					
q	qh	ɢ					
ʔ							

-w-和-j-作介音处理。

2. 台语的元音和韵母

《台语比较手册》说明龙州话有 a、e、i、ɯ、o、u 6 个单元音，没有另外列出复元音。《壮语方言研究》中的彬桥乡龙州话单元音韵不分长短，有 a、e、i、ə、ɯ、o、u 7 个，另有复元音 aːi、ai、oːi、uːi、əːi、aːu、au、aɯ、eːu、iːu。[①]

李先生为原始台语构拟了 * i、* ɯ、* u、* e、* ə、* o、* ɛ、* a、* ɔ 9 个单元音。高元音作为复元音第一成分的有 * ie、* ɯe 和 * ue，高元音作为第二成分的有 * əi、* ei、* ɛi、* ai、* ɯai 、* ɔi、* əɯ、* eɯ/ * ɛi、* oi、* əu、* eu、* ou、* au、* ɛu、* iu 和 * ui，三合元音有 * iau、* iəu、* uai、* uəi。并把阳声韵、入声韵和开音节韵放在一起讨论。下文彬桥龙州话简称彬桥话。

(1) 原始台语的开音节韵

李先生构拟的 9 个单元音：

* i 韵，如“四”彬桥话 ɬi^{5}，中古汉借词。“四”汉语中古音 * siˀ。

* ɯ 韵，如“手”彬桥话 mɯ^{2}，“买”ɬɯ^{4}。

* u 韵，如“猪”彬桥话 mu^{1}，“门”tu^{1}。

* ɛ 韵，如“老”彬桥话 ke^{5}，“解”(开)ke^{3}。“解”读 ke^{3} 是中古汉借词。

* a 韵，如“狗”彬桥话 ma^{1}，“田”na^{2}。“狗”“田”这一类词不但台语支，侗水、黎诸方言中也都读 a 韵。* a 的对应读法可追溯到原始侗台语。

* ɔ 韵，如“并”彬桥话 bo^{5}，“喉”ko^{2}。

《台语比较手册》中所举的 * e、* ə、* o 不在开音节中出现。原始台语的单元音可拟为 * i、

① 张均如、梁敏、欧阳觉亚等《壮语方言研究》第 140 页。

*ə、*u、*e、*a、*o。

李先生构拟的原始台语*ie元音开音节韵例只有“舔”一词，彬桥话 li^2，泰话 lia^2。

*ɯe 韵，“耙”彬桥话 $phɯ^1$，泰语 $fɯa^1$。

*ɯa 韵，“面粉”龙州 $bɯ^1$，布依语 $maː^1$（见台语比较手册）。

*uɔ 或*ua 韵，如“船”彬桥话 $lɯ^2$，泰语 $rɯa^2$。“盐”彬桥话 $kɯ^1$，泰语 $klɯa^1$。

*ue 韵，“豆”彬桥话 thu^5，泰语 tua^5。“头”彬桥话 hu^1—，泰语 hua^1。

*ua 只在龙州话和泰语的闭音节中出现。“豆”彬桥话等的叫法是中古汉借词。“豆”中古韵*əu。如仫佬语、毛南语 tau^6，水语、侗语 to^6。汉借词“漏”，彬桥话 $ɬu^6$，泰语 rua^6，仫佬语 lau^6，水语 $ɣo^6$。李先生将这一韵的元音拟为*ue是不合适的。

再来看李拟 i、u、ɯ 作为韵尾的开音节韵。

*əi 韵，“树”彬桥话 mai^4，泰语 mai^4。“流”彬桥话 lai^1，泰语 lai^1。“鸡”彬桥话 kai^5，泰语 kai^5。

*ei 韵，“梳”彬桥话 vi^1，泰语 $wiː^1$。“屎”彬桥话 khi^3，泰语 $khiː^3$。

*ɛi 韵，“火”彬桥话 fai^2，泰语 fai^2。“地”彬桥话 $ɬai^6$，泰语 rai^6。

*ai 韵，“死”彬桥话 $haːi^1$，泰语 $taːi^1$。“水牛”彬桥话 $vaːi^2$，泰语 $khwaːi^2$。

*ɔi，“甘蔗”彬桥话 oi^3，泰语 $ʔɔːi^3$。

台语地支字，上古末期或中古的汉借词中有几个带-i尾的。如：①

	武鸣话	版纳傣语	德宏傣语	布依语
亥	$haːi^6$	kai^4	$kaːɯ^4$	$kaɯ^4$
子	$ɕei^3$	$tsai^3$	$tsaːɯ^3$	$ɕaɯ^3$
巳	$ɕai^6$	sai^3	$saːɯ^3$	$sɯ^3$

“亥”中古韵*əi，“子”*ɨ，“巳”*ɨ。② 李拟原始台语*əɯ 韵词如“给”，布依语 $ɣaɯ^3$，德宏傣语 $haɯ^3$，彬桥话 $hɯ^3$，泰语 hai^3。我猜想布依语的-ɯ尾有的来自上古末期的*-i尾，有的是后起的，可能与辅音尾有关。《台语比较手册》所拟*əɯ 韵词有A、C两个调，我们暂时假定A调的-ɯ < *-i，C调的-ɯ后起。如：

	彬桥话	布依语	泰语	版纳傣语
叶子	$baɯ^1$	$baɯ^1$	bai^1	bai^1
里面	$daɯ^1$	$daɯ^1$	nai	nai^2
近	$khjaɯ^3$	$tɕaɯ^3$	$klai^3$	kai^3
下面	$taɯ^3$	la^3	tai^3	tai^3

李拟*oɯ 韵词如，“新”彬桥话 $maɯ^5$，泰语 mai^5，布依语 mo^5，侗语 $məi^{5'}$，仫佬语 $mai^{5'}$。假定龙州话的这个-ɯ尾仍 < *-i。原始台语有*əi、*ui、*ei、*ai和*ɔi（或*oi）5个*-i尾的复元音。“甘蔗”大约是唐代传自印度。毛南语读作 $uːi^3$。侗语 $məi^4taŋ^2$——可直译为“树糖”。“退”彬桥话 $thoi^5$，泰语 $thɔːi^1$，毛南语 $thɔːi^5$。这个词应是中古汉借词，汉语中古韵*uoi。彬桥话又叫做

① 《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第152、153页。

② “子”“巳”上古之部字，韵*əg。上古末期有*-j-介音，中古开口三等上声字。如侗语分别读作 si^3 和 si^4，应是中古借词。武鸣话“亥”的读法是稍晚的借词，汉语晚唐之后为去声。

thɔn[1]，应与汉语"退"（上古晚期 * thɔt）有较早时期的渊源关系。水语"退"ndut[7]。李先生的 * ɔi 韵词中应包含原始台语 * ɔi 和 * ui 两韵的词。

"屎"水语 qe[4]，侗语 e[4]。"梳子"水语 se[1]，侗语 khe[1'] 等应与台语的这两个词分别有同源关系，李拟为 * ei 韵。假定布依语这两个词的 * -i 尾是后起的。我们暂时把李先生的 * -ɯ 尾韵改拟为上述的 * -i 尾韵。

李拟 * əu 韵，"酒"彬桥话 lau[3]，泰语 lau[3]。"头虱"彬桥话 hau[1]，泰语 hau[1]。布依语亦以 au 韵与之对应。

*ou 韵，"膝盖"彬桥话 khau[5]，泰语 khau[5]。"吹"彬桥话 pau[5]，泰语 pau[5]。布依语这两个词以 o 韵与之对应。

*eu 韵，"螃蟹"彬桥话 pu[1]，泰语 puː[1]，布依语 pau[1]。

*au 韵，"星星"彬桥话 daːu[1]，泰语 daːu[1]。"白"（色）彬桥话 khaːu[1]，泰语 khaːu[1]。布依语 aːu 韵。

*ɛu 韵，"猫"彬桥话 meu[5]，泰语 mɛːu[2]。李先生说明这一韵的例词很少。"猫"是后来才有的。望谟布依语"猫"mjɛu[5]，与仫佬语 mjaːu[4] 对应。它们原本应是 * -jau 韵。

*iu 韵，"手指"彬桥话 niu[4]，泰语 niu[4]。

看来把带-u 尾的双元音韵归纳为 * əu、* ou、* eu、* au 和 * iu 比较合适。地支字"卯"，汉语中古音 * mɯau，布依语 mau[3]。地支字"丑"，汉语中古韵 * iu，布依语 pjɛu[3]。傣语"卯""丑""酉"韵与"酒"同。①

李拟 * iau 韵，"牙齿"彬桥话 kheu[3]，泰语 khiau[3]。"绿"（色）彬桥话 kheu[1]，泰语 khiau[1]。

*uai 韵，"芭蕉"彬桥话 kui[3]，泰语 kluai[3]。"碗"彬桥话 thui[3]，泰语 thuai[3]。

*uəi 韵，"溪"彬桥话 huːi[3]，泰语 huai[3]。"税"彬桥话 ɕuːi[1]，泰语 suai[5]。"税"的读法借自中古汉语。"税"壮语其他方言中如田东话 ɕuai[5]，平果话 θuəi[5]，东兰话 ɕwai[5] 等。这个字中古汉语有 * -w-。我们接受李先生 * uəi 和 * uai 的构拟。现代台语方言中的-u-除了后起的，应来自原始台语的 * -w-。

原始台语"绿"可能有 * -j-介音。原始侗台语 * khrɯ > 原始台语 * khjəu[A]，原始侗水语 *hrɯ[A]。侗语"绿"su[1']、仫佬语 həu[1]。根据以上的讨论，原始台语开音节韵有：

i	ə	u	e	a	o
	əi	ui	ei	ai	oi
iu	əu		eu	au	ou

(2)原始台语闭音节韵

李先生构拟的原始台语的单元音 * e、* ə、* o 只在闭音节中出现。* i、* ɯ、* u、* ɛ、* a、* ɔ 可分布在开音节和闭音节中。也就是说李先生认为闭音节中的单元音的情况更为复杂。所依据的事实是这三方语言闭音节中元音的对应头绪更多。

*e 所构成的闭音节韵有舒有促，如"七"和"铁"是较早时期的汉借词。"七"汉语上古末期 * tshit（清质）> 中古 * tshjit。"铁"上古晚期 * thik（透质）> 中古 * thiet。泰语、龙州话和布依语中这两个词的元音分别为 e、i 和 ɛ 应来自 * i。

① "九"李先生拟为 * kiəu[C]，"九"应是上古末期或中古早期的汉借词，台语的方言中一般没有表现中古汉语的 * -j-。原始台语中还是拟为 * kəu 比较合适。

*ə 元音闭音节词“分”(东西),在这三种语言中都是 an 韵。应是上古末期或中古早期的汉借词。[1] “分”汉语上古晚期 * pən(帮文) > 中古早期 * pjən。

*o 元音闭音节词“送”“六”是汉借词。“送”汉语中古音 * suŋ,“六”汉语上古晚期 * luk(来觉) > 中古 * ljuk。“送”“六”泰语中元音为 o,龙州话 u,布依语 ɔ。

李先生构拟的 * i 元音闭音节韵在这三种语言中都读作 i,一般出现鼻音尾音节中。塞音尾只举了“十”和“生”两个-p 尾韵词。“十”仍应是汉借词。“十”汉语上古末期 * djəp(禅缉) > 中古 * zjip。

李先生的 * ɯ 在泰语的闭音节中有长短两种读法。如汉借词“墨”,泰语和龙州话中为 ɯ 元音,布依语中为 a 元音。“墨”汉语中古音 * mək。“夜”泰语 khɯːn², 龙州话 kɯn²(《手册》),彬桥话 kən², 水语 saːn²。“忘记”泰语 lɯːm², 龙州话 lum², 彬桥话 lum², 水语 laːm²。“夜”原始台水语 * ɡrɔn⁴, 由于 * -r-泰语中读作 ɯː。台语闭音节中的 * ɯ 应拟为 * ə,不再根据泰语中的长短不同另拟。李先生说泰语和南部方言(SW)闭音节中 ɯː 可能来自双元音 * ɯə。[2]

李拟 * u 在泰语中仍有长短两种读法,而在龙州话中只读作 u。李先生认为泰语中的 uː 可能 < * uə。“系”(带子)泰语 phuːk⁷, 侗语 suk¹⁰, 仫佬语 tuk⁸, 毛南语 zuk⁸ 等。原始台水语可能是 * pruk。* -r-和 * -l-使得泰语的 * u > uː。

ɛ、 a 元音在泰语的闭音节中都只读作长的。

原始台语的闭音节则不包括 B、C 调中带有-ʔ 尾的音节。闭音节中的元音仍然是 * i、* ə、* u、* e、* a、* o 6 个,韵尾有 * -m、* -n、* -ŋ、* -p、* -t、* -k 6 个。构成的闭音节韵分别为:

im	in	iŋ	ip	it	ik
əm	ən	əŋ	əp	ət	ək
um	un	uŋ	up	ut	uk
em	en	eŋ	ep	et	ek
om	on	oŋ	op	ot	ok
am	an	aŋ	ap	at	ak

很难见到一种汉藏语的方言有如此整齐的闭音节韵。我们根据材料暂时作出这样的构拟。

二 黎语古音构拟

我们以黎语通什话为黎语语音演变的主要研究对象。通过黎语方言之间的比较及黎语与侗台中其他亲属语的比较,构拟古黎语的辅音、元音和声调系统。黎语是侗台语族中独立的支系,要阐明黎语与侗台语其他支系的关系,势必要讨论它们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并且要用一些构拟的形式来解释表面上并不对应的那些关系。黎语的古音构拟,在原始侗台语的构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黎语方言众多,差别也较大,这对于构拟古黎语的语音是有利的。另一方面,黎语在海南岛受汉语等其他语言的影响较小,依据的材料较为充分。

① “分”(东西)黎语通什话 kou⁵, 仫佬语 khɣe¹。

② 李方桂《台语比较手册》第 265 页。

经典的结构主义理论认为语言的语音系统不可能是不同的系统混合出来的(A.梅耶),因此今天的一个语音系统一定是其古方言的语音系统的演变而来的,原始语的构拟必须从现代众多方言中的某一个方言的语音系统出发,现代方言的语音差异不能直接地用音位叠加来解释。因为其他方言中的那些形式其中有可能是古音的遗存,但也往往是同一古音的不同表现形式。叠加的解释方法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则不会得到支持。

马提索夫先生1986年在欧阳觉亚和郑贻青《黎语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黎语的声母和声调作了构拟。[①] 本文的探讨与他的研究在观点上有较大的不同。黎语有侾杞、本地、美孚和加茂5个方言,分布在诸方言中间的杞方言通什话的双数调和单数调可以用来说明古黎语声母的清浊,我们选择通什话的语音系统为内部构拟的对象,在比较的基础上构拟古黎语的语音。[②]

1.黎语的声母

黎语通什话的声母

p	ph	b	m	pl	f	v		
t	th	d	n	ɳ	ɬ	l	r	
k	kh	ɡ	ŋ			ʔ	ʔw	ʔj
kw	khw	ɡw	ŋw			h	hw	
ts	tsh	z						

f和ɬ出现在双数调时是fh-和ɬh-,ɬ-实际上读作tɬ-,z-的实际音值近于dz-。[③] 以上音位为声母时r、v、p只出现在双数调中(也就是说把这一类声母的音节调记为双数调),ɡ、ɡw绝大部分情况下也只出现在双数调上。t、k、kw、ts、z、f、ɬ作声母在各个声调上都能出现。其余音位作声母只能或绝大多数情况下只出现在单数调上。如送气音ph-、th-、kh-、h-等只能作为单数调词的声母,与之同源的壮傣、侗水语支的词一般拟为清声母,所以单数调的词原本是清声母类词,双数调的词原本是浊声母调的词。能在单数调又能在双数调上出现的声母是古黎语清浊的两种声母合并的结果。[④] 也就是说黎语较早时期有过浊塞音清化的历史。今天的b-、d-声母原本是带先喉塞音的,如同壮傣、侗水语。如"叶子"通什话beɯ^{1},版纳傣语bai^{1},布依语baɯ^{1},梁敏、张均如先生构拟的原始侗台语形式为*ʔbəɯ。"飞"通什话ben^{1},版纳、布依bin^{1},原始侗台语*ʔbwin(梁、张)。"簸箕"通什doŋ^{3}-,版纳doŋ^{3},侗语loŋ^{3},原始侗台语*ʔdoŋ(梁、张)。"红"通什deːŋ^{3},版纳deŋ^{1},毛南laːn^{3}。[⑤] 黎语单数调的ɡ- < *ʔɡ-,但这种声母很容易演变为其他读法。如"老鹰"通什话ɡaːu^{1};保定话ŋaːu^{1};"蚯蚓"通什ɡwan^{1};保定hwan^{1},"冬瓜"通什ɡop^{7};保定-hwɯːp^{7};"碗"通什ɡwaːu^{1};保定waːu^{1}。

侗台语的*ʔb-、*ʔd-、*ʔɡ-分别来自更早时期的*k-b-、*k-d-和*k-ɡ-。

---

① J.A.马提索夫《原始黎语的声母和声调——初步近似构拟》,欧阳觉亚译,《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十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

② 本文以欧阳觉亚、郑贻青先生的《黎语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所公布的材料为依据。

③ 欧阳觉亚、郑贻青《黎语调查研究》第38页。

④ 欧阳觉亚、郑贻青《黎语调查研究》第344页。

⑤ 参见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有关章节,下文只注出构拟者,不另说明出处。

通什话等今黎语的双数调塞音声母 p-、t-、k-可分别来自古黎语的 * m-(或 * b-)、* n-、* ŋ-。应是先成为 * b-、* d-、* g-然后再清化。如：

	通什话	黑土话	壮语龙州话	临高语
肚子	pok^{8}	mok^{7}	muk^{7}	boʔ^{8}
胡子	pɯ:m^{6}	mɯ:m^{3}	mum^{6}	mum^{4}
田	ta^{2}	na^{2}	na^{2}	nia^{2}
老鼠	tiu^{4}	niu^{1}	nu^{1}	mai^{4}nu^{1}
马	ka^{6}	ŋa^{3}	ma^{4}	maʔ^{8}
芝麻	keɯ^{4}	kɯ^{2}ŋeɯ^{1}	ŋa^{2}	—

显然，方言黑土话在这一系列的声母中往往保留黎语的古音。“马”是较早时期的借词，与通什话 ka^{6} < * ŋa^{c} < * maɣ。“雾”通什话 ka:u^{6} < * maɣ。汉语“雾” * mogs，藏文 smug，壮语龙州话 mo:k^{7}。部分 * ŋ- < * m-。

“银子”通什 kan^{4}，黑土 ŋen^{1}，临高 ŋɔn^{2}，龙州 ŋən^{2}。保定话又读作 gan^{1}，可见是 * ŋ- > g-。黎语诸方言的 k-是清化而来的。另外“金子”通什 ki:m^{1}，黑土 khim^{1}，应是较晚时期的借词。

通什话双数调 t-声母另一个来历是古 * d-声母，在黑土话中读作 z-。如：“恋爱”通什话 tɯ:ʔ^{8}，保定话 rɯ:k^{7}，黑土话 zɯ:ʔ^{7}。“爱”临高话 dɔk^{8}。“藏”（东西）通什话 tu:ŋ^{4}，保定话 ru:ŋ^{1}，黑土话 zu:ŋ^{1}。“搬”通什话 te:ŋ^{6}，保定话 re:ŋ^{3}，黑土话 ze:ŋ^{3}。“壁虎”通什话 ti:n^{6}，保定话 pɯ^{1}ri:n^{3}，黑土话 mei^{3}zi:n^{3}。不只是黎语，壮傣侗水语中也有 * d-和 * -r-或 * -l-的交替现象。

双数调 g-声母一般来自 * gr-。如“打猎”通什 gip^{8}，黑土 rip^{7}；“胖”通什 gu:i^{6}，黑土 ru:i^{3}；“供饭”（祭祀）通什 gu:ʔ^{8}，黑土 ru:ʔ^{7}；“烘”通什 gɯm^{6}，黑土 rɯm^{3}。

单数调的 m-、n-、ŋ-等分别来自 * m̥-、* n̥-、* ŋ̊-。“闭”（眼）ŋɯ:m^{1}，保定 tso:p^{7}，保城 thəp^{7}，仫佬语 khɣap^{7}。古黎语的声母应是复辅音。单数调的 p-、t-、k-和送气的 ph-、th-、kh-分别来自同部位的不送气及送气的清塞音。单数调的 t-还来自 * pr-、* kr-、* sr-、* s-。如“洗”通什话 to:ʔ^{7}，保定 to:k^{7}，仫佬语 suk^{7}，莫语 zuk^{7}，* sruk（梁、张）。“字”通什话 tu^{1}，武鸣 saɯ^{1}，当借自汉语“书”。

单数调的 ɬ- < * l̥-，如“多”通什话 ɬa:i^{1}，壮语 la:i^{1}，版纳傣语 lai^{1}。“鱼”通什话、保定话 ɬa^{1}，武鸣话 pla^{1}，原始侗台语 * pla（梁、张）。单数调的应来自更早时期的 * kl-或 * pl-。

双数调的 ɬ- < * ml-或 * gl-。如“牛虻”通什话 ɬe:ʔ^{8}，黑土话 mei^{3}va:ŋ^{3}tiu^{3}，保定话 pɯ^{2}ze:^{7}。保定话的读法保留了古 * m-前缀，ze:^{7} < ɬ-。“蚂蟥”通什话 ɬiŋ^{4}，保定、黑土 ziŋ^{1}，壮语 pliŋ^{1}，原始侗台语 * m-pliŋ。侗语 ma^{4}lin^{2} 保留了古前缀 * m-。保定话“蟑螂”pɯ^{1}rom^{3}，“蝉”pɯ^{1}go:i^{1}，“蟋蟀”pɯ^{1}kit^{7}thau^{1}，“苍蝇”pɯ^{1}hwe:ŋ^{3} 等等。这个 * m-在不同的方言中往往先成为复辅音声母的首辅音，后来才脱落，所以这样的声母或可拟为 * m-l-。黑土话 * * m-l- > * d- > z-，元门话中 * m-l- > * dz- > ts-（方言间的借词使甲方言中的变化结果直接到了乙方言中）。其语音变化可从以下的对应中看出来：

	通什	黑土	保定	元门
蚂蟥	ɬiŋ^{4}	ziŋ^{1}	ziŋ^{1}	tsen^{1}
剩	ɬa^{4}	za^{1}	za^{1}	tsa^{4}
偷	ɬok^{8}	zok^{7}	zok^{7}	tsɔk^{8}

"死"通什话 ɬuːi^{4},黑土话 daːu^{2},保定话 ɬaːu^{2} < * mlaʔ < * m-lat。[①] 如加茂话 lɔːt^{9},保定话又读作 hɯt^{7}。这个词应与原始汉语的"死"有同源关系。甲骨文"死"从"歹",如"列"从歹,上古音 *lat(来月)。汉语"杀" * srat(书月)是"死"的使动形式,加 * s-前缀。汉语"死" * sir(心脂)与"杀"字的读法看不出有什么关系。侗水语支的拉珈语"死"plei^{1} 应与黎语的有同源关系。其他侗台语方言,泰语 taːi^{2},龙州壮语 haːi^{1} < * plai^{A} < * m-lat。

"蛇"通什话 ɬa^{2} < * mlaʔ,"蛇"藏文 sbrul,缅文 mrwe^{2}(< * mra),史兴语 ba^{33}ro^{55},那加语坦库尔方言坦库尔方言 phara。

通什话 l-声母绝大多数出现在单数调音节,大多来自古黎语的 * kr-。如"鳞"通什话 loːp^{7},应与武鸣话 klip^{7} 同源。"鳞"载瓦语 kja̱p < * klap。与汉语"甲" * krap(见叶)同源。又如"指甲",通什话 ʔɯ^{31}liːp^{7},西方话,中沙话 kɯ^{3}liːp^{7},黑土话 liːp < * k-lip。"鼓"通什话、保定话、黑土话 laŋ^{1},邕宁壮语 kloːŋ^{1},泰语 klɔːŋ^{2},古侗台语 * kluəŋ(梁、张)。"远"通什话、保定话、黑土话 lai^{1},邕宁壮语 klai^{1},侗台语 * kliəi(梁、张)。"眨"通什 liːp^{9},保定 liːp^{9}、ȵap^{9},黑土 rop^{7} < * krip,与汉语"睫"(眨) * krap(庄叶)有同源关系。

通什话 r- < * r-。如:

	通什	保定	泰语	武鸣	布依
窝	ruːʔ^{8}	ruːk^{7}	raŋ^{2}	ɣoːŋ^{2}	raŋ^{2}
(鸟)叫	roːŋ^{4}	roːŋ^{1}	rɔːŋ^{4}	ɣoːŋ^{4}	zoŋ^{4}
胞衣	—	kɯ^{2}rau^{2}	rok^{8}	ɣok^{8}	—

"星星"通什话 raːu^{4},保定话 raːu^{1},泰语 daːu^{2},武鸣 daːu^{1},版纳傣语 daːu^{1}。侗台语"一""星星""肠子"等词的声母应有相近的来历。ʔd- < * k-d-。原始侗台语如同今天的仡央语,单音节词根前一般有弱读的前缀音节。藏缅语中如那加、景颇语支诸语的数词。[②]

"肠子"通什话 raːi^{6},加茂话 lɯi^{4} < * rərɣ。泰语 sai^{3},仫佬语 khɣəːi^{3}(< * khl-),应有同源关系。

通什话单数调的 f- < * p-,双数调的 < * br-。"雨"通什话 fun^{1},加茂话 poŋ^{1},泰语 fon^{1},邕宁壮语 phən^{1}。"云"通什话 feːʔ^{7}fa^{3},保定话 deːk^{7}fa^{3},加茂话 pou^{1},邕宁壮语 phi^{5},武鸣话 fɯ^{3}。"上""地"通什话 fan^{4},保定话 van^{1},黑土话 ren^{1}。"骨头"通什话 fɯːʔ^{8},保定话 vɯːk^{7},黑土话 rɯːʔ^{7}。"弓"通什话 fat^{8},保定话 vaɬ^{7},黑土话 vat^{9}。

通什话 v-只出现在双数调中, < * bl-。如"风"通什话 viu^{4} < * blu,"日"van^{4} < * blan。"做"vok^{8} < * bolk,来自南岛语。"做""工作"古占语 * bruăʔ,[③] 印尼语 boléh。

单数调的 z- < * khl-。试比较:

	通什	保定	西方	泰语	水语
茅草	za^{1}	hja^{1}	ȵa^{1}	kha^{2}	ja^{1}
田埂	kha^{1}zoːn^{1}	ɦjoːn^{1}ta^{2}	ȵoːŋ^{1}ta^{2}	khan^{2}	jan^{1}
跨	zaːm^{5}	hjaːm^{2}	ȵaːm^{2}	khaːm^{3}	ɬaːp^{8}

① 古黎语 B 调来源于 * -ʔ 尾,见下文的讨论。

② 参见吴安其《藏缅语的分类和白语的归属》,《民族语文》2000 年第 1 期。

③ From Ancient Cham to Modern Dialects, p.285

汉语"田埂"的"埂"上古音 *kraŋ(见阳),与侗台语的"田埂"有同源关系,或是借词。

双数调的 z- < *gl-。"谷仓"通什话 za:u⁶ < *glaɣ。仫佬语 kɣɔ⁴(< *gl-),德宏傣语 je²xau⁴。"老"(人)通什话 za⁴,保定话 za¹ < *gla,泰语 kɛ⁵,仫佬语 lo⁴。"悄悄地"通什话 za²za² < *glaʔ *glaʔ,保城话 kɯ²li:p⁷ < *gəlip,中沙话 kɯ³gip⁷。"药"通什 ʔɯ³za⁴,保定话 za¹ < *gla,仫佬语 kɣa² < *gla。[①]

h-通什话一般只出现在单数调,多数来自 *kh-,少数来自 *ph-,与壮傣、侗水语支的语言比较可说明:

	通什	保定	泰语	武鸣	仫佬
杀	hau³	hau³	kha³	ka³	l̥i³
毛	hun¹	hun¹	khon¹	fuun¹	tsən¹
苦	ho:m¹	ho:m¹	khom¹	ham²	kam¹
屎	ha:i³	ha:i³	khi³	hai⁴	cɛ³

"杀"梁敏、张均如先生拟为 *xkla,他们的系统中没有送气的塞音。黎语"杀"可拟为 *kh-laɣ。"杀"是"死"的使动形式,"死"前面已拟为 *m-lat。*kh-是使动前缀。仫佬语丢失古前缀,只是-l-被清化。加茂话"杀"tse² < *teʔ,亦应从古词根 *l̥aɣ 演变而来。"毛"通什话 hun¹ < *phun,临高话 vun²,侗语南部方言 pjən¹,邕宁壮语 phən¹'。

"屎"黎语古音可拟为 *khaɣ,*-ɣ 往往来自原始汉藏语的 *-g,如数词(参见下文黎语声调的讨论)。这个词侗台语和藏缅语的一些方言中读作小舌塞音声母。故此原始侗台语可拟为 *qlarɣ。试比较藏文的 skjag,缅文的 khje³,苗语 *qau⁸(王辅世先生拟)。

黎语清送气塞音声母应来自古黎语不送气清塞音声母。如:

	通什	保定	龙州	毛南
包(东西)	thu:ʔ⁷	thu:k⁷	to:k⁷	tuk⁷
掉(落)	thok⁷	thok⁷	tuk⁷	tɔk⁷
满	thiaʔ⁷	thi:k⁷	tim¹	tik⁷
先	hu:n⁵	khu:n²	ko:n⁵	ku:n⁵
翅膀	phiaʔ⁷	phi:k⁷	pik⁷	va⁵

通什话的 tsh-来自 *t- *pr-或 *sr-。如"穿"(上衣)通什话 tshat⁷,保定话 tshat⁷,壮语 tan³,侗语 tən³,侗台语 *tən(梁、张)。"春"通什话 tshe:ʔ⁷、tɯ:ŋ⁵,保定话 tshe:k⁷、tu:n³,布依语 di:ŋ⁵。

单数调的 ts- < *m̥l-,*pl-,*k-l-。如"高兴"通什话 ɬen¹tseɯ¹,元门话 ɬen¹pleɯ¹,白沙话 ɬen¹mei²。"向着"通什话 tsok⁷,保定话 tsok⁷,元门话 tɔk⁷,堑对话 nuŋ⁶,临高话 lok⁸。"站"通什话、保定话 tsu:n¹,泰语 jɯ:n²,布依语 dun¹,临高话 ɳun¹(< *ʔdun)。我们仍推测侗台语这个词原本有 *k-前缀。通什话 tsu:n¹ < *k-lun。"炭"通什话 tsaɯ¹,保定话 ɬaɯ²,白沙话 thua⁵,临高话 lɔ⁴,武鸣话 kjo⁶,标语 lo⁵,梁敏、张均如先生拟 *klɔ("火炭")。

双数调的 ts- < *ml-。如"(稻)穗"通什话 tse:ŋ⁴,保定话 tse:ŋ¹ < *mleŋ,古侗台语构拟为 *mbruuŋ(梁、张),仫佬语 mɣa:ŋ²。"鲤鱼"通什话 ɬa¹tsa:t⁸ < *pla *mlat,第一音节是通名"鱼",第

---

① 梁敏、张均如先生将侗台语"药"拟为 *zgr-。毛南语"药"za²。声母 z-应是 *-l-演变而来。如黎语加茂话这一类声母词的声母往往读作 ts-,应来自 *t-。

二音节是专名。仫佬语 mɔm^6 mɣai^4。汉语"鲤"上古音*mlɔʔ。[1] "钟"通什话 tsiaŋ^4 < *mlaŋ，版纳傣语 biŋ。

声母 kw-、khw-、gw-、hw-的-w-不出现在非舌根音声母之后，显然是后起的，不另作讨论。

通什话的 ʔ- < *ʔ-，如：

	通什	保定	泰语	侗语	毛南语
抱(孩子)	ʔom^3	ʔop^7	um^3	um^3	uːm^3
洗澡	ʔaːp^7	ʔaːp^7	ʔaːp^9	aːp^9	aːp^7
松软	ʔɯːn^3	ʔɯːn^3	ɔːn^5	ma^3	ʔma^3

"烤火"通什话 ʔɯm^5，保定话 ʔɯm^2，德宏傣语 ɔm^5 等。[2]

古黎语词根的基本声母：

p	ph	b	ʔb	m	m̥				pl	bl	ml	m̥l	pr	br	mr	m̥r	
t	th	d	ʔd	n	n̥	l	s	j					sr				r
k	kh	g	ʔg	ŋ	ŋ̊				kl	gl	ŋl	ŋ̊l	kr	gr	ŋr	ŋ̊r	ʔ

原始黎语的词根较少复辅音的形式。

2.黎语的元音和韵尾

通什话是 a、e、i、o、u、ɯ 6 元音系统的语言。这些单元音在构成开音节时没有长短的对立。-k 和-ʔ 是互补的，来自古黎语*-k。长元音的-aːʔ、-eːʔ、-iːʔ、-oːʔ、-ɯːʔ 分别与短元音的-ak、-ek、-ik、-ok、-ɯk 互补(即没有短元音和-ʔ 结合，长元音和-k 结合的韵)。

通什话-ai 和-aːi 是对立的，试比较以下的读法：

	通什	保定	白沙	加茂
胆	dai^1	dai^1	dai^1	ti^1
绳子	daːi^1	doːi^1	duai^1	tɯi^1
远	lai^1	lai^1	lai^1	lai^1
蝉	-gaːi^4	-goːi^1	-naːi^2	-kui^1
鸡	khai^1	khai^1	khai^1	khai^1
屎	haːi^3	haːi^3	haːi^3	hɯai^2

加茂以外的诸方言中 ai 韵的读法一致，aːi 的读法不那么一致。加茂话与其他诸方言比较，长元音较少。加茂的同源词亦较少(不到一半)，可见黎语最初的两支是加茂和其他诸方言的共同方言。两个支系中的长元音是各自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原始黎语开音节中的单元音不分长短，开音节中的复元音和闭音节中的元音也是不分长短的。

"绳子"武鸣壮语 ɕaːk^8，老挝语 sɯək^{10}，临高话 dak^8，水语 laːk^7，原始侗台语可拟为*slak，与汉语"索"*srak(山铎)有同源关系。通什话 daːi^1 中的-a-来自*-ua-，如白沙话读作 duai^1。黎语

① "鲤"从里，如"埋""貍"古音*mr-。

② 通什话 ʔɯm^5 < *ʔɯmʔ，"烤"古占语*ʔəm(From Ancient Cham to Modern Dialects，p.311)比较，当借自南岛语。

的"绳子"可能是南岛语留下的底层词,如印尼语"绳子"untai,①回辉话 lai^{33},拉德语 klɛi。② 通什、保定"屎"haːi^{3} < * khuai < * qhaɣ。白沙话只有 a 在复元音及闭音节中有长短的对立。如-aːʔ 和-ok 互补分布,与-ʔ 结合的-o-不读作长的。

通什话元音长短而有分别的闭音节韵的负担很不平衡。如-iːn 构成的不同音节有 32 个(不包括因汉借词而后起的音节),而-in 只有 2 个。-eːŋ 构成的音节有 46 个,-eŋ 只有 2 个(另 10 数个因汉借词而产生,只用在汉借词上)。-oːm 和-om 各自都构成较多的音节。通什、保定的长元音韵,白沙话中往往有-i-或-u。其对应如:③

通什	eːu	eːn	eːŋ	eːp	eːt	oːi	oːm	oːn	oːŋ	oːp
保定	eːu	eːn	eːŋ	eːp	eːt	oːi	oːm	oːn	oːŋ	oːp
白沙	iau	ian	iaŋ	iap	iat	uai	uam	uaŋ	uaŋ	uap

通什话单元音韵-ɯ 较少出现,仅与 tsh-、k-、ʔ-在第 3 调上出现,并与 ɯːi 在第 5 调上与 pl-拼合,在第 6 调上与 z-拼合。ɯ 常作为调头,如"爪"通什话 ɯ^{3}liːp^{7},保定话 tsɯ^{2}liːp^{7},中沙话 kɯ^{2}liːp^{7},这个词头即古黎语常见的元音弱读的前缀。前缀的元音读为 * -ə。"饱"通什话 khɯːm^{1},堑对话 khɯːm^{1},元门话 khom^{1},加茂话 khɔm,临高话 kəm^{2},泰语 im^{5},李方桂先生拟台语 *ʔim^{B},梁敏、张均如先生沿用李的构拟(不标调)。侗台语的这个词应与汉语的"瘖"ʔam(影谈)有同源关系。"蛋"通什话 zɯːm^{4},元门话 zum^{4},加茂话 tsum^{1},临高话 ȵum^{1}。通什话-ɯːm < *-um,"蛋"或可拟为 * glum。④ 由于声母是浊音的缘故后来演变为长的 ɯː。

原始黎语词根的单元音是 * a、* e、* i、* o、* u、* ə 6 元音系统,另外还有 * -p、* -t、* -k、*-m、* -n、* -ŋ、* -ɣ、* -ʔ 这样的韵尾。有 * -i 和 * -u 这样的复元音。

杞方言通什话、侾方言保定话、本地方言白沙话、西方方言美孚话的基本元音都是 a、e、i、o、u、ɯ 6 个,这些元音构成的单元音开音节同源词中分别有对应关系。加茂语有 a、ɛ、e、i、ɔ、o、u、ɯ、ə 8 个基本元音,大体上是 a < * a,e、ɛ < * e,i < * i,o、ɔ < * o,u、ɯ < * u,ə 只在个别词中作为开音节单元音韵出现。如"茶"加茂 tə < * de,"恋爱"lə^{4} < * dək。

3. 黎语声调的来历

通什话(杞方言通什土语)有 6 个舒声调和 3 个促声调。记为第 1 至第 6 的 6 个舒声调的调值分别为 33、121、55、11、51、14,记为第 7 至第 9 的 3 个促声调的调值分别为 55、13、43。单数调的调值较高,双数调的调值较低。

据欧阳觉亚和郑贻青两位先生的研究,通什话的声母可分为甲、乙两类。甲类声母 r-、v-、p-、g-和 gw-,一般只出现在舒声的 121,11,14 调及促声的 13 调音节中。今 p-、t-、k-等声母分别是由较早时的 b-、d-、g-清化与对应的清音合并的结果,也就是说甲类声母的第 2、第 4、第 6 和第 8 调原来是浊声母音节的声调。黎语诸方言的声调有对应关系,⑤ 根据声调和声母的分布可以认识到黎语的舒、促声调在不同的方言中分别因声母清浊而分化。保定和通什的第 9 调和第 7 调原来属于清塞、鼻、边音声母音节的声调,第 8 调是浊塞和浊擦音的声调,原始的促声

① An English - Indonesian Dictionary, By John M. Echols and Hassan Shadily, 1992.

② 郑贻青《回辉话研究》第 162 页。

③ 参见《黎语调查研究》第 320 至 325 页。

④ 试比较藏缅语中的独龙语"蛋"aŋ^{31}lɯm^{53},嘉戎语 tə gam,墨脱门巴语 go tham,错那门巴语 khaʔ^{53}lum^{53}。

⑤ 《黎语调查研究》第 344 至 346 页。

调只有一个。第9调是从第7调中分化出来的非基本调。读作第9调的词很少。其分化条件尚不清楚,可能是变调引起的分化。黎语诸方言的共同语应有3个舒声调的1个促声调,可分别拟为A、B、C、D 4个调,D为古黎语的促声调。比较研究表明与通什、保定等差别最大的加茂话原本也是4个原始调分化为8个调的方言。

亲属语的同源词及南岛语底层词说明古黎语声调的发生与韵尾有关。黎语数词"五""六""七"保定话读作第1调,这些词是古南岛语的借词,① 这类音节不带鼻音以外的辅音尾:

	马来语	卑南	保定话	通什话
五	*lima	lima	pa¹	pa⁴
六	*ənam	ənəm	tom¹	tom⁴
七	*pitu	pitu	thou¹	thou¹

古黎语"五"和"六"应分别读作*ma(如地支"卯",壮语 maːu⁴,保定话 pou³)、*nom。侗台语最初分布在长江下游时曾向南岛语借词,有的可能是一些原来讲南岛语的群体转用侗台语使侗台语带有南岛语底层词。通什话的第1和第4调来自古黎语的A调。是不带鼻音之外辅音尾的音节调。

黎语B调的词壮傣、侗水语支中的同源词往往带-p、-t、-k或-ʔ尾,包括早期汉借词。如:"这"通什话 ni⁵,保定话 nei²,版纳傣语 niʔ⁸;"尺"通什话 tshiu⁵,保定话 tshiːu²,仫佬语 tshek⁷,布依语 tsiʔ⁷;"冷"通什话 khaːi⁵,保定话 kaːi²,德宏傣语 kat⁷;"割"保定话 khiːu²,仫佬语 kat⁷,毛南语 kaːt⁷,水语 qat⁷。黎语B调的开音节一般带-i、-u或-ɯ元音尾,这是*-ʔ尾消失前的过渡音。黎语的另一些底层词所对应的南岛语读作为带-h或-ʔ尾,带-h尾的在另一些方言中为-ʔ尾:

"田"通什话 ta² < *na^B。"地""土"古占语*tanah,印尼语 tanah,原始马来玻利尼西亚语*taneq。②

"这"保定话 nei²,通什话 ni⁵ < *n̥eʔ。萨斯特语 hiniʔ,沙阿鲁阿语 kaniʔi。原始马来玻利尼西亚语"这"*(i)ni(ʔ),③黎语"这"和壮傣、侗水语支语言的有同源关系。

"女生殖器"保定话 bo² < *ʔboʔ 萨斯特语 topiʔ,泰耶尔语-pipiʔ。

黎语中的一些南岛语词,是独特的,与壮傣、侗水的不同,是黎语的底层词,而不是它们共同的底层词或借词。鼻音尾的黎语B调词,如"竹子"保定话和通什话都读作 roːn²(大竹子),古黎语是带喉塞音的,可拟为*roːnʔ。"竹子"泰耶尔语 rumaʔ,萨斯特语 raromæh。古黎语的B调来自韵尾的*-ʔ。

李方桂先生曾为上古汉语构拟了清浊两套塞音尾。汉藏语中方言语音最复杂的藏缅语至今也没有哪一种有清浊两套塞音尾的。现代藏缅语的方言仍有-gi、-gu这样的后缀,原始汉藏语的*-g后缀为汉语、藏缅语、侗台语和苗瑶语所承。*-g后缀在一些语言中成为*-g韵尾。

① 黎语数词"一"至"四"与玻利尼西亚语没有对应关系:

	一	二	三	四
保定	tsheɯ³	ɬau³	fu³	tshau³
通什	ɯ	ɬau³	tshu³	tsho³
马来	*ta	*duwa	*tolu	*pat

② From Ancient Cham to Modern Dialects, P.305.

③ From Ancient Cham to Modern Dialects, P.282.

《诗经》时代阴声与入声押韵和谐声是 * -g 存在的证据。[①] 原始汉藏语的 * -g 在古侗台语中可能变作 * -ɣ。如同黎语中的南岛语 * -ʔ 尾借词读作 B 调，南岛语 * -ɣ 尾的借词黎语中读作 C 调。故此为古黎语构拟了这个韵尾。藏文中仍有少数词保存-ɦ 尾，应来自古藏缅语的 * -g。阿眉斯语现用-aj 形容词后缀，[②] 但这个-aj 应 < * -al。台湾的南岛语较早时已用 * m-作为形容词的前缀。从今南岛语中还可以看到更早时期南岛语有谭博夫构拟的 * -əɣ 形容词后缀。如同原始藏缅语有 * gə-(或 * g-)这样的形容词前缀和 * r(或 * -l)形容词后缀。古南岛语的 * -ɣ 尾在一些语言中如邹语、排湾语和阿眉斯语中或为-j。在另一些方言中演变为-r 或-l，如布农语、卑南语中。有的方言中演变为-h。[③] 黎语通什话 khauɯ³"轻"是南岛语的底层词，可拟为 * kaɣ。[④] 它的元音尾-ɯ 是 * -ɣ 消失前产生的过渡音。黎语 C 调(通什话的第 3 第 6 调，保定话第 3 调)开音节词往往有-ɯ 或-i 这样的元音尾。也就是说这个 * -ɣ 是黎语 C 调产生的条件。如：

"亮"保定话 deŋ³，通什话 den³ < * ʔdenɣ 或 * ʔdeniɣ。排湾语 təlar < * ṭinaɣ(Dempwolff 拟)，阿眉斯语 taəŋaɬ。

"湿"保定话 pan³，通什话 pan³ < * panɣ。卑南话 sapənəʔ，印尼语 basah。

"胸"保定话、通什话 ɓan³ < * panɣ。赛德语 balah，印尼语 balik，排湾语 varuŋ。

黎语 1 至 10 的数词中 C 调的占到半数：

	一	二	三	四	九
保定话	tsheɯ³	ɬau³	fu³	tshau³	tauɯ³
通什话	ɯ³	ɬau³	tshu³	tsho³	fauɯ³

黎语"一"保定话 tsheɯ³、tsɯ³ < * teɣ，与壮语"一"deu¹(< * kədeɣ)，毛南语、水语 to²(< * de)有同源关系。原始侗台语"一"当为 * k-doɣ。堑对话"一"tɯ⁵，通什话 ʔɯ³ 等是原始语演变而来的不同形式。与藏缅语的"一" * g-tik 有同源关系。[⑤] 藏缅语采用了 * g-前缀，但仍遗存着原始的 * -g 后缀。原始侗台语的 * -ɣ 来自原始汉藏语的 * -g。黎语"二"ɬau³ < * laɣ。"二"原始侗台语 * k-laɣ。黎语原有的数词加 * -ɣ 后缀。

黎语的 * -ɣ < * -g，是很古老的语音成分。"屎"藏文 skjag，通什 haːi³ < * khaɣ。藏缅语中保存着 * -g > * -ɣ 的形式。藏文"空""天空"mkhaɦ，khaɦ 是词根。"空"阿昌语 kʐ̥oŋ⁵⁵，克伦语 kho⁵⁵ lɔ̱⁵⁵，通什 gau⁶ < * graɣ。"杀"藏文 bsaɦ，阿力克藏语 psat，吕苏语 ngaɹ⁵³，通什 hau³ < * khaɣ。黎语 C 调另一个来源可能是 * s 韵尾。如"棉花"通什话 buːi³，印尼语 kapas，拉德语 kpaih。"老鼠"加茂话 kuɪ²keu⁴(第 4 调对应于通什话第 6 调)，印尼语 tikus，拉德话 k'kuih。

黎语声调发生的条件可以用下面的表来说明：

---

①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 34 页，商务印书馆，1980 年。

② 曾思奇《台湾阿眉斯语语法》第 135 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 年。

③ Proto-Austronesian，p.92 中论及台湾南岛语 * -ɣ 的演变。古南岛形容词和数词后缀问题是我个人的见解。如"一"南岛语词根为 * ta，泰耶尔语 qutux，赛德语 kijal，排湾语 ita，阿眉斯语 ʧəʧaj，萨斯特语 ʔæhæʔ，邵语 tata。"一"以后的数词情况则不同。数词易借用，如"三" * teru 的形式已风靡不同支系的南岛语。-aj 是阿眉斯语形容词的后缀，其早期形式当为 * -al。

④ "轻"卑南语 kaṭakal，排湾语 satsaqal，拉德语 hʔɹuːl。

⑤ "一"藏文 gtɕig，错那门巴语 theʔ⁵³，缅文 tɑs⁴，那加语 khatkha。泰耶尔语"一"qutux 是原始南岛语时代形式的遗存。达何尔(Otto Christian Dahl)拟为 * ita。那加语-kha < * -ga，是原始汉藏语数词后缀的遗存。

古黎语
- 开音节和鼻音尾音节 →A 调
- *-ʔ 尾音节 →B 调
- *-ɣ 和 *-s 尾音节 →C 调
- *-p、*-t、*-k 尾音节 →D 调

4. 古黎语的形态

现代黎语仅保存有 pl-一个复辅音，前面我们为古黎语构拟了塞音、鼻音与 *-l-、*-r-流音构成的复辅音。这一类的复辅音一般是更早时期塞音或鼻音古前缀的弱化元音消失，词根声母与前缀结合形成的。

前面已经提到，黎语双数调的 ɬ- < *ml-或 *gl-。这个 *m- < *mə-是昆虫类动物名称的古前缀，保定话仍保留着成音节的 pɯ-。村语中这个前缀读作 ki^{5}- < *kə-，如"蚂蟥"村语 ki^{5}liŋ^{4}，"蚂蚁"ki^{5}bət^{4}，"头虱"ki^{5}tho^{1}，"虱子"ki^{5}feu^{1}。通什话以下双数调 ɬ-声母词(或词根)与其他方言同源词比较可以看出原来是有 *k-或 *m-前缀的：

	通什	堑对	村语	武鸣	仫佬
脖子	ɯ^{2}ɬoŋ^{6}	ŋo^{2}ɬoŋ^{6}	ki^{5}lɔŋ^{4}	ko^{2}	lən^{3}
耳朵	ɬai^{4}	ɬai^{4}	ŋau^{5}lai^{4}	ɣɯ^{2}	khɣa^{1}
霜	ɬen^{4}	ɬen^{4}	siaŋ^{2}	nai^{1}fiːŋ^{2}	nø^{2}paːk^{8}
外面	ɬuːn^{4}	ɬuːn^{4}	phui^{3}lin^{3}	ɣoːk	uk^{7}

"脖子"通什话 ɯ^{3}ɬoŋ^{6} < *gloŋɣ，武鸣话 ko^{2} < *go。*k-前缀，常出现在身体部位名称前，如通什话"肩膀"ɯ^{3}fɯa^{2}，"手"ɯ^{3}meɯ^{1}，"指甲"ɯ^{3}liːp^{7}，"肚脐"ɯ^{3}feɯ^{4}，"脚"ɯ^{3}tet^{7}，"脊背"ɯ^{3}tshun^{3}。"脖子"的词根是 *gloŋɣ，汉语"项" *groŋʔ 是同源词。①

加茂话也用 kɯ^{2} 作为身体部位词的前缀，"耳朵"kɯ^{2}kɔ^{1}，"鼻子"kɯ^{2}həːt^{8}，"手"kɯ^{2}ma^{1}，"肩膀"kɯ^{2}vet^{10}等。侗台语其他方言，仫佬语"耳朵"khɣa^{1}，邕宁壮语 hli^{2}。通什话"耳朵 ɬai^{4} 当 < *gla < *g-la。

"霜"临高语 laŋ^{2}，水语 ʔnui^{1}paːk^{8}。水语"雪"ʔnui^{1}，武鸣话"冰"nai^{1}。水语"霜"应是复合词，paːk^{8} < *bak，与临高话 laŋ^{2} 有同源关系，< *blaŋ，也与汉语"凌" *ləŋ(来蒸)有同源关系。"凌"上古音为 *mləŋ。武鸣话"霜"的 fiːŋ^{2} < *bliŋ。黎语-n 可与侗水壮傣语的-ŋ(或变为-k)对应。如"外面"通什话 ɬuːn^{4} < *mlun，武鸣壮语 ɣoːk^{8} < *mlok。黎语"霜"古音当为 *mlen。

(1) 古使动前缀　原始黎语应有 *k-、*p-、*kh-、*ph-这样的使动前缀，加在动词或形容词之前使其成为有使动义的动词。

"变"通什话 ɬaɯ^{2} 当 < *mlaʔ。

"换"通什话 lau^{1}，保定话 lau^{1} < *krai(参见上文通什话单数调 l-声母的讨论)。

试比较黎语等动词"拧"(使紧密)和形容词"紧"的派生关系：

	通什	白沙	加茂	武鸣	毛南	水语
紧	thiːt^{9}	thit^{7}	niːt^{9}	net^{7}	mjat^{7}	ŋ̊jet^{7}

① 藏缅语中如藏文"脖子"mdziŋ pa，pa 是晚起的后缀(参见拙作《藏缅语的分类和白语的归属》，《民族语文》2000 年第 1 期)，*m-是身体部位名称的前缀，mdziŋ < *m-gliŋ。博嘎尔珞巴语"脖子"luŋ guŋ < *gluŋ gluŋ。独龙语 liŋ^{55}gɯi^{53} < *liŋ gu(音节交换)。

拧 zat[7] ɳat[8] vuːt[8] bit[7] bit[8] ʔbjət[7]

通什话单数调 z- < * khl-或 * khn-, th-可来自古黎语的 * n-。[①] "紧"如加茂语 niːt[9], 与武鸣 net[7] 对应。通什话"拧"zat[7] < * kh-nat。

(使)"热"通什话 roːm[6], 保城话 tum[6] < * romɣ。原始黎语时代这个词可能有 * k-前缀。如"烤"(火)通什 ʔɯm[5] < * ʔ-rəmɣ。由于 * -ɣ 的缘故,"烤"(东西)通什 * romɣ > riaŋ[1]。保定话"烧"(茶)roːŋ[2] < * romʔ。德宏傣语"烧"(茶)tom[3] 是其同源词。汉语"炎"见于甲骨文和金文。[②] "炎"汉语上古音 * ɡam(匣谈) < * g-lam, "焰" * lam(余谈)。"焚"见于甲骨文,从林,上古音当为 *bləm。汉语"炎"等与黎语"烧""烤"的词根无疑有同源关系。藏缅语"暖和"可拟为 * g-lom, *g-是形容词前缀, * lom 是词根。"暖和"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halum, 景颇语 lum[33], 墨脱门巴语 ɡom bo。原始黎语(使)"热"或"烧烤"在形容词"热"前面加 * k-前缀,读作 * k-romɣ > 通什话 roːm[6]。通什话"煮"roːŋ[2] < * romʔ 也是从 * k-romɣ"烧"演变而来的。堑对话读作 lɔːŋ[2], 白沙 ruaŋ[2]。

如上文提到的,通什话双数调的 g- < * gr-, "空"ɡau[6] < * ɡraɣ, 中沙话和黑土话读作 rai[2] < *ɡraʔ, 临高话 ləi[1], 水语 loŋ[1]。"挖"通什话 khui[1], 保定话 khei[3] < * keɣ(剜), 临高话 kuʔ[8]。黎语"挖"当为"空"的使动形式。"挖(剜)" * keɣ 当 < * k-leɣ, "空" * ɡraɣ < * g-loɣ, "剜"保定话又为 ɡwat[7] < * ʔgat, * ʔ- < * k-, 因先有先喉塞音,读作单数调。

汉语"盐""咸""腌"上古音分别为 * lam(余谈), * ɡrəm(匣侵), [③] * qam(影谈)。"咸"是形容词,用 * g-前缀。"腌"是"咸"的使动形式,使用 * q-前缀。黎语(通什话)"盐"ɳaːu[3], "咸"guaːn[3] < *ʔganɣ, "腌"ʔiːp(堑对话)。黎语的"盐"可能是南岛语底层词, ɳaːu[3] < * ʔɳaɣ, 如阿眉斯语"盐"ʧinah, 泰耶尔语 tsimux, 萨斯特语 timoʔ。堑对话"腌"ʔiːp[9] < * ʔim 或 * ʔimɣ, 与汉语的"腌"对应。"腌"临高话 ləm[4], 水语 laːp[8], 武鸣话 ʔjiːp[7]、ʔom[5]。"腌"通什话 moːŋ[1] < * ʔmoŋ < * k-moŋ, 当为古侗台方言"咸" * moŋ 的使动形式。"腌"版纳傣语 bɔŋ[1], 与黎语 moːŋ[1] 有同源关系。

"皱纹"通什、保定 ɳet[7], 堑对 net[8] < * ɳet, "皱"保定 ɳiːu[3] < * ɳeɣ。"褶"(动词)保定 muːt[7] < m̥ut < * ʔmut 当为"皱" * ɳet 的使动形式。黎语"皱 * neɣ 的 * -ɣ 是形容后缀,"皱"武鸣话 ɳau[5] 应来自 * ɳeʔ, 仫佬语 pɣai[5] < * plaʔ。* pl-是更古老的形式,方言中常演变为 * n-。保定话"褶" * ʔmut 当来自 * k-mlet。如印尼语"皱纹""褶"keriput 中间两音节交换, < * kepurit, 还读作 kereɲut。

"穿(衣)"保定、通什 tshat[7] < * tat, 武鸣壮语、水语、毛南语 tan[3], 村语 tθən[3](套上)。"传染"通什 khaːt[7], 保定 phaːt[7], 武鸣 paːn[6]。侗语"穿(衣、鞋)"tan[3], "穿(针)"ɕon[1], "传(给)"ɕon[2]。侗台语"穿"(衣)和"传"当有派生关系。保定话保存的是 * ph-使动前缀,通什话 * kh-前缀。"穿(衣、鞋)"指使某物附着。"传(给)"和"传染"义为使附着某物。古人往往认为得病是鬼魂缠身。汉语"带" * tat(端月)是黎语"穿(衣)"的同源词。[④]

"穿"白沙话 tshak[8] < * dak, "传染"khaːʔ[8] < * kh-dak。"穿"(衣)泰语 nuŋ[6], 德宏傣语 luŋ[6], 汉

---

① 通什话 th- < * t, 但在稍早时 t 可 < * n-。如"热"通什话 tiːt < * nit, 应与汉语"热" * nat(日月)有渊源关系,但不一定是早期的汉借词。武鸣话"热"daːt[7], 台湾耶眉语 aŋet。

② 《说文》:"炎,火光上也,从重火。"徐笺:"炎焰古今字。"《玉篇》,"炎,焚也","热也"。"炎"《广韵》于廉切,《集韵》以胆切,即"焰"本字。"淡"以炎为声符,古音 * dam(定谈)。即"淡"、"炎"古词根读法相同,并可能有相同读法的古前缀,分别读作 * g-lamʔ 和 * g-lam。

③ *gr- < * g-l-, 后者是上古早期的形式, * g-尚带弱读的元音。

④ "带"指束衣之"带",作动词义为"携带"。

语“裳”古音 * daŋ。邢公畹先生说明，泰语 nuŋ⁶ 又有“围”“缠”义。①“缠”保城话 khuːt⁷ 当与上例通什话等“穿” * tat 有派生关系，与通什话“传染”khaːt⁷ 有同源关系，< * kh-tat。“缠”通什话 fiːt⁷，黑土话 phiːt⁷ 与保城话 khuːt⁷ 原来应有相同的词根，* ph-这样的前缀也有使动义。古侗台语 * kh-、* ph-前缀分别来自原始侗台语 * k-、* p-前缀，大约是元音失落成为复辅音声母，而变为送气的塞音。“缠”侗语 pjət⁸，版纳傣语 xvat（< * khuat），布依语 kweu³（< * khueʔ），仫佬语 kɣəu³（< * kleʔ）。仫佬语的 kleʔ 应 < * k-dət。* -d- > * -l-或 * -n-。

“短”通什话 that⁷，保定话 that⁷ < * tat，加茂 tha¹，（拉）“断”通什话 thuɯt⁷，似以元音屈折的形式表“使短”。加茂语（拉）“断”duət⁹ < * ʔduət，中沙话 khuɯt⁷ 的 kh-当来自古使动前缀。加茂话 * ʔduət < * k-dət。通什话“（拉）断”thuɯt⁷ < * tɔt < * k-dɔt。（线）“断”保定话有 khuɯt⁷、thuɯt⁷ 两种说法。② 武鸣话 kaːt⁷，版纳傣语 xaːt⁹ < * khuat。德宏傣语 pɔt⁹，仍用 * p-使动前缀。（棍子）“断”临高话 dak⁷ < * ʔdak，“折”（断）ʔak⁷，后者是前者的使动形式，似为屈折形式，实际上应是 * k-或 * q-这样的再次缀加的前缀使音节在紧缩时不能保存原有的 * -d-。

黎语白沙话“盖”ɗum²，“复盖”plom²，后者为前者的使动形式，p- < 古使动前缀 * p-，“蒙（住）”临高话 lum²，“盖（土、被子）”或武鸣话 kom⁵，水语 kəm⁵，k-来自古前缀 * k-。汉语“槛”阑也（遮也），古音 * gramʔ（匣谈）。③

“（火）灭”保定话、通什话 tsop⁷。如上文说明的，ts- < * -l̥-的复辅音声母，为 * ml̥-或 * kl-。“扑灭”保定话 rop⁷④ < * C-d-，原始黎语时代已失去古前缀。保定话“黑”dom²，通什话 dam³ < * C-damɣ。“（火）灭”和“熄（灯）”仫佬语 lap⁷，水语 ʔdap⁷ 应分别来自 * krap⁷ 和 * C-dap⁷。侗语“（火）灭”kəm⁵ < * krap。

“坏”保定话 reːk⁷，通什话 teːʔ⁸ < * dek，版纳傣语 jak⁷。“拆”保定话 leːk⁷ < klek，武鸣话 ɕek，临高话 sek⁷。“拆”是“坏”的使动形式，黎语用 * k-前缀，壮傣语用 * s-前缀。

（2）古黎语的形容词和数词后缀

原始汉藏语有 * k-、* p-、* s-这样的使动前缀，藏文中的 * g-、* b-使动前缀是古藏缅语中后起的。原始汉藏语的形容词数词前缀有 * g-，不及物动词前缀为 * m-。而南岛语中有较早时期的古使动前缀 * p-，形容词前缀 * m-。而黎语的形容词和数词的读法中表现出有一种古后缀 * -ɣ 留下的痕迹。数词读作原始的 C 调，许多形容词往往也是这样。

“一”通什话 ʔɯ³，保定话 tsheuɯ³，堑对话 tɯ⁵，加茂话 kɯ²，村话 tsi⁴。通什 ʔɯ³ < * kəɣ，保定 tsheuɯ³ < * təɣ，原始黎语 * k-təɣ，原始侗台语 * k-do-ɣ。“一”武鸣话 deu¹，龙州话 naŋ¹，侗语 laːu³'，毛南语 deu² 等读法表明原本有 * ɣ，* -ɣ 在龙州话等中变为-ŋ，而侗语、壮语中失落前产生 * -u。武鸣话 deu¹ < * ʔdeuᴬ。泰耶尔语“一”qutux，qu-当为古前缀，tu < * ta 是词根，-x < * -ɣ 是古数词后缀。赛德语“一”kijal，古前缀变作 ki-，后缀变作-l。汉语“一”上古音 * qit，已失去原始汉藏南岛语的数词后缀 * -g，只有藏缅语中还保存着。藏文为-g，其他一些方言为-k。此为汉藏、南岛语同源关系的一例。

“二”通什、保定 ɬau³ < * l̥aɣ < 原始侗台语 * k-laɣ。如龙州话 ɬoːŋ¹ < * l̥ak，侗语 ja²、水语

① 邢公畹《汉台语比较手册》第 389 页。

② 《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第 198 页。

③ 又如“襤”，古无缘之衣之名。《方言》（卷四）“襤褛”的“褛”指“褛裂”。“襤褛”是修饰语在后的词。

④ 郑贻青、欧阳觉亚《黎汉词典》中对保定话的“熄灭”和“扑灭”已作区别。

ɣa^{2}、毛南语 ja^{1} < * la。如汉语"麗"先周甲骨文从鹿，①"鹿"当为声符，"丽阝"，鲁地名，又音历(见《广韵》)。"鹿"古音 * lok(来屋)，"历"古音 * lek(来锡)。故此古汉语方言"二" * slek < * s-leg。与侗台语"二" * k-la-ɣ 有同源关系。汉语"双"古音 * sroŋ < * s-leg。汉代以前汉语函谷关东边和西边一些词就有 * -k 和 * -ŋ 的对应(如"逆"和"迎"见《方言》，自关而东用"逆"，自关而西用迎)。

"三"保定话、白沙话、村语 fu^{3}，元门话 fhu^{3}。通什等地读作 tshu^{3}，加茂 taːu^{5}。如果把黎语方言按地理分布分为东西两部(村语不算在内)，东部方言(杞方言通什话、堑对话、保城话，侾方言中沙话、黑土话)一般读作 tshu^{3}，西部方言(侾方言保定话，美孚方言西方话，本地方言元门话、白沙话)读作 fu^{3}。另外也有一些词东西部方言读法不同。如"织"(布)保定 fɯːk^{7}，白沙 fɯk^{8}，元门 fhɯʔ^{7}，堑对、保城 tshɯaʔ^{7}，加茂 taːk^{9}。"靠"保定、黑土 piːŋ^{2}，通什 tshɯːŋ^{1}，堑对 tshɯaŋ^{1}。"靠"古汉语"凭"，古音 * bəŋ(并蒸)，与黎语同源。黎语"三"原本读作 * praɣ，保定话 fu^{3} < * paɣ，通什话 tshu^{3} < * taɣ，加茂话 taːu^{5} < * taʔ。布央语支的"三"如仡佬语 tau^{35}，拉基语 te^{43}，布央语 tu^{24}。黎语的"三"可与苗瑶语的比较，苗语川黔滇方言复员话"三"，pzi^{31}，石门坎话 tsi^{55}，枫香话 tsi^{33}，应来自原始苗语的 * pre。苗瑶语中的演变与黎语的相似。这个词读法的相近表明这两种语言曾相邻分布。* p-可能来自原始汉藏语的数词前缀 * b-。

"四"通什、保城 tshɔ^{3}，保定 tshau^{3}，加茂 tiəu^{1} < 古黎语 * toɣ。古黎语 * t-声母可能来自 * pr-、* kr-或 * sr-复辅音声母。如"眼睛"黎语 tsha^{1} < * ta，梁敏、张均如先生根据石家语的读法将"眼睛""竹篾""香"的声母拟为 m̥pr-。② 黎语 tsha^{1} < * pra 黎语"四" * toɣ < * ploɣ。

"九"通什、保定 faɯ^{3}，黑土 peɯ^{3}，西方 ɣeɯ^{3}，村语 bat^{3}。声母演变结果相同的如"去一次"的"次"，通什、保定 faːi^{1}，黑土 paːi^{1}，西方 ɣoːi^{1}，村语 bɔ^{5}。"熟"通什、保定 fui^{1}，黑土 pui^{1} 西方 ɣui^{1}，③ 村语 fɔi^{1}。"次(趟)"傣语 pɔk^{8}，水语 paːŋ^{4} < * baɣ。动量词的读法往往与这一动作相关的动词读法有关。"去"版纳傣语 păi^{1}，侗语 paːi^{1}，通什话、保定话 hei^{1}，白沙话 phə^{2}(< * phe)。当这个词变作形容词时加 * -ɣ。"去年"通什话 pau^{2}phan^{3}。"昨天"ɯ^{3}phan^{3}，意为"过去的前一天"，ɯ^{3}"一"。"前天"保定话 pɯ^{1}rau^{3} 义为"过去的二天前"。古黎语"九"可拟为 * paɣ，与南岛语，藏缅语的没有渊源关系，来自原始侗台语。南岛语数词的完善一再与"多"有关。④ 黎语的"九" * paɣ < * plaɣ。"多"黎语通什话 ɬai^{1} < * plai。也就是说原始侗台语的"九"是"多"这个词加 * -ɣ 派生出来的。原始汉藏语时代和原始南岛语时代十进位数词未出现。

黎语的形容词中也有许多读作 C 调的。动词、名词加了形容词后缀 * -ɣ 则变为形容词。如前面提到"盐"变作"咸"。"烧" * lom 加 * -ɣ 变作"热"，再加使动前缀为"煮"。

---

① 高明《古文字类编》第 204 页，中华书局 1980 年。先周甲骨文记录的是商代的一种汉语方言。"丽"为"麗"本字，商一期甲骨文从两耒两犬。《周礼·夏官校人》："丽马一圉。"《小尔雅·夏官校人》："丽马一圉。"

②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第 337 页。

③ 西方语 ɣ- < * v-或 ʔb-。

④ "多"这个词在南岛语中一再派生为数词，如为"四" * əmpat、"七" * pitu 和"十" * puluh 的读法可与"多"的读法比较。"多"布农语 supaχ，赛德语 habara，夏威夷语 lehulehu，他加禄语 marami。南岛语"四" * əmpat 的 * ə-应是 * kə-，方言中的数词前缀。高山人的语言中，"四"如赛德语 sepat，卡那卡那布语 suupata，阿眉斯语、萨斯特语、邵语 ʃəpat。"百"布农语 saba。"多"卑南语 saɖu，"千" sakuɖul。不同的方言中保存着南岛语"多"和"四""百"等数词的语音对应关系。它们是不同时期产生的。

“缺”和“空”有这样的派生关系。“缺”通什 feːŋ^{2},保定 veːŋ^{2} < * breŋʔ,版纳傣语 baŋ^{3},水语 baːŋ^{5}。侗台语的“缺”(个口子)应是“口”* pak 的派生词。“空”通什 ɡau^{6} < * ɡraɣ < * ɡəloŋɣ。“空”水语 loŋ^{1},版纳傣语 pǎu^{5}。黎语 * ɡ-来自原始汉藏语前缀 * ɡ-。“缺”(个口子)藏文 ɡrum,达让僜语 bɹai^{55}。“空”缅文 hɔŋ^{3}lɔŋ^{3},博嘎尔珞巴语 a roŋ,阿昌语 kʐ̥ɔŋ^{35} < * kroŋ。

“亮”通什话 den^{3},保定话 den^{3} < * ʔdenɣ。“亮”武鸣话 ɣoːŋ^{6},仫佬语 kɣaːŋ^{1} < * klaŋ。“刺眼”保定话 diːn^{1}daːn^{1}。“桔黄色”保定、通什 deːŋ^{3} < * ʔdeŋɣ。“黄色”通什 ɬeːŋ^{4} < * ɡleŋ。“亮” * ʔdenɣ 是南岛语底层词,进人黎语时带 * -ɣ 尾(见上文)。

“晴”通什、保定 ɬuːŋ^{3} < * l̥iŋɣ。武鸣话 kveŋ^{1}、ɣeŋ^{4},水语、毛南语 liŋ^{3}。藏文 dwaŋs,义都珞巴语 duːŋ^{53},独龙语 ɡaŋ^{55},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aziŋ kapa。“清”通什 ɬuːŋ^{3},藏文 dwaŋs,义都珞巴语 doŋ^{55},汉语“晴” * dzeŋ < * ɡleŋ(从耕),“清” * tsheŋ < * khleŋ。① 这两个词藏缅语、汉语和黎语有同源关系。原始黎语可拟为 * k-liŋɣ,原始藏缅语 * ɡ-laŋ。* ɡ-是形容词前缀。而黎语“晴”原来有 * -ɣ 尾,如同台湾的南岛语。如阿眉斯语形容词仍保留着-aj 或-al 这样的粘着形态:“粗” taʔaŋajaj,“细”mimiŋaj,“厚”kifətulaj,“薄”kihəpiʧaj,“宽”ɬaɬahal,“晴”maɬihal,“旱”makəɬal,“白” kuhəʧal,“稀”matakal,“嫩”kuaŋəl 等等。数词中只有“一”有-j 尾,ʧəʧaj。② -aj 是阿眉斯语形容词后缀,③ -al 应是不再有派生功能的古后缀的残存。

“阴”保定 kom^{3}、kop^{7},通什 kom^{6} < * ɡomɣ。如白沙和西方读为 ŋom^{3}。德宏傣语“阴”kaːm^{3},仫佬语 lam^{3} < * k-lam。“阴”藏文 thibs,错那门巴语 lup^{13},浪速语 tap^{55},汉语“阴”从今,如“玪”从今二等字。汉语“阴”上古音当为 * ʔrəm,与侗台语的有同源关系。以上黎语“晴”“阴”等词与汉、藏缅等语言有同源关系而有 * -ɣ 尾,说明古黎语保留了原始语的形态特点。黎语中的一些与汉语、藏缅语同源对应的词在黎语的不同方言中读作 C 调,在其他侗台语中一般也读作 B 调,在藏缅语中读作-k 尾或-ŋ 尾。

古黎语的一些形容词保存着 * -ɣ,来自原始汉藏语的 * -ɡ。而汉藏语有的方言中仍活跃着原始语的这个后缀。分布在尼泊尔的马加尔语(Magar)形容词带-ke 后缀,坎语(kham)带-o 后缀。④藏语中只有残存。“绿”藏文 ldʑaŋ khu,嘉戎语 ldʑəl kə,马加尔语 phi-ke,坎语 pin-o。甚至汉语吴方言的南北土语中 ɡə 或 ɡi 作为颜色词或一些形容词的后缀。如温州话“红的”꜀ɦoŋ ɡi,“白的”baʔ꜀ ɡi,“圆的”꜀jy ɡi 等。吴方言的这种后缀大约是侗台语的底层现象。

5.黎台语声调比较

壮傣、侗水诸语同源词的比较研究表明它们的原始调是对应的。李方桂先生为原始台语构拟了 A、B、C、D 4 个调。他还指出台语的声调系统与汉语、苗瑶语和越南语很相似。高本汉 1923 年时提出汉语的声调来自辅音尾,到了 1954 年奥德里古尔又提出越南语声调的发生也是如此。可以假定如此相同的声调系统是以相同的方式发展起来的。⑤ 梁敏、张均如先生认为原始侗台语 B、C 调分别来自 * -ʔ 和 * -h 尾。李方桂先生发现龙州话某些土语第 4 调的-m、-n、

① 如“青”汉语古音 * tsheŋ < * khleŋ 应与“绿” * klok(来屋)有同源孳生关系。

② 何汝芬等《高山族语言简志》(阿眉斯语)。民族出版社 1986 年。

③ 曾思奇《台湾阿眉斯语语法》第 135 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1 年。

④ Gary and Barbara Shepherd, A vocabulary of the Magar Language,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1972. David and Nancy Watters, A Vocabulary of the Kham Language,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1972.

⑤ 李方桂《台语比较手册》第 24 页。

-ŋ后面还附着-ʔ。大青山话中与之对应的分别变作-p、-t、-k。与其他方言土语第 4 调开音节对应的是大青山话的这些音节上还带-ʔ 尾。老傣泐文中 B 调音节有的又拼作带-ʔ 尾的。傣语 C 调的单音节词与佤语的对应词比较，佤语的带-h 尾。①

临高语在台语中比较特殊。据梁敏、张均如先生研究，其他台语尾 B、C 调的临高语原本是一个调。据此推测古台语先分化出 A、BC、D 3 个调。②

前面已经讨论过黎语声调的产生与韵尾有密切关系。黎语和壮傣、侗水诸语的古方言原本都有 A、B、C、D 4 个调。黎语诸方言的声调不尽相同。如加茂方言与其他方言差别较大，5 个舒声调 4 个促声调。同源词的比较表明其双数调来自古浊声母，单数调来自古清声母。从声调的对应关系看，原始加茂方言应是 4 个或 8 个声调的方言。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不能肯定加茂方言分化出来之前的古黎语的 4 个调是否已分化为 8 个调。但加茂话曾经是 8 个声调的方言。其第 6 调大约被归并于第 4 调。加茂的第 1 调与通什的第 1 调有较多的词对应，加茂话中读作 55 调，通什话中读作 33 调。加茂的第 1 调还与通什的第 3 调有较多的同源词，应是加茂的第 3 调原本处于消亡之中。加茂的第 3 调与通什的第 1 调调值相同。这一调中的汉借词据统计远较固有词多，③ 加茂话第 3 调的维系应与汉借词有关。

(1) 黎语 C 调和台水语 B 调的对应

前面已经讨论了古黎语 4 个原始调的起源与韵尾的关系。黎语 4 个调的命名与欧阳先生最初的阿拉伯数词的标志有关。这里所说的侗台语 ABCD 4 调是梁敏、张均如先生《侗台语族概论》中的命名。国内台水语诸方言的材料均与之一致。,面《概论》中的 B、C 调，就是李方桂先生命名中的 C、B 调。由于国内的材料是比较研究的主要对象，以下的讨论中一般沿用梁、张的调号。

《概论》中把台水语 B 调的起源归于 * -ʔ。文中比较了傣语和佤语词。我们很难用没有亲缘关系，至少目前没有证明有亲缘关系语言间的这种共时的对应来说明台水语 B 调的起源。如用佤语“天”praiʔ 来说明傣语的“天”fa⁴ 原本有喉塞音尾。可是至少在泰语分布到东南亚之前这些语言的 4 声已经俱备。就算佤语的“天”与傣语的有借用关系，只有早期的借词可以用来证明。实际上佤语“天”praiʔ 应与布朗语“天”phlik⁵⁵（胖品话）、phliak⁵⁵（甘塘话），格木语 plɛŋ（南谦话），德昂语 plɛŋ（南虎话），莽语 piltŋ³⁵等有源关系。“坏”版纳傣语除了读作 lu⁴ 以外，还说作 jɑk⁷。“坏”保定话 reːk⁷，布央语 ʑaːk⁵⁵，与傣语的 jɑk⁷ 有同源关系。“坏”泰语 raːi⁴，邕宁壮语 hluːi⁴，武鸣话 ɣɯəi⁴ 应与傣语的 lu⁴ 有同源关系。通什话 gwaːu⁶ < * graɣ 专指蛋“坏”，应与泰语等的说法有同源关系。

梁敏、张均如先生构拟的侗台语 B 调，也就是李方桂先生构拟的台语的 C 调应与黎语的 C 调有相同或相近的起源，主要来源于 * -ɣ。试比较以下一组侗台语同源词：

	黎语	武鸣	侗语	水语	仫佬语
头	go⁶	ɣau³	kaːu³	ku³	kɣo³
肠	raːi⁶	sai³	saːi³	haːi⁴	khɣaːi³
屎	haːi³	hai⁴	e⁴	qe⁴	cɛ³

①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第 814、816 页。

②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第 813 页。

③ 欧阳觉亚、郑贻青《黎语调查研究》第 340 页。

云	feːʔ^{7}fa^{3}	fɯ^{3}	ma^{3}	fa^{3}	kwa^{3}
杀	hau^{3}	ka^{3}	sa$^{3'}$	ha^{3}	l̥i^{3}
哭	ŋai^{3}	tai^{3}	ne^{2}	ʔn̥e^{3}	n̥ɛ^{3}

“头”通什话 go^{6}，保定 gwou^{3}，黑土 rau^{3}，古黎语*groɣ。黎语保定话的-w-是后起的，原始语中不必构拟这样的介音。“头”仡佬语 klɒ^{24}，[①] 应与黎语台语的说法同源。原始侗台语“头”*g-lo-ɣ，与原始藏缅语的“头”*k-lo-g 有同源关系。侗台语的*-ɣ < 原始汉藏语的*-g，这一变化应发生在原始侗台语的早期。

“肠子”古黎语的读法可拟为*rarɣ。村语读作 lai^{4} 或 la^{4}。佯僙语“肠子”读作 thaːi^{4}，锦语 zaːi^{6}，这种双数调的声母应与*-l-有关。侗语北部方言 hai^{3} 的 h-当来自*kh-。仫佬语 khɣaːi^{3} < *klai^{B}。黎语元门话读作 ɹuai^{6}，这个-u-应是前面的舌根声母影响下产生的。所以黎语 B 调分化以前这个词原本有一个舌根音前缀*k-，如同通什话身体部位名称用 ɯ^{3}-，保定话用 tsɯ^{3}-作前缀。由于黎语很少用*s-前缀，未加前缀的单音节词根的 s-又变作 t-，所以黎语的方言除了个别的，一般没有 s-声母。原始黎语“肠子”可拟为*k-rarɣ。佯僙语“肠子”*thaːi^{4}，莫语 zaːi^{3} < *khlaɣ。藏缅语中容易找到类似的读法。“肠子”达让僜语 kɯ^{31}ɬɑi^{55}，义都珞巴语 kɹu^{55}，藏文 rgju < *gru，那加语 ākhari。汉语“肠”古音*daŋ(定阳)，与长短之“长”古音同。侗台语“长”和“肠”如：武鸣 ɣai^{2}/sai^{3}，侗语 jaːi^{3}/saːi^{3}，仫佬语 ɣaːi^{3}/khɣaːi^{3}。“缠”往往是“长”的派生词。侗台语中一般用*k-作前缀，如仫佬语 kɣəu^{3}，德宏傣语 keu^{3} 等。“肠”黎语的 raːi^{6}，与壮语等的 saːi^{3}，仫佬语的 khɣaːi^{3} 有同源关系。

“云”通什 feːʔ^{7}fa^{3}，保定 deːk^{7}fa^{3}，是复合词。黎语 fa^{3}“天”，保定话 deːk“渣滓”，“甘蔗渣” deːk^{7}maːi^{3}。把“云”叫做“天的渣滓”是一种朴素的看法。如同侗台人把“太阳”叫做“白天的眼睛”。临高语“天”fa^{3}，傣语、泰语、龙州话 fa^{4}。侗台语“云”如版纳傣语、傣拉语 fa^{3}，临高话 ba^{4}、拉珈语 fa^{3} 等。“太阳”通什 tsha^{1}van^{4}，水语 nda^{1}van^{1}，武鸣 taŋ^{1}ŋon^{2}。这些复合词中第二个单纯词都是指“天”，应是保存古方言的说法。古侗台语这个词可拟为*man。黎语“天”，傣语“云” fa^{3}，侗语“云”ma^{3} 和仫佬语的 kwa^{3} 有同源关系，来自古方言的*k-maɣ 及原始语的*k-mag。*k-是前缀，*mag 是词根。藏缅语中的说法应与侗台语有同源关系。“云”博嘎尔珞巴语 doŋ muk，格曼僜语 kɑ^{55}mɑ̆i^{35}，景颇语 sǎ^{33}mui^{33}，独龙语 ɹɯ^{31}muɹ^{55}，墨脱门巴语 muk pa。这些语言都有相同的词根，分别用不同的前缀或后缀。“天”浪速语 muk^{55}，独龙语 muʔ^{55}，景颇语 la^{31}mu^{31}(mu^{31} < *muʔ)，普米语 mɣ^{55}等与上面“云”的说法应有同源关系。藏文记录了古藏语“天”的两种说法，gnam 和 nam mkhaɦ。mkhaɦ 意为“空”“虚空”“天空”。nam mkhaɦ 是一个复合词，正好是“天”“空”。藏文的这个*-ɦ 说明古方言中有*-ɦ 尾。[②] mkhaɦ 的 m-是前缀，khaɦ 是词根，拉萨话“天”nam^{13}kha，载瓦语 mau^{21}khuŋ^{51}，波拉语 mau^{31}khauŋ^{55}。载瓦和波拉的-ŋ < *-ɣ。“空”阿昌

① “头”布央语峨村话 ðu^{11} < *lo^{C} < 原始仡央语*kloɣ。

② 藏缅语的*-ɦ 是古老的，缅语第 3 调的产生部分与古藏语的这个*-ɦ 有关(参见下文)。如“箭”藏文 mdaɦ，缅文 mrɑ^{3}。壮侗语中“弓”“箭”侗语 nɑ$^{3'}$，武鸣话、毛南语 na^{5}。印尼语“弓”ibu panah(ibu“母亲”)，“箭” anak panah(anak“孩子”)。莫图语“弓”“箭”piba(< *bira)。“弓”泰耶尔语 bələqij，赛德语 bahenek，阿眉斯语 futʃul，萨斯特语 bæhœɭ，邵语 futuɬ。南岛语这个词与藏缅语是同源的。印尼语保留下来的-h，阿眉斯语的-l，邵语的-ɬ 等都来自原始语的*-ɣ。侗语为 B 调，毛南等为 C 调，可能是古方言韵尾的不规则变化造成的。临高语与其他侗台语比较 BC 为一个调，应是两个调合并的结果。

语 kʐ̥oŋ^{55}，波拉语 kuŋ^{31}，缅文 hɔŋ^{3}lɔŋ^{3}。原始缅语当为 * khroŋ。“空”通什话 gau^{6}，黑土、中沙 rai^{2}，保定 gau^{3} < * graɣ，应与藏语的“空”有同源关系。“空”水语 loŋ^{1}，版纳傣语 koŋ^{1}，* -ɣ > -ŋ，读作 A 调。

“杀”黎语通什话 hau^{3} < * kh-laɣ，毛南语 ha^{3}，仫佬语 khɤa^{3}。其词根 * -laɣ 是原始汉藏南岛语的。在一些古方言中演变为 * -t。如汉语“杀”srat，藏文有 gsod 和 bkroŋ，阿力克藏语 psat 等加了使动前缀 g-、b-(p-)。藏文 bɕaɦ“分配、杀”保留有-ɦ 尾，藏文“仇人”gɕaɦ 应是它的派生词。南岛语“死”“杀”也表现出原本有 * -ɣ 这样的韵尾。阿眉斯语“死”mapataj，“杀”pataj 的-j < * -ɣ。耶眉语“死”“杀”rakat < * karat，-t < * -ɣ。赛德语“杀”sumeelaq，su-是使动前缀。排湾语 tsəmul。赛德和排湾的-q 和-l < * -ɣ。

黎语通什话“哭”ŋai^{3} < * ʔŋ-，水语 ʔŋe^{3}。藏缅语如藏文 ŋu，缅文 ŋo^{2} 等不带辅音尾。

“马”通什 ka^{6}，黑土 ŋa^{3}，加茂 pə^{5}，古黎语 * maɣ。临高语 maʔ^{8}，泰语、壮语、侗语 ma^{4}，佯僙语 mjɛ^{4}，布央语 maʔŋa^{32}。马非南方原有之兽，作为家畜大约先在北方使用，后至南方。但亦应是侗台语分布在长江下游时已使用或认识这种动物。汉语“马”上古音 * mrag(> * mraʔ)。临高语“马”当借自中古汉语，带-ʔ 尾。佯僙语的-j-可能与 * -r-有关。如“滑”，佯僙 bjɛk^{10}，拉珈语 blaːk^{10}。藏缅语中如缅文 mraŋ^{3} < * mraŋɣ，达让僜语 mɑ^{31}ɹoŋ^{55}。南亚语中如佤语 brauŋ(马散话)，德昂语 mprɔŋ(硝厂沟话)，布朗语 brak^{55}(胖品话)、prak^{31}(甘塘话)。这个词在不同的语言中原本有 * m-或 * g-等不同的前缀音，词根韵尾的-ʔ 不是原始的。所以这个词从汉语借入侗台语中时当读作 * mrag。

侗台语中古前后的汉借词在壮傣、侗水语支的语言中读 B 调，与黎语的 B 调有对应关系。如“瓦”，通什 ŋwa^{5}，保定 ŋe^{2}，武鸣 va^{4}，侗语 ŋwe^{4}；“板”通什 beːn^{5}，保定 beːn^{2}，武鸣 pen^{3}，侗语 phin$^{5'}$；“扁”通什 beːn^{5}，保定 beːn^{2}，仫佬 pjen^{3}，毛南 paːn^{3}；“锁”保定 to^{2}(t- < * s-)，武鸣 su^{3}，侗语 so$^{3'}$等。

(2) 黎语 B 调与台水语 C 调

壮傣、侗水语支 C 调词正如梁敏、张均如先生所考察的，往往有对应关系。但我们也看到有的与黎语的 B 调对应，有的与黎语的 C 调对应，不如它们的 B 调与黎语的 C 调的对应整齐。这可能壮傣、侗水语与黎语分化之后各自的韵尾演变有关。壮傣、侗水语支语言的分化大约在中古早期，大约在分化时已产生声调。壮傣、侗水语的中古汉借词声调归人的类一致，但与黎语的不一致，此时原始壮傣语和原始侗水语应是 A、B、C、D 4 个调的调值分别相同或相近，而黎语 B 调的调值与壮傣、侗水语的 B 调相近。

壮傣、侗水语的 C 调无论是它们的共同语时代产生的还是分化之后才有的，无疑有共同的语音基础。梁敏、张均如先生将傣语这一调类的词与佤语的比较，佤语对应词方而读作-h 尾，认为傣语方面原本亦应如此。[①] 但汉藏语内部的比较研究表明情况比较复杂。汉藏语诸多语言中只有藏缅语的一些方言保留着比较为复杂的韵尾，某些方言还保存着原始汉藏语的形式，如-m、-n、-ŋ、-p、-t、-k(藏文中是-b、-d、-g)-ɦ、-s、-r、-l 等。-ʔ 尾在汉语、藏缅语和侗台语中都存在，但往往不是原始的。-p、-t、-k 等塞音尾常常变作-ʔ。汉语的方言中-p、-t、-k 尾常常变作-ʔ。黎语的 B 调应来源于 * -ʔ，这个 * -ʔ 仍可能有不同的来源。

两种语言的词有对应关系无非是 4 种情况：同源、借用、巧合、模仿对象的相同。《概论》

①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第 816 页。

中说:"即使这些都是佤语从傣语吸收的借词,结论也是一样的"。① 无论是哪--种情况,也必定是台语声调发生之前或声调产生之后这一类韵尾是台语C调的伴随特征时代。如《概论》以"吠"为例、傣语 hau⁵,佤语 rauh。"吠"侗台语的构拟形式为 * skrəu(梁、张),泰语、老挝语、傣语、龙州壮语 hau⁵,邕宁壮语 hlau⁶,武鸣壮语 ɣau⁵,仡佬语 khɣəu⁵,莫语 ɦhau⁵。"吠"布朗语 ɹɔh³,德昂语 bɹɔh,与佤语的 rauh 显然有同源关系。佤语和傣语的不应是借用关系。很难设想早在台语声调的发生年代台语和佤语有这种借用关系。又如"撒、播"用来比较的傣语为 phaːu⁵,佤语 phruah。傣语的这一读法与其他侗台语其他方言的读法差别较大。佤语马散话 ruat,艾帅话 rhuat,德昂语硝厂沟话 brat,茶叶箐话 piɑʔ⁵¹,布朗语甘塘话 phlɣp³³。佤语的-t、-k 往往读作送气的-th、-kh。《佤语简志》中举例说艾帅话"断"pot 慢读时为 poth,"掴" 读作 math。② 《概论》中佤语"撒、播"的读法不能代表佤语较早时期的读法,只是近代读法的一种方式。

三 仡央语古音构拟

分布在贵州、广西、云南及越南北部山区仡央语群的语言有仡佬、拉基、普标、木佬、布央、羿和拉哈等语言。二十世纪四十代本尼迪克特在他的《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一个新联盟》中把仡佬语、普标语和拉基语(译为拉绨)等语言与黎、台、印尼诸语放在一起,作为一个语言联盟。③ 本尼迪克特的这一分类为国外学术界接受。近数十年来见到的国外著作中常以加岱(Kadai)一词称呼我国学者所说的侗台语。印度尼西亚语归南岛语。本尼迪克特的文章中根据谭博夫(Dampwolff)所构拟的南岛语数词,与仡佬语比较,说明它们有密切关系。

国内对仡央语的研究稍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了贺嘉善女士的《仡佬语简志》。④ 在她的《简志》中把仡佬语归为汉藏语系,大致上是依据仡佬语的共时特征。在词汇方面将仡佬语与壮语、傣语、侗语、黎语、苗语、勉语比较,结论是与侗台语族的语言比较接近。1990 年梁敏先生发表了他的论文《仡央语群的系属问题》。在他的这篇论文中认为仡央语群的语言与侗台语族语言有较多的共同特点,但又认为应与侗台语族平行,称之为仡央语族。

维拉·奥斯塔比拉特(Weera Ostapirat)2000 年发表了《原始仡佬语》(Proto - Kra)。⑤他认为加岱语这样的叫法已不太合适了。在他的论文中构拟了原始仡佬语。他把我们所说的侗台语族仡央语支的语言分为西—南和中—东两支。西—南支有西仡佬的仡佬语和拉基语,南仡佬的拉哈语。中—东支中有中仡佬的巴哈语和东仡佬的布央语、普标语。这篇论文无疑以历史语言学的方法较为深入地研究了这个语群的语言。以下我们先从布央语开始讨论。这些语言中仡佬语、拉基语和木佬语有鼻音韵尾,无塞音尾,布央语尚保存着台语那样的塞音尾,这对研究声调的起源比较有利。

①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第 815 页。

② 周植志、颜其香《佤语简志》第 16 页,民族出版社,1984 年。

③ Paul K. Benedict《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的一个新的联盟》,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编《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1980 年。

④ 贺嘉善《仡佬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3 年。

⑤ Weera Ostapirat, Proto - Kra,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 - Burman Area , Volume 23.1, Spring 2000.

1. 布央语的调类和声调的来历

布央语峨村话的单辅音声母为 p、ʔb、m、f、v、t、ʔd、n、l、ts、θ、ð、ȵ、ɕ、ʑ、k、ŋ、q、χ、ʔ、h。另外还有 pj、ʔbj、ʔdj 腭化音声母和 tw、ʔdw、lw、θw、ɕw、ʑw、kw、ŋw 等唇化音声母。与其他亲属语比较可以看出古浊塞声母已清化。单元音有 i、e、ɛ、a、ɔ、ɯ、u、o、ə 9 个，其中 a、i、o、u、ɯ 5 个带韵尾时有长短的不同。布央语共时声调有 11，24，32，33，53，55 等 6 个。[①] 我们先从有塞音尾的声调开始讨论。

(1) 促声调

塞音尾音节一般读作 55 和 53 两个调，个别有读作 31、33 及 11 调。31 和 33 调的塞音尾音节或出现在近晚的汉借词中。如"八月"pet³¹ ŋuːt³¹，"十月"ɕip³³ ŋuːt³¹。布央语固有词"月"ʔdaːn²⁴。"正月"ʔdaːn²⁴ɕiːŋ³²一词修饰语在后，与。"八月""十月"等近晚借词不同。11 调在塞音尾音节上的出现较少，条件不清。从早期汉借词看 55 和 53 两个塞音尾音节的声调分别与声母的清浊有关。55 调出现清声母音节上，如："尺"ɕik⁵⁵，"鸭"ʔaːp⁵⁵，"锡"liːk⁵⁵（< 汉语古音 *slek）。53 调出现在浊声母音节上，如："腊"（月）laːp⁵³，"盒"haːp⁵³（< 汉语古音 * ɦap）。

布央语喉塞音声母或先喉塞鼻音声母的塞音尾音节一般读作 55 调。如："地"lu³³ʔɔt⁵⁵，"铁"ʔik⁵⁵，"小腿"ʔa¹¹ʔit⁵⁵，"山羊"ʔbɛp⁵⁵，"螺蛳"ʔbiːt⁵⁵，"酸菜"ʔup⁵⁵ʔdaːt⁵⁵，"躲"ʔdiːt⁵⁵等。塞音尾的 55 调与 53 调应是由于古声母清浊的不同而分化产生的。布央语的壮傣、侗水语同源词也能说明这一点：[②]

	布央	侗台	泰语	临高	水语
肺	put⁵⁵	*p-	pɔːt⁹	—	put⁷
肝	tap⁵⁵	*t-	tap⁷	dɔp⁷	tap⁷
(火)灭	ʔdap⁵⁵	*ʔd-	dap⁷	jap⁷	ʔdap⁷
掉(下)	tuk⁵⁵	*t-	tok⁷	dok⁷	tok⁷
儿子	laːk⁵³	*l-	luːk¹⁰	lək⁸	laːk⁸
深	lak⁵³	*l-	lɯk⁸	lak⁸	—
绳子	ɕaːk⁵³	*ʑ-	tshɯək¹⁰	dak⁸	laːk⁷

壮傣、侗水语的双数调来自古浊声母，单数调来自古清声母，布央语 53、55 调的这种对应关系表明原始布央语只有一个塞音尾调，后来分化为两个调。也就是说 55 和 53 来自一个调。

(2) 舒声调

布央语的 55 和 53 调又分布在舒声韵音节上，显然也与这一类音节的声母清浊有关。与促声调（塞音尾单节调）一样，喉塞音声母和先喉塞音鼻音声母音节读 55 调，布央语舒声的 55 和 53 调音节有如促声韵 55 和 53 调的古声母清浊对立。汉借词如地支字"午"ŋa⁵⁵（< 汉语古音 * sŋa），"信"θin⁵⁵，"缸"ʔɯŋ⁵⁵等读作 55 调。地支"卯"mou⁵³、"酉"ðu⁵³、"亥"hou⁵³，"篦子"pei⁵³，"刨"pəːu⁵³，"丈"ɕiːŋ⁵³等汉语古浊声母借词读作 53 调。试比较以下布央语和壮傣、侗水诸语的同源词：

---

① 本文布央语材料来自小坂隆一、周国炎、李锦芳《仡央语言词汇集》（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 年），李锦芳、周国炎《仡央语言探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年）和李锦芳《布央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② 侗台语声母的构拟引自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

	布央	壮语	侗语	毛难	黎语通什话
肩膀	ʔba^{55}	ba^{5}	—	—	fɯa^{2}
(墙)倒	tum^{55}	tom^{5}	—	lam^{5}	ɬuːn^{5}
踩	tɑm^{55}	sam^{5}	ʈam^{4}	njaːm^{5}	tom^{2}(保定)
摸	lum^{53}	kam^{6}	ljɑm^{2}	lwa^{5}	fɯːm^{4}
垫	tɛm^{53}	tem^{6}	—	tjem^{6}	thiam^{5}
烘①	paːŋ^{53}	paːŋ^{6}	phjeŋ$^{1'}$	liːm^{3}	gɯm^{6}

其他如"缺"(一口子)布央语 veu^{53},版纳傣语 vɛu^{6}。"擤"布央语 fɛ^{53},临高话 fe^{3},保定话 phi^{2}。这一组词除了进一步说明布央语舒声的 55 调和 53 调分别与古声母的清浊有关以外,还说明其原始调的发生应与壮傣、侗水语支的 C 调有相近的语音基础。舒声的 55 和 53 调与促声的 55 和 53 调一样,是从一个原始调分化出来的。而这个舒声的原始调和促声的原始调分别是不同的调,由于有韵尾读法的不同,调值相同并不造成音节结构的简化。

布央语喉塞音和先喉塞声母音节除了出现在上述的 55 调音节上外主要还出现在 24 调和 32 调的音节上。它的喉塞音声母和侗水语等的舌根清塞音或小舌清塞言等对应。如:

	布央语	侗语	仫佬语	水语	毛南语
乌鸦	ʔa^{24}	a^{1}	ka^{1}	qa^{1}	ka^{1}
茅(草)	ʔa^{24}	ʈa^{1}	ca^{1}	ja^{1}	hi^{1}
苦	ʔam^{24}	am^{2}	kam^{1}	qam^{1}	kam^{1}

先喉塞浊声母的 24 调也是与侗水语的第 1 调有对应关系。

	布央语	侗语	仫佬语	水语	毛南语
天	ʔbun^{24}	mən^{1}	mən^{1}	bən^{1}	bən^{2}
黑	ʔbam^{24}	nam^{1}	nam^{1}	ʔnɑm^{1}	nɑm^{1}
来	ʔdəŋ^{24}	ma$^{1'}$	taŋ^{1}	taŋ^{1}	tɑŋ^{1}

布央语的 24 调应来自古布央语开音节。较早时期的平声的汉借词读作 11 调如"铜"读作 luːŋ^{11},汉语上古音 * doŋ;"桥"tsiu^{11},汉语中古音 * gjɛu;"皇"(帝)vuːŋ^{11},汉语中古音 * ɦuɑŋ。壮傣、侗水的同源词或可能是有借贷关系的词。布央语 11 调的,壮傣、侗水语一般读作双数调。如,"胞衣"布央 ta^{0}zoŋ^{11},壮语 ɣoːŋ^{2}lɯk^{8},布依语 soŋ^{2}lɯk^{8};"拳头",布央 kam^{33} tsiːn^{11},壮语 kam^{1}kiːn^{2},布依 kam^{1}tɕiːn^{2},版纳傣语 kui^{2},仫佬语 køn^{2},毛南语 con^{2};② "田埂",布央语 han^{11}na^{33},壮语 hen^{2}na^{2},布依 han^{2}na^{2};"胡子",布央 muːm^{11},壮语 mum^{6};"哑巴",布央 ʔiŋ^{24}ŋom^{11},壮语 ŋom^{4};"公"(鸡、猪),布央 puo^{11},布依 pu^{4},版纳傣语 pu^{4};"茄子"布央 kɯə^{11},壮语 lɯk^{8}ke^{2},仫佬语 ca^{6},毛南语 laːk^{8}kɯ^{2};③ "茶"布央 tsa^{11},壮语 ɕa^{2},版纳傣语 la^{4}。④

---

① 布央语"烘"的读法可能借自壮傣语支的语言,但应是较早时期的借词。"烘""烤"布央语都说作 paːŋ^{53}。"贼"布央语 hiaːu^{53},壮语 heu^{6}也可能有这种借用关系,但这种借用应发生在布央语浊声母清化之前。

② "拳"黎语通什话 gop^{8}meɯ^{1}。gop^{1}"握",meɯ^{1}"手"。gop^{8} < * grop,当与布央 kam^{33},壮语 kam^{1} 等有同源关系。布央 tsiːn^{11},壮语 kiːn^{2} < * g-,可能与汉语"拳"有渊源关系。"拳"汉语古音 * gan(群元)。

③ 茄子出自岭南,汉语"茄"古音 * gar(群歌)。

④ "茶"古汉语读作"檟" * kra(见鱼)。布央语 tsa^{11} < * gra,汉语"茶"古音 * dra(定鱼),中古平声。

布央语 32 调来自古清声母音节,如"水"ʔoːŋ^{32},"肉"ʔuɔ^{32},"那"ʔuːi^{32},"狗"ʔuːi^{32},"句"(话)ʔdam^{32},(这)"边"ʔbaːŋ^{32}(ni^{33})等以喉塞音或先喉塞音为声母。"和"(泥)ʔdwa^{32}又读作 33 调。32 调的壮傣、侗水语对应词如:

	布央	壮语	傣语	仫佬语	水语
山	po^{32}	pla^{1}	lɒi^{6}	pɣa^{1}	pja^{1}
(刀)把	tam^{32}	taːm^{1}(布依)	dam^{3}	taːm^{1}	taːm^{1}
盖(被)	χoːm^{32}	koːm^{5}	hom^{5}	kəp^{8}	kəm^{5}
割	he^{32}	kve^{3}	keu^{5}	kat^{7}	qat^{7}①
竖(起)	taŋ^{32}	taŋ^{3}	taŋ^{3}	—	laŋ^{5}
套(衣)	ðom^{32}	ɣom^{3}	—	hɣəm^{5}	ləm^{5}
种(麦)	tam^{32}	dam^{1}	sɒm^{3}	—	to^{3}

而布央语 33 调应来自古浊声母音节,一些壮傣侗水语的对应词读作双数词。如"舌头"布央 ʔeⁿme^{33},侗语、仫佬语、水语 ma^{2}。"臼齿"布央 θoːŋ^{24}va^{33},壮语 faːn^{2}na^{3},仫佬语 fan^{1}lo^{4}。"蛇"布央 ŋa^{33},壮语 ŋɯ^{2},傣语 ŋu^{2}。"银子"布央 ŋan^{33},壮语 ŋan^{2},傣语 rən^{2},侗语 ȵan^{2},水语 ȵan^{2}。"池塘"布央 tam^{33},壮语 tam^{2}。(木)"匠"布央 ɕaːŋ^{33},壮语 ɕiːŋ^{6},傣语 tsaːŋ^{6},侗语 saːŋ^{6}。"银""匠"这两个词应是早期的汉借词。近晚的汉借词清的也读作 33 调,如"升"ɕin^{33},"斤"kan^{33},"丝"θɯ^{33},"锁"θwa^{33}等。近晚的汉语去声词读 31 调。如"半"(斤)puːn^{31},"习惯"θi^{55}kwən^{31},"生日"θən^{33}ʑi^{31}等。31 调当为汉借词引起的后起调。

(3) 布央语的原始调和借词

从以上的讨论中我们认识到布央语原本有 4 个原始调,因声母清浊分化为 8 个调。舒声调中的分别读作清浊的两个调与促声调的清浊调合并,就成为现代布央语这样的 6 个调。这 6 个调中 55,32 和 24 是来自古清声母的声调,53,11 和 33 是来自古浊声母的声调。其中 24 调和 33 调与侗水的 A 调有一定的关系。32 和 11 调的壮傣、侗水语同源词有的读作 A 调,有的读作 B 调或 C 调。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如布央语 32 调,仡佬语贞丰话同源词读 42 调,黎语读作 B 调:

	布央	仡佬	壮语	泰语	保定	通什
割	he^{32}	he^{42}	kve^{3}	kiəu^{5}	khiːu^{2}	khiu^{5}(元门)
盖(被)	χoːm^{32}	tuŋ^{42}	koːm^{5}	hom^{5}	tom^{1}	khɯːŋ^{5}
煮	ʔdu^{32}	taŋ^{42}	tum^{5}	tom^{3}	roːŋ^{2}	roːŋ^{2}
瘸	ʔjaːŋ^{32}	—	—	—	hjeːŋ^{2}	zeːŋ^{3}
核	lɔŋ^{11}	tshuŋ^{42}	—	—	tsheːŋ^{1}	tsheːŋ^{1}
母(鸡)	mi^{11}	mo^{42}	me^{6}	mɛ^{3}	pai^{3}	pi^{6}
公(鸡)	puo^{11}	pu^{42}	pou^{4}	pu^{4}(版纳)	pha^{3}	pha^{3}

此外布央语 11 调与贞丰仡佬语 42 调的同源词如:"穿"(衣)len^{11}/lɯi^{42},"吓唬"ʑa^{11}/ɕi^{42},"按"(压)ȵen^{11}/nɯŋ^{42}等。贞丰仡佬语的声调结构不同于布央语,与布央语 32 和 11 调除了中古浊

① 仫佬语和水语的"割"应是早期汉借词。

声母汉借词外同源词也有这种对应关系说明 32 调和 11 调应有相同的来历。与黎语比较，主要与黎语的 B、C 调相关。布央语 32 和 11 调应来自某一类韵尾。现在我们假定布央语的原始调有 A、B、C、D 4 个，A、D 调分别与壮傣、侗水和黎的 A、D 调有相同的来历。A 调是古开音节和鼻音尾音节的声调，D 调是古 * -p、* -t、* -k 尾的声调。

布央语地支字“午”“酉”“亥”是上古末期的汉借词。“午”ŋa^{55}借自汉语 * sŋaʔ，“酉”ðu^{53}借自汉语 * luʔ，“亥”借自汉语 ɦəiʔ。可见布央语舒声的 55 调和 53 调来自 * -ʔ 尾。而 32 调和 11 调与黎语的 C 调有对应关系。布央语声调的来历应是：

原始布央语	开音节和鼻音尾音节	→A 调
	*-ʔ 尾音节	→B 调
	* -ɣ 尾音节	→C 调
	*-p *-t *-k	→D 调

A 调因声母清浊分化为 24 和 33 调，B 调因声母清浊分化为 55 和 53 调，C 调因声母清浊分化为 32 和 11 调。D 调因声母清浊分化为 55 和 53 调。或 BD 原是一个调。

仡央语支的语言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它们保存着一些可与南岛语和南亚语比较的词，较为系统的有数词。如：①

	布央	贞丰仡佬	拉基语	木佬语	通什黎语
一	pi^{53}	sɿ^{42}	cam^{22}	ɬe^{33}	ɯ^{3}
二	θa^{24}	sa^{35}	fu^{43}	ɬu^{24}	ɬau^{3}
三	tu^{24}	tau^{35}	te^{43}	tɑ^{24}	tshu^{3}
四	pa^{24}	pu^{35}	pu^{43}	phu^{24}	tsho^{3}
五	ma^{33}	mɯi^{31}	m̩^{23}	mu^{31}	pa^{4}
六	nam^{24}	ȵaŋ^{31}	nɑ^{23}	ȵe^{31}	tom^{4}
七	tu^{33}	tsau^{35}	te^{23}	sɑu^{31}	thou^{1}
八	mɑ^{o}ðu^{33}	zau^{31}	bə^{23}	ɣɑu^{31}	gou^{4}
九	va^{55}	so^{42}	lju^{22}	so^{24}	fɑɯ^{3}
十	put^{55}	pe^{42}	pɛ^{45}	ve^{53}	fuːt^{7}

上文已经讨论了布央语原始调的来历和古声母的清浊声调的关系，没有涉及其元音的来历。布央语的韵母只有带韵尾时韵腹的元音才有长短的不同，可见这种不同是由韵尾引起的，其来历主要与过渡音有关。如数词的读法表明，布央语和黎语的元音高低比较一致，看来自原始侗台语以来这一方言的元音没有高低的重大变化。以下的讨论中暂时作这样的设想。

布央语峨村话“一”pi^{53} < * biʔ，与仡佬和拉基的“一”没有渊源关系，可能来自南亚语。“一”越南语 mot^{8}，巴琉语 mə^{33}，蒙达语族的“一”如达哇拉语（Davara）mi，bo；蒙达语 mit 等。②布央语郎架话“一”am^{24}，巴哈话 tsam^{45}等来自原始侗台语（参见下文有关核心词的讨论）。

布央语“二”θa^{24} < * sa^{A}，与仡佬语的有同源关系。布央语“二” * sa^{A} < s-la（参见下文有关核

① 布央、贞丰仡佬、拉基的材料仍引自《仡央语言词汇集》，木佬语引自张济民《仡佬语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 年）。黎语通什话材料引自欧阳觉亚、郑贻青《黎语研究》。

② 引自 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Vol. I，Part Ⅱ.

心词的讨论)。

布央诸语的“五”“六”“七”等大约来自南岛语,如南岛语“三”* təlu、“四”* əpat、“五”* lima、“六”* ɔnɔm、“七”* pitu。布央语“四”没有 * -t 尾。如上文对布央语声调的讨论,24 调当来自开音节或鼻音结尾的音节,布央语“二”“三”“四”都读 24 调,与贞丰仡佬语 35 调对应。但不能否认仡央语这个十进位的数词系统与南岛语的相近。

布央语“八”maᵒðu33,词根 ðu 读 33 调,原本是浊的 * l-。如地支“酉”读作 ðu53,汉语古音 *ləuʔ(余幽)。maᵒðu33 < * məlu。南岛语 * walu(Dahl 拟),如布农语 vau,阿眉斯语 falu,鲁凯语 valu。古浊声母开音节词根读 33 调。

“九”布央语 va55,仡佬语 so42,木佬语 so24。如排湾语 siva,布农语 siwa,阿眉斯语 ʃiwa 等。布央语“九”va55 < * səva,来自南岛语。

“十”南岛语 * puluh,黎语 fuːt7,布央语 put55。

布央语代词“那”ʔuːi32与拉基语 ʔi22(最远指)应有同源关系。佤语马散话 ʔuah,越南语 kiə1,莽语 ʔy51。黎语通什话“那”hau5 < * khaʔ,与侗语“那”ta5,毛南语 ka5 有同源关系。

“水”布央语 ʔoːŋ32,佤语马散话 rɣʔom,德昂语 ʔom,莽语 ɣum51。布央语的说法不同于壮傣、侗水和黎,应来自南亚语。

“胸”布央语 ʔaᵒtak55,佤语孟汞话 bu dᴧk,布朗语甘塘话 tʂhak31,越南语 ŋɯk8。

“腰”布央语 vuːŋ35,布朗语曼俄话 nɔŋ31,越南语 lɯŋ1,莽语-paŋ31。

2.布央语清浊调的声母

布央语喉塞音声母和先喉塞音声母一般读作 55,32 和 24 等清调,这一点前面已经讨论过。唇化音声母多出现在壮语借词。① 以下着重讨论其余声母情况。这些声母一般出现在清浊两种调中。

p-声母清调的如“鱼”pja24,“山”po32,“祖父”pu55等;浊调的如“稻草”paːŋ33,“烘”paŋ53等。

m-声母清调的如“脓”mu55,“猪”mu24,“果子”maːk55等;浊调的如“舌头”me33,“毛”mui53,“胡子”muːm11,“痣”maːi33等。

v-声母清调的如“日”van24,“腰”vuːŋ55等;浊调的如“风”vən33,(水)“牛”va33,“稗子”vuːŋ33等。“日”指一昼夜,又在“太阳”toŋ11 vən24中指“天”。拉基语的同源词是 wa23,德宏傣语 van2,侗语 man1,毛南语 van1。布央语这个词古声母的清浊与侗水语一致。(水)“牛”壮语 vai2,泰语 khwaːi2,侗语 kwe2,标语 wa2。较早时期扩散的词布央语的读法多与侗水语的相近。“水牛”占语 kabaw,马来语 kerbau。②。这是南方驯养的动物。侗台语的读法与邻近的南岛语相近。泰语等的 k-应来自最初的首音节声母。台湾的耶眉语“水牛”baka,萨斯特语 jabakaʔ,读法也相近,音节已交换。“风”布央语 vən33 < * bən,与黎语元门话“风”vət 同源。

f-声母清调的如“渣滓”fa55,“棉花”faːi24等;浊调的如“万”faːn53,“浪”ʔoːŋ32foŋ33等。“浪”傣语 faŋ2,黎语保定话 pluːn1nom3。

t-声母清调的如“疤”taɯ24,“蛋”tam24,“蚂蟥”tak55等,浊调的如“处所”ta53,“口水、痰”tu53。布央语“疤”应是壮傣语借词,傣语“疤”tăi1。

n-声母清调的如“累”nai55,“眯”nip55;浊调的如“给”naːk53,“骑”naŋ11等。“累”壮语 naːi5。

---

① 《仡央语言词汇集》第 9 页。下文还谈到布央语的布依语借词。布依语是与壮语很相近的一种方言。

② From Ancient Cham to Modern Dialects ,Graham Thurgood,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p.322.

“眯”壮语 lap^{7}，侗语 ȵap^{7}，毛南语 khap^{7}，黎语 kɯp^{7}，原始侗台语可拟为 * kləp。“给”毛南语 ʔnaːk^{7}，与布央语同源。“骑”黎语保定话 tsoŋ^{3} 声调和韵尾与布央语的 naŋ^{11} 对应，原本可能有 *m-前缀，声母为 * ml-。

θ-声母清调的如“牙”θoːŋ^{24}，“臭虫”θap^{55}；浊调的如“糖”θɯːŋ^{33}，“算”θai^{53}等。“算”“数”黎语 khaːi^{3}，侗语南部方言 jai^{6}，毛南语 ȵɖai^{5}。

ð-声母清调的如“套”ðom^{32}，“松”ðuŋ^{55}，“找”ða^{24}；浊调的如“蜂”ðe^{33}，“穗”ðoːŋ^{33}，“洗”ðaːu^{11}等。“松”壮语 ɣuŋ^{5}，布依语 zuŋ^{5}，水语 loŋ^{5}。“穗”壮语 ɣɯːŋ^{2}，布依语 ziːŋ^{1}，水语 bjaːŋ^{1}，黎语通什话 tseːŋ^{4} < * mleŋ。“穗”仡佬语 ke^{35}mɯŋ^{42}。这个词的古声母是 * ml-。

l-声母清调的有“肚子”luŋ^{24}，“斗笠”lup^{55}等；浊调的如“儿子”laːk^{53}，“牲畜”li^{53}，“禾苗”la^{11}等。

ts-声母清调的如“藏”(东西)tsem^{24}，“韭菜”ʔup^{55}tsep^{55}，“箍子”tsop^{55}等；浊调的如“鳞”tsap^{53}，“桥”tsiu^{11}等。“韭菜”壮语 plak^{7}kep^{7}，布依 piːk^{7}tɕep^{7}。“鳞”壮语 kjip^{7}，黎语 loːp^{7}，布央语古音当为 * glap。

ɕ-声母清调的如“千”ɕin^{24}，“紧”ɕɯt^{55}，“尾巴”ɕut^{55}；浊调的如“沉”ɕam^{33}，“袍”ɕe^{53}等。“紧”壮语 dat^{7}，毛南语 kwat^{7}。“尾巴”仫佬语 khɣət^{7}，毛南语 sət^{7}。“袍”(衣服)布依语 ɕe^{6}。

ʑ 声母清调的如“屎”ʑak^{55}，“老太太、祖母”ʑa^{32}等；浊调的如“停”ʑaŋ^{11}，“吓唬”ʑa^{11}等。“老太太”布依语 ʑa^{6}tɕe^{5}(老头 pau^{5}ɕe^{5})，德宏傣语 ja^{6}thau^{3}(老头 pu^{5}thau^{3})，拉基语 jɑ^{2}jɑ^{22}。布央语“屎”这个词与其他侗台语方言的读法来历不同，可能是南亚语借词。如布朗语甘塘话 ʔɛak^{55}，格木语南谦话 ʤiak。“停”ʑaŋ^{11}如同布依语 taŋ^{4} < * deŋ，借汉语“停”。

ȵ-声母清调的如“手”ȵiak^{55}，“垃圾”ȵaːk^{55}等，浊调的如“哭”ȵiːt^{53}，“压”ȵen^{11}，“染”ȵuːm^{33}等。布央语“染”当借自壮语 ȵum^{4}。“染”汉语古音 * ȵamʔ，壮语等又借自汉语。黎语通什话“染”tsham^{3} < * tamɣ，应是侗台语的固有词，拉基语 tɔ̃^{23}与之同源。“哭”贞丰仡佬语 ȵi^{42}，拉基语 tji^{2}ȵɔ^{22}。布央语 ȵ-声母的历史应是相当长的。“哭”毛南语 ȵe^{3}，仫佬语 ȵɛ^{3}，佯僙语 ŋ̊e^{4} 等。布央语“手”的讲法有别于侗台语其他方言，也不同于邻近的其他语言。分布在印度的某些藏缅语方言有类似的读法。① “垃圾”仫佬语 ȵat^{7}，侗语 wok^{8}。

k-声母清调的如“狼”kɯːŋ^{24}，“握、抓、捉”kam^{24}等；浊调的如“拳”kam^{33}，“拄”kam^{53}，话 kɔn^{33}等。“握”壮语、版纳傣语 kam^{1}，布央语 kam^{24}或借自壮语。“拄”(拐棍)，壮语、布依语 kam^{6}，毛南语 tsam^{6}，水语 tjam^{6} 等有同源关系，布央语 kam^{53}可能借自壮语。② “话”水语 fan^{2}，版纳傣语 kam^{2} 等可能与布央语 kɔn^{33}(< * gon)有同源关系。

ŋ-声母清声调的如“马”maᵒŋa^{32}，“好、美”ŋa^{55}，“点”(头)ŋɛk^{55}等；浊声调的如“蛇”ŋa^{33}，“黄”ŋaːn^{11}，“看”ŋɯ^{53}等。布央语“马”用 m-前缀，词根声母为 ŋ-，与黎语的读法相近。黎语通什话“马”ka^{6} < * ŋaɣ，声调对应，声母清浊不同。“点”(头)壮语 ŋak^{7}，布央语当借自壮语。③ “蛇”壮语 ŋɯ^{2}，版纳傣语 ŋu^{2} 等。“看”侗语 nu^{5}，龙州壮语 ŋoi^{2} 应与布央语的有同源关系。

χ-声母多出现在清调音节上，如“血”χa^{32}，“盖”χoːm^{32}，“女婿”χəi^{24}，“干”(枯)χa^{55}等；浊声调

① 分布在喜马拉雅山麓的雅卡语(Yaka)等“手”读作 muk，可能是 * lak 这样的古词根加了 * m-前缀后变来的。

② 壮语、布依语第 1 调调值为 24，第 6 调为 33。“握”布央语的调值与壮语的相同，但“拄”不同。

③ 壮语短元音第 7 调诸土语读高平调。

的如“黄鼠狼”ʔa^{o}χian^{53}，“血”贞丰仡佬语、拉基语的讲法与侗水语的相近，布央语的讲法较特别。“盖”（被子）拉基语 qã^{22}应与布央语的有同源关系。壮语 kom^{5}，水语 kəm^{5}，黎语保定话 tom^{1}，plom^{2}。（河）“干”拉基语 qɑ^{23}，q-声母仍与布央语 χ-对应。（树木）“干”仫佬语 khɣo^{3}，黎语 khaɯ^{2} 应与之同源。

h-声母清调的如“割”（肉）he^{32}，“渴”ha^{55}，“啃”hiet^{55}等；浊调的如“污垢”hi^{11}，“树、竹子”hot^{53}等。“啃”拉基语 qhe^{45}，壮语 kat^{7}，黎语 hoːt^{7}，应有同源关系，“污垢”壮语 hai^{2}，布依语 hi^{2}（布依语第 2 调调值 11），布央语 hi^{11}应是布依语借词。

3. 布央语的元音和韵母

布央语峨村话有 9 个单元音和 25 个复元音韵：①

a	ε	e	i	ɔ	o	u	ɯ	ə
						ua		
			ie			ue		
			iə			uə	ɯə	
						uo		
ai		ei			io		ɯi	
əi								
aːi					oːi	uːi		
au		eu	iu		ou			
aːu			iːu					
aɯ								

表中未列入的还有 iau，iaːu 和 ieu。闭音节韵共有 80 个：

am	εm	em	im	ɔm	om	um		
aːm					oːm	uːm	ɯːm	
an	εn	en	in，ian，ien	ɔn	on	un		ən
aːn			iːn，iaːn		oːn	uːn，uaːn	ɯːn	
aŋ	εŋ	eŋ	iŋ，iaŋ	ɔŋ	oŋ	uŋ	ɯŋ	əŋ
aːŋ			iːŋ，iaːŋ		oːŋ	uːŋ，uaːŋ	ɯːŋ	
ap	εp	ep	ip		op	up		
aːp					uːp			
at	εt	et	it，iet	ɔt	ot	ut	ɯt	
aːt			iːt			uːt，uaːt	ɯːt	
ak	εk	ek	ik，iak	ɔk	ok	uk		
aːk			iːk		oːk	uːk		

带韵尾的元音有长短对立。元音韵尾有-i、-u、-ɯ，辅音韵尾有-m、-n、-ŋ、-p、-t、-k。

峨村、巴哈、雅郎、郎架 4 种布央语地方话的鼻、塞韵尾对应较整齐，② 可见它们的这些韵尾来自原始仡央语，并可与侗台语族的其他方言比较。

① 引自李锦芳、周国炎《仡央语探索》第 39 页。

② 李锦芳《布央语研究》第 112 页。

诸点长元音亦有一些对应关系。① 长元音的产生应较早。如“黄”峨村、郎架 ŋaːn^{11}，雅郎 ŋaːt^{31}，以巴哈 ŋuːn^{31}。可能是早期借自侗水语。“黄”仫佬语 ŋ̊aːn^{3}，毛南语 maːn^{3}，侗语 maːn$^{3'}$。拉基语的 ni^{45}可能是同源词。侗台语中“黄”“亮”有同源孳生关系。“黄”壮语龙州话 ləːŋ^{1}，黎语通什话 ɬeːŋ^{4}，保定话 zeːŋ^{4}；“亮”侗语 kwaːŋ^{1}，仫佬语 kɣaːŋ^{1}，水语 daːŋ^{1}。“雨”峨村 ʑuːt^{1}，郎架 ʑiːt^{11}，巴哈 ʑin^{31}，侗语 pjən^{1}，龙州壮语 phən^{1}，泰语 fon^{1}，黎语 fun^{1}。又如“哭”，峨村 ɲiːt^{53}，郎架 ɲiːt^{11}，巴哈 ɲit^{11}，贞丰仡佬语 ɲi^{42}，黎语通什话 ŋai^{3}，侗语 ne^{3}，水语 ʔɲe^{3}。布央语这个词可能是古侗台语方言的底层成分(或借词)。如南岛语中邵语“哭”的词根-nit，卑南语-ŋis，赛德语-ŋis。藏缅语中的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ŋur。

4. 仡央语的送气音和复辅音

仡佬语、拉基语等是有送气清塞音声母的方言，仡央诸方言同源词的对应看来，原始仡央语应是有清送气塞音的语音。但不同方言间的对应往往不很一致。有必要作一点讨论。

(1)仡央语的清送气音

现代布央语峨村话没有送气的清塞音，与布央语朗架话等比较可认识到原始布央语是有送气清塞音的。古峨村话 * ph- > f-，* th- > θ-，* kh- > h-，* qh- > h- 、χ-。峨村话和郎架话有如下对应词：“糠”ta⁰fa^{55}/ta⁰pha^{11}，“棉花”faːi^{24}/phaːi^{24}，“搬”(家)fiːu^{24}/phiːu^{24}，“裂缝”-fok^{55}/phɔk^{11}；“梯子”hoŋ^{24}/qhɔŋ^{54}，“饭”haːŋ^{24}/qhaːŋ^{54}，“包围”hop^{55}-/qhɔm^{11}，“女婿”χəi^{24}/-qhɯːi^{11}。

有的词仡央语内部有送气音的对应关系，如：②

	大狗场	山背后	贞丰	郎架	峨村
姜	qhei^{33}	khei^{55}	sɿ^{31}kei^{35}	tsheŋ^{54}	ɕaːŋ^{24}
干(燥)	χau^{13}	hɛ^{35}	tsa^{55}	qha^{11}	χa^{55}

“姜”，其他如泰语 khiŋ^{1}，保定话 khɯːŋ^{1}。古词根当为送气塞音。“姜”(薑)汉语古音 * kjaŋ (见阳)的声母不送气。缅文 gjaŋ^{3}，墨脱门巴语 saga。佤语马散话 sigiaŋ 贞丰话“姜”与门巴语相近。词根声母的塞音读作送气的是侗台语的特点，与汉语和藏缅语无关。“干”(燥)、“干”(涸)拉基语 qa^{23}。“干”(渴)龙州话 khauɯ^{5}，佯僙语 kheu^{5}，黎语保定话 khauɯ^{2} 布央语、壮语龙州语等，与黎语声调是对应的，应是同源关系。《侗台语族概论》中把这一类词古声母拟 * x。另外把“胳膊”泰语 khɛːn^{1}，“腿”泰语 kha^{1}、黎语 ha^{1}，“角”泰语 khau^{1}、黎语 hau^{1}，拟为 * xk 是令人疑惑的。在实际的语言中我们没有见过 * xk-这样的声母，我们不如把它们拟为 * kh-。

李锦芳和周国炎的论文集中为仡央语构拟了 * phl/r 这样的复辅音。如“银子”六枝仡佬语 phlɯ^{35}，拉基语 phio^{24}，普标语 phio^{213}；“变”六枝仡佬语 phlɛ^{35}。“银子”这个词应借自其他语言。“银子”基诺语 phɹu^{31}，拉祜语 phu^{33}，哈尼语 phju^{55}，南华彝语 phyo^{33}等。景颇语叫做 kum^{31}phʒo^{31} (< * phroʔ)，原意为“白金”，直译为“金白”。“银子”最初在中原就是叫做“白金”(见《说文》)。“白色”缅文 phru^{2}，基诺语 a^{33}phɹo^{33}，景颇语 phʒo^{31}，桃坪羌语 phʐi^{55}。

古侗台语不同方言唇塞音出现 * p-、* ph-、* b-和 * ʔb-这样 4 分的结构，如壮傣、侗水和黎中。现贞丰仡佬语和拉基语曼蓬话是 p-、ph-、b-3 分。布央语曾是 * p-、* ph-、* b-、* ʔb- 4 分，现代布央语峨村话大体上是 p-、ʔb-两分，布央语郎架话是 p-、ph-、ʔb- 3 分，布央语巴哈话是 p-、

① 李锦芳《布央语研究》第 107 页。

② 大狗场、山背后和贞丰是仡佬语的土语，大狗场、山背后的材料引自张济民《仡佬语研究》。

ph-、b-、bɦ- 4 分。① 巴哈话的 bɦ- < * ʔb-。如(线)"断"巴哈 bɦən³³，郎架 ʔbɛn¹¹，峨村 taºʔban⁵⁵。"飞"巴哈 bɦja⁴⁵，郎架 taºʔbin³¹。"木板"巴哈 bɦi³³，峨村 ʔben²⁴。

"路"仡央语与侗台其他支系的方言有同源关系，布央语 hun²⁴，拉基语 khɿ⁴³，六枝仡佬语 qə³³ʔlɑn³¹，壮语 ɣon¹，侗语 khwən¹'，水语 khwən¹，毛南语 khun¹，黎语通什话 kuːn¹，黎语加茂话 kɯ²tin¹。《侗台语族概论》拟为 * skron。这个词原始侗水语和古黎语中当读作 * kh-lun。黎语中 * kh- > k-。拉基语保留了仡央语 * kh-。仡佬语中 * kh- > ʔ-，布央语 * kh- > h-。布央语 h-和拉基语 kh-的对应如："镰刀"—hin³³(< * khlin)/khũ⁴³，"赶"(鸟)hun²⁴/khɔ⁴⁵(黎语保定话 hwoːn¹)。布央语 χ-和拉基语 qh-或 q-对应，如(晒)"干"χa⁵⁵/qhɛ⁴⁵，"盖"(裤子)χoːm³²/qã²²。原始布央语的塞音可能是 4 分的，即清塞音有送气和不送气的不同。

而拉基语曼蓬话原本有 * ʔb-和 * ʔd-这样的声母。原来的 * b-和 * d-清化，带先喉塞的 * ʔb-和 * ʔd-读作不带 ʔ-的浊音或清音。

	布央语	拉基语	傣语	侗语	水语
天	ʔbun²⁴	bo²³	—	mən¹	bən¹
山羊	ʔbɛp⁵⁵	-bɛ²¹	bɛ²	lje³	pja⁴
船	ʔdɑ²⁴	thi²²	hə²	lo¹	lwa¹
熬(粥)	ʔdwa³²	thjɔ²³	—	—	nan¹

其他如布央语峨村话和拉基语曼蓬话(线)"断"ʔban⁵⁵/phã²²，"夸奖"ʔbaːu²⁴/po²³，"插"(秧)ʔdam²⁴/tã²²等。可见古方言的塞音为清、清送气、浊、带先喉塞音 4 分在侗台语不同语支的方言中是普遍的现象。

(2)仡央语的复辅音声母

学者们一般认为原始藏缅语、原始汉语、原始苗瑶语、原始侗台语的声母系统是较复杂的，有三合仍至四合复辅音，如同藏文转写所表示的古藏语那样。还认为这些语言中的一些成音节的前缀是前置辅音或辅音前缀变来的。考虑一下景颇、那加和博多诸语支语言的情况，会对藏羌语支语言繁复的复辅音系统另作解释。现代嘉戎语那种复杂的声母系统应是后起的，原始藏缅语以及原始侗台语等的声母系统不应如此复杂。

李锦芳和周国炎在他们的论文中构拟了仡央语的复辅音，主要是唇塞音和舌根塞音和流音-l-或-r-构成的复辅音。② 唇塞音、舌根塞音和流音结合的复音在现代侗台语的一些方言中仍还残存，如六枝仡佬语还有 pl-、ml-复辅音声母，③ 拉哈语有 kl-。李锦芳和周国炎构拟了舌尖音 t、d 和 ʔd 与流音结合的复辅音，是以不同方言中的同源词有 t-和 l-两种读法为依据。

"铜"，贞丰仡佬语 thuŋ³¹，布央语 luŋ¹¹。但这两个方言中的说法可能有不同的来历。贞丰仡佬语的讲法可能借自汉语，如拉基语 tuŋ¹³，木佬语 tuŋ³¹，布央语另有来历。"铜"武鸣壮语 luəŋ²，布依语 luːŋ²，锦语 luːŋ²。南亚语中如德昂语"铜"mʌləŋ，藏缅语中如嘉戎语"黄铜"bzaŋ。不能把"铜"的古音拟为 * tl-或 * tr-。

"蛋"在李、周的文章中是另一个拟为舌尖塞音和流音的复辅音声母词。"蛋"贞丰仡佬语 huŋ⁴²，六枝仡佬语 pɑ³³tuŋ⁵³，拉基语 ɑ³³tiɑŋ³³，峨村布央语 tam²⁴，巴哈布央语 ram³²²。这个词的古

① 李锦芳《布央语研究》第 12 至 23 页。

② 《仡央语言复辅音声母演变初探》，李锦芳、周国炎《仡央语言探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年。

③ 张济民《仡佬语研究》。

词根为 * t-m 或 * r-m，另有一个前缀。六枝仡佬语的 pa-33可能与古前缀有关。侗台语族其他语支的方言，如黎语通什话“蛋”zuːm4 < * gləm < * g-ləm。“睾丸”侗台语中叫做“蛋”，如武鸣壮语 ɣam1 或 ɣai5 ɣam1，仫佬语 kɣaːi5（< * kl-），老挝语 ham1，柳江壮语 hjam1（< * hlam）。壮傣、侗水语的前缀是 * k-或 * kh-。这一类词，清塞音 * k-、* kh-、* p-或 * ph-前缀之后的流音在失去前缀时常变作 t-，而不是 * tr-变作 t-或 r-。侗台语中尚未发现 * t-、* th-或 * d-一类舌尖音和流音结合的复辅音，在原始侗台语的方言中原来就是没有这样的复辅音。贞丰仡佬语“蛋”的声母为 h-，可能如同老挝语等的 ham1 < * khl-。①

原始仡央语“咬”的声母不应是《仡央语言复辅音初探》中所说的 * tl/r。布央语汉借词“酉”读作 ðu53，前面已经提到原本是浊的 * l-，布央语“咬”ʔa0ðam11 < * qalam，普标语 ʐam45。“咬”泰语 khop7，龙州壮语 khup7，临高语 kap8。壮傣语支的方言中声母有清浊的交替，梁敏、张均如先生拟为 * ɣɦep。但词根的读法应与仡央语的 * lam 相同，不同的方言中有不同的前缀音 * q-、* k-、* kh-或 * g-。

仡央语“黑”的声母《初探》中拟为 ʔdl/r。“黑”布央语 ʔdam24，从声调看原来的声母是清辅音。普标语 dam53，六枝仡佬语 lu55，拉基语 liaŋ35，木佬语 ɲaŋ53。“黑色”黎语通什话 dam3 < *ʔdamC应与布央语 ʔdam24有同源关系。（天）“黑”德宏傣语 lap7，佯僙语 rap8，梁敏、张均如先生拟为 * l̥əp。

“额头”布央语 ʔa55tian33，贞丰仡佬语 to42taŋ13，词根有同源关系，但前缀不同。《初探》把它们的声母归为 * dl/r。“额头”武鸣壮语 na3pjaːk7，仫佬语 ŋə6pɣaːk7。这个词前面已经讨论过，原始侗台语“额、眼睛” * plak，孳生为“眼睛” * pla 和“额” * plak 两个词。“额”布依语 pja5，侗语北部方言 tja3，黎语 pla3 等 * -k 尾失落。布央语身体部位词用 ʔa-前缀。如“鼻子”ʔa0tiŋ33，“头”ʔa0ðu11。布央语 33 调是浊调类，声母原本是浊辅音，“额”tian33，“铺”（被）tiaːn11，“摔”（下）tuk53等 < * d-。贞丰仡佬语身体部位词前用 to-或 ta-这样的前缀。“额”to42taŋ13与普标语“额”daŋ54，早拉哈语 ɖaŋ1 及朗架布央语-ʔdaŋ31，巴哈布央语-raŋ33等有同源关系。布央语支语言的“额”可能与南亚语的有渊源关系，如巴琉语 ɬaːi53ndjaːŋ53，莽语 ma31ɲɛŋ51，佤语 do̱ŋ re̱ 等。“额”这个部位从广义的“额”和“眼”的部位中区分出是原始汉藏语分化以后的事，仡央语有可能从南亚语中借这个词。

布央语的方言中“额”“黑”“叶子”“熄灭”等词如《初探》中所说明的声母有如下同源对应关系：

	额	黑	叶子	熄灭
峨村	tian33	ʔdam24	ʔdjaːŋ24	ʔdap55
朗架	ʔdaŋ31	ʔdam21	ʔdɛŋ31	ʔdap54
巴哈	raŋ33	l̥am322	raŋ322	rap53

《初探》所拟的巴哈话唇、舌根、小舌塞音和流音结合的复辅音例词中有的也读作 r-声母，尤其是所拟的舌根塞音复辅音的例词中。巴哈话的 r-声母可来自舌根塞音和 * -r-结合的复辅音。

① 贞丰仡佬语 h-有不同的来源，近晚的有汉借词“根”读作 hɯŋ42，较早的有“银”读作 haŋ35。“花”hɯŋ42可与六枝仡佬语-ŋo53比较。黎语通什话“花”tsheːŋ1 可能 < * preŋ，龙州壮语“花”bjoːk7，版纳傣语 dok9 与之有同源关系。

"叶子"，壮语 ɣoːŋ^{1}，布依语 zoŋ^{1}，应与仡央语的"叶子"有同源关系。壮语清调类的 ɣ-（对应于布依语清调类的 z-），如"头虱"，仫佬语 khɣəu^{1}，水语 tu^{1}，锦语 təu^{1}，泰语 hau^{1}。它们的声母《概论》拟为 *tr-。① 但这一类的词仫佬语多读作 khɣ-或 kɣ-。古侗台语中无疑有 *khl-这样的送气塞音与流音的结合。所拟的 *tr-声母很难解释仫佬语的读法。布依语"烧"（山）pjau^{1}，仫佬语 taːu^{3}，泰语 phau^{5} 等有同源关系，《概论》中把这一类词的古声母拟为 *xpl-。在实际的语言中我们并没有见到这样的复辅音。《概论》中拟为 *xp-的声母应是 *ph-。"烧"的古音可拟为 *spl-，与汉语的 *s-ŋr-有同源关系。

5. 原始仡央语的声母

维拉·奥斯塔比拉特为原始仡佬语（Proto – Kra）构拟了如下的声母系统：②

p	b	m					
t	d	n	ts	dz	s	z	l
ʈ	ɖ	ɳ	ʈʂ	dʐ			
c	ɟ	ɲ	tʃ	dʒ	ʃ	ʒ	j
k	g	ŋ			x	ɣ	w
ʔ							

我们注意到这个系统有舌尖后、舌面塞音，有三套塞擦音，没有送气塞音。

（1）仡央语的塞音

奥氏把仡央语"蛋"拟为 *ʈ-，"眼睛"拟为 *m-ʈ-，"头虱"拟为 *C-ʈ-。

"蛋"布央语峨村话 tam^{24} < *tam^{A}，巴哈话 ram^{322}。六枝仡佬语 tuŋ^{53}，安顺仡佬语 tan^{33}，贞丰仡佬语 huɯŋ^{42}，拉基语 tiaŋ^{33}，木佬语 ʑe^{31}。试比较布央语巴哈话声母为 r-的对应情况：

	蛋	头虱	痰	屁	七
巴哈	ram^{322}	ru^{33}	ru^{33}	rat^{55}	ru^{33}
郎架	tam^{54}	tu^{54}	tu^{11}	tut^{54}	tu^{312}
峨村	tam^{24}	tu^{24}	tu^{53}	tut^{55}	tu^{33}

巴哈话 r-除了与其他地方话 t-有对应关系外，还与 l-、ʔd-有对应关系：

	鹰	星星	棚子	（火）灭	叶子
巴哈	raːŋ^{11}	roŋ^{31}	ruŋ^{11}	rap^{55}	reŋ^{322}
郎架	laːŋ^{11}	loŋ^{312}	laːŋ^{24}	ʔdap^{54}	ʔdeŋ^{31}
峨村	laːŋ^{11}	ləŋ^{33}	laːŋ^{33}	ʔdap^{55}	ʔdjaːŋ^{24}

黎语通什话"蛋"zuːm^{4} < *gləm，"屁"thuːt^{7} < *tut，"七"thou^{1} < *tu。"鹰"壮语龙州话 lam^{6} < *lamʔ，峨村话 laːŋ^{11} < *daŋɣ。可见巴哈话 r-大体上有 *t-、*d-和 *ʔd- 3 个来历，不应来自 *ʈ-。

"眼睛"，巴哈话 ma° da^{33}，郎架话 ma° ta^{54}，峨村话 ma° ta^{24}，仡佬语六枝话 mu^{33}tuɪ^{31}，仡佬语安顺话 ləɯ^{13} tau^{33}。峨村话 ta^{24} < *ta。武鸣壮语 ta^{1}，水语 nda^{1}，黎语通什话 tsha^{1} < *ta < 原始侗台语 *pra。故此不必为原始仡央语"蛋""眼睛"等的声母构拟 *ʈ-这样的声母。

"田"奥氏拟为 *ca^{A}。所依据的有仡佬语 tsau^{A1}，拉基语 ʑe^{B1}。

①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第 149 页。

② Weera Ostapirat, Proto-Kra, p.207.

“田地”郎架话 lu^{11}na^{312},“水田”na^{312}ɔŋ^{24}。“旱地”贞丰仡佬语 lau^{13},布央语峨村话 lu^{53}。可见奥氏把“旱地”当作(水)“田”,构拟的依据也很不充分。

(2) 仡央语的塞擦音

奥氏拟原始仡佬语“根”*tsaŋ^{A},“冰雹”*tsep^{D}。这两个词的声母对应于峨村话清声调的声母 θ-。

“根”,布央语峨村话 θaːŋ^{24},郎架话 ɕaːŋ^{24},巴哈话 tsaːŋ^{322},拉基语 tɕe^{55},仡佬语六枝话 tsu^{31} tsu^{31}。

“冰雹”,布央语峨村话 θi^{55},郎架话 ɕi^{1},拉基语 tɕe^{31}。

“牙”,布央语峨村话 θoːŋ^{24},郎架话 ɕoŋ^{54},巴哈话 zoŋ^{322},仡佬语六枝话 plɑŋ^{31},木佬语 ɬuŋ^{53}。

“臭虫”,布央语峨村话 θap^{55},仡佬语六枝话 plɑ^{53},木佬语 fu^{31}-。

峨村话的清的 θ-仍有不同来历。“根”仫佬语 taːŋ^{1},水语 haːŋ^{1},毛南语 saːŋ^{1} 等从声调和韵看应是仡央语的同源词。壮傣语中这个词的韵尾为-k,如壮语龙州话 laːk^{8},傣语版纳话 haːk^{8}(<*raːk)。① 原始侗台语当为*m-raŋ。“冰雹”傣语版纳话 hep^{7} 亦可比较。布央语清声调的 θ-<原始仡央语的*m-l-和*pl-。在某些方言中演变为 ts-等。

奥氏又拟“一”*tʂəm^{C},“山”*dʐu^{A}。显然与“山”“根”一样,拉基语中的声母为舌面塞擦音,仡佬语中为舌尖塞擦音。

“一”,布央语巴哈话 tsam^{45},郎架话 am^{24},拉基语 tɕaŋ^{44}。

“山”,布央语峨村话 po^{32},郎架话 po^{11},仡佬语贞丰话 tsau^{31},仡佬语安顺话 tsha^{44},仡佬语六枝话 dzo^{31},拉基语 tɕi^{55}。峨村话“山”po^{32}<*plo^{C}。

仡央语“一”有不同来历。巴哈话 tsam^{45}当<*plam,郎架话 am^{24}<*q-plam^{A}。峨村话 pi^{53},仡佬语六枝话 tsɿ^{55},拉基语另一读法 li^{33},木佬语 ɬe^{33}<*pli^{B}。

奥氏拟“牙齿”*C-tʃuŋ^{A},“蚊子”*dʑaŋ^{A},“尾巴”C-tʃot^{D}。

“牙齿”,前面已提到,布央语峨村话 θoːŋ^{24}<*ploŋ,仡佬语六枝话 plɑŋ^{31},木佬语 ɬuŋ^{53}。

“蚊子”,布央语峨村话 ʑaːŋ^{33},郎架话 ʑaːŋ^{312},拉基语 ʑi^{55}。峨村话浊声母调的 ʑ-<*d-。如汉借词“停”读 ʑaŋ^{11}。“蚊子”ʑaːŋ^{33}<*daŋ^{A}。侗台语其他方言“蚊子”,如侗语 mjuŋ^{4},壮语武鸣话 ɲɯŋ^{3},黎语通什话 ɲuːŋ^{1},原始侗台语或为*m-ruŋ。

“尾巴”,布央语峨村话 ɕut^{55},巴哈话 ʑat^{55},郎架话 qa^{0}ɕut^{11}。侗台语其他方言,如仫佬语 khɣət^{7}<*kh-rət,黎语通什话 tshut^{7}<*srut。布央语的读法应与仫佬语等有同源关系。又如“紧”,峨村话 ɕuːt^{55},毛南语 kwat^{7},壮语武鸣话 dat^{7}。

(3) 仡央语的送气清塞音

前面已经讨论过原始布央语应有送气清塞音,到峨村话中:*ph->f-,*th->θ,*kh->h-,*qh->h-或 χ-。从现代布央语峨村话看,塞音两分,但原始布央语应是清、清送气、浊和带先喉塞浊音 4 分。小坂隆一调查记录分布在越南的拉基语曼蓬话塞音 3 分,李云兵调查记录分布在云南的拉基语金厂话两分。② 如“天”金厂话 ŋua^{55},曼蓬话 bo^{23},峨村话 ʔbun^{24},木佬语-fei^{31},傣语版纳话 fa^{4},黎语通什话 fa^{3}(<*p-)。“八”金厂话 ŋuai^{31},曼蓬话 bo^{23}。曼蓬话唇塞音 3 分也是残存。舌尖、舌央、舌根和小舌塞音都没有浊的。

① 如“穗”傣语版纳话 hoŋ^{2},壮语龙州话 ɬuŋ^{2},仫佬语 mɣaːŋ^{2},黎语通什话 tseːŋ^{4},布央语峨村话 ðaːŋ^{33}。

② 李云兵《拉基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年。

侗台语诸语支方言中塞音的 4 分是普遍存在的。李方桂先生根据古泰语把原始台语拟为 4 分。[①]黎语构拟的结果也是 4 分。原始仡央语的塞音可能如同布央语，是 4 分的。而先喉塞浊塞音可能是稍晚才出现的，仡央语族内部方言间 * kh-声母的对应关系如：

	峨村	郎架	曼蓬	金厂	贞丰
路	hun^{24}	qhun^{54}	khi^{43}	khin^{53}	kuŋ^{35}
赶(鸟)	hun^{24}	hun^{54}	khɔ^{45}	ko^{31}	tsɯn^{35}
啃	hiet^{55}	qɛt^{11}	qhe^{45}	qhui^{31}	—

"路"，峨村话 hun^{24} < * khun，黎语通什话 ku:n^{1} < * khun，毛南语 khun^{1}，泰语 hon^{1}。"赶"(鸟)，峨村话 hun^{24} < * khun，黎语保定话 hwo:n^{1} < * khon。"啃"峨村话 hiet^{55} < * khet，黎语通什话 ho:t^{7}、保定话 hwo:t^{7} < * khot。侗台诸语这些词有同源清送气塞音的对应关系。"路"邕宁壮语 hlon^{1}，原始侗台语可拟为 * khlun。侗台语"锅"有多种叫法，峨村话 mo^{33} < * mo^{A}，傣语德宏话 mo^{3} 是一种。水语 tseŋ^{6} 对应于汉语的"鼎"。壮语龙州话 hek^{7}，邕宁壮语 hle:k^{10}，毛南语 chi:k^{7}，拉珈语 che:k^{9} 等 < * khlek。对应于汉语的"鬲"。我们从考古发掘知道，古代有"釜""鼎""鬲"这样的炊具。古汉语把无足的煮饭炊具叫"釜"，最初的"釜"用支架，这是 8000 多年前的"釜"。不久出了釜形鼎，有 3 支实心的足(古人把陶釜的支架粘制在釜上)，鼎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从 8000 多年前一直沿用到 4000 多年前，这时黄河中游的居民在鼎的基础上发明了"鬲"。"鬲"也是三足的，但足中空。"鬲"在 4000 多年前就传到了侗台居民的最初居住地，长江下游地区。[②]"鬲"的出现早于现存侗台诸支的分化。最初发明鬲的应是黄河中游的藏缅人，此时讲汉语的人居住的黄河下游。藏文中还把"铁锅"拼作 khro。"鬲"汉语上古音 * khrek 或 grek(来锡)。汉语"锅"这个词来自汉代的关中方言，本指放油脂的缸。[③]

6. 仡央诸语的声调

前面已经讨论过布央语峨村话的声调。布央语的原始调是 4 个，3 个舒声调，1 个促声调。峨村话、郎架话和巴哈声调的基本对应关系为：

	A		B		C		D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清	浊
峨　村	24	33	55	53	32	11	55	53
郎　架	54	312	11	31	24	11	11	54
巴　哈	33，322	31	33	33	45	11	55，24	31，11

巴哈语清浊促声音节不少读作 33 调，表现出与 B 调合并的趋向。这儿的郎架话和巴哈话仍根据李锦芳《布央语研究》的材料。但材料中说明郎架话还有 33 调，如"初一"读作 ɕu^{33}it^{54}。这是个汉借词。郎架话中 33 调极少出现。"初"巴哈话也作 ɕu^{33}，峨村话 ɕo^{33}。郎架话的 ɕu^{33}应从其他布央话借入。

维拉·奥斯塔比拉特侗台语其他语言与仡央语诸语声调的比较研究的结果用一个表来说明，现征引部分内容如下：

---

① Fang Kuei Li，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② 杨雄《方言》卷五："镀，北燕朝鲜洌水之间或谓之錪，或谓之鉼，江淮陈楚之间之锜，或谓之镂，吴杨之间谓之鬲"。

③ 杨雄《方言》卷九："车钰，齐燕海岱之间谓之锅，或谓之锟。自关而西谓之钰。盛膏者乃谓之锅。"

<table>
<tr><th></th><th colspan="2">A</th><th colspan="2">B</th><th colspan="2">C</th><th colspan="4">D</th></tr>
<tr><td>仡　佬</td><td>45</td><td>35</td><td colspan="2">31</td><td colspan="2">33</td><td colspan="4">31</td></tr>
<tr><td>拉　基</td><td>55</td><td>35ɦ</td><td>45</td><td>24ɦ</td><td>33</td><td>33ɦ</td><td>21</td><td>45</td><td>21ɦ</td><td>24</td></tr>
<tr><td>巴　哈</td><td>33</td><td>31</td><td>44</td><td>21(3)</td><td>45</td><td>21(3)</td><td colspan="2">44</td><td colspan="2">21</td></tr>
<tr><td>布　央</td><td>24</td><td>44</td><td>45</td><td>53</td><td>42ʔ</td><td>213ʔ</td><td colspan="2">45</td><td colspan="2">53</td></tr>
<tr><td>黎</td><td>1</td><td>4</td><td>5</td><td>2</td><td>3</td><td>6</td><td colspan="2">7</td><td colspan="2">8</td></tr>
<tr><td>侗　水</td><td>A1</td><td>A2</td><td>B1</td><td>B2</td><td>C1</td><td>C2</td><td colspan="2">D1</td><td colspan="2">D2</td></tr>
<tr><td>壮　傣</td><td>A1</td><td>A2</td><td>B1</td><td>B2</td><td>C1</td><td>C2</td><td colspan="2">D1</td><td colspan="2">D2</td></tr>
</table>

上表的仡佬语，奥氏称为 Laozhai 话，A 调由于声母的清浊分化为两个调，B、D 调合并（或原本是一个原始调），现有 4 个调。划归仡佬语西南方言。表中的拉基语称为 Jinchang 话。[1] 其 35、24 调的声母伴随有浊送气，33 和 21 调也常常如此，故奥氏在调值上别出心裁加 ɦ。表中的这种布央语方言 42 和 213 调的音节末伴随有喉塞音，所以加 ʔ。前文已经讨论过布央语峨村话 32 和 11 调对应于侗水、壮傣和黎语的 C 调。C 调因声母清浊分化为 32 和 11 调，这与奥氏结论一致。不过诸语支共同语的声调是独立发生的。奥氏按照李方桂先生所采用的调号。国内《简志》等材料参考汉语的平上去入，把李的 B、C 倒过来。从声调发生的基础来看，用李的 A、B、C、D，正好与黎、仡央的对应。

7. 原始仡央语的元音和韵尾

维拉·奥斯塔比拉特在他的论文中为原始仡央语（Proto - Kra）构拟了 6 个单元音和 4 个复元音：

a　i　e　u　o　ə

ai　aɯ　au　ui

复元音不出现在闭音节中。韵尾辅音分别为-m、-n、-ŋ、-p、-t、-k、-l。[2]

由于-l 尾在拉哈语中出现，而得以构拟。

(1) 原始仡央语的元音

奥氏把原始仡央语“眼睛”“厚”“马”“耳朵”“手”“蛇”“轻”“干”“花”等词的韵拟为 * a。[3] 试比较诸方言下述词的读法：

	峨村	巴哈	拉基（曼蓬）	仡佬（贞丰）
眼睛	ta^{24}	da^{33}	tju^{43}	to^{35}
耳朵	$ða^{33}$	ka^{322}	lu^{23}	tso^{35}
蛇	$ŋa^{33}$	$ŋa^{11}$	$ŋɯ^{23}$	$ŋo^{42}$
马	$ŋa^{32}$	$ŋa^{11}$	$ʔu^{45}$	$n̥o^{35}$

① 当为李云兵调查记录的“金厂话”，稍有不同。李调查的是金厂镇中寨话，有 55、44、35、13、53、31 6 个调，35、13、31 调音节中声母一般带 ɦ。参见李云兵《拉基语研究》第 22 页。

② Weera Ostapirat, Proto-Kra, p.27.

③ Weera Ostapirat , Proto-Kra, p.124.

黎语通什话“眼睛”tsha¹ < * pra，“耳朵”ɬai⁴ < * mlaʔ，“蛇”ɬa² < * mlaʔ，“马”ka⁶ < * maɣ 等可以比较。地支字“午”峨村话 ŋa⁵⁵可以说明元音 a 的来历。

原始仡央语拟为 * i 韵的词有“梯子”“多”“远”“病”“鸡”“问”“树”“流”等。试比较下面的这一组词：

	峨村	巴哈	拉基(曼蓬)	仡佬(贞丰)
远	li³³	ri¹¹	le²³	lai³¹
这	ni³³	ni⁵⁵	nji²²	nai⁴²
火	fi²⁴	pui³²²	pe⁴³	pai³⁵

我们仍采用李锦芳等调查记录的材料说明这些词韵的对应关系。

黎语通什话“这”ni⁵，“火”fei¹。“远”，黎语通什话 lai¹，壮语武鸣话 kjai¹，毛南语 ci¹。侗水语支中也有 i 韵、ai 韵与仡央、黎的交错对应关系。水语“远”di¹，“这”naːi⁶，“火”vi¹。这种交错对应可能是原始语分化后不久互相借用造成的。“多”仡佬语贞丰话 ʔai⁴²，木佬语 a²⁴，壮语武鸣话 laːi¹，黎语通什话 ɬaːi¹。“肠子”，贞丰话 sai³⁵，木佬语 za³¹，壮语武鸣话 sai³，黎语通什话 raːi⁶。

拟为 * e 韵的词有“喉”“种子”“用”“蜂”“森林”“梳子”等。

	峨村	巴哈	拉基(曼蓬)	仡佬(贞丰)
种子	pe²⁴	pi³¹	pjɔ²²	—
蜂	ðe³³	ri³¹	qhɔ²²	ji³¹
编(筐)	θe²⁴	θi³²²	ɕɔ⁴³	tɕi⁴²
穿(衣)	le¹¹	li⁴⁵	ljɔ²²	lɯi⁴²

拟为 * u 韵的有“问”“旧”“角”“八”“猪”“腰”“酒”“山”等词。试比较：

	峨村	巴哈	拉基(曼蓬)	仡佬(贞丰)
八	ðu³³	ðu³¹²	bɔ²³	zau³¹
猪	mu²⁴	m̥u³¹	be⁴⁵	mau³⁵
旧	ʔu⁵⁵	qu³³	qɛ³³	kau⁴²
角	ʔu²⁴	ru³²²	qɛ⁴³	kau³²

黎语通什话“猪”pau²，保定话“旧”khau¹，通什话、保定话“角” hau¹。

拟为 * o 韵的有“笑”“知道”“门”“系”“逃”“抢”等。试比较：

	峨村	巴哈	拉基(曼蓬)	仡佬(贞丰)
笑	θo²⁴	rɯ³³	ɕu⁴³	səu³⁵
脖子	-ʑo³³	-ʑ̥ɯ³³	ju⁴⁵	-tɕəu³¹
磨(刀)	ðo³³	khɯ³²²	wu²³	həu³⁵

“笑”黎语通什话 taːu⁴，保定话 raːu¹，侗语 ko¹。

拟为 * ə 韵的有“翅膀”“薄”“你”“四”等。试比较：

	峨村	巴哈	拉基(曼蓬)	仡佬(贞丰)
四	pa²⁴	pa³²²	pu⁴³	pu³⁵
你	ma³³	mə³¹	bɛ²³	mu³¹
怕	la¹¹	pja³²²	lju²³	lo³¹

去	va^{11}	va^{24}	wu^{22}	vu^{35}

奥氏把"筷子""公(狗)""米饭""肚脐""拣"等词拟为 * aɯ 韵。但下面的这组词古仡央语中曾读 * əu 韵。

	峨村	巴哈	拉基(曼蓬)	仡佬(贞丰)
肚脐	ʔdu^{24}	naːu^{322}	thjɔ^{23}	—
头	ðu^{11}	mau^{11}	—	pəɯ^{13}-
亩	mu^{53}	mau^{55}	—	məu^{42}

"亩"是汉借词,汉语上古音 * məg(明之) > 中古音 * məuʔ。"肚脐"壮语武鸣话 duː^{1},泰语 duː^{2},水语 dwa^{1},黎语通什话 feɯ^{4}。前面已经讨论过原始仡央语的 * -u > 峨村的-u。汉借词"亩"借入时读复元音的 * əu 韵。而原始仡央语时代可能是 * o 韵。

试比较下面的这一组词:

	峨村	巴哈	拉基(曼蓬)	仡佬(贞丰)
母(猪)	mi^{11}	ʑa^{11}	mja^{22}	mo^{42}
屎	ʑak^{55}	qe^{33}	qɑ^{22}	ko^{42}
老鼠	θi^{24}	—	lja^{54}	lo^{42}

奥氏把"屎""老鼠"等词的韵拟为 * ai。可暂拟为 * a。不同于上文读作 * a 韵的变化是方言中往往有 * -j-。峨村话"屎"ʑak^{55}和"恶"ʑaːk^{55}与古汉语把"屎"叫做"恶"同。峨村话的这两个词可能借自汉语。原始仡央语"屎"当为 * qlaʔ。

	峨村	巴哈	曼蓬	贞丰
肉	ʔuɔ^{32}	aːu^{45}	ʔɔ^{22}	ʔvu^{33}(六枝)
公(猪)	puo^{11}	paːu^{45}	po^{3}	pu^{42}
药	luɔ^{35}	qaːu^{322}	lɔ^{23}	kja^{35}

巴哈话"银子"phjaːu^{45}当借自藏缅语。如景颇语"银子"kum^{31}phʒo^{31}(字面的意思是"金白"),南华彝语 phyo^{33},哈尼语 phju^{55},基诺语 phrɯ^{42}。巴哈话"银子"phjaːu^{45} < * phro^{C}。原始仡央语 * o 韵在峨村话中读作-o 和-uɔ。"肉""皮"等词奥氏拟为 * au。可能拟为 * o 比较合适。原始仡央语词根的声母无疑较后世的方言复杂,而韵母系较简单。我们暂时认为原始仡央语没有复元音。仡央语等后世方言元音大体上从这样 4 个方而复杂化:(1)出现元音韵尾,(2)复元音的主元音有长短对立,(3)单元音数目增加,(4)单元音或复元音前再添加-u-或-i-。添加-u-、-i-的元音并不多。有的显然是较晚才有的汉借词。从峨村话看单元音又有合并的趋向。元音韵尾的出现一般多与某些辅音韵尾有关,如 * -ʔ、* -ɣ 和 * -l 这这样的韵尾已失落。单元音没有长短的对立,复元音的长短对立可以认为是后起。汉藏语的方言中声母系统简化,韵母系统复杂化是普遍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拉哈语还有-l 尾存在。如"心"读作 lul^{C1},"嘴"mul^{B},"虱子"mdal^{A2},"花"baːl^{A2},"大米"saːl$^{A1'}$,"雨"jal^{A2},"孙子"klaːl^{A1},"重"khal^{C1},"新"maːl^{A2},"黄"(色)ŋil^{C2},"买"col^{A1},"颤

抖"sal^{B1}等。①试比较诸方言的读法：②

	拉哈	贞丰	曼蓬	巴哈	峨村
心	lul^{C1}	phəu^{42}	le^{21}	lin^{45}	—
虱子	mdal^{A2}	tse^{31}	thã^{23}	nan^{322}	tɛn^{33}
新	maːl^{A2}	ʔa^{35}	m̩^{45}	maːn^{31}	maːn^{33}
黄	ŋil^{C2}	—	ni^{45}	ŋaːn^{45}	ŋaːn^{11}

巴哈语-l 和布央语-n 的对应关系易见。拉基语曼蓬话中*-l 或失落，或曾变作*-n，现使元音鼻化。如"虱"thã^{23}，"飞"phã^{23}。仡佬语中-n 皆已失落。在黎语中如通什话"虱子"than^{1}，"浅"thɯn^{3}，"飞"ben^{1}。

藏缅语中仍有一些方言保存-l 或-r 与仡央语的*-l 对应。如"嘴"库基—钦语支的班库语(Pankhu)mel，荷朗库尔语(Hrangkhol)ā-mūr，景颇语支的独龙语 mɯɹ^{55}(脸)。"飞"藏文 ɦphur，独龙语 bɛɹ^{53}。不同层次的比较表明为原始仡央语构拟*-l 是合适的。原始仡央语的韵母系统拟为：

a	e	i	ə	o	u
al	el	il	əl	ol	ul
am		im	əm		um
an	en	in	ən	on	un
aŋ	eŋ	iŋ	əŋ	oŋ	uŋ
ap		ip	əp		up
at	et	it	ət	ot	ut
ak	ek	ik	ək	ok	uk
aɣ	eɣ	iɣ	əɣ	oɣ	uɣ

四 原始侗台语的声母和韵母

前面的讨论中已经对侗台语的语音结构和形态特征做一些研究。黎语以通什话为主要对象，对它的语音和形态作研究，并以此为基础与壮傣、侗水语的方言作比较。仡央语中选择布央语为主要对象。比较研究表明黎语、布央语的原始调与台语(壮傣语)、侗水语一样都是 4 个调。侗台语现代方言，名词往往还带有成音节的前缀，有的动词还带有古方言使动形态的特点，形容词和数词的声调特点应是古方言后缀留下来的。侗台语的不同方言有较早时期留下来的南岛语借词和底层词，但它们较为一致的语音结构，还有方言中残存的形态特征已经表明侗台语与汉语、藏缅语有发生学关系，与南岛语的关系较远。

与藏缅语比起来侗台语的分化要晚一些。方言间的语音分歧比藏缅语小一些。方言的方

① Weera Ostapirat，Proto-Kra，Appendex.

② 李锦芳、周国炎的《仡央语言探索》中已作过这样的比较，所涉及早拉哈话带-l 尾的词有"薯类"mal^{1}，"双"ŋul^{2}，"打鼾"kal^{3}，"飞"pɣl^{4}，"吞"qɣl^{3}，"浅"qɣl^{3}，"胖"nal^{1}，"铁"kel^{6} 等。

歧越小，寻找古方言的特点越是困难。侗台语中壮傣、侗水语支语言的研究较为深入，黎和仡央语支语言的研究相对较薄弱。

1. 原始侗台语的声母

语音的研究中除了要对语言的音位和声韵调系统进行认真的研究外，还要对词的音节节律进行研究。解释现代方言的语音分歧一方面要对方言的语音结构作出解释，另外还要进行方言间的比较研究。

侗台语的语音研究有一些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如古声母的面貌和来历问题，音节缩减问题。在藏缅语的研究中一般的看法是复辅音声母可以分化出一个前缀音节，在侗台语的研究中一些学者的看法是南岛语那样的复音词丢失了前面的音节，余下的单音节词成为侗台语词。仡央语中的南岛语数词似乎是这样的。

侗台语有 3 类与南岛语相关的词：南岛语借词、南岛语底层词、汉藏语与南岛语的同源词（包括较早时期方言间的借词）。侗台语的不同方言塞音往往是 4 分的，这种结构来自原始侗台语还是共同演变的结果？先喉塞音在长江下游南边的普遍分布，应是古方言遗留下来的语音底层现象，另外还发现吴方言中有侗台语词的底层遗存，据此可以推测二千多年前分布在长江下游的侗台语是有先喉塞音的。侗台语中的南岛语借词的历史比汉语中的这些底层现象更为古老。

（1）侗台语的先喉塞音声母

侗台语 4 个语支的不同方言中都分布着先喉塞音声母，这一类声母的先喉塞音应来自原始语的清塞音。

“黑”武鸣壮语 dam^{1}，临高语 lam^{1}，水语 ʔnam^{1}，黎语通什话 dam^{3}，布央语 ʔdam^{24}。原始侗台语可拟为 * C-dam。侗台语这个词应来自南岛语。瑟古特（Graham Thurgood）把古占语“黑”拟为 * hitam，①台湾的卑南语 ʔuɖəɖəm。

“鼻子”武鸣壮语 daŋ^{1}，临高语 lɔŋ^{1}，水语 ʔnaŋ^{1}，布央语 ʔa^{0}tiŋ^{33}。布央语 tiŋ^{33} < * diŋ。原始侗台语“鼻子” * C-daŋ。“鼻子”马来语 hiduŋ，瑟古特拟古占语 * ʔiduŋ。

“树林”武鸣壮语 doŋ^{1}，水语 doŋ^{1}，莫语 ʔdɔŋ^{6}，黎语 loŋ^{1}，布央语 ʔaŋ^{33}，贞丰仡佬语 ki^{31}taŋ^{31}。原始侗台语可拟为 * C-doŋ。

“生的”武鸣壮语 dip，临高语 lip^{7}，水语 djup^{7}，黎语 viːp^{7}，布央语 ʔdip^{55}，原始侗台语可拟为 *C-dip。瑟古特拟古占语“活的” * hudip。

“虾”武鸣壮语 kuŋ^{5}，侗语 ɬoŋ^{6}，水语 ʔnoŋ^{5}，黎语中沙话 kɯ^{2}reːŋ^{1}，拉基语 te^{2}kuŋ^{21}。原始侗台语 * C-doŋ。瑟古特拟古占语 * hudaːŋ，布农语 kakusuŋ，排湾语 gudzaŋ。

瑟古特构拟古占语所依据的材料除了占语外还有马来语等。达何尔（Ott Christian Dahl）原始南岛语词的构拟中这些词的首辅音是 * q-，如“黑” * qitem，“活的” * qudip，“虾” * qudaŋ。侗台语诸方言，用成音节的前缀（汉语方言的研究中称为“词头”）是很普遍的，藏缅语诸语支的方言及苗瑶语的方言也是如此。现代侗台语如仡佬语“树林”ki^{31}tuŋ^{31}，黎语“虾”kɯ^{2}reŋ^{1} 仍有成音音的前缀。由于侗台语诸方言演变的方式有所不同，现在的读法不同。一般说都已失去了原始语的 * k-或 * q-前缀。以上侗台语的南岛语古“关系词”可能是底层词，开始时在侗台语中就带有成音节前缀 * qə-或 * kə-。

① From Ancient Cham to Modern Dialects. p. 290.

前面关于黎语数词的讨论中已提到，武鸣壮语“一”deːu^{1} < 原始侗台语 *k-doɣ，与南岛的泰耶尔语“一”qutux，藏语“一”gtɕig < *g-tig 有同源关系。它们的前缀和后缀有所不同。

“喝”(水)，壮语有 kuɯn^{1} 和 dum^{5} 两种说法。kuɯn^{1} 也是“吃”。这个词可与南岛语“吃”，如赛德语 mekan，卑南语 məkan 比较。“喝”临高话 lum^{3}，版纳傣语 duɯm^{5}，水语 ɣəm^{3}，原始侗台语 *k-dumʔ。“喝”马来语 minum，古占语 *minam(瑟古特)。这个词实际上是“水”的派生词：

	阿眉斯语	耶眉语	排湾语	黎语	壮语	水语
水	ninanum	inum	təmʔəl	nam^{3}	ɣam^{4}	nam^{3}
喝	nanum	ʐanum	dzalum	tshuɯp^{7}	dum^{5}	ɣəm^{2}

黎语“喝”tshuɯp^{7} < *təp，与壮语等有同源关系。汉语“饮”*qəmʔ(影侵)应与侗台语“喝”*q-dəmʔ 有同源关系。藏缅语“喝”如达让僜语 tim^{35}，博嘎尔珞巴语 tuɯŋ，墨脱门巴语 dʑam。

“闻”，柳江壮语 nam^{1}，布依语 dam^{1}，侗语、水语、仫佬语 nən^{4}。柳江壮语“闻”nam^{1} < *k-nam。“闻”藏文 snom，错那门巴语 ʂi^{53}num^{13}，景颇语 mǎ^{31}nam^{55}(< *mǎ ŋam)，那加语 khaŋanam。侗台语和藏缅语有相同的词根，前缀不同。

“圆”武鸣壮语 duːn^{1}，侗语 ton^{2}，仫佬语 køn^{6}，黎语通什话 lun^{5}。壮语 duːn^{1} < *k-dun，黎语 lun^{5} < *k-lunɣ。黎语 *-ɣ 形容词后缀。汉语“转”tan(端元)。景颇语“圆”tin^{31} < *din-g(参见上文景颇语声调来历的讨论)。黎语通什话“圆”又读作 gom^{4}，黎语西方话 ɣom^{1} < *g-lom。“圆”阿昌语 lum^{31}，独龙语 ɑŋ^{31}kɯ^{31}lɯ̆m^{55}，阿博尔语 a-lum。

“月亮”马来语 bulan，占语不同方言分别读作 pilan、bilaːt、plan 等，瑟古特拟古占语为 *bulaːn。邕宁壮语，龙州壮语等的读法与马来语、占语的读法有渊源关系。龙州壮语 bəːn^{1}，邕宁壮语 mliːn$^{1'}$。梁敏、张均如先生在《概论》中把“月亮”“花”“耘”(田)等词归为一个古声类，壮傣、侗水两语支诸方言声母的对应是显而易见的。① 可认为壮傣、侗水诸语“月亮”的读法尽管差别较大，仍有同源关系。“月亮”武鸣壮语 duɯən^{1}，版纳傣语 dən^{1}，侗语 ȵaːn^{1}，水语 njen^{2}，标语 phyːn^{1}，黎语通什话 ȵaːn^{1}，布央语峨村话 ʔaːŋ^{33}tiːn^{11}，拉基语 m̩^{2}thjo^{23}，贞丰仡佬语 ta^{31}。布央语峨村话 ʔaːŋ^{32}“亮”，tiːn^{11} < *diːn。原始侗台语“月亮”*C-blin。

“叶子”武鸣壮语 baɯ^{1}，水语 va^{5}，黎语 beɯ^{1}。原始侗台语仍可拟为有清塞音前缀的 *k-bar，*-ʔ 在壮傣、黎两支中失落侗水语中成为 C 调。这个词可与台湾的南岛语比较。“叶子”泰耶尔语 ʔabaw，阿眉斯语 papah。布央语峨村话“叶子”ʔdjaːŋ^{24} < *C-blaŋ，当借自苗瑶语。如苗语宗地话“叶子”mplaŋ^{31}，炯奈语 mplɔŋ^{33} < 苗瑶语 *pluŋ^{A}。

“肩膀”武鸣壮语 ba^{5}，布央语 ʔaʔʔba^{55}，仡佬语 ki^{42}pu^{35}，拉基语 qum^{3}phu^{22}，黎语通什话 ɯ^{3}fɯa^{2}，原始侗台语 *k-baʔ。布央、仡佬和黎等方言仍有清塞音前缀。景颇语“肩膀”kǎ^{31}phaʔ^{31} < *k-baʔ。藏文 dpuŋ，嘉戎语 ta rpak。汉语“髆”pɑk(帮铎)。

“葱”版纳傣语 bo^{5}，老挝语 buə^{5}，莫语 ʔbəu^{5}，峨村话 ʔoːŋ^{32}ʔbuə^{55}(布央语 ʔoːŋ^{32}“水”)。这些说法的古音为 *k-boʔ。黎语通什话“葱”ɯ^{3}toŋ^{1} < *-thoŋ。景颇语“葱”kau^{31}poŋ^{33} < *k-boŋ。

以上讨论的是侗台语 ʔd-、ʔb-这样的先喉塞浊塞音声母的来历。ʔm-这样的先喉塞鼻音仍可来自 *q-m-这样的结构。“背”(柴)武鸣壮语、仫佬语 ma^{5}，毛南语 ʔma^{5}，《概论》中拟为 *ʔma。

①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语言概论》第 334 页，“月亮”等词声母拟为 *ʔmbl-。

"背"(柴)武鸣壮语又读作 am[5],侗语、水语 am[5]。峨村话"背"(柴)pa[11] < * ba[C],贞丰仡佬语 pu[42]。藏缅语中的同源词如缅语 po[3],碧江怒语 bɑ[55],羌语 ba[33],尔苏语 ba[55]等。"脊背"碧卡哈尼语 ɔ[31] mu[55]。景颇语 ʃin[33]ma[33] < * s-ma, * s-是前缀, * ma 是词根,仍保存着较为古老的说法。"背"(柴)应是(后)"背"的派生词,如汉语用语音的屈折(现代为声调的不同)区别这两个词。"脊背"德宏傣语 be[6]laŋ[1] 应与布央语"脊背"po[0]ʔdaːŋ[33]有同源关系。ʔdaːŋ[33]与壮语"身体"daŋ[1] 有同源关系。

"熊",彬桥话 mi[1],水语 ʔmi[1],拉珈语 kŭːi[1]。拉珈语的读法,说明原来有 * k-。原始侗台语 *q-mi 如拉基语"熊"qɑ[2]mjɔ[23]。

"温"(暖)泰语、老挝语 un[5],水语 ŋ̊on[5],毛南语 ʔnjoːn[5],仫佬语 ŋwaːn[5],布央语 ʔuːn[53],黎语通什话 ɬun[5]。黎语 ɬun[5] < * k-lunʔ,原始侗台语可拟为 * q-nunʔ。如汉语"暖" * nanʔ(泥元),"温" * qən(影文)。

从以上的比较和构拟说明原始侗台语有 * k-、* q-这样的成音节构词前缀,这一类前缀较少保留下来。它们的失落往往使词根的浊塞音或浊鼻音声母或成为带先喉塞音的声母。到了诸方言产生声调时,这一类音节成为清调类的音节。

(2) 原始侗台语复辅音的类型

李方桂先生为原始台语唇、舌尖和舌根 3 个部位的塞音和鼻音构拟了流音类的复辅音。梁敏、张均如先生的《概论》取消了送气塞音和流音结合的复辅音,增加了 * xpl-、* xkl-、* xql-这样 * x-为首辅音的复辅音,* s- 、* z-等擦音和流音或塞音结合的辅音,* s-、塞音和流音结合的复辅音,鼻冠塞音和流音结合的复辅音等。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侗台语不同支系的先喉塞音的塞音、鼻音声母是后起的,不同语支之间的同源词在先喉塞音表现上不一致,有的方言中还保存着塞音前缀的形式。据此原始侗台语的塞音可拟为是清、清送气和浊这样的 3 分系统。清送气类塞音存在于各个语支的方言中,并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如果说这样送气现象都是后起的,则很难解释它们的原因。至于个别方言,如布央语峨村话,无清送气类声母应是演变的结果。应与词的音节构成有关。从语音的一般结构看,复音词较多的语言音节结构就比较简单。这样的语言单音节词增加到一定的程度,音节结构就会变得复杂,如产生复辅音或产生音节声调。而声调产生之后声母或韵母的结构又趋于简化。这样的语音演变方式在汉藏语的很多方言中都能见到。布央语维持了较为复杂的声调和韵的系统,声母系统必定趋于简化,由于某一种内在的或外来的因素诱使它的送气音消失。侗台语鼻冠声母存在于侗台语的个别方言中,如毛南语和水语中。这一类辅音是后起的。

如"含"和"闭"(嘴)《概论》把它们的声母拟为 * ŋk-,但在侗台语的诸方言中声母差别很大:德宏傣语 om[6]/hop[7],龙州壮语 am[1]/hap[7],布依语 ɔm[6]/ɦaːp[7],琼山临高语 am[2]/nup[7'],侗语 am[1]/ŋap[8],毛南语 ŋgam[1]/ŋgap[8],拉珈语 kom[2]/thap[7] 等。汉语"含" * ɢəm(匣侵)和"合"ɢəp(匣缉)与侗台语的这两个词分别有同源关系。但原始侗台语分化时的读法与上古汉语的读音应有较大的不同,主要是构词方式上。上古中期汉语成音节的前缀大约基本上已消失,残存的正如王力先生《汉语史稿》中所称的"词头",少数名词、动词及形容词中还存在,如《诗经》中。侗台语中这一类成音节前缀的大量失落可能晚一些。至少春秋时的越和吴分别称为"於越"和"勾吴"。很难完全用后世汉语的声母来比照侗台语。"含"拉珈语 kom[2] < * gom。毛南语 ŋgam[1] 与水语 ʔŋam[1] 一样,先喉塞音失落时产生鼻音,有先喉塞音的语言或方言中这种语音演变的方式不算罕见。拉珈语这个词失去先喉塞音声母成为全浊音,读作双数调。"含"拉基语 qum[43],布央语

ʔom^{24}，佯僙语 ɣam^{1}。黎语白沙话"闭"（眼），kop^{8}，加茂话 dap^{7}。"含"景颇语 ma^{31}um^{33}，缅文 ŋum^{2}，与侗台语"含"有同源关系。

《概论》构拟了 * -l-和 * -r-两类复辅音。对 * -r-这一类复辅音的认识我们与《概论》的作者有所不同。

"儿子"《概论》拟为 * lɯak。壮傣、侗水诸语，布央语峨村话来自浊声母 * l-，黎语中如通什话 ɬak^{7}，黑土话 dɯːʔ^{7}，加茂话 ɬiək^{8}。黎语通什话 ɬak^{7} < * -lak。"孩子"古占语 * ʔanaːk，马来语 anak，鲁凯语 lalak，卑南语 walak 等。* lək 应是侗台语的词根，与南岛语有渊源关系。黎语黑土话 dɯːʔ^{7} < * ʔdək < * C-lək。

"忘记"《概论》拟为 * lɯam。拉珈话 phlem^{1}，拉基语 num^{22}，布央语 ʔdap^{55}，黎语通什话 lɯːm^{5}，加茂话 kɯ^{2}ŋɔm^{3}。原始侗台语仍应有前缀音。黎语的前缀音可拟为 * k-。布央语的 ʔdap^{55} < *C-dəp，与壮傣、侗水和黎的有同源关系。景颇语"忘记"ma^{31}lap^{31} < * m-lap，独龙语 ɑ^{31}mlɑŋ^{55}，那加语 khamalai。藏缅语的词根为 * lap，景颇语的 * m-前缀是相当古老的，那加语又加后起的前缀 kha-。藏缅语的 * lap 和侗台语的 * ləm 应有同源关系。

"游"（水）毛南语 vai^{1}，莫语 ɗui^{1}，黎语通什话 plei^{1}，黑土话 lei^{1}。原始侗台语"游泳"的声母可能是 * pl-。与占语方言（Haroi）"游泳"luəi 等可能有渊源关系。①

"二"《概论》拟为 * ra。如仫佬语 hɣa^{2}，黎语通什话 ɬau^{3} < 原始侗台语 * k-laɣ（参见上文有关部分的讨论）。

"长"《概论》拟为 * riəi。邕宁壮语 hlai^{2}，临高语 lɔi^{1}，布央语巴哈话 ri^{11}，布央语峨村话 ði^{33}（< * li）。"远"黎语通什话 lai^{1}。② 黎语通什话"长"taːu^{6} < * daɣ 当与占语"长""远" * ʔataːs，卑南语"远"ʔadawil 等有渊源关系。

"知道"《概论》拟为 * ruo。邕宁壮语 hlo^{4}，临高语 hu^{4}，黎语通什话 khuŋ^{1}gweɯ^{4}，黎语保定话 gweɯ^{1}（认识）（< * gr-），黑土话 khuŋ^{1}reɯ^{1}，仡佬语 ʔi^{42}kjau^{42}，木佬语 lau^{33}（< * klau）。邢公畹先生用古汉语"谕"与侗台语这个词比较。③ "谕"古音 * log（余侯）。侗台语这个词原本读如仡央语的 * kl-或黎语的 * gr-。邕宁壮语 hl-，老挝语 h-当来自送气塞音。以上的例子表明，原始侗台语词根的 * l-声母，方言的 * r-声母当来自复辅音的流音。

古侗台语鼻音和流音构成的复辅音可能是后起的。《概论》构拟了 * ml-、* mr-。④（飞）"虫"《概论》* mlɛŋ，泰语 mlɛːŋ^{2}，布央语峨村话 ma^{0}lik^{55}。"虱子"《概论》* mlen，泰语 len^{2}，邕宁壮语 mlan^{2}，布央语峨村话"衣虱"ma^{0}tɛn^{33}，仡佬语 mo^{42}tse^{31}，拉哈话 mdal^{2} 黎语通什话 than^{1}（< *ten）。原始侗台语当为 * m-del > 原始台语 * mlen。"光滑"《概论》* mlɯən，泰语 lɯːn^{3}，德宏傣语 mun^{6}。"滑"布央语郎架话 qa^{0}tɛn^{312}，峨村话 ten^{33}（< * den），黎语通什话 tsuːn^{4}（< * mlən）。考虑到布央语的读法，原始侗台语"滑"可拟为 * m-dən，"虫子"原始侗台语 * m-deŋ 或 * m-leŋ。* m-是昆虫类的类称前缀。藏缅语"虫"如独龙语 bɯ^{31}liŋ^{55}，福贡怒语 bɯ^{31}lɯŋ^{55}，麻窝羌语 bulu。⑤

"鸟"拉珈语 mlok^{7}，武鸣壮语 ɣok^{8}，泰语 nok^{8}，仡佬语贞丰话 mo^{42}naŋ^{42}，仡佬语六枝话 mɑ^{33}

① From Ancient Cham to Modern Dialects, p.326.

② 黎语通什话单数调 l- < * k-l-或 * p-l-，参加上文有关黎语的讨论。

③ 邢公畹《汉台语比较手册》第 457 页。

④ 《概论》第 72 页，留下 95 号空格。

⑤ 汉语"虫"古音 * dəm（定冬）可与那加语"虫"kulom 比较。

no³⁵。原始侗台语这个词可拟为 * m-nuk。“鸟”缅文 hŋɑk（< * sŋɑk），阿昌语 m̥ɔʔ⁵⁵，博嘎尔珞巴语 pətaŋ（< * tak）。《概论》中 * mr-类只有此一例。

“闪电”泰语 maʔ⁸lɛp¹⁰。邕宁壮语 mleːp¹⁰，毛南语 ma¹daːp⁷，黎语通什话 ɬip⁷（< * p-lip 或 * k-lip）。这个词泰语用两个音节表示，原来可能是叠音词。藏缅语中如缅文 hljɑp prak，景颇语 mji³¹phʒap³¹（< * mliʔ blap），与侗台语的读法相近，最初是拟声词。

“水沟”泰语 muɯəŋ¹，水语 ʔnjaːŋ¹，黎语通什话 diŋ⁵ 等可能 < 古侗台语 * k-mrəŋ。邢公畹先生认为泰语“沟、垄”rɔːŋ⁶ 与汉语“垄”有同源关系。①

“口水”泰文 maʔ⁸lai²，邕宁壮语 mlai²，黎语通什话 nam³ɬaːi¹。泰文 maʔ 来自古前缀 * m-。黎语 * nam³“水”，ɬai¹ < * k-lai。藏缅语中如义都珞巴语“口水”khɯ³¹lɑi³⁵，达让僜语 khɯ³¹lɑi³⁵，景颇语 khum³¹pai⁵⁵。“痰”格曼僜语 khɹɑ⁵³，景颇语 mă³¹kha⁵⁵，基诺语-khrə³⁵。汉藏语古方言中“口水”“痰”称为 * lar。开始时对这两种分泌物不区别。如武鸣壮语“口水”mjaːi²，“痰”mjaːi²niu¹。南岛语中如鲁凯语“痰”“口水”ŋaḷaj。“口水”阿眉斯语、卑南语 ŋaḷaj。邵语“痰”“口水”fiɬaq。南方古代有亲缘关系的方言中，“口水”“痰”有早期的方言说法 * məlaq 或 * məlar 等，后来演变为 * məlai¹。* ml-这样的声母是双音节缩合的结果。水语“口水”“痰”读作 ʁe¹，布依语 naːi² 等可能是不规则音变或底层方言音变的遗存。

* s-是分布于汉藏语古方言的前缀，早期的方言中应如同今景颇语，这个前缀是成音节的，后来的藏羌语中这个前缀不带元音。李方桂先生的原始台语没有 * s-与其他辅音结合的复辅音，梁敏、张均如先生的构拟了这类复辅音。

“牛虱”《概论》拟为 * sr i̯ep，德宏傣语 hep⁹，佯僙语 rip⁷。黎语通什话“臭虫”kɯp⁷ 加茂话 dɔːp⁹ < * khrəp。黎语的读法可与藏缅语中的景颇语“臭虫”ʃă⁵⁵kʒep⁵⁵ < * s-krep 比较。格曼僜语“臭虫”mɯ³¹klɑp⁵³，用 * m-前缀。

“洗”（衣）黎语保定话 toːk⁷，西方话 soːk⁷，通什话 toːʔ⁷，白沙话 tshɔʔ⁸。保定、西方、白沙分别有 t-/s-/tsh-的对应关系。② 古黎语“洗”（衣）* sok。《概论》拟为 * sruk。如毛南语“洗”（衣）zuk⁷ < * ruk。邢公畹先生指出汉语“濯”可与台语该词比较。③ “濯”古音 * drak（定药）< * g-lak。“牛虱”原始侗台语声母不应是 * sr-，“洗”（衣）应是 * sr-。

“蟑螂”泰语 saːp⁹，侗语南部方言 kwaːp⁹，侗语北部方言 lap⁹，水语 daːp⁷，《概论》* skwap。“蟑螂”布央语郎架话 pa⁰ɕɛp¹¹。郎架话用 qa-、ma-、li-作为昆虫类动物名称词的前缀。壮语用 tu²-，黎语通什话用 ɯ³-，保定话用 pɯ¹-。黎语保定话“蟑螂”pɯ¹rom³，恰如“蟑螂”汉语古名“蜚蠊”。“蜚”古音 * pər（帮微），“蠊”* klam。“蠊”可能是词根。台语这个词的 s-声母 < * r-，试比较：

	武鸣壮语	仫佬语	水语	黎语
蟑螂	θaːp⁹	ʔɣəːp⁷	daːp⁷	rom³
肠子	θai³	khɣəːi³	haːi⁴	raːi³

“蟑螂”仫佬语 ʔɣəːp⁷、水语 daːp⁷ < * q-rap。“长”武鸣 ɣai²，水语 ʔɣaːi³。又如（水）“清”武鸣 saɯ¹，仫佬 l̥əu¹，黎语通什话 ɡaːu⁴ < * grau。“酸”武鸣 som³，仫佬语 khɣəm³，水语 hum³ < * kh-rəm。“蟑

① 邢公畹《汉台语比较手册》第 481、482 页。

② 欧阳觉亚、郑贻青《黎语调查研究》第 317 页。

③ 邢公畹《汉台语比较手册》第 406 页。

螂"浙闽地区保存的底层词应是古侗台语的，温州话 kuɔ^{1}za^{8}，福州话 ka^{1}laʔ^{8}，福鼎话 ka^{1}saʔ^{8}，① 温州话和福州话的这两个前缀 < * ka。

"腋下"侗语南部方言 saːk$^{9'}$，仫佬语 khɣaːk^{7}，水语 haːk^{7}，毛南语 kha^{3}saːk^{7}，通什话 kha^{1}ŋai^{3}，黎语保城话 kɯ^{2}li^{2}，版纳傣语 xɛ^{1}lɛ^{4}。原始侗台语可拟为 * kh-laɣ 或 * kh-lak。汉语"腋"古字"亦"，古音 * lak(余铎)。那加语 rik-khā，似乎是把前缀 * kh-变作后缀。缅文 khjoŋ^{1} < * khlok。占语雷德方言(Rade)"腋下"păl-ak，印尼语 kélék。稍感意外的是原始汉藏语(包括南岛语)这个词的读法能较为完整地保存在不同的支系中，那个时代对这个部位分得那么清楚。

"闭(眼)""酒""腋下"原始侗台语的声母为 * kh-l-，不同语支的对应关系可说明原始侗台语分化后诸古方言的创新：

	壮语	仫佬语	通什话	布央语
闭眼	lap^{7}	khɣap^{7}	ŋɯːm^{1}	tam^{24}(峨村话)
酒	lau^{3}	khɣaːu^{3}	ŋaːu^{3}	ra^{33}(巴哈话)
腋下	la^{3}	khɣaːk^{7}	ŋai^{3}	taːi^{33}(巴哈话)

"腋下"，毛南语 kha^{3}saːk^{7}，s- < * r-。通什话 kha^{1}ŋai^{3}，ŋ- < * gl-。

"路"泰语 hon^{1}，武鸣话 ɣon^{1}，临高语 sun^{1}，仫佬语 khwən^{1}，通什话、保定话 kuːn^{1}，加茂话 kɯ^{2}tin^{1}，拉基语 khĩ^{43}，六枝仡佬语 qə^{33}ʔlɑn^{31}，原始侗台语 * kh-lun。临高语 s- < * l̥-，如同上文数例中的读法。在侗台语的不同支系的比较表明有必要为原始侗台语构拟 * s-和流音结合的复辅音，没有必要构拟 * s-和塞音结合的复辅音。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试构拟原始侗台语的声母为：

p	ph	b	m		
pr	phr	br		r	sr
pl	phl	bl		l	sl
t	th	d	n		s
k	kh	g	ŋ		
kr	khr	gr			
kl	khl	gl			
q	qh	ɢ	ɴ		
ʔ					

2. 原始侗台语的元音和韵母

以上我们已经对原始台语、古黎语和原始仡央语的情况 进行讨论。现对原始侗台语的元音和韵母的面貌进行研究。

(1) 原始侗台语的元音

原始侗台语元音系统的结构我们仍从这 3 个语支的比较研究和系统结构的演变出发进行讨论。原始台语的构拟中已经确定这种语言有 6 个单元音和 10 个复元音。

试比较原始台语 * a 元音与黎、仡央语的关系：

原始台语　　古黎语　　古仡央语

① 游汝杰《论台语量词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底层遗存》，《民族语文》1982 年第 2 期。

鱼	*pla^{A}	*pla^{A}	*pla^{A}
眼睛	*ta^{A}	*pra^{A}	*ta^{A}
厚	*na^{A}	*ʔna^{A}	*na^{A}

原始台语 * e 元音的对应：

	原始台语	古黎语	古仡央语
母亲	*me^{C}	*bi^{C}	*mi^{C}
老	*ke^{C}	*gla^{A}	*kle^{B}
网	*khre^{A}	*gra^{C}	—

原始台语 * i 韵的对应：

	原始台语	古黎语	古仡央语
胆	*ʔdi^{A}	*ʔdə^{A}	*ʔdi^{A}
扇子	*bi^{A}	—	*b-li^{A}
年	*pi^{A}	*pə^{B}	*bi^{A}

原始台语 * ə 韵(李拟 * ɯ)的对应：

	原始台语	古黎语	古仡央语
手	*mə^{A}	*mjə^{A}	*C-mja^{A}
名字	*ʤə^{C}	*C-re^{C}(姓)	*nja^{A}
后天	*lə^{A}	*njə^{A}	*na^{C}

原始台语 * u 韵的对应：

	原始台语	古黎语	古仡央语
猪	*m̥u^{A}	*mə^{A}	*m̥u^{A}
公(的)	*pu^{B}	*pa^{C}	*po^{C}
你们	*su^{A}	*sə^{A}	—

原始台语 * o 韵的对应：

	原始台语	古黎语	古仡央语
知道	*ro^{B}	*gre^{A}	*gro^{B}
蛇	*ŋo^{A}	*pla^{B}	*ŋa^{A}
耳朵	*kh-lo^{A}	*k-la^{A}	*la^{A}

原始台语 * əi 韵的对应：

	原始台语	古黎语	古仡央语
肠子	*səi^{B}	*rai^{C}	*C-si^{C}
去	*pəi^{A}	*phei^{A}	*ba^{C}
远	*kləi^{A}	*pləi^{C}	*li^{A}

原始台语 * ei 韵的对应：

	原始台语	古黎语	古仡央语
火	*bei^{A}	*pei^{A}	*pi^{A}
地	*rei^{C}	*po^{A}	—

鸡虱	*rei^A	*po^A(头虱)	*tu^A

原始台语 * ai 韵的对应：

	原始台语	古黎语	古仡央语
多	*l̥ai^A	*klai^A	—
走	*phlai^B	*pei^A	*ba^C
线	*m̥ai^A	*ʔdai^A	—

原始台语 * əu 韵的对应：

	原始台语	古黎语	古仡央语
角	*khəu^A	*khəu^A	*qu^A
我们	*ləu^A	*pləu^A	*tau^A
烧	*phləu^A	*pru^C	*phlu^A

原始台语 * au 韵的对应：

	原始台语	古黎语	古仡央语
星星	*ʔdau^A	*rau^A	—
白色	*khau^A	*kau^A	—
腥	*gau^A	*kau^A	*khe^A

原始侗台语最初分化出原始仡央语，在原始台水—黎中应出现 * əu、* ou 和 * au 这样带 * -u 尾的韵。仡央语的对应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原始侗台语中这些 * -u 尾尚未产生。"膝盖"原始台语 * gou^C，古黎语 * grou^A，古仡央语 * khu^B。"吹"原始台语 * pou^C，古黎语 ʔou^B，古仡央语 * pu^A（如布央语巴哈话 pu^31，拉基语 phe^23）。暂拟台语 * ou < * u，* au < * o。

原始侗台语 * a 韵词如上文过比较的"鱼" * pla，"眼睛" * pra^A，"厚" * C-na 等。原始台语的 * e 韵和 * i 韵当分别来自原始侗台语的 * e 和 * i。原始侗台语的 * u，原始台语 * u，古侗水语 * u，古黎语 * ə，古仡央语 * u 或 * o。

原始台语读作 * o 的，或来自原始侗台语的 * a。如"耳朵"，原始台语 * kh-lo^A，黎、仡央中都是 * a。侗水语中也可拟为 * a。"耳朵"侗语 kha^1'，仫佬语 khɣa^1，水语 qha^1 等。"蛇"原始台语 * ŋo^A，古黎语 * pla^B，古仡央语 * ŋa^A。

原始台语 * ə 韵（李方桂先生拟的 * ɯ）和 * əu 韵可能 < 原始侗台语 * o 韵。"名字"，原始台语 * ʤə^C，古黎语 * C-re^C（姓），古仡央语 * nja^A。"手"原始台语 * mə^A，古黎语 * mjə^A，古仡央语 C-mja^A。

"火"，原始台语 * bei^A 的 * -i 元音尾可能来自古 * -r 尾。在侗台语诸现代方言中 * -r 尾皆已失落。汉语诸方言中也是如此。汉语"火"上古音 * C-mər（晓微），藏文 me 已失去原始藏缅语的 * -r，只有那加语的个别方言中还保留着。如果说侗台语"火"可能来自南岛语，如排湾语"火"sapui，布农语 sapuð，卡那卡那布语 apulu。但从台语看可能与汉语的"燔" * bar 有同源关系。而黎语的 * pei^A 可考虑来自南岛语。如回辉话 pui^33，占语 * ʔapui。[①]

"多"，原始语语 * l̥ai^A 当 < 原始侗台语 * klar，与汉语"多" * k-lar 有同源关系。

原始侗台语为 * a、* e、* i、* o、* u 5 元音系统的语言。这 5 个元音亦分别作为开音节韵。

---

① 郑贻青《回辉话研究》第 137 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年。

(3) 原始侗台语的闭音节韵

原始侗台语有 * -p、* -t、* -k、* -q、* -ɣ、* -ʔ、* -m、* -n、* -ŋ、* -l(或 * -r)辅音尾。

原始台语元音 * a 构成的闭音节韵如:

	原始台语	原始侗水语	古黎语	古仡央语
甜	*ʔbjan^{A}	*k-plan^{A}	*ʔdeŋ^{A}	*jen^{A}
斧子	*khwan^{A}	*kwan^{A}	—	*qan^{A}
中间	*klaŋ^{A}	—	*kloŋ^{A}	*daŋ^{A}
果子	*mak^{D}	*mai^{B}	—	*mak^{D}

原始台语 * a 元音构成的韵应来自元音相同的原始侗台语韵。

原始台语元音 * e(李拟 * ɛ)构成的闭音节韵:

	原始台语	原始侗水语	古黎语	古仡央语
胳膊	*khen^{A}	*chin^{A}	*kin^{A}	—
虫子	*m-leŋ^{A}	—	—	*m-lik^{D}
力气	*reŋ^{A}	*ʔjiŋ^{A}	—	—
旱	*leŋ^{B}	*liŋ^{B}	*ran^{B}	—

汉借词"客"(人),中古音 * khɯak,台语 * khek^{D},现代侗水语如侗语 ek$^{9'}$,水语 hek^{7}。"轭"汉语中古音 * ʔɯæk,台语 * ʔek^{D},侗语 ʔek^{9}。"破"(罐子)原始台语 * plek^{D},仫佬语、毛南语 phik^{7}。侗水语现代方言闭音节中的 i 当来自原始侗水语闭音节中的 * e。

"七"汉语中古音 * tshjit。龙州壮语彬桥话 tɕit^{7},毛南语 ɕit^{7}。"一"汉语中古音 * ʔjit,彬桥话 it^{7},毛南语 ʔjit^{7}。李先生把原始台语这两个词的元音都拟为 * e。侗台语中这两类读法都是汉借词。

"十"汉语中古音 * ʑjip,李拟原始台语 * zip^{D},侗语 ɕəp^{8},毛南语 zəp^{8}。我们暂时把闭音节中的 * i 改拟为 * ə。如:

	原始台语	原始侗水语	古黎语	古仡央语
飞	*ʔbən^{A}	*pən^{B}	*ʔbən^{A}	*pil^{A}
舌头	*lən^{B}	—	*plin^{C}	*m-len^{B}
蚂蟥	*pləŋ^{A}	*mliŋ^{A}	*pliŋ^{A}	piŋ^{A}

"墨"汉语中古音 * mək,李拟原始台语 * m̥ɯk^{D},彬桥话 * mək,侗语、毛南语等侗水语支的方言 mak^{8},黎语通什话 mok^{7},布央语峨村话 mak^{55}。

我们暂时把李先生构拟的原始台语闭音节中的 * e 拟为 * i,他的 * i 和 * ɯ 拟为 * ə。泰语和壮语彬桥话闭音节中的 ɯ 元音一般与舌根塞音的韵尾或声母有关。原始台语的 * ək 韵一般演变为泰语和彬桥话中的 ɯk。而在布依语的方言中一般读作 ak 韵。①

"铁"汉语上古音 * kh-lik > * thit(透质),原始台语 * lik。据此可以推测台语这个词是上古时期的汉借词。"铁"侗语 khwət$^{7'}$,仫佬语 khɣət^{7} 反映的是借入时为 * khlit 这样的读法。布央语峨村话 ʔik^{55} < * qlik。所以有理由认为原始侗台语的 * ik 韵来自早一时期的 * ik 韵。

"六"泰语 hok^{7},布依语 lɔk^{7}。这应是上古末期的汉借词。"六"汉语上古 * C-ruk > 中古

---

① 参见《台语比较手册》第 264 页所举的例词,并与 262 页中 i 元音的闭音节词比较。

*ljuk。李先生的系统中 * o 只在闭音节中出现,"六"拟为 * xrok^{D}。试比较:

	原始台语	原始侗水语	古黎语	古仡央语
六	*qhlok^{D}	*qhlok^{D}	—	—
鸟	*nok^{D}	*nok^{D}	—	*m-lek^{D}
掉(下)	*tok^{D}	*tok^{D}	*tok^{D}	—
蛙	*kop^{D}	*qup^{D}	—	—
盖(上)	*khom^{C}	*kəm^{C}	*kop^{D}	*khom^{C}

"子女",原始侗台语 * luk^{D},原始侗水语 * lak^{7},古黎语 * C-lək^{D},古仡央语 lak^{D},其他词如:

	原始台语	原始侗水语	古黎语	古仡央语
骨头	*C-duk^{D}	*C-daːk	*brək	*da^{C}
系(上)	*phruk^{D}	*C-ruk	—	—
下(山)	*ruŋ^{C}	*lui^{C}	*glui^{A}	—
吸	*ʔdut	*C-rut	—	—

根据以上的比较我们假定原始台语闭音节中的 * o 和 * u 分别来自原始侗台语的 * o 和 * u。原始侗台语闭音节韵中的元音为 * a、* e、* i、* o、* u。

(3)原始侗台语的 * -ʔ 和 * -ɣ 尾。

侗台语不同语支之间的同源词(包括早期方言间的借词)声调有对应关系。但同源词的声调也往往不对应,我们推测台水、黎和仡央 3 支的声调是独立产生的,尽管有相近的 4 个原始调。中古汉语平上去 3 调的词借入台水和黎之后,分别与台水的 ABC 3 调和黎的 ABC 3 调对应,表明台水和黎声调的产生不晚于中古。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提到,台水语的 C 调(李方桂先生构拟的原始台语的 B 调),黎语的 B 调和古布央语的 B 调起源于 * -ʔ 尾。"这"古黎语 * n̥e^{B} < 原始黎语 * C-niʔ。版纳傣语"这"niʔ^{8}。台水语 C 调来自 * -ʔ,但这个 * -ʔ 一般已消失,版纳傣语的-ʔ 一定另有来历。"尺"黎语 B 调,是汉借词,汉语"尺"的中古音有 * -k,现仫佬语读 tshek^{7},布依语 tsiʔ^{7}。台水语中原有的 * -ʔ 大约在台水共同语时代随着 C 调的产生渐失去,到了临高语中又从塞音尾中分出 * -ʔ 尾。汉语带 * -ʔ 尾的上声字借到临高语中读作 D 调。我们推测侗台诸语的 * -ʔ 有不同的来历。诸支早期的 * -ʔ 可能来自原始侗台语的 * -ʔ 或 * -q。早期侗台语方言中的韵尾的演变和形态的作用使得同源词的后世读法声调不对应。

侗台语古方言中的 * -ʔ 有的来自原始侗台语的 * -r(或 * -l)。如"新",泰语 mai^{5},侗语 mai$^{5'}$ < * mai^{C} < * mar。黎语黑土话 maːn^{1},布央语峨村话 maːn^{33}(< * man^{A}),旱拉哈语 maːl^{2},原始侗台语 * mar。

"浅",水语 djai^{5} < * ʔdai^{C} < * C-dar,布央语峨村话 tien^{33}(< * djen^{B}),旱拉哈话 ɖɣl^{3},原始侗台语 * C-dar。

"甜",水语 ljan^{6} < * ljan^{C} < * C-lar,黎语通什话 deːŋ^{1} < * C-deŋ^{A},布央语峨村话 ʑen^{33} < *jen^{A},旱拉哈语 thəl^{3},原始侗台语 * C-ler。

"砂子",龙州壮语彬桥话 ɬaːi^{2} < * zai^{A},黎语通什话 phau^{5} < * paʔ,原始侗台语 * p-rar。应与汉语"砂" * s-rar 有同源关系。

*-ɣ 在原始侗台语及后来的古方言中曾是形容词和数词的后缀,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

黎语"九" * plaɣ,应是"多" * plar 缀加 * -ɣ 的派生形式。* -m 也是古侗台语的形容词后缀。

"多"德宏傣语 lam¹。

"竖"(的)壮语武鸣话 taŋ³ < * C-daŋ-ɣ,水语 laŋ⁵ < * C-daŋ-ʔ,黎语通什话 kuɯŋ⁵ < * k-ləŋ-ʔ,原始侗台语 * C-laŋ-ɣ。"竖"(的)藏文 gʑuŋ < * (g-)k-ruŋ,缅文 doŋ² < * doŋ,景颇语(tiŋ³¹)tuŋ³³ < *duŋ。

"头",黎语通什话 go⁶ < * groɣ,原始台水语 * kroɣ,布央语峨村话 ðu¹¹ < * q-luɣ,原始侗台语 * q-loɣ < * q-lo-g。"首"汉语上古音 * qh-lug(书幽)。藏缅语中如史兴语"头"-qhʊ³³lu⁵³,达让僜语 kɹu⁵³,撒尼彝语、拉祜语 qo¹¹。

"知道",原始台语 * ro^B,仫佬语 ɣɔ⁴,原始侗台语 * C-roɣ。汉语"谕"上古音 * log(余侯)。

"烧",泰语 phau⁵,侗语、仫佬语 taːu³ < * phlaɣ。"燎"汉语上古音 * leg(来宵)。

"干"(燥),仫佬语 khɣo³ < * khroɣ。"燥"汉语上古音 * sleg(心宵)。

侗台语鼻尾韵后的 * -ʔ 和 * -ɣ 我们认为分别是黎语、仡央语鼻尾韵音节 B 调和 C 调,台水语 C 调和 B 调产生的条件。现代台语的个别方言的鼻音尾后还有-ʔ 的残存。如李方桂先生调查记录的龙州话"弟妹"noːŋʔ^C2,"锤子"koːnʔ^C2,"旱"leːŋʔ^C2,"洗"laːŋʔ^C2,"肚子"toːŋʔ^C2。①但这种-ʔ的出现只限于 C2 调(国内台语所标的第 4 调)音节。中古汉语上声词借入台水语读作 B 调(即李的 C 调),无论阴声韵或阳声韵,都不带 * -ʔ 尾。带 * -ʔ 尾的非鼻音韵,也一定是 C2 调。上古末期和中古时期的上声汉语词在李先生所记的龙州话中不能象这些 C2 调的词那样带-ʔ 尾,根据对汉语的研究,可以推断 C2 调原来的辅音尾不是 * -ʔ,而是 * -ɣ。在这种方言中由于浊声母的缘故,先是 * -ɣ 得以保存,后来演变为-ʔ。

临高语-ʔ 尾有两个来历,一是 * -t 或 * -k 尾等塞音尾演变而来的固有词的韵尾,二是随着借词带来的,如读作上声的中古音汉借词。"簸箕"布依语 doŋ⁴vi⁵,临高语 luŋ³vɔʔ⁷。"漏"(雨)布依语 zo⁶,临高语 loʔ⁸。(虫)"爬"布依语 zaːi⁶,临高语 ləʔ⁸。据此推测古台语方言中 C 调词有带 * -ʔ 尾的,借到古临高语时也带 * -ʔ 尾而在临高语中保存下来。

五 侗台语的核心词

自从本尼迪克特 20 世纪 40 年代根据黎语和仡佬语的数词与印尼语对应等认为侗台语与印尼语有发生学关系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赞成这一意见。本尼迪克认为汉藏语系不应包括侗台语和苗瑶语,只能包括汉语和藏缅语。语言是否有发生学关系应该从语音、形态和词汇 3 个系统的历史面貌的比较研究去认识。不同语言的原始语如果在语音和形态两个方面有语言的历史资料或构拟出来的面貌可以说明它们是相同或相似,还是类型上的相似。如果要证明它们有同源关系,还需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来说明。历史语言年代学还利用核心词词根的同源关系来估计两种有同源关系的语言的分化年代。由于南岛语与汉藏语在更早的历史时期有同源关系,我们有必要利用核心词表对侗台语与汉语、藏缅语及南岛语的关系作进一步的研究。说明侗台语到底与哪些语言有更为亲近的亲缘关系。以下参考斯瓦迪什 100 核心词表对侗台语的核心词作初步的构拟。原始侗台语用缩写 PKT 表示。

1. 自然事物

---

① Fang Kuei Li,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太阳",诸方言的叫法可直译为"白天的眼睛"。版纳傣语 ta^{1}van^{2},黎语通什话 tsha^{1}van^{4}。PKT* pra* blan。

"月亮",龙州话 buːn^{1},版纳傣语 dən^{1} < 原始台语 *ʔblən^{A},黎语通什话 n̥aːn^{1} < *n̥jan^{A},布央语峨村话 tiːn^{11} < *din^{C}。PKT* C-blin。

"星星",泰语 daːu^{2},彬桥话 daːu^{1} < 原始台语 *ʔdau^{A},黎语通什话 raːu^{4} < *k-dau,原始侗台语 *C-do。布央语峨村话 ləŋ^{33} < *C-doŋ。

"水",原始台语 *nam^{B} < PKT* namɣ。

"雨",原始台语 *pən^{A},原始侗水语 *C-plən^{A},古黎语 *pun^{A},古仡央语 *jut^{D}。PKT* p-run。

"石头",彬桥话 hin^{1} < *khlin^{A},黎语通什话 tshiːn^{1} < *tin^{A},原始侗台语 *k-lin。彬桥话"石山"phja^{1},仫佬语 pɣa^{1},布央语峨村话"石头"ma^{0}ða^{33} < *m-la,拉基语 la^{13}m̩^{33}。PKT* pla。

"砂子",彬桥话 ɬaːi^{2} < *zai^{A} < *C-lar,黎语加茂话 kɯ^{2}dei^{1},邕宁壮语"粗砂"hle^{6} < *khleʔ。PKT* C-lar。

"土",彬桥话 tum^{1},水语 hum^{5},毛南语 khəm^{5}。PKT* kh-lomʔ。

"地",泰语 din^{2},版纳傣语 din^{1} < *C-din^{A},黎语通什话 fan^{4} < *brən^{A}。PKT* m-din。布央语峨村话 lu^{33} < *du^{A}。

"云",彬桥话 pha^{3} < *pha^{B},侗语 ma^{3} < *C-ma^{B},仫佬语 kwa^{3}。PKT* k-maɣ。

"雾",原始台语 *mok^{D},黎语通什话 kaːu^{6} < *maɣ。PKT* mok, *maɣ。

"火",原始台语 *bei^{A} < *ber。

"灰",彬桥话 pjau^{6} < *pləu^{C} < *pluʔ,布央语峨村话 ma^{0}tu^{55} < *m-tu^{B} < *p-luʔ。

"烟"(炊烟),彬桥话 van^{2} < *ɡan^{A},黎语通什话 ɡoːn^{1} < *C-ɡon^{A}。PKT* C-ɡan。

"山",原始台语 *phla^{A} < *pla,峨村话 po^{32} < *plo^{C} < *ploɣ。PKT* pla。

"夜",彬桥话(taŋ^{2})kam^{6} 毛南语 ʔn̥am^{5} < *C-njəm^{C}。PKT* ɡ-rom。通什话 tsop^{7},加茂话 kɯ^{2}tshoːp^{9} < *ɡ-rop^{D}。

"路",武鸣话 ɣon^{1},邕宁壮语 hlon^{1},临高语 sun^{1} < *krun,通什话 kuːn^{1},加茂话 kɯ^{2}tin^{1},拉基语曼蓬话 khĩ^{43},峨村话 hun^{24} < khun^{A},六枝仡佬语 qə^{33}ʔlan^{31}。PKT* k-lun。

2. 身体部位

"头",泰语 hua^{1},武鸣壮语 kjau^{3} < 原始台语 *klo^{B},通什话 ɡo^{6} < *ɡro^{C},峨村话 ʔa^{0}ðu^{11} < *q-lu^{C}。PKT* ɡ-loɣ。

"头发",彬桥话 phjum^{1} < *phlum^{A},黎语西方话 rom^{1}。PKT* p-lum。

"眼睛",原始台语 *pra^{A},通什话 tsha^{1} < *pra^{A},峨村话 ma^{0}ta^{24} < *m-ta^{A}。PKT* pra。

"鼻子",彬桥话 daŋ^{1} < *C-daŋ^{A},峨村话 ʔa^{0}tiŋ^{33} < *q-diŋ^{A}。PKT* q-diŋ。

"耳朵",彬桥话 hu^{1} < *khlu^{A},水语 qha^{1} < *qhla^{A},通什话 ɬai^{4} < *mlai^{A},峨村话 ða^{33} < *la^{A},拉基语 pu^{33}lu^{35}。PKT* q-mla, *p-la。

"嘴",彬桥话 paːk^{7} < *pak^{D},侗语 paːk^{9},通什话 pam^{6} < *bam-ɣ。PKT* C-bak。

"牙齿",彬桥话 kheːu^{3} < *kle^{B}。武鸣话 fan^{2} < *plan^{A},水语 vjan^{1},通什话 fan^{1} < *pan^{A},峨村话 θoːŋ^{24} < *C-loŋ^{A},六枝仡佬语 plaŋ^{21}。PKT* p-lan。

"舌头",彬桥话 lin^{4} < *lin^{B},通什话 ɬiːn^{3} < *C-lin^{C},布央语郎架话 ma^{0}lɛn^{11} < *m-lin^{C}。PKT* m-lin-s。

"脖子",彬桥话 ko^{2} < *ɡo^{A},水语 qo^{4} < *ɢo^{B} < *ɢoɣ。汉语"喉"上古音 *ɢog。通什话"脖

子"ɯ^{3}ɬoŋ^{6} < * g-loŋ^{C}，峨村话 ʔa^{55}loŋ^{11} < * g-loŋ^{A}。PKT * g-loŋɣ。

"手"，彬桥话 mɯ^{2} < * mə^{A}，侗语南部方言 mja^{2}，北部方言 lja^{2} < * mla^{A}，通什话 ɯ^{3}meɯ^{A}，拉基语 ʔm̩^{45}，峨村话 ȵiak^{55} < * C-mak。PKT * m-lak 或 * m-laɣ。

"乳房"，彬桥话 num^{2} < * num^{A}，峨村话 ʔem^{55} < * qem^{B}。PKT * C-num。

"肚子"，泰语 thɔːŋ^{4} < * doŋ^{B}，侗语、水语 loŋ^{2}，峨村话 luŋ^{24}，贞丰仡佬语 ka^{42}luŋ^{35} < * k-luŋ^{A}，六枝仡佬语 pu^{33}ɬoŋ^{33}。PKT * C-loŋ。

"脚"，壮语武鸣话、侗语、水语 tin^{1}，通什话 ɯ^{3}tet^{7}，原始侗台语 * C-tin。通什话 khok^{7} < *kok，临高语 kok^{7}，武鸣话 kok^{7}。PKT * kok。

"皮"，彬桥话 naŋ^{1} < * n̥aŋ^{A}，通什话 noːŋ^{1} < * n̥oŋ^{A}，峨村话 ʔbuŋ^{24} < * q-buŋ^{A}。PKT * p-loŋ。

"心"，泰语 tɕai^{1}，布依语 tsɯ^{1} < * plei^{A} < * p-ler。通什话 ɬaːu^{3} < * plaɣ，贞丰仡佬语 phəu^{42}，旱拉哈语 lul^{C1} < * p-lul。PKT * p-lur。

"肝"，彬桥话、侗语、水语 tap^{7} < * tap，普标语 tjap^{7}，巴哈语 tap^{7}（试比较"眼睛"，普标语 teː^{1}，巴哈语 daː^{1}）。PKT * prap^{7}。

"骨头"，彬桥话 duk^{7}，侗语 laːk^{9} < * C-duk，通什话 fuːʔ^{8} < * brək，布央语郎架话 qa^{0}ʔdaːk^{31}。PKT * C-ruk。

"膝盖"，彬桥话 khau^{5}，布依语 ɣo^{5} < * khlu^{C}，水语 qu^{5}，通什话 go^{6}rou^{4}，峨村话 hu^{53}。PKT * g-luʔ。

"血"，彬桥话 ləːt^{8} < * lət^{D}，水语 phjaːt^{7}，通什话 ɬaːt^{7} < * plat^{D}，贞丰仡佬语 pja^{42}。PKT * plat 。

"肌肉"，彬桥话 nɯ^{4}，泰语 nɯə^{4} < * nə^{B} < * ni-s，贞丰仡佬语 ʔa^{42}ȵau^{35} < * C-nju^{A}。PKT * ni-s。

3．动植物

"鸟"，彬桥话 nuk^{8}'，布依语 zoʔ^{8}，拉珈语 mlok^{7}，侗语 mok^{8} < * m-luk，贞丰仡佬语 mo^{42}naŋ^{42} < * m-neŋ^{B}。PKT * m-nuk。

"鱼"，彬桥话 pja^{1}，泰语 pla^{2} < * pla^{A}，通什话 ɬa^{1} < * pla^{A}，峨村话 pja^{24} < * pla^{A}。PKT * pla。

"狗"，原始台语 * m̥a^{A}，侗语北部方言 kwa^{1}'通什话 pa^{4} < * ma^{A}。PKT * k-ma。

"衣虱"，彬桥语 min^{2} < * min^{A}，通什话 than^{1} < * ten^{A}，峨村话 ma^{0}ten^{33} < * m-den^{A}。PKT * m-den。

"树"，彬桥话 mai^{4} < * mai^{B}，通什话 tshai^{1} < * tai^{A}，贞丰仡佬语 mo^{42}tai^{42} < * m-tai^{B}。PKT * m-taɣ。

"种子"，泰语 maʔlet^{8} 或 let^{8}，侗语 pan^{1}，通什话 fan^{1} < * pan^{A}，峨村话 pe^{24}，拉基语 pjɔ^{43}。PKT * p-len。

"叶子"，彬桥话 baɯ^{1} < * ʔbai^{A}，通什话 beɯ^{1} < * ʔbei^{A}。PKT * k-bar。

"根"，彬桥话 laːk^{8}，毛南语 saŋ^{1} < * k-raŋ，峨村话 θaŋ^{24} < * k-raŋ^{A}。PKT * k-raŋ。

"油脂"，彬桥话 laːu^{2} < * lau^{A} 可能是汉借词。通什话 guːi^{6} < * gruɣ 可与汉语"油"上古音 *C-lug（余幽）比较。傣语、水语 man^{2} < * man^{A}，六枝仡佬语 mlaŋ^{31}，峨村话 man^{33}。PKT * man，* m-laŋ。

"蛋"，彬桥话 khjai^{5} < * khlai^{C} < * k-lar。通什话 zuːm^{4} < * gləm^{A}，峨村话 tam^{24} < * tam^{A}。PKT * g-lam。

"角"，泰语 khau^{1}，侗语 paːu^{1}，水语 qaːu^{1}，黎语 hau^{1} 峨村话 ʔu^{24} < * qu。PKT * C-qo。

"尾巴"，彬桥话 haːŋ^{1} < * khlaŋ^{A}。仫佬语 khɣət^{7}，通什话 tshut^{7} < * s-rut^{D}，峨村话 ɕut^{55}。PKT

*C-dut。

"毛"，彬桥话 khun^{1}，布依语 pɯn^{1} < * k-pun^{A}，侗语 pjən^{1}，毛南语 sən^{1}，通什话 hun^{1} < * phun^{A}。PKT* k-plər。黎语元门话 ŋən^{4}，峨村话 mui^{53}。PKT* k-mur。

"爪"，彬桥话 lip$^{8'}$，通什话 ʔɯ^{3}li:p^{7}，峨村话 ʔe^{33}ȵa:p^{55}。PKT* k-lip。

4. 动作和知觉

"吃"，彬桥话 kin^{1} < 原始台语 * kin^{A}，峨村话 ka:n^{24} < * kan^{A}。通什话 lau^{5} < * l̥au^{B} < * C-loʔ，毛南语 na^{4} < * na^{B}。

"喝"，仫佬语 hɣop^{7} < * khlop^{D} 或 * C-rəp^{D}，通什话 tshɯp^{7} < * təp^{D}，临高语 lum^{4}，佯僙语 ro:m^{4}，布央语巴哈话 ram^{45}。PKT* C-rup，* C-rumɣ。

"咬"，彬桥话 khɯp^{7}，布依语 ɣap^{7} < * khlup^{D}，黎语元门话 rap^{8}，峨村话 ðam^{11} < * lam^{C}。PKT *k-lap。

"说"，版纳傣语 va^{6}，侗语 wa^{6}，毛南语 la^{4} < * blaɣ。

"看见"，彬桥话 han^{1}，布依语 zan^{1} < * khlan^{A}，仫佬语 l̥ən^{1} < * C-lən^{A}，峨村话 la:ŋ^{24} < * l̥aŋ^{A}，通什话 la:i^{3} < * klaɣ^{C}。PKT* k-lanɣ。

"听"，彬桥话 tiŋ^{6} < * diŋ^{C}，通什话 ɬiaŋ^{1}（听说），贞丰仡佬语 tsaŋ^{13} < * plaŋ。PKT* p-laŋ。"听见"，德宏傣语 ŋin^{2} < * njin^{A}，通什话 pleɯ^{1} < * plu。

"知道"，原始台语 * ro^{B}，仫佬语 ɣɔ^{4}，黎语白沙话 paɯ^{3} < * p-ro^{C}，峨村话 ʔdɛ^{55} < * C-de^{B}。PKT* p-roɣ。

"睡"，彬桥话 no:n^{2} < * non^{A}，侗语 nun^{2}，通什话 tshu:n^{1} < * prun^{A}。PKT* m-lun。

"死"，彬桥话 ha:i^{1}，武鸣壮语 ɣa:i^{1}，拉珈语 plei^{1}，原始台水语 * phrai^{A}，通什话 ɬu:i^{4} < * mlui^{A}，黎语加茂话 lɔ:t^{7}，六枝仡佬语 plɑn^{31}。PKT* m-lar，* m-lat。

"杀"，彬桥话 kha^{3}，仫佬语 l̥i^{3} < * khla^{B}，通什话 hau^{3} < * khaɣ。PKT* kh-laɣ。

"走"，彬桥话 phja:i^{3} < * phlai^{B}，峨村话 va^{11} < * bla^{C}。PKT* plaɣ，* blaɣ。

"飞"，彬桥话 bin^{1} < * ʔbin^{A}，旱拉哈语 pɤl^{4}。PKT* C-bir。

"游泳"，毛南语 vai^{1}，通什话 plei^{1} < * plei^{A}，拉基语 phu^{23} < * phu^{A}。PKT* pler。

"来"，水语、仫佬语 taŋ^{1} < * taŋ^{A}，峨村话 ʔdɔŋ^{24} < C-doŋ^{A}，贞丰仡佬语 luŋ^{35}（到）< * luŋ^{A}，黎语加茂话 mɯŋ^{4} < * məŋ^{A}。PKT* m-loŋ。

"坐"，彬桥话 naŋ^{6}，布依语 zaŋ^{6} < * m-laŋ^{C}，通什话 tsoŋ^{3} < * m-loŋ^{C}。PKT* m-laŋɣ。

"站"，彬桥话 jin^{1}，武鸣话 dɯn^{1} < * ʔdin^{A}，通什话 tsu:n^{1} < * k-lun^{A}，壮语河池话 roŋ^{2}，贞丰仡佬语 l̥aŋ^{42} < * laŋ^{B}。PKT* k-diŋ。

"躺"，仫佬语 hɣa:ŋ^{4} < * klaŋɣ。侗语 ŋwa^{2} < * ŋa^{A}，通什话 kau^{2} < * ŋoʔ（睡），布央语巴哈话 ŋu^{11} < * ŋu^{A}。PKT* ŋu。

"给"，彬桥话 hɯ^{3} < * khləi^{B}，侗台语 sa:i$^{1'}$ < * krai^{A}，通什话 deɯ^{1} < * ʔdei^{A}。PKT* k-derɣ。

"烧"，泰语 phau^{5}，柳江壮语 pjau^{1} < * plau^{C}，侗语、仫佬语 ta:u^{3} < * plau^{B}，峨村话 ʔdu^{24} < * C-du^{A}。PKT* ploɣ 或 * ploʔ。

5. 状态

"新"，彬桥话 maɯ^{5} < * məi^{C}，侗语 mai^{5}，黎语黑土话 ma:n^{1} < * man^{A}，加茂话 ɬau^{4}，旱拉哈语 *ma:l^{A}。PKT* mlar。

"好"，彬桥话 dai^{1} < * ʔdei^{A}，毛南语 da:i^{1}，PKT* k-der。

“热”，泰语 duuət^{9}，武鸣话 daːt^{7} < * ʔdat^{D}，通什话 tiːt^{7} < * tit^{D}，峨村话 tɔt^{55} < * C-tot^{D}。PKT* k-dot。

“冷”，彬桥话 daːŋ^{3} < * ʔdaŋ^{B}，侗语 leŋ^{4}，拉基语 quaŋ^{55}。PKT* q-laŋɣ。

“满”，侗语 tik^{9} < * tik^{D}，临高语 dik^{7}，黎语保定话 thiːk^{7} < * tik^{D}，仫佬语 pik^{7}，峨村话 tiak^{55}，拉基语 m̥^{n}tji^{23}。PKT* m-dik。

“干”(燥)，彬桥话 khauɯ^{5}，武鸣话 ɣaːɯ^{3}，侗语 so^{3} < * khroɣ，通什话 daːɯ^{1} < * ʔdau^{A}，峨村话 χa^{55} < * qha^{B}。PKT* qhroɣ。

“红”，彬桥话 deŋ^{1} < * ʔdeŋ^{A}，通什话 geːŋ^{4} < * greŋ^{A}，峨村话 luːn^{11} < lun^{C}。PKT* g-reŋ。

“黄”，彬桥话 ləŋ^{1} < * l̥əŋ^{A}，通什话 ɬeːŋ^{4} < * mleŋ^{A}，峨村话 ŋaːn^{11} < * ŋan^{C}。PKT* m-leŋ。

“白”，彬桥话 khaːu^{1}，武鸣话 ɣaːu^{1} < * kho^{A}，通什话 khaːu^{1} < * kau^{A}，水语 cwa^{3} < * ka^{B}。PKT *kho 或 * khoʔ。

“黑”，彬桥话 dam^{1} < * ʔdam^{A}，通什话 dam^{3} < * ʔdam^{C}，贞丰仡佬语 laŋ^{35} < l̥aŋ^{A}。PKT* q-dam。

“大”，彬桥话 luŋ^{1} < * luŋ^{A}，通什话 loŋ^{1} < kloŋ^{A}，贞丰仡佬语 paŋ^{31} < baŋ^{A}。PKT* C-luŋ。

“小”，布依语 ne^{5}，版纳傣语 nɔi^{5}，侗语 ni^{5}，原始侗台语 * C-niʔ。德宏傣语 ɔn^{5}，侗语 un^{3}，黎语保定话 ʔeŋ^{2}，拉基话曼蓬话 ʔã^{23}。PKT* enʔ。

“长”，彬桥话 ɬi^{2}，布依语 zai^{2} < * ri^{A}，佯僙语 raːi^{3}，通什话 taːu^{6} < * dau^{C}，峨村话 ði^{33} < * ri^{A}。PKT* C-riɣ。

“多”，彬桥语 laːi^{1} < * l̥ai^{A}，通什话 ɬaːi^{1} < * klai^{A} 或 * plai^{A}，布央语巴哈话 pja^{11} < * pla^{A}。PKT* p-lar。

“圆”，壮语 luːn^{2}，版纳傣语 mun^{2}，仫佬语 kon^{6}。PKT* C-lon。

6. 其他

“一”，布依语 diau^{1}，侗语 laːu$^{3'}$ < * k$_{r}$doɣ，通什话 ɯ^{3}，保定话 tsheɯ^{3} < * k-təɣ。PKT* k-doɣ 或 * k-loɣ。

“二”，仫佬语 ɣa^{2} < * la^{A}，通什话 ɬau^{3} < * k-laɣ。

“我”，彬桥话 kau^{1} < * kou^{A}，通什话 hou^{1} < * khu^{A}，峨村话 ku^{24} < * ku^{A}。PKT* ku。

“我们”，彬桥话 lau^{2} < * ləu^{A}，侗语 taːu^{1} < * tau^{A}，黎语黑土话 ʔa^{2}rou^{1} 通什话 fau^{1} < * pləu^{A}，贞丰仡佬语 tau^{35} < tau^{A}。PKT* p-lo。

“你”，彬桥话 maɯ^{2} < * mai^{A}，通什话 meɯ^{1} < * m̥ei^{A}，峨村话 ma^{33} < * ma^{A}。PKT* mar。

“这”，彬桥话 nai^{3}，版纳傣语 niʔ^{8}，侗语 naːi^{6}(< * nai^{C})，通什话 ni^{5} < * n̥i^{B}，峨村话 ni^{33} < *ni^{A}。PKT* C-niʔ，* C-nar-ɣ。

“那”，彬桥话 niŋ^{3}，版纳傣语 nan^{4} < * C-nonɣ。仫佬语 ka^{6}，侗语 ʨa^{5}(< * kja^{C})，水语 tsa^{5}，通什话 haɯ^{5} < * khai^{B}。PKT* klaʔ，* klar。

“谁”，彬桥话 ki^{2}naɯ^{2}，武鸣话 pou^{4}laɯ^{2}，毛南语 ai^{1}nau^{1}，通什话 a^{3}ra^{2}。以上双音节复合词的后一音节为疑问词“哪”。PKT* C-la 或 * C-lar。

“什么”，彬桥话 ki^{5}laŋ^{1}，版纳傣语 bau^{5}saŋ^{1}，水语 ni^{4}maːŋ^{2}。侗台诸方言“什么”一般是复合词。黎语由“东西”“何”构成。如白沙话“什么”mau^{2}pla^{2}，“东西”mau^{2}。“东西”PKT* maʔ，“什么”* plaʔ。侗语 maːŋ^{2} < * maʔplaŋ。贞丰仡佬语“什么”mu^{31}tshai^{42} < * mu^{A}pla^{B} < * mu plaʔ。

“人”，彬桥话 kən^{2}，侗语北部方言 kən^{2} < * gin。峨村话 ma^{0}ʔiŋ^{24} < * m-qiŋ^{A}，水语 qhaŋ^{3}(青年

男子）< * qiŋ。

"女人"，武鸣话 me^{6}buɯk^{7}，侗语 ɲən^{2}mjek^{9} 是复合词。侗语 mjek^{9} < * mlek"女"。"女"拉基语曼蓬话 mja^{22}。彬桥话 me^{6} < * me^{C} < * me。

"男人"，彬桥语 ti^{6}po^{6}，横县话 pou^{4}θaːi^{1}，版纳傣语 kun^{2}tsaːi^{2} 等都是后起的复合词。水语 ai^{3} mbaːn^{1}，黎语保定话 pha^{3}maːn^{1}。保定话 maːn^{1} < * C-man。PKT * ba(-n)

"不"，壮语武鸣话 bau^{3}，毛南语 kam^{3}，侗语 kwe^{2}。PKT * k-maɣ。通什话 vei^{4} < * ble。

"名字"，毛南语、水语 daːn^{1} < ʔdan^{A} < * C-dan。通什话 pheːŋ^{1} < * peŋ。

"都"，版纳傣语 kɔ^{4} < * goɣ，通什话 za^{3} < * khlaɣ。PKT * kh-laɣ 或 * g-laɣ。

第七章　苗瑶语古音构拟

关于苗瑶语和藏缅语、汉语的关系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较早时已有不少学者认为苗瑶语是汉藏语的一支,称之为苗瑶语族。后来本尼迪克特认为"苗瑶语言在早期似乎就从澳泰语(Austro-Tai)的大陆语群中分离出来,向北和向西方向移动,并开始与汉藏语发生接触"。[①]认为苗瑶语与汉语、藏缅语是接触关系。后来格林伯格(Greenberg)也同意他的分类。[②]

苗瑶语与汉语、藏与汉语、藏缅语到底是发生学关系还是接触关系是我们汉藏语历史语言学研究者不能置之不顾的问题。我们除了可以依据民族学和史前考古等材料来考证苗瑶文化的来龙去脉外,有必要先从苗瑶语古音的构拟开始研究然后进一步将其与汉语、藏缅语等作比较来回答这个问题。以下我们将参照张琨先生的《原始苗语的声母》、王辅世先生的《苗语古音构拟》、王辅世、毛宗武先生的《苗瑶语古音构拟》和 G.B.唐纳先生的《原始苗瑶语构拟中的问题》等论著讨论苗瑶语古音的构拟。[③] 以下的讨论如同对藏缅语和壮侗语的研究,从个别的方言开始,在不同支系方言的构拟基础上构拟原始苗瑶语的语音。

原始苗瑶语从汉藏共同语中分化出来之后其中的一支大约在汉晋之时分化出现存的不同支系。根据王辅世、毛宗武先生的意见苗瑶语族分为苗、畲、瑶 3 个语支。苗语支有苗、布努、巴哼、炯奈 4 种语言,瑶语支只有勉语一种,畲语支也只有畲语一种。苗语不同方言间的语音分歧最大,勉语方言的语音差别较小,我们先从勉语开始讨论。

一 勉语古音构拟

勉语作为瑶语族语言中的一支,一共有勉、金门、标敏和藻敏 4 种方言。我们这一节以勉语勉方言广滇土语的系统为讨论对象。广滇土语分布在广西阳朔、临桂、灌阳、资源、龙胜等县。1982 年出版的《瑶族语言简志》描写的是勉方言广滇土语龙胜大坪江话。大坪江话有包括腭化、圆唇辅音声母在内的 79 个声母,61 个韵母。6 个舒声调 2 个促声调。[④]《苗瑶语古音构拟》中所列的除了大坪江话(标为江底)外还有勉方言湘南土语的湘江话,勉方言罗香土语的

---

① 白保罗《苗瑶语与藏缅语的早期借词关系》,乐赛月译,《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十四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 1992 年印。

② Merritt, Ruhlen, A Guide to the World's Languages, Volume I: Classification, p.153,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③ 张琨《原始苗语的声母》,《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2),中国社会科学民族研究所语言室印。王辅世《苗语古音构拟》,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印,1994 年。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年。

④ 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瑶族语言简志》第 13 页至 20 页,民族出版社,1982 年。

罗香话，蒙山县长坪乡的长坪土语东坪洞村话，云南省河口县勉语金门方言的樑话，广西凌云县金门方言的览金话，广西全州县标敏方言的东山话，广西恭城标敏方言石口土语三江话，广东连南县藻敏方言的大坪话。以下先从大坪江话的声母开始讨论。

1.古勉语的声母

大坪江话声母系统如下：

p	ph	b	m	m̥	w	f
t	th	d	n	n̥	l	ɬ
ts	tsh	dz				s
tɕ	tɕh	dʑ	ȵ	ȵ̊	j	ɕ
k	kh	g	ŋ	ŋ̊		h

此外 p、t、ts 3 列配以 j 构成腭化声母，p、t、ts、tɕ、k 配以 w 构成 5 列圆唇声母。另外还有腭化圆唇声母 kjw，khjw，gjw，hjw，加上零声母，共有 80 个声母。大坪江话的 8 个调来自原始勉语 A、B、C、D 4 个原始调，单数调为古清声母音节的声调，双数调为浊声母音节声调这一点《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已经说明。清送气塞音声母、清鼻音声母、送气清塞擦音声母和零声母音节只有单数调，而其他声母构成的音节往往有单数和双数两种声调。

(1)唇塞音和唇擦音

大坪江单数调的 p- < * p-，双数调的 p- < * b-。如"知道"pei^{1}，试比较构拟的苗语 * pui^{A}。"百"pɛ^{7}，古苗语 * pa^{C}。① "坪"peŋ^{2}，"耙"pa^{2} < * b-都是汉借词。

ph- < * ph-，如"剖"phai^{5}，苗语 * phai^{C}。"晒"phuːi^{1}，勉语东山话 phəi^{1}，三江话 phwei^{1}，苗语复员话 phen^{A}。

b-一般是单数调，< * mp-。"梦"大坪江话 bei^{5}，苗语 * mpei^{C}。"打"bo^{7}，长坪话 bɔp^{8b}，樑子话 bɔp^{8}，布努语瑶里话 mpɔ^{7}。单数调 b-的侗台语借词与侗台语的 ʔb-对应。

f- < * s-。如汉借词"西"fai^{1}，"三"faːm^{1}，"孙子"fun^{1} 等。只有单数调。

颚化唇塞音声母来自唇塞音和流音结合的复辅音。

单数调的 pj- < * pl-，双数调的 pj- < * bl-。"毛"大坪江 pjei^{1}，东山话、三江话 pli^{1}，苗语古音 * pljei^{A}。"房子"大坪江 pjau^{3}，长坪话 plau^{3}，东山话 pla^{3}，三江话 plɔu^{3}，苗语川黔滇方言高坡话 plæ^{3}，"额头"大坪江 pjoːŋ^{2}，樑子话、东山话 ploŋ^{2} < * mbl-。双数调的"薄"pje^{8}，"花"pjaŋ^{2}，《苗瑶语古音构拟》中拟为 * bwj-。

送气的 phj- < * phl-。如"肺"phjom^{1}，三江话 bun^{5}，苗语川黔滇方言宗地话 mplu^{5}。"骗"phjen^{5} 是汉借词。

bj-通常是双数调的，如"鱼"blau^{4}，"笋"bjai^{6}，"稻子"bjau^{2}，"舌头"bjet^{8} 等，< * mbl-。"鱼"长坪话 blau^{4}，东山话 bla，三江话 plɔu^{4}。苗语川黔滇方言高坡话 mplæ^{4}。"笋"览金话 blai^{6}，东山话 plai^{6}，苗语高坡话 mplu^{6}。

双数调的 pw-，如"手"大坪江 pwo^{4}，勉语其他方言声母为双数调的 p-。从《苗瑶语古音构拟》"手"所属的第 77 韵类这一组词的读法看，不同声类的大坪江词韵母前都有-w-。"手"古苗语 * ble^{B}，(原始语中与"五" * pla^{A} 有同源孳生关系)。古勉语唇塞音后的 * -l-、* -r- > -w-。

① 苗语的构拟参见下文。

(2)舌尖塞音和舌尖擦音

单数调的 t- < * t-，双数调的 t- < * d-。如“胆”ta:m^{3}，“东”toŋ^{1}，“铜”toŋ^{2}，“蹄”tei^{2} 等都是汉借词。

th-见之于如“兔”thou^{5}，“退”thu:i^{5}，“到”thau^{5} 等汉借词。

单数调的 d- < * nt-。如“长”da:u^{3}，古苗语 * nte^{B}。“戴”（帽），doŋ^{5}，古苗语 * ntuŋ^{C}。

双数调的 d- < * nd-。如“生”dau^{6}，苗瑶语古音 * ndau^{C}（王辅世、毛宗武）。“苎麻”du^{6}，古苗语 * ndju^{C}。

dj-见之于单数调，有不同的来历。如“布”“药”都读作 dje^{1}，与勉语其他方言不同。“药”览金话 gja:i^{1}，东山话 hja^{1}。“布”古苗语 * ntei^{A}，东山话 di^{1}。“药”和“过”（河）kwje^{5} 的元音是对应的。“过”览金 kwa:i^{5}，东山 kwa^{5}。“药”原始苗瑶语 * kla > 原始勉语 * ŋkla > 勉方言 dje^{1}。“树”原始苗瑶语 * kluŋ > 原始勉语 * ŋklɛŋ。“树”勉语樑子话、览金话 gjaŋ^{5}。

“九”大坪江 dwo^{2} < * glo^{A}。可与藏缅语“九” * gru 比较。

s- < * -r-。“蜈蚣”sap^{7}、“针”sim^{1}、“姜”suŋ^{1}、“红”si^{7} 等都是如此。“蜈蚣”sap^{7} < * khrəp，养蒿苗语 khu^{7}，古苗瑶语 * khlau（王辅世、毛宗武）。“针”sim^{1} < * khrim，畲语多祝话 kjɔŋ^{1}。“姜”suŋ^{1} < * khreŋ，布努语 khjəŋ^{3}。“红”si^{7} < * khrik 汉语“赤” * khlak。

双数调的 s-，如“事”si^{6} 是汉借词，< * zɿ。

(3)舌根塞音和舌根擦音

单数调 k- < * k-，双数调 k- < * g-。“借”大坪江、长坪、樑子、览金 ka^{3}，古苗语 * qja^{B}。“远”大坪江、湘江、长坪、览金、东山、三江 ku^{1}，古苗语 * qle^{A}。《苗瑶语古音构拟》中“远”“黄瓜”“宽”“过”等词的苗瑶语古音的声母拟为 * qlv-。① “自己”kan^{2} < * gan。

kh-声母字，如“窟”（窿）khot^{7}，“开”kho:i^{1} 是汉借词。“好”（吃喝）khu^{3}，“竹碗”khɔ^{7}《苗瑶语古音构拟》中拟为 * kh-。

单数调的 g- < * ŋk-。“渴”ga:t^{7}，罗香话 ga:t^{7}，东山话 gwan^{7}，古苗语 * ɴqhe^{D}。“干”ga:i^{1}，湘江话 ga^{1}，览金话 ga:i$^{1'}$，古苗语 * ɴqha^{A}。双数调的 g- < * ŋg-。“姑父”gjwe^{4} < * ŋgjo^{B}。

单数调的 h- < * l̥-。“哪”ha:i^{5}，湘江话 ha^{5}，罗香、长坪 la:i^{5}。“烂”hu^{3}，古苗语 * lu^{A}。“骂”he:m^{5}，苗语养蒿话 tha^{5}，石门坎话 la^{5}。

双数调 h-的常用词多为汉借词，如“鞋”he^{8}，“学”ho^{8} 等。“窄”hep^{8}，樑子话 hjep^{8}，东山话 hjɛn^{8}，② 苗语养蒿话 ŋi^{8}，《苗瑶语古音构拟》中拟为 * ɴɢe:p。大坪江 hep^{8} 应 < * glep。“爽”ha^{4} < * gla^{B}，布努语 ka^{1}le^{2}，苗语养蒿话 ŋo^{4}。

(4)鼻音

双数调的 m- < * m-。“苍蝇”muŋ^{4}，长坪 moŋ^{4}（蚊子）。“有”ma:i^{2}，樑子、览金 na:i^{2}，东山 ma^{2}，苗语 * mje^{A}。“去”mi:ŋ^{2}，樑子、览金 niŋ^{2}，苗语 * mjuŋ^{B}。

单数调的 m- < * ʔm-。“痛”mun^{1}，苗语 * ʔmoŋ^{A}。“软”mau^{1}，可能是侗水语借词。水语、毛南语、佯僙语“软”ʔma^{3}。

m̥- < * m̥-。如“油脂”m̥ei^{1}，“米”m̥ei^{3}。

① 《苗瑶语古音构拟》第 346、347 页。

② 东山话 * -p 先并入 * -t，然后变作-n。

mj- < * ml-。“溢”mjen^{4},东山话 pjan^{2},布努语 ʐon^{6}。“鬼”mjen^{3},湘江话 mjəŋ^{3},应是侗水语借词。“鬼”“神”水语、毛南语 ma:ŋ^{1}。

m̥j-声母,如“脸”m̥jen^{1} < * m̥l-,苗语先进话 plho^{5}。

双数调的 n- < * n-。“叶子”nɔm^{2} < * nom^{A},苗语* mbluŋ^{A},《苗瑶语古音构拟》列为同源词。“鸟”no^{8} < * nok,苗语* nuŋ^{C}。

单数词的 n- < * ʔn-。“蛇”naːŋ^{1},苗语古音* ʔneŋ^{A}。“这”na^{3},苗语* ʔnaŋ^{B}。

n̥- < * n̥-。“饭”n̥aːŋ^{5},苗语* n̥ɔn^{C}。

双数调的 ȵ- < * nj、* ŋj 或* ȵ。“吃”ȵen^{6},苗语* nɔŋ^{A}。“芽”ȵa^{2} < * ŋja^{A},东山话 ŋa^{2},是汉借词。同样情况的如“鹅”ȵe^{2},长垌话 ȵie^{2},东山话 ŋɔ^{2}。“种子”ȵi:m^{1},樑子话 ŋjim$^{1'}$,苗语 ʔɳuŋ^{A}。“生”(瓜)ȵom^{4},苗语* ȵuŋ^{B}。“染”ȵom^{6},是汉借词。

单数调的 ȵ- < * ʔnj-。“嫂子”ȵaːm^{1},苗瑶语古音* ʔnjaːm^{A}(王辅世、毛宗武)。“哭”ȵom^{3},苗语* ʔȵin^{B}。“嫂子”“哭”畲语多祝话分别读作 ŋin^{3}。双数调 ȵ-的畲语同源词也是读作 ŋ-等。畲语缺少 ȵ-这个音位。

ŋ̊ < ŋ̊j-。“心肠”ŋ̊ou^{3},多祝话 ŋjɔ^{3},苗语* ŋ̊jon^{B}(肠子)。“年”ŋ̊aŋ^{5},多祝话 ŋjɔ^{5}。

ŋ- < * ŋ-。“水牛”ŋoŋ^{2},苗语* ȵoŋ^{A},苗瑶语古音 ŋɔŋ^{A}(王辅世、毛宗武)。“瓦”ŋwa^{4},“饿”ŋo^{6}是汉借词。苗、勉两支缺少单数词的 ŋ-声母,畲语则不乏这样的音节。畲语单数词的 ŋ-又往往与苗勉语单数调的 ȵ-或清的ŋ̊-对应。可能古勉语曾有过* ʔŋ-声母,后来并入到* ȵ-或其他声母。这个问题留到以后再研究。

(5)舌尖塞擦音

勉语的舌尖塞擦音词不少是汉借词。如“水井”wam^{1}tsiːŋ^{3}。wam^{1}“水”,tsiːŋ^{3} 借自汉语“井”。“茶”tsa^{2} 借自汉语“茶”。其他如“箭”tsin^{5},“锤”tswei^{2},“筷子”tsou^{6}(箸)等。

单数词的 ts- < * ts-,双数词的 ts- < * dz-。如“臭”,tswei^{5},苗语* tsj^{C}。“塞”tsot,苗语瑶语古音* ntsjut。“柴”tsaːŋ^{5},罗香话 θaːŋ^{2},大坪话 haŋ^{5} 仍应 < * dz-。如(几)“钱”tsin^{2} 是汉借词,罗香和大坪分别读作 θin^{2} 和 hɛn^{2}。

tsh- < * tsh-。“床”tshou^{5},罗香话 ɕou^{5},大坪话 fu^{5}(< * hu^{5})。“水獭”tshat^{7},罗香话 ɕaːt^{7},大坪话 hat^{7}。汉借词“炒”大坪江话 tshaːu^{3},罗香话 ɕaːu^{3},大坪话 hau^{3}。

单数调的 dz- < * nts-。“洗”dzaːu^{5},苗语* ntsa^{B}。“蚯蚓”dzuŋ^{1},“船”dzaːŋ^{3} 等与“洗”诸方言点的声母读法大致对应。①

双数调的 dz- < * ndz-。“嘴”dzuːi^{2},三江话 tɕi^{2},大坪话 dzi^{2},苗语* ŋgjɔ^{A}。“刀”dzu^{8},三江话 tɕɔ^{8},大坪话 dziu^{8}。“咸”dzaːi^{2},苗瑶语古音* ndzæi^{A}(王辅世、毛宗武)。

“血”dzjaːm^{3} < * ntsjam^{A} 带-j-介音,苗语 * ntshjem^{B}。共同语的* -j-使苗语产生舌尖后塞擦音。

“害怕”dzje^{5} < * ntsjɔ^{C},苗语* ntshjai^{C}。

(6)舌面塞擦音和舌面擦音

单数调的 tɕ- < * kl-。“角”tɕɔːŋ^{1},长坪话 kjoːŋ^{1},三江话 kloŋ^{1}。“剪”tɕap^{7},长坪话 kjap^{7},三江话 kle^{7}。“狗”tɕu^{3},长坪话 kju^{3},三江话 klu^{3},苗语* qle^{B}。

---

① 参见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第 145 页。

双数调的 tɕ- < *gl-。（山）“岭”tɕiːm^2，长坪话 kjəm^2，三江话 kleŋ^2。“瘦”tɕai^6，长坪话 kjai^6，三江话 klai^6。

tɕh- < *khl-。“力”tɕha^7，樑子话 kja$^{7'}$，东山话 khla^7。“跨”tɕhaːm^5，东山话 laːm^5。

单数调的 dʑ- < *ŋkl-。“刺”dʑim^3，长坪话 gim^3。“闭”（眼）dʑip^7。“夹”（菜）dʑap^7，东山话 kan^7。

双数调的 dʑ- < *ŋgl-。“下”（山）dʑe^6，长坪话 gja^6。“嫌”dʑiːm^2，长坪话 gjəm^2，东山话 gjɛn^2。

单数调的 j- < *ʔj 或 *ʔnj。“住”“在”jom^1，长坪话 jəm^1，览金话 jam^1，东山话 jan^1 苗语 *ʔnjom。“我”je^1，长坪话、览金话 ja^1，东山话 jie^1。

双数调的 j- < *gr-。“尿”jwe^4，湘江话 gjwe^4，东山话 lɔ^4，大坪话 vjɛ^4。“黄”jwaŋ^2，大坪话 vjaŋ^2，苗语 *ɢleŋ，苗瑶语古音 *ɢlwjʌŋ^A（王、毛）。

单数调的 ɕ- < *h-。“耳环”ɕun^1，勉方言长垌话 hyn^1。“燕子”pu^{2}ɕin^5，长垌话 pu^{2}hin^5。

双数调的 ɕ- < *gr-。“八”ɕet^8，大坪话 dzjat^8，苗语 *ja^D。“贼”ɕeu^6，长垌话 heu^6。

(7)ɬ-，l-，w-和零声母

单数调的 ɬ- < *ŋkhl-或 *l̥-。“肝”ɬan^1，罗香话 gan^1，樑子、览金 gjen，三江话 lan^1，苗瑶语古音 *ŋkhlʌn（王、毛）。“高”ɬaŋ^1，罗香话 gaŋ^1，樑子、览金 gjaŋ^1，三江话 laŋ^1。“竹子”ɬau^3，樑子话 lau^3，三江话 lau^3，苗瑶语古音 *l̥o^B。“绳子”ɬʌːŋ^1，樑子话 laŋ^1，三江话 ljaŋ^1。

单数调的 l- < *ŋkl-。“菜”lai^1，罗香话 gai^1，樑子、览金 gjai^1，三江话 lai^1。“衣服”luːi^1 罗香话 gui^1。“好”laŋ^2，罗香话 gwaŋ^5，樑子、览金 gɔŋ^5，三江 lɔŋ^5。

双数调的 l- < *ŋgl-或 *l-。“天”laŋ^2，罗香话 guŋ^2，樑子话 guŋ^2，览金话 guːŋ^2，苗语 *ɴɢlon^A。“粮仓”lam^4，罗香话 gam^4，樑子、览金 gjam^4，东山话 lan^4。“村寨”laŋ^4，罗香话 gaŋ^4，览金话 gjaŋ^4，三江话 laŋ^4。大坪江“久”lau^2，“个”laːn^2 < *l-。

单数调的 w- < *ʔr-，双数调的 < *r-。单数词 w-的例词有“水”“那”，参见下文的讨论。双数调 w-的来历只是推测。

双数调 w-的汉借词如“坏”waːi^6，“话”wa^6，“万”waːn^6，“横”wɛːŋ^2。

零声母 < *ʔ-。“肿”om^5，苗语 *ʔom^C。“苦”iːm^1，苗语 *ʔim^A。

根据以上的讨论，古勉语的声母系统构拟如下：

p	ph	b	ʔm	m̥	m	mp	mph	mb		
pr	phr	br								
pl	phl	bl							l̥	l
t	th	d	ʔn	n̥	n	nt	nth	nd	s	z
ts	tsh	dz				nts	ntsh	ndz	ʔj	j
k	kh	g	ʔŋ	ŋ̊	ŋ	ŋk	ŋkh	ŋg	h	ɦ
kr	khr	gr								
kl	khl	gl				ŋkl	ŋkhl	ŋgl		
ʔ			ʔr		r					

2.古勉语的元音

大坪江话元音分长短，有：

i	e	ɛ	u	o	a		ə	ɿ
iː	eː	ɛː	uː	oː	aː			
iu	eu		ui	ou	au	aːu		
	ei		uːi	oːi	ai	aːi		

ə 和 ɿ 是因现代汉语借词而出现,[1] 没有长短的对立。长元音只出现在有韵尾的音节中。

(1)元音的长短

勉语中有一批中古时代的汉借词,其声调特点是古勉语的 A、B、C、D 调分别与汉语的平上去入调对应。汉语方言的标准语一直在江北。南方方言是较早时期南下的北方方言。古勉语的这一批声调上与中古汉语平上去入有对应关系的汉语借词所借用的是声韵调系统与《切韵》系统相近的古南方方言。中古以来,勉语迁移的路线大体上是从湖南到广西。中古以来分布在这些地区的汉语方言应是古平话或古湘方言。越是接近隋唐时代,古平话和古湘方言越是相近,接近于隋唐时代的北方方言。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勉语中这些汉借词的长短元音的分布情况。以 oːŋ 和 oŋ 韵为例,oŋ 韵的汉借词《广韵》中为合口韵,oːŋ 韵为开口韵。oŋ 韵的如:"东"toŋ^{1},"冬"toŋ^{1},"铜"toŋ^{2},"葱"tshoŋ^{1},"松"(树)tsoŋ^{2}。oːŋ 韵的如:"讲"koːŋ^{3},"霜"soːŋ^{1},"汤"thoːŋ^{1},"堂"toːŋ^{2}(学堂)。这两个韵的汉借词较少有例外。aːm、aːn、aːŋ 韵中的汉借词《广韵》中属开口的有"胆"taːm^{3},"南"naːm^{2},"筋"tɕaːn,"银"ȵaːn^{2},"难"naːn^{2},"鞍"aːn^{1},"梁"laːŋ^{2},"抢"tshaːŋ^{3}。合口的如"种"(树)tswaːŋ^{5},"逢"(遇)pwaːŋ^{5}。又如"买"maːi^{4},"卖"maːi^{6},为 aːi 韵。这两字属开口二等。"西"fai^{1},"犁"lai^{2} 是 ai 韵,这两字《广韵》属开口四等。

"东"汉语中古音 * tuŋ,"葱"汉语中古音 * tshuŋ,"霜"汉语中古音 * ʂjaŋ,"汤"汉语中古音 *thaŋ。从这些汉借词的读音看 oŋ、oːŋ 两韵的词中古时代的勉语中应是元音高低的不同,后来才成为长短的不同。oŋ < * uŋ,oːŋ < * oŋ。

"种"汉语中古音 * tɕjoŋ,"逢" * bjoŋ。大坪江 aŋ < * ɛŋ,aːŋ < * aŋ。

"镰"(刀)汉语中古音 * liɛm,大坪江话 lim^{2},东山话 liɛn^{2}。东山话保留了借入时元音的读法。"苦"大坪江 iːm^{1},东山话 in^{1}。[2]

勉语只有部分方言有韵尾的元音分长短,无韵尾的元音都不分长短。原始勉语应与苗语、畲语一样,元音不分长短。

(2)单元音和复元音

从《简志》描写的大坪江话看,元音 ɛ 来自古闭音节的元音。"拍"bɛ^{7},"摘"tɕɛ^{7} 等原本有塞音尾。实际并无 ɛ 对立的 ɛː,只有 ɛːŋ 一种鼻音尾韵。大坪江话的古方言构拟为 * a、* ɛ、* e 、*i、* o、* u 6 个单元音的方言。大坪江 a < * a。

试比较《苗瑶语古音构拟》第 92 韵的词。王辅世、毛宗武先生拟该韵为 * a。如:

	大坪江	长坪	览金	东山	苗语
五	pja^{1}	pla^{1}	pja^{1}	pla^{1}	*pla^{A}
月亮	ɬa^{5}	la^{5}	la^{5}	ɬa^{5}	* l̥a^{C}

可参考《苗瑶语古音构拟》的第 130 韵,即 * ɐ 韵的词讨论大坪江元音 e 的来历。e < * o。

---

① 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瑶族语言简志》第 18 页。

② "种子"大坪江 n̥iːm^{1},东山话 ȵiɛn^{1},对应不整齐。

如：

	大坪江	长坪	览金	东山
起来	kwje⁴	kja⁴	kwe⁴	tɔ⁴
尿	jwe⁴	va⁴	va⁴	lɔ⁴
我	je¹	ja¹	ja¹	-

大坪江“鹅”ȵe² 是汉借词，东山话 ŋɔ²，汉语中古音为 * ŋɑ。

大坪江 ɛ 或 ɛː 主要出现在古闭音节中，< * ɛ。如中古汉借词“平”（坝）pɛːŋ²、“白”pɛ⁸、“拍”bɛ⁷，中古汉语拟音分别为 * bjaŋ、* bɯak、* phɯak。

大坪江 o 韵的汉借词有“锁”fo³，（石）“磨”mo⁶，“剁”to⁵。“锁”“磨”“剁”是合口一等的戈韵字。东山话“锁”sɔ³，“剁”tɔ⁵。汉语湘方言“鹅”“锁”“磨”“剁”等词韵同。大坪江话“我”等词中的 e 元音和借词“锁”等的 o < * o。

*e。由于声母的不同而分化。在-w-之后的 o，如“三”pwo¹，“烧”pwo³，“手”pwo⁴，“名字”bwo⁵，“九”dwo²，“孵”pwo⁶，“我们”bwo¹，“等待”two³ 等 < * -e。东山话中“三”“烧”“手”“名字”读 au 韵，其余词 u 韵。

“二”大坪江 i¹，罗香、三江 vi，东山话 wəi¹，巴哼语文界话 va¹。东山话 wəi¹ < * ʔui^A，-ə-是过渡音。大坪江部分-je < * -i。如：

	大坪江	长坪	览金	东山
臭虫	pje¹	pi¹	pi¹	pi¹
泥	nje¹	ni¹	ni¹'	n̥i¹

u < * u。

ei 从借词看 < * ei。如“蹄”tei²，“第”（一）tei⁶，“米”m̥ei³，纸 tsei³ 等，《切韵》为四等，中古元音为 * ei。wei < uei（参见“原始苗瑶语元音”部分的讨论。）

“解”（结）tɕai³ 是汉借词。“解”是二等字，借入时有 * -i-或 * -ɯ-介音，故声母变作 tɕ-。“西”fai¹ 和“犁”lai² 也是汉借词，中古元音按《切韵》亦应拟为 * ei。从汉借词看勉语 ai 和 aːi 原来不是元音长短的对立，而是高低的不同。假定 ai < * ɛi，aːi < * ai。

复元音 oːi 没有 oi 与之对立。汉借词“爱”oːi⁵（《苗瑶语古音构拟》中的江底话记为 ɔi⁵，并拟为 * ɔːi），汉语中古韵 * əi。汉借词“改”koːi³，中古韵拟音同“爱”。固有词“天”n̥oːi¹，览金话 nɔːi¹'，三江话 nwei¹，苗语瑶古音 * n̥wɔːi^A（王、毛）。大坪话 oːi < * oi。

ui 的出现较少。“对”汉语中古音 * tuoi，大坪江话 tui⁵，湘方言双峰话 tue³⁵。“水”汉语中古音 * ʂui，大坪江话 suːi³（水牛）。“衣服”大坪江 luːi¹，东山话 lwəi¹。“酸”suːi¹，东山话 swəi¹，苗语 *ʂə^A。uːi < * wəi，ui < * ui。出现过渡音 * -w-之后，才有长元音 uːi。

eu 也是较少用的韵。“叫”（人）ɕeu⁶，东山话 hiau⁶，勉方言长垌话 heu⁶ 或 hiu⁶。“包”中古是二等字，上古音 * prəu（帮幽）> 中古方言 * pɯau。大坪江话 peu¹，东山话 piau¹。量词“条”，汉语中古音 * deu，[①] 双峰话꜀diɤ，大坪江话 tiu²，东山话 tau²，长垌话 tiu²。“爪”大坪江 ȵiu³，长垌话 ȵiu³。eu < * iəu。“叫”（人）* ɡrau^C > * ɦjəu^C > * hiəu⁶ > ɕeu⁶。iu < * ieu。

au 和 aːu 原本是元音高低的不同。“炒”汉语中古韵 * au，大坪江话 tshaːu³。大坪江 aːu 韵词

① “条”中古为萧韵字，四等。高本汉拟为 * ieu，郑张尚芳和潘悟云认为 * -i-是后起的。

可与其他苗瑶语比较：

	大坪江	东山	巴哼语文界话	苗语
盐	dzau^{3}	dza^{3}	ȵtɕo^{3}	*ntsje^{B}
路	tɕau^{3}	kla^{3}	qo^{3}	*ke^{B}

大坪江 au < *ɛu，aːu < *au。

ou < *iu。“斧”汉语中古音*pio，大坪江话 pou^{3}。“芋”汉语中古音*jio，大坪江话 hou^{6}。“芋”是匣母字，《切韵》时代的声母当为*ɦ-。“火”大坪江话 tou^{4}，三江 teu^{4}，苗语先进话 teu^{4}，布努语瑶里话 tiu^{4}。古勉语复元音韵有*ai、*ɛi、*ei、*oi、*ui、*au、*iu、*ieu

二 苗语古音构拟

苗语有黔东、湘西和川黔滇 3 大方言，相互间不能通话。张琨先生确定苗语最初有 4 个原始调，构拟了原始苗语的声母。① 1994 年王辅世先生《苗语古音构拟》问世。② 于是我们后辈学者可以依据他们的研究讨论苗语的古音。

1.古苗语的声母

王辅世先生在《苗语古音构拟》中为古苗语构拟了 130 个声母：

p	ph	b	ʔm	m̥	m	mp	mph	mb	ʔv	f	v
pts	phtsh	bdz		m̥n̥	mn	mpts	mphtsh	mbdz		fs	vz
ptʂ	phtʂh	bdʐ		m̥ʂ	mʐ	mptʂ		mbdʐ	ʔvʐ	fʂ	vʐ
pl	phl	bl			ml	mpl	mphl				
pɭ		bɭ									
ts	tsh	dz				nts	ntsh	ndz		s	
t	th	d	ʔn	n̥	n	nt	nth	nd	ʔl	l̥	l
ʈ	ʈh	ɖ	ʔɳ	ɳ̊	ɳ	ɳʈ	ɳʈh	ɳɖ			
tɭ̊		ɖɭ				ɳʈɭ̊		ɳɖɭ	ʔɭ	ɭ̊	ɭ
tʂ	tʂh	dʐ				ɳtʂ	ɳtʂh	ɳdʐ		ʂ	
tɕ	tɕh	dʑ	ʔȵ	ȵ̊	ȵ	ȵtɕ	ȵtɕh	ȵdʑ	ʔʑ	ɕ	ʑ
c	ch	ɟ				ɲc	ɲch	ɲɟ			
k	kh	g	ʔŋ		ŋ	ŋk	ŋkh	ŋg		x	
q	qh	ɢ				ɴq	ɴqh	ɴɢ			
ql		ɢl				ɢql		ɴɢl			
qɭ		ɢɭ									
qlw		ɢlw						ɴɢlw			

① 张琨《原始苗瑶语声调构拟》，《民族语言论文选译》，张琨《原始苗语的声母》(Proto-Miao Initials)贺嘉善译，《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2)，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1983 年。

② 王辅世《苗语古音构拟》，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东京，1994 年。

qwj　qhwj　ɢwj

ʔ　h

(1)塞音的系统

张琨先生为原始苗语声类构拟了 * p-、* t-、* k-、* q- 4 套塞音(再加上 * ʔ-),王辅世先生的古苗语多出 * ʈ-和 * c-两套。我们检查一下这两套塞音在辅音系统中与其他塞音的关系。

“筷子”,苗瑶诸方言是汉借词,借自古汉语“箸”。“箸” 汉语上古音 * djas(定魚) > 中古 *djo^{3} > * ʤo^{3}。* ʤ-是王力的拟音,高本汉拟为送气的 * ȡ-。如苗语养蒿话 ȶu^{6} < * ȡ-。勉语大坪江话 tsou^{6} < * dz-,大坪话 tau^{6} < * d-。它们的韵母来自古方言的 * -o 或 * -əu。声母的不同应与所借的汉方言不同及自身的语言演变不同有关。如同《苗语古音构拟》第 63 声类笛母中所说明的苗语诸方言这一声类的对应,养蒿的 ȶ-可与腊乙坪、大南山的 ʈ-,石门坎的 ɖ-,野鸡坡的 ʐ-对应。腊乙坪话的系统中 ʈ 和养蒿的 ȶ-不后随-j-,原始苗语可能没有舌尖后和硬腭这一类塞音,由于 * -j-的关系古苗语中才有 * ʈ-或 * ȶ-这样的塞音。

“穿”苗语中有汉语“著”的借词。“著”汉语中古与“箸”读法上是声母清浊的不同,到了苗语中也是如此:①

	养蒿	先进	宗地	复员
筷子	ȶu^{6}	ʈeu^{6}	ʈɯ^{6}	tɕɛ^{C}
穿(鞋)	ȶi^{5}	ʈou^{5}	ʈɔ^{5}	ʈʂu^{C}

“铜”汉语中古音 * doŋ,养蒿 tə^{2},腊乙坪 toŋ^{2},野鸡坡 ðoŋ^{A} 等与“筷子”(箸)的声母不同。所以为古苗语舌尖和舌尖后两套塞音是必要的,但不必为苗语支诸方言的共同语构拟出这样的两套。

王辅世先生的另一套舌面塞音诸方言中多与舌根塞音的读法一致。所拟的 * ɟ-声母字“茶”和“十”应是 * gr-。由于这个系统中略去了与 * r 结合的复辅音,构拟的设想上难免有欠缺。“十”王辅世先生拟为 * ɟə^{D},《苗瑶语古音构拟》中拟为 * ɟap(王、毛)。“十”应是上古汉借词。汉语上古音 * djəp(禅缉) < * grəp。藏缅语中如格曼僜语 kiap^{55}mu^{53}。②上古汉语“针”是俗字,从“十”,本字为“鍼”。因方言不同用不同的字来表示。“鍼”上古音 * gjəm(群侵) < * grəm(《广韵》又为职深切,上古音 * krəm)。“茶”《苗语古音构拟》中拟为 * ɟi^{B},应为 * gri^{B}。也就是汉语中的“檟”(《尔雅·释木》,檟,苦荼),上古音 * kraʔ(见鱼)。北方饮茶之风来自南方,汉语“茶”的读法亦来自南方。

“金子”拟为 * cən^{A}(王)。汉语“金”上古音 * kjəm(见侵) < * krəm。③ 苗瑶语“金”借自汉语。勉语的方言中如樑子话和览金话声母 s- < * -r-。这一点上文已讨论过。“针”,越南海宁的勉语读作 xlim^{1},④ 原始勉语“针”可拟为 * krim,原始苗语可拟为 * krum。畲语多祝话“十”“茶”“金”“针”等词都有-j-介音。这个音便来自 * -r-。

(2)塞擦音的系统

---

① “穿”(衣)养蒿 naŋ^{4},畲语长垌话 nen^{4},勉语大坪话 noŋ^{3} 是同源词,分布在 3 个语支中。

② mu^{53}是后缀。格曼僜语“九”nan^{55}mu^{53}

③ “金”从“今”得声。从今得声的“玲”“黔”等为二等字,可证。

④ 张琨《汉藏语系的“针”字》,《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择》第 77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1980 年。

张琨先生在《原始苗语的声母》中说明:“并非所有苗语的塞擦音声母在原始苗语都是塞擦音。就象我们所见到的,有的是后随 * r 或 * l 的塞音的反映形式。另一些又是来源于后随 * j 的舌根塞音。但有一些塞擦音,原始苗语必须构拟为塞擦音,我把现代反映形式为具有舌面音特色的塞擦音构拟为舌面塞擦音,把现代绝大部分方言的反映形式为齿塞擦音的构拟为齿塞擦音…。”张琨先生提到的的有舌面特点的塞擦音声母例词有“风”“臼”“扫”,齿塞擦音声母例词有“接”“钱”“米”。

《苗语古音构拟》第 86 声类,拟为 * dʑ-。例词有“荞麦”“骑”“根”等。《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声母拟为 * dʑ-的除“荞麦”等外还有“茄子”“桥”等。

苗瑶语的“桥”有两种读法。《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分别拟为 * l̥ɐ^4 和 * dʑɐu^A。后一说法应是汉借词。“桥”汉语中古音 * ꜀gjɛu。如勉语长坪话“桥”kjau^2,大坪江话 tɕou^2。“骑”长坪话 kjei^2,大坪江话 tɕei^2。畲语多祝话“桥”“骑”khji^2。苗语养蒿话“桥”tɕu^2,“骑”tɕi^2。“骑”汉语中古音 * ꜀gjɛ。古苗语“桥”可拟为 * gjau^A,“骑” * gjei^A。它们是中古时代的汉借词。

“茄子”在中原的种植不晚于隋唐。但东汉时“茄”指的是莲茎。《说文》:“茄,芙蕖茎”。“茄”汉语中古音 * ꜀gjɑ,勉语大坪话 kjɛ^2,苗语养蒿话 tɕa^2。“茄子”本是南方之物,后来到了中原。侗台语中“茄子”,壮语 ke^2 < * ga^A,侗语 ȶa^2,水语 ȶa^6。苗瑶语“茄子”的读法应借自汉语或侗台语,中古时代声母应是浊的舌根塞音。

清舌面塞擦音与上述浊舌面塞擦音的情况类似。《苗语古音构拟》第 84 声类中所列的“斤” * tɕæn^A 是汉借词。畲语多祝话 kjuŋ^1,勉语大坪江话 tɕaːn^1,长坪话 kwjan^1。“斤”汉语中古音 * ꜀kj ɨn。

“风”养蒿 tɕen^5,王辅世先生拟为 * tɕa^C,当拟为 * kja^C。如畲语多祝话 ki^1 是声韵调都对应的同源词,可说明苗语这个声母的来历。

张琨先生分别拟为 * ts-、* tsh-、* dz-的“接”“米”“钱”等词在王辅世先生的《苗语古音构拟》中亦分别属舌尖塞音的声类。如“借”义的词有两个。“借”(牛) * qa^B,“借”(钱) * tsei^D。后者是汉借词。汉语“借”中古音 * tsja^ɔ < * 上古音 * tsjak(精铎)。“米” 古苗语 * tshon^B(王拟),“钱” *dzæn^A(重量单位)。“钱”是汉借词,汉语中古音 * ꜀dzjɛn。

《苗语古音构拟》中的 * ɳtɕ-, * ɳtɕh-和 * ɳdʑ-应分别拟为 * ŋkj-, * ŋkhj-和 * ŋgj-。

“爬”苗语川黔滇方言青岩话 ɳtɕa^5,古苗语可拟为 * ŋkjo^C < * kr-。

(炊)“烟”,青岩话 ɳtɕhu^5 < 古苗语 * ŋkhjo^C,勉语大坪江话 sjou^5 < 古勉语 * kriu^C,苗瑶共同语 * ŋkru^C。

“柱子”,青岩话 ɳtɕa^2 < 古苗语 * ŋgje^A。勉语大坪江话 djou^2,樑子话 gjou^2 < 古勉语 * ŋgriu^A,苗瑶共同语 * ŋgrə^A。

“什么”“老虎”“胆”“臭”等词的声母王辅世先生拟为 * tɕ-。畲语多祝话“胆”tsji^1,“臭”tsɤ^5。“臭”勉语大坪江话 tswei^5。从与其他苗瑶语方言的对应看,古苗语或原始苗语这一类声母可拟为 * tsj-。

“新”“饿”“灰”等词的声母王先生拟为 * tʂh-。勉语大坪江话“新”sjaŋ^1,“饿”sje^1,“灰”saːi^3。动词“数”,养蒿话 xhi^3,先进话 ʂua^3,巴哼语滚董话 hjo^B,唔奈话 hjo^3,勉语大坪江话 saːu^3。苗瑶语这个动词从声韵调的对应看应是较早时期的汉借词。大坪江话“三”faːm^1 是汉借词,中古时

代汉语中“三”和“数”的声母是相同的。大坪江话的 s- < * -r-，这个词借入时当读作 * sr-。[①] 在养蒿，这一声类有 xh-和 ɕh-两种读法，最初可能是 * ʃh-。送气成分与 * -r-有关。大南山和石门坎话中演变为 ʈʂh-，野鸡坡为 tsh-。“新”苗瑶共同语 * sreŋ^{A}，“灰” * srɔ^{B} > 古苗语 * tshj-。

“七”的声母张琨先生拟为“ẑ-(* ʒ-)，王辅世先生拟为 * dʐ-。“七”和“匠”的读法苗语诸方言里大体能对应，王归为一个声类。“匠”的读法应借自汉语。“匠”汉语中古音 * dzjeŋˀ。汉语中古时代的南方言中有的只有 * z-，有的只有 * dz-，可以从现代的读法中推测，在苗语中与地支字“辰”的声母一致。故此我们可把“七”的苗瑶语中古音构拟为 * ʒ-或 * zj-。王先生构拟的舌尖后塞擦音我们用带 * -j-的舌尖塞擦音来代替。

(3)流音的复辅音

王辅世先生塞音和流音结合的系列中有 * -l-和 * -ɭ-的分别，没有 * -l-和 * -r-的分别。张琨先生的系统中 * -l-和 * -r-是对立的。张先生还说：“古苗语有 ql-和 * ɢl-，现在能找到证据，但 * qr-，* ɢr-或 * kl-，* kr-，* gr-在古苗语是否存在就无法证明了。”《苗语古音构拟》中的 * pl-、* phl-、* bl-、* ml-、* mpl-、* mphl-、* mbl-系列还有一些例词可与勉语的比较：

	古苗语	苗语先进话	古勉语	勉语大坪江话
四	* plei^{A}	plou^{1}	* plei^{A}	pjei^{1}
舌头	* mblet^{D}	mplai^{8}	* mblet^{D}	bjet^{8}
稻子	* mble^{A}	mple^{2}	* mbleu^{A}	bjau^{2}

王辅世先生的唇音和-ɭ-结合的复辅音只有 * pɭ 和 * bɭ-两个。“毛”王先生拟为 * pɭoi^{A}。苗瑶语诸支的方言中，除了苗语方言，其他方言中“四”“毛”的读法相同。苗语的方言如《苗语古音构拟》《苗瑶语古音构拟》所列的川黔滇方言麻山次方言的绞坨话，黔东方言养蒿话及与绞坨话相近的宗地话读法不同。“毛”绞坨话、宗地话 pɭɔ^{1a}。“四”绞坨话、宗地话 plɔ^{1a}，养蒿话 l̥u^{1}。这种不同应是-j-造成的。《苗语简志》中养蒿话“毛”记为 l̥ju^{33}，所以可设想原始苗语(或苗语支诸方言的共同语)是没有 * l-和 * ɭ-的区别。加上介音 * -j-可以解释它们的语音系统的演变。

“笑”的声母张琨先生拟为 * tr-，[②] 王辅世先生拟为 * tl̥-。试比较“笑”和“六”在不同方言中的读法：

	养蒿	石门坎	多祝	大坪江	东山	大坪
笑	ʈə^{7}	tl̥o^{7}	kɣ^{7}	tɕat^{7}	klan^{7}	tut^{7}
六	ʈu^{5}	tl̥au^{5}	kɔ^{5}	tɕu^{7}	klɔ^{7}	tɔu^{7}

苗瑶共同语的声母当为 * kl-，但由于 * -l-的缘故 * k-变作 * ʈ-。共同语的 * kl-在古苗语中有两种演变结果 * kl-和 * kj-。《苗语古音构拟》中的 70、71、72 和 73 声类当分别拟为 * kl-、* gl-、* ŋkl-和 * ŋgl-。“笑”古苗语 * klot，“六” * klɔk。

“五”的声母张琨先生拟为 * pr-，王辅世先生拟为 * ptʂ-。试比较“五”和“房子”在诸方言中的读法：

① 动词“数”汉语中古音 * ˤsjo < 上古音末期 * ˤsro(山侯)。苗瑶语动词“数”是上古末期的汉借词。

② 张琨《原始苗语的声母》。

	养蒿	吉卫	瑶里	大坪江	东山
五	tsa^{1}	pʐa^{1}	ptsiu^{1}	pja^{1}	pla^{1}
房子	tsɛ^{3}	pʐɯ^{3}	ptse^{3}	pjau^{3}	pla^{3}

如果原始苗瑶语“五”等的声母是 * ptʂ-的话，很难设想会演变为勉语东山话的 pl-或苗语格正话的 pr-。王辅世先生拟为 * ptʂ-、* mptʂ-的这一系列声母可分别改拟为 * pl-、* mbl-可并与藏缅语 * ŋ-或 * n-对应。

	五	魚	黑	鼻子	耳朵
原始苗语	* pla^{A}	* mble^{B}	* plok^{D}(暗)	mblu^{C}	* mble^{A}
原始藏缅语	* ŋa	* ŋaɣ	* nak	* s-na	* r-naɣ

“魚”藏文 ɲa，缅文 ŋa^{3}(< * ŋaɣ，参见藏缅语部分的讨论)。

《苗瑶古音构拟》中的 * pts-系列复辅音应属 * pr-和 * pl-。“蝴蝶”《苗瑶语古音构拟》中拟为 * mptse^{C}。方言中如野鸡坡话 mʔple^{24}，勉语东山话 bləu$^{5'}$。藏缅语中的读法如缅文“蝴蝶”lip pra^{2}，普米语 pha^{13}la^{55}等等。古方言中有的 * pr- > * pl-。

王辅世先生构拟古苗语“三” * ptsæ^{A}，“满” * ptson^{B}，“烧” * phtsæ^{B}，“手”bdzæ^{B}。可再拟为“三” * ple^{A}，“满” * proŋ^{B}，“烧” * phre^{B}，“手” * ble^{B}。

(4)流音

张琨先生为原始苗语构拟了 * l-、* ʔl-和 * lh 一组边音声母，王辅世先生的系统中为 * ʔl-、* l̥-、* l-和 ʔɭ-、* ɭ̥-* ɭ-两套。王的第一套和张的这一套大体相同。所举的例词也相同，分别有“短”“月亮”“老”(按王的顺序)。张的 * lh-相当于王的 * l̥-。

《苗语古音构拟》第 59 声类 * l̥-。养蒿苗语读作 l̥h-，与其他方言的 l̥-或 l̥h-对应。养蒿的 l̥- < * l̥-或 * ql-。如：

	养蒿	先进	野鸡坡	大坪江勉语
月亮	l̥ha^{5}	l̥i^{5}	l̥a^{C}	ɬa^{5}
绳子	l̥ha^{5}	l̥ua^{5}	l̥i^{C}	ɬaŋ^{1}
大	l̥hə^{1}	l̥o^{1}	l̥u^{A}	ɬi^{1}
铁	l̥hə^{5}	l̥ou^{5}	l̥o^{C}	ɬje^{7}
白	l̥u^{1}	t l̥eu^{1}	qlo^{A}	—
狗	l̥a^{3}	t l̥e^{3}	qlei^{B}	tɕu^{3}

“月亮”“绳子”“大”古苗语声母 * l̥-，与勉语单数调的 ɬ-(< * l̥-)对应。“铁”古苗语仍为 * l̥-。勉语览金话“铁”gja$^{7'}$ < * ŋkl-。“白”“狗”王先生拟为 * ql-。

“烫”养蒿话 l̥hu^{7}，勉语大坪江话 ɬu^{7}，东山话 plu^{7}。“剥”养蒿 l̥hu^{7}，勉语东山话 piɔ^{7}。这样的词原始苗瑶语时代还有 * p-前缀。“月亮”是否原始苗瑶语 * p-l- > 古苗语 * phl- > 养蒿话 l̥h-。“蛋壳”“抚摸”的古声母也是 * phl-，在石门坎话中演变为 t l̥h-，在野鸡坡话中为 phl-。

前面已经提到苗语的 ɭ-应来自古苗语的 * lj-，所以不为古苗语构拟 * ɭ-这一系列的边音。

张琨先生为原始苗语构拟了 * r-、* ʔr-和 * rh-一系列流音。王先生分别改为 * vʐ-、* ʔvʐ 和 * fʂ-。

“尿”一词，张用 * r-构拟，王用 * vʐ 构拟。“尿”苗语支炯奈语长垌话为 ŋkwe^{4}，勉语湘江话

qjwe⁴,东山话 lɔ⁴。苗语野鸡坡话“尿”读作 wja^B,归为这一声类的词如“梨”“龙”“力气”等词的声母都是 wj-,摆托话都是 v-,枫香话都是 ɣ-。原始苗语这些词的声母应有舌根音的成分。苗语腊乙坪话、大南山话这些词的声母都是 ʐ-。如果把古苗语或原始苗语这一类词的声母拟为 * ɦr-可能更接近事实。苗瑶共同语这些词的声母 * ŋgr-。* -w-是在 * ɦ-的过渡音。

苗语“肝”“高”“快”等词的古声母可拟为 * hr-。如“肝”“高”:

	养蒿话	青岩话	野鸡坡	樑子话	三江话
肝	xhi¹	fen¹(心)	sen^A	qjen¹'	lan¹
高	xhi¹	fen¹	sen^A	qjeŋ¹'	laŋ¹

苗瑶共同语这些词的声母可拟为 * ŋkhr-。炯奈语长垌话这两个词都读作 ŋkheŋ¹'。* ŋhkr- > 古苗语 * hr(w)-。苗语青岩话等它们读作 f- < * hw-,野鸡坡话读作 s- < * hr-。

苗语“石头”“菜”“好”等词的古声母可能先是保存着苗瑶共同语的 * ŋkr-,在野鸡坡话的古方言中变作 * kwj- > ʔwj-,腊乙坪和大南山的古方言中先是 * kr- > * ʐ-。

(5)擦音

张琨先生谨慎地说:“原始苗语似乎有舌根、舌面和齿擦音声母。”他构拟了 * h-、* s-、* sr-、* j-等擦音。

“喝”“吸” * hjɔ^D。这个词可能是孟高棉语底层(参见下文的讨论)。《苗语古音构拟》中所举的“雾”“编”“抢”“舀”等词多数方言点的声母为 h-,古苗语的声母为 * h-。

古苗语应有声母 * ɦ-。如“盒”养蒿话、大南山话 ho⁸,借自汉语“盒”(中古音 * ɦəp)。

拿现代苗语的 s-来构拟古苗语或原始苗语的 * s-有一定的困难。张琨先生用“蓑衣”这个词来作例子,王辅世先生已提出可能是晚期汉借词。“初一”的“初”借自汉语的“新”。“关”(门)的声母可能是 * tsh-。①

“熟”的声母张琨先生拟为 * sr-,王辅世先生拟为 * ʂ-。试比较“熟”“暖和”“升”的读法:

	养蒿	石门坎	青岩	大坪江	东山
熟	ɕhaŋ³	ʂie³	sen³	tswo⁸	ɬho⁸
暖和	ɕhə³	ʂo³	sau³	sjou³	sau³
升	ɕhen¹	ʂi¹	sen¹	sɛŋ³	sɔ¹

勉语大坪江话、东山话的“熟”是汉借词。“升”诸方言的读法都是汉借词。“暖和”一词诸方言的读法可代表原始苗瑶语的 * sr-到了现代方言中的对应。上面已谈到古勉语的 * s-到了大坪江话中读作 f-,现代的 s- < * -r-。所以我们应认为张琨先生的构拟是有道理的。

养蒿话“丑日”n̥hɛ¹ɕhu³,先进话 n̥o² n̥o¹。汉借词“丑”养蒿 ɕhu³,先进 n̥o²。汉语“丑”借入年代当在上古末期,“丑”汉语上古末期当读作 * snəu(透幽)。② “申日”养蒿 n̥hɛ¹ɕhen¹,先进 la¹ n̥o¹。“申”汉语上古末期读作 * hlen(书真) > 中古 * sjen。古苗语复辅音的 * s-如同上文提到的 * sr-在养蒿话中读作 ɕh-。

“年”养蒿 n̥hiu⁵,先进 ɕoŋ⁵,布努语瑶里话 sɔŋ⁵,布努语梅珠话 ɕoŋ⁵,勉语大坪江话 n̥aŋ³,古苗语和原始苗瑶语的声母为 * sn-。苗语最初的 * sn-养蒿话中读作 n̥-。汉借词“丑” * sn-借入时那

① 王辅世《苗语古音构拟》第 20 页。

② “纽”“扭”等以“丑”为声符,泥母字。

种演变已经过去，故读作 ɕh-。

"日"养蒿 n̥hɛ^{1} < 古苗语 * snon^{A}。古苗语这一声类的还有"听见""穗""穿"(衣)等词。

"八""舔""是""羊""养"等词《苗语古音构拟》中拟为 * ʑ-。张琨先生拟"八"为 * j-。"羊"王拟为 * ʑoŋ^{A}，"养" * ʑon^{C}。这两个词分别归入不同韵，并不是"养"在苗语中有 * -n 韵尾。如勉语长垌话"养"juŋ^{4}，"羊"juŋ^{2} 都是汉借词。"羊"与"养"在苗语中韵的不同应是借入年代不同造成的。"羊"这个词借入较早，勉语和苗语的声调一致，并对应于汉语"羊"的平声。① "羊"汉语中古音 * jeŋ，张琨先生的声母构拟较合适。

"八""舔"勉语大坪话分别为 dzjat^{8} 和 dzjɛp^{8}。大坪江话"八"ɕet^{8}，炯奈语长垌话 ŋklai^{8}。

"飞""小""要"等词苗语养蒿、腊乙坪和大南山诸点声母为 ʐ-，古苗语的声母王辅世先生拟为 * ʔʑ-。，张琨先生拟"飞"的声母为 * ʔj-。畲语"要"ŋjuŋ^{4}，"飞"ŋi^{5} 以 ŋ-与苗语这一声类的 ʑ-对应(韵尾异化，元音和声调大体对应，《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列为源词)。量词"里"苗瑶语中有不同时代的汉借词。如勉语大坪江话的 lei^{4} 是中古借词。但养蒿苗语 ʑaŋ^{3}，勉语东山话 liaŋ^{4} 等有-ŋ 尾，应是上古时期的汉借词。"里"汉语中古音 * ^{c}lj ɨ < 上古音 * mləg(来之)。但"蓄"《广韵》许竹切，有 * -k 尾。可见"蓄"在汉语上古的方言中可能读作 * hmrək 及 * hmrəŋʔ。"埋"苗语养蒿话 liaŋ^{4}，王的系统中归入 * l̥-。"埋"汉语中古为二等字，上古汉语的方言中可以读作 * mrəg 或 * mrəŋʔ。"飞""要"原始苗瑶语的声母当为 * N-r-(* N-代表鼻音前缀)。到了畲语中变作 ŋ-。"要"勉语大坪江话 loŋ^{6}，东山话 nɔŋ^{4} < 原勉语 * mleŋ^{B}。

"头"养蒿苗语 fhu^{3}，腊乙坪话 pʐei^{3}，先进话 hə^{5}。"熄"(灯)养蒿 fhə^{7}，腊乙坪话 pʐɔ^{7}，先进话 ho^{7}。"头"布努语 fa^{3}，勉语东山话 pli^{3}。"熄"(灯)布努语 hɣu^{7}，勉语长垌话 phuot^{7}。这两个词古苗语声母为 * pl-。腊乙坪话的 pʐ- < * pl-，如"五""房子""暗"等。这些词在养蒿话中声母为 ts-，演变的情况不同。

"糠""线""轻""搓"等词养蒿话声母也是 fh-。张琨先生表示不好断定它们的古音形式，王辅世先生拟为 * fs-。先进话这些词的声母为 s-或 ʂ-，张琨先生文中的瑶麓话读作 ph-("轻"为 kph-)，布努语"搓"tɬho^{1}，"轻"khwai^{1}。布努语"轻""搓"的韵和调与苗语的对应。布努语 tɬ- < *ql-，如"狗""脖""腰"等词的声母为 tɬ-。这一组词在古苗语中应有 * k-或 * q-前缀音节，使得 *phl-这样的词根声母在布努语中变作 * ql-和 * kh-。"糠"养蒿话 qa^{1} fha^{5}，腊乙坪话 qo^{1} sa^{5}，布努语 ka^{1} phai^{5}。古苗语这些词中的 * -l- > * -ɬ- > 多数苗语方言中的 s-或 sh-。

"盖"(东西)"簸箕""女婿"等词野鸡坡话的声母为 ʔw-，王拟古苗语 * ʔv-。"盖"养蒿话 ɣə^{3}，先进话 vo^{3}，野鸡坡话 ʔwu^{3}，布努语 vo^{3}。养蒿话这个词韵的对应关系如《苗语古音构拟》第 7 韵表所示。养蒿话 ɣ-和野鸡坡话 ʔwj-的对应亦如《苗语古音构拟》第 30 声类表所示。我们假定古苗语"盖"这一声类的声母为 * ʔw-。

"园子""芋头""万"等词的古声母王拟为 * v-。"芋头""万"应是汉借词。"万"汉语中古音 * mjɐn^{ɔ} > * w-，布努语 van^{6}，勉语大坪江话 waːn^{6}。湘方言长沙话 uan^{ɔ}。苗瑶语诸方言借入时代晚于中古中期。"芋"汉语中古音 * jio^{ɔ}，布努语 vu^{6}，勉语大坪江话 hou^{6}。② "芋""万"等词借入古苗语时声母假定为 * w-。

---

① "羊"养蒿话 li^{3} 应是苗语较早时的词，< 古苗语 * ʔle^{B}。

② 大坪江话 hou^{6} < * ɦ-，当借自不同的汉语方言。

(6)鼻音

《苗语古音构拟》中鼻音有唇、舌尖、舌尖后、舌面和舌根5种。前4种鼻音都是清、浊、带先喉塞3分。另外还有不同部位鼻音结合的复辅音和鼻音边音结合的复辅音。

“病”“痛”王拟古苗语的声母为 * ʔm-。

“眼睛”“你们”“去”等是浊的 * m-。

“晚上”“跳蚤”“狼”等是清的 * m̥-。

“牙齿”“脚印”“嗅”王拟为 * m̥n̥-。

“马”“柿子”“母”王拟为 * mn-。

“软”养蒿话 mɛ^{6}，腊乙坪话 ne^{6}，高坡话 mləŋ^{6} < 古苗语 * ml-。“牙齿”“马”等词的古音可能不是两种鼻音结合的复辅音，而是古 * m-前缀和声母的结合。先进话、石门坎话中的 n-(或舌面鼻音)来自古苗语的唇鼻音。如同“软”腊乙坪话读作 ne^{6}。

苗族的自称，养蒿话 m̥hu^{1}，腊乙坪话 qo^{1}ɕoŋ^{1}，先进话 m̥oŋ^{1}，野鸡坡 m̥jo^{A}。野鸡坡话的-j-值得注意。如'五”“簸”“暗”“拧”等野鸡坡话的词声母 pj- < * pr-。“石头”“好”“近”等野鸡坡话的声母 ʔwj- < * ŋkr-(参见上文关于流音的讨论)。古苗语中苗族自称的声母当为 * m̥r-。“牙齿”野鸡坡话 m̥jen^{B} < * m̥rin。

“蛇”“这”“冷”的声母王拟为 * ʔn-。

“太阳”“穿”(衣)“听见”等的声母王拟为 * n̥-。上文我们已经讨论过，当为 * sn-。

“人”“吃”“他”“问”“鸟”“雨”的声母王拟为 * n-。

“种子”“饭”“事”的声母王辅世先生分别拟为 * ʔɳ-、* ɳ̊-和 * ɳ-。这一类声母的构拟依据的是腊乙坪和绞坨两个点的读法。“种子”腊乙坪话 qɔ^{1} ɳu^{1}，养蒿话 ȵhu^{1}，枫香话 ȵ̊hoŋ^{1}。腊乙坪话的 ɳ-受-u 影响所至。n-声母后随-j-或-i-时，n-往往读作 ȵ-，h-变作 ɕ-，这一类变化苗瑶语以外的语言中也是常见的。勉语览金话“种子”ŋ̊jim$^{1'}$(声母为 ŋ̊-)，大坪江话 ȵiːm^{1}，东山话 ŋ̊jen^{1}。

“居住”“新娘”“哭”的声母王拟为 * ʔȵ-。

“额头”“重”“肠子”的声母为 * ȵ-。

“银子”“水牛”“薄”“胡子”的声母为 * ȵ-。

苗语“银子”一词借自汉语方言“银”的读法。“银”汉语中古是疑母字，由于有 * -j-，方言中 * ŋj- > * ȵ-。如老湘方言双峰话“银”꜀ȵiɛn。苗语这个词的中古音为 * ȵen，应借自中古时代的汉语方言。这个词苗语诸点除了腊乙坪话声母都是 ȵ-。腊乙坪话 ŋoŋ^{2}。“水牛”(或黄牛)，养蒿、腊乙坪、先进、野鸡坡诸点的声母为 ȵ-，摆托、甲定、绞坨、枫香的声母为 ŋ-。古苗语这个词的声母当为 * ŋ-，现代方言中的 ȵ-是后来才有的。原始苗语和原始勉语中 * ȵ-可能是后来才成为独立的音位。畲语用 nj-来表这一类读法。“偷”苗语诸点的的声母都是 ȵ-，畲语为 ŋ-。

古苗语的 * ŋ-在高元音 * -i-或介音 * -j-之前变作现代方言的 ȵ-。《苗语古音构拟》中缺少这一类音的例子。到了《苗瑶语古音构拟》中“水牛”一词的声母拟为 * ŋ-。

根据以上的讨论，古苗语的声母系统修改为：

p	ph	b	ʔm	m̥	m	mp	mph	mb			
pr	phr	br			mr	mpr	mphr	mbr			
pl	phl	bl			ml	mpl	mphl	mbl			
ts	tsh	dz				nts	ntsh	ndz	s	sr	sn

t	th	d	ʔn	n̥	n	nt	nth	nd	ʔl	l̥	l
k	kh	g			ŋ	ŋk	ŋkh	ŋg		h	ɦ
kr	khr	gr				ŋkr	ŋkhr	ŋgr		hr	ɦr
kl	khl	gl				ŋkl	ŋkhl	ŋgl			w
q	qh	ɢ				ɴq	ɴqh	ɴɢ			
ql	qhl	ɢl									
ʔ											ʔw

2.古苗语的韵母

(1)开音节韵

《苗语古音构拟》的元音系统抄引如下：

i	e	æ	a	ɑ	ɔ	o	u	ə
	ei		ai			oi		
	eu		au	ɑu	ɔu	ou		

《苗语古音构拟》中的 17 个开音节韵即上表所列的元音，次序同表。

黔东苗语养蒿话的单元音是 i ɛ a ə o u 的 6 元音系统。

湘西苗语腊乙坪话的单元音是 i e ɛ a ɑ ɔ o u ə ɯ 的 10 元音系统，复元音只有 ei 一个。

川黔滇苗语先进话(大南山话)的单元音是 i e a o u 的 5 元音系统。除了专门用来表示现代汉语借词的以外，复元音有 ai、au、ou、ua。

以下根据王辅世《苗语古音构拟》所列的韵类先讨论古苗语的单元音韵。

第 1 韵类仍依王的构拟作 *i 韵。如“里”中古音 *^{c}lj i，今湘方言仍读^{c}li。苗语诸方言中的“里”多为汉语中古借词，如养蒿、先进等地都读作 i 韵。固有词“一”也多读 i 韵。还有更远指的“那”也多读 i 韵。

第 2 韵类例词表下已说明养蒿话中这些词接舌面音、喉音声母时 i，其余为 a。看来前元音在养蒿话和腊乙坪话中舌位易升高。总的说来，湘西方言(腊乙坪话)自从原始苗语中分化出来之后向单元音韵方向发展，川黔滇方言(大南山话)仍保持 4 个复元音韵。第 2 韵中的“里”是中古汉借词，诸点读 i 韵，应是受 *-j-的约制。对照王辅世先生的表可以看出“一”“什么”“那”等词都是如此，原本都有 *-j-。养蒿、腊乙坪第 1、第 2 韵一些词读法的不同应是分化的结果。原始苗语它们都是 *i 韵。

第 3 韵的例词，如“地”布努语 te^{1}，“三”pe^{1}，“耳朵”ntse^{2}，“石头”ɣe^{1}。梅珠布努语的单元音为 a、i、u、e、o 5 元音系统，可与苗语先进话(大南山话)的元音系统比较。先进话《苗语古音构拟》第 3 韵 41 例词中有 40 词都读 e 韵。这些词的古音拟为 *e 韵较合适(王拟 æ 韵)。这些词在养蒿话中接唇音、舌面音、舌根音声母时为 i 韵，接舌尖前音声母时为 ɛ 韵，接其他声母时为 a 韵。

王的系统中低元音韵有 *a 有 *ɑ 的区别。试比较《苗语古音构拟》的第 4 韵和第 5 韵例词的读法。养蒿话都读作 a。腊乙坪话第 4 韵词读 ɑ，第 5 韵有 a、ɑ 的不同。读作 ɑ 的是古入声韵音节。只是大南山话(或称先进话)第 4 韵词有 i、e 两种读法，声母为小舌音时读 e。而第 5 韵词大南山话一律读 ua 韵。大南山话属川黔滇方言。同属川黔滇方言的甲定话和枫香话第 4、第 5 两韵的词韵相同，甲定话都是 ɑ，枫香话都是 a。

“价”是汉借词，汉语中古音 *kɯaᵓ < *kraᵓ。野鸡坡话“价”ɴʔqa^{C} < *ɴqa^{C}。苗瑶共同语的鼻

冠塞音声母来自塞音和流音结合的复辅音。大南山话中这一韵类的词除了"价"都读 i 韵或 e 韵，应与前面的 * -r-和 * -l-有关。苗语、原始苗语不必有元音 a 与 ɑ 的区别。

第 7 韵的例词腊乙坪、先进读作 o 韵的，养蒿读 o 韵或 ə 韵，这一点王辅世先生已说明养蒿话中这一类的词声母为唇、舌面、舌根音声母时读作 ə 韵，其余读 o 韵。凭借这 3 种系统的对应关系，这些词的韵拟为 * o。

《苗语古音构拟》第 6、第 8 韵的例词，野鸡坡话都读作 u 韵。先进话分别读作 ou 韵和 u 韵。摆托话分别读作 ou 韵和 u 韵。这 3 个点都属川黔滇方言。养蒿话和腊乙坪话这两组词的元音各自有别。王辅先生分别拟为 * ɔ 韵和 * u 韵是合适的。

第 9 韵例词多数为入声韵词，舒声韵和入声韵合并无疑是入声尾消失以后。现代布努语仍有-t、-k 两种塞音尾，对应于-n 和-ŋ 两类鼻音尾。现代苗语的方言通常还保存有-n 和-ŋ 两种韵尾，-t、-k 两类入声尾的失落不在很久远前。黔东养蒿话和湘西腊乙坪话第 9 韵的例词中入声调的元音和舒声调的元音一般不同，所以我们不必把入声韵的元音与舒声韵的元音放在一起考虑。把这一组词中的舒声韵词与第 6 韵例词比较，会发现诸点的元音往往一致。养蒿第 6 韵元音一般为 o，第 9 韵一般为 u，有差别。但第 9 韵的这词原本多有 * -j-介音。所以养蒿话和甲定话这两韵词元音的不同一定是 * -j-造成的。《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列为第 9 韵的舒声韵例词的韵母仍应拟为 * ɔ。

王拟的单元音韵我们合并为 * a、* i、* u、* e、* o、* ɔ 6 个。王另外还构拟了 8 个复元音韵。

第 10 韵的例词一半属古舒声韵一半属古促声韵。入声韵应另作考虑。"鸡"养蒿话 qei¹，大南山话 qai¹。炯奈语长垌话 kai¹，畲语多祝话 kwei¹，勉语长坪话、三江话 kai¹。"捆"养蒿话 qhei¹，大南山话 qhai¹，炯奈语长垌话 khai¹，畲语多祝话 khɔi¹。这一组词的韵拟为 * ai 可能更合适。野鸡坡话中这一组词读 e 韵。而列入第 3 韵的那一组词一般读作 i 韵，接硬唇音、小舌音时读 ei 韵。

第 13 韵的例词，大半属古舒声韵，小半属古促声韵。"酒"大南山话 tɕeu³，应是中古汉借词。"酒"汉语中古音 * ᶜtsjiu。"箸"汉语中古音 * djɔ³。大南山话"筷子"teu⁶ < * tj-。这一组词的古韵可拟为 * iu。

第 11 韵的例词王辅世先生说明："…只接双唇鼻音声母是很不合理的，利用补充分配原则，并入搓、粑二韵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因为这两个韵类都没有声母为唇鼻音的例字"。这一韵词的独特不仅仅是现代声母为唇鼻音，中古时期可能是 * ml-或 * mj-这样的声母。* -j-和 * -l-易影响元音的演变。"买""卖"中古汉语南方方言的元音仍应相当于上古末期的北方方言，读 * e 韵。暂时把这一韵拟为 * e。

第 12 韵的词，腊乙坪话接颚化唇音声母和舌面前音声母时读 i 韵，其他声母读 ei 韵。"皇帝"腊乙坪话 waŋ²tɕi⁵，应是中古汉借词。（来）"齐"读 tsei² < * dz-ᴬ，亦是中古汉借词。"帝""齐"汉语中古音分别为 * tiei³，꜀dziei。可见腊乙坪话这两个中古汉借词原本读 * ei 韵，舌面音声母之后演变为 i 韵，舌尖塞音声母之后仍保存古韵。这一组词的古韵可拟为 * ei（王拟为 * oi）。

"二"养蒿话 o¹，腊乙坪话 ɯ¹，大南山话 au¹。这个词韵的归属不易确定。《苗语古音构拟》《苗瑶语古音构拟》中自立一韵。巴哼语文界话读作 va¹，勉语罗香话、三江话 vi¹，东山话 wəi¹。古苗瑶语当为 * ʔw-声母。布努语瑶里话读 uɔ¹ 可能 < * ʔwɔᴬ。大南山话-au 主要来自 * -ɔu，可能经历了 * ɔu > au。古苗瑶语"二" * ʔwɔᴬ > 古苗语 * ʔɔᴬ。

第 15 韵与第 5 韵的词养蒿、腊乙坪和大南山 3 个点的韵相同。川黔滇方言的 7 个点的

词，第 16 韵和第 15 韵的相同。如“嫁”读作 c 调，应是汉借词。这一组词的韵原始苗语时代为 * ai，方言中往往演变为 * a，此时汉语“嫁”借入苗语。

“孵”属第 16 韵，这个词应来自汉语古方言。汉语南方言中古“孵”读作 * bjuᵓ，① 于是苗语中有类似的读法。这一韵中的“九”苗语古音当为 * gjuᴬ。第 15 韵词在原始川黔滇方言中原本如同黔东和湘西方言，读与第 16 韵的词不同，但不久就合并为一个韵，结果就成为现代川黔滇方言这个样子。第 15 韵词古苗语中应该也有 * -j-介音，元音为 * o。在古川黔滇方言中与第 16 韵词的韵合并。在古黔东方言中和 16 韵词的 * u 与第 7 韵的 * o 合并。古黔东、湘西方言的第 15 韵的 * o 与第 4、第 5 韵的 * a 合并。介音 * -j-的存在是诸古方言中这些韵合并的条件。

第 17 韵“知道”“烧”（柴）“膝盖”等词（王拟 * ou 韵）的读法与上文拟为 * ei 韵（王拟 * oi 韵）的在黔东、川黔滇方言中读法相同。只是湘西腊乙坪话中分别读作 ɔ 韵和 ei 韵。苗语古方言中这两组词韵可能相近。这组词拟为 * ui 韵。

(2)鼻音尾韵

《苗语古音构拟》第 18 韵至第 30 韵构拟的是鼻音尾韵，依次为 in、en、æn、ɔn、on、ən、eŋ、aŋ、ɑŋ、ɔŋ、oŋ、uŋ 和 əŋ。

第 18 韵照王辅世先生的意见拟为 * in。

第 19 韵可拟为 * an。“炭”诸方言的读法应来自中古汉语南方方言。汉语中古南方方言 *thanᵓ。“马”“弩”的 * -n 尾似为后起。第 18、20 韵摆托、野鸡坡两个点读-en 韵，而这一韵中“马”不带-n 尾，“脚印”摆托带-n 尾。“马”“弩”两词当属第 4 韵。“马”是汉借词，汉语中古音 * ᶜmɯa。

第 20 韵所列“千”“斤”“钱”是汉语中古借词。这 3 个字的汉语中古音分别为 * tsien，*kjɨn，* dzjɛn。这一组词古苗语中当有 * -j-介音，韵为 * en。

第 21 韵词和第 27 韵词读韵很相近可能是 * (j)ɔŋ，暂归为 * oŋ。

第 22 韵“虱”“热”为 * om，其余为 * oŋ，应是这两个韵合并的结果。

第 23 韵词湘西、川黔滇方言点的韵与第 22 韵的相同（除了野鸡坡话）。养蒿话 22 韵的为 ɛ（舌面、舌根音声母为 i），23 韵的是 en。“金子”苗瑶语诸方言为汉借词。“金”汉语中古音 *kjim，双蜂话 ꜀tɕiɛn。养蒿话“金”tɕen¹，读与第 1 韵（* i 韵）词同。第 1 韵词养蒿话读 en 韵是第 23 韵类推的结果（“你们”“他”两词养蒿以外的点中也有读-n 尾，是声母的同化作用）。23 韵词可拟为带介音 * -j-的 * on。在黔东方言中变作 en。湘西和川黔滇方言中与 22 韵词的读法合并。

第 24 韵表中的“疮”养蒿话 shaŋ¹，大南山 tsaŋ¹ 应是中古汉借词。②“疮”汉语中古音 *tʂhjɐŋ。第 26 韵表中的（一）“两”“万”“匠”等词都是中古汉借词，汉语中古音分别为 * ᶜljɐŋ，*mjɐnᵓ 和 * dzjɐŋ。③“柳树”大南山 ʐaŋ² 借自汉语“杨”（树）。这些词不可能都是同一时间从同一汉语方言中借入，古苗语不同方言中有所不同是正常的。第 24 韵中的野鸡坡话的读法反倒与前面第 20 韵读作 en（拟为 * en）的相同，可能是 * jen 和 * jeŋ 的合并。

① 上古汉语的方言中“孚”（孵本字）* bug 有两种读音，到了中古，分别读作 * buᵓ 和 * phjuᵓ。后者是北方方言“孵”字读法的源头。前者是吴方言如温州话“孵” * bu²的源头。

② 如中古清母字“千”养蒿话 shaŋ¹，大南山话 tsa¹。

③ “万”，南方部分方言较早时改用文读，不同 * m-。

第 24 韵词照王辅世先生的意见，拟为 * eŋ，部分词是带 * -j-介音的。第 26 韵的词是都带 * -j-介音的 * eŋ。

第 25 韵词腊乙坪话读与第 23、24 韵的相同，可能是 * (-j-)aŋ 与 * (-j-)eŋ 合并的结果。大南山、石门坎这两组词的韵也相同。按照王先生的意见，把 25 韵词的古音拟为 * aŋ 韵。

第 28 韵表中的"聋""送"无疑是汉借词，它们的汉语中古音分别为 * luŋ、* suŋ°。但这两个字在汉语湘、吴、闽方言中的读法是元音普遍要低一些。在借给苗语的汉语古方言中可能也是如此。我们仍接受王的拟音，拟为 * oŋ。但这一组词多数有 * -j-介音。

第 27 韵拟为不带 * -j-的 * oŋ。养蒿话、大南山话这组词的韵与前面第 21 韵的相同。

第 29 韵词仍拟为 * uŋ 韵。养蒿话中带 * -j-介音的读 u 韵，不带 * -j-介音的为 ə 韵。如"铜"，是汉语借词，汉语中古音 * duŋ。"铜"字读音的借入当较"聋""送"早。

第 30 韵词川黔滇方言各点的韵与第 29 韵的相同。我们假定第 30 韵词读作 * juŋ。这里养蒿话都读作 u 韵。腊乙坪话读 oŋ 韵，如同第 29 韵中的"铜"。腊乙坪话这两组词读法的不同是不同时期的历史演变造成的。

现代勉语仍有-m 尾韵，据此可推测苗语支语言的共同语一定有-m 尾韵。以"血""甜""嫂子"3 词为例：

	养蒿	大南山	枫香	大坪江
血	ɕhaŋ³	ntʂhaŋ³	ntshaŋ³	dzjaːm³
甜	qaŋ¹	qaŋ¹	qoŋ¹	kaːm¹
嫂子	ɳ̥aŋ¹	ɳ̥aŋ¹	ɳ̥aŋ¹	ɳ̥aːm¹

"甜"的读法当是原始苗瑶语时代借自汉语"甘" * kɑm，或是同源词。苗语支共同语时代的-m 可能在原始苗语阶段还存在，但尚无材料可以说明-m 尾韵并入-n 和-ŋ 尾韵的时代是在原始苗语时代还是苗语分化以后。可以推测的是 3 大方言分化之前。正如我们在《苗语古音构拟》韵类表中所看到的，与勉语-m 韵词有对应的词韵的读法也与-n 尾和-ŋ 尾韵有同样的对应关系。-m 尾不同于-n 尾和-ŋ 尾对元音的影响。在《苗瑶语古音构拟》中我们会发现原始苗瑶语 * -m 尾韵词，勉语和苗语等元音的对应。如"水"勉语大坪江话 wam¹ < 古勉语 * ʔʀɛm^A，苗语腊乙坪话 u¹ < * ʔuŋ^A。"针"大坪江话 sim¹ < 古勉语 * krɛm^A，腊乙坪话 tɕu¹ < * kjuŋ^A。上文表中'血""甜"两词"勉语和苗语的对应关系是勉语保持 * am 韵，而苗语向 oŋ 演变。"水""针"等词我们未能找到成组整齐的对应，仍可解释的是苗语中 * -m 尾早已变作-ŋ 尾，高元音向 u 的方向演变。王辅世先生没有为苗语古音构拟-m 尾韵。我们应为原始苗语构拟一组-m 尾韵。苗语的 * -m 尾韵为：

* im * em * am * om * um

* im 韵的词有："苦" * ʔim^A，"嗅" * m̥rim^C，"镰刀" * ljim^A 等。

* em 韵："哭" * ŋ̊jem^B，"偷" * ŋ̊jem^C，"血" * ntshjem^B 等。

* am 韵："沉" * dam^A，"居住""在" ŋ̊jam^A，"肿" * ʔam^C 等，

* om 韵："金子" kjom^A，"冷" ʔnom^C 等。

* um 韵："枕头" * ŋkjum^C。

古苗语"叶子" * mblom^A、"水" * ʔom^A 演变为 * uŋ 韵分布在诸方言。"苦""嗅""镰刀"等 * im 韵 > * in 韵，"哭""偷" * em 韵 > * en 韵，"血" * em 韵 > * eŋ 韵，"蓝靛草"原始苗瑶语 * gram > 原

始苗语 * ŋqjem^{A} > 大南山话 ŋkaŋ^{2} 等。“沉”“居住”“肿”等 * am 韵 > * oŋ 韵。“金子” * om 韵 > * on 韵，“冷” * om 韵 > *oŋ 韵。“枕头” * um 韵 > * uŋ 韵。

根据以上的讨论，古苗语的鼻音尾韵拟为：

*im	*em	*am	*om	*um
*in	*en	*an	*on	
	*eŋ	*aŋ	*oŋ	*uŋ

原始苗瑶语时代的 * un 此时已并入 * on，* iŋ 并入 * in。

中古时代的苗语方言普遍有 * -j-介音。* -j-介音对于诸鼻音尾韵的分化和合并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3)塞音尾韵

原始苗语的入声韵现已并入开音节舒声韵。如“舌头”和“漆”，前者是苗语固有词，后者是中古汉借词。它们在勉语多数方言中仍保存有-t 韵尾，韵有对应关系。[①] 苗语中都读入声调，黔东和川黔滇的方言中分别有相 同的韵。“漆”的读法还符合黔东和川黔滇两大方言间“舌头”这一类词同韵词的对应。“漆”的借入应在苗语这两大方言分化之前，或分化后不久。只有借入这个词读作 * -t 韵尾，才能在勉语分化后保持与“舌头”的这种对应关系，苗语和勉语之间也有这种对应关系。如果借入时苗语和勉语(及畲语等)韵的差别已很大、或者苗语已失去 * -t 韵尾，则不能维持这两个词在苗瑶语不同方言间的对应关系。所以我们应该说“漆”这个词借入苗瑶语的时间不晚于原始苗语和原始勉语分化前后。

“接”，汉语中古音 * tsjɛp$_{ɔ}$(高本汉)，借入苗瑶语后，如勉语大坪江话 tsip^{7}，苗语大南山话 tsai^{7}。汉语、侗台语或苗瑶语许方言有过这样的历史，它们有-m、-n、-ŋ 尾，还有-p、-t、-k 尾。当塞音尾简化时-m 和-p 尾韵则分别并入它们相近的鼻音尾韵和塞音尾韵。-m 尾也可能脱落，-p 尾变作另一种塞音尾，保留了-n、-ŋ 尾则有可能带保留-t、-k 尾。现代苗语的方言，如养蒿话、腊乙坪话和大南山话如同汉语的北京官话连塞音尾也已全部失去，但仍有-n 和-ŋ 两种鼻音尾。

“漆”汉语中古音 tshjit$_{ɔ}$，养蒿话 shei^{7}。从中古到现代，这个词在苗语中的演变可能是这样的：* tshet^{D} > * tshei^{7} > 养蒿话 shei^{7}。而“接”(受)的演变可能是：* tsjep^{D} > * tshei^{7} > 养蒿话 sei^{7}。* -p 尾有可能先变作 * -t 尾再变作 * -i 尾。也就是说我们假定古苗语如同今天的勉语，原有-p、-t、-k 和-m、-n、-ŋ 6 种韵尾，当汉语古方言带-p、-t、-k 尾的词借入苗语时，仍为-p、-t、-k 尾。这些借词的塞音尾也像其他词的塞音尾一样，到了一定的时候一起失落。否则我们很难解释这些中古塞音尾借词在苗语不同方言不同地方话中的读音会像原始苗瑶语带塞音尾的词那样。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那些古苗语的入声韵固有词没有勉语那样的塞音尾，就不会有中古塞音尾汉借词类似的读音(方言土语间有相同的对应关系)。因此我们有理由为古苗语构拟如下的塞音尾韵：

*ap	*at	*ak
*ep	*et	*ek
*op	*ot	*ok
	*ut	*uk

① 参见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第 428、429 页。

*ap 韵："扇子" *mbrap^{D}、"接"(绳子) *tsap^{D} 等。

*at 韵："翅膀" *tat^{D}、"辣" *mbrat^{D}、"八" *jat^{D} 等，

*ak 韵："蚂蚁"mbrak^{D}，"年轻" *l̥jak^{D} 等。

*ep 韵："舔" *jep^{D}，"窄" *ɴɢep^{D}，"熊" *qlep^{D} 等。

*ek 韵："漆"tshet^{D}，"舌头" *mblet^{D} 等。

*ek 韵："借" *tsek^{D}，"割" *l̥ek^{D} 等。

*op 韵："鸭" *opʔ^{D}，"咬" *dop^{D}，"十"gjop^{D} 等。

*ot 韵："笑" *tjot^{D}，"看见" *bot^{D}，"织"(布) *ntot^{D} 等。

*ok 韵："暗" *plok^{D}，"打" *ntok^{D}，"脊背" *ɢok^{D} 等。

*ut 韵："肚脐" *ntut^{D}，"挖""啄" *ŋkjut^{D}，"鞭子" *mblut^{D} 等。

*uk 韵："竹子" *djuk^{D}，"冰" *qljuk^{D} 等。

塞音尾的构拟主要的依据是勉语同源词和汉借词。与勉语同源词的对应关系王辅世、毛宗武先生的《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已有较为详细的表说明，不再抄写说明。塞音尾韵的元音构拟可参照上文对王辅世先生《苗语古音构拟》的讨论和利用《苗语古音构拟》中的韵类表。如第10韵王先生拟为 *ei，上文改拟为 *ai。这一组词中的入声韵词的元音都拟为 *e。假定 *ai 韵向 *ei 韵演变时 *ep 韵并入 *et 韵，随后 *-i 过渡音代替了 *-t 韵尾，入声韵都变作舒声的 *ei 韵。上文汉借词"接"和"漆"的语音演变说明中已包含这一层意思。第4和第5韵舒声调词上文都拟为 *a 韵(假定第4韵中的舒声调词原本带 *-j-介音或在方言的演变中出现 *-j-介音，第5韵的词一般不带 *-j-介音)。这两组词中入声韵的词假定原来的元音也是 *a，塞音尾失落后并入舒声韵。第7韵词不论舒促古元音也都是 *o。第9韵舒声的元音为 *ɔ，促声的元音为 *o。这组促声韵的读法的确有所不同，按理应再构拟 *ɔp、*ɔt 和 *ɔk 这样的一组韵，但缺少 *ɔk 韵。暂时把它们合并为 *op、*ot 和 *ok。第13韵这一组词的舒声韵上文已拟为 *iu 韵，促声调的拟其元音为 *u，分别有 *ut 和 *uk 两韵。假定在它们的演变中出现 *-i-过渡音，塞音尾失落后并入 *iu 韵。

三 原始苗瑶语的语音

苗语和勉语中有一些汉借词借入的时代当为苗瑶语共同语时代。它们是中古早期的汉借词。中古时期的汉借词在苗瑶语中读作 A、B、C、D 4 调的分别与中古汉语的平、上、去、入 4 调对应。其中部分汉借词韵的读法与苗语、畲语和勉语的某些固有词的韵对应，而另一些与苗语或勉语的对应只是局限于苗语方言或勉语方言。它们的借入应在苗瑶语分化之后。而还有少数词，很可能是上古汉借词，苗瑶语中的构拟形式与汉语的上古语音形式相当。苗瑶语还有一个更早的层次。原始苗瑶语来自原始汉藏语，只有早期的一支是现代苗瑶语的祖方言，此前的其他方言都未能保留下来。原始苗瑶语不论是否来自原始汉藏语，从上古时期到中古，必定经历了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我们可把上古时期的苗瑶语大致上划分上古早期、上古中期和上古晚期3个阶段。上古晚期和中古早期的苗瑶语称之为苗瑶共同语。苗瑶共同语有 A B C D 4个原始调和鼻冠音。而上古早期和中期的苗瑶语没有声调，也没有鼻冠音。从以上古勉语和古苗语的形式出发，我们可以构拟上古晚期的苗瑶语。

苗瑶共同语的构拟仍以古苗语的构拟为基础,不采用苗、瑶不同系统叠加的办法。如上文对苗语的构拟,一个系统在演变中失去的特征,可通过与其他系统的比较尽量寻回。苗瑶语族中苗语以外的其他方言系统性的特征都来自原始苗瑶语,可作为构拟的依据,也是解释亲属语和方言的依据。由于藏缅语、侗台语和汉语与苗瑶语之间的渊源关系,不论是词的借用还是同源关系,只要是可以解释的,对苗瑶共同语的构拟都是有帮助的。以下我们从声母、韵母和声调三个方面入手讨论。

1.苗瑶共同语和原始苗瑶语的声母

这一节的讨论中仍以发音方法为主要线索展开讨论。

(1)塞音和鼻冠塞音

上古晚期和中古早期的苗瑶,即苗瑶共同语,塞音仍可带鼻冠音,有唇、舌尖、舌根和小舌4套:

p	ph	b	mp	mph	mb
t	th	d	nt	nth	nd
k	kh	g	ŋk	ŋkh	ŋg
q	qh	ɢ	ɴq	ɴqh	ɴɢ

不同部位的鼻冠音声母如:①

	梦	肚脐	烟	茅草
古苗语	*mpei^C	*ntut^D	*ŋkhjo^C	*ɴqan^A
古勉语	*mpei^C	*ntut^D	*kriu^C	*ŋkan^A
共同语	*mpei^C	*ntut^D	*ŋkhru^C	*ɴqan^A

上古晚期苗瑶共同语的鼻冠音声母应来自较早时期的复辅音声母。苗语支语言“价钱”,如养蒿 qa^5,腊乙坪 ɴqa^5,大南山 ɴqe^5,巴哼语文界话 ɴqa^5,古苗语 ɴqja^C。② 这个词应是汉借词,汉语上古末期“价”读作*kraʔ。但方言中仍可能读作影母。“贾”的声符“西”,《广韵》作衣嫁切。故“价”古音又可读作*qraʔ,借入苗瑶语后*qra > *ɴqja。“窄”古苗语*ɴɢep^{D}当<原始苗瑶语*ɢrep。汉语“狭”上古音*ɢrap。苗瑶语“窄”和汉语“狭”可能是同源关系。又如“滑”汉语上古音*ɢrət。古勉语*ŋgot<原始苗瑶语*ɢret。③

“梦”腊乙坪话 mpei^5<古苗语*mpei^C,大坪江话 bei^5<古勉语 mpei^C,布努语瑶里语 mpja^5。唇鼻冠塞音声母中的-j-可能与舌尖、舌根等鼻冠音同一样,来自*-r-或*-l-。

“蚂蚁”,腊乙坪话 mpha^3,养蒿话 phen^3,巴哼语文界话m̥pe^3<苗瑶共同语*pla^B。

“拍”(手),大南山话 mpua^2,野鸡坡话 mpzi^A。野鸡坡“三”pzi^A,“果子”pze^B,“结”(果子)pze^5<*pr-。古苗语“拍”*mbra^A(王拟*mba^A)<苗瑶共同语 bra^A。

《苗瑶语古音构拟》归入*pw-声类的“烧”“打”“睡”等词勉语三江话、大坪话单数调的 b-<mp-,大坪江话、湘江话 pw-<*pr-,原始勉语的声母应是*pr-。如“烧”大坪话 bu^3<*pro^B。苗语大南山话 phe^3,石门坎话 tshi^3<古苗语*phre^B。

---

① 古苗语和古勉语的构拟请参照上文的讨论。

② 王辅世《苗语古音构拟》中归为第4韵。第4和第5组词的韵王分别拟为*a和*ɑ。笔者认为*ja和*a的不同,如川黔滇方言宗地话(绞坨话)这一组中的词由于*j的关系都读作i韵。

③ 王辅世、毛宗武先生在《苗瑶语古音构拟》中把这个词的声母拟为*ɴɢw-

"兰靛草"大南山 ŋkaŋ^{2}，野鸡坡 n̥tɕen^{A}，王拟苗语古音 * ɲɟeŋ^{A}，笔者修改为 * ŋgjem。勉语大坪江话 dʑaːm^{2} < 古勉语 * ŋglam^{A}。原始苗瑶语 * gram^{A}。如泰语"兰靛草"khraːm^{2} < 原始台语 *gram^{A}。

苗瑶共同语的鼻冠唇塞音声母主要的来源应是原始苗瑶语唇塞音和流音 * -r-或 * -l-结合的复辅音。如"沸"苗语古音 * mpjei^{C}，古勉语 * mprei^{C}，原始苗瑶语 * prei^{C}。"酒"古苗语 *mphjoŋ^{C}，古勉语 * mprɛn^{C}，原始苗瑶语 * pron^{C}。勉语唇塞音和唇擦音部分的讨论中已经提到，古勉语唇塞音后的 * -r- > * -w-。勉语大坪江话"沸"bwei^{5}，勉语长坪话"酒"bwan^{5}。如"雷"勉语大坪江话 bwo^{4}，长坪话 bu^{1}，大坪话 bjau^{1}，古勉语 * mbre^{A}。"雷"腊乙坪 so^{1}，野鸡坡 su^{1}，布努语 phɔ^{1} 巴哼 phuɔ^{1}，古苗语 * phro^{A}，原始苗瑶语 * pro^{A} < * pro-ɣ（声调的来历请参见下文的讨论）。试比较"鱼"和"鼻子"的读法：

	腊乙坪	古苗语	大坪江	古勉语	苗瑶共同语
鱼	mʐ̥ɯ^{4}	* mble^{B}	bjau^{4}	* blɛu^{B}	* ble^{B}
鼻子	mʐ̥ə^{6}	* mblu^{C}	bjuːi^{6}	* blui^{C}	* blu^{C}

"天"养蒿 vɛ^{2}，大南山 nto^{2}，宗地 ntoŋ^{2}，野鸡坡 ɴqwaŋ^{A}，枫香 ɴqaŋ^{2}，炯奈语长垌话 ŋkaŋ^{2}，勉语罗香话 guŋ^{2}。古苗语可拟为 * ɴɢon^{A} < 原始苗瑶语 * ɢron-ɣ。大南山和宗地等的声母与"长刀""生"（蛋）等词归为一类，古方言为 * nd-，应来自原始苗瑶语的 * gr-。如勉语长坪话"天"ðuŋ^{2}，"梨"ðei^{2}（ < * ŋgr-）。

古苗语 * nt-，古勉语 * nt-，苗瑶共同语 * nt- < 原始苗瑶语 * kr-。如：

	腊乙坪	古苗语	大坪江	古勉语	原始苗瑶语
长	ntɯ^{3}	* nte^{B}	daːu^{3}	* ntau^{B}	* kreʔ
烤	ntɯ^{5}	* nte^{C}	dzaːu^{5}	* ntsau^{C}	* kre
戴	ntu^{5}	* ntuŋ^{C}	doŋ^{5}	* ntuŋ^{C}	* kruŋ

"屎"养蒿、腊乙坪 qa^{3}，畲语 ka^{3}，勉语大坪江话 gai^{3}，东山话 kai^{3}，勉语长坪话、樑子话等 dai^{3}。古勉语 * ŋklɛi^{B}，原始苗瑶语 * qlar^{B}。这个 * -l-在苗语支、畲语支中失落，在勉语长坪话中变作 d-。在诸语支中仍遵照自己的规律演变为不同的形式，它们仍有同源关系。

"杀""皮""翅膀"等苗语诸点的声母为 t-。而勉语的方言中部分或全部读作单数调的 d-，应来 * nt-。"杀"，勉语大坪江话 tai^{5}，大坪话 dai^{5} < * ntɛi^{C} < 原始苗瑶语 * prat 或 * krat。"皮"，大坪江话 dop^{7} < * ntop^{D} < 原始苗瑶语 * krup，可能是南亚语底层词（参见下文"苗瑶语核心词"部分的讨论）。

"酒"，苗语诸方言的声母为 tɕ- < * kj-。大南山话 tɕeu^{3} < 古苗语 * kjiu^{B}。勉语大坪江话 tiu^{3}，三江话、大坪话 diu^{3} < 古勉语 * ntiu^{B}。共同语的 * nt- < 原始语的 * kr-。也就是说原始苗瑶语"酒" * kru^{B} 在苗瑶共同语时期开始变化，保留 * kr-的是苗语支方言，勉语支中的声母是 * nt-。

（逃）"脱"，勉语大坪江话 dut^{7} < 古勉语 * ntut^{D}。苗语腊乙坪话 qwei^{8}，大南山话 ʈl̥i^{6}，石门坎话 dlɦi$^{8'}$ < 古苗语 * ɢlat^{D}。

"翅膀"，勉语大坪江话 daːt^{7} < * ntat^{D}。苗语词根前多有前缀音 q-，布努语 k-。养蒿话 qa^{1}ta^{7}，腊乙坪话 qo^{1}tei^{7}，布努语 ka^{1}tu^{7}。古苗语 * tat^{D}。苗语支语言的这一类前缀音可能是后起的。但这种双音节的节律应承自原始语，如同侗台、藏缅、上古汉语乃至南亚语和南岛语。可能是 * q-或 * k-这样的前缀音使古苗语这个词的 * nt- > * t-。苗瑶共同语"翅膀" * ntet^{D} < 原始苗

瑶语 * kret 或 * pret。

"挟"(菜)，勉语大坪江话 dʑap^{7} < * ŋklɛp^{D}，古苗语 * tep^{D} < 共同语 * ŋklep^{D} < 原始语 * klep。如汉语"挟"上古音 * ɢrap(匣叶)。

"裙子"，勉语大坪江话 tɕun^{2} < * glun^{A}，古苗语 * tin^{A} < 共同语 * glun^{A}。如汉语"裙"上古音 *gjən(群文)。

(2)塞擦音

苗瑶共同语仍有一套塞擦音声母

ts tsh dz nts ntsh ndz

"洗"(衣)腊乙坪 ntso^{5} 畲语多祝话 ɳtʃu^{5}，勉语湘江话 dzu^{5}，古苗语 * ntsju^{C}，古勉语 * ntsu^{C}。"蚯蚓"勉语大坪江话 dzuŋ^{1} < 古勉语 * ntsuŋ^{A}，苗语养蒿话 tɕoŋ^{1} < 古苗语 * kjoŋ^{A}。假定苗瑶共同语中已有 * nts-，苗语有的形式应是方言中所保留的没有演变为鼻冠塞擦音的形式。"蚯蚓"勉语樑子话 duŋ^{2}，可能 < * ŋgruŋ^{A}。苗瑶共同语的古方言中这个词可能是 * ŋkroŋ^{A} < 原始语的 *kroŋ^{A}。我们是从这样的不规律对应推测它们古代的读法。"根"勉语大坪江话 dzuŋ^{2}，长坪话、樑子话 duŋ^{2}，苗语养蒿话、腊乙坪话 tɕoŋ^{2}，畲语多祝话 khjuŋ^{2}，苗瑶共同语 * groŋ^{A}。上古末期共同语中带 * -r-复辅音的演变有不同的形式，有的使塞音带鼻冠音，有的未能使塞音带鼻冠音。但在后来的方言中都可演变为舌尖塞擦音。苗瑶共同语阶段产生的舌尖塞擦音是苗瑶语最早的塞擦音。"洗"原始苗瑶语 * kru。藏缅语中如景颇语"洗"khʒut^{31} < * khrut。①

苗语还有一套舌尖后的塞擦音，假定是舌尖塞擦音声母后随 * -j-形成的。与勉语的对应比较复杂。如"新"苗语大南山话 tʂha^{1} < 古苗语 * tshjin^{A}，炯奈语长垌话 ŋkheŋ$^{1'}$(鼻冠音当来自 * -r-复辅音)，勉语大坪江话 sjaŋ^{1} < 古勉语 * srɛŋ^{A}。

"头虱"，苗语大南山话 ɳtʂhou^{3} < 古苗语 * ntshjei^{B}，勉语大坪江话 dzei^{3} < 古勉语 * ntsei^{B}。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大南山话的 tshj-可以 < * phl-。如"吹"大南山 tʂhua^{1}，腊乙坪 phʐo^{1} < 古苗语 *phlu^{A}。"绿"大南山 ɳtʂua^{1}，腊乙坪 mʐo^{1} < 古苗语 * mplu^{A}。"头虱"原始苗瑶语的声母应是 * -l-的复辅音，很有可能是 * khlei^{B}。"头虱"侗台语族的佤语 khɣo^{1}，壮语柳江话 hjau^{1} < * khro^{A}，可以比较。

"盐"，大南山话 ɳtʂe^{3} < 古苗语 * ntsje^{B}，勉语大坪江话 dzau^{3} < 古勉语 * ntsɛu^{B}。樑子话、览金话 dau^{3} < * C-lɛu^{B}(单数调的 d-来自古勉语鼻冠音声母)。苗瑶共同语"盐" * kle^{B}。"盐"泰语 klɯə^{2}，仫佬语 kɣwa^{1}，原始侗台语 klo^{A}，② 可以比较。

(释)"放"，大南山 tʂau^{5}，腊乙坪 tɕaŋ^{5} < 古苗语 * tsjoŋ^{C}，畲语多祝话 tsuŋ^{5}，勉语三江话 buŋ^{5} < * mpuŋ^{C}。大南山的舌尖后塞擦音多来自苗瑶共同语 * -l-或 * -r-和舌尖塞音及唇塞音的复辅音。而古勉语的鼻冠音来自与 * -r-或 * -l-结合的复辅音。(释)"放"苗瑶共同语 * proŋ^{C}。"放"(鸡)龙州壮语 pjuŋ^{5}，侗语 soŋ$^{5'}$，佯僙语 thuŋ^{5} < 古侗台语 * proŋ^{C}。③

"蚂蚁"，大南山 ɳtʂou^{8}，青岩 mplou^{8}，宗地 mpʐɔ^{8} < 古苗语 * mblɔt。④ 勉语大坪江话 dzjou^{3}，三

① "洗"缅文 hljɔ^{2} < * khlo，景颇语 * khrut < * khru-t。* -t 是使动后缀。

②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拟为 * klɯɔ。但-ɯ- < * -w-过渡音。

③ "放"(鸡)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中构拟了 * plɔi 和 * spluɔŋ 两种读法。如泰语 * plɔi^{5} 是第一种构拟的依据。第二种读法中的 * s-笔者认为来自 * -r-。请参见上文侗台语部分的讨论。

④ 养蒿话"蚂蚁"phen^{3}，-n < * -t。

江话 tɕhəu^{3}，览金话 səu^{3}，巴哼语文界话 m̥pe^{3}，炯奈语长垌话 mphai^{3} 苗瑶共同语为 * pla^{B}。“蚂蚁”泰语 mot^{8}，仫佬语 mɣət^{8} < 古侗台语 * mlot。

(3)鼻音

古苗语的鼻音是清、浊、先喉塞 3 分，古勉语也是这样的。“病痛”一词苗、勉语的声母都是 * ʔm-，可以假定苗瑶共同语也有这样的先喉塞鼻音。

“这”，古苗语 * ʔnaŋ^{B}，古勉语 * ʔnai^{B}。布努语、巴哼语、炯奈语、畲语等苗语以外的语言中这个词都不带鼻音尾，可见苗语的 * -ŋ 是后起的。苗瑶共同语可拟为 * ʔnai^{B}。

“蛇”，古苗语 * ʔneŋ^{A}，古勉语 * ʔnaŋ^{A}。

“冷”古苗语 * ʔnom^{C}，古勉语ʔnɛm^{C}。畲语“冷”kjɔŋ^{5} 巴哼语滚董话、唔奈语 ɲɔŋ^{5}。

“短”，古苗语 * ʔloŋ^{B}，古勉语 * ʔnaŋ^{B}。

假定它们原始语时代有 * k-或 * q-前缀，“短” * k-loŋ^{B}，冷 * k-noŋ^{C}，“蛇” * k-neŋ^{A}，“这” * k-nai^{B}。

“种子”，古苗语 * ʔnjum^{A}，古勉语 * ʔnjim^{A}，苗瑶共同语 * k-nim^{A}。

“住”，古苗语 * ʔnjom^{A}，古勉语 * ʔjum^{A}，苗瑶共同语 * k-njum^{A}。

“哭”，古苗语 * ʔnjem^{B}，古勉语 * ʔnjum^{B}，苗瑶共同语 * k-njum^{B}。这个词与“水”“皮”等是南亚语的底层词。如佤语马散话“哭”ʑiɤm，德昂语南虎话 ɲam，格木语南谦话 ɲam，莽语 ɲam^{31}。

(4)流音

古苗语有 * -l-、* -r-两种流音。声母有 * ʔl-、* l̥-和 * l-。* ʔl-声母词，如“短”上面已讨论过。

“挤”，古苗语 * ʔli^{C}，勉语览金话 ɲaːi^{5} 古勉语 * ʔnjəi^{C}。

“红”，古苗语 * ʔlin^{A}。勉语大坪江话 si^{7} < 古勉语 * khrik^{D}，或借汉语“赤”(* khlak)。“红”原始苗瑶语 * k-lin^{A}，原始藏缅语 * g-liŋ，原始侗台语 * gleŋ。

“猴子”勉语大坪江话 biŋ^{1} < 古勉语 * mpiŋ^{A} < 苗瑶共同语 * pliŋ^{A}。“猴子”泰语 liŋ^{2} 等可比较。古苗语 * ʔlin^{A} < 原始苗语 * k-lin^{A}。

前面古苗语流音部分已讨论过古苗语 * l̥-声母词。“竹子”古苗语 l̥o^{B}，大坪江话 dau^{B} < * l̥ɛu^{B}，苗瑶共同语 * phlo^{B}，原始语 * p-lo^{B}。“竹子”畲语莲花方言 pji^{1} 巴哼语滚董话(tei^{2})po^{2}。“月亮”“绳子”“烫”等的声母拟为 * p-l-。“月亮”古苗语 l̥a^{C} < 原始语 * p-la；“绳子”古苗语 l̥ei^{C} < 原始语 * p-le；“烫”古苗语 * l̥on^{A} < 原始语 p-lon-ɣ。它们可与藏缅语比较：

	苗瑶共同语	缅文	基诺语	扎坝
月亮	*p-la^{C}	la^{3}	pu^{33}ɬɔ^{42}	ɬe^{33}
绳子	*p-le^{C}	kro^{3}	phi^{35}	ptʂɪ^{55}
烫	*p-lon^{A}	pu^{2}luŋ^{2}	phu^{55}	kʊ^{55}lu^{55}

古苗语 * l-仍与古勉语 * l-对应，< 共同语 * l-。如《苗瑶语古音构拟》中所举的“回来”“久”“个”等词诸语有对应关系。

张琨先生曾为原始苗语构拟了 * r-声母，王辅世先生代之以 * vʐ-。上文我们构拟了古苗语 * hr-和 * ɦr-，分别来自苗瑶共同语的 * ŋkhr-和 * ŋgr-。共同语的这一类声母又分别来自原始语的 * khr-和 * gr-。

(5)擦音

从汉借词看古苗语和古勉语都有 * h-声母，但这两种古方言的 * h-声母的来历尚需再作讨

论。从布努、巴哼、炯奈等语言看共同语 * ŋkhl-的现代的读法与古苗语这一声类一致。我们假定共同语的 * khl-演变为古苗语的 * h-。如“抢”古苗语 * hak^{D}，共同语 * khlak^{D}，布努语 lu^{8}，巴哼语滚董话 lɔ^{8}(夺)，文界话 lɦɔ^{8}，唔奈话 l̥au^{8}(原来有 * -k 尾，产生-u)。苗语支语言分化前和苗语分化前声调都是 4 个，现代的第 7 调和第 8 调都来自古 D 调。

“雾”，古苗语 * hju^{A} < 共同语 * khlu^{A}。

“编”(筐)，文界话 qẽ^{1}，古苗语 * hin^{A} 共同语 * khlin^{A}。

“哪”，勉语大坪江话 haːi^{5}，罗香话、长坪话 laːi^{5} < 古勉语 * khlai^{C}。养蒿话 tei^{6} < 古苗语 *dei^{C}。

“缩”，勉语大坪江话 su^{7}，长坪话 ðut^{7}，罗香话 ɕo^{7} < * srut。或是汉借词。勉语诸方言中声母的对应关系与“站”“擦”同。“缩”养蒿 xhu^{7}，石门坎 xau^{7}。“退缩”养蒿 qhə^{7}，大南山 ŋkəu^{8}。

“磨”(刀)，养蒿话 xhə^{3}，石门坎话 xo^{3}，宗地话(绞坨)ɦo$^{3'}$。宗地话和苗语以外苗语支诸方言的声母与“雾”“编” 等词相同。“磨”(刀)，勉语大坪江话 dzjou^{5}，览金话 gjɔu$^{5'}$ < 古勉语 *ŋkləu^{C}。我们假定原始苗瑶语“磨”(刀) * qhlo > 古苗语 * qhlo^{B}，古勉语 * ŋkləu^{C}。

根据以上讨论原始苗瑶语的声母系统拟为：

p	ph	b	m̥	m		
pr	phr	br		mr		
pl	phl	bl				
t	th	d	n̥	n	s	sn
k	kh	g		ŋ	h	ɦ
kr	khr	gr				w
kl	khl	gl				
q	qh	ɢ				
ql	qhl	ɢl				
ʔ						ʔr

“水”“云”是南亚语底层词，而“二”“苦”“山坳口”“姐姐”“妻子”等方言中往往有不规则的对应。“山坳口”“肉”苗语支中的读法分别拟为 * ɢl-和 * ɴɢ-。

“女婿”，原始苗语 * ʔwui，古勉语 * ʔwei^{B}，苗瑶共同语 ʔwei^{B} < 原始苗瑶语 * C-r-。我们假定原始苗瑶语中“二”“苦”“水”等词的声母是 * ʔr-。

2. 苗瑶共同语声调的来历

从苗瑶诸语支语言的声调对应看，苗瑶共同语已有 ABCD 4 个声调。其中 D 调来自 *-p、* -t、* -k 塞音尾。苗瑶语和其他汉藏语有渊源关系的词、南亚语底层词语还能帮助寻找另外 3 个调的来历。从目前构拟的声母看，尚未发现原始 A、B、C 3 个调与其有相关关系。这 3 个调的起源与声母无关。

(1)苗瑶语 A 调的来历

汉语中古读作平声的词借入苗瑶语读作 A 调。但不能用来证明苗瑶语 A 调的起源。中古时代苗瑶语 4 调已具备，产生 A 调的语音条件可能已消失。只是当时汉语平声的调值与苗瑶语 A 调的相近。较早一点的借词，借入时苗瑶语还没有产生声调或声调仅仅是一种伴随特征，才有可能说明苗瑶语声调的来历。如苗瑶人用十二地支记日。汉语十二地支的用法文字

上可追溯到商代。而苗瑶人的十二地支记日从诸方言的对应看可追溯到苗瑶语共同语时代。不同的方言中又有所变化。如湘西的腊乙坪话除了"申"都已改用动物名。黔东的养蒿话、勉语勉方言长垌话大体上继承了与汉语十二支字读法对应的叫法,值得研究。现略去"日",抄录苗语养蒿话、布努语梅珠话和勉语长垌话十二支读法如下:①

	子(上)	丑(上)	寅(平)	卯(上)	辰(平)	巳(上)
养蒿苗	sɛ^{3}	ɕhu^{3}	ʑen^{2}	mo^{4}	ɕen^{2}	sei^{4}
布努语	nɤŋ^{4}	ɲuŋ$^{2'}$	ɕo$^{3'}$	mau^{6}	ɣoŋ$^{2'}$	nɤŋ$^{1'}$
长垌勉	tsei^{3}	tshiou^{3}	jien^{2}	maːu^{4}	tsaːn^{2}	tsei^{4}

	午(上)	未(去)	申(平)	酉(上)	戌(去)	亥(上)
养蒿苗	ŋ̥u^{2}	mɛ^{6}	ɕhen^{1}	ʑu^{4}	ɕhen^{7}	ha^{5}
布努语	mu^{4}	fei^{8}	cɣu$^{1'}$	ka$^{1'}$	tɬe$^{3'}$	mpai^{5}
长垌勉	ŋ̊^{4}	mei^{6}	sien^{1}	jiau^{4}	fut^{7}	hɔːi^{4}

布努语只有"卯""未"不用动物名。而苗语养蒿话"午"以 A 调对汉语的上声。养蒿话"亥"应是以近晚的去声读法代替了早时的上声读法,勉语仍是上声读法。地支字"午"在侗台语中如壮语 ŋu^{4},布依语 sa^{4},傣语 si^{1}ŋa^{4},侗语 ŋo^{2},黎语保定话 ŋa^{2}。借入年代大约是汉末,此时汉语中的声母还带 * s-前缀。在侗台语中 * s-有所表现,苗瑶语中现在看来没有表现。黎语的读法看来原本可能有 * -ɣ 尾(参见上文有关黎语声调的起源)。"戌"勉方言长垌话 fut^{7},f- < * s-。

前文汉藏文化的历史背景中已经谈到了商代南亚语系的语言还分布在湘西等地。到了秦汉时代湘西等的的南亚文化渐为苗瑶文化所代替。苗瑶语的一些词与汉藏语的其他语言没有语源关系,而是与南亚语读法相近。这些词或是苗瑶人与南亚人(指当时使用南亚语的居民)接触时借自南亚语,或是南亚人融人苗瑶部落时带入的底层词。现代南亚语的读法往往能说明这些底层词或借词的某些特点。

"太阳",原始苗瑶语 * s-ŋo-ɣ,佤语马散话 siŋɛiʔ,艾帅话 siŋ̱aiʔ,孟达语 siŋi。

"你",原始苗瑶语 * me-ɣ,佤语马散话 mɛiʔ,艾帅话 ma̱iʔ,布朗语曼俄话 miʔ^{33}。

"太阳",布努语 mi^{8} ŋ̊oŋ^{1},畲语 nɔk^{7}kɔ^{3}。原始苗瑶语有一个舌根音的后缀。在苗语支语言中使韵尾变作-ŋ。南亚语系蒙达语族的蒙达利语(Mondari)"太阳"siŋ gi,恰好有 gi 后缀。佤语"太阳"的-ʔ 应来自 * -g。佤语孟汞话"太阳"bu̱ gʌiʔ,勉语 * bu ŋ̊o-ɣ。或许不是巧合。格木语曼买话"太阳"mat bri,"眼睛"măt,似乎如同南岛语和侗台语,"太阳"叫做"天"(或白天)的"眼睛"。

A 调的另一些词原始苗瑶语是 * -l 尾。如"地",原始苗瑶语 * C-tel,布努语 ka^{1}te^{1}。佤语马散话 katɛʔ,格木语南谦话 dɤl。汉语"地"上古音 * dar-s(定歌)。②

"九"和"鸠"汉语分别读作上声和平声,上古音 * kruɡ,苗瑶语为 A 调。"九"苗语古音 * ɡju^{A} < 苗瑶共同语 * ɡru^{A}。"鸠"(鸽子)古苗语 * ɴqju^{A} < 苗瑶共同语 * qru^{A}。缅文"九"ko^{3} < * kuɣ,"鸠"khjo^{3} < * khruɣ。"九""鸠"苗瑶、汉和藏缅语的对应即使是早期方言间的借用关系,也可说

① 录自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研究室编《苗瑶语方言词汇集》。

② 依郑张尚芳、潘悟云的意见拟为 * dal。上古汉语中原始汉语的 * l 和 * r 已合并。

明苗瑶语这两个词的 A 调可能来自某一种韵尾。

"四"和"毛"在苗瑶语中读音相近,也都是 A 调。"四"苗瑶共同语 * plei^{A},"毛" * pljei^{A}。"四"缅文 le^{3} < 原始藏缅语 * b-li-g,① "四"黎语通什话 tsho^{3} < 原始侗台语 * ploɣ。原始苗瑶语"毛" * plel。

"五"苗瑶共同语 * pla^{A},汉语上古音 * ŋag,缅文 ŋa^{3} < * ŋa-ɣ。② 原始汉藏语数词后缀 * -g 在藏缅语方言中或表现为 * -ɣ、* -k、* -g,在原始苗瑶语中可能是 * -ɣ。

阳声韵苗瑶语 A 调的词也可能是原始苗瑶语带 * -ɣ 的音节。

我们假定苗瑶语共同语的 A 调来自原始语的 * -ɣ 和 * -l 韵尾(少数为 * -ʁ)。

(2)苗瑶语 B 调的来历

苗瑶语的 B 调可能与汉语的上声一样,都来自 * -ʔ。

西汉之时苗瑶共同语分布在湖南,扬雄《方言》中所记的南楚江湘等地一些词可与苗瑶语比较。如,"湘潭之原谓何为呰"(《方言》卷十)。"呰"《广韵》将此切,上古音 * kleʔ(精支)。③ "什么"古苗语 * tsi^{B} < 苗瑶共同语 kle^{B}。"楚凡挥弃物谓之拌或谓之敲"(卷十)。"拌"汉语上古音 * banʔ(并元)。"抛弃"腊乙坪话 paŋ^{3}。

"包"(东西),古苗语 * qhu^{B},巴哼语唔奈话 ŋkwei^{3} < 共同语 * qhle^{B} < 原始语 * qhleʔ。藏缅语中如错那门巴语"包"(东西)kriʔ^{35},木雅语 khə^{35}læ^{33},载瓦语 kjeʔ,独龙语 kɛʔ^{55}。

"解开",古苗语 * nthjo^{B} < 共同语 * khro^{B} < 原始苗瑶语 * khroʔ。"解开"独龙语 kaʔ^{55},景颇语 ʒoʔ^{31} < * kroʔ。

"烧"(山)古苗语 l̥ju^{B},"烧"(房子)古苗语 phle^{B} < 共同语 * ple^{B} < 原始苗瑶语 * pleʔ。

"辫子",古苗语 * mblin^{B} < 原始苗瑶语 * blinʔ。汉语"辫"上古音 * blanʔ。④ "辫"独龙语 blat^{55},景颇语-pan^{51} < * blanʔ。

"宽",古苗语 * qleŋ^{B} < 原始苗瑶语 * qleŋʔ。"宽"藏文 go jaŋs,阿昌语 kaŋ^{31},缅文 khjaŋ^{3}。

"满",古苗语 * plon^{B} < 原始苗瑶语 * plonʔ。"满"缅文 praṇ^{1} < * pranʔ,格曼僜语 phlǎŋ^{55}。

"熟",古苗语 * sjen^{B} < 原始苗瑶语 * srenʔ。"熟"缅文 hmaṇ^{1} < * smenʔ,藏文 smin,景颇语 mjin^{33} < * mlin,普米语 mʐ̥e^{13}。

"寨子",古苗语 ɦroŋ^{B} < 原始苗瑶语 * groŋʔ。"村子"藏文 groŋ 景颇语 kǎ^{31} thaŋ^{31} < * g-doŋʔ < * g-doŋ-g。

苗瑶语的 B 调另一个来历是 * -h。孟高棉语的借词或底层词可说明这一点。

"脸",川黔滇苗语和畲语莲花话的说法可构拟为 * bjuh。佤语马散话 bhiuh,格木语曼买话 rum bŏh。苗语湘西和黔东方言以及勉语的说法可拟为 * mar。藏缅语中如独龙语"脸"muɹ,景颇语 man < * mar。

"断",苗语 * ʔlo^{B} < * C-loh。德昂语硝厂沟话 lauh,格木语曼买话 ʒăh,南谦话 kĕh。

"公"(鸡),川黔滇苗语 * ʔljo^{B} < * C-ljoh。格木语曼买话 tloh,南谦话 muih。

"洗"(锅),苗语和畲语的 * ntsa^{B} < * krah。"洗"(衣),德昂语硝厂沟话 lah,茶叶箐话 leh^{55},

① 如独龙语 bli^{53},浪速语 pjik^{31},藏文 bʑi,吉姆达尔语(Jimdar,分布在印度,喜马拉雅语支)maluk 等。

② 如缅语支因沙语"五"ŋā ku,喜马拉雅语支的吉姆达尔语 bɦok。

③ 精母字如"子"与"李"谐声。

④ 如"辨""瓣"等皆为二等字,上古有 * -r-介音。"辫"介音为 * -l-,声符同。

格木语南谦话 kăm ʒah，巴琉语 la:i^{31}。

(3)苗瑶语 C 调的来历

苗瑶共同语的 C 调可能是那些原始语的舒声音节，即开音节和只是以鼻音结尾的音节。

扬雄《方言》："楚人凡人残骂谓之钳"（卷十）。"钳"上古音 * gam（群谈）。"骂"勉语大坪江话 he:m^{5} < 古勉语 * qem^{C}。

"豪猪"，古苗语 * dzjei^{C}，勉语大坪江话 dzei^{6} < 古勉语 * ndzei^{C} < 原始苗瑶语 * bre 或 * gre。"豪猪"缅文 phru^{2}，怒苏怒语 bɹu^{33} < * bru。

"风"，古苗语 * kja^{C}，勉语大坪江话 dzja:u^{5} < * ndzjau^{C} < 原始苗瑶语 * kla。"风"缅文 le^{2}，努苏怒语 mu^{55}l̥i^{33}，嘉戎语 khali，克伦语 gă^{31}li^{33}。

"蝴蝶"，古苗语 * mpli^{C} < 原始苗瑶语 * pli。"蝴蝶"缅文 lip pra^{2}，藏文 phje ma leb。养蒿苗语"蝴蝶"kaŋ^{1} pa^{2} liə^{8}。kaŋ^{1} 是昆虫名的词头，pa^{2}liə^{8} < * bliʔ lip。

"爬"（树），古苗语 * ŋkje^{C} < 原始苗瑶语 * kre。（虫）"爬"藏文 ɦgro，博嘎尔珞巴语 gɯ:。"爬行"，古苗语 * ŋkjoŋ < 原始苗瑶语 * kroŋ。"爬"（山）景颇语 luŋ^{31}，独龙语 ŋaŋ^{53}，墨脱门巴语 goŋ，藏文 ɦdzeg（< * m-grek）。

"筛"，古苗语 tshjɔ^{C} < 原始苗瑶语 * khrɔ。缅文 kha^{2} < * khra。

"肿"，古苗语 * ʔjom^{C} < 共同语 * ʔrom^{C} < 原始苗瑶语 * q-rom。"肿"缅文 rɔŋ^{2}，阿昌语 ʐam^{31} < * rɔm，景颇语 pum^{55} < * pum。

"嗅"，古苗语 m̥lim^{C}，古勉语 * n̥om^{C} < 原始苗瑶语 * m-nom。"嗅"藏文 snom，景颇语 mă^{31} nam^{55} < * m-n̥am，缅文 nam^{31}。

"雨"，古苗语 * njoŋ^{C}，古勉语 * bluŋ^{C} < 原始苗瑶语 * m-luŋ。"雨"景颇语 mă^{31}ʒaŋ^{33} < * m-raŋ，阿博尔语 pe-doŋ（bu-reŋ 彩虹）。

苗瑶共同语 4 个声调的来历为：

原始苗瑶语	*-ɣ *-l 尾音节	→A 调
	*-ʔ *-h 尾音节	→B 调
	开音节和鼻音尾音节	→C 调
	*-p *-t *-k 尾音节	→D 调

原始苗瑶语从原始汉藏语中分化出来不久可能还有 * -s 尾，到共同语时期（上古末期）产生声调之后很快就消失了。

(4)原始苗瑶语的 * -r 韵尾

如果原始苗瑶语有 * -r 韵尾，这种韵尾在消失前可能对元音的演变有影响，或者变作 * -n 韵尾。这类情况在汉语、侗台语、藏缅语和孟高棉语中都已经发生。汉语的 * -r 演变为 * -i 或 * -n，侗台语和景颇语支中变作 * -n，缅语支中与 * -l 合并，南亚语中有这一类的演变。如"布"，布朗语胖品话 ʔmar^{31}，佤语马散话 man。"饭豆"，胖品话 ʔa pir^{51}，马散话 phiɯ。苗瑶语中的孟高棉语底层词或借词有的原本带 * -r 尾，在历史演变中留下了它的踪迹。

"黄豆"，原始苗语 * pei^{B}，巴哼语滚董话（tu^{8}）pi^{B}。"饭豆"，胖品话 ʔa pir^{51}，德昂语硝厂沟话 na pai，莽语 pɤ^{31}nɔk^{55}（黄豆）。

"瓜"，巴哼语唔奈话 pjei^{3}，文界话 pe^{3}kwa^{1}（kwa^{1} 为汉借词）。胖品话 phir^{31}phin^{31}，格木语曼买话 mpir。

"鸡"，原始苗语 * qai^{A}，唔奈话 qai^{1}，畲语 kwei^{1}，勉语 tɕai^{1}，苗瑶共同语 * qlai^{A}。胖品话 ʔiar^{51}，

格木语南谦话 dʒiar，巴琉语 kje^{53}。

“黄鼠狼”，巴哼语滚董话 qa^{B}vaŋ^{5}kwei^{2}。胖品话 khar^{31}，德昂语南虎话 ʔa khar，格木语南谦话 tʃar。

以上的苗瑶语词中 * -r 在消失前产生了 * -i，而不是不留痕迹地脱落。* -r 韵尾的词分布 A、B 调词中可能有不同的演变方向。苗瑶共同语中 * -r 一般演变为 * -i。

“梦”，原始苗语 * mpjei^{C}，勉语大坪江话 bei^{5} < * mpei^{C}，苗瑶共同语 * mpei^{C}，原始苗瑶语 *prer。侗语“梦”pjan^{1}，错那门巴语 mi^{31}pren 等与之有同源关系。

“懒”，苗语大南山话 ŋken^{4} < * ŋgan^{B}，勉语大坪江话 lwei^{6} < * ŋglei^{C}，原始苗瑶语 * glar。试比较汉语“惰”上古音 * g-lar（定歌）。景颇语“懒”lă^{31} kon^{31} < * l-gonʔ。孟高棉语的德昂语南虎话“懒”gran，格木语曼买话 gran。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认为原始苗瑶语有 * -m、* -n、* -ŋ、* -p、* -t、* -k、* -ʔ、* -ɣ（< *-g）、*-l、* -r 和 * -h 韵尾。可能还有 * -s。

3. 原始苗瑶语的元音

在王辅世先生《苗语古音构拟》的基础上我们又构拟了原始苗语的韵母，构拟了 * a、* e、* i、* ɔ、* o、* u 6 个元音，* -ai、* -ei、* -ui、* -iu 4 个复元音。* -j-可出现在不同的韵母前。我们有必要对苗语、畲语和勉语的元音进行比较。如原始苗语的 * a：

	原始苗语	畲语①	古勉语
五	*pla^{A}	pi^{1}	*pla^{A}
借	*qja^{B}	kje^{3}	*ka^{B}
棍子	*pla^{B}	pi^{3}（鞭子）	*pla^{B}
月亮	* l̥a^{C}	—	* l̥a^{C}
补	*mpra^{B}	—	*mpjo^{B}
尿	*ɦra^{B}	zi^{4}	*gro^{B}
过（河）	*qla^{C}	kwa^{5}	*kjo^{C}

苗瑶语“月亮”的读法可与藏缅语比较，有同源关系，或是早期借词。这样的词不是这一组而且是整个元音系统的坐标。勉语大坪江话“补”“尿”“过”等都是 e 韵，来自原始勉语的 * o。“尿”畲语的韵和“五”等一致。原始苗瑶语中应读作 * a。古勉语时代的 * -j-使 * a 渐变作 e。

试比较原始苗语的 * e：

	原始苗语	畲语	古勉语
我们	*pre^{A}	pa^{1}	*pre^{A}
三	*pre^{A}	pa^{1}	*pre^{A}
烧	*phre^{B}	—	*ple^{B}
手	*bre^{B}	pe^{4}	*bre^{B}
名字	*mpre^{C}	—	*mpre^{C}
房子	*ple^{B}	—	*plɛu^{B}
盐	*ntsje^{B}	tsa^{3}	*nlɛu^{B}

① 畲语莲花话。

路	*ke^B	ka^3	*klɛu^B
狗	*qle^B	kja^3	*klɛu^B
鱼	*mble^B	pja^4	*mblɛu^B
蛋	*qje^C	ka^5	*klɛu^B

“我们”“三”“烧”“手”“名字”勉语大坪江话都读作-wo,“房子”“盐”“鱼”“蛋”都读作-au。① “斗”汉语中古音 *ᶜtəu < * toʔ。勉语大坪江话 tau³,畲语 tɔ³,苗语养蒿话 to³,苗语腊乙坪话 tɯ³,大南山话 teu³。“房子”养蒿话 tsɛ³,腊乙坪话 pʐɯ³,大南山话 tʂe³。“斗”这个词是苗、畲、勉 3 支分化以后的中古借词,而不能形成内部同源关系的这种对应。但在中古时代勉语的这些词应读作 * əu 韵或 * eu 韵。原始苗瑶语时代这两组词的元音都拟为 * e。勉语中的演变应与 * -l-变作 * -j-,及 * -ʔ 韵尾有关。

试比较原始苗语的 * i:

	原始苗语	畲语	古勉语
果子	*pri^B	pji^3	*priu^B
锯	*tsi^C②	—	*ŋkliu^C
胆	*tsji^A	tsji^1	—
干净	*ntshi^A	si^1	—
蝴蝶	*mpri^C	—	*mbliu^C③

“里”(一里),原始苗语 * lji^B,应是中古汉借词。汉语中古音 *ᶜlji(高本汉)。勉语大坪江话 lei⁴。原始苗语 * i < 原始苗瑶语 * i。勉语大坪江话-ou < * iu < * i。

试比较原始苗语的 * ɔ:

	原始苗语	畲语	古勉语
收	*srɔ^A	sa^1	*sriu^A
酸	*srɔ^A	sɔ^1	*srwəi^A
嘴	*ŋgjɔ^A	tjɔ^2	*glwəi^A
六	*kljɔ^C	kɔ^5	*klu^D

“酸”“嘴”勉语大坪江话读 uːi 韵,原始苗瑶语 * -or。原始苗语时期 * -r- > * -j-,在 * -j-之后 * o > * ɔ。“酸”,原始苗瑶语 * s-ror。布朗语胖品话 siʔar,藏文 skjur。④

试比较原始苗语的 * o:

	原始苗语	畲语	古勉语
大	*l̥jo^A	—	*l̥u^A
深	*to^A	ka^1tɤ^1	*ntu^A
线	*phro^B	fɤ^3	—
灶	*tso^C	tsɤ^7	*ntsu^C

① “狗”大坪江话 tɕu³,暂时认为是不规则演变造成的。

② “锯”据大南山话 tsi⁵ 构拟。又如巴哼语唔奈话(tei²)ki⁵。

③ “蝴蝶”,勉语罗香话 bjeu⁵',樑子话 blou⁵。据此构拟。罗香话-eu 和大坪江话-ou 对应。

④ 胖品话的读法可能来自藏缅语。汉语“酸”“梭”是谐声字,“酸” * suan,“梭” * suar < * s-kar(心歌)。

烟	*ŋkhjo^C	—	*kriu^C

畲语和构拟的原始苗语都是6元音的系统，但可构成鼻尾韵的只有5个元音。畲语莲花方言的ɤ元音不接鼻音尾。原苗瑶语是5元音的语言。原始苗语*o<原始苗瑶语*u。

试比较原始苗语的*u：

	原始苗语	畲语	古勉语
尾巴	*tu^B	ta^{1}tɔ^3	*ntuei^{B}①
弟弟	*kju^B	kɔ^3(哥哥)	*kuei^B
睡	*pu^C	pɔ^5	*mpuei^{C}②
臭	*tsju^C	tsɤ^5	*tsuei^C
蜗牛	*ɢju^A	—	*kluei^A

从畲语的读法看来，原始苗语的*u<*o。“蜗牛”原始苗瑶语*ɢlor。汉语“蜗”*krar(见歌)。③勉语这一组词都读作-wei。“尾巴”原始苗瑶语*m-tor，*-r>勉语的-i，苗语中失落。“抚摸”原始苗语phlu^{C}可能<*phlor。“摸”德昂语南虎话pur，佤语马散话piuɯ(-ɯ<*-r)可比较。

试比较原始苗语的*ai：

	原始苗语	畲语	古勉语
鸡	*qai^A	kwei^1	*klɛi^A
腰	*qlai^B	kɔ^3	*klai^B
屎	*qai^B	ka^3	*ŋkɛi^B
竹笋	*mblai^C	pja^4	*mblɛi^C
杀	*tai^C	ta^5	*tɛi^C
嚼	*kjai^C	tʃa^5	—
叫(鸡)	*qai^C	ka^7	*ŋkai^C

“鸡”原始苗瑶语当拟为*qlar，与南亚语的读法有对应关系(参见上文)。“屎”原始苗瑶语*qlar，汉语上古音*qhlir(书脂)，应有渊源关系。苗瑶语的方言中“死”和“杀”读法相近，当为古代派生关系的表现。这两个词的*-i尾可能来自原始苗瑶语的*-t尾。

-t>-i，-k>-u在汉语、侗台语不同方言中是常见的。“死”和“杀”在汉藏语和南亚语中常常看到保存古*-t尾的现象。如京语“死”tset^7，“杀”jiət^7。汉语“杀”*srat。

原始苗语*ei：

	原始苗语	畲语	古勉语
毛	pljei^A	pi^1	plei^A
四	plei^A	pi^6	plei^A
头	plei^B	—	plei^C
头虱	ntsjei^B	—	ntsei^B
梦	mpei^C	—	mpei^C

① 勉语东山话dwai^3，大坪话dui^3<*nt-。

② 勉语大坪话bui^5<*mp-。

③ 《说文》：“蜗，蠃也，从虫咼声。”

"毛",原始苗瑶语 * plel。藏缅语中如格曼僜语 buɫ < 原始藏缅语 * s-mul 或 * s-bul。

"四",原始苗瑶语 * ple-ɣ。原始藏缅语 * b-li(-g)。①

"头",原始苗瑶语 * pler。

"梦",原始苗瑶语 * prer。

苗语 * ei < 苗瑶共同语 * ei。共同语 * -i 韵尾来自原始苗瑶语的辅音尾。

试比较原始苗语的 * ui:

	原始苗语	畲语	古勉语
知道	*pui^{A}	pe^{1}	*pei^{A}
女婿	*ʔwui^{B}	vei^{3}	*ʔwei^{B}
黄豆	*pui^{B}	—	*mpei^{B}
沸	*mpui^{C}	—	*mprei^{C}
膝盖	*dzjui^{C}	—	*glei^{C}
脓	*bui^{C}	pei^{6}	—

我们仍然假定这一组词在有声调的苗瑶共同语时期有 * -i 韵尾。"黄豆"的读法与孟高棉语的可比较,* -i < * -r。"烧"(柴)原始苗语 klui^{B},可与布朗语曼俄话"烤"khχah,格木语曼买话 kar 比较。"脓"的读法可与藏缅语的比较。景颇语支的达让僜语 bu^{55},独龙语 bjɯ^{53},景颇语 tsu̱i^{33} < * bruɫ,缅语支的怒苏怒语 bɹɚ^{33}。(水)"开"景颇语 pʒu̱t^{31} < * brut。我们推测这一韵的 * -i 尾来自原始苗瑶语的辅音韵尾 * -r、* l-、* -h、* -t 等。元音可能是 * o。

原始苗瑶语"知道" * pol,"膝盖" * glor,"脓"bor,"沸" * prot。

原始苗语的 * iu:

	原始苗语	畲语	古勉语
站(起来)	*sriu^{B}	sɤ^{3}	*sriu^{B}
火	*diu^{B}	thɔ^{4}	*diu^{B}
纸	*ntiu^{B}	tɔ^{3}	—
脚	*tiu^{C}	tɔ^{5}	—
筷子	*djiu^{C}	khɤ^{6}	dziu^{C}

"筷子",苗瑶语的读法应是中古早期的汉借词。汉语"箸"中古 * djɔ^{ɔ} > dzjo^{ɔ}。我们拿这一组词与上文原始苗语 * ɔ 和 * o 两组词的读法比较,可以看出畲语的 ɔ 和 ɤ 的读法也是一致的。"筷子"的 * -i-应来自 * -j-。苗语中 * -j-使声母辅音颚化,自己变作 * -i-。"站"(起来)一词中的 * -r-先变作 * -j-,也使元音读作 * iu。

"皮",原始苗语 * tiu^{B}。王辅世、毛宗武先生的《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已确认与勉语,如大坪江的 dop^{7} 有同源关系。畲语中读作 khɤ^{3},巴哼语滚董话 qa^{B}lju^{5}。原始苗瑶语 * klup。这个词当来自孟高棉语。"树皮"布朗语甘塘话 ʔɔp^{33},佤语马散话 l̥ɔʔ,德昂语硝厂沟话 kʌuʔ,或 < * klɔp。畲语"嘴唇"tjɔ^{2}khɤ^{5},即"嘴皮"。苗语养蒿话"嘴唇"qa^{1}pu^{5}lo^{5},lo^{5}"嘴",qa^{1}pu^{5}"皮"。这个"皮"大南山话 tl̥i$^{5'}$,可能来自 * q-pler。

---

① 古缅语第 3 调,缅语支的一些方言仍有-ku 后缀,浪速语 pjik^{31}。喜马拉雅语支的少数方言用 * -l 后缀。

苗瑶共同语或原始苗瑶语晚期的 * t-和 * d-更早时期，即原始苗瑶语的中期和早期还有其他形式，如原始苗语“皮” * tiu^{B} < * klup。“脚”苗瑶共同话 * tiu^{C}，这一形式出现后在方言中取代了其他形式。原始苗瑶语的早中期形式可能是 * klo。如巴哼话滚董话“脚”qa^{6}lu^{1}。

苗瑶共同语时代有 * iu 韵，当 < 原始苗瑶语的 * -jo。* -l-使音节产生 * -j-。

根据以上的讨论，暂时认为原始苗瑶语是 * a、* e、* i、* o、* u 5 元音系统的语言。

四 原始苗瑶语的核心词

这一部分仍参照斯瓦迪什核心词表构拟近 100 个苗瑶语词。苗语项一般列出原始苗语的构拟形式。修改王辅世先生苗语古音构拟的理由上文已说明。王先生《苗语古音构拟》中未列的个别词的构拟依据加以说明。勉语项一般以大坪江勉语为代表（简称勉语），并列出古勉语的构拟。苗语支的布努语、畲语支的巴哼语滚董话、畲语莲花方言多祝话一并列入以供参考。[①] 原始苗瑶语用其英文名的缩写 PMY 表示。

1. 自然事物

“太阳”，原始苗语 * snoŋ^{A}，布努语 mi^{8} ŋ̥oŋ^{1}，巴哼语 a^{2}l̥a^{5} qa^{B}ŋ̥ei^{1}，畲语 nɔk^{7}kɔ^{3}，勉语 pu^{2}ŋ̥oːi^{1} < bu ŋ̥ɔi^{A}。PMY * s-no-ɣ。[②]

“月亮”，原始苗语 * l̥a^{C}，布怒语 mi^{8}ɬu^{5}，勉语 ɬa^{5} < * l̥a^{C}。PMY * p-la。

“星星”，原始苗语 * qoŋ^{A}，布努语 ta^{1}kuŋ^{1}，巴哼语 a^{2}qaŋ^{1}，畲语 ne^{5}taŋ^{1}。勉语 ɬei^{5} < * l̥ei^{C}。PMY * qloŋ-ɣ，* C-ler。

“水”，原始苗语 * ʔum^{A}，布努语 aŋ^{1}，巴哼语 aŋ^{1}，畲语 ɔŋ^{2}，勉语 wam^{1} < * ʔrɛm^{A}。PMY * q-rom-ɣ。[③]

“雾”，原始苗语 * hju^{A}，布努语 ka^{1}hɤu^{3}，畲语 fɤ^{1}（云）。PMY * khlu-ɣ。

“云”，原始苗语 * ʔuŋ^{A}，巴哼语 qa^{2}tɔŋ^{2}，畲语 tsɔŋ^{1}ɔŋ^{2}。勉语罗香话 bwən$^{5'}$ < * mprun^{C}。PMY * q-ruŋ-ɣ，* prun。

“雨”，原始苗语 * njoŋ^{C}，布努语 aŋ^{1}noŋ^{6}，巴哼语唔奈话 nuŋ^{6}，勉语 bjuŋ^{6} < * bluŋ^{C}。PMY * m-loŋ。

“石头”，原始苗语 * ʔre^{A}，布努语 fa^{3}ɣe^{1}，巴哼语 qa^{B}jo^{1}，勉语湘江话 gau^{1} < * ŋk-，苗瑶共同语 * ŋkle^{A}。PMY * kle-ɣ。

“砂子”，苗语腊乙坪话 qɔ^{1}tsha^{5}，原始苗语 tsha^{C}，布努语 ka^{1}θai^{5}，畲语 hja^{1}。PMY * khra。

“土”“地”，原始苗语 * te^{A}，布努语 ka^{1}te^{1}，畲语 ta^{1}。勉语 dau^{1} < * ntɛu^{A}。PMY * C-tel。[④]

---

① 苗语、勉语的材料来源上文已经说明，布努语材料来自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编写的《瑶族语言简志》，巴哼语材料来自毛宗武、李云兵著的《巴哼语》，畲语材料来自《畲语简志》。

② 该词应来自南亚语。与孟高棉语族语言的读法最相近。如佤语马散话 siŋɛiʔ，孟汞话 bu̱ gʌiʔ。上文已谈到原始苗瑶语可能有一个舌根音后缀。“太阳”，南亚语系蒙达语族的蒙达利语（Mondari）读作 siŋ gi，嘉达巴语（Gadaba）sĩi 说明孟高棉语这个词有 * s-前缀，-ʔ 极有可能是 * -g 后缀的遗存。嘉达巴语“星星”pōtig。古南亚语的形态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③ 这个词来孟高棉语。如佤语艾帅话 ro̱m，德昂语硝厂沟话 ʔɤm。

④ 试比较孟高棉语“地”。佤语马散话 ka tɛʔ，德昂语硝厂沟话 ka dăi，格木语南谦话 dɤl，柬埔寨语 dɤy。

“山”,原始苗语 *be^{B}。勉语 tɕiːm^{2} < *ɡlim^{A}。PMY *beʔ, *ɡlim-ɣ。

“路”,原始苗语 ke^{B},布努语 ce^{3},巴哼语 qo^{B},畲语 ka^{3},勉语 tɕau^{3} < *klɛu^{B}。PMY *kleʔ。

“火”“柴”,原始苗语 diu^{B},布努语 ka^{1}lu^{4},巴哼语 qa^{B}tou^{B},畲语 thɔ^{4},勉语 tou^{4} < *diu^{B}。PMY *djuʔ。

“灰”,原始苗语 tshjei^{B} < *khlei^{B},布努语 ka^{1}ɕa^{3},巴哼语 qa^{B}si^{B},勉语 saːi^{3} < *slai^{B}。PMY *C-leʔ。

“烟”,原始苗语 *ŋkhjo^{C},巴哼语 qa^{B}u^{1},畲语 ka^{1}nɔ^{1},勉语 sjou^{5} < *khriu^{C}。MPY *khru。

“夜”,原始苗语 *m̥oŋ^{B},布努语-muŋ^{4},巴哼语 qa^{B}ma^{B},勉语 m̥waŋ^{5}(暗) < *m̥ɛŋ^{C}。PMY *s-moŋ。

2.身体部位

“头”,原始苗语 *plei^{B},布努语 fa^{3},巴哼语文界话 a^{6}tɕu^{5}pi^{3},勉语东山话 pli^{3},PMY *pler。勉语大坪江话 mu^{2}ɡoŋ^{3} < *m-ŋkoŋ^{B},PMY *m-kloŋʔ。

“眼睛”,原始苗语 *mje^{C},布努语 khi^{3}moŋ^{6},巴哼语 qaŋ^{5}mi^{6},勉语 mwei^{6} < *mlei^{C}。PMY *mler。①

“鼻子”,原始苗语 *mblu^{C},布努语 pi^{3}ntsau^{6},巴哼语 a^{2}njɔ^{6},畲语 khaŋ^{5}piu^{4},勉语 bjut^{8} < *mblut^{D}。PMY *blot。

“耳朵”,原始苗语 *mble^{A},布努语 ka^{1}ntse$^{2'}$,巴哼语 a^{2}khoŋ^{B}njo^{2},畲语 ka^{2}khaŋ^{5},勉语东山话 blau^{2} < *mble^{A}。PMY *ble-ɣ。

“嘴”,原始苗语 *ŋɡjɔ^{A},布努语 ka^{1}ɲcɤu$^{2'}$,畲语 tjɔ^{2},勉语 dzuːi^{2} < *ŋɡlui^{A}。PMY *ɡloɣ。

“牙齿”,原始苗语 *m̥rin^{B},布努语 fa^{3} m̥iŋ^{3},巴哼语唔奈话 tei^{3} m̥iŋ^{3},畲语 mun^{3},勉语三江话 mjen^{3} < *mlin^{B}。PMY *mlinʔ。

“舌头”,原始苗语 *mblet^{D},布努语 ka^{1}ntɬa^{8},巴哼语文界话 mpɦi^{8},畲语 pi^{6},勉语 bjet^{8} < *mblet^{D}。PMY *blet。

“脖子”,苗语腊乙坪话 soŋ^{3} ɴqaŋ^{5}、养蒿话 qa^{1}ɴqoŋ^{3} < 原始苗语 *ɴqjoŋ^{B},布努语 kuŋ$^{1'}$ tɬɤŋ$^{1'}$,巴哼语 a^{2} ŋoŋ^{B},畲语罗浮方言 ka^{1}kjen^{1},勉语 tɕaːŋ^{1} < *klaŋ^{A}。PMY *qloŋ-ɣ。

“手”,原始苗语 *ble^{B},布努语 ta^{1}pe^{4},巴哼语 qa^{6}pu^{4},畲语 khwa^{4},勉语 pwo^{4} < ble^{B}。PMY *bleʔ。

“乳房”,苗语腊乙坪话 mɑ^{1}、大南山话 mi^{4} < 原始苗语 ʔmja^{A},巴哼语 mei^{1},畲语 ŋjaŋ^{5},勉语 ɲo^{5}poŋ^{3}。PMY *C-mja-ɣ。

“肚子”,原始苗语 *khjei^{A}(腹),布语 ka^{1}tɬɤŋ^{1},勉语 ke^{2}sje^{1} < *ɡ-khro^{A}。PMY *khre-ɣ。②

“脚”,原始苗语 *tiu^{C},布努语 ta^{5}lau^{1},巴哼语 qa^{6}lu^{1},畲语 tɔ^{5},勉语 tsau^{5} < *klɛu^{C}。PMY *C-lo-ɣ, *klo。

“皮肤”,原始苗语 *tiu^{B},布努语 ka^{1}tɬau^{5},巴哼语 qa^{B}lju^{5},畲语 khɤ^{5},勉语 dop^{7} < *ntop^{D}。PMY *C-lu-ɣ, *krup。③

“肝”,原始苗语 hrin^{A},巴哼语 a^{2}hjeŋ^{1},畲语 hin^{1} 勉语 ɬan^{1} < *ŋkhlɛn^{A}。PMY *m-khrin-ɣ。

---

① 是否为 *mler 或 *mlet 不能肯定。

② 可能来自孟高棉语。“肚子”,布朗语胖品话 khlpɣk^{35},格木语曼俄话 ka tɣl^{31}。

③ 当来自孟高棉语。“树皮”布朗语甘塘话 ʔɔp^{33},德昂语硝厂沟话 kʌuʔ。

"心"，原始苗语 * plju^{B}，布努语 pi^{3}ɕu^{1}。勉语长坪话 θim^{1}、三江话 sjen^{1} < * srim^{A}。PMY *plo?，* srim-ɣ。

"骨头"，原始苗语 * tshjoŋ^{B}，布努语 ka^{1}θoŋ$^{3'}$，巴哼语 qa^{B}soŋ^{B}，畲语 suŋ^{3} kɔ^{3}，勉语大坪话 hiŋ^{3}。PMY * khroŋ?，* sroŋ?。

"膝盖"，原始苗语 * ɢjui^{C}，巴哼语文界话 a^{6}qɦɔ^{B}tɕɦi^{6}，勉语罗香话 tɕwai^{6} < * ɡlei^{C}。PMY * glor。

"血"，原始苗语 * ntshjem^{B}，布努语 ntshɣŋ^{3}，巴哼语唔奈话 ɲɻɕhei^{3}，勉语 dzjaːm^{3} < * ntsjam^{B}，苗瑶共同语 * ŋkhram^{B}。PMY * khram?。

"肉"，原始苗语 * ɴɢai^{A}，布努语 ŋka^{2}，巴哼语 ŋɛ^{2}，畲语罗浮方言 kwe^{2}，勉语三江话 kai^{2}。PMY * N-ɢa-l。

3.动植物

"鸟"，原始苗语 * nuŋ^{C}，布努语 naŋ^{6}，巴哼语 taŋ^{1}moŋ^{6}，勉语 no^{8}。PMY * m-nok。

"鱼"，原始苗语 * mble^{B}，布努语 ntse^{4}，巴哼语唔奈话 mpjo^{4}，畲语 bja^{4}，勉语长坪话 blau^{4}。PMY * bla?。

"狗"，原始苗语 * qle^{B}，布努语 tɬe^{3}，巴哼语 qa^{B}ljaŋ^{7}，畲语 kja^{3}，勉语 tɕu^{3} < * kleu。PMY * qle?。

"虱子"，原始苗语 * tom^{B}，布努语 ka^{1}tuŋ$^{3'}$，巴哼语唔奈话 ntaŋ^{3}，勉语 tam^{3} < * tɛm^{B}。PMY * tom?。①

"树"，原始苗语 * ntjuŋ^{C}，布努语 ntaŋ^{5}，畲语 taŋ^{5}，勉语 djaŋ^{5} < * ntjɛŋ^{C}。巴哼语文界话 pja^{1}。PMY * kruŋ，* pjo-ɣ。

"种子"，原始苗语 * ?num^{A}，布努语 ŋ̥aŋ^{1}，巴哼语 e^{7}ɲoŋ^{1}，勉语 ɲiːm^{1} < * ?nim^{A}。PMY * C-num-ɣ。

"叶子"，原始苗语 * mblum^{A}，布努语 ntɬaŋ$^{2'}$，巴哼语文界话 qa^{B}mpɦjo^{2}，畲语 pjuŋ^{3}，勉语 noːm^{2} < * nom^{A}。PMY * m-lom-l。

"根"，原始苗语 * ɡjoŋ^{A}，布努语 ka^{1}coŋ^{2}，巴哼语 koŋ^{2}，畲语 khjaŋ^{5}，勉语 dzuŋ^{2} < * ndzuŋ^{A}。PMY * ɡroŋ-ɣ。

"油脂"，原始苗语 * kloŋ^{A}。巴哼语文界话 qa^{B} m̥i^{1}，勉语 m̥ei^{1} < * m̥ei^{A}。PMY * kloŋ-ɣ，*s-mel。②

"蛋"，原始苗语 * qje^{C}，布努语 ce^{5}，巴哼语 kja^{5}，勉语 tɕau^{5} < * klɛu^{C}。PMY * qle。

"角"，原始苗语 * koŋ^{A}，布努语 cuŋ^{1}，巴哼语文界话 qaŋ^{1}，畲语罗浮话 kjaŋ^{1}，勉语 tɕoːŋ^{1} < *kloŋ^{A}。PMY * kloŋ-ɣ。

"尾巴"，原始苗语 tu^{B}，布努语 tau^{3}，巴哼语文界话 tei^{2}tei^{3}，畲语 ka^{1}tɔ^{3}，勉语大坪话 dui^{3} < *ntuei^{B}。PMY * k-do?。

"毛"，原始苗语 * pljei^{A}，布努语 tɬa^{1}，畲语 pi^{1}，勉语 pjei^{1} < * plei^{A}。PMY * plel。

4.动作和感觉

"吃"，原始苗语 * noŋ^{A}，布努语 nau^{2}，巴哼语 naŋ^{5}，畲语 nuŋ^{3}，勉语 ɲen^{6} < * njen^{C}。PMY * non-ɣ。

"喝"，原始苗语 * hjɔp^{D}，布努语 hɣu^{7}，巴哼语 hɔ^{7}，畲语 hɔ^{6}，勉语 hop^{7} < * hop^{D}。PMY * khrop。

---

① 这个词当来自孟高棉语。如格木语曼买话"衣虱"tɯm brɨŋ，布朗语曼俄话"跳蚤"tep^{35}。

② 试比较柬埔寨语"胖，油脂"khlaɲ，佤语马散话"胖"klɔiŋ，布朗语胖品话 khlɣik^{55}。

“咬”,原始苗语 * dop^{D},布努语 to^{8},巴哼语 ta^{8},畲语罗浮方言 thu^{6},勉语 tap^{8} < * dap^{D}。PMY *dop。

“说”,苗语腊乙坪话 phu^{3},养蒿话 ɣu^{3},① 原始苗语 * phru^{B}。PMY * phroʔ。

“看见”,原始苗语 bot^{D},布努语 nta^{1}po^{8},巴哼语 pa^{8},畲语 mɔ^{6}phɤ^{6},勉语(maŋ^{6})pwat^{8} < *brɛt^{D}。PMY * brot。

“听见”,原始苗语 * snoŋ^{8},巴哼语 ŋ̊oŋ^{B},勉语 mwaŋ^{5} < * ʔmɛŋ^{C}。PMY * s-noŋʔ, * C-moŋ。②

“知道”,原始苗语 * pui^{A},布努语 pa^{1},巴哼语 ko^{7}pi^{1},畲语 pe^{1},勉语 pei^{1},勉语大坪话 bɛi^{1} < *mpei^{A}。PMY * pro-ɣ。

“睡”“躺”,原始苗语 * pu^{C},布努语 pau^{5},巴哼语文界话 pɤ^{5},畲语 pɔ^{5},勉语 pwei^{5} < * plei^{C}。PMY * plor。③

“死”,原始苗语 da^{C},布努语 to^{6},巴哼语 tei^{6},畲语 tha^{4},勉语 tai^{6} < * dɛi^{C}。PMY * dat。

“杀”,原始苗语 ta^{C},布努语 to^{5},巴哼语 ta^{5},畲语 ta^{5},勉语大坪话 dai^{5} < * ntɛi^{C}。PMY * prat。

“走”,苗语养蒿话 haŋ^{1} < * 原始苗语 hraŋ^{A}。勉语 jaŋ^{2} < * graŋ^{A}。PMY * khlaŋ-ɣ, * graŋ-ɣ。

“飞”,原始苗语 * ʔjon^{C},布努语 jɤŋ^{5},巴哼语 jei^{5},畲语 ŋi^{5},勉语 dai^{5} < * ntɛi^{C}。PMY * N-ror。

“游泳”,苗语养蒿话 loŋ^{3}(ə^{1}) < * ʔloŋ^{B}。巴哼语文界话 mpɦi^{B}(潜水),勉语东山话 biau^{2}(ən^{1}) < * mbliu^{A}。PMY * C-loŋʔ, * blil。

“来”,原始苗语 * da^{A},布努语 to^{2},巴哼语 tei^{2},勉语 taːi^{2} < * dai^{A}。PMY * dal 或 * da-ɣ。④

“坐”,原始苗语 * ʔnom^{A},布努语 ɲuŋ^{5},畲语 ŋjuŋ^{1},勉语 jom^{1}(居住)。PMY * C-njom-ɣ。⑤

“站”,原始苗语 ndzje^{C},巴哼语 tɕa^{6},畲语罗浮话 su^{3},勉语 sou^{3} < * kriu^{B}。PMY * gre, * kriʔ。

“给”,苗语养蒿话 pɛ^{1} < * pjai^{A},巴哼语文界话 pɔ̃^{1}。PMY * prar-ɣ。

“烧”,原始苗语 * phle^{B}, * klui^{B}(烧柴),巴哼语 pho^{B}(烧柴),勉语 pwo^{3} < * plo^{B}。PMY * pleʔ, *kler。

5. 状态

“新”,原始苗语 tshjin^{A}。布努语 ɕiŋ^{1},勉语 sjaŋ^{1} < * srɛŋ^{A}。PMY * srin-ɣ, * sreŋ-ɣ。⑥

“好”,原始苗语 * hruŋ^{C},布努语 ɣaŋ^{5},巴哼语唔奈话 jaŋ^{5},畲语 ŋɔŋ^{5},勉语 loŋ^{3} < * ŋkluŋ^{C}。PMY * m-kluŋ。

“热”, 原始苗语 * qlom^{A}, 布努语 ta^{6}khuŋ^{1},巴哼语唔奈话 qaŋ^{1},畲语 khaŋ^{1},勉语 tɕɔm^{1} < *klɔm^{A}。PMY * qlom-ɣ。

“冷”,原始苗语 * njom^{C},布努语 ta^{6}naŋ^{5},巴哼语 ɲaŋ^{5},畲语 kjaŋ^{5},勉语 nam^{5} < * ʔnɛm^{C}。PMY * k-nem。

“满”,原始苗语 * proŋ^{B},巴哼语 paŋ^{B},畲语 paŋ^{3},勉语 pwaŋ < * prɛŋ^{B}。PMY * proŋʔ。

---

① 暂认为是不规则变化的结果。养蒿话的 ɣ- < * hr-。

② 试比较南亚语。“听见”,佤语马散话 ŋ̊oŋ,布朗语曼俄话 moŋ^{35},格木语曼买话 ʔmăik,巴琉语 mɔŋ^{13}。

③ 勉语 * -i 当与 * -r 等辅音尾有关。* plor 恰与汉语“卧” * ŋor-s 对应。苗瑶语 * pl-、* -bl-,汉语 * ŋ-。汉语 * -a-,原始苗瑶语 * -o-,也有成组的例词可以说明。

④ 试比较南亚语系的“来”。尼科巴语 dok,德昂语茶叶箐话 deh^{55}。

⑤ 当来自南亚语。“坐”,佤语马散话 ŋom,蒙达里语 dūp,巴琉语 ʑəm^{53}。

⑥ 试比较孟高棉语“新”。佤语艾帅话 khrau̱ʔ,马散话 sirɔʔ,布朗语胖品话 sruʔ^{55}。

"干",原始苗语 * ɴqha^{A},布努语 ŋkhai^{1},畲语 khui^{1},勉语 ŋaːi^{1} < * ŋkai^{A}。PMY * qhra-ɣ。

"红",原始苗语 * ʔlin^{A},布努语 lɤŋ^{1}。畲语 sji^{5},勉语 si^{1} < * krik。PMY * C-lin-ɣ, * khrik。[1]

"黄",原始苗语 * ɢleŋ^{A},布努语 kwen^{2},巴哼语 kwei^{2},畲语 khun^{2},勉语 jwaŋ^{2} < * graŋ^{A}。PMY * ɢlen-ɣ。

"白",原始苗语 * qliu^{A},布努语 tɬu^{1},巴哼语 kɔ^{1},畲语 kjɔ^{1}。PMY * qlo-ɣ。

"黑",原始苗语 * qloŋ^{A},布努语 tɬuŋ^{1},巴哼语 kwaŋ^{2},畲语 kjaŋ^{1},勉语 tɕe^{7} < * klek。PMY * qloŋ-ɣ。[2]

"大",原始苗语 ljo^{A},布努语 laŋ^{8},巴哼语 l̥jo^{1},畲语 vɔŋ^{2},勉语 ɬu^{1} < * l̥u^{A}。PMY * khlu-ɣ。

"小"原始苗语 * ʔjɔ^{C},巴哼语滚董话 ju^{5}、文界话 ŋɪ^{5}。PMY * C-no。[3]

"长",原始苗语 * nte^{B},布努语 nte^{3},巴哼语 to^{B},畲语 ka^{1}ta^{3},勉语 daːu^{3} < * ntau^{B}。PMY * kreʔ。

"多",原始苗语 ntɔ^{C},布努语 ntau^{5},畲语 u^{5}。勉语览金话 duŋ^{5} < * ntuŋ^{C}。PMY * kro。

"圆",苗语养蒿话 l̥en^{2} < * ɢlon^{A},布努语 ɳton^{1},巴哼语 qa^{2}laŋ^{2},畲语 zin^{2},勉语 tɕun^{2} < * glon^{A}。PMY * ɢlon-l(或 * -ɣ)。

6.其他

"一",原始苗语 * ʔi^{A},布努语 i$^{1'}$,巴哼语文界话 jɦu^{3}。PMY * q-ri-ɣ, * q-reʔ。[4]

"二",原始苗语 * ʔɔ^{A},布努语 au^{1},巴哼语 va^{1},畲语 u^{1},勉语 i^{1} < * ʔi^{A}。PMY * q-ro-ɣ。

"我",原始苗语 * bloŋ^{B},布努语 caŋ^{2}。巴哼语 vaŋ^{B},畲语 vaŋ^{4}。勉语 je^{1} < * ʔjo^{A}。PMY * bloŋʔ, * C-njo-ɣ。[5]

"我们",原始苗语 pre^{A},巴哼语 pu^{1},畲语 pa^{1},勉语(je^{1})bwo^{1} < * mpre^{A}。PMY * pre-ɣ。

"你",苗语腊乙坪话 mɯ^{2} < * me^{A},巴哼语 mu^{2},畲语 muŋ^{2}。勉语 mwei^{2} < * mei^{A}。PMY * me-ɣ, * mel。

"这",原始苗语 * ʔnaŋ^{B},布努语 nau^{3},巴哼语 ŋ̊^{B},畲语 ne^{3},勉语 naːi^{3} < * ʔnai^{B}。PMY * C-nar。

"那",苗语腊乙坪话 ʑi^{1}(远),大南山话 ʑi^{5}(近) < * ʔji^{C},畲语 u^{3}(远),勉语 wo^{3} < ʔre^{B}。PMY * C-riʔ。

"谁",苗语腊乙坪话 tɕi^{3}le^{1} < * tsji^{B}ʔle^{A},巴哼语 ti^{8}lɛ^{2},畲语 pe^{2}。PMY * kriʔ C-le-ɣ。

"什么",原始苗语 * tsji^{B},畲语 tsha^{5}na^{1}。勉语 ke^{5}ɲou^{1} < * ke^{C} ʔnjiu^{A}。PMY * kriʔ, * ke C-njo-ɣ。

"人",原始苗语 * nan^{A},布努语 nu^{2},巴哼语文界话 mɦjɛ^{2},畲语 ne^{2},勉语 mjen^{2} < * mlen^{A}。PMY * mlan-ɣ。

"女人",原始苗语 bo^{A},畲语 ne^{2}va^{3}。布努语 pu^{3}mpha^{7},勉语(mjen^{2})sje^{7}(mjen^{2})。PMY * bo-ɣ, * pret。[6]

---

① 佤语孟汞话"红"krak,布朗语曼俄话 khχak^{35}。汉语"赤" * kh-lak(昌铎)。

② "黑",佤语孟汞话 lɔŋ、艾帅话 luŋ,布朗语曼俄话 lɔŋ^{33},格木语甘塘话 lɔk^{55}。

③ 原始苗语"飞""小"声母皆为 * ʔj-。巴哼语文界话单数词的 ŋ- < * ʔŋ-或 * ʔn-。如"这",文界话 ŋ̊^{3},唔奈话 ne^{3}。"小"原始苗语 ʔj- < * ʔn-。

④ 苗语养蒿话"十一"中的"一"qɛ^{3}。崩龙语(Palaung),分布在境外的德昂语方言,"一"hlĕχ。

⑤ 古勉语 * ʔj-来自原始苗瑶语的 * C-nj-。如"住""在"勉语 jom^{1},PMY * C-njom-ɣ。

⑥ 疑 * pret 为南亚语底层词。"女人",克木语甘塘话 ʔu^{51}pɤt^{31},布朗语胖品话 bhɤt^{55}。故拟为 * -t 韵尾。

"男人",原始苗语 ɢjeŋ^{C},布努语 pu^{3}cɤŋ^{6},勉语(mjen^{2})tɕaŋ^{6}(mjen^{2}) < *ɢlaŋ^{C}。PMY *ɢlaŋ。

"不",布努语 ma^{2},畲语 m̩^{6},勉语 n̩^{5} < *mu^{C}。PMY *mo。

"名字",原始苗语 mpre^{C},布努语 mpe^{5},巴哼语 mu^{5},畲语 mui^{2},勉语 bwo^{5} < *mpre^{C}。PMY *pre。①

"都",苗语腊乙坪话 sɑ^{5} < *sja^{C},巴哼语唔奈话 kjei^{5},勉语 sjaŋ^{5} < *krɛŋ^{C}。PMY *s-ra,*krɛŋ。

① "名字",莽语 pɣ̊oʔ^{31},布朗语曼俄语 mɯl̥^{33}。

第八章　汉藏语的同源关系

汉语、藏缅语、侗台语和苗瑶语之间某些对应关系有的可以用来说明语言之间的渊源关系,有的只是借用关系的表现。语言是一种系统。语言之间的同源关系是系统的同源关系,语言的历史演变是系统的历史演变。显然我们只有从语言系统的比较研究入手才能说明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借用关系还是同源关系,或者只是巧合。

汉藏语不同支系间有对应关系的词近年来多称为关系词。这是一些尚未予以认真分辨的词。关系词中包括着借词、同源词和底层词。成批的借词也会形成语音上的对应关系,如同汉语南方方言中的文读,易引起误会。同源词的关系有两点特别需要说明。1.原始汉藏语的词在不同语族中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只有尽量弄清不同语言不同历史时期的语音历史演变才能较为全面地作出解释,说明它们的对应关系。前辈学者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2.同源词的关系是同源词根的关系。汉藏语古方言有构词和构形的变化,汉藏语古方言的前缀和后缀往往影响词根的形式。汉藏诸语的同源词问题与形态问题是两个有密切关系的问题。汉藏古方言又与古南岛语和古南亚语有长期的接触关系。侗台语中有一些南岛语的底层词及借词,苗瑶语中有南亚语(主要是孟高棉语)的底层词及借词。为了说明侗台语和南岛语,苗瑶语和南亚语的关系我们的研究范围比预计的还要扩大一些。上文有关侗台语和苗瑶语的研究中我们已经面对这些问题。

一　汉藏语的前缀和后缀

我们已经讨论了上古汉语和原始藏缅语的前缀和后缀。汉语、藏缅语、侗台语和苗瑶语进一步的比较研究会使我们认识到原始汉藏语也有较多的粘着成分。古方言中的屈折形式,如声母辅音清和浊,送气和不送气的不同及元音的不同表示的形态意义一般是后起的。

1.汉藏语的词根和形态成分

许多学者设想原始汉藏语词的构成如同藏文所记录的古藏语那样,声母是一种复杂的辅音结构。他们认为象景颇语这样的成音节前缀来自古辅音性质的前缀。

孙宏开先生不同意本尼迪克特关于“藏缅语前缀在原始藏缅语时期是可以分离的”的看法。孙先生说:“我们不明白的是,既然它们是后起的语音现象,又不是词根的一部分,为什么在拟测原始藏缅语时,还要把它拿出来讨论。我不认为复辅音的前置辅音在原始藏缅语时是前缀,而是从一开始就是词根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今天在构拟原始汉藏语或原始藏缅语的音节

结构时,一定要把它作为词根的一部分构拟出来。…"① 孙先生以"八"和"百"为例,认为 * b-是前置辅音。我们前面的讨论中已谈到,"八"的 * b-是数词的前缀。而藏缅语数词的 * g-前缀在更早一段时间里流行。

苗瑶语"八",如古苗语 * jat,勉语大坪江话 ɕet⁸,大坪江话 dzjat⁸ < * glat < * g-rat。如果苗瑶语这个前缀是 * b-,则易演变为共同语 * mbl-这样的声母形式。如果原始苗瑶语为 * gl-或 * gr-这样的复辅音形式,则易演变为共同语 * ŋgl-或 * ŋg-这样的形式。从苗瑶语这一方面看这个词的 * g-与词根的结合不是复辅音,而是前缀和词根的关系。

在库基—钦语支中,"八"如卢舍依语 pɑ-riɑt,荷朗库尔语(Hrangkhol)gɑ-rit 可以用来提示原始汉语和原始苗瑶语这个词的形式。

前文我们已经用相当多的篇幅说明原始藏缅语、原始侗台语和原始苗瑶语的前缀是带元音的。

2.汉藏语的前缀

本尼迪克特先生认为:"构拟的藏缅语,一般来说,可以描述为一种具有单音节类型词根的相对的孤立语,正常情况下有前缀,而只是偶尔有后缀。"② 前文关于藏缅语的前缀和后缀的讨论中我们已经说明藏缅语有前缀 * s-、* b-、* d-、* g-、* -l-(* -r)、* m-,同时也存在类似的后缀。并不是说类似的后缀等同于对应的前缀。它们活跃的时间不一定重合,不同时期的形态意义不一定相同,但至少在原始语及古藏缅语的方言中对应的前缀和后缀有过相近的作用。藏缅语支系多,分化早。古藏语还是一种形态较为丰富的语言。汉语古籍资料丰富,上古时期的谐声和押韵可以推断那个时代的汉语仍有狭义意义上的形态。侗台语和苗瑶语的研究条件则差得多。它们内部的比较以及与藏缅语、汉语的比较多少还能发现一些形态上的特点。古汉藏语的方言及原始汉藏语形态特点的研究较依赖于藏缅语和汉语的比较研究。

在上古汉语部分我们已经讨论过上古汉语有 * s-、* k-、* p-使动前缀,* b-、* g-、* ɢ 完成体前缀。* m-前缀可出现在动词和名词前。上古汉语的 * g-后缀使词的意义虚化或引申,* -s 后缀使动词名谓化和有使动的意义,* -m 后缀的意义可能是构词上的。

(1)原始汉藏语的 * m-前缀

原始汉藏语的 * m-前缀有构词和构形两种功能。如"眼睛" * m-lak,"舌头" * m-let,"肝" * m-krin,"手" * m-la-g 中 * m-是身体部位名词的构词前缀。在"死" * m-lat,"睡" * m-lun,"来"m-ra-g,"流" * m-lar③ 中是不及物动词的构形前缀。

(2)原始汉藏语的 * g-前缀

藏缅语 * g-是动词的使动前缀,数词和形容词的构词前缀。上古汉语的 * g-是完成体前缀,与 * ɢ-交替。从诸语族的分布看原始汉藏语 * g-应是完成体前缀。④

① 孙宏开《原始汉藏语的复辅音问题—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一》,《民族语文》1999 年第 6 期。

② 本尼迪克特《汉藏语言概论》第 96 页。

③ "流",壮语彬桥话 lai¹,黎语 maːu¹,原始侗台语 * m-lar。勉语大坪江话"溢"mjen⁴,苗语大南山话 mplua⁵,原始苗瑶语 * m-ler。"溢",藏语阿力克话 ɣmar,载瓦语 mui⁵¹,原始藏缅语 * m-lar。汉语"离"上古音 * lar(来歌)应是同源词。

④ 参见吴安其《汉藏语使动和完成体前缀的残存与同源的动词词根》,《民族语文》1997 年第 6 期。

原始汉藏语“叠”，词根为 * -dap，完成体 * g-dap。

藏缅语中“叠”，藏语拉萨话 təp^{32}，景颇语 kă^{31}thap^{31} < * g-dap。藏文“盖”ɦgebs < * m-geb-s。古藏语这个词的词根 * geb < * g-dep，是原始汉藏语 * g-dap 的遗存。独龙语“盖”dʑɯp^{55}。

汉语“叠”上古音 * C-dap。

版纳傣语“叠”top^{8} < * dop。黎语通什话“堆砌”goːp^{7} < * C-grop。

原始汉藏语“脱”，词根为 * -lat，完成体 * g-lat。

藏缅语“脱”（臼）是自动词。达让僜语 gle^{53}，格曼僜语 klɑ̆t^{55}，独龙语 ɑ^{31}lɛʔ^{55}。“脱”（衣），使动词，缅文 khjot < * kh-lot，独龙语 lɛʔ^{55}。①

汉语“脱”上古音 * kh-lat（透月），“捋” * lat（来月）。② “裸”上古音 * lar（来歌）< * g-la-r。③ “裸”的 * -r（ * -l）是古形容词后缀，这个词的 * -t 为 * -r 所代替。

侗台语“脱”（锄头把脱落），泰语、老挝语 lut^{7} < * C-lut。黎语白沙话“脱”（衣）zot^{8}，元门话 tsət^{8} < * k-lət。

苗瑶语“脱”（逃脱），苗语腊乙坪话 qwei^{8} < 原始苗瑶语 * Glat < * G-lat。

原始汉藏语“裂”，词根 * -tak，完成体形式 * g-tak。

藏缅语“裂”，博嘎尔珞巴语 beː tak，④ 缅文 ɑk < * q-tak，阿昌语 tiak。“劈”（使裂），藏文 gɕags < * g-srak-s。* srak 已是使动形式，* g-是 * -s 流行之后才有的使动前缀。错那门巴语 ɕak^{53} < * srak。博嘎尔珞巴语“剖”peː tak。

“破”，嘉戎语 ŋgrak < * m-grak。* m-自动词前缀，* grak < * g-tak 古完成体形式残存。

汉语“析”上古音 * sek < * srek。⑤ “解”，《广韵》佳买、胡买切，上古音 * krak 和 * Grak。

侗台语，“裂”泰语 teːk^{9}、壮语龙州话 pheːk^{7} < * prek。（衣服）“破”壮语武鸣话 lek^{8}。

原始汉藏语“沉”，词根 * dəm，“陷” * g-dəm。

藏缅语中，“沉”藏文 dim，藏语阿力克话 nthəm < * m-dəm，景颇语 lup^{31} < * C-lum。“下”（蛋），墨脱门巴语 thəm，独龙语 lɯm^{53}。“下陷”独龙语 ɑ^{31}gləm^{53}，“垂下”载瓦语 ŋum^{21}。

汉语“沉”上古音 * dəm。“降”《广韵》下江、古巷两切，上古音分别为 * Grəms 和 * krəms。“陷”上古音 * Grams < * G-lam-s。

侗台语“沉”壮语彬桥话 lum^{3} < * C-lum^{B}，水语 ʔɣam^{1} < * C-lam。“陷井”，壮语武鸣话 lom^{5}kum^{2}，布依语 kum^{6} < * gumʔ，水语 tsəm^{2} < * grəm。

苗瑶语中，“沉”勉语大坪江话 tsem^{2}，大坪话 tum^{2} < * dzem^{A} < * g-dom-ɣ。“陷下”勉语东山话 pop^{8} < * bop < * b-dom。

原始汉藏语“旋转” * lan，完成体形式 * g-lan。

藏缅语中，“转动”缅文 lɑŋ^{2} < * lan。

汉语，“圞”中古音 * ꜀duɑn < 上古音 * g-lan 或 * g-dan，轉 * k-lanʔ 或 * k-danʔ，“圞”“還” * G-lan。

侗台语中，“转”（身）水语 ʔban^{5} < * k-banʔ，侗语 kon^{6} < * gonʔ。

① 藏文“脱”（臼）ɦbud < * m-but，“脱”（衣）ɦphud < * m-phut，词根声母 * l-已失去。

② “捋”中古 * luat，上古当有 * g-前缀。该 * g-前缀与“脱”的 * kh-前缀一样，表使动。

③ “裸”中古也是合口字。“脱”“捋”“裸”等中古的 * -u-介音因上古舌根前缀而起。

④ beː- < * m-，自动词前缀。

⑤ “析”是四等字，中古 * -i-疑来自上古 * -r。如“恢复“稃”是二等字。

苗瑶语中，"转动"勉语勉方言 kyn^{2} < * gin-ɣ。"回旋"，勉语东山话 klin^{2}(huaŋ^{1}) < glin-ɣ。"旋转"勉语大坪江话 hjwiːŋ^{1} < * k-lin-ɣ，布努语 ɕin^{3} < * kinʔ。

"盘旋"，藏缅语中往往是-ŋ尾，应是原始汉藏语 * -g后缀造成的，如同苗瑶语中的这种对应。达让僜语"盘旋"giŋ^{53}，载瓦语 taŋ^{21}liŋ^{51}，藏文 ldiŋ < * d-liŋ。藏缅语与苗瑶语元音有不同于通常的对应。

*g-在原始藏缅语中也是形容词前缀，在原始汉藏语中也是如此，可能不很普遍，与 * ɢ-前缀和 * -g后缀交替。如：

"圆"，汉语 * ɢlən，藏缅语 * ɢlor，苗瑶语 ɢlon-ɣ。侗台语中水语"圆"qon^{2}，壮语横县话 kloːn^{2} < * ɢlon。壮语彬桥话 mən^{2}，黎语保定话 pluːn^{1} 等说明 * ɢ-前缀在侗台语中为 * m-这样的前缀所代替。

"黄"，汉语 * ɢ-raŋ，藏缅语 * g-luŋ，苗瑶语 * ɢlen-ɣ。黎语通什话 ɬeːŋ^{4} < * mleŋ^{A}，* m-代替了 * g-。

"冷"，藏缅语 * g-raŋ，汉语"凉" * g-laŋ。侗台语 * q-laŋ-ɣ < * q-laŋ-g，用形容词后缀 * -g代替 * g-前缀。

"干"，藏缅语 * g-ra。苗瑶语 qhra-ɣ < * qhra-g，侗台语 * qh-ro-ɣ < * qh-ro-g，以 * -g代替 * g-。

"咸"，汉语 * ɢram，是"盐" * gram的派生词。"咸"独龙语 dʑɯm^{53}，景颇语 ʃum^{33} < * g-rum，①缅文 ŋaṁ^{2}。黎语通什话 gwaːn^{3} < * C-gran-ɣ，元门话 kiam^{2}，傣语 tsem^{2}。

"亮"，缅文 laŋ^{3} < * laŋ-g，吕苏语 ba^{33}laŋ^{23}laŋ^{31}。汉语"亮"g-laŋ-s。② 壮语武鸣话 ɣoːŋ^{6}，黎语保定话(deŋ^{3})goːŋ^{3} < * g-loŋ-ɣ。苗瑶语 ɢleŋ-ɣ。

(3)原始汉藏语的 * s-前缀

黄河流域的汉藏语方言 * s-前缀活跃的时间长，长江流域的苗瑶语和侗台语保存较少。原始汉藏语时期 * s-前缀仍有构词和构形两种功能。放在动词前为使动前缀。

"编"，藏文 sla，藏缅语的方言中一般已丢失 * s-。却域语 pɬo^{13}，博嘎尔珞巴语 po，怒苏怒语 phɹo^{55}。黎语通什话"编"(筐)plei^{1}。"编辫子"，通什话 phan^{1}；"编"(筐)泰语 saːn^{1}，仫佬语 taːn^{1} < * s-pran。

"扫"，嘉戎语 ka rit，马加尔语 sit-ke(-ke 马加语动词后缀)，格曼僜语(mai^{33})kuɯt。* s-和 * k-交替。"扫"，泰语 pat^{7}，侗语南部方言 sət^{7}，仡佬语贞丰话 su^{42}。汉语"扫"上古音 * s-rug-s。

"撒"，道孚语 sphro，独龙语 pɹɯp^{55}。"散开"道孚语 də brə，独龙语 ɑ^{31}pɯt^{55}。s-为使动前缀。布依语"撒"(种)pjaːu^{5}，swaːu^{5}，仫佬语 swa^{5} < * s-praʔ。

"热"(动词)，景颇语 ʃă^{31}lum^{33} < * s-lum，独龙语 lum^{53}。"烧"，傣语 sum^{1}，黎语通什话 roːm^{6} < * g-lom-ɣ(加热)。汉语"炎" * lam。

藏缅语和汉语中 * s-在身体部位、自然事物等名词前作为构词前缀。苗瑶语和侗台语中也有这样的构词方式。本尼迪克特从苗瑶语和藏缅语的对应看认为苗瑶语的清鼻音和清边音原本有 * s-前缀。③ 苗瑶语的 * s-前缀的这种推测大体上是对的。我们从汉藏语的角度来比较可

① 如"冷"，景颇语 ʃuŋ^{33}，独龙语 dʑuŋ^{53}。

② "亮""凉"古音同。

③ 本尼迪克特《苗瑶语与藏缅语的早期借词关系》，《民族语文研究情况资料集》(第十四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印。

以肯定这一点。

"胡须",勉语大坪江话 sjaːm^{1},大坪话 tsam^{1} < * s-ram-ɣ。"胡子"藏语拉萨话 o^{55}tsom^{55},达让僜语 tɯ^{3}ɹɯm^{55}m̩^{55}。词根的来历可能是汉藏语的"腮" * g-ram。

"额",苗语腊乙坪话 ɕɛn^{1} 养蒿话 n̥̊aŋ^{1} < * 原始苗瑶语 * s-njen-ɣ。

"肠子",苗语腊乙坪话 ɕe^{3},大南山话 n̥o^{3},勉语大坪江话 n̥ou^{3}(心肠),① 原始苗瑶语 * s-niʔ。苗瑶语这个词可与藏缅语对应的词比较。纳木兹语"肠子"vu^{33}n̥i^{55},"肚脐"博嘎尔珞巴语 kiːniː,阿博尔语 kini。

"夜",苗瑶语 * s-moŋ,缅文"暗"hnoŋ^{2} < * s-moŋ。

(4)原始汉藏语 * p-前缀

原始汉藏语"死",词根 * -rat,使动式"杀" * p-rat, * s-rat。

汉语"杀" * srat,藏文 gsod 等分别以 * s-和 * g-为使动前缀。藏语阿力克话"杀"psat < * b-sat。"杀",布央语巴哈话 pwan^{322} < * p-lat,苗瑶语 * prat。《周礼·司关》,郑司农注:"越人谓死曰札""札"上古音 * klat, * k-使动前缀,应是古侗台语词。

原始汉藏语"脱",词根 * -lat,使动式"扒" * p-lat。

汉语"扒",《广韵》方别切,擘也, * p-lat。"脱"(衣),藏文 ɦphud。"脱"(粒)壮语 pjet^{7},仫佬语 pɣət^{7} < * p-lot。

原始汉藏语"裂",词根-tek 使动式"劈" * p-tek。

关于"裂"的词根,上文已及。汉语"劈" * pek < * p-tek,"析" * sek < * s-tek 也是使动式。错那门巴语"劈(柴)ɕak < * s-rak。博嘎尔珞巴语"打破"pa tɕak,"劈"tok。

"劈开",侗台语 * phlek,② 苗瑶语 * phli-ɣ。

原始汉藏语"旋转",词根 * -lan,使动式 * p-lan。

"旋转"的词根 * -lan 派生的使动式在缅语支中如阿昌语"转动"pan^{35},浪速语 laŋ^{31}等。缅文"回"prun^{2}。

侗台语"旋转",如泰文 pan^{5},毛南语 pjan^{5},布央语峨村话 pan^{24} < * pan(转动)。

原始汉藏语"有"-lar-g,使动式"给予"p-lar-g。

汉语"有" * ɢləg,③ "余"(馀) * lar-g,"予" * lag,④ "魏" * glər(祭祠)。

"有",墨脱门巴语 la,羌语峨口话 lɛ,博嘎尔珞巴语 daː。"给",藏文 ster < * s-ler,⑤ 那加语南桑亚方言(Namsangia)、昌方言(Chang)lā,班巴拉方言 phā < * pla,缅语支浪速话 pjik^{55} < * pli-g。

"有",临高语 lai^{3} < C-ler。"给",侗台语 * k-deɣ < * k-ler-g。

---

① 参见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第 261 页。

② 参见李方桂《台语比较手册》(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第 88 页。

③ *ɢ-为完成体前缀。

④ 《说文》:"予,推予也。象相予之形。""予" * lag < * C-lar-g 与藏缅语"给予"p-lar-g 有相同的词根和后缀。汉语"予的前缀或许是 * s-。谐声字"豫"代表的古词是其派生词。"舒",《说文》伸也。"舒"代表的 * s-lag 为 * s-前缀。

⑤ 试比较藏文"虎"stag < * s-lag,墨脱门巴语 khai ba,缅文 kja^{3} < * k-la-g,阿昌语 lɔ^{31}。

“有”，苗语养蒿话 mɛ^2，勉语大坪江话 maːi^2，览金话 nai^2 < 原始苗瑶语 * mlar-ɣ < * m-lar-g。“给”苗语养蒿话 pɛ^1 < * pjai^A < * p-lar-g。

3.原始汉藏语的后缀

前面已经谈到上古汉语有 * -s、* -ʔ、* -m、* -g 后缀，原始藏缅语有 * -s、* -m、* -g、* -r(-l)、*-t(-n)后缀。汉藏诸语同源词根韵尾的对应关系可以为进一步的讨论提供依据。

(1)原始汉藏语的 * -g 后缀

原始藏缅语 * -g 后缀具有构词和构形两种作用。藏缅语的方言中仍有 * -g 或 * -k 后缀的遗迹存在。如缅语的第 3 调和景颇语不带塞音韵尾的促声调，以及喜马拉雅和缅语支一些语言的-ki 或-ku 后缀应来自 * -g 后缀。喜马拉雅语支巴哈里语(Pahri)数词中所保存的-gi 和-gu 后缀应来自古数词后缀 * -g(参见上文)。

台水语的 B 调，黎语的 C 调，苗瑶语的 A 调的古 * -ɣ 尾，来自更早时期的 * -g 尾。侗台语和苗瑶语的数词，除了借词，表现出古 * -ɣ 尾的特征。如数词“一”，藏缅语 * g-ti-g，侗台语 * k-do-g，苗瑶语 * q-ri-g。它们的 * -g 来自原始汉藏语。我们把原始汉藏语“一”拟为 * C-di-g。藏缅语中如巴哈里语“一”thi-ki，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hat-ka，克伦语巴色因方言(Bassin)kădü。

*-g 是原始汉藏语的形容词后缀。试比较汉语和苗瑶语的一组对应词：

	新	黄	亮	红	清(水)
汉语	*sriŋ	*ɢ-raŋ	*g-laŋ-s	*ɢloŋ	*khleŋ
苗瑶	*s-rin-g	*ɢlen-g	*ɢlen-g	*C-lin-g	*klin-g

如果不构拟苗瑶语的 * -g 后缀，就不能解释汉语和苗瑶语的对应关系。可以设想原始汉藏语这一组词是有 * -g 后缀的，上古早期汉语的这一类带 * -g 后缀的 * -n 尾演变为 * -ŋ 尾才出现这种情况。

“新”“红”“清”古苗语为 * -in 韵，如王辅世先生所拟。① “黄”“亮”古苗语的读法王先生拟为 * -eŋ 韵，布努语 kwen^2，可见苗瑶语内部也受后来的 * -ɣ 后缀影响。“黄”，壮语 liːŋ^1，黎语保定话 zeːŋ^1，侗语、毛南语 maːn^3 亦分别为-ŋ 尾与-n 尾与 A 调和 B 调的对应，也正好说明在 * -ɣ 尾的影响下台语和黎语的 * -n > * -ŋ。

*-g 后缀在原始汉藏语中可能是类称词的标志。表示有某种特征。上古汉语一些词的 * -g 韵尾应是后起的，有的与形态有关。这一点上文讨论上古汉语后缀时已经提到。如“黑”与“晦”应是同根词。“黑”上古音 * C-mək，“晦”上古音 * C-məg。这一类派生关系还有“昔”/“古”，“落”/“下”，“路”/“途”，“逆”/“忤”，“曲”/“勾”，“独”/“孤”等等。

汉语“子”殷商甲骨文刻为孩童形，上古音 * kləg。“息”亦指“儿子”，② 上古音 * s-lək。古藏缅语“儿子”大抵有 * s-前缀，如博多—加洛语支的底布拉语(Tipura)bă-sā-lā，③ 藏语支荷洛克语(Hloke)ɑ-lo，缅文 tθɑ^3 < * sa-ɣ < * sla-g，藏语阿力克话 ɕə lə(lə 为阳性后缀)。

“儿子”壮语彬桥话 luk^8(baːu^5)，黎语通什话 ɬak^7 < * k-lok 或 * p-lok(儿子、女儿)。“女儿”

---

① 参见土辅世《苗语古音构拟》第 55、56 页。

② 古汉语“贱息”，谦称自己的儿子。汉语“息” * s-lək 与侗台语“儿子”的同源关系蓝庆元已讨论过。参见蓝庆元《汉藏语“胞衣”的同源关系》，《民族语文》2001 年第 1 期。

③ 底布拉语“女儿”bsā-juk。* -g 在这一语支中为女性的标志。“女人”拉龙语(Lalung)mār gi，德乌里—楚底亚语(Deuri – Chutiya)mi-ʃi-gu。

苗语大南山话 ntshai⁷ < * phlak，勉语大坪江话 sje⁷ < * s-lok。我们推测原始汉藏语"子息"(儿子或女儿)* C-lak-g > * s-lak 或 * k-lag。南岛语中，如鲁凯语"儿子"lalak，卑南语 walak，泰耶尔语 laqiʔ。

原始汉藏语"多"* C-lar，"有"* C-lar-g，"给予"* p-lar-g。

汉语"多"* k-lar，"余"* lar-g > lag，"有"ɢləg，"餽"*glər(《说文》："吴人谓祭曰餽"。)，"馈"*glərs。

藏缅语，"多"缅文 mja³ < * m-la-g。"溢"(即"多出")藏语阿力克话 ɣmar < * g-mar，* mar < *m-lar，道孚语"溢"xɕer。

侗台语"多"* p-lar。

苗瑶语"有"* m-lar-g，"给"* pre-g。布努语"剩余"ɬɤ¹ < * pli-g。

原始汉藏语"落"C-lak，"下"(面)C-la-g。

汉语"落"* grak，"下"ɢrag。

景颇语(山)"下"teʔ³¹ < * lek，藏文"掉"(下)zags < * glak-s，缅文 kja¹ < * glaʔ，怒苏怒语 gɹa³¹。景颇语(桌子)"下"kǎ³¹ta³¹ < * g-la-g。

"落下"壮语武鸣话 tok⁷，临高话 dok⁷ < * C-lok。"下"(面)武鸣话 la³，毛南语 kha³ < * C-lo-g。

*g-在原始藏缅语中是使动前缀，后缀 * -g 在其他古方言中也曾有使动意义。

侗台语"多"* p-lar，"省"(钱)布依语 pjai³，侗语 taːi³ < * plar-g。侗台语"有"C-ler，"给"*k-ler-g。

"熟"，汉语 * g-luk，嘉戎语 ndʒak(果子熟)，缅文 kjak(饭熟)。傣语 suk⁷，水语 sok⁸，黎语保定话 tuːk⁷，临高语 ŋau³。①

"烧"(饭)，壮语 tuk⁷，临高话 bək⁷ < * C-bruk，汉语"炮"* brəgs。汉语"烧饭"古用"烹"*praŋ，后有"煮"* djaʔ。② 布努语"煮"有两种讲法，lu¹ 和 ʈu⁸，lu¹ < * C-la-g，ʈu⁸ < * glak。巴哼语文界话"烧"lɔ⁷ 应与布努语 ʈu⁸ 有同源关系。

"煮"，缅文 khjak，显然是"熟"kjak 的使动形式。我们推测古方言中，如汉语"煮"* k-lag-s，苗瑶语 * C-la-g 的 * -g 有使动意义。

"杀"，汉语 srat < * s-lat，藏缅语 * g-sat < * g-srat(* g-使动前缀，* s-古使动前缀凝固在词根 * lat 上)，苗瑶语 * prat 或 * prar(* p-使动前缀)。侗台语 * kh-la-g，* -g 使动后缀。

(2)原始汉藏语 * -m 后缀

原始藏缅语和上古汉语都有 * -m 后缀。古 * -m 后缀在藏缅语中或演变为辅音后缀，或带有元音，实际上藏缅语的后缀和前缀都是如此。而在汉藏语的其他方言中都成为辅音韵尾。

"泥"，汉语上古音 * C-nir(泥脂)。

"土"，格曼僜语 nai³⁵，义都珞巴语 khɯ³¹lai³⁵。

"泥巴"，壮语武鸣话 nai² < * nar。

---

① 傣语 suk⁷ 可与印尼语"熟"masak 比较，保定话 tuːk⁷ 可与拉德语 atuk 比较，水语 sok⁸ < * zokᴰ 可能是汉借词。印尼语的 masak 可能来自古汉藏方言。

② 汉语"煮"* djaʔ 应 < * k-lag-s。"煮""著""箸"古音相同或相近。"烹"* praŋ < * prak，"炮"* brəg-s 是派生词。《说文》："炮，毛炙肉也"。

“旱地”，壮语武鸣话 ɣei⁶，仫佬语 hɣaːi⁵，水语 daːi⁵，原始侗台语 * C-ler。

藏缅语和侗台语中“泥巴”“土”为-m 尾的如：“泥巴”缅文 hrwam¹ < * khramʔ，景颇语 khum⁵⁵ pup⁵⁵，藏文 ɦdam bag，坎语(kham)gəm，nam。“泥巴”“土”，壮语武鸣话 naːm⁶，侗语 naːm⁶，水语 khəm⁵。

原始汉藏语“土”“泥” * C-nar 或 * C-nam，后者为 * -m 的派生词，或读作 * C-lam。“坈”，从“土”得声，《广韵》徒古切；又音口含切(《广韵声系》)，上古音 * kham，应从古方言“土”读音得声。

“乳房”，汉语 * no-g(乳)，藏缅语 * nu-g，侗台语 * C-num，侗台语 * num < * nu-m。

“乳房”，藏缅语用 * -m 和 * -g 两种后缀。藏文 nu ma，撒尼彝语 n̩³³ mɐ³³，浪速语 nuk⁵⁵，阿博尔语 a-ɲuk，a-ɲun，缅文 no¹ < * nuʔ。

“心”，汉语 * sləm，① 藏缅语 * s-lum，侗台语 * p-lur，苗瑶语 * ploʔ。原始汉藏语词根为 * lər，汉语 * sləm < * s-lər-m。羌语支的道孚语仍保存着词根的形式。“心”道孚语 zjar < * s-lar。②

“肚子”，汉语 * pok(腹)，藏缅语 * bok。藏缅语中另有-m 韵尾的读法。卢舍依语 pum，缅文 wam，载瓦语 vam²¹，缅语支蓬语(Phun)pauk mā，博多—加洛语支拉龙语(Lālung)pu-mā，喜马拉雅语支多多语(Toto)pā-mā。蓬语的材料表明 * -m 后缀是加在词根 * bok 之后，拉龙语和多多语词根韵尾 * -k 失落，卢舍依语中 * -m 后缀成为韵尾。版纳傣语“肚子”pum¹，侗语“膀胱”pom¹ɲeu⁵(即“尿肚”)。侗台语的讲法可能是古汉藏语时代来自藏缅语的南方方言，即来自汉藏语分化不久时的古方言。

“孵”“抱”汉藏诸语-m 尾与-k 尾等交替。

“孵”，独龙语 bɯm⁵³，阿博尔语 bân-mo，藏语夏河话 rəm。

“抱”，独龙语 pom⁵³，阿博尔语 bom，缅文-pok(搂)。

“孵”，侗语 pjam¹，仫佬语 pɣam¹ < * prom。壮语贵港话 poːm⁴，壮语上林话 kjoːm⁵ < * k-bom。壮语彬桥话 fam¹⁰，武鸣话 fak⁸ < * bok。

“伏”，壮语武鸣话 poːm⁴ < * bom-ɣ，仫佬语 pək⁸ < * bok。

“孵”，苗语养蒿话 pə⁶，勉语大坪江话 pwo⁶ < * blo。

“抱”，苗语养蒿话 pə⁶ < * blo。勉语大坪江话 ɬu⁷、东山话 plu⁷ < * plup < * plum。

《方言》(卷八)“北燕朝鲜洌水之间伏鸡曰抱”。“抱”字下注曰：“房奥反。江东呼蓝，央富反。”可见古汉语“孵”称“伏”或“抱”。“伏”上古音 * bək，“抱”上古音 * brug。

“孵”称为“伏”或“抱”。“孵”为后起字。《说文》：“𣫢，卵不孚也”。古文“捊”或作“抱”，音 brug(见《说文》)。后有“孵” * phjug。古汉藏语方言“孵”有几种常见的读法 * brum，* bruk 及 * bru-g。语义上 * bru，为“搂抱”，* bruk 为“伏”，都可指“孵”。

《方言》卷七：“佥、胥，皆也。自山而江五国之郊曰佥，东齐曰胥”。《尔雅》释诂第一：“佥、咸、胥，皆也。”“佥”上古音 * tsham < * khlam，“咸” * ɢrəm < * ɢ-ləm，“胥” * sjo < * s-lag，③“皆” * krir。

“全”(了)，藏语拉萨话 tsom¹³，缅文 sum² < * tsum < * k-lom。“全部”，缅文 lum³ < * lum-g

① 谐声字“沁”七鸩切，* tshiəm-s < * sləm-s。

② 如“柏树”，道孚语 zjo，却域语 rlo⁵⁵，扎坝语 ɕo⁵⁵。

③ “胥”声符“疋”是二等字。

（*-g为古方言形容词后缀）。

版纳傣语"全部"sam⁴ < *zam^B < *C-lom-ɣ，应为古借词。

汉藏语*C-lom"全部"，汉语"咸"*ɢ-ləm。"聚"*glog < *g-lo-g，*-g后缀。汉语"合"*ɢ-ləp，*ɢ-ləm是后来的派生词。又有"颔""含"等词。

汉语"下"*ɢraʔ < *Gra-g，"降"*ɢrəms。

"下"（面），藏文 ɦog，缅文 ɔk，博嘎尔珞巴语 muk，阿博尔语 tok，原始藏缅语*m-qlok。

"落"，独龙语 glɔm⁵³ < *g-lom。

"下"（雨）壮语、傣语 tok⁷，临高语 dok⁷ < *C-dok 或*C-lok。

"陷"（下）壮语 lom¹，黎语保定话 kɯ²lok⁷。

汉语"泼"*phlat，本字"癹"。"氾"*phlam-s，许慎以"滥"释之。又释"滥"，"一曰濡上及下也"。"氾"为水自濡，"泼"为水使濡。

"洒"，独龙语 pɹɑm⁵³，格曼僜语 mphlɑt³⁵，景颇语 mat⁵⁵，道孚语 sphrɑ。独龙语和格曼僜语属景颇语支，显然是*-m后缀和*m-前缀的交替，词根为*phlat。

"洒"，勉语长坪话 bwan⁵，苗语大南山话 mphoŋ⁵ < 原始苗瑶语*phlun或*m-phlun。

"洒"，侗语 phjən⁵'，黎语保定话 phun，通什话 ten¹ < *phlon。

从以上数例推测古汉藏语中的*-m后缀用于动词时与*m-前缀的功用相同。

(3)原始汉藏语的*-n(*-t)后缀

藏缅语和上古汉语中*-n是动词和名词的后缀。原始汉藏语中也是如此。*-n和*-t可交替出现。

汉语"曲"*khok，"屈"*khət，"卷"*kans（书卷），"捲"*kanʔ，"躬"*kəm。

"弯"，藏文 gug，缅文 kɔk。藏语夏河话 gər < *gug-r。

"弄弯"，藏文 ɦgug < *m-gug，阿昌语 khok。

"卷"（起），壮语钦州话 kyːn³，邕南话 kliːn³。

"弯"（腰），壮语武鸣话 kom²，版纳傣语 kot⁸。

"弯"，苗语腊乙坪话 ŋkhu⁷ < *khluk。

汉语"多"*k-lar，"加"*krar，"儹"*klanʔ（聚也）。

"多"，侗台语*p-lar。

"增加"，藏文 spar，墨脱门巴语 phar，阿博尔语 par，pon，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akhar。

汉语"小"sneg < *s-nir-g，"损"*skənʔ(*kən < *k-nir-n)。①"少"*smeg，"消"*seg，"梢"*sreg，"杪"*meg。古"小""少"同字。

"小"，藏文 tɕhuŋ ŋu，格曼僜语 kɯ³¹juŋ⁵⁵。②

"少"，藏文 ɳuŋ ŋu，嘉戎语 kə mnɛ，扎坝语 mnɪ⁵⁵。"减"扎坝语 ne³³mnɪ⁵⁵。

"小""少"，傣语版纳话 nɒi⁴ < *nor-g。

"小"，勉语大坪江话 fai⁵ < *sɛi^C < *sar。

以上汉语"捲""儹""损"是形容词的派生词，韵尾为*-nʔ。*-ʔ在上古汉语中是*-s后缀进

---

① 《方言》卷二："私、策…杪，小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郊，梁益之间，凡物小者谓之私小，或曰纤缯。…燕之北鄙，朝鲜洌水之间谓之策。""私"上古音*sir。

② 藏文-ŋu < *-gu后缀，其他如"短"thuŋ ŋu。-gu指"小"。"小孩"phru gu，"核"tshi gu。-ŋ < *-n。

一步的发展，名词和形容词加 * -ʔ 后缀变作动词（参见上文有关上古汉语韵尾的讨论）。形容词加 * -n，变作名词，加 * -ʔ 再变作动词。

藏文的“新”gsar，“活”gson，“新鲜”sos，“养”gso 等显然是同根词，其 * s-来自原始汉藏语的前缀 * s-。侗台语“新”C-mlar，古前缀是 * m-。苗瑶语 * s-rin-ɣ，* -r > * -n，形容词后缀 * -g > * -ɣ。古汉语北部方言的 * s-lir > * srin 和 * sriŋ。以“辛”为声符的字“屖”先稽切，上古音 * sir。“厗”杜溪切，* dir < * g-lir。

“活”（的），格曼僜语 $kɯ^{31}ɹăŋ^{35}$，义都珞巴语 $sɯŋ^{55}$，景颇语 $khʒuŋ^{33}$ < * kh-ruŋ，缅文的 $hraŋ^{2}$ < * sraŋ 对应于汉语“新”。

“新鲜”，独龙语（$aŋ^{55}$）$ɕaɹ^{55}$ < * srar，仙岛话 ʂuɪk < sru-k（< * -g），嘉戎语 kə sər。

藏缅语“圆” * ɢlor，汉语“帷” * ɢlər，[①] “回”ɢər。“回”古文似水漩涡之形。后以“洄”专指“漩涡”。“圆”汉语 * ɢlən，侗台语 * C-lon，苗瑶语 * ɢlon-ɣ。汉语的派生动词为“还”“返”等。而汉语“回”引申为来回之回。

汉语“下” * ɢrag，“降” * ɢrams，“陨” * ɢlənʔ。

“掉”（下），怒苏怒语 $gɹa^{31}$，缅文 kja^{1} < * graʔ，独龙语 ga^{53}。

“落”，格曼僜语 $ŋam^{55}$，独龙语 $gləm^{53}$。

“下”（面），勉语大坪江话 dje^{3} < * kroʔ。“下”（山），苗瑶语 * ɢroʔ。“掉”，苗语腊乙坪话 ta^{7}，布努语 $ntɬu^{7}$，勉语大坪江话 $doːt^{7}$ < * krot。

（4）汉藏语的 * -s 后缀

* -s 后缀在藏缅语中是很活跃的成分。上古汉语有 * -s 后缀的推测基于对音材料和与藏缅语的比较。藏缅语中 * -s 后缀出现在身体部位名词、数词之后，是构词成分。另外也是表使动的构形成分。古汉语中 * -s 后缀也有构词和构形两种功能，大约持续到上古晚期。

“棉花”，壮语 $faːi^{5}$，布依语 $vaːi^{5}$，德宏傣语 kui^{6}，水语 $faːi^{5}$ < * $k\text{-}bai^{C}$，黎语通什话 $buːi^{3}$ < * $k\text{-}bui^{C}$。台水语和黎语的这种声对应表明借入时各自声调产生前后。这两支中的侗台语同源词表现为台水语的 B、C 调分别与黎语的 C、B 调对应。汉语去声的中古词借到台水和黎语中才是这种对应。中原的棉花是北魏至隋唐时从西域传入的，其读法与侗台语的无关。而侗台语“棉花”一词与印尼语的 kapas 有对应关系。拉德语（占语的方言）kpaih，原始占语 * kapaːs。[②]

“老鼠”，印尼语 tikus，原始占语 * tikus，拉德话 k'kuih。黎语加茂话 $kɯ^{2}keu^{4}$（第 4 调对应于通什第 6 调，古 C 调），是南岛语底层词。

我们推测原始侗台语有 * -s 韵尾，原始黎语中变作 * -h，与 * -ɣ 一起，使音节读作 C 调。台水语中读作 B 调。“棉花”一词借入台水语 * -s > * -h，读作 C 调。

“哭”布农语 taŋis，查莫罗语 taŋis，[③] 泰耶尔语 ŋilis。原始侗台语 * t-ŋes，黎语通什话 $ŋai^{3}$，水语 $ʔŋe^{3}$，布央语峨村话 $ŋiːt^{53}$（< * ŋit）。

“脸”，壮语 na^{3}，水语 $ʔna^{3}$ < * C-na-s（成-ɣ），与藏缅语“鼻子” * s-na（-s，-l 等）有同源关系。如喜马拉雅语支尼瓦里语（Newari）“鼻子”hnā-sa。

“舌头”，台语 * lin^{B}，通什话 $ɬiːn^{3}$ < * $C\text{-}lin^{C}$，原始侗台语 * C-lin-s。

---

① “帷”匣母字，“惟”余母字。

② 郑贻青《回辉话》第 149 页。

③ 南岛语系密克罗尼西亚语族。

苗瑶语韵尾的演变与侗台语相似。

“稻子”，苗瑶共同语 * $mble^A$。“水稻”藏文 ɦbras，印尼语 beras，菲律宾语（他加禄语）bigas。前面已经讨论过苗瑶语 A 调来自 * -ɣ、* -l 韵尾，看来更早时还有 * -s 尾。原始苗瑶语“稻子”可能是 * b-les。

“脚”，养蒿话 lo^1 < * $ʔlo^A$ < * C-lo-s。藏缅语喜马拉雅语支朝拉西亚语（Chaurasya）“脚。lōsu，博多—加洛语支的德乌利—楚底亚语（Deuri-chutiya）ā-pāsu < * p-lo-s。

“胆”，苗语腊乙坪话 $tɕi^1$，大南山话 $tʂʅ^1$ < * $tʂi^A$ < * kris。“胆”藏文 mkhris，景颇语 $ʃă^{31}kʒi^{31}$ < * s-kris。

尽管侗台语和苗瑶语中我们还没有发现 * -s 后缀的形态功能，古侗台语和古苗瑶语有 * -s 韵尾，较早时有 * -s 后缀，来自原始汉藏语的 * -s 后缀。

二 原始汉藏语的语音

前面已经对原始汉藏语的形态作初步的探讨。后世汉藏亲属语同源词种种不整齐的对应一是汉藏诸方言各自的形态表现所至，二是它们各有特点的语言历史演变尤其是不同历史时期的语音演变造成的。值得注意的还有原始汉藏语的前缀和后缀的形式以及音节的结构。

1.原始汉藏语前缀和后缀的形式

原始汉藏语是古代东亚一种最有影响的古方言。其实它不是原始的，它是更早时期存的一种语言的方言。藏缅语是汉藏语中保留分支最多的语言。藏、羌、喜马拉雅和彝缅共同语与景颇、库基—那加和博多—加洛共同语的分化超过 4 千年。汉语、苗瑶语和侗台语内部的分歧比藏缅语要小得多。稍晚风行的语音形式往往代替了较早时期的形式。我们所构拟的原始藏缅语的形式如果能比较合理地解释藏缅诸语的分歧的话，应与原始汉藏语的形式更接近。汉藏诸支中只有藏缅语的方言保留着粘着形态。藏文记录的古藏语所保留的粘着形态尤为突出。所以有不少学者用古藏语的前缀形式来解释原始汉藏语。但原始汉藏语的前缀应是成音节的。

(1)汉语、苗瑶语和侗台语广泛存在的成音节词头和藏缅语中普遍存在的成音节前缀来自古汉藏语成音节的构词和构形前缀。

王力先生关于上古汉语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研究是有说服力的。侗台语和苗瑶语诸方言仍有成音节构词前缀。藏缅语的方言中仍保存着构词和构形两类成音节前缀。即使在古 *s-前缀失去元音的藏羌、彝缅语中，仍有多种多样的成音节前缀。孙宏开先生曾专文讨论藏缅语“马”的读法。① 此前还有一些文章涉及这个问题。

世界上最后一匹野马 20 世纪初在中国的西北地区由于西方的盗猎而失去。② 考古发掘发现大约在 3 千多年前的商代北方已使用马。“马”的叫法较早时已在汉藏语的一些方言中出现。南亚语系的语言商时主要分布在湖南及鄂西地区。“马”这个词在南亚语中的出现是借用的结果。

“马”，嘉戎语 mbro，缅文 $mruŋ^2$。本尼迪克特特构拟了 * m-raŋ，* s-raŋ 和 * s-raŋs。孙宏开先

① 孙宏开《原始藏缅语构拟中的一些问题——以“马”为例》，《民族语文》1989 年第 6 期。

② 2001 年中国正在设法把引入的原普式野马的后代放归原产地。

生构拟了$_n$* mbroŋ，并认为* sgroŋ是略晚的形式。

达让僜语“马”ma³¹ ɹoŋ⁵⁵。

孟高棉语族的佤语“马”màruàŋ，因语（Yin）màrāŋ。[①]孟高棉一些语言由于首音节（一般为前缀）的元音因弱读而失去，前缀音节变作前缀辅音。[②] 逊语（Son）m̀loŋ。

库基—钦语支的老梅梯语（old Melthei）“马”sa-gol。* s-作为汉藏语的前缀在藏缅语中活跃了几千年，在库基—钦这样的语支中一直是形态成分。老梅梯语“马”的词根gol来自印度的印欧语的雅利安（Aryan）的方言。如克什米尔语gur。

中国境外的克木语“马”impràŋ，恩语（ɛn）m̀blaŋ。元音前缀使* b- > mb-在不少语言中是常见的。“马”的叫法在藏缅语分化之后才流传。本尼迪克特的构拟是对的。* m-和* s-最初是带元音的。蒙语和满语都是morin这样的叫法。

“水稻”，藏文 ɦbras，嘉戎语 mbres。当为古苗瑶语借词。“稻子”苗瑶共同语* mbles < *bles。印尼语 beras[③] 他加禄语 bigas，耶眉语 mugis，鲁凯语、泰耶尔语 pagaj。汉语“粝”* m-lars（《广韵》粗米）。“粺”* bres，《说文》“毇”也，指一般加工的米。[④] 据目前所知东亚稻子的出现早在一万前。河南贾湖文化中最早栽培稻距今已有八、九千年。苗瑶语、汉语和南岛语“稻子”“稻米”的相似读法决非偶然，应是新石器早、中期文明的产物。南岛语“水稻”的读法也可间接地说明汉藏语这个词原本有一个带元音的* m-或* b-。

藏缅语不同支系同源词带元音和不带元音前缀的对应关系已说明原始藏缅语的前缀应是带元音的。侗台语的南岛语底层词（或借词），如“鼻子”“黑”等声母的先喉塞音来自带元音的* k-或* q-首音节可说明侗台语的这一类声母大约都是这个来历。

（2）藏缅语的后缀有成音节和不成音节的两种形式。从藏文看，成音节的是构词成分，不成音节的表示形态或有语法上的意义。侗台语和苗瑶语中尚未发现成音节构词后缀的存在。汉语较晚时有一些成音节的构词成分，如“儿”“头”等。“儿”等构词成分在稍晚的方言中，如北京话中成为* -r。古藏缅语的后缀与前缀有密切的关系，* m-、* g-等成音节前缀可成为带元音的* -m、* -g后缀。看来藏缅语带元音后缀（主要是构词后缀）的出现与前缀的转移有关。原始汉藏语的后缀应都是不带元音的。

2.原始汉藏语的辅音

相关的问题有原始汉藏语的塞音是两分、三分或是四分，有无塞擦音，有无复辅音，有无小舌音等。

（1）原始汉藏语塞音三分

汉语、藏缅语、侗台语和苗瑶语的比较表明它们最初的辅音是清、清送气和浊三分。原始汉藏语塞音应有清送气和不送的区别。

原始汉藏语塞音三分到了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中仍为三分，侗台语中成为四分较易解释。如果说原始汉藏语塞音为清浊两分，则很难解释怎么变作诸语的三分。如“血”汉语* qhlik，藏

① Lingnistic Survey of India, P.104.

② 陈国庆《东埔寨语与佤语的构词形态》，《民族语文》2000年第6期。

③ 印尼语“米”beras，“稻谷”gabah，“稻子”padi，“米饭”nasi。

④ 即《说文》“糒”。许慎释之为十六斗舂为米一斛曰糒。“糳”，稻二十斗舂为六斗又大半斗。“毇”二十斗舂为十斗。“糳”是精米，“毇”较次，“糒”是最粗糙的。“粺”，去声，汉时* bres（并支）。

缅语 * khrak，苗瑶语 * khramʔ，原始汉藏语拟为 * khrak 可能是合适的。“足”汉语 * kluk，侗台语 *kok，苗瑶语 * klo，原始汉藏语 * klok 或 * kok。“走” 汉语 * ɢraŋ（行），藏缅语 * m-gro，苗瑶语 *graŋ-ɣ，原始汉藏语 * gro-g。

本尼迪克特在《汉藏语言概论》中解释藏缅语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时说：“送气音出现在不带前缀的塞音之后，不出现在不带前缀的塞音之后，不出现在原来受过前缀影响的塞音之后。如在藏语里那样，不可能所有的前缀都能影响这些塞音，但对此我们没有有力的证据”。① 古藏语前缀后送气塞音变成不送气塞音的规律李方桂先生已有详细的说明。② 而本尼迪克特博士接着以“苦”“肝”为例说明藏缅语和汉语这两类声母的对应关系很难建立起来。他认为“苦”藏缅语为 * ka，汉语 * kho。“苦”，藏文 kha mo，缅文 khɑ^{3}，撒尼彝语 qhɐ^{11}，羌语峨口话 qhɑχ，达让僜语 khlɑi^{55}，哈克钦语（Haka Chin）hka，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kakhā。原始藏缅语应拟为 * qha。汉语“苦” * khlag，* -l-如同达让僜语中的-l-，是古汉藏语方言的中缀。侗台语 * qhom，苗瑶语 *qrim-ɣ（ * -ɣ < * -g）。原始汉藏语的词根可拟为 * qha。苗瑶、侗台的 * -m 是后缀变来的。

“肝”，藏文 mtɕin（pa），墨脱门巴语 tɕhiŋ pa，马加尔语 mi-gin、m-sin，原始藏缅语 * m-krin，* s-grin。苗瑶语 * m-krin。

（2）原始汉藏语无塞擦音

说有容易说无难。但既然汉语、藏缅语、侗台语和苗瑶语塞擦音都是后起的，我们也不必为原始汉藏语构拟塞擦音。

（3）原始汉藏语的复辅音

原始汉藏语有塞音与流音（ * -l-和 * -r）构成的复辅音。

“牙齿”，汉语 * khrəg（齿），藏缅语 * s-khlo（-g），原始汉藏语 * khlo（-g）。

“鼻子”，汉语 * blit，苗瑶语 * blot，原始汉藏语 * blit。

“走”，原始汉藏语 * gro-g。

“飞”，汉语 * pər，藏缅语 * m-bjer，侗台语 * C-bir，原始汉藏语 * prər。

“白”，汉语 * brak，藏缅语 * bru（-g），原始汉藏语 * bra（-g）。

（4）原始汉藏语的小舌音

汉藏诸语构拟为有小舌塞音及小舌塞音与流音结合的语言。如“脖子”汉语 * ɢroŋʔ（项），苗瑶语 * qloŋ-ɣ，“蛋”汉语 * qlanʔ（卵），苗瑶语 * qle。“屎”藏缅语 * s-qhlak，侗台语 * qhe-ɣ，苗瑶语 * qlaʔ。

“圆”，汉语 * ɢlən，藏缅语 * ɢlor；苗瑶语 * ɢlon-ɣ，原始汉藏语拟为 * ɢlon。

“干”（燥），侗台语 qhro-ɣ，苗瑶语 qhra-ɣ，汉语 * s-khleg（燥），原始汉藏语 qhra-g。

“下”，汉语 * ɢrag，苗瑶语 * ɢlaʔ，侗台语 * khla-ɣ，原始汉藏语 * ɢra-g。

汉藏诸语也出现小舌音声母与舌根音声母交叉的对应。藏缅语中主要是藏羌、彝缅语支中的部分方言保留着小舌音声母，侗台语中侗水、仡央语支保留着小舌音，苗瑶语中主要是苗语支的方言保留着小舌音，汉语中古时小舌音已失去。小舌音合并到舌根音，出现小舌音和舌根音的交叉对应。小舌音成为舌根后这一类读法的扩散就形成关系复杂的对应关系。当出现较少接触的语言同源词有小舌音声母的对应时，我们有理由把它们构拟为小舌音。

---

① P.K.本尼迪克特《汉藏语言概论》第 168 页。

② 冯蒸《汉语音韵学论文集》附录，第 639 页。

(5)根据以上的讨论,原始汉藏语的辅音系统暂时构拟为:

p	ph	b	m		
pr	phr	br		r	
pl	phl	bl			
t	th	d	n	l	s
k	kh	g	ŋ	j	
kr	khr	gr			
kl	khl	gl			
q	qh	ɢ			
qr	qhr	ɢr			
ql	qhl	ɢl			

3.原始汉藏语的元音

上文我们接受了把上古汉语构拟为6元音系统的观点,也为原始藏缅语构拟了*a、*e、*i、*ə、*o、*u这样的6元音系统,把原始侗台语和原始苗瑶语构拟为*a、*e、*i、*o、*u 5个元音的语言。这4支语言元音的对应是相当复杂的。从语音和词的形态关系看汉语和藏缅语较为相近侗台语和苗瑶语较为相近。汉语、藏缅语舒声韵的元音*a一般对应侗台语*a,苗瑶语舒声韵元音*e和促声韵元音*o。

	汉语	藏缅语	侗台语	苗瑶语
鱼	*ŋag	*ŋa(-g)	*pla	*blaʔ
油脂	—	*mar	*man	*mel
给	*lag(与)	*gra(-g)	*k-de-ɣ	*pre-ɣ
咬	*glams(啗)	*gram	*k-lap	*dop
看见	*klans(见)	*gra(-g)	*k-lam-ɣ	*brot
多	*k-lar	*m-la-g	*p-lar	*kro

"稻",苗瑶语带鼻冠音时读*mbles。古藏语mbras可能是苗瑶语借词。[①] 南岛语读作*beras的时代可能早于苗瑶语的*mbles。我们可把"稻"早期的读法拟为*b-ras。而汉语"粺"*bres或来自楚方言,[②] 是苗瑶语借词。苗瑶语"咬""看见"为促声韵*o元音。这一组词原始汉藏语拟为*a元音。

上古汉语舒声韵中的*e,藏缅语*a,侗台语*o,来自始汉藏语*e。

	汉语	藏缅语	侗台语	苗瑶语
干	*s-khleg(燥)	*gra(-m)	*qhro-ɣ	*qhra-ɣ
白	*kreg(皎)	*C-kha-r[③]	*kho	*qlo-ɣ
满	*leŋ(盈)	*braŋ	—	*proŋʔ
烧	*leg(燎)	—	*pho-ɣ	*pleʔ

① 李炳泽《"稻子"一词从华东向四周传播的痕迹》,《民族语文》2001年第5期。

② 西汉以后楚方言的许多词进入汉语通语。

③ "白",藏文dkar,*d-是前缀,与*g-交替,*-r是后缀。*kh-由于*d-前缀变作k-。如错那门巴语"白"$cher^{55}po^{55}$。

上古汉语舒声韵的 * i 有两类值得注意的对应。 一是与其亲属语 * u 的对应：

	汉语	藏缅语	侗台语	苗瑶语
烟	*qin	*khu-n	—	*khru
树	*sriŋ(薪)	*sriŋ	*C-duŋ(树林)	*khruŋ
洗	*srir	*C-rul[1]	*srur[2]	*khru(洗衣)

另外，主要与藏缅语 * i 对应。除了"薪"与藏缅语 * sriŋ。又如："二"汉语 * nir-s，藏缅语 * g-ni-s；"死"汉语 * sir，藏缅语 * sri(-r，-g)；"人"，汉语 * niŋ，侗台语 * qiŋ。暂时认为上古汉语舒声韵的 * i 有 * u 和 * i 两个来源。

汉语舒声韵 * o 对应于藏缅语、侗台语 * u，苗瑶语 * o。如：

	汉语	藏缅语	侗台语	苗瑶语
乳房	*nog	*nu-g	*C-num	—
弟弟	*nogs(孺)[3]	*nu	*nuŋ-s	*noʔ[4]
嘴	*k-log(咮)[5]	*m-khru[6]	—	*glo-g
脖子	*groŋʔ(项)	*g-luŋ	*g-loŋ-ɣ	*qloŋ-ɣ

假定来自原始汉藏语 * o。

试比较汉语舒声韵的 * u 仍对应于藏缅语的 * u，侗台语和苗瑶语有 * o、* u 两种对应：

	汉语	藏缅语	侗台语	苗瑶语
斑鸠	*kug(鸠)	*khru(-g)[7]	*ku[8]	*qru-ɣ[9]
九	*krug	*d-gru(-g)[10]	—	*gru-ɣ
肘	*k-lug	*gru[11]	*sruk[12]	—
酒	*klug	*C-ru-g[13]	*C-lo-ɣ[14]	*kloʔ
船	*k-lug(舟)	*gru[15]	*lo[16]	—
丑	*s-nug	—	*sno-ɣ[17]	—

① 藏文 ɣkhrud < * m-khrut，格曼僜语 ta^{31}ruɯl^{35}。

② "洗"(头)，壮语来宾话 suɯ^{5}，河池话 ruɪ^{5}。

③ 见薛才德博士论文《汉藏语同源字语义比较法的证明》用汉语"孺"与藏语"弟弟"nu 比较，增此例。

④ 苗语大南话姊妹称兄弟 no^{4}。

⑤ 《说文》："咮，鸟口也"。

⑥ "嘴"格曼僜语 ȵtɕhuɯ^{53}，藏文"嘴唇"mtɕhu < * m-khru。

⑦ 缅文 khjo^{3} < * khru-ɣ，景颇语 khʒu^{33} < * khru。

⑧ 壮语彬桥话 ku^{1}，黎语保定话 khou^{1}。

⑨ 苗语养蒿话 qo^{1}，腊乙坪话 Nqo^{1}，大南山话 Nqua^{1}。

⑩ "九"，藏文 dgu，缅文 ko^{3}，那加语莫桑方言(Mosang)tu-krū，库基—钦语支荷朗库尔语(Hrangkhol)gūōk。

⑪ "肘"，藏文 gru，达让僜语 la^{55}kɹau^{53}。

⑫ 布央语峨村话"肘"ɕuk^{55}。

⑬ "酒"，景颇语 tʃă^{55}ʒu^{51} < * k-ru-g。

⑭ 壮语彬桥话"酒"lau^{3} < * l̥əu^{B} < * C-lo-ɣ

⑮ "船"，藏文 gru，嘉戎语 ʒgru。

⑯ 壮语彬桥话 lɯ^{2}，黎语加茂话 lɔ^{4}、西方话 ɣa^{1}。

⑰ 壮语武鸣话 ɕau^{3}、钦州话 ɕou^{3}。

我们假定原始汉藏语的 * o、* u 在藏缅语中已合流为 * u，汉语、侗台语和苗瑶语中 * o、* u 仍有分别，但早期受藏缅语的影响，一些词中的 * o 读作 * u。

汉语舒声韵的 * ə 与其他亲属语的对应较复杂：

	汉语	藏缅语	侗台语	苗瑶语
牙齿	*khləg(齿)	*s-khlo-g	—	—
耳朵	*nəg	*na-r	*q-la	*ble-ɣ
手指	*k-ləg(趾)	*lak(手)	*kla-ɣ	*klaʔ
心	*s-ləm	*s-lum	*p-lur	*ploʔ
飞	*pər	*m-bjer	*C-bir	*N-ror

我们假定原始汉藏语是 * a、* e、* i、* o、* u 的 5 元音的语言。汉语的 * ə 是后起的。

促声韵中的元音在诸语中的演变往往不同于舒声韵中的元音。如：

	汉语	藏缅语	侗台语	苗瑶语
肚子	*pok(腹)	*bok	*C-loŋ	—
角	*krok	*g-raŋ	*qo	*kloŋ
弯曲	*khok(曲)	*grok①	*go	*khrok

我们猜想原始汉藏语这几个词的元音都是 * o，藏缅语中仍为 * -k 尾的情况下在原始藏缅语及藏缅语的一些古方言中读作 * -ok

很多情况下古方言元音的演变是不一致的。除了声母和韵尾因素的影响以外还有较早时期方言间词的相互借用。如同后世汉语中的文白异读，属于借用的文读经常代替白读，由于没有文字的依据我们不能肯定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替代。即使是有文字的语言，如古藏语，不同历史层次上的词堆积在一起，显然有择词问题。

我们暂时认为原始汉藏语是一种 5 元音系统的语言，到了原始汉语和原始藏缅语时代，也就是古汉藏语的北方言中演变为 6 元音的方言；原始侗台语和原始苗瑶语，也就是古汉藏语的南方方言中仍然是 5 元音系统的语言。

三 汉藏语核心词比较研究

汉语、藏缅语、侗台语和苗瑶语如果有发生学的关系，它们一定有一批核心词有同源关系。核心词的同源关系是指诸原始语核心词可以解释的语义及语音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构拟原始汉藏语核心词的一些形式，即语音、形态、语义的历史形式来解释它们分化后的演变。这些解释所说明的历史演变不是可以随意设想的现象，而是有成组的词曾经过相同的历史演变的情况。一方面我们在说明汉藏诸语同源关系的语言学证据是可靠的，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在讨论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在观察语言历史现象的普遍规律。缺少历史文字资料的语言数以千计，在经典的结构主义历史比较理论的基础上，在对不同语言的历史类型认识的基础上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认为侗台语、苗瑶语与汉语、藏缅语没有发生学关系，只有接触关系的意见在国外仍占上风。

① “弯曲”，藏文 gug，缅文 kɔk，独龙语 $duɯ^{31}gɔʔ^{55}$。

根据以上对上古汉语、原始藏缅语、原始侗台语、原始苗瑶语讨论和核心词的构拟，下面是诸语核心词的比较和一孔之见的原始汉藏语核心词的构拟。

1.自然事物

	上古汉语	原始藏缅	原始侗台	原始苗瑶	原始汉藏
太阳	*nit(日)	*s-nin(ma)	*pra blan	*s-no-ɣ	*nit①
月亮	*ŋat(月)	*C-lak	*C-blin	*p-la	*p-la②
星星	*seŋ(星)	*s-grar	*C-do	*C-ler	*s-g-lar③
水	*qhrər	*kh-rər-g	*nam-ɣ	*q-rom-ɣ	*C-ro④
雨	*ɢla-g	*m-qhra-g	*prun	*m-loŋ	*C-la-g
云	*ɢlən	*s-mu-l(g)	*k-maɣ	*q-ruŋ-ɣ	*C-run-g⑤
雾	*mo-gs	*s-muk	*ma-ɣ	*khlu-ɣ	*mo-g⑥
石头	*g-lak(石)	*b-la-g	*C-la⑦	*kle-ɣ	*C-la(-g)
砂子	*srar(砂)	*b-le	*C-lar	*khra	*C-lar⑧
土	*khla-g	*kra	*kh-lomʔ	*C-tel	*kh-la-g⑨
山	*sran	*p-la	*pla	*glim-ɣ	*p-la-g⑩
路	*g-la-g(途)	*g-lam	*k-lun	*kleʔ	*g-la⑪
火	*C-mər⑫	*məl	*ber	*djuʔ	*mer
烟	*qin	*khu-n	*C-gan	*khru	*khu
灰	*qhlə-g	*pla	*p-luʔ	*C-leʔ	*C-la⑬
夜	*g-lak-s	*m-khran	*grən	*s-moŋ	*khran⑭

① 侗台语的*pra blan是根据南岛语“太阳”读法的创新。苗瑶语的*s-no-ɣ是南亚语底层词。藏缅语中古*-m后缀使*-n尾失落。

② 侗台语的*C-bla是南岛语底层词。上古汉语的*ŋ-与其他支系的*pl-、*bl-、*m-l-等有对应关系。

③ 喜马拉雅语支坎布语(khambu)“星星”soŋer等读法可以说明原始汉藏语的*s-g-lar的两个前缀变成上古汉语的*seŋ。

④ 侗台语的读法来自南岛语，苗瑶语的读法来自南亚语。

⑤ 藏缅语“云”有不同的来历。*s-mu-l(g)可能是原始汉藏语“雾”的孳生词。藏文“云”sprin可能来自原始汉藏语，但在藏缅语的其他方言中少见有类似的读法，与侗台语“雨”读法相近。

⑥ 苗瑶语“雾”似对应于汉语“露”*klags。

⑦ 壮语武鸣话“石山”pja^{1}，仫佬语 pɣa^{1} < *pla。“石头”布央语郎架话 pja^{312}，巴哈话 pwa^{322} < *pla。布央语峨村话“石头”ma^{0}ða^{33} < *mala，拉基语 la^{13}m̩^{33}应来自原始汉藏语“岩石”“石崖”。

⑧ 词根是*lar，与前缀结合成辅复音往往读作*-r-。

⑨ 汉语和藏缅语的读法有同源关系。苗瑶语的*C-tel可与孟高棉语比较。

⑩ 藏缅语和侗台语的读法有同源关系。汉语*sran是否<*s-la-n。苗瑶语的*glim-ɣ对应于侗台语“山坳”*gramʔ。藏缅语“山坡”如达让僜语 xa^{31}gum^{55}等有渊源关系。

⑪ 汉语“路”*klags、“道”g-lug可能是从不同方言转入通语。侗台语*k-lun可与南岛语“路”，如印尼语jalan，阿眉斯语lalan，古占语*jala:n(From Ancient Cham to Modern Dialects)。苗瑶语*kleʔ可能是孟高棉底层词。

⑫ “火”为晓母字。古方言“火”又称作“焜”、“燬”，故词根为*mər。

⑬ 汉语“灰”的谐声字“脥”又作“脢”，疑*qhlə-g<*qh-mlə-g。

⑭ 汉语“夜”即甲骨文“夕”。侗台语另外的说法*g-rom当来自南岛语。

2.身体部位

	上古汉语	原始藏缅	原始侗台	原始苗瑶	原始汉藏
头	*qh-lu-g(首)	*C-lo-g	*g-lo-ɣ	*pler	*C-lo-g①
头发	*p-lat(发)	*C-ram	*p-lum	*plel	*C-ram
眼睛	*mjuk(目)	*m-lak	*pra	*mlet	*m-lak②
鼻子	*blit(鼻)	*s-na	*q-diŋ	*blot	*blit③
牙齿	*khlə-g(齿)	*s-khlo-g	*p-lan	*mlin	*khlo(-g)④
舌头	*C-lat(舌)	*s-let	*m-lin-s	*blet	*m-let
耳朵	*nə-g(耳)	*na-r	*q-mla	*ble-ɣ	*C-na⑤
嘴	*kho-g(口)	*qha-g	*C-bak	*glo-ɣ	*kho-g⑥
脖子	*ɢroŋʔ(项)	*g-luŋ	*g-loŋ-ɣ	*qloŋ-ɣ	*g-loŋ⑦
手	*snu-g	*lak	*m-lag	*bleʔ	*m-lak⑧
乳房	*no-g(乳)	*nu-g	*C-num	*C-mja-ɣ	*nu
肚子	*pok(腹)	*bok	*C-loŋ	*khre-ɣ	*bok⑨
脚	*kluk(足)	*l-kaŋ	*kok	*klo	*kok⑩
皮肤	*pla-g(肤)	*plak-s	*p-loŋ	*C-lu-ɣ	*p-la⑪

① 藏缅语另有 * g-polo。苗瑶语的另一种读法 * m-kloŋʔ 可能来自孟高棉语。

② 侗台语 * pra 与汉语“瞷” * p-lag 恐有同源关系。汉语“额” * ŋrak < * plak 或 * m-lak。侗台语“额” * plak 有同源关系。

③ 藏缅语“鼻子” * s-na(* -s, * -l, * -g),与侗台语“脸” * C-na(* -s 或 * -g)有同源关系。藏缅语“鼻子”又有 * koŋ, * g-toŋ,在一些方言中指“脸”。侗台语“鼻子” * q-diŋ 可与藏文“脸” * g-doŋ,迪马沙语(Dima-sa,博多语支)“鼻子”goŋ 等比较。不过侗台语的这个词应来自南岛语。原始占语“鼻子” * ʔiduŋ(参见郑贻青《回辉话》第151页)。

④ 汉语和藏缅语的“齿”,泰语 khiau^{3}(犬齿)等有同源关系。壮语方言中如彬桥话“牙齿”kheu^{3} < * kleɣ。

⑤ 词根 * na,方言中有不同的前缀或后缀。藏缅语中 * r-(或 * l-)、* s-、* -l(* -r)、* -m(* -b)、* -g 等。巴兴语 sāma-no,那加语雅楚米方言 nu-ghu。汉语有 * -g 后缀。侗台语 * k-、* q-前缀,苗瑶语 * m-前缀, * na > * la。

⑥ 汉藏语的古方言中“嘴” * kho-g 应是常见的说法。如博多语 khū-gā。* mur 有的方言也可指“嘴”(与南亚语同),也可指“脸”。苗瑶语的 * glol 可与汉语“嘴” * kler 比较。藏缅语中也有类似侗台语“嘴”的读法。那加语的一些方言,如荷罗达方言(Hlota)“嘴”ō-poŋ。

⑦ g-是古前缀,但也可作为后缀,如苗瑶语和侗台语中作为后缀,演变为 * -ɣ。

⑧ 汉语“手” * snug 可能来自 * m-lug,是“肘” * k-lug 的同源派生词。

⑨ 侗台语“肚子”另有黎语 * pok,临高语 boʔ^{8},应是汉语、藏缅语的同源词。侗台语 * C-loŋ 与藏缅语一些方言“背”的读法相近。如喜马拉雅语支的朗卡斯语(Rangkas)luŋ,缅语支的阿昌语 xa^{31}luŋ^{35},以及库基—钦语支的一些方言。而且藏缅语中也有个别语言“肚子”有类似的读法。如墨脱门巴语 pho laŋ。

⑩ *kak 是原始汉藏语的读法。* -l-在原始汉藏语中作为中缀表示分叉,如同藏缅语的 * l-前缀。如“懒”,上古汉语 * g-lar(惰),原始苗瑶语 * glar,景颇语 lă^{31} < * l-gonʔ。

⑪ 汉语“肤”是后起的字,来自甲骨文的“盧” * C-lag 本指“兽皮”。

心	*s-ləm	*s-lum	*p-lur	*plo?	*C-lor[1]
肝	*kan	*m-krin	*prap	*m-krin	*m-krin[2]
骨头	*kət	*k-ru-g	*C-ruk	*sroŋ?	*C-ru-g
膝盖	*s-khlit(膝)	*l-put-s	*g-lu?	*glor	*g-lur[3]
血	*qhlik	*khrak	*plat	*khram?	*khlak[4]
肌肉	*kir(肌)	*C-nat	*ni-s	—	*C-net[5]

3. 动植物

	上古汉语	原始藏缅	原始侗台	原始苗瑶	原始汉藏
鸟	*tu-g[6]	*s-ŋak	*m-nuk	*m-nok	*m-nok
鱼	*ŋa-g	*ŋa(-g)	*pla	*bla?	*bla(-g)
狗	*khar(犬)	*khli	*k-ma	*qle?	*kha-l[7]
虱子	*srik(虱)	*s-rik	*m-den	*tom?	*C-rik[8]
树	*sriŋ(薪)	*sriŋ	*C-duŋ(树林)	*kruŋ	*C-riŋ[9]
种子	*m-luk(稑)[10]	*m-li(-g)	*p-len	*C-num-ɣ	*m-lu(-g)
叶子	*lap(叶)	*bala	*k-bar	*m-lom-l	*balap[11]
根	*g-la-g(杜)	*C-ra	*k-raŋ	*groŋ-ɣ	*C-ra-g[12]
油脂	*k-lir(脂)	*mar	*man	*mel	*mar[13]

① 勉语"心"*srim^{A}应与汉语和藏缅语的读法有渊源关系。侗台语和苗瑶语其他语言的读法假定来自*p-lor,可能是原始汉藏—南岛语(包括南亚语)古方言的说法。如台湾的赛德语"心"tamabalaq,孟高棉语族格木语南谦话"心"plɛ ri。

② 侗台语"肝"应与藏缅语"肺"*prop同源。汉语"肾"*g-lin?应来自原始汉藏语"肝"。

③ 汉语"膝""漆"为谐声字,故*s-为身体部名前缀。汉语"跪"*glar,*khlar两读(《广韵》渠委、去委两切),当与"膝"*khlit有派生关系。

④ 汉语"血"*-t<*-k(参见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第217页)。苗瑶语*khram?是否由于*-m后缀使与汉语、藏缅语的读法不同。侗台语"血"*plat来历不明。

⑤ 临高话"肌肉"nam^{4},水语、侗语"肉"nam^{4}<*nan-s(或-ɣ)。仫佬语"野兽"nam^{4}。是否与藏缅语*C-nat有同源关系。

⑥ 汉语"鸟"*tug<*k-lug。藏缅语底布拉语(Tipura)"鸟"tok,"鸡"tog。吐龙语(Thulung)"鸡"grōk-pu。

⑦ 藏缅语"狗"*khli,*khui-l为*-l-和*-l的交替。缅语支拉斯语(Lasi)là-kwit,*-l变作-t。原始汉语*-l>*-r。如"雉",《说文》"从隹犬声",五加切。可见"犬"在汉语中读作*-n尾是东汉之后。

⑧ 苗瑶语*tom?可能来自孟高棉语。

⑨ 汉语与之对应的是"薪"*sin<*sriŋ。侗台语"树林",如壮语龙州话duŋ^{1}。

⑩ 汉语"穜""稑"都指"种子","先种后熟谓之穜,后种先熟谓之稑"(《广韵》,《说文》)。"种子"浪速语*mjuk,缅文mjo^{3}<*m-lu-g。

⑪ 藏缅语"叶子"*bala,*lap。后者如景颇语支的读法。古汉藏语中*balap有不同的演变方向。侗台语*k-bar可能是南岛语底层词。

⑫ "杜",齐方言词。"本"*pən?或另有其义。如藏缅语"树"又叫*phun。《说文》:"株,木根也。""株"上古音*k-log,与"杜"同源,来自汉语古方言。

⑬ 上古汉语"脂"和"膏"的不同,如《说文》,"戴角者脂""无角者膏"。

蛋	*qhlanʔ(卵)	*g-lam	*g-lam	*qle	*g-lam[①]
尾巴	*mər(尾)	*r-mer	*C-dut	*k-doʔ	*mer[②]
角	*krok	*g-raŋ	*C-qo	*kloŋ-ɣ	*C-roŋ
毛	*mer-g	*s-mul	*k-mur	*plel	*mel[③]

4.动觉和感觉

	上古汉语	原始藏缅	原始侗台	原始苗瑶	原始汉藏
吃	*g-lək(食)	*C-la	*C-loʔ	*non-ɣ	*C-lak[④]
喝	*qləmʔ(饮)	*g-dam	*C-rum-ɣ	*khrop	*C-dem
咬	*g-lam-s(啗)[⑤]	*gram	*k-lap	*dop	*C-lam
说	*ŋan(言)	*C-rat	*bla-ɣ	*proʔ	*p-la(-t)[⑥]
看见	*klan-s(见)	*m-daŋ	*k-lan-ɣ	*brot	*C-ran-g[⑦]
听见	*mən(闻)	*m-lan(听)	*p-laŋ(听)	*s-noŋʔ	*m-len
知道	*C-li-g(知)	*g-sre(n)	*C-ro-ɣ	*pro-ɣ	*C-lu-g[⑧]
睡	*mət-s(寐)	*ŋal	*m-lun	*plor	*m-lun[⑨]
死	*sir	*sri(-r,-g)	*m-lat	*dat	*m-rat[⑩]

---

① “卵”的谐声字“總”《广韵》虚本切。据晓母字的来历“卵”上古读作*qhl-。当与苗瑶语*qle有同源关系,藏缅语“蛋”另有*s-qu(-l)这样的读法。孟高棉语中“蛋”如佤语马散话ka tɔm,巴琉语 tham[13]。

② 侗台语和苗瑶语的讲法来自底层语言。孟高棉语“尾巴”,德昂语南虎话ka ta,佤语马散话si taʔ,可与苗瑶语的比较。

③ 汉语“毛”谐声字“毦”《广韵》荒内、呼以两切,上古音*C-mer-g>*m̥ers和*m̥egs.毛南语“毛”sən^1。侗语pjən^1<*k-plor,与苗瑶语的*plel有相同的来源。“毛”,南岛语中如邵语kupur,卑南语gumul等,古方言中不同的说法可并存。

④ 原始汉藏语中除了*g-lak,还有*m-la-g(>*nag)这样的说法。如库基—钦语支的朗龙语“吃”fāk、mek,布如姆语(Purum)bāk。汉语“茹”*nag。侗台语多数方言中“吃”*kin、*kan应是南岛语底层词。苗瑶语*non-ɣ可能<*no-g。*-n是声母引起的增音。

⑤ “咬”是后起俗字。开始时曾用来代表*ləm,注为“淫声”(见《广韵声系》第52页,《广韵》又为于交切,用来代表另一方言的同义词。《说文》:“啗,食也。读与含同”。“啗”是定母字。构拟原则参见上文“汉语古音构拟部分所述。

⑥ 汉语“言”*ŋan<*plat,与藏缅语方言的*p-rat(如独龙语sɯ^{31}pɯt^{55}“告诉”)有同源关系。“说”*qhlat,“曰”*Glat等都是古汉语方言词。

⑦ “见”古汉语两读,自动词为后世“现”(胡甸切),及物动词“见”(古电切)。“见”的谐声词“蜆”《广韵》呼典切,《说文》从虫见声,上古音当为*qhlanʔ。可见“见”*klan-s<*k-lan-s,与侗台语*k-lan-ɣ同源。苗瑶语大约与藏缅语一样,曾采用*m-前缀。

⑧ 《方言》卷一:“党、晓、哲,知也。”侗台语*C-roɣ与汉语“知”有同源关系。藏缅语的同源词恐怕是“得到”。如藏文rag,缅文ra^1<*raʔ。

⑨ “睡”,藏缅语*ŋal,苗瑶语*plor与汉语“卧”*ŋar-s有同源关系。

⑩ 古藏缅语方言中仍可能有*m-dat这样的读法。如那加语卡布依方言“死”thāit,博多语thoi,喜马拉雅语支的瓦尤语(Vayu)met。相信这种读法与侗台、苗瑶的有同源关系。克伦语乍因方言“死”ser与汉语的读法相近。

杀	*srat	*g-sat	*kh-la-ɣ	*prat	*C-rat
走	*ɢraŋ(行)	*m-gro	*pla-ɣ	*graŋ-ɣ	*gra-g[1]
飞	*pər	*m-bjer	*C-bir	*ɴ-ror	*prer[2]
游泳	*k-le-g(汓)	*kral	*pler	*blil	*C-ler[3]
来	*m-la-g	*C-ra-g	*m-loŋ	*da-ɣ	*m-ra-g[4]
坐	*glar	*C-noŋ	*m-laŋ-ɣ	*C-njom-ɣ	*C-noŋ[5]
站	*gləp(立)	*s-rap	*k-diŋ	*gre	*C-lap[6]
躺	*ŋar-s(卧)	*C-leŋ	*ŋa	*plor	*plar
给	*la-g(与)	*gra(-g)	*k-de-ɣ	*pre-ɣ	*C-la-g
烧	*le-g(燎)	*m-par	*plo-ɣ	*pleʔ	*ple-g[7]

5.状态

	上古汉语	原始藏缅	原始侗台	原始苗瑶	原始汉藏
新	*sriŋ[8]	*g-sar	*C-mlar	*s-rin-ɣ	*C-lir
好	*krar(妿)	*m-da-g	*k-der	*m-kluŋ	*C-dar[9]
热	*nat	*C-la	*k-dot	*qlom-ɣ	*C-dat[10]
冷	*ɢlan(寒)	*g-raŋ	*q-laŋ-ɣ	*k-nem	*g-laŋ
满	*leŋ(盈)	*braŋ	*m-dik	*proŋʔ	*C-reŋ
干	*s-khle-g(燥)[11]	*gra(-m)	*qhro-ɣ	*qhra-ɣ	*qhre-g
红	*kh-lak(赤)	*g-la(-g)	*g-reŋ	*khrik	*C-rak

① 藏文"走"ɦgro < * m-gro,与汉语 * ɢraŋ、苗瑶语 * qraŋ-ɣ 有同源关系。缅文 pre^{3} < * pre-g"跑",与侗台语 * phla-ɣ"走"应有同源关系。

② "飞",南亚、南岛语的读法显然与汉藏语的有渊源关系。如布朗语胖品话 phɤr,德昂语南虎话 phru。台湾的沙阿鲁阿语 miapiɬiɬi 等。藏缅和苗瑶的读法说明原始汉藏语"飞"有 * -r-。

③ 《说文》:"汓,浮行水上也。"古文或为"泅"。侗台和苗瑶的"游"(水)可与汉语"浮" * b-leg 比较。汉语"汓""浮"是同根词。古缅语 * ku-ɣ < * klu-g 与汉语同,古有 * -g 后缀。

④ 苗瑶语 * da-ɣ 应来自南亚语。

⑤ "坐"壮语龙州话 naŋ^{6},布依语 zaŋ^{6}。侗台语这个词 n-、* l-交替。其词根应与藏缅语有同源关系。苗瑶语"坐"来自南亚语。

⑥ 侗台语"站"可能是南岛语底层词。"站"拉德语 dəŋ,原始占语 * dəŋ(郑贻青《回辉话》第 180 页)。

⑦ 汉语"烧"上古音 * s-ŋeg < * s-pleg 与"燎"是同根词,与侗台、苗瑶诸语"烧"同源。藏缅语 * bar 可与汉语"燔"等比较。汉语"燔"可能借自藏缅语。

⑧ "新"的谐声字"亲"上古音 * kliŋ(清真),谐声字"莘"上古音 * sriŋ(山真)。

⑨ 古汉语"妿""良""善"皆为"嘉"义。甲骨文"妿",义为"吉"(参见)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 1309 页。"妿"从"加",上古音 * krar(见歌)。苗瑶语 * m-kluŋ 可与汉语 "良"(* C-lag)比较。藏缅语中如藏文"好"legs < *lek-s应有同源关系。

⑩ 苗瑶语 * qlom-ɣ 的同源词,如黎语(侎)"热",通什话 rom^{6},白沙话 ruam^{3} < * g-rom-ɣ。景颇语(使)"热" ʃă^{31}lum^{33} < * s-lum。景颇语"热"ka^{31}thet^{55} < * g-thet 可与侗台语比较。汉语 * nat 可能 < * m-dat。台湾邵语"热" anŋet,阿眉斯语 faəɬət 可比较。

⑪ "燥"是心母字,谐声字"操"是清母字。

黄	*ɢ-raŋ[1]	*g-luŋ	*m-leŋ	*ɢlen-ɣ	*ɢ-laŋ
白	*brak	*bru(-g)[2]	*kho	*qlo-ɣ	*bra-g
黑	*C-mək	*g-nak	*q-dam	*qloŋ-ɣ	*m-lek[3]
大	*dar-s[4]	*g-der(-g)	*C-luŋ	*khlu-ɣ	*g-dar
小	*s-ne-g[5]	*g-ni(-l)	*C-niʔ	*C-no	*C-ni
长	*g-laŋ[6]	*C-lu-g	*C-ri-ɣ	*kreʔ	*C-lu-g
多	*k-lar	*m-la-g	*p-lar	*kro	*C-lar
圆	*ɢlən	*ɢlor	*C-lon	*ɢlon-l	*ɢlon

6. 其他

	上古汉语	原始藏缅	原始侗台	原始苗瑶	原始汉藏
一	*qik	*g-ti-g	*k-do-ɣ	*q-ri-ɣ	*C-di-g
二	*nir-s[7]	*g-ni-s	*k-la-ɣ	*q-ro-ɣ	*g-nir
我	*C-lar-g(余)[8]	*ŋa(-r)[9]	*ku	*bloŋʔ	*C-la
我们	*ŋar(我)[10]	*ŋa-r	*p-lo	*pre-ɣ	*p-la
你	*m-nir(尔)[11]	*m-naŋ	*mar	*me-ɣ	*m-na(-r)
这	*khli-g(此)	*C-dir	*C-nar-ɣ	*C-nar	*C-lir, C-nir[12]
那	*plar(彼)	*C-le	*klar	*C-riʔ	*C-ler
谁	*g-luk(孰)	*khala	*C-la	*C-le-ɣ	*C-da-g
什么	*gar(何)	*ga le[13]	*plaʔ	*kriʔ	*ga le

---

① "黄"的谐声字分布在一二三等，暂认为是 * ɢ-r-演变的结果。

② 藏文"白"dkar < * d-khar。侗台和苗瑶的读法应与之有同源关系。

③ "黑"的谐声字"墨" * mək 声母唇鼻音。侗台语 * k-dam 是南岛底层词。

④ "大"，《说文》注他达、徒盖两切，* -rs > * -t、* -i。原始汉语 * g-dar > * g-lar，* dar。

⑤ 甲骨文"小""少"形近义同，"少雨"即"小雨"。（《参见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 67 页）"小"是心母字，"少"是书母字。"少"谐声字"眇"，许慎《说文》"少亦声"。故推测"小""少" 上古汉语声母分别是 * s-和 * sm-，*-g原始汉语后缀。又有"细"，小义，上古音 * sirs。"微"上古音 * mər。

⑥ 《说文》："长，久远也。"藏缅语 * C-riŋ。可与藏缅语 * C-lu-g 比较的是"修"，上古音 * s-lug。

⑦ 《说文》："次"，"从欠二声"。"次"，上古音 * khnir。

⑧ "我"，卜辞中多为殷商自称，或为贞人名。（参见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 1380、1381 页）故上古早期"我" * ŋa-r 并非单数第一人称代词。卜辞单数第一人称代词为"余"。

⑨ 藏缅语"我"还有 * qa、* aŋ。

⑩ 卜辞"我" * ŋar < * plar 或 * blar。

⑪ "尔"谐声字"弥"上古音 * mir(明脂)。

⑫ 藏缅语"那"的另一种形式为 * C-ni，与侗台、苗瑶的有同源关系。汉语"此" * khlig，"指" * k-lig 的派生词。

⑬ 藏缅语 * ga 相当于汉语"何"，疑问代词。

人	*niŋ[①]	*m-lu	*qiŋ	*mlan-ɣ	*C-niŋ[②]
女人	*na-g(女)	*s-mi	*me	*bo-ɣ	*mi
男人	*nəm(男)[③]	*s-la	*ba(-n)	*glaŋ	*la
名字	*meŋ(名)	*r-miŋ	*peŋ	*pre	*meŋ
不	*pə-g	*ma(-l)	*k-ma-ɣ	*mo	*ma(-g)
全部(都)	*s-la-g(胥)[④]	*praŋ	*kh-la-ɣ	*kreŋ	*C-la

四 核心词词源关系

以文列表初步说明汉语、藏缅语、侗台语和苗瑶语一批核心词的同源关系。"每个词都有自己的历史",这是当初方言地理学派的看法。细想起来的确如此。问题是我们怎么来研究词的历史。系统的独立演变以及元素之间的关系决定了系统中的个别元素。语音是词的形式,又是词的内容。就语音与语义的关系而言语音是形式,语音的任意性一旦确定之后就有自己的不同表现形式而言它们又是内容。每一个词的意义依附于确定的语音之后,词的语音形式就成了实际上是独立演变的单位。每个词的历史又分别是语音系统历史演变的一部分。所以有青年语法学派"语音规律无例外"的口号。不同语言的对应词是否有渊源关系只有在语音历史演变的研究中才能予以判断。

对汉藏语核心词的语音、形态和语义的历史面貌作出符合它们历史演变规律的解释之后才能证明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依赖于经验判断的语言历史年代学则不能离开核心词的历史演变的研究。为了说明核心词的关系,上文我们不得不用冗长的篇幅来解释诸亲属语或方言间语音和形态的历史,最终才进入核心词的讨论,以确定汉语、藏缅语、侗台语和苗瑶语之间的关系。

1. 侗台语核心词的词源关系

(1) 自然事物

侗台语有关"自然事物"的第1组核心司中"星星""云""雾""石头""砂子""山""火""灰""烟"为汉藏语词。

"星星",侗台语 * C-lo 或 * C-do。藏缅语喜马拉雅语支巴兴语 sorū,那加语坦库尔方言 si-rā

---

① "人",* nin < * niŋ。

② 藏缅语中如景颇语支的阿依怒语"人"tshaŋ[31] < * kh-naŋ("千"古字从人,上古音当为 * kh-niŋ),博多语支的拉龙语(Lalung)biŋ。* niŋ 当为古汉藏语"人"的词根,* m-是常见的前缀。藏缅语的 * mi、* m-lu 和苗瑶语的 * mlan-ɣ 不是同源词,另有来历。如孟高棉语族中巴饶语(Palaung)"男人"i-mē,格木语曼买话"人"ka m̥uʔ,孟达语族的加达巴语(Gadaba)rēmal。可与达罗毗荼语的叫法比较,也许不令人感到意外。

③ 来自汉藏语古方言"人""男人"。"人""男人",库基—钦语支老梅梯语(Old Meithei)nā-mu,那加语埃姆比奥方言 ni-nā,喜马拉雅语支巴拉里语等 ni-na(人)。景颇语"女人"num-ʃà(克钦语)< * num-s。喜马拉雅语支龙语(Rong)"兄弟"ā-num。

④ 《方言》卷七:"佥、胥,皆也。自山而东五国之郊曰佥,东齐曰胥"。"皆" * krir 与"齐" * glir 可能是同根词。

< * s-ro。

"火",泰语 fai[2] < * ber,原始汉藏语 * mər。侗语"火"pui[1],水语、毛南语 vi[1] < * pui,来自南岛语。"火"印尼语 api,古占语 * ?apuy,雷德语(Rade)pui,加来语(Jarai)?apui。[①]"火"阿眉斯语 namal 的词根与汉藏语的读法相近。卑南语、邵语、耶眉语 apui 与占语的一致。

"夜",侗台语 * gron,藏缅语 * m-khran。"黄昏"藏文 sa rub,景颇语 $n^{33}ʒim^{33}$ < * m-rim。

侗台语"太阳""月亮""水""雨""土"的来历讨论如下:

"太阳" * pra blan 不是直接来自南岛语(如印尼语 mata hari)是侗台先民自创的,语义上与南岛语相同,* pra"眼睛"、* blan"天"仍是汉藏语的。

"月亮",古占语 * bula:n,印尼语 bulan,原始侗台语 * C-blin。但汉语"月" * ŋat 可能 < * plat,与藏缅语 * C-lak 无渊源关系,与侗台语、南岛语的相近。

"水",阿眉斯语 nanum,布农语 danum,耶眉语 ʐanum < * C-num。侗台语 * nam-ɣ < * nam-g。我们也注意到"雨",错那门巴语 nam^{35},独龙语 nam^{53}等。

"路",侗台语 * k-lun,印尼语 jalan,占语 * jala:n。

"雨",印尼语 hujan,古占语 * huja:n,原始南岛语 * quzan。[②]侗台语"雨" * p-run 似与藏文"云"spin 这样的读法相近。

"土",原始侗台语 * kh-lom?。试比较"泥"缅文 hrom[1] < * khrom?,藏文 ɦdam < * m-dam。

"石山",武鸣话 pla[1],仫佬语 pɣa[1],布央语巴哈话 pwa^{322}(石头),原始侗台语 * pla。"山"藏文 la,彝语撒尼话 $pɤ^{33}$,基诺语 $ɕo^{33}pjo^{33}$(山坡)。

这一组词中"月亮""水""路"可能来自与南岛语相近的古方言,其余的应来自今汉、藏缅、侗台和苗瑶的祖语,或与之相近的汉藏语古方言。[③]

(2) 身体部位

侗台语这一组词中的"头""头发""眼""舌""耳朵""脖子""手""脚""心""肝""骨头"等为汉藏语词,"鼻子""嘴""肚子"等词的读法可与南岛语的比较。

"头",原始汉藏语 * C-lo-g,原始侗台语 * g-loɣ < * g-lo-g。

"头发",原始侗台语 * p-lum,可与原始藏缅语的 * C-ram 比较。古汉语"髟"指"长发",《广韵》甫遥、所衔两切。原始汉藏语这个词为 * C-ram。如黎语西方话 rom[1],壮语龙州方言彬桥话 phjum[1]。

"眼睛",侗台语 * pra 可与汉语"矑" * p-lag 比较。郑张尚芳先生曾指出这一关系,并说明语音上的对应关系。克伦语一些方言有类似的读法。如克伦语格可方言(Gheko)"眼睛"mai plo,因巴方言 n plot。布央语"眼睛"的读法与南岛语 * mata 很相近。如布央语郎架话 $ma^{0}ta^{54}$。但布央语 ma-是身体部位名词的前缀。如"头发"$ma^{0}ɕam^{54}$,"小腿"$ma^{0}ɕen^{54}$,"舌头"$ma^{0}len^{11}$。原始汉藏语"眼睛" * m-lak,侗台语"额" * plak 应与之有同源关系。

---

① From Ancient Cham to Modern Dialects, p.281.

② From Ancient Cham to Modern Dialects, p.291.

③ 新石器早期今汉藏诸语的祖语是从江南迁移到中原的汉藏语古方言中的一支。此时南岛语的不同方言分布在江南的闽粤台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还分布着与原始汉藏语相近的一些方言,即古越语的不同分支。这些方言夏商之际为不断扩张的侗台语所覆盖。今侗台语中一些与汉语、藏缅语对应不很整齐的词当来自这些古越语的方言。

"舌头",根据侗台语诸支构拟为 * m-lin-s,原始汉藏语 * m-let。侗水语中侗语、仫佬语、水语、佯僙语"舌头"ma^2 < * ma。可能是南岛语底层词。如排湾语"舌头"sɔma,阿眉斯语 ʃəma。

"耳朵",侗台语 * q-mla, * p-la。藏缅语中如克伦尼语 phálā,吐龙语 nok-phla。

"脖子",根据黎语构拟的是 * g-loŋɣ,与汉藏其他诸语的读法有同源关系。壮傣、侗水的 *ɢoɣ,可与汉语"喉" * ɢog 比较。

"手"本尼迪克特认为黎、仡佬和台语的读法是加岱语系内部一致性的对应。[①] 但侗语南部方言 mja^2,北部方言 lja^2 < * mla^A。布央语郎架话 $ŋɛk^{11}$,峨村话 $ɲiak^{55}$,贞丰仡佬语 $pəɯ^{13}mei^{31}$(31 调来自 B 调或 D 调),故此原始侗台语"手"拟为 * m-lag, * m-是原始侗台语身体部位名词的前缀, * -lag 与藏缅语"手" * lak 同源。黎语通什话"手"$ɯ^3meɯ^1$,加茂话 $kɯ^2ma^1$,很难肯定来自南岛语 * lima。

"脚",侗台语 * kok,汉语"足" * kluk。

"心",侗台语 * p-lur,与苗瑶语 * ploʔ 有同源关系。[②]

"肝",台水语 * tap < * prap。声母的演变与"眼睛"同。藏缅语"肺",如缅文 shup < * C-lup,景颇语(sin^{31})wop^{55} < * pop。侗台语的读法应与之有同源关系。

"鼻子",侗台语 * q-diŋ,古占语 * ʔiduŋ。试比较:

	壮语	侗语	古占语	原始马来语[③]
鼻子	$daŋ^1$	$naŋ^1$	ʔiduŋ	*hiduŋ
黑色	dam^1	nam^1	*hitam	*hitəm

马来语 * h-,达荷尔(Dahl)认为 < * q-。[④]看来侗台语这两个词来自南岛语。"鼻子",布央语郎架话 $qa^0tiŋ^{24}$,仍有成音节的 * q-前缀。藏文"脸"gdoŋ,与南岛语"鼻子"有原始汉藏—南岛语时代的渊源关系。从语音的演变特点看侗台语这个词来自南岛语而不是汉藏语。

"牙齿",原始汉藏语 khlo-g。泰语 $khiəu^3$(犬齿)、壮语彬桥话 $heːu^3$ < * khleɣ 应是同源词。但分布得较广泛的侗台语"牙齿" * plan 另有来历。台湾的南岛语,如赛德语"牙齿"rupun,布农语 nipun,萨斯特语 nəpən 等 < * C-pun。

"嘴",侗台语 * C-bak。古占语 * babah,原始南岛语 baqbaq。[⑤]

"肚子",侗台语 * b-loŋ、* k-loŋ。台湾的南岛语,如鲁凯语 baraŋ,耶眉语 velek,卑南语 pudək(肚脐)。古占语 * tuŋ。"胸"藏文 braŋ khoŋ,错那门巴语 $praŋ^{35}$,独龙语 $pɹɑŋ^{55}$。

"乳房",侗台语 * C-num。缅文 $no^1u\acute{m}^2$,达让僜语 $kɯ^{31}tsɯm^{55}$(胸),阿博尔语 ke-rum 可能有语源关系。古占语 * tasɔw,原始马来玻利尼西亚语 * susu。[⑥]

这一组词中"嘴""鼻子""肚子"来自南岛语。"心""膝盖"与苗瑶语的读法相近,可能来自

① 本尼迪克特(Paul K. Benedict),《台语、加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的一个新的联盟》,《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第 53 页。

② 侗台、苗瑶的读法可能来自某种古方言。如台湾赛德语"心"tamabalaq,耶眉语 tawur,不同于玻利尼西亚语。

③ From Ancient Cham to Modern Dialects, p.282, p.290.

④ Proto-Austronesian, Otto Christian Dahl.

⑤ From Ancient Cham to Modern Dialects, p.283.

⑥ From Ancient Cham to Modern Dialects, p.304.

某种古越语。

(3) 动植物

侗台语“鸟”“鱼”“树林”“种子”“根”“油脂”“蛋”“毛”等为汉藏语词,“角”“尾巴”“叶子”来自南岛语。

“鱼”,汉语 * ŋag < * pla-g,侗台语 * pla,原始汉藏语 * pla(-g)。

“树”,原始侗台语 * m-taɣ < * m-ta-g。“竹子”,藏文 smjug,普米语兰坪话 mʐɐ^{55},阿博尔语 ba-lék(竹丛),景颇语 ka^{55}wa^{55} < * k-ma-g,原始藏缅语 * m-lak(g)。“竹”汉语上古音 * k-luk。可见侗台语“树”与藏缅语“竹子”读法相近。撒尼彝语“竹子”mɒ^{44}tɒ^{33}也可以比较。“竹笋”,壮语武鸣话 ɣaːŋ^{2},布依语 zaːŋ^{2},侗语 naːŋ^{2},黎语通什话 nɯːŋ^{1},仡佬语贞丰话 po^{13}luŋ^{35},原始侗语 * m-luŋ。藏缅语中,“竹笋”达让僜语 xuɯ^{55}peŋ^{55},基诺语 a^{33}pɹy^{33},载瓦语 mjik^{21}。藏缅语“竹笋”的读法与侗台语的也相近。

“树林”,壮语武鸣话 doŋ^{1},水语 ʔdoŋ^{1}mai^{4},仡佬语贞丰话 ki^{31}tuŋ^{31},黎语保定话 gaŋ^{1},原始侗台语 * C-doŋ。应与苗瑶语“树”有同源关系。

“种子”,侗台语 * p-len。汉语“穜”“稑”都指“种子”。“穜”是“种”(子)本字,周晚期金文声符与“龙”字同,上辛下目。[①] 上古音 * b-loŋʔ。侗台语 * p-len 与之读法相近,还不能确定与之有同源关系。

“油脂”,侗台语 * man 应与藏缅语 * mar,苗瑶语 * mel 有同源关系。仡佬语六枝话 mleŋ^{51}可与汉语“肪” * blaŋ 比较。

“蛋”,侗台语 * g-lam,藏缅语 * g-lam。

“毛”,侗台语 * k-mur,藏语 * s-mul。

侗台语“狗” * k-ma。这个词有 * k-,依据是侗语北部方言 kwa$^{1'}$,南部方言 ŋwa$^{1'}$。侗台语诸方言“狗”“猪”“跳蚤”声母有对应关系。[②] 藏缅语的喜马拉雅语支中如巴拉里语(Balali)“狗”kō-chū-mā,东马里语(Dungmali)kū-ti-mā。嘉戎语“狗”khə na,博多语 sŭi-mā。侗台语“狗”的读法完全不同于南岛语,其来历可能是古汉藏语的方言。

“衣虱”,侗台语 * m-den,可与缅文“虱子”tθan^{3} < * sran 等比较。藏缅语的一些方言带 * -m 后缀。藏文“虮子”sro ma,吕苏语“虱子”ʂu^{33} mæ^{53}。

“头虱”,临高语 kat^{7},仫佬语 khɣo^{1} < * khrot。景颇语“虱子”ʃă^{55}kra̱t^{55} < * s-krat。

侗台诸语“角”“腿”有对应关系:

	泰语	临高语	侗语	黎语	仡佬语(安顺)
角	khau^{1}	vau^{2}	paːu^{1}	hau^{1}	qau^{33}
腿	kha^{1}	va^{2}	pa^{1}	ha^{1}	qa^{33}

试比较南岛语的“角”和“脚”:

	泰耶尔语	阿眉斯语	邵语
角	ŋuqij	waʔa	waqa
脚	kakaj	ʔuʔu	kuskus

① 参见高明《古文字类编》第 217 页“龙”(周晚期眉寺钟金文)第 432 页“童”(周晚期毛公鼎金文)的写法。

② 参见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第 283 页。

侗台语的“角”和“腿”是南岛语底层词。

“叶子”，侗台语 * k-bar 也可能是南岛语底层词。“叶子”，泰耶尔语 ʔabaw，卑南语 biraʔ。台湾高山族诸语“叶子”的读法差别很大，不易直接构拟，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如阿眉斯语 papah 当 < * palaq，与萨斯特语 bilæʔ，卑南语 biraʔ 相近。泰耶尔语 ʔabaw 当 < * ʔabar。

“尾巴”，侗台语 * C-dut 应来自南岛语。印尼语“尾巴”buntut，他加禄语（Tagalog）buntot。

（4）动作和感觉

这一组中“喝”“看见”“听见”“飞”“来”“躺”“烧”等为汉藏语词，其中台、仡央语的“吃”，侗水语的“咬”来自南岛语。

“喝”，根据黎语、仫佬语构拟的 * C-rup 和根据临高语、布央语构拟的 * C-rumɣ 有同源关系。原始汉藏语 * C-dam。

“看见”，侗台语 * k-lan-ɣ < * k-lan-g。原始汉藏语的 * -g 使藏缅语韵尾成为 * -ŋ。汉语“见” * klan-s。

“听见”，侗台语 * p-laŋ，原始汉藏语 * m-lan。

“飞”，侗台语 * C-bir，原始汉藏语 * C-bl-r。

“游泳”，侗台语 * pler < * p-ler，汉语 k-le-g，拉德语 lue，占语 * luai。

“来”，侗台语 * m-loŋ，汉语 * m-la-g，藏缅语 C-ra-g。

“躺”，侗台语 * ŋu 应是较早时期的汉借词。汉语“卧” * ŋar-s < * plar。* pl- > * ŋ-发生在汉藏语的中部方言中，不在东南部的方言侗台语中。壮语 nin²，水语 nun²“躺”“睡”。

“烧”，侗台语 * plo-ɣ < * plo-g，苗瑶语 * pleʔ，汉语“烹” * praŋ。

“吃”，台语和仡央语 * kan。印尼语、邵语 makan，赛德语、卑南语 məkan，他加禄语 kanin，词根 * kan。毛南语“吃”na⁴ < * na-ɣ，可与汉语“茹” * nag 比较。黎语“吃”，如保定话 la²，白沙话、元门话 lɔʔ⁸ < * C-lok，可能与汉语“食”g-lək 有同源关系。“嚼”，白沙话 tsheʔ⁸，通什话 teːk⁷，西方话 suː² < * srek，汉语 * g-lak。原始汉藏语 * a，侗台语 * o 或 * e。

“咬”，侗语 kit¹⁰，水语 ʔit⁸ < * git。印尼语 gigitan，他加禄语 kagatin（-an，-in 为动词的后缀）。

“知道”，侗台语 * C-roɣ < * C-ro-g 可与汉语“知”k-lig 比较。

“睡”，侗台语 * m-lun。汉语“寐”上古音 mrət-s 可比较。

“死”，侗台语 * m-lat 是根据黎语加茂话构拟的，应与苗瑶语 * dat 有同源关系。仡佬语六枝话 plan³¹ 可能 < * prat（或 * prar）。汉语“死” * sir < * slir（心脂），“尸” * qh-lir。

“杀”，侗台语 * kh-la-ɣ 可能 < * kh-lat-g。* lat 是词根，* kh- < * k-，* -g 后缀。“杀”，德宏傣语 fan²（杀人），布央语巴哈话 pwan³²² 可能 < * p-lat。布央语朗架话 ma⁰te⁵⁴（杀人）应是南岛语底层词。[1]

“走”，侗台语 * pla-ɣ < * pla-g，藏缅语 * pre-g（跑），汉语“步” * bags。《说文》：“步，行也”。

“给”，侗台语 * k-der-ɣ < * k-der-g 或 * k-ler-g。* -l-和 * -d-侗台语中交替出现。汉语“与” * lag。苗瑶语 * pre-ɣ < * pre-g。

“说”，侗台语 * bla-ɣ < * bla-g。缅文“说”prɔ³ < * bro-g 与之有同源关系。黎语通什话 riːn⁴，水语 fan² < * bron。汉语“言” * ŋan < * plan。

---

[1] “杀”与“死”的派生关系在不少语言中仍可看到。南岛语中“死”与“杀”，如卑南语 minaṭaj/pinaṭaj，沙阿鲁阿语 matsiʔi，papatsi，毛利语 mate/patu，斐济语 mate（酋长之死）/vakamate 等。

“站”，侗台语 * k-daŋ，可与藏缅语“站” * m-laŋ 比较。占语 * dəŋ。

(5) 状态

侗台语的这一组词中，“新”“冷”“满”“干”“黄” “小”“多”“圆”等为汉藏语词，“黑”“红”“白”来自南岛语。

“新”，侗台语 * C-mlar < * m-lar。原始汉藏语词根为 * lir。藏缅语中如藏文“新”gsar < * g-sar，景颇语 $n^{31}nan^{33}$ < * m-nar，独龙语 $aŋ^{55}ɕaɹ^{55}$。汉语“新”上古音 * sriŋ < * s-lir-g。

“冷”，侗台语 * q-laŋ-ɣ < * laŋ-g，藏缅语 * g-raŋ。

“满”，侗台语 * m-dik 或 * m-lik，与汉语“实” * g-lik > * dʒit 同源。

“干”，侗台语 * qh-ro-ɣ < * qh-ro-g，藏缅语 gra(-m) < * g-ra。

“黄”侗台语 * m-leŋ，藏缅语 * g-luŋ，原始汉藏语 * C-laŋ。

“小”，侗台语 * C-niʔ，藏缅语 * g-ni(-l)，原始汉藏语 * C-ni(-l)。侗台语“小”的另一种读法是 * enʔ，来历不明。

“多”，侗台语 * p-lar，汉语“多” * k-lar。

“圆”，侗台语 * C-lon，汉语 * ɢlən，苗瑶语 * ɢlon-l，原始汉藏语 * C-lon。

“好”，侗台语 * k-der 或 * k-ler。汉语“娶” * krar，藏缅语 * m-da-g。缅语支的达温雅语(Taungya)ködü，博多语 modaj。原始汉藏语该词的词根拟为 * dar。

“热”，侗台语 * k-dot。景颇语“热” $kă^{31}thet^{55}$ < * g-thet。

“红”，侗台语 * g-reŋ 依据黎语构拟。台语 * $ʔdaŋ^{B}$ < * k-daŋʔ，可能是南岛语底层语。如卑南语“红”midaraŋ，布农语 madaŋχas。

“白”，侗台语 * kho，应是南岛语底层词。“白”，古占语 * kɔːʔ，雷德语 kɔʔ。①

“黑”，侗台语 * k-dam，来自南岛语，上文已及。

“长”，侗台语 * C-ri-ɣ < * C-ri-g。藏缅语“长” * C-lu-g。

(6) 其他

侗台语这一组中“你”“这”“那”“谁”“名字”“不”“都”等为汉藏语词。

“你”，侗台语 * mar 可与苗瑶语 * mel 比较。汉语“尔”上古音 * m-nir。

“这”，侗台语 * C-nar-ɣ < * C-nar-g。苗瑶语 C-nar，藏缅语 * C-dir。黎语通什话 ni^{5} < * C-niʔ 来自南岛语。如萨斯特语“这”hiniʔ，原始马来玻利尼西亚语 * taneq。②

“那”，侗台语 * klar，汉语“彼” * plar，藏缅语 * C-le。泰语“那” nan^{4} < * nan(-ɣ)可能是南岛语词。如回辉话“那” nan^{33}，占语 * ʔanan。③

“谁”，侗台语 * C-la，藏缅语 * khala。

“名字”，黎语通什话 $pheːŋ^{1}$ < * peŋ，汉语“名” * meŋ。毛南语、水语 $daːn^{1}$ < * C-dan，当为南岛语词。如排湾语“名字”ŋadan，占语 * ʔanăn，④ 莫图语 ladana。

“不”，侗台语 * k-ma-ɣ < * k-ma-g。藏缅语 * ma(-l)，汉语“无”mag。

“都”，侗台语 * kh-la-ɣ < * kh-la-g，苗瑶语 * s-ra，汉语“皆” * krir。“全部”黎语通什话、保定

① From Ancient Cham to Modern Dialect, p.290.

② From Ancient Cham to Modern Dialects, p.305.

③ 郑贻青《回辉话研究》第 218 页。

④ 郑贻青《回辉话研究》第 172 页。

话、保城话 baːi^{3}baːi^{3} < * C-baɣ。古占语“全部”ʔabih,马来语“完成”habis,原始西部马来玻利尼西亚语“全部”* qabiq,* qabis。[1]黎语的读法不同于其他侗台语,从声母的读法看很可能来自南岛语。藏缅语中如博嘎尔珞巴语“全部”kəbaŋ,藏文 joŋs,景颇语 joŋ^{31} < * joŋ-s。

“一”,侗台语 * k-do-ɣ < * k-do-g,藏缅语 * g-ti-g,* k-li-g。壮傣、侗水语如壮语“一”ʔit^{7} 是较晚的汉借词。仡央语“一”的读法较特别。布央语郎架话 am^{24},巴哈话 tsam^{45} < * qram^{C},拉基语 cam^{22},原始仡央语 * q-dam。最初有 * -m 后缀。这个词可能来自古藏缅语的方言。如克伦语格可方言“一”ta mà,克伦比乌语 dü mä。

“二”,侗台语 * k-la-ɣ < * k-la-g,苗瑶语 * q-ro-ɣ < * q-ro-g。汉语“丽”上古音 * lig(来支),商一期甲骨文刻有两耒两犬之形,本指“双”。早期的汉藏语方言中“二”有 * g-nir-s 和 * C-la-g 两种,前者分布在黄河流域,后者分布在长江中下游,间或在黄河流域的方言中使用。现代藏缅语的方言中仍有后者的踪迹。如那加语肯沃依方言(Khangoi)“二”kɑli,加杜语(kadu,博多—加洛语支)kɑ-leŋ。

“二”,布央语郎架话 ɕa^{54},巴哈话 θa^{322},峨村话 θa^{24} < * sa^{A}。“一”,木佬语 ɬe^{33},仡佬语贞丰话 sʅ^{42},仡佬语六枝话 tsʅ^{55}。“二”,木佬语 ɬu^{24}仡佬语贞丰话 sa^{35},仡佬语六枝话 sɯ^{31}。“人”(男人、女人)le^{53},仡佬语贞丰话 sa^{35},仡佬语六枝话 ʔlo^{55},布央语峨村话 θe^{24},郎架话 ɕɛ^{24}。可见布央语“二”* sa^{A} < * s-la。词根 * la 是侗台语的。

“我”,侗台语 * ku 应来自南岛语。印尼语 aku,原始南岛语 * aku,古占语 * kɔw。[2]但侗水语支的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侗语“我”jaːu^{2},水语 ju^{2},佯僙语 jiu^{2} 等。“举”(手),水语 jaŋ^{4},锦语 jaŋ^{4},壮语龙州话 jaŋ^{4},临高语 doŋ^{2},黎语白沙话 təŋ^{2} 通什话 tɯn^{2},布央语峨村话 ma^{24}vaŋ^{33}(< *baŋ^{A})。“祖母”,水语 ja^{4},锦话 ja^{4},布依语 ja^{6},版纳傣语 mɛ^{6}ja^{6},黎语通什话 tsauɯ^{3}(< * m̥l-)。可见侗水语双数的 j- < * ml-。侗水语“我”来自原始侗台语 * m-la。* m-是原始汉藏语人称代词的前缀,* la 是词根。

“我们”,侗台语 * p-lo 或 * p-do。汉语“我” * ŋar < * plar。

“人”,侗台语 * qiŋ,汉语 * niŋ。这可能是古代两个势力很大的部落的自称。[3] 正如苗瑶人把“人”叫做 * mlan-ɣ(< * mlan-g)。即“苗”“勉”的自称,及他称“蛮”,皆来自 * mlan-ɣ。侗台语这个词和汉语的读法很相近。还有藏缅语的一些语言。如景颇语支和博多语支几种语言中的读法。

“女人”,侗台语 * me 应与藏缅语 * s-mi 同源。侗语等 * mlek < * me-lek,为复合词。

“男人”,侗台语 * ba 或 * ba-n。* ba,藏缅语中指“哥哥”或对男子的尊称。如博嘎尔珞巴语“哥哥”a baː 或 a buŋ,喜马拉雅语支的加那斯语(kanasi)bōu,他米语(Thami)bubu,库基—钦语支的达温沙语(Taungsa)u-bō。藏文有后缀 ba。“木匠”ɕiŋ bzo ba,“铁匠”mgar ba。

(7) 侗台语的南岛语底层

侗台语有相当一部分词来自南岛语,因此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侗台语与南岛语有相近的发生学上的关系。前面的比较已说明汉藏语词在侗台语中占有较大的优势,与南岛语较为相近的词应是南岛语或古越语的底层词及后来的借词。一些比较的词项

① From Ancient Cham to Modern Dialect.

② From Ancient Cham to Modern Dialects,p.293.

③ 如赛德克语“人”seedaq,布农语 bunun,邵语 θaw。毛利语和汤加语“人”都叫做 taŋata。

中,如"舌头",根据台、黎和仡央三支构拟的是 * m-lin(-ɣ),应与汉藏语 * m-let 有同源关系。侗水语支的 * ma 当来自南岛语。侗台语几支有共同来源的南岛语词"火""月亮""水""路""鼻子""嘴""肚子""角""尾巴""叶子""吃""站""黑""白""红""我"等共 16 词。另外"舌头""咬""杀""这""那""名字""全部"等南岛语词只是分布在个别的侗台语支系中。

原始侗台语作为古汉藏语的方言语音上不同于汉语、藏缅语和苗瑶语的创新是塞音从清、清送气、浊 3 分变作清、清送气、浊和先喉塞浊 4 分(苗瑶语是在苗瑶共同语时代出现鼻冠塞音)。

从核心词的比较中还可以看出有一种古方言与侗台和苗瑶语的关系很密切,侗台语和苗瑶语有一些读法相近的词藏缅语中不易寻到它们的踪迹。如"心"侗台语 * p-lur,苗瑶语 * ploʔ。"牙齿",侗台语 * p-lan,苗瑶语 * mlin。"水",侗台语 * nam-ɣ, 苗瑶语 * q-rom-ɣ。"死",侗台语 *prat,苗瑶语"杀" * prat。"三",通什话 $tshu^3$ < * pra-ɣ < * pra-g,苗瑶语 * pre-ɣ < * pre-g。这种方言用 * -g 后缀,可能是古汉藏语的一种方言。

从文化分布推测(参见上文)汉藏语和南岛语大约在公元前 7000 年已成为不同的方言。此后出现的原始侗台语分布在长江下游的北岸。大约在商代之后北岸的侗台语向南岸发展。南岸使用南岛语的居民转用侗台语,他们开始把南岛语或古越语的词带进侗台语,出现了侗台语新的方言。南岛语对侗台语的影响不是暂短的一段时间。如同后来的侗台语对南方汉语方言的影响。黎语到了海南岛又吸收了一些侗台语底层词。侗台语的南岛语底层词应是不同历史中累积起来的,是原来讲南岛语的居民不同历史时期转用侗台语的结果。

2. 苗瑶语核心词的词源关系

(1)自然事物

苗瑶语这一组核心词中的大多数为汉藏语词,"太阳""水""路"来自南亚语,上文已经说明。

"月亮",苗瑶语 * p-la,本尼迪克特拟为 * hla,认为借自藏缅语。[①] 藏缅语不同支系"月亮"的读法已差别很大。景颇语支这样的 * s-la,彝缅语支的 * p-la 借到苗瑶语中去也有可能。

"星星",苗瑶语 * qloŋ-ɣ, * C-ler。侗台语仡央语族"星星" * C-loŋ,汉语"星" * seŋ < * s-reŋ,[②] 苗瑶语苗语支和畲语支的 * qloŋ 与之有同源关系。勉语支的 * C-ler 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卡西语支(khasi)的读法相近。卡西语"星星"khlūr,德昂语支的丹那语(Dana)kəlàn。孟高棉的这一读法也可能来自早期的藏缅语。原始藏缅语 * s-grar。

"雨",苗瑶语 * m-loŋ。景颇语"雨" $mǎ^{31}$ $ʒaŋ^{33}$ < * m-raŋ,博嘎尔珞巴语 me doŋ。侗台语 *prun。

"云",苗瑶语 * q-ruŋ-ɣ < * q-ruŋ-g,应是"雨"的孳生词。

"雾",苗瑶语 * khlu-ɣ < * khlu-g,对应于缅文"雾" mru^2 < * m-lu。

"石头",苗瑶语 * kle-ɣ < * k-le-g,与原始藏缅语 * b-la-g 的词根及后缀相同。

"砂子",苗瑶语 * khra,对应于汉语"土" * khla-g,藏缅语"土" * kra。

"土",苗瑶语 * C-tel,对应孟高棉语"地"。"地"格木语南谦话 dɤl,佤语马散话 ka tɛʔ。但汉

---

① 白保罗《苗瑶语与藏缅语的早期借词关系》,乐赛月译,《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十四)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印。

② "星"从"生","生"上古音 * sreŋ(心耕)。

语“地”* dar(定歌)也可比较。

“山”,苗瑶语* beʔ,* glim-ɣ。藏缅语中有类似苗瑶语的读法。“山”彝语喜德话 bo³³ < *boᴬ,① 木雅语 mbo⁵³等。苗瑶语和藏缅语的对应关系如:

	苗瑶语	彝语	藏文
山	*beʔ	bo³³	brag(岩石)
肩	*bu	bɑ³³	phrag

根据勉语构拟的* glim-ɣ 可与侗台语比较。“山坳”,壮语 kem⁶,水语 tsum⁶,黎语白沙话 ŋaːm⁵ < * C-gramʔ(白沙话单数调 ŋ-对应于通什话单数调 g-)。

“火”“柴”,苗瑶语* djuʔ。“火”彝语喜德话 mu²¹tu⁵⁵(< * duᶜ),彝语南华话 ɑ³³tu̠⁵⁵,贵琼语 m ĩ ta⁵⁵。苗瑶语、彝语“火”可能来自南亚语,从汉藏诸方言的比较看来它们的读法较特殊。(炊)“烟”德昂语硝厂沟话 dăk,布朗语曼俄话 tuʔ,格木语南谦话 ka tɤʔ。

“灰”,苗瑶语* C-leʔ。侗台语* p-luʔ,藏缅语* pla。

“夜”,苗瑶语* s-moŋ。缅文“暗”hmoŋ² < * s-moŋ。

(2) 身体部位

“头”,苗瑶语* pler < * p-ler,与藏缅语“头”“额”的读法相近。“头”扎坝语 gu³³po⁵⁵lo³³,藏文“额”dpral,② 道孚语“额”kɛ pəla。勉语大坪江话“头”mu²goŋ³ < * m-kloŋʔ。这个词可与缅语支的读法比较。缅文“头”khoŋ³ < * khoŋ-g。苗瑶语* m-kloŋʔ 采用汉藏语身体部位名词的* m-前缀,缅语支用* -g 后缀(如同藏羌语支用* g-前缀)。那加语奥方言“头”to-kolāk,kolāk 与勉语*kloŋʔ有同源关系。苗瑶语这个词的* -ʔ < * -g。

“头发”,勉语大坪江话 pu²pjei¹ < * buᴬpleiᴬ。* pleiᴬ < * plel,即苗瑶语“毛”,与侗台语“毛”*k-plor 有同源关系。

“眼睛”,苗瑶语* raler 或* mlet,早期南亚语底层词。孟高棉语族卡西语(khasi)“眼睛”k'mɑ̀t,格木语曼买话 măt,孟达语族撒瓦拉语(Savara)ɑmɑɖ,朱盎语(Juang)emor。* -l-中缀当来自汉藏语。

“鼻子”,苗瑶语* blot,与汉语“鼻”* blit 有同源关系。

“牙齿”,苗瑶语* mlin < * m-lin,与侗台语“舌头”* m-lin-s 有同源关系。

“舌头”,苗瑶语* blet,来自原始汉藏语* m-let。

“耳朵”,苗瑶语* ble-ɣ < * ble-g。* ble < * m-le,与侗台语“耳朵”q-mla 有同源关系。藏缅语中有* ble 类似的读法。如藏语支达克巴语(Takpa)“耳朵”ne-blɑp(-p < * -m 后缀),喜马拉雅语支吐龙语(Thulung)nok-phlɑ,库基—钦语支他多语(Thado)bil。

“嘴”,苗瑶语* glo-ɣ < * glo-g。汉语“咮”* k-log(《说文》,鸟口)。“嘴”格曼僜语 ɳtɕhɯu⁵³,藏文 mtɕhu < * m-khru(嘴唇)。

“脖子”,苗瑶语* qloŋ-ɣ < * qloŋ-g,原始汉藏语* g-loŋ。

“手”,苗瑶语* bleʔ。藏缅语中的对应词指“手指”“手臂”等。“手臂”,彝语喜德话 ɬo²¹bo²¹(< * boʔ),义都珞巴语 ɑ⁵³pɹu⁵³。“手指”,错那门巴语 laʔ priu⁵³。那加语的方言中“手”,如索沃

① 古彝语有 A、B、C 3 个调,A 调为开音节或鼻音尾音节调,B 调来自 < * ʔ尾,C 调来自* -p、* -t、* -k 尾。

② 藏缅语* g-和* d-互补,古藏语“额”当为* g-p-lal。

玛方言(Sopvoma)bā。喜马拉雅语支的巴兴语“手掌”gū-blem 词根当为 ble,-m 是后缀。

“乳房”,苗瑶语 * C-mja-ɣ。侗台语中如布依语“乳房”mɛ^{4},黎语通什话 tsi^{5},白沙话 tsi^{3} < *C-mli-ɣ。

“肚子”,苗瑶语 * khre-ɣ < * khre-ɡ。藏缅语中如义都珞巴语“肚子”khɹɑ^{31}poŋ^{35}。“肠子”藏文 rgju < * gru,义都珞巴语 kɹu^{55}。缅文“肚脐”khjɑt。“肚脐”,苗语 * ntut^{D},勉语湘江话 dut^{7} < *krut,与藏缅语对应。

“脚”,勉语 * klɛu^{C} < * klo。怒苏怒语 khɹi^{33},缅文 khre^{2}(thɔk^{4}) < * khri。苗瑶语养蒿话 lo^{1},巴哼语滚董话 qa^{6}lu^{1} < * ʔlɔ^{A} < * C-lo-s。南亚语系的尼科巴语“脚”lāh,盎古语(Ang-ku)selu。藏缅语的一些方言也有这样的读法。如那加语耽鲁方言(Tamlu)“脚”lā,库克—钦语支的蔡热尔语(Chairel)là,阿博尔语 ā-lē。苗语和勉语的两种说法来源不同。它们大约都来自汉藏语的古方言,应是不同的古方言。养蒿话、滚董话以及藏缅语的相近读法来自更为古老的方言。甚至达罗毗荼的一些方言中有相近读法。①

“皮肤”,苗瑶语 * C-lu-ɣ < * C-lu-ɡ。汉语“臚”上古音 * C-la-ɡ,与之对应。勉语的 * krup,可能来自孟高棉语,可与孟高棉语“树皮”的读法比较。(参见上文)

“心”,苗瑶语 * ploʔ,侗台语 * p-lur。景颇语支的义都珞巴语“心”xɑ^{31}po^{55}bɹɑ^{35},格曼僜语“肝”blɑi^{31}blɑi^{53}。景颇语支这两种读法在藏缅语中没有代表性,不一定是后来才有的。

“肝”,苗瑶语 * m-krin,藏缅语 * m-krin。

“骨头”,苗瑶语 * sroŋʔ, * khroŋʔ。试比较孟高棉语“骨头”,佤语马散话 si ʔaŋ,德昂语硝厂沟话、南虎话 ka ʔaŋ。又如“筋”,苗语 * sjei^{B} < * sjerʔ,硝厂沟话 si nǎʔ。苗瑶语这两个词应来自孟高棉语。

“膝盖”,苗瑶语 * glor,侗台语 * g-luʔ。汉语“跪”glar。

“血”,苗瑶语 * khramʔ。这个词我曾认为来自南亚语。如格木语“血”sinam。应作进一步的研究。

(3) 动植物

“鸟”,苗瑶语 * m-nok,侗台语 * m-nuk。

“鱼”,苗瑶语 * blaʔ,侗台语 * pla。

“狗”,苗瑶语 * qleʔ,藏缅语 * khli。

“虱子”,苗瑶语 * tomʔ,应来自孟高棉语。如格木语曼买话“衣虱”tum briŋ,布朗语曼俄话“跳蚤”tep^{35}。

“树”,苗瑶语 * kruŋ,藏缅语 * sriŋ,汉语 * sriŋ(薪)。侗台语“树林”,如壮语龙州话 duŋ^{1} < *k-duŋ。藏文“树干”sdoŋ。

“种子”,苗瑶语 * C-num-ɣ。藏缅语的对应词是“穗”。“穗”独龙语 ɑŋ^{55}nɑm^{55},阿侬怒语 nɛm^{55},载瓦语 a^{55}na̠m^{33},缅文 sɑ^{1}pɑ^{3}hnaṁ^{2},墨脱门巴语 nam naŋ。独龙语 55 是促音节调,这个词原本还有塞音后缀。它的同源词分布于彝缅、景颇及藏羌语支。原始藏缅语 * s-nam(-ɡ)。侗台语中如版纳傣语“粮食”nam^{4} < * nam-ɣ。语义的引伸和变动说明时日已久。苗瑶、藏缅和侗台这个词的对应关系来源于共同的农业活动。

“叶子”,苗瑶语 * m-lom-l 可能是 * mala mala 的约音。藏缅语 * bala。

① 达罗毗荼语系的巴达加语(Badaga)等“脚”kā lu。

"根",苗瑶语 * groŋ-ɣ < * g-roŋ-g,侗台语 * k-raŋ。

"油脂",苗瑶语 * mel,藏缅语 * mar,侗台语 man。苗语 * kloŋ[A] < * kloŋ-ɣ,可能来自孟高棉语,柬埔寨语"脂"khlaɲ,莽语"油"puaŋ[35],格木语甘塘话 phreŋ[51]。

"蛋",苗瑶语 * qle。彝语武定话 ɬu²,缅文 u¹ < * quʔ,原始彝缅语 * qluʔ。

"尾巴",苗瑶语 * k-doʔ,应是孟高棉底层词。"尾巴"德昂语南虎话 ka ta,布朗语曼俄话 kaʔ[31] taʔ[35],格木语曼买话 ŋ̊taʔ。①

"角",苗瑶语 * kloŋ-ɣ,藏缅语 * g-raŋ,汉语 * krok。

"毛",苗瑶语 * plel,侗台语 * k-mur 和 * k-plor。侗台语后一种说法应与苗瑶语的 * plel 有同源关系。与南岛语"毛""翅膀"的读法有对应关系。"毛"邹语 kupur,泰耶尔语 bukil(< *kubul)。"翅膀",萨斯特语 palir,邵语 pali,泰耶尔语 paliʔ。

(4) 动作和感觉

"吃",苗瑶语 * non-ɣ 可能 < * no-g。苗瑶语中鼻音声母可使韵尾出现鼻音。如"他"原始苗语 * ni[A],养蒿话 nen²,野鸡坡话 nen[B],甲定话 ȵin⁴,② 勉语大坪江话 nen²。苗瑶语"吃" * no-g < 古汉藏语方言 * na-g。汉语"茹" * nag。

"喝",苗瑶语 * khrop,侗台语 * C-rup。③

"咬",苗瑶语 * dop,侗台语 * k-lap。

"说",苗瑶语 * proʔ,侗台语 * bla-ɣ。

"看见",苗瑶语 * brot。汉语"见" * klans < * k-lan-s。缅文"看"krun¹ < * kranʔ,侗台语"看见" k-lan-ɣ。* lan 或 * ran 是词根。苗瑶语 * brot < * b-rot,韵 * -ot 对应于汉藏其他语言的 * -an。

"听",苗瑶语 * s-noŋʔ,侗台语 * p-laŋ。勉语 * C-moŋ 应是南亚语底层词。如佤语马散话"听见""听" m̥oŋ,布朗语曼俄话 moŋ[35]巴琉语 mɔŋ[13]。

"知道",苗瑶语 * pro-ɣ < * pro-g。黎语白沙话"知道"paɯ³ 堑对话-pheɯ⁶,黑土话-reɯ¹ < 原始黎语 * b-re-ɣ。汉语"知" * C-lig。

"睡""躺",苗瑶语 * plor。汉语"卧" * ŋar-s,藏缅语"睡" * ŋal。

"死",苗瑶语 * dat,侗台语 * m-lat(或 * m-dat)。

"杀",苗瑶语 * prat < * p-lat,"死"的使动形式。

"走",苗瑶语 * graŋ-ɣ,汉语"行" ɢraŋ。

"飞",苗瑶语 * ɴ-ror,可能是孟高棉语底层词。如克木语四龙村话 dɯr,④ 克木语南谦话 pɯr,德昂语南虎话 phru,布朗语胖品话 phɤr[51],< * brur。

"游泳",苗瑶语 * blil,侗台语 * pler。

"来",苗瑶语 * da-ɣ < * da-g。藏缅语 C-ra-g,汉语 * m-lag。

"坐",苗瑶语 * C-njom-ɣ,应是南亚语底层词。如佤语马散话 ŋom,蒙达语 dūp,巴琉语 ʑəm[53]。

---

① 颜其香、周植志在《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中把孟高棉语这个词的声母拟为 * d-(第 276 页)。

② 参看王辅世《苗语古音构拟》第 42 页。

③ 孟高棉语的个别语言,如布朗语甘塘话"喝"khep[55],有可能是借词。

④ 陈国庆《克木语概况》,《民族语文》2001 年第 3 期。

"站",苗瑶语 * gre。黎语通什话"起来"gwa⁵,西方话 ɣeɯ² < * C-greʔ。①

"躺",苗瑶语 * plor,汉语"卧" * ŋar-s < * plar(-s)。

"给",苗瑶语 * pre-ɣ < * pre-g,汉语"予" * lag,藏缅语 * gra(-g),侗台语 * k-de-ɣ < * k-le-g(或 * k-de-g)。

"烧",苗瑶语 * pleʔ,侗台语 * plo-ɣ < * plo-g,汉语"燎" * leg。

(5) 状态

"新",苗瑶语 * srin-ɣ < * s-rin-g,据勉语构拟的 * sreŋ-ɣ < * s-ren-g。孟高棉语"新",如佤语艾帅话 khrau̱ʔ,马散话 sirɔʔ,布朗语胖品话 sruʔ⁵⁵。汉语"新" * sriŋ。苗瑶语带后缀 * -g,应是汉藏语词。

"好",苗瑶语 * kluŋ,汉语"良" * C-laŋ。

"热",苗瑶语 * qlom-ɣ < * q-lom-g。汉语"炎" * ɢlam(匣谈),"焱" * lam-s(余谈)。黎语保定话"烧"(火)goːm¹ < * grom,(使)"热"roːm³ < * rom-ɣ。

"冷",苗瑶语 * k-nem。"冻"嘉戎语 rkɐm < * kram。载瓦语"冻"(肉冻)kjam < * kram。阿博尔语"冷"an-nâm,"冻"gâm-nâm。

"满",苗瑶语 * proŋʔ,藏缅语 * braŋ,汉语"盈" * leŋ(余耕)。"月盈"称之为"望" * mraŋ-s(* -s,形容词名谓化)。②

"干",苗瑶语 * qhra-ɣ < * qh-ra-g。汉语"燥" * s-khleg,侗台语 * qh-ro-ɣ < * qh-ro-g。

"红",苗瑶语 * khrik。汉语"赤", * kh-lak。③

"黄",苗瑶语 * ɢlen-ɣ < * ɢlen-g,汉语 ɢraŋ。

"白",苗瑶语 * qlo-ɣ < * qlo-g,侗台语 * kho。

"黑",苗瑶语 * qloŋ-ɣ < * qloŋ-g。景颇语"黑"tʃa̱ŋ³³ < * g-laŋ,博嘎尔珞巴语 kaː jaŋ,阿博尔语 jo-raŋ。孟高棉语的一些方言"黑"的读法与苗瑶语 * -loŋ 相近,如佤语孟汞话 loŋ,布朗语曼俄话 lɔŋ³³。但苗瑶语使用 * -g 后缀,声母为 * ql-形式,读法与景颇语支的语言相近。侗台语中如贞丰仡佬语"黑"(天黑)laŋ³⁵ < * l̥aŋ,六枝仡佬语 ʔlaŋ³⁵,拉基语 khuaŋ³⁵。这样的语音对应和分布情况表明古汉藏语方言中有过以 * qlaŋ-g 这样的读法表示"黑"或"黑暗"。苗瑶语的这个词来自古汉藏语。

"大",苗瑶语 * khlu-ɣ < * kh-lu-g,④ 侗台语 * C-luŋ。

"小",苗瑶语 * C-no,藏缅语 g-ni(-l),侗台语 C-niʔ。

"长",苗瑶语 * kreʔ < * k-leʔ,藏缅语 * C-lu-g。侗台语"远",黎语通什话 lai¹,壮语龙州彬桥话 kwai¹ < * klar。

"多",苗瑶语 * kro < * k-lo,藏缅语 * m-la-g,侗台语 * p-lar。

"圆",苗瑶语 * ɢlon-ɣ,藏缅语 * ɢlor,汉语 * ɢlən。

---

① "站"和"起来"汉藏语的方言中可以是一个词,如藏文"站""起来"laŋ。

② 《说文》:"朔,月一日始苏也。""望,月满与日相望。""朔"上古音 * srak < * s-lak,即藏缅语"月亮"。"望"即藏缅语"满"。至汉时,已不知该词的来历。

③ 孟高棉语"红"有不同来历的读法。佤语孟汞话 krak,恐为早期汉藏语借词。莽语 daŋ³¹,德昂语南虎话 rɤŋ 等有同源关系。

④ 苗语腊乙坪话"多"l̥jho¹,从声韵调的对应看应是"大"。

（6）其他

“一”，苗瑶语 * q-ri-ɣ < * q-li-g，侗台语 * k-do-ɣ。原始汉藏语数词采用 * -g 后缀，古藏缅语又流行 * g-前缀，把 * q-改为 * g-。藏缅语“一” * g-ti-g。今藏缅语喜马拉雅语支林布语“一”thik，缅语支阿拉肯语（Arakanese）tai ku 等没有 * g-前缀。台湾的泰耶尔语“一”qutux 仍保存着原始汉藏—南岛语“一”的前缀 * q-。

“二”，苗瑶语 * q-ro-ɣ < * q-lo-g，侗台语 k-la-ɣ。藏缅语中仍保留古汉藏语方言 * q-la-g 的读法特点。那加语康奥依方言（Khangoi）“二”kalī，博多—加洛语支的卡多语（kadu）ka-leŋ（ * -g > -ŋ）。汉藏语的北方方言中出现“二”读作 * nir（汉语），* nis（藏缅语）。* -r 是复数后缀，* -s 和 *s-是数词的构词成分。

“我”，根据苗语支和畲语支构拟了 * bloŋʔ，苗语川黔滇方言和勉语标敏方言的读法可拟为 * koŋʔ 及 * koʔ。后者省略了 * -ŋ。* bloŋʔ < * m-loŋ。还不能解释它的来历。* m-可能是古人称代词前缀。

“我们”，苗瑶语 * pre-ɣ < * p-le-g，侗台语 * p-lo。

“你”，苗瑶语 * me-ɣ，孟高棉语底层词。

“这”，苗瑶语 * C-nar，侗台语 * C-nar-ɣ，藏缅语 * C-ni。

“那”，苗瑶语有近指和远指的分别。上文构拟了 * C-riʔ。如苗语川黔滇方言枧槽话较近指的“那”qhe^{5}，较远指的为 qhe^{3}。用声调的不同来分别。勉语大坪江话“那”wo^{3} < * ʔreʔ，naːi^{6} < * nar。后者与“这” * C-narʔ 是同根词。可见原始苗瑶语指示代词“那”原本没有近指和远指的分别。苗瑶语“那”原本可能是 * q-li，与藏缅语 * C-le，侗台语 * k-lar 有同源关系。

“谁”，苗瑶语 * C-le-ɣ < * C-le-g，侗台语 * C-la，藏缅语 * khala。

“什么”，苗瑶语 * kriʔ < * k-liʔ，藏缅语 * ga le，侗台语 * pla < * p-laʔ。

“人”，苗瑶语 * mlan-ɣ < * mla-n-g。* -n 是古汉藏语名词后缀，词根为 * mla。如缅语支的姆鲁语（Mru）“人”mrū，如同民族名。苗瑶人古代被称为“蛮”，“蛮”汉语古音 * mlan。藏缅语有的语支的语言“人”的读法与苗瑶语的相近。如克伦语叶因巴方言（Yeinba）brà ko，布方言（pwo）pǎ plōn。

“女人”，苗瑶语 * bo-ɣ < * bo-g，* pret。后者是根据勉语、布努语构拟的，可能是南亚语底层词（参见上文）。克伦语叶因巴方言“女人”brà mög，藏语支拉达克语（Ladakhi）bo-mo，博多—加洛语支的拉龙语（Lalung）mār gi，汉语“母”上古音 * məg（明之）。汉藏语古方言中 * b-和 * m-可交替，表示雌性用 * ma 或 * ba，* -g 是形容词后缀。

“男人”，苗瑶语 * glaŋ。藏缅语中类似的读法指“丈夫”。如缅文“丈夫”laŋ^{2}，独龙语 laŋ^{55} la^{53}。侗台语中“伯父”，如壮语 luŋ^{2}，水语 luŋ^{2}。“姑父”壮语 po^{6}luŋ^{2}，水语、仫佬语、毛南语 laŋ^{2}。黎语通什话“弟弟”guŋ^{4}（ɬuːʔ^{7}）< * gruŋ。* C-laŋ 这样的形式在古汉藏语中是某一种身分的男子的称呼，不知为何在苗瑶语中用来表示一般的男子。

“名字”苗瑶语 * pre，应是南亚语底层词。莽语“名字”pɣoʔ^{31}。

“不”，苗瑶语 * mo < 原始汉藏语 * ma（-g）。

“都”“全部”，苗瑶语 * sra < * s-la，侗台语 * kh-la-ɣ。勉语“都” * kreŋ < * k-leŋ，藏缅语 * praŋ < * p-laŋ。如博嘎尔珞巴语 muɯ liŋ。

（7）从核心词看苗瑶语的渊源

以上讨论的近百个核心词中“太阳”“水”“土”“火”“眼睛”“脚”“骨头”“血”“虱子”“尾巴”

“飞”“坐”“女人”“你”14项来自南亚语，主要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的读法相近。另外“皮肤”“油脂”“听”等词项中苗瑶语的个别支系的读法与南亚语的读法相近。从语音对应的关系看这些词应是南亚语底层词。

在斯瓦迪什百词的范围内苗瑶语词大多与藏缅语词和侗台语词对应。藏缅语支系较多，保留古汉藏语的不同形式较多，诸亲属语易于与之比较。而苗瑶语和侗台语在它们分化之后的早期曾有很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的关系除了古方言间的接触外，可能还包括它们有相近的底层。① 尽管中古时代开始苗瑶语和侗台语与汉语有很密切的关系，它们的核心词不易为汉语词所取代。语言的核心词通常有自己衰变的规律（语言历史年代学所说明的）。核心词逐渐丢失的过程中，较易进入这个范畴的往往是底层词。苗瑶语近百个核心词中有十多个是南亚语词，侗台语中有十多个南岛语词。

五 汉藏语的语序

汉藏诸语的语序以动词和宾语的语序、名词和修饰语的语序为讨论对象，有4种类型：(1)宾语—动词，名词—修饰语；(2)宾语—动词，修饰语—名词；(3)动词—宾语，名词—修饰语；(4)动词—宾语，修饰语—名词。今汉语诸方言为第4类语序，侗台语主要是第3类语序，有的方言中由于受汉语的影响也出现第4类语序。苗瑶语与侗台语情况相近。藏缅语方言歧出，语序多样。

1.藏缅语的语序

藏语、羌语、缅语、加洛语、卢舍依语等为第1类语序。

景颇语、独龙语、马加尔语等为第2类语序。

克伦语为第3类语序②。

白语为第4类语序。

克伦语的数词修饰名词时如本尼迪克特所指出的“加数词附属词或‘量词’，而且整个数量词组置于名词之后，同缅语里的大多数情况一样”。③

现代白语为第4类语序，古代白语可能是第1类语序。如白语剑川话“受凉”kɑ^{21}tɯ^{44}词序是“冷得”，“怕见”kẽ^{42}kɑ̃^{55}的词序是“见怕”，“大雨”vu^{33}to^{42}的词序是“雨大”，“草木灰”tɕhi^{55}su^{55}的词序是“肥（料）灰”，“草肥”tɕhi^{55}tshu^{33}的词序是“肥草”。关于白语的归属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④ 从白语的声调看，应是韵的舒促先分化为AB两个调。现代白语中仍表现为A调读松元音，B调读紧元音。由于声母清、浊和浊送气的不同又演变6个基本调。后来由于汉借词的影响（剑川话用紧的55调读去声的汉借词，松的35调读入声的汉借词）成为8个调。白语声调

① 这是指转用苗瑶语和转用侗台语的居民原本使用相近的汉藏语方言。上文我们已经提到古越人早在夏商至战国时代就进入湖南地区。

② 本尼迪克特《汉藏语言概论》（乐赛月、罗美珍译）第137页：“克伦语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单音节类型的孤立语。…尽管宾语在分离出来加以强调时放在句首，但是一般来说宾语总是放在动词后面，而不是在动词前面。修饰词放在动词和名词后面”。

③ 《汉藏语言概论》第137页。

④ 吴安其《藏缅语的分类和白语的归属》，《民族语文》2000年第1期。

的发生与汉语的不同,孕育声调的语音条件表明原则白语的声母结构也不同于上古中、晚期的汉语。《蛮书》时代(唐代)的白语已把 * l-读作 * ɣ-。如“山”剑川话 ɣo²¹ < * lo^B3 应来自古藏缅语的 * brak。“来”ɣɯ³⁵ < * lə^A3 < * C-re。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推测原始藏缅语是第 1 类语序的语言,即句子的正常语序为 SOV,名词的修饰语在后。

2.汉语的语序

现代汉语不同方言的语序大体上属于第 4 类,而殷商卜辞的语序较为复杂。

甲骨卜辞肯定句的正常语序为动词—宾语,否定为“否定词—宾语—动词”。卜辞中不仅仅是代词作宾语的否定句式是这样的语序,宾语为名词时也有这样的语序。如,可以说“小牢用”也可说“用小牢”。[①] 周金文否定句中名词宾语置于动词前为偶见。否定句代词置于动词前的语序沿用至春秋战国时代。《诗经》时代有强调语气的句子,不是否定句,代词宾语也可以放在动词之前。如“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小雅·节南山》)。

卜辞中的“叀”使语序变成宾动形式,如“王叀北羌伐”(前 4.37.1)[②]。这个“叀”如同白语中的宾语助词 no³³,放在名词之后构成宾语放在动词前的语序[③]。

卜辞通常把数词放在被修饰的名词前,如“一豕一犬”,但也有放在名词之后的词序:

癸亥贞:今日帝于巫豕一犬一?(人 2298)

戊午卜贞:王田于稷,往来亡灾,兹御隻狐二?(前 2.32.5)

…俘人十有六人六月在?(菁 6)

…麑百有九十有九?(合集 10407)[④]

“俘人十有六人”中的第一个“人”指人,第二个“人”相当于后世的量词。即“俘获 16 个人”。“狐二”相当于“狐二狐”(两只狐)的省略。现代藏缅语中还可以见到这一类量词不发达的语言用名词表示的方式。[⑤] 这种形式实质上是修饰语在名词之后词序的发展。

3.侗台、苗瑶语的词序

侗台、苗瑶语今方言大体一致的 SVO 和修饰语在后的语序说明较早时期也是这样的语序。

《说文》:“虹,螮蝀也。”甲骨文“虹”,刻为双头弓背之形。卜辞,“…虹自北饮于河”(菁 4)[⑥] 今温州方言乐清话称“虹”为“龙吃水”。今侗台、苗瑶的一些方言亦称“虹”为“龙饮水”。语序为 SVO。如:

壮语三江话 loŋ²kən¹lam⁴(龙吃水)

毛南语 cuŋ²na⁴nam³(口喝水)

---

① 刘翔等《商周古文字读本》第 261 页,语文出版社,1989 年。

② 《商周古文字读本》第 262 页。

③ 徐琳、赵衍荪《白语简志》第 51 页,民族出版社,1984 年。

④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 496、第 779、第 895、第 1061 页。

⑤ 如景颇语支的阿侬语量词已较丰富,但仍用 vɛn⁵⁵thi⁵⁵vɛn⁵⁵“花一花”的形式表示“一朵花”。参见孙宏开《阿侬语概况》,《民族语文》2000 年第 4 期。

⑥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 1426 页。

黎语保定话 moːi¹ʔok⁷(口喝)①

苗语养蒿话 ɣoŋ²hə⁷ə¹(龙喝水)

苗语腊乙坪话 tɑ¹ʐoŋ²xu⁷u¹(龙喝水)

布努语"龙""虹"ɣoŋ²。壮语方言中或称 tu²tuŋ²,究其古音很象古汉语的"蝃蝀"②。

"日蚀",汉语俗称"天狗吃太阳"。侗台、苗瑶语中如:

布依语 kɔp⁷kɯn¹taŋ¹ŋɔn²(蛙吃太阳)

侗语 kap⁷ȶaːn¹ta⁵mam¹(蛙吃太阳)

毛南语 kəp⁷na⁴laːk⁸van¹(蛙吃太阳)

苗语养蒿话 tɕu⁷noŋ²n̥hɛ¹(门吃日)

苗语腊乙坪话 tɑ¹qwɯ³nuŋ²n̥he¹(狗吃日)

"月蚀"侗台、苗瑶语中又称为"某吃月亮"。古语传世,或音义皆传,或只传音义失传。语音和语义同传的一个词组,其中的词可能被替换。词组中词的语义失传,只传语音易保留古语序。侗台、苗瑶语的这两个词组可以说明较早时它们的语序为 SVO。

4.原始汉藏语的语序

我们推测藏缅共同语为宾语—动词,名词—修饰语语序。侗台共同语和苗瑶共同语为动词—宾语,名词—修饰语语序。从侗台语不同分支所保存的同源核心词依据语言历史年代判断侗台共同语时代约为商代。而从侗台语核心词与汉语同源核心词的保存及长江下游和黄河中下游的文化关系看侗台语从原始汉藏语的分化约在新石器中期。原始侗台语不过是新石器中期古汉藏语众多方言中有幸保存下来的一支。侗台共同语商代之时有幸为一强大民族的语言,而得以广为传播分化为后世不同的分支。苗瑶共同语大约是汉代的一种语言,诸语支的分化在汉代之后。如果原始侗台语、原始苗瑶语的语序如同今多数藏缅语的方言那样,其语序的改变一定在它们分化之前。

汉藏诸语的研究表明原始汉藏语是一种有着活跃的前缀和后缀的语言。藏缅语中的情况是古藏缅语的北部方言,藏羌—喜马拉雅语支和彝缅语支的共同语,其部分古成音节前缀成为不带元音的辅音前缀。其中彝缅语较早成为分析形态的语言,走上了与上古汉语、苗瑶语和侗台语相近的历史演变的道路。我们设想汉语、苗瑶语和侗台语语序演变的历史与克伦语的较相近。克伦语、白语作为藏缅语的方言会演变为今天的语序,汉语、侗台语苗瑶语在较早时期有不同面貌的语序便不足为奇。

殷商卜辞中宾语前置时若有否定词,宾语前用"隹"(惟),若非否定句用"叀"。如:

王勿隹土方正?(林 1.27.13)

王叀北羌伐?(前 4.37.1)③

"叀""隹"的用法相当于藏缅语的宾格助词。如果原始汉语是第一类语序的语言,殷商之时开始的上古汉语早期正是汉语处于演变为第 4 类语序的阶段。台湾的排湾语把主格助词 a 放在名词前不论句中有无宾语都可用来表示主语。④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原始汉藏语是否有主

① 保定话该词本义已不明。"喝"保定话 ʔoːk⁹,中沙话 ʔok⁷。

② 李旭练《壮语"彩虹"与古汉语"蝃蝀"》,《民族语文》1997 年第 3 期。

③ 刘翔等《商周古文字读本》第 262 页。

④ 陈康、马荣生《高山族语言简志(排湾语)》第 75 页,民族出版社 1986 年。

格或宾格助词。如果原始汉藏语使用主格或宾格助词的话就会象殷商卜辞的句子那样,动词和宾语的位置关系不一定是固定的,甚至主语也可以放到句子的末尾。卜辞中偶尔还有主语放在句末的句子[①]。古羌语中的西夏语恰好有 SOVS 或省略主语的 OVS 语序。[②]

① 卜辞有"商受年"(前 3.30.6),也有"受年商"(298)。参见刘翔等《商周古文字读本》第 260 页。

② 马忠建《西夏语动词的人称范畴和数范畴》,《民族语文》1997 年第 4 期。

主要参考文献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陆卓元译、陆志韦校订,商务印书馆,1997 年。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1995 年版。
A.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岑麒祥译,王开庭校,科学出版社,1957 年。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译,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6 年。
王力《汉语史稿》(上、中、下册),中华书局,1980 年。
刘翔、陈杭、陈初生、董琨编著《商周古文字读本》,语文出版社,1989 年。
《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8 年。
王均等《壮侗语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 年。
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
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
P.K.本尼迪克特《汉藏语言概论》,乐赛月、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印,1984 年。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
袁家骅等著《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1996 年。
罗杰瑞《汉语概说》,张惠英译,语文出版社,1995 年。
王幼平《更新世环境与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的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第五集),地质出版社 1988 年。
《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 年。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 年。
汪宁生《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 年。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2 年。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Eleventh Edition, Barbara F.Grime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Inc. Dallas, Texas, 1988.
孙宏开《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云南民族研究所编《民族学报》,1983 年。
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年。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
丁邦新、孙宏开主编《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 年。
江应梁《中国民族史》,民族出版社,1990 年。
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潘悟云、徐文堪译,中华书局,1999 年。
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 年。
高本汉《汉文典》,潘悟云、杨剑桥、陈重业、张洪明编译,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 年。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年。
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聂鸿音译,齐鲁书社,1987 年。
William H.Baxter,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Mouton de Gruyter, Berlin, New York, 1992.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 年。
冯蒸《汉语音韵学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编《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 年。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4 年。
Laurent Sagart,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Fang Kuei Li,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7.
沈兼士《广韵声系》,中华书局,1985 年。
Gurung – Nepali – English Dictionary, W.W.Glover, J.R.Glover, Deu Bahadur Gurung,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 Vocabulary of the Magar Language, Gary and Barbara Shepherd,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Institute of Nepal Studies, Nepal, 1972.
A Vocabulary of the Kham Language, David and Nancy Watter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Institute of Nepal Studies, Nepal, 1972.
Linguistic Survey of India, Vol.I, Part Ⅱ, Comparative Vocabulary, by G.A.Grierson, K.C.I.E.,Ph.D., D.Litt.,L L.D,I.C.S.Printed in India, 1973.
Tangkhul Naga Grammar and Dictionary with Illustrative Sentences, by Rev.W. Pettigrew, 1979.
刘璐《景颇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3 年。
戴庆厦、徐悉艰《景颇语词汇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55。
孙宏开《独龙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2 年。
D.布莱德雷《彝语支源流》,乐赛月、陈康、鲁丁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年。
格西曲吉札巴《格西曲札藏文辞典》,法尊、张克强等译,民族出版社 1957 年。
A Dictionary of the Abor – Miri Language, by J.Herbert Lorraln, Printed at the Eastern Bengaland and Assam Secretariat Printing Office, 1908.
欧阳觉亚、郑贻青《黎语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
曾思奇《台湾阿眉斯语语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 年。
郑贻青《回辉话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年。
陈康编著《台湾高山族语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年。
陈康、马荣生编著《高山族语言简志》(排湾语)民族出版社,1986 年。
何汝芬、曾思奇、田中山、林登仙编著《高山族语言简志》(阿眉斯语),民族出版社,1986 年。
何汝芬、曾思奇、李文甦、林青春编著《高山族语言简志》(布嫩语),民族出版社,1986 年。
刑公畹《汉台语比较手册》,商务印书馆,1999 年。
张济民《仡佬语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 年。
周植志、颜其香《佤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 年。
贺嘉善《仡佬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3 年。
小坂隆一、周国炎、李锦芳《仡央语言词汇集》,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 年。
李锦芳、周国炎《仡央语言探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年。
李锦芳《布央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年。
李云兵《拉基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年。
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瑶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1982 年。
王辅世《苗语古音构拟》,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东京,1994 年。
王辅世主编《苗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5 年。
颜其香、周植志《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年。
From Ancient Cham to Modern Dialects, Two Thousand Years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Change, Graham Thurgood,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roto-Austronesian, Otto Christian Dahl, Studentlitteratur Curzon Press, 1997.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汉藏语同源研究
作者＝
页数＝３３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